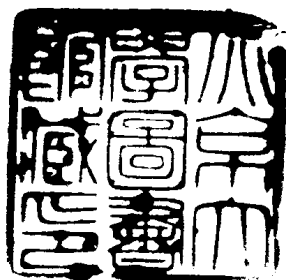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七三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七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七三册目次

史部·詔令奏議類

皇明嘉隆疏抄二十二卷

（二）

〔明〕張鹵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嘉隆疏抄二十卷》提要

兵科右給事中臣夏言等謹

題為杜傳乞以光

聖政事節該　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梁恭等題

稱本官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戴義病故遺下

姪男家人戴錦等十一名乞量

賜職級准充校尉等因奉

聖旨戴錦戴俊准各與做錦衣衛副千戶其餘罷該

部知道欽此臣等待罪該科伏覩

成命私懷憂迫弗遑寧處竊以武職非軍功不陞乃

國家之令典官職由傳乞而得實　先朝之弊事

且爵賞者天下之公器人君之大柄也惟功與

德乃可授非此二者不宜濫與

祖宗以來恒加慎重　列聖相承守為家法惟是正

德年間紀綱既紊爵賞太濫凡內官物故輙將

弟姪厮養及親交技藝人等一槩乞

恩傳陞錦衣衛大小官職始則或一二人繼而則三

五人漸而至十餘人極而至數十人自列職銜

自注所司自求管事自定名數　朝廷利其貢

獻左右為之祈請今日某太監故傳陞若干員

名明日某太監故傳陞若干員名執政之臣靡

然阿從而莫執　奏武選之法蕩然廢壞而無

復振舉十餘年來錦衣衛之官充斥官署至不

能容太倉之米耗於俸糧錢至乏絶幸賴
皇上繼統御極首下　明詔內開正德元年以來諸
色人等傳陞乞陞大小官職盡行裁革臣等有
以仰見
陛下奮發乾剛收還威柄革弊求治之切意也當時
臣言猥以菲才實奉　新詔前項傳乞人員俱
已革削殆盡中外人心罔不慰悅名器自此稍
重國用由是漸紓　宗社靈長之基
國家中興之運端係於此奈何　改元以來未及
二年　詔令數有改易政體漸不如初外議徒
事紛紜　聖旨不聞允納至於傳乞一事尤為

蠹政之尤先前秪因太監趙山之死既啓其端
而後來楊聰遂踵其例至於今日戴錦戴俊之
陞則抑又甚矣夫趙山楊聰之死
陛下念其藩邸舊勞憫其沾恩未久曲加恩澤猶之
可也乃若戴義歷事　累朝恭侍　列聖遭遇
聖明被膺簡任衣蟒帶玉平生榮寵亦云極矣迺者
病故　朝廷錫之諭祭賜以寶鏹廩給齋糧帑
分麻布官造塋域優崇亦已過矣今因梁恭等
之乞復蒙　聖慈一旦官其二人則
恩實為過濫此則臣等不能已于言也且
朝廷之政　祖宗世守之法皆大壞于　先朝而

陛下更化之功革弊之大者係於　登極一詔今
復有此舉則是欲蹈　先朝之故轍而非所以
全　明詔之大信也恐欲違　祖宗之
成法而非所以隆　聖明之新政也况　先朝之傳乞
陛下既有以革之今日之傳乞
陛下又何為而從之若以　先朝之傳乞是則前日
之裁革非也前日之裁革是則今日之傳乞非
也先後矛盾首尾衝決帝王畫一之政似不如
此臣等考之故典武職資格自軍功立至副千
戶凡歷四級以西北二邊賞格言之則該擒斬
虜賊四名顆以西南番賊苗蠻功次言之則該

擒斬十二名顆以內地反賊功次言之則該擒
斬二十四名若以領軍官南方殺賊二十五次
至三十九次例言之則該殺賊一百五十六名
以陣亡例言之則該死於戰者四人軍功得官
之難如此錦等何功而
陛下可輕與之耶副千戶係五品官月支俸米一十
四石歲該支一百六十八石雖非本色而在官
每員月支糧一石歲計一十二石俱出江南水
漕陸輓之勞小民水耕火耘筋力之苦錦等何
德而
陛下厚祿之耶且武職世襲至指揮使而上蓋軍功

之極賞也今與戴錦戴俊各副千戶若併加一
人則當為指揮使雖非世襲而其秩甚重矣且
戴義乃　憲宗明旨人有何功德而身死之後
錦等又得冒軍功之極賞也
陛下於此誠宜察之慎之不當輕畀之也萬一此源
一開末流日趨於濫人人據以為例
陛下後雖禁制不可得矣矧今天下災傷殆遍
國家府庫日就匱乏邊防無處不言疲敝田野無
人不稱困苦虜寇無時不侵掠盜賊無時不竊
發正宜澄汰冗雜以寬調度貴重爵賞以勵才
能舍此不圖寖成大弊數年之後冒濫如前一

綱既紊百目盡隳天下之事將有不可救之患
矣伏乞
陛下上奉　祖宗之訓下為　社稷之計令將此傳
陞戴錦戴俊官職特寢　成命痛加裁抑仍令
內府各衙門今後各官　物故不許名下之人冒陳
勞効妄自請乞以累　聖德且使　中興之政
始終如一不復為後日之所釐正此則臣等區
區昧死願獻之忠也惟
聖明留神則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三月初三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屠僑等謹
題為遵　成憲禁傳乞以惜名器事近該錦衣衛
右千戶所旛幢司校尉邢福海奏以隨侍
興獻帝之國三十餘年及姊邢氏寅侍　藩宮之勞
乞要比照輔聖夫人家屬百戶魏振等事例陞
本衛所見任職事該兵部執奏未蒙
聽納隨該司禮監太監鮑忠傳奉
聖旨准奉夫人邢氏弟校尉邢福海爾奉夫人顧氏
弟小旗顧錦都陞錦衣衛世襲正千戶兵部知
道欽此又該兵部執奏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得報驚愕方欲論諫又該

邢福海顧錦奏以兵部註於帶俸數內乞要見
任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夫官有當授
則必任之以事邢福海等乞陞已非其據且嫌
於帶俸而欲乞見任臣等於此未暇深論直以
其官自不宜授耳竊以武職非有軍功不許輕
授此
祖宗之成憲垂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今邢福海
妄擬陳乞該部執奏為　成憲之難紊也
陛下不惟不從併與小旗顧錦俱傳陞錦衣衛正千
戶世襲該部又行執奏為
成憲之決不可紊也

陛下乃不少思
祖宗垂憲之嚴與本兵職掌之重竟　批荅曰已有
旨了是何甘自紊壞至此我且武職之授必有
軍功不待言也授而世襲以其祖考有勳勞於
國故官其子孫與國同休戚今邢福海等以其
侍　國年久不過執役之勞既非軍功之比以
其姊氏嬪御自有　封命之寵亦與私家無與
又其所擬輔聖莊奉等名號不同則各人在
宮事體亦別在前日所進之恩非今日可授之例
原情據法雖百戶亦不宜授也況千戶乎千百
皆不宜授也況正千戶而世襲乎是非之判甚

為明白治亂之機大有關繫
陛下聖明豈得獨昧於此乎議者皆以為莊奉肅奉
二夫人之寵故邢福海敢有陳乞顧錦亦得併
傳而
陛下特有以私之也夫女謁之不可不戒也尚矣寵
既盛於內事必預乎外漢飛燕唐太真之禍可
鑒也若邢氏顧氏侍奉之勞則有寵命之褒矣
即欲推其私家亦不過賞賚之而已爾若武職
世襲以待有軍功者豈宜輕授乎況傳陞乞陞
官職乃正德年間權奸用事敝政也
陛下登極之日因其事革　成憲首　詔裁革天下
臣民方切慶幸延頸以望嘉靖之治不意查革
方定　聖墨未乾而
陛下身先背之且前此以　宮闈親屬傳授蔣珊等
為錦衣衛指揮正千戶及吳振等為百戶該部
執奏臣等交章空言無施至今為憾茲乃又因
女侍之故至以校尉之役而輒陞以錦衣五品
之陞不獨止其一身之榮而遂及其子孫世官
之典在
祖宗不肯輕假以名器
陛下每濫以與人而全無顧惜若果有軍功者更將
何以待之乎此臣等之所未諭也夫

武宗之朝傳乞之弊起於權奸其流尚至於泛濫而
不可收拾今日傳乞之事或由　宮闈或由女
謁則恩常掩義公不勝私而其流之弊又有不
可勝捄者於此不戒天下之事未可知也伏望
陛下孰思臣等所言深惟
祖宗成憲之當守　朝廷名器之當惜　登極詔旨
之當信特為追寢前命令邢福海等止以原
役供事不許再有陳乞則
陛下改過不吝上有以昭　君德於乾剛之義而聽
言能行下有以息群疑於私愛之溺矣天下幸
甚

[illegible]社幸甚臣等職有當言義不容默懇切之私不勝
仰望
聖心悔悟之至
嘉靖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戶科右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乞止傳乞抑奔競以正士風事近該吏部題
為纂脩事奉
聖旨孫元席春劉夔陞按察司僉事又該禮部尚書
席書題為乞 恩比照事例改陞館職奉
聖旨席春准陞翰林院脩撰劉夔編脩欽此
成命一下朝野驚愕不圖今日清明之 朝有此傳
乞異事也夫爵賞者人主之利器也威福者人
主之大權也命令者人主之大信也利器不可
以假人大權不可以下移大信不可以反汗茲
三者失一不可以為政臣謹按 會典內一款

凡內外大小衙門官員有不由吏部銓選推舉
徑自朦朧奏請乞恩傳旨陞除等項本科參出
施行欽此又謹按弘治年間該科道建言該部
議得今後各衙門大小官員敢有不由吏部銓
選推舉擬奏定奪徑自朦朧奏請希求進用夤
緣奔競乞恩傳奉等項阻壞選法本部參送法
司治以重罪黜退為民等因奏
聖旨准擬欽此臣惟爵以命德非人主之私與也賞
出於公則爵重而賞勸是以我 列聖愛之重
之術在令甲為子孫法我
皇上登極明詔凡傳陞乞陞者首賜裁革咸以體

祖宗愛爵重賞之意所以塞邪途清仕路也不意今
日又開此途又創出於文臣之中在席書一家
之感恩得矣其如　聖明之累何我夫正德年
間傳乞多類出於武職雜流矣文臣清秩無有
也豈非
祖宗之成憲縉紳之清議為隄防權奸猶有所憚而
不敢為者乎今春等乞陞則往時權奸所不敢
為而書敢冒為之是其反浮於寧彬輩謂
陛下為何如主哉夫人臣任職惟其稱而已敘事為
天子巡守重臣不為不尊矣書正宜責其弟脩職圖
報奚內外之擇耶且　先朝子弟為臺諫者多

改授行人司職御此舊例也其有一二改入翰
林院者俱夤緣得之當時已騰物議其後旋即
外補當春之改官也書胡不引前此之改授行
人司為例今日之纂脩顧引以為例可乎夫楊
士奇等以文行優異選充纂脩席春等以父兄
貴勢改入翰林事體既殊人品大異安得比而
同之乎參照席書本以憸邪小人壟斷鄙夫自
負議禮偶合　聖意恣行胸臆凌轢縉紳初因
其弟改官未猒大懷怨望今璁萼以誣搆大臣
既見其疏留中未出復肆哀憐為其弟改求館
職向使席春不外補書是萼璁之疏必不上矣書

挾私誣搆專恣欺罔璁萼甘為膺犬無復忌憚
平生奸偽洞見真性書輩將誰欺乎身為大臣
而為子孫乞官上瀆
祖宗成憲下汙縉紳清議有臣如此
陛下將焉用之如蒙伏望
皇上大奮乾斷收回　成命將席書亟賜罷黜為大
臣專恣無恥之戒其席春等亦乞查照節年題
奉　欽依事例拿送法司問罪黜退為民其書
及璁萼挾奏事情亦乞明下　廷議別白是非
取自　上裁則誣善纔諂之奸不得以汙
治朝夤緣奔競之徒不得以玷清班庶公道不昧而

仕路永清矣
嘉靖四年七月十九日奉
聖旨改陞恩典出自朝廷這廝如何輙引大禮妄言
掇拾又說偶合之辭大禮尊正於綱倫好生不
知事體本當究治且饒這遭該衙門知道

壯軍實而重安攘也所當亟爲議復况叅將
衙門供應之類原議俱存非若初創啟費臣
處合無將陝西叅將照舊復設推選素有謀
勇者一員前來任事其　勑書
符驗旗牌照例　請給該營原散歸各衛軍士選勾
精壯仍復責付統領中軍千把總等官於西
安左等四衛內選用平居無事住劄省城如
法操練彈壓礦回每遇防秋帶隨固原專聽
調遣其供應廩糧俱照原議查復支用庶武
備不廢而安攘有裨矣伏乞
聖裁

一清理邊儲以祛姦弊竊照邊儲錢糧升合爲
重而侵欺盜冒律例甚嚴先該閱視大臣查
出蘭州廣積等倉商人何思等侵欺隆慶二
三四年召買糧一萬一千八百五十餘石料
一萬四千八百九十餘石草五十一萬八千
八百餘束照依彼中時估大約共值銀三萬
三千餘兩臣一至地方聞之不勝駭異一面
行臨鞏兵備道副使楊起元嚴限比追照依
律例問罪該臣遵例防秋親詣提當查究已
完三分之一訪得各倉姦弊多端不止此項
通行設法鈎稽互相磨對各倉實見之數即

法度終於廢閣天下後世將爲何如此其不可
者一也　國家之制爵祿所以奔走群動報答
有功爵以顯身名之謂也祿以養廉利之謂也
名出於上而無窮利入於下而有限願治之君
終不肯輕名而重利者欲人知趨之也全等糜
費芻糧百十萬石盜竊名器十有餘年幸逭
追罰　恩已逾涯
陛下又從而衣冠之爵以情授權以寵加賤及臺廝
濫於局外使將來捐軀殞命者薄名器爲何物
焉知所以德其上哉今日其造端矣此其不可
者二也切念全等方革之初節奉　明詔有曰

抗違妄奏者發邊衛充軍被革之後屢奉
明旨有曰朦朧奏辯的叅奏重治又曰再來奏擾不
饒宣之　綸綍威如雷霆布之朝野昭如星日
相去幾久盟約已爭一時儉人糾類朋實依城
負社竟有今日縱是不許夤緣比例然
威明之旨既成虛文鑽刺之心必無止足約束難恃
往迹甚明况閆安等五名俱係內臣傳乞事同
一體法持兩端已作厲階終成幸竇且法久則
弊將必玩人情如水隄防一開各相奔競後之
視今亦由今之視昔阻遏之計顧不難哉此其
不可者三也臣等豈不知將順可以獲

君德愆尤以快衆心　朝廷之體不可不全名器之
錫不可不重人言之騰不可不恤妨治之漸不
可不慮利害相權擇當從重不然犯衆怒以歛
謗豈人情哉再照李全等自往歲九月抵十二
月始奉有　前旨查勘中間　奏擾凡七八次
俱經本科痛行參出使該部據此豫為參
奏縱下部果如　明詔發遣以去其幸謀或可潛
折萬緣之奸　恩未必遽須須亦未必至濫濫
亦未必至此而竟至此將誰尤哉今職掌過事
姑容左右曲為求　請臣等又奉職無狀不能
積誠感格以回　天聽使汗號已渙而復反

國是既定而復搖此中外之所以扼腕也如蒙乞
賜追回　成命將李全閆安等仍前革職通行挐
送法司照依
前旨問擬發遣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陛下大信之必不易大法之必不撓光明俊偉而
新政無瑕類矣臣於全等本無德怨譏刺既衆讎怨
必多特以待罪言官勢難中寢惟
陛下諒其心赦其罪而采之納之臣等不勝拳拳祈
望之至
嘉靖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兵科等科右給事中等官臣夏言等謹
題為寢傳奉杜請謁以光
聖德事先該錦衣衛校尉邢福海奏稱係荘奉夫人
弟妄引先年事例乞要陞職已經本科據法參
駁再經該部抗詞執　奏俱未蒙
允旨乃於十月二十四日該司禮監太監鮑忠傳奉
聖旨荘奉夫人弟邢福海肅奉夫人弟小旗顧錦都
陞錦衣衛世襲正千戶　成命既下中外聞之
罔不驚愕臣等方合辭論列間又該邢福海顧
錦　奏乞見任管事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臣等益切駭懼莫遑寧處伏思

陛下仁聖恭儉法　祖立政自踐祚以來臨御外朝
燕處　法宮凡關　聖躬舉措未聞少有差失
雖文王之小心成湯之檢身莫有過也詎意
今日有此傳奉之舉實為　仁明之累臣等忝為
諫官職司補過凡遇小有虧損
聖德之事便合力言不敢畏避不測之誅致
陛下事有過舉謹昧死為
陛下言之竊惟我
太祖高皇帝造創大業起自民間不階尺土間關百
戰以有天下故立國之後設為武爵以待有功
延及子孫俾世其職比於文秩獨加優厚所以

宣汗馬之勛勵忠勇之節也是以本
朝令典曰武職非軍功不陞曰文職不許封公侯
以此耳
祖宗一□之法子孫萬世之守可謂慎重矣
列聖 朝率由□衍中間亦有爵賞謬濫之時多
中□年政令之弊然而繼世之後旋復釐革徒
滋治體貽譏後人何益之有矧惟
陛下 即位之初固已痛革 先朝此弊海內臣民方
欣欣慰今 聖政維新更化未久顧踵故轍而
行之此實臣等所未鮮也且邢福海顧錦平日
不□行伍未經戰陣未有勞効而一旦官以五
品侍衛之職更令子孫世襲以
祖宗成法律之甚不可也豈惟
祖宗之法不可在公廷之議咸以為不可也又況以
椒房之私昌 國家軍功之賞尤不可以示
天下 竊意邢顧二夫人之在藩邸雖曰供奉
有年有勞勛然有今日遭際 龍飛充陳大
內著宮封錫之榮煥加名號之美 後宮寵渥
分已逾涯所貴持身謙降用能長保
君恩不當緣寵驕矜輒復廣希恩澤昔宋臣歐陽脩
論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上疏云張氏
未入宮之前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

為開人自招謗議此言極為切當可以開諭常
情伏乞
陛下仰遵 成憲以名器為重申飭 內庭以汰侈
為戒特示裁抑之公以防請謁之漸且查得邢
福海所 奏止是援引魏振事例所望亦已過
分而傳奉
聖旨乃有正千戶之陞兼許世襲所予反為增濫顧
錦陳情不知憑何夤緣忽同 內降事體大謬
漸不可長至於乞 恩管事且有明例不煩論
列所有昨來傳奉邢福海顧錦世襲正千戶之
命尚乞 聖明亟賜追寢勿以私昵害天下至公臣
等昌昧瀆陳罪當誅死緣犬馬之忠誠不欲萬
世之下以此事首累
聖德則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吏科都給事中臣解一貫等謹
題為抑倖進以尊大禮以惜名器事先該吏部題
王价原係朝　覲考察閑住人數
祖宗朝六十餘年凡経考黜退者竝不曾有一人復
職王价假以建言大禮若遂其僥倖豈惟無以
為不職之懲抑且啓奸人倖進之路伏望將王
价仍以原陞教職致仕等因奉
欽依還照前旨用他欽此續該革職光禄寺監事錢
子勳奏稱伊與王价一般閑住人員建言大禮
事同一體彼累蒙陞用獨伊仍着致仕似有不
均乞照王价陞用事例施行奉

欽依錢子勳准與他復職欽此夫以吏禮二部所擬
如彼
陛下所以處价與勳者復如此臣等深有所未諭故
不敢循默復有區區愚忠以獻竊思　大禮者
陛下天性自然之孝非因人言而成官爵者
陛下礪世磨鈍之物非可僥倖而得彼議禮者皆何
如人耶其心果出於公果但知忠於
陛下果惟求其說之行決不敢自以為功亦不敢有
一毫覬覦之念猶之可也若假公營私望風希
旨以議　大禮為因以贊　聖旨為餌上欺
陛下之聰明下騙

陛下之官爵則為奸邪小人無疑矣得免刑誅已幸
又從而官之可乎王价欲京官則與京官錢子
勳欲復職則與復職豈二人皆君子而非小人
哉臣等查得已价錢子勳俱係朝
覲考察黜退人數平素無賴縉紳鄉閭皆所不齒真
穿窬小輩也既出果挾自知犒木(?)灰不復生
然故假建言　大禮以圖進用耳非真忠於
陛下者也非真有心於議　禮者也
陛下前此將价陞一級勳復原職各致仕固已墮其
術中今又將价晉京職勳復原職各見任是復
落其套内我　朝起用人雖曰無常然惟考察

黜退人員則終身不復用著為定例以風勵庶
官今若復用价與勳則不惟壞
祖宗百年之制且啓小人倖用之門即今考察京官
在邇何以示後諂諛成風邪佞得志故自議禮
以来始猶陽假陰售今如价與勳則明白陳乞
不致於必得而不已矣始猶以獲一官為幸今
如价與勳則恣意谿壑不滿其所欲不已矣餘
人言固不足信尚書席書議禮臣也亦曰价勳
不可准與復職准之則與禮汚壞其言亦不可
信耶小臣言固不足信尚書廖紀等老成謀
大臣也亦曰价輩不可復進京職復之則奸人

倖進其言亦不可信耶
陛下若以既采其言當用其人不復原其設心不復
究其欺罔則今日某甲以議禮得官明日某乙
以議禮得官小人將以　大禮為騙官之資誠
如書所言不足以信今而傳後是
朝廷之典禮真為此等人所汚壞矣垂涎富貴者
朝以議禮爲言染指功名者暮以議禮藉口小
人將以官爵為囊中之物誠如紀等之言無以
懲奸而杜倖是　朝廷之官爵真為小人所壞
誠不忍
陛下之官爵為小人所騙伏望

陛下俯從該部原擬將王价錢子勳仍令致仕後再
有假以　大禮建言希圖進用者拏送法司嚴
加重治則　朝廷之典禮尊不為小人所壞
國家之名器重不為小人所騙豈非
清朝一盛事哉
嘉靖六年正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劉體乾謹
題為杜請乞抑冒濫以慎名器以節秩廩以隆
聖治事近該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李興等題稱
本官司禮監太監鮑忠病故乞要將遺下姪男
鮑恩等八名陞級奉　聖旨鮑恩等准各陞一
級兵部知道欽此又一本乞將鮑璇等五十名
准收勇士奉　聖旨鮑璇等准收御馬監勇士
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惟　國家所以奔走天下
激勵人心者惟爵與祿惟予與奪也予奪公則
人無瀆志爵祿慎則　國無廢權故我
太祖之令武職非有軍功不輕陞授此其良法至意

同符堯舜者也而其已陞官職盡行裁革我
皇上見之登極一詔則又同符
太祖者也　聖聖相繼如出一轍　宗社靈長之福
端有繫於此者夫何慶等狡猾賦性貪冒成風
輒以鮑恩等五十八名妄行　奏乞彼豈不知
祖宗之法昭如日月而今日赫然　中興之令典非
有　先朝之故事所可同者乃敢恣肆如此臣
待罪該科義激於中實有不容已於言者且恩
等官至指揮僉事名號不為不崇貴矣而又衛
屬錦衣地方不為不清切矣律之舊章宜[illegible]
懲而痛黜之者幸賴　天慈矜憫下[illegible]

李慶者固當曉恩等以　上法之不可故違俾
得使之矢心圖報感激於無窮可也顧乃覬覦
非分邀躐崇階畔援無涯罔知
憲典於此不杜則章服如之何而不僭越名分如之
何而不陵替府庫倉廩如之何而不耗竭者哉
臣嘗考之　大明會典指揮使九級從當擒斬
北虜九名顆正千戶六級當擒斬六名顆實授
百戶四級當擒斬四名顆總旗二級當擒斬二
名顆若等身寄戈矛命等一擲甘心矢石且求
半資猶復官司勘驗奚止數人文移往來動經
一載軍功之難得如此恩等何人而可以希圖
此爵耶臣又考得指揮正三品月該支俸三十
五石正千戶五品該支一十六石實授百戶六
品該支一十石總旗一石五斗勇士每名該支
一石合五十八人而計之共支一百五十二石
五斗合一年而計之共支一千八百三十石是
雖粮米不敷多有折色而銀兩所給亦是民脂
豈可容恩等無功而坐食也哉臣竊料慶等之
意不過謂忠謀事　累朝積有勞勛生前蟒玉
之榮金帛之　賜茲者塋域之建
諭祭之加天地父母之恩不可謂不至矣膺是
殊典已足酬功又何至上干　國家意萬世之紀綱

下朕　國家一萬人之膏血以求為彼後人作
富貴耶是何慶等不知足也且昨鮑忠初故之
後京城內外衆口喧騰共謂忠家財約有九十
六萬雖事出人傳未委虛的而言以物致必有
根因推之其他房屋田土車馬衣服器玩稱是
則貲蓄不下幾百萬也觀其囊橐之私富盛如
此則其席怙之惡素行可知矣雖自今落恩之
職擯斥之天下後世當亦不謂
陛下待忠之薄也縱忠有可嘉尚之功勞
朝廷亦自有優恤之恩典今　聖明在上功罪莫
逃賞罰不渝儻有可錄必　賜追崇是則惟辟
作福之大義而何須慶等紛紛　奏瀆耶且官
忠之子姪亦已足矣而劉鏵等五十人異姓別
宗與鮑門枝派又全不相及者也何乃混以名
籍一槩請乞憑城附社既欲盗　朝廷之器以
濟己私引類呼朋復欲市　朝廷之恩以通物
賄遂使胥徒雜沓乎青紫廝隸混淆於冠裳臣
謂　雷霆之下而慶等之無忌憚一至是哉今
胡雛作梗邊塵屢驚策勳者日廣而職事不勝
其用遣戍者歲增而粮餉不副其需孜孜區畫
固當釐
陛下之宵旰矣此亦慶之所親見者而區區為恩等

一念庇覆之私遂不知有天下之大
君父之憂然所急也臣愚伏望
陛下軫念多事之際重惜 國體收回
成命將鮑忠等官職加以革鮑璵等勇士速
賜停罷仍令以後 內府各官有故若果著有勳
勞讀在優恤一聽
上裁以見 恩威出自 朝廷不許名下之人輒得
冒叙功勳僥求官職則員無冗授足以服西北
捍禦者之心俸不虛糜足以舒東南漕輓者之
力而內治既脩外患斯弭矣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嘉隆疏抄卷十）

聖旨這本說的是鮑忠故該恩[illegible]非常況已有准
乞數名了這起鮑忠等准二箇別十准收二十
名其餘革除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謹
題為重爵賞以彌釁端以全政體事近該
御用監太監張忠等將官匠工作人等援內官監
蓋造宮殿事例乞恩陞授職級并牙牌懸帶其
間以百戶乞錦衣衛千戶者二小旗乞百戶者
一冠帶匠人乞錦衣衛所鎮撫者四十四書篆
官乞序班者七匠役乞冠帶者十四工拙罔辨
踰分希恩貴賤不分率汚奏剡計得六十八人
蓋事之創見者也節奉
欽依都准他欽此 綸命既渙錯愕相應者不啻臣
等而已臣等竊惟 朝廷所以奔走群動者莫

（嘉隆疏抄卷十一） 二五

先於名器一事名器之所以致人榮者莫越於
文武二途故武職非軍功不授而千戶等官與
有長人之責必勳勞績茂而後遷文非科貢不
銓而序班亦係議禮之司必資次試優而後授
間有外此而得非 恩出寅緣則姻聯戚畹然
亦固可指屈未有多至六七十人如今云者請
以近事言之甘肅之役坐食徼外死事邊戎未
霑寸級項者撫臣之代奏可憫也科名制額釁
校迍邅白首青衿動經遲暮屬今銓曹之需關
可驗也夫骨朽而功未甄貌鍾而志猶嗟以此
而倫之前項八役張順耗廩徒手攫官者雖

果何如耶
陛下試請少注睿思其輕重可否必當自悟否則臣
等不知也且內官監以盖造乞陞惟內臣弟姪
百方鑽刺始籍錦衣其諸匠作則皆銜之文思
院官僅入流而已然褻濫名器破裂舊規之失
科部參行無慮數四尚意　天啓　聖衷行杖
放羅顧可指為明例耶其若該監匠作得官錦
衣者臣等聞之故老惟有番銀李甲匠箭王見
等數家然亦多歷年所事出　特恩盖不得多
見胡得無上事而以瑣屑之勞唐突之驟使小
夫細卒例獲優崇繪役照工咸通官籍其為賞

緣之計固得矣所惜議禮清地可廁工師
近侍衙門淪為匠局將使鐵公影射之輩藉口藝
技之微咸聵聵然有垂涎班列之想矣謂不作
俑於是舉乎又況此輩虛名徒掛實用全無程
職業則專務淫巧以為智能論事功則玩日愒
時以為勞勩避差役則假威　內府以復身家
尚奔競則轉相效尤以冒章服干求之迹人所
共知佹倪之容彼亦自若　朝廷安所利而容
之正德數年足可懲鑒平賴
陛下登極一詔痛行裁抑宿弊盡釐以致察政體則
先時縱而　新政始嚴酌名器則先時輕而

新政始重量倉廩則先時齊匱而　新政稍充計幣
藏則先時殫虛而　新政浸裕夫統御一道脩
墜興趣賦入無增豐歉殊軌揆厥所原豈不以
朝廷之聽有偏與不偏冗贅之員有進與不進也
我臣等待罪該科親奉
前旨實不忍曲為將順致
陛下復蹈故轍以叢天下後世之議故敢昧死
上塵伏乞　約飭御以風不遜之俗嚴省誡而庸信
度之工亟賜收回　成命將宮匠趙奎等照舊
供職著役果有年深服事之人量官一二於文
思院則情似可通法不盡廢再照張忠等當

清朝肅政之時為恣意干紀之舉假張倖門蹂踐公
器守法之人似不如此仍乞
天語戒飭務期安靜以遠罪愆庶幾
國度不虧物議不作而後釁或可弭矣
嘉靖五年二月十五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兵部尚書臣金獻民等謹
題為事
詔令惜名器以絕厲階事武選清吏司案呈先該錦
衣衛革職千百戶等官季全等　奏辯復職該
本部備查季全等陞革緣由開立前件具題嘉
靖四年五月十六日奉
聖旨閻安等名由營建定礙應陞的都准與原陞職
級內崔文著見任管事其餘季全等各與做百
戶職事不許僉緣管事重復奏擾此外不許比
例陳乞有違犯的參究治罪欽此欽遵案呈到
部臣等竊聞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王者

不私人以官昔在
先朝權奸用事官職冒濫至不可言幸賴
皇上嗣統首詔裁革仕路為之一清京儲為之頓省
誠　中興第一美政也迨季全王邦奇等倚恃
奸頑[illegible]紛　奏辯節奉
明旨不曰[illegible]不畏法度則曰本當拏送法司究問
不[illegible]饒這遭則曰再來奏擾不饒
綸音諄復布播海內經今數年忽為此輩反汗則
朝廷詔令皆不足信於天下矣且
祖宗舊制武職非軍功不授而錦衣近　侍尤不輕
以畀人今以權閹厮役市井豪猾非有汗馬之

勞躐授親軍之職則
朝廷名器皆不足示勸於天下矣以一日之間而
復冗官九十餘人以左右一二人之私情而壞
祖宗百餘年之法度凡在有位孰不深為
陛下惜哉雖曰不許僉緣管事奔競者已成風矣雖
曰不許比例陳乞而　奏擾者已踵至矣故曰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此之謂矣伏望
皇上洞察此弊痛塞其源念　詔令不可以輕變名
器不可以輕授將季全等照舊革罷以息人言
以消天變實
宗社無窮之福

嘉靖四年五月二十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四川等道掌道事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汪淵等謹
題為慎爵賞以正
國體事伏覩嘉靖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奉
勑旨内外文武勳戚大臣大學士等官楊廷和等或
以定策或以賛襄或以迎立或以効勞或以迎
護或以當時在朝各序功次封侯者一人封伯
者二人廕錦衣衛世襲指揮者一十六人世襲
千戶者一十六人其餘陞官加官加禄陞俸給
賞各有差等臣等竊謂爵賞人主之大柄天下
之公器必慎之惜之勿輕以施然後爵賞之典
重而人主之柄尊否則賞非酬功爵不稱德滋
泛濫之弊啓鑽求之門不至於拂人心壞

國體臣等未之信也
陛下　興獻帝長子　興獻帝　孝宗皇帝親弟不
幸而　武宗皇帝不嗣則入繼大統光嗣
孝宗非
陛下而誰歸然則
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人
力無所為况　先帝之遺詔明白　慈壽皇太
后之懿旨已定大學士楊廷和等何與於定策
太監扶安何與於賛襄至駙馬等官崔元等之
奉　符迎立太監張佐之藩邸効勞惠安伯等

官張偉等之督兵迎護凡此皆臣子奉職之常
食君之禄者事君之事何足為功而殊
恩曠典一槩濫施其當時在朝及貴戚幷
藩府諸臣
陛下即位之初俱蒙　寵榮或陞禄位或隆錫予於
分已足於禮已崇豈應再加非分之典夫侯伯
至貴之爵也非開國元勳不可以遽封錦衣衛
指揮千戶百戶至要之官也非汗馬勞勩不可
以輕授我
太祖高皇帝親冒矢石間關幾二十年始有天下彼
時諸臣運籌戮力之功莫如劉基雖封伯爵尚

不世襲今日
陛下之有天下與
太祖高皇帝如何諸臣之輔
陛下與劉基如何
陛下非創業之君則不必行賞諸臣無開國之勞則
不當受賞何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
陛下應得而得之在
陛下不為泰於諸臣不為功胡乃輒生異議濫序功
勳官爵下及于爛羊禄賞反輕於敝袴古人謂
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又曰衆悅而後行賞今
陛下勑旨一出議論沸騰人心不服既非與衆之公

又無衆心之悅何所取而行之且
陛下此舉古今大典天下殊　恩擬議不下
廷臣擬　勅恐非　内閣跡同傳奉與屬私情何
以　詔天下何以示後世受者何足榮與者何
足惠　聖明在上舉動之輕爵賞之濫如此實
非臣等願望也臣等聞朕之不衷身之災也況
於爵賞之大非所當得而得之安能無災
陛下恩雖厚而反貽諸臣之災非所以愛惜臣下也
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陛下獨不以　先朝為鑒乎正徳年間姦邪怙勢倪
倖成風冒功奪功傳陞請乞奴人厮僕悉厠崇

階冗食贅員布滿　朝著紀綱紊亂
國祚幾危幸而
陛下登極首先沙汰人心始快　朝政始清今
陛下行之未久何為而復蹈前轍臣等愚竊謂此非
陛下意也亦非有識者所肯言也中間必有貪饕儉
小急於富貴蠱惑
陛下行之假報功之說為自遂之謀獨不知於彼之
利賴得矣於
陛下之國事何裨濟一已之私誤
陛下天下之大此輩冒詐典刑尚有餘辜夫漸不可
長源不可開臣等恐此舉之後其一事者必自

叙偶一得滑必要功奸田犯法之徒必援引而
覬覦貴緣并競殆無虛時其弊之流將日甚于
先帝之朝不至極弊大壞不已也臣等待罪言官職
司諫諍治亂安危之機人心向背之繫大非細
故敢不捨生昧死為
陛下極言以救　今日之失以杜將来之禍伏望
聖明念大業之艱難惜爵賞之隆重收回
成命　俯恤人言庶幾　恩不濫施政無乖謬而
宗社可保於靈長矣
嘉靖元年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朕藩邸入繼大統雖關天運有勞諸臣特封廕

以酬其功成命已下不必撓阻該衙門知道

吏科等科給事中等官臣張九叙等謹
題為愼爵賞嚴王威以正　國體事曰者
陛下親降手勅付之吏兵二部臣等皆以紀元之初
肇脩大政必有　聖謨號召文武群僚以新天
下之瞻聽以振紀綱之弛隨是以異禮貌而時
錫之也既乃尚書喬宇等覆奏之有本送科則
陛下以入繼大統歸功臣下爵賞之施特超常格臣
等見之伏竊愕異夫王后無嗣建支子以繼
大宗禮之經也是以我
太祖高皇帝祖訓之製明示以兄終弟及之文其為
聖子神孫萬世慮甚深遠矣況

陛下以武宗皇帝第一懿弟入奉　皇考孝宗皇帝
之祀為萬方民物之主既親且長倫序最正天
與人歸不約而合　武宗遺詔之頒
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之出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
紀皆以職事奉　命視草寔尊我
皇祖之明訓當其時非敢擬之而後定也若
陛下以為元功進爵為伯給之誥券俾子孫世世承
襲食祿一千石恐非廷和等所敢當也漢盧植
語竇武曰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
之有豈横貪天功以為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
身名武不能用卒受聞喜之封以及於敗廷和

等之所知也費宏援起久廢之餘贊佐清朝之
政遇亦奇矣若廕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恐
亦非宏之所敢當也
陛下與其重錫廷和等以延世之賞不若能任廷和
等盡格心之責聽信不專徒畀厚利有識者懼
矣親捧信符迎立等駙馬都尉崔元太傅壽寧
侯張鶴齡禮部尚書毛澄承事奔走亦其職也
前者賞銀各一千兩紵絲各二十表裡酬過其
其勞論者方以為濫彼之受之已不勝其愧心
矣我　朝駙馬都尉與公侯伯俱列為爵非若
前代徒為名號崔元以民間子弟惟材貌選尚

公主受茲重爵報答　洪恩雖勞不過比之以
勳勞著之人臣萬萬不同無功而侯恐不可也
而況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五百石乎張鶴
齡緣戚畹之私承封侯之業弟兄並列榮遇已
極加祿三百石盈濫甚矣況太師人臣之極以
奔走得之何以勵臣節哉毛澄以集議
大禮不得盡其職守固已蹴踖不安又以太子太傅
廕子一人為錦衣衛指揮同知亦非澄之所敢
當也夫叙援立之功率因叔季之世主威削弱
強臣擅命而後有之我
國家體統嚴正事權無偏重之虞

陛下曆數在躬神人歆戴柰何自受擁立之名我宦
寺之用事也自漢武帝數宴後庭潛游離館奏
請機事多以宦人司之迹於東京委任漸大於
是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霧非復掖庭永巷之
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
騰豫建桓之策漢之紀綱因以大壞及唐中衰
遂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唐之禍不可言
今
陛下聖德隆興非若漢唐之主出於宦寺之謀也
陛下何以太監張錦得預奉迎之役輒欲廕其弟姪
一人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陛下又何以太監扶安温祥賴義秦文張欽張淮各
能同心賛襄大計輒欲各歲加祿米三十六石
廕其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當
武宗之世事多司禮監所擅幸
陛下一切置之不問亦已寬矣今乃以賛相大計歸
之臣等恐　主威之漸以不振也至於蕭敬累
經論列
陛下不惟不能遠之且復用之亦已誤矣槩因旅進
得加祿米三十六石廕弟姪一人為錦衣衛指
揮使誤又甚焉黄偉鮑忠各歲加祿米二十四
石廕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臣等

抑不知其何功也恭惟
陛下之在藩邸聰明仁孝久有令聞
武宗大漸之際天下屬心諒
陛下養成懿德必多近端人良士以為前後今
陛下録從事藩邸効勞年久左右有功之臣乃張佐
董英戴永張忠刁永馬俊賈友陳宣閻洪趙山
黄錦李清王竚孫端趙霦李堂李雲張昇蘇瑾
郭神趙林陳林張柄劉臣劉銳丁王劉榮各欲
加祿多者四十八石次者三十六石再次二十
四石廕弟姪為世襲錦衣衛官多者二人次者
一人其大者為指揮使同知僉事次者則正副

千户百户夫佐等各先任　藩府承奉等官不
過給應使命幸遭際會從　駕來京既已陞各
監太監諸職幷得著蟒衣玉帶等項服色榮已
極矣今若加祿世襲則猥濫莫甚誠非古聖帝
明王行法自近之意我
祖宗愛重爵賞之心也昔者漢文帝之自代也當劉
氏開創之初諸王難作之際惟宋昌决策勸進
乃獨重賚其餘六人但以叙進未聞以從
龍之功盡録中官至二十七人之多也況此二十七
人者皆無宋昌先機觀變之功
陛下柰何欲事出漢文帝之下乎況我

祖宗之初治內之令甚嚴各監局內官無敢擅置家
人樹立田產交通外屬者是以志意專良無敢
敗事自王振以來始壞舊法甲第名田橫連郡
鄙弟姪文附半於郡縣專樹黨類更相援引希
附強權者率腐身豎子以自衒進敗國蠧政之
事至正德以來極矣
陛下方屏逐群小查革傳陞乞陞官員未一年也何
為蹈其覆轍私昵寺豎且使錦衣衛內官監之
譏再見於萬夫之口我臣等誠以為不可方
陛下即位之後即勅下禮部領賞勲戚文武大小臣
工既各以差受銀幣之錫矣督兵迎護道路惠

安伯張偉侍郎鄭宗仁趙璜不必復加祿陞俸
當時在　朝府部院寺諸司掌印官并各科道
官不必復賞表裏銀兩建昌侯張延齡慶陽伯
夏臣亦不必加官爵祿蓋皆蔭其舍人蓋前日
之賞　列聖以來登極之舊例也既賞矣旋復
賞之是何例也臣等聞之上出無名之賜為費
下受無功之賞為貪賞非經國之謀貪失格君
之本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陛下入繼大統天下之大義也柰何欲以私陷臣下
我臣等誠以為不可也我　朝外戚雖得例受
封爵然皆以　太宗嫡統之親以次敘進

陛下繼專承統之義又念顧復之恩勉以
昭聖慈壽皇太后之命尊　祖母曰　壽安皇太后
本生母曰　興國太后已踰禮之經伸其情矣豈可
又推其情俾邵喜蔣綸得進伯爵徒取私厚外
氏之名於天下後世我
陛下既母　昭聖慈壽皇太后則　孝貞純皇后乃
嫡祖母也自當以王張二家為外氏而二家各
已有封矣今復封蔣邵則爵制過盛外家寵偏
臣等聞之漢之王氏以次受封比綏和之末丁
傅皆為列侯陰沴女孽大干天常於是黃霧四
塞異世再見諫大夫楊宣曰此殆爵土過制傷

亂士氣之所致也而西京之敝寔以是兆今春
以來黃濁之氣蔽天塞地晝夜不解日月星辰
精光失耀乃正月十九日雨土風霾大作變怪
異常皆　上天先事垂戒及我
祖宗陰示告教之意
陛下徒知驚惕而不知攬威柄清蒙蔽以回變異乃
欲大啓封爵及今外戚大臣侯一人伯五人世
襲高官又將及五十人何視之輕而予之多也
君
陛下念蔣邵二家時加存問俾以舊官得奉
朝請斯固悠久保念之道不昵私親之禮也臣等

竊又聞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言人君不敢以
天官私非其人也其所謂人君獨斷於上者則
以合卿大夫國人之言而後斷之非獨出已意
質然斷之也今
陛下特降手勅大須爵賞既不先下該部集議可否
視草代言　內閣又不預聞故乃與一二近習
欲擅賛襄大計之功固結
陛下之寵幸播美威福既以世賞牽制　內閣又以
厚爵援樹外氏徧賚列卿及諸給事中御史以
收其心而塞其口誠大謬誤也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治倡議者之罪亟收　前命以决蒙
蔽之漸如果斷自宸衷亦宜舍已從人示天下
以王者無私之義遏絕姦諛杜群小徼功固寵
之心則　主威日嚴人無異議近習知懼政柄
不移天變可弭國體可尊矣此誠
宗社安危所繫天下治亂之機惟
陛下慎之重之無貽後悔也臣等披瀝汗膽不勝惓
惓
嘉靖元年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朕自藩邸入繼大統雖天運有歸諸臣特加封
廕以酬其勞成命已下不必執沮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等謹
題為慎爵賞以戒不職以勵邊臣事近該鎮守大
同地方太監武忠以老疾且疏乞休奉
欽依武忠與總兵巡撫等官同心協謀擒捕盜黨盡
絕以致邊方寧靜勞績可嘉不准辭著照舊用
心鎮守還廕弟一人做錦衣衛世襲試百戶朱
振陞實授都督僉事蔡天祐陞右副都御史俱
照舊管事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仰測
淵衷意以武職非軍功不授忠等之功軍功也廕忠
所以報功勵邊臣也各邊之臣素號明察者傳
之未真一皆曰忠謀勇人也此功以謀勇集
朝廷今日之命將以惡吾輩之驕怯者也二說皆
是殊不知飾詐能來　溫厚之旨而不能迯輿
論之公能蔽　冕旒之明而不能掩天下之目
能欺各邊之明上察而不能罔大同一鎮之愚
且昧者誠如是矣以賞為臣敢詳為
陛下言之夫自大同告變赤子成讐秉節鉞者徒擁
重兵寄心腹者坐觀成敗大臣虧河上之師主
帥辱推轂之命　宗藩避難骨肉睽違闔鎮生
靈幾為魚肉迄今思之尤且哽咽幸仗
宗社威靈　廟堂謨筭桂勇奮激忠義倡率於先朱
振思報感恩收功於後其先後曠職廢事鎮巡

等官恭蒙原宥此　曠蕩之恩出人望外者也
彼時臣等尤欲責以大義合辭糾舉然又諒聲
勢之孤危體　朝廷之德意疏上而中止者三
終使人心未平
國法太縱此臣等之罪也忠之幸也忠豈不知我
今據忠奏内其曰不習水土老疾益篤未審此
病何乃不作於叛軍熾惡匆遽惶懼之時而乃
增劇於地方底寧安恬暇豫之日其曰協謀鎮
撫擒斬首惡不知某起首惡出忠方畧卒至授
首某起助惡遣忠部下卒至成擒博訪廣詢漫
無一實而乃假病乞休備陳履歷謂忠無要挾

之意可乎
陛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不探其心而誤墮其計
睿旨溫醇
天恩優渥援他績以及忠因忠以及振祐臣恐祐思
今職之有緣振幸前辜之僅贖不惟忠不敢偃
然而受而二臣者亦不敢强顔而受之不然何
以自解於天下後世之公論哉此臣等所以萬
為不可者也如蒙乞賜追寢　成命武忠不必
賜廕未振祭天祐不必陞職仍乞
戒飭忠等宜當矢厥忠貞同補前闕俟將來建有邊
績別加陞賞不得因人成事自甘碌碌之名冒

上售私輒犯洶洶之議以貽累
聖明以自速
天譴庶幾　朝廷爵賞當功邊徼守臣知勵矣
嘉靖四年四月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等官臣許復禮等謹
題為罷陳乞以重爵賞事近有針工局副使楊
等題本到科內稱
御用監太監丘清病故節蒙
天恩賜給寶鈔齋糧麻布蓋享堂碑亭造墳安葬外
乃引故官趙山為例乞將伊姪丘麟量授職役
請錦衣衛食糧直差題奉
聖旨准他丘麟與做錦衣衛百戶帶俸該衙門知道
欽此臣等查得先因 御馬監太監趙山病故
少監王佑為陳乞陞其弟趙雲為錦衣衛正千
戶臣等嘗具疏題 請力諍其非未蒙

准信該兵部尚書彭澤等反覆具題諫阻亦未蒙
俞允中外臣民方且以為此 新政之累惟日望之
近又有太監楊聰病故小火者張通又以趙山
比例陳乞又授其姪楊倫為錦衣衛百戶今副
使楊純等又以為例而丘麟竟得驟陞錦衣百
戶之銜則趙山一時之 特陞不將永為冒濫
陳乞者之定例耶臣等前日所以力言極諍而
不容已者豈好為是喋喋哉正恐弊源一開末
流難禁有如是耳蓋武職必由軍功此
祖宗傳世之舊章傳乞盡行查革又
陛下即位之 新詔今使群小遂其請求則是

舊章不守 新詔自違天下人心必將謂
陛下拂 祖訓而濫 恩私廢 詔書而闕倖蹊矣
其如治道何況此等 恩典在
先朝或由 青宮舊侍或酬久任賢勞則珍重褒崇
而偶一為之未嘗悖施而濫及也今者不論厚
薄賢否而各聽其陳乞臣等竊恐名器泛濫則
功臣解體得之者不感其惠而覩之者亦不見
其貴重矣故古之明主謹繁纓不以輕授儲敝
袴必待有功良有以也況官爵乎且故官趙山
等皆
陛下潛邸舊臣也

陛下莫不曰恤其舊私貽之過厚似無大害然人主
為天下守名器惟賢是與豈可得而自私凡在
庭闕之下者孰非
陛下之臣庶耶舊臣可厚則奔公勞瘁者豈可薄然
各家弟姪豈可數計若使倖門一開人皆沾惠
舊新蒙 恩臣等竊恐人多日永雖倍漕河之
粟不足以贍其養而錦衣一衛且將不能容其
趾跡矣則前日之冒濫而除革者又何以使之
屈服乎臣等伏望
陛下遠遵傳世之典使 舊章不自我而廢忘近守
登極之 諭使 新詔不踰年而反汗名器用守上

答
天心私授不徇下銷物議收回累次之
成命追奪三姓之廕官則倖門無踦陳乞者不得以
藉口覬覦者自是而息心此脩德弭災之實政
而感人動物之微機也臣等無任惓惓之誠干
冒 宸嚴不勝悚息之至
嘉靖二年四月十二日奉
聖旨已累有旨了

兵科給事中臣許相卿謹
題為裁倖進以伸公論事臣聞爵人於朝與眾共
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眾則論公公則民服故
刑賞者人主所得專不得私也頃者
欽准廕授太監張欽義男李賢錦衣衛世襲指揮同
知蓋騰物議矣 舊章累 新政有必不可者
兵部尚書彭澤等言之安磐則又言之人三為
眾人不啻三論亦公矣而
陛下初 諭曰已有成命了再 諭曰已有旨了三
諭曰該衙門知道是必欲私之也 朝廷之政公則
一體私則萬殊恐中外貪競小人自此乘隙躡
踵非分無厭之求則是業已啓之而何以禁之
然則欽為亂 國經澤等為失官守臣等為負
言責但不知議者謂
陛下為能守 祖法何如耳故尚書于謙再造
社稷官其子冕為錦衣千户今尚書王守仁克平汀
贛官其子王憲為錦衣千户欽非二臣比而賢
官崇於于冕與王憲是忠勳大臣之子曾不若
近倖中人之奴天下狥國死事之臣聞之其誰
不解體借曰
陛下念欽使令之適服役之久 寵以賜金償以加
俸有識猶曰非德賞也況賢非欽之類欽之隷

耳而濫　恩如此人言如此
陛下尚吝改而持之益堅豈欲甘言媚謅惟恐失之
為愧而飛方蛇盤蚓結陰有藉之為地者乎何
陛下重違內侍而輕拒士大夫也漢儒董仲舒曰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嘉靖建元以来冬無
積雪春多霾風意者刑縱賞濫號令失常之應
伏望
陛下寢前　命褫賢官以感天意以昭公論非惟塞
小人非望之心亦助成
清朝無私之政臣不勝惓惓
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已累有旨了

兵科都給事中等官臣許自禮等謹
題為舛乞
天聽慎名器以愜公論事項者該兵部具題為
欽奉事據遊政司送據蕭欽等各告受陞前來本部
欲便遵節奉　勑旨將蕭欽等陞授指揮千百
戶俱照後註定各所司帶俸等因題奉
聖旨這各官都照原降勑旨與世襲蕭欽等著堂上
帶俸張潤等各依擬銓註管事□府衙門該錄
的著戶部查照勑旨行欽此隨該兵部復題前
事內開蕭欽張潤等不係軍功與世襲不由
考選俱令管事上輕　國家之名器下貽欽等
之罪從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竊惟　恩賞一事前日群
臣交章諫止情已罄矣詞已竭矣未蒙
俞允近日吏兵二部及各衙門及南京六科十三道
等官又皆交章奏請亦未蒙　准信臣等仰承
聖意遲延月日不欲連章數瀆者以俟
聖心開悟洞見輿情不以改易為難而以從善為貴
且使要於至當而後已迄今閱月之久大臣累
疏辭免而尚未得處分既近習是非冒而醞
釀益深夫爵賞以為勸功而衆悅而後行之理
之常也今

陛下延賞群臣而使物議沸騰如此則亦何貴於賞
哉況錦衣係近　侍衛門所關者重若不待選
擇而槩以廕叙私及其人則將來戚畹近習比
例希緣充斥偉所耗廩祿而竊威權又將復蹈
正德年間之轍矣況世襲必有軍功見任必待
考選此　祖宗之成法　累朝之事例若一旦
廢之何以定內外武臣之法守而服天下後世
之心也耶臣等職司言路今雖循默順
旨天下後世必將以今日為濫賞且責臣等以不言
之罪臣等與其受天下萬世之責且陷我
皇上於有過孰若披瀝肝膽盡言於　上以不免於
斧鉞之誅為是耶且此舉未善若一人言之而
輿論未協未足信也小臣言之而遠臣未言未
足信也今大小臣工合詞奏
請遠邇臣庶不約而同
陛下獨可違之而自信乎聖王本人情而為治若違
衆心而直遂恐非所以與衆圖成之道也
陛下試於便殿燕閒之時悉取前後諸臣辭奏之疏
遍閱而詳察之其義可以自見矣寧勿大臣功
在　社稷誠有如　聖諭詩復慰免者
陛下尚且　准賜伯爵彼近習之廕叙顧敢居然冒
受乎前日南道御史陶𠐁等奏稱中外臣民咸

謂
陛下偏厚戚屬欲狥其苟得之情故連累
內閣以息其私賞之議今若此則是果如人言矣
紛紛物議何時而能解息乎且封廕過制在諸
臣則受貪冒之名在
陛下則蒙濫賞之失本以廣　仁恩顧以虧
聖治臣等竊為
陛下不取也然戚畹驟進已不厭衆心而都尉封侯
則難開事例從　龍超擢已為過望司禮舊任
自足酬勤今又世襲不由軍功見任不由考選
何以示法天下也況加祿陞俸係耗軍國之需
銀兩紵絲各有歲額之數蘇軾云與其平時耗
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見今邊
患告急四方饑窘群小窺測投間抵隙人心未
定治亂攸分胡安國所謂舉動人君之大節賢
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奸邪覘之以作止其惡四
隣望之以厚薄其情正此之謂也況人臣之義
與　國同休戚天下安則人臣安矣若惟貪圖
榮利而不顧國事之成敗前日正德年間之事
可以鑒矣是豈遠而難見晦而難知者哉且
維新快覩之際史冊必書四夷必觀天下諸藩亦必
拭目而具瞻者若本源一差末流難制臣等伏

聖

陛下思之若果無關於治亂不傷於　國體臣等何
為不即將順　德意為美而且好取戚畹近習
之怨倘邪臣等言論及此捫心自訟深慚精誠
不足以感悟而言意不善於開陳愧古人遇巷
之誠驕瑣垣諫諍之職臣等罪豈能逃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開張　聖聽收回累次之
命姑那封廕之恩於有功者別加議處務使賞當其
功不處非義之恩於無功者斷之以義務使賞
不濫授而絕僥倖之萌庶乎於
祖宗之成法何守而不墜　朝廷之名器貴重而不

嘉隆疏抄卷二　二五二

輕可以服天下之心可以銷覬覦之念可以弭
四方之變可以節靡費之供成　中興之治者
者此其一大節目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嘉靖元年八月十三日奉
聖旨這事已累有旨了如何又這等來說不准該衙
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等謹
題為斬濫予以重武階以彰
聖治事近該　御用監太監黃錦等題稱司禮監太
監黃英病故蒙遣臣發送事畢乞將伊弟姪黃
富等齊賜　恩典節奉
欽依黃英歷事年久老成勤慎他弟姪黃富與做錦
衣衛指揮僉事著任南鎮撫司見任管事黃貴
正千戶黃鉉黃鋮副千戶黃銳黃鏡黃綬百戶
陳昊所鎮撫俱見任管事欽此又酒麪局副使
米用題稱司禮監太監賈友病故已將姪男陞
授節奉　欽依賈通與做錦衣衛正千戶欽此

嘉隆疏抄卷十一　二五三

甫閱崇朝疊此　綸命臣等疑懼交集以為
陛下聰明睿智仁孝恭儉一日萬機鮮有愆度誠不
世出之　主何獨於爵賞一事重違倖請臣等
屢疏之而
陛下屢沛之畧不一轉移也竊惟
祖宗之於軍職非有突鋒排難之功雖寸級不得輕
授　列聖繼承蓋一相守間有一二造膝之人
雖破常格然且上虞　國典下恤公議或令行
而終止或　恩濫而中裁惕心固懍懍也逮至
武廟之日漸開倖進之門嗣我
皇上纘紹懲毖鑒弊一洗而新之見諸

明詔天下欣欣望治之心溢諸眉睫矣既而時欲潰
法欲玩左右侍　御之臣繩身家而速功利朝
為一辭馬移
陛下暮為一辭馬移
陛下時則有若楊聰有若丘清有若郭昇有若潘傑
范志以身沒而官其後者幾人有若崔文有若
閻清有若周永以營建而官其後者幾人蓋進
者半知者半未肆也然而倖賞浸已開矣至於
年来
陛下求治之心愈切而有初之政益乖諸臣愛
君之意漸微而故智之施不易一遇可惜名器當局
互為盐梅轉相滕葛輙尔強聒如戚憲然少長

不倫群而官之親踈不分槩而榮之我
皇上中興美政其僅存若蓋無幾矣據今言之縱使
黃英之於
陛下勤心納忠多歷年所即其寶鑑備荃
旌功賜額賁幽之　典迥特一時則英之百年之縟
能無報乎九原之醜能無慰乎是又不在乎後
裔之官與否也又查得近年司禮監太監張淮
秦文病故其弟姪原以指揮乞見任者各一人
惟戴儀乞千戶者亦止二人惟扶安病故陳乞
過多彼時科部論列之詞未嘗脫口今以英一
人其弟姪得為指揮者一為正千戶者一為副
千戶者二為百戶者三為鎮撫者一八人之中
尚有異姓如陳昊者亦獲厠名襲職濫觴未必
至此臣等仰竊
陛下豈不以福威在上祈懇在側錫而厚焉夫誰不
可抑豈知　朝廷之恩節則平優則溢平則重
溢則輕重則授之而下知榮輕則予之而人不
德無益有損豈止於斯且以八人計之歲糜常
祿奚啻百餘石月費俸錢奚啻百餘兩影占校
力奚啻百餘人車從喧填里閈竦畏光耀多矣
但其徒擁虛器無所於事名器之尊衹見其褻

耳夫名器者
祖宗賴之以磨鈍厲世者而
陛下苴莽至此謂之絕武可乎況今各處春旱秋霖
天妖地異　國家賦入半屬蠲除
皇上已下明綍令各衙門興革利弊以聞其若惜名
器以忌貪固恐懼脩省之首務臣等方將畢輸
丹悃擬列皂囊因以徹　九重而回於穆乃復
仰此舉措敢兀然而自默耶伏乞
陛下為
祖宗守法為天下惜財塞厥賞而杜其所僅存返厥
初而剔其所厚望官不以私昵而及匪人賞不

以狥情而裂當調追寢二項
成命將黃富賈通等槩免甄錄則　聖政昭公論愜
實大中至正之道若　聖衷其有未慊則將黃
富照張准等事例任之南撫以示優渥雖於事
體非宜然亦毋寧過厚之意若
聖衷仍有未慊則將富等近族一二人量陟一階俱
賜見任管事其餘族之疎遠與夫姓之別異者俱
照舊帶俸著役賈通止與旗役所司食糧此則
臣等勉為將順之策殊非令之善者也惟
陛下擇而行之不惟清時美政可以怍中外而聖無
窮其於消災弭變之道諒非小裨也
嘉靖五年十一月初二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安磐謹
題為重官賞以全　國體事臣聞賞以待有功而
一切無功者不得濫官以選良士而所謂賤類
者不得干故無功而賞則有功懈類賤而官則
良士羞臣竊見太監張欽義男李賢
陛下因欽而官之以指揮該部該科言之可謂剴切
詳盡而
陛下固以與之臣竊以為不可昔漢館陶公主為其
子求郎明帝不許而止賜萬錢夫公主之與內
豎孰親公主之子與內豎之奴孰貴郎官與指
揮孰尊明帝不肯郎其[illegible]而
陛下乃指揮內豎之蒼頭可乎故臣謂不可而不可
者有八旗總千百戶
祖宗朝不輕以與人今以指揮賞及卑賤不可一也
狥內豎之私情亂天下之公典不可二也撓大
臣之執法拂言官之讜論不可三也蕭敬等以
蕭敬等之戚屬拜官且曰不可而賢以家僮受
職雖龍綬等乞與之列而內臣之稍知臧否別
良賤者亦自不平不可四也開義男濫仕之途
使席寵陳乞者藉為口實不可五也且今制
公主之子嫡且長且賢者官不過指揮李賢內豎
厮養而比隆駙馬諸　公主聞之其謂

陛下何不可六也况張欽本出朝鮮隷于欽者如此
今朝鮮使臣常處館傳必將語其人曰張欽吾
人也其奴尚衣金紫躋三品地中國之人可知
矣外夷輕視本朝不可七也張欽為左右近臣
不宜為此犯禮之求使
陛下負謗於天下不可八也凡此八者在
朝廷則壞法令在天下則係安危在人心則關向
背無一可也而
陛下必欲與之何哉伏望
陛下俯從該部之議及該科之言將前
命停止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裴紹宗謹
題為抑濫乞以清　朝政事臣惟
國家設武職之官以勸有功間有帶俸與見任者
等也是皆名器所在政體所關者
清寧宮前門長隨白恭題奉到科內稱太監郭昇
病故援已故太監楊聰姪楊倫之例將伊姪郭
洪量乞陞錦衣衛百戶直堂管事奉
聖旨准他郭洪與做錦衣衛百戶該衙門知道
欽此臣查得近日濫乞之官有趙雲有丘麟有
楊倫乃今又有郭洪效尤緣洪等有何功於天
下　社稷而輒希非分之恩濫無紀極而破壞
國家之名器政體一至此乎且太監郭昇雖稱歷
事有年勤慎頗著然蟒衣玉帶尊顯用事亦足
以酬其生前今既物故又復　恩蔭其姪濫與
前官是以報功酬勞之典而為啓寵市恩之舉
臣恐將來沮將士激勵之心結忠勳憤懣之氣
所得者虛名所貽者實害且
陛下以潜邸諸臣眤於私恩聽其濫乞似無太過以
臣反覆熟詳見今天下水旱災傷各邊急缺軍
餉謂宜澄汰冗員猶且不給若又濫乞群小將
使倖門不塞小人皆得乘君子之器入斯賤之
紀綱紊而政體乖

祖宗畫一之法蕩然不存　朝廷公平之政從此而
壞一遇有事何以勸忠而策能且潛邸諸臣不
輔成唐堯之治以榮身名反蹈襲
先朝故轍自取咎害只今道路旁觀者已竊笑其愚
如正德時之爲也臣等嘗爲此濫乞趙雲等三
次疏諫不蒙　准信又該兵部尚書彭澤等亦
嘗執奏竟不　俞允而又有此洪之濫乞也嗚
呼澤及臣等皆股肱耳目之官
陛下棄之而不用以一元首而獨運於其上可不可
也伏望
陛下勉從彭澤之言及臣之論杜濫乞之徒無使如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十一

楊倫郭洪援踵而援引也則　國是底定
祖宗勸功之法不至於紛更廢墜矣[illegible]
成命早賜收回　宗社蒼生幸甚
嘉靖二年五月初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兵科給事中臣張原謹
題爲愼重爵賞事准見吏部奏
[illegible]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
臣加太子太保欽此又奉
欽依都督同知陳鸞言進封伯爵與誥券子孫世世
承襲欽此又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
聖旨都督同知陳鸞男陳紹祖與做尚寶司司丞
欽此又該傳奉　聖旨舍人蔣泰蔣清蔣泉俱
與做正千戶又振武受俱百戶欽此臣聞
命錯愕甚有不安於心者切惟祿以報德爵以賞功
天地之常經　先王之大法

皇明嘉隆疏抄卷二十一　六十一

祖宗之定制不可易也易則濫濫則賤賤則無以收
檢人心砥礪世道
祖宗大統爲天下我主當以爵祿爲公天下之具以
待天下有才德之人不宜私恩外家而濫施妄
予以隳
祖宗天下法制也張鶴齡等無間關百戰之功非俊傑
九德之士徒以椒房之親重荷　恩寵富貴已
極名位已盛今無上寸事復加崇階一日之間徧
及四氏封公者一人封伯者一人進宮階者一
人授六品之職者一人五品武職者三人六品
武職者二人惟　寵眷頻後賞賜濫溢

私厚戚屬輕用　王章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萬言譏聯　國戚列佐都督循之舊例
進封以伯固不可諉臣猶嫌於太驟鶴齡等果
何謂耶若以約　母氏之恩罔極
陛下之孝未盡則去歲之詔覃恩已至今茲之予又
似無名縱使鶴齡等有積勞於　國則論功行
賞亦止宜於一行豈可去年降一
勅今年又降一勅去年加其官今年又加其官
洪恩過寵頻頒鼎見以潰以僭至於如此然則何時
可止也吳振武受又出異姓臣不知為何人今
皆曲緣私恩一槩濫被輕授無度實啓傳陛之
厲階何以厭塞人言防杜僥倖臣所以不能不
駭且惜也公之與伯上爵也五品六品文武階
重職也封拜大事也
陛下不謀之輔弼大臣輒自　內降　手勅率易行
之授之事理殊為未安況　大恩不可以頻假
上爵豈容以輕授　祖訓昭然法制俱在
陛下又似不宜任情率意行之也夫富貴忌於太盈
功名嫌於過盛造化消息盈虛之理有一定而
不可踰者是以漢唐宋賢君往往慎重公賞抑
絕私恩而不肯少爲假借乎外戚其外戚之知
義理時勢者亦或守禮法戒盈滿而不敢少焉

憑藉於公家用是上下共成保全之道而為善
處富貴之人書之簡冊于今有光臣方以堯舜望
陛下顧今所為又似戾於漢唐宋賢君遠甚使天下
得而私相非議後世得而橫加指訐臣所以為
陛下甚惜者以此況今各處盜賊縱橫生靈糜爛饑
饉連歲餓殍枕藉而南京之所奏報又有不忍
聽者
陛下曾不少動于中而存心於宵旰顧惟拳拳戚畹
而數數累覃乎　恩澤臣恐天下以
陛下無心於斯民而秪知有外氏其害非細細也臣
所以為
陛下甚惜者又以此伏望
陛下以天下為家以萬民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情
遵　祖宗慎守名器之訓謹戚屬驕僭禮制之
防　俯納臣言將前項
恩典暫為停止徐俟他日再圖議行庶
賜賚有名官爵不濫
陛下不失守文之盛德戚畹得知足之令名臣之此
言非敢薄於
陛下之所親自顧備員言路封駁乃其典守覩茲事
理之或舛實有不能恝然於心者抑懼天下後
世之義及臣也是以昧死上

受而受之不畏天之命何也賞爵出于天非夫
人之所得私者也昔唐玄宗美張守珪之功欲
以為相張九齡不可玄宗曰假以其名而不使
任職可乎九齡對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也
是以卒不之賞宋太祖時曹彬平南唐始行許
以使相及一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未服汝為使相
品位極矣後更何加耶因賜錢五十萬而使相
亦未嘗輕假夫守珪有破契丹之功彬有平南
唐之功唐宋君臣於官賞之際尚如此其慎今
光祚等庶能惟舊安坐而食曾不能建奇功樹
偉績以求無忝於前人而無負乎厚祿豈爵賞

餗之刺方且籍籍不休茲又賞之以散官寧不
益重其過臣知此六臣亦必揣諸己而不敢虛
受也昨該徐光祚等具辭節奉
旨有奉迎防守勞之答之夫奉迎臣子之分也防守
臣子之職也循分守職何功之有況中又有拜
其迎守且不與而一切加之此尤可駭之甚者
伏望
陛下重念爵賞出於天不宜有所左右而致褻鑒宋
祖之不與使相及九齡之諫止唐宗愛惜名器
收回
成命庶幾塞僭濫之源杜僥倖之門而鼓舞豪傑之
具保全功臣之道兩為得之足以奠
宗社於無虞矣臣不勝惓惓
嘉靖二年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賞以酬勞朝廷令典勅旨已下如何又來奏擾
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嚴用和謹
題為懇乞
聖明循
典章慎爵賞以重 侍衛事臣竊惟我 國家之制
設立親軍錦衣衛以扈從 禁近語其職掌則
直 駕侍衛廵捕職莫親馬任莫切馬其堂上
管事尤非帶衛俸之比每一員缺須兵部選
推二員恭候
欽點方得到衛管事蓋因其職任親切
簡授之始必極精詳非可請乞得之者也乃若前閑
住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黃浦顧可使之違例復
職僉書管事於錦衣堂上哉臣查得
會典內一款凡錦衣衛官為事復職雖遇
赦仍調在京別衛帶俸夫帶俸原衛猶且不可況左
右都督為武職之極品管事堂上廼錦衣之尊
官浦以革職閑住之臣一旦無而復之其如
祖宗之憲典何方
皇上之御極頒恩也廢司禮監太監黃錦弟姪一人
與做錦衣衛指揮僉事錦即具奏辭免乞將原
任右都督姪男黃浦准復錦衣衛堂上見任管
事事下兵部迄今尚未題覆蓋以稽之
舊例在所必無是以從容有待不敢壞法紀以狥所

請爾茲黃錦病故該監復申錦前奏朦朧援約
瓚事例陳乞伏蒙
准錦原請黃浦遂得復職管事夫錦在內侍中頗稱
勤慎人亦知之值今身歿之後
皇上念其舊勞錫以恩賚亦豈為過第以臣愚思之
則大有不可者據奏鮑瓚昔蒙 准陞錦衣衛
堂上管事是瓚猶見任錦衣非若浦已經革職
瓚止陞遷本衛非若浦起用管事於例亦自不
同況我
皇上御極以來飭綱振紀錦衣堂上諸臣或以自陳
罷免或以糾拾革去惟慮冒濫名器以妨職任
則鮑瓚事例昔雖有之尚當議更以光
初政詎援前例之所無求今日之必得可乎不可乎
且予奪者
天子之大柄
命令一出誰敢撓之今浦之革任閑住廼
先帝所奪也該監代請復職是欲予其所已奪矣廢
錦弟姪一人廼
皇上所予也該監代為辭免是欲奪其所已予矣撓
朝廷之予奪伸群小之私情其誣
上行私一至于此若不及今裁抑竊恐此端一啟今
乞成風使他日錦衣衛官率得倚勢犯罪

希圖再入以干　憲典未必不自黄浦復職始
之也寧不大可慮哉夫
陛下之加恩于錦者亦至優且渥矣黄保等六名欽
蒙　着查照鮑恩等例與他黄斌等三十名欽
蒙　准收充御馬監勇士以　朝廷錫予而言
實為
特恩以臣下冒受而言已為過分則于黄浦復職一
事惜其關於　國家名器尤為重大或以
法典裁之或仍
前旨行看待錦亦不為薄何又復其原職至使濫厠
於錦衣處之堂上仍得僉書以管事違當遵之
明例施　曠蕩之洪恩遽爾輕以授浦如此耶臣待
罪該科義不容默謹披瀝誠悃冒罪
瀆陳伏乞
勅下兵部查照黄浦復職管事一節果於
會典前例有無違礙併查鮑賛事例是否相同如
果臣言不謬即將黄浦照舊革任閑住另選錦
弟姪一人授錦衣衛指揮僉事以承
新命可也如其不然或將黄浦復其舊銜調於在京
別衛帶俸可也其僉書管事等項職名一切削
去不許復得僥倖濫膺斯
聖恩與　國法庶幾並行於不倍矣再照錦衣衛乃

近侍衙門先年雖各衛官員無故不得濫入近
年以來乞　恩傳奉併冒功陞廕者較之原額
殆數倍焉迨我
皇上嗣登寶位紛紛請乞猶為未已夫以　侍衛之
官聲勢烜赫有力者孰不欲得之顧爵以馭貴
帝王所重而傳奉請乞陞官
祖宗於此為禁甚明在今日誠不可不慎其所與也
臣請此後凡有　特恩並乞
勅下該部具查事例取自
聖裁不得徑行傳奉其有朦朧比例夤緣請乞者悉
聽該部執　奏如該部狥情玩法容臣該科一
併指實參究庶倖端不萌而　政體以尊名器
無濫而　侍衛益肅矣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隆慶元年五月十六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管大勳謹
為懇乞
愼名器抑冒濫以正　國體以裨
政事臣一介草茅辛荷
國恩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伏蒙
上除前職感激情深涓埃報切日夕兢兢兩月矣
茲者伏覩　發下題本有司禮監太監滕祥等
題一本比例乞　恩復見任以圖補報事又一
本比例懇乞　天恩以圖補報事又一本比例
懇乞　天恩以圖補報事各奉
聖旨朕念黃錦効勞年久克著誠愼伊姪黃浦特准

錦原奏辭新恩幷照鮑瓚例着復職管事兵部
知道着查照鮑恩等例與他兵部知道黃斌等
准收充御馬監勇士該衙門知道欽此臣反覆
捧讀深思過慮時事之當言者孰大於是臣又
何俟而不言哉臣竊惟爵位者
國家之名器不可濫也卹錄者　朝廷之大典不
可冒也自惟溪壑之欲未厭則請乞之端遂開
請乞之門未杜則專恣之漸遂起而天下之亂
實階之故聖王制治謹於未然忠臣為國必防
其漸況身居言責而目擊弊端之已著尚可隱
忍規避于　君父之前哉謹按革職錦衣衛僉

書後府都督黃浦及道係黃斌等情臣請為
陛下一一陳其不可伏望
聖明俯察愚忠試垂聽焉臣嘗攷
祖宗之法武職非軍功不輕陞授而錦衣衛官入以
侍衛　殿廷出以扈從　法駕至為清貴故舊
例錦衣衛堂上官事體隆重凡遇員缺必由該
衛題請兵部愼加推選二員具名上請
簡用又錦衣衛為事復職雖遇　赦宥仍調在京別
衛帶俸盖重任其選二百年成法具在今該已
故太監黃錦昔事　先帝頗著勤勞節蒙
國恩錄廕其弟姪義男為都督錦衣衛指揮等官

若黃時坤黃時泰黃時鎧黃安蟬聯金紫其餘
未盡舉也
皇上登極覃恩又廕授黃詔為指揮僉事矣續蒙加
錄黃錦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僉事使為
錦後者揣知過分辭之可也如其不能別選無
犯親屬以膺　新命亦可也胡黃浦不思
先帝明旨罷革秉錦病勢臨危希圖復職妄引鮑瓚
例朦朧將錦名奏請夫瓚見任正千戶而乞陞
指揮僉事與浦革任右都督而復圖見任管事
者事例不合理難比照且瓚是時承
先帝旨准他不為例即已愼之矣今浦安得援為例

馬兕原奏既奉
聖旨兵部看了来説合候該部查議應否題覆取自
上裁顧乃百計僥緣急為請乞貪冒無耻之輩遂義
冠結綬於朝班之上廢黜不叙之流復佩刀懸
玉於　殿陛之間秩崇一品序弁三公豈不盜
名器而紊紀綱背　先帝而忽前
旨乎浦之罪不容逭矣再攷
祖宗陵寢設立衛所官軍以護　神靈而守
御器此其制不可毫髮僭竊者也黄錦雖勤勞其分
臣子也其功使令也身沒之後
陛下命工部營塋地蓋饗堂建碑亭　賜旌祠所以

榮寵之者極矣其墳墓祠宇令伊弟姪輩往来
看守同朝五貴會聚一門勢氣張大誰敢為黄
氏竊塊土折寸木廼僞言守墳妄乞
朝命黄保黄稚黄如金等六名復冀
恩典進秩錦衣其越禮又何如耶夫以親屬而守先
塋家事也若　命以職官則國之臣子矣豈有
堂堂　天朝侍直宿衛之臣而為一中貴護朽
骨哉上擬　陵寢下冒恩澤如之何其可也
國家事務日繁員職日冗而經用日匱戶部計筭
隆慶二年財賦所入不足充廩祿諸費共約欠
銀二百萬兩有奇見奉

明詔清查内外衙門添設官員及多餘冗員一體具
奏查革决無可以復添耗蠹彼黄斌等三十名
果何人斯乃敢盡寄食公家不顧清查之
命而反行冒充勇士乎夫勇士冗役也而益其冗焉
國將奚給每名計十、歲當費幾何總三十人約
數十年其蠹耗又何可計耶且以
朝廷之廩祿養冒詐之厮流收無名之豺狼糜有
限之膏脂言之良可痛心切齒矣據引鮑恩等
例蓋先年太監鮑忠身故李慶等題要將鮑恩
等陞級鮑璇等收勇士隨該給事中劉體乾論
劾蒙　先帝温旨嘉納深燭冒濫裁革大半今

皇上秉攬乾剛厲清朝政近年陳乞等弊尤當盡行
釐革彼黄錦一中官供事之臣耳何為而生前
身後同宗異姓群然數十人者皆得被
封拜蒙甄錄而罷使　國家之報懋且重若此哉
中官尚然假令有安邦定國攻城掠地身膏鋒
鏑功銘鍾鼎者將何以報之伏願
陛下念名器之不可輕恩貪冒之不可縱收回
成命乞　勅兵部備查前項事情將黄保等查議舊
典裁革以正　朝廷之統體將黄斌等遵奉
明詔革除以節　國家之財用毋得聽容妄引近例
以恣無厭之求庶乎冒濫之弊抑而請乞之、、

杜矣臣、入閣
先朝宦官若懷忠戴義輩率能薦賢為國秉公効忠
贊助鴻[illegible]光垂青史我
皇上中興[illegible]有輔弼諸臣翼幹於外而
九重之地深[illegible]有懷恩戴義之賢以維持於中斯治
化可成而無疆之祚可衍矣仍乞
陛下勅諭中官各勉忠義毋徇私情妄為陳乞與外
廷協賛　聖治則　宮府一體内外同心而
中興大業端有頼矣臣待罪禮科事干名器責所
當言他非遑卹臣無任懇切祈請待
命之至
隆慶元年五月十九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張逵謹
題為去疑二專委任以杜神姦以隆
聖政事臣竊惟　朝廷之政柄必有所寄天下之公
議必有所歸然必主政柄者秉直而不敢失[illegible]
公議者補察而無所私則
朝廷無失政天下無遺議矣今之内閣政事所出
之府也六科十二道公議所歸之地也
陛下即位以来委任内閣政由裁決可謂以心腹待
宰執矣而權倖率多於曲全形迹不無於規避
是内閣之任未專而政事尚有缺也信任科道
事由建明可謂以耳目倚言官矣而空言徒盈
於奏章成效罕聞於行事是言官之任未至而
公議尚有欝也臣以非才謬膺言職受任以来
日夜汲汲思有所獻於
陛下重政本之任求[illegible]之實而未得其説涉歴累
旬惶惑無任[illegible]有先任給事中今降滁州
判官史道劾奏大學士楊廷和不法繼而兵部
尚書彭澤御史曹嘉給事中于桂相次論列之
夫史道輩指劾廷和[illegible]官言事本許風聞
若可誘也至議侵[illegible]之權則倒持授柄臣不
知其何[illegible]彭澤糾劾史道是以議論大臣當存
[illegible]言官之口則[illegible]

臣不知其何心臣竊惟
朝廷之政柄必有所寄不在臺閣則在宮闈不在
宮闈則在近習臣請歷以前代治亂言之其政
柄在臺閣而亂者有幾在宮闈在近習而治者
有幾一一數之則責成之地斷可識矣故臣曰
今日內閣之任不專而政事尚有缺也天下之公議
必有所歸不在臺諫則在衣冠不在衣冠則在
草莽臣請歷以前代治亂言之其公議在臺諫
而亂者有幾在衣冠在草莽而治者有幾亦一
一數之則委任之司從可決矣故臣曰
今日言官之任不至而公議尚有鬱也然此皆屢奉

綸音節經論列言官增氣而大臣心安煩復之論臣
若可但已也可已而不已不必言而必欲言之
者何也蓋恐疑二之未定而來讒賊之口間憸
之可乘而貽瀾倒之禍他日內閣之事或有與
權要相涉者必曰內閣所行未必皆公道也觀
前日楊廷和為史道董所論事是也噫此說一
行則政本失而私黨啓敢有以此說進于
陛下之前者是欲離
陛下之腹心奸邪害政之言所當亟黜者也他日言
官之言或有與貴倖相碍者必曰言官所論未
必皆公論也觀前日史道董所論楊廷和[illegible]是

也噫此端一開則聰明蔽而巧佞行敢以此言
進於
陛下之側者是欲塗
陛下之耳目便嬖醜正之論所當速遠者也臣伏覩
宋史唐介論文彥博織奇錦以媚貴妃結[illegible]佐
以固私黨且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
博愧謝不已一日張貴妃侍仁宗親見所為燈
籠錦者妃曰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或以
為彥博夫人遺妃彥博不知也夫以彥博夫人
所為而遂以罪博則介言失實矣然仁宗終不
以疑介而博迄以功名終臣伏惟

陛下弘此之謨則疑二自消奸言不至腹心耳目之
司各得其職矣二者各得其職而天下不治萬
務不舉美祥不應者臣未之前聞也臣竊見
陛下懋懋嘉納有虛懷聽受之心懇懇備極有至誠
委託之意宵旰勤勞有勵精不怠之勇而臣猶
進言於
陛下者何也內閣大臣未嘗蒙
召對之寵而言官章奏罕稀
承乙夜之視故也且夫
古之任大臣者顧問備至延見不時是以不惟
疑議得決而抑且心志交孚至我
祖宗列聖悉由茲道議機密則左右[illegible]謀大政

則懸滌率忘令猷鴻軌載在　彖策粲然可述所
以開業之艱難致治之光羊　良有以也臣今伏
見
陛下凡有大事必與大臣商確者惟
宣諭之行後開而　召見之使面覲且政關慎密甚
有家人所不可得聞同僚所不得議者如此等
事而欲展轉相託臣恐宣泄則未免失身之虞
因循則浸成誤　國之禍抑於情志隔絕恍惚
不孚
陛下雖屢降　温旨示之以無疑命之以展布而終
未免於扞格也且今士大夫偶有交際非極稔
熟或寄聲於友朋或中欵於簡素速及相見尚
多生疎必至握手交歡言笑啞啞然後足以成
莫逆之好況
陛下體勢之尊威福之重轉移之間利害隨異大臣
非得屢奉　而顏真見心素而欲其慨然而不
疑直以身任天下之重臣恐其必不敢也方今
當
陛下清明之初左右謹戴盈之戒凡有　宣諭皋當
聖心然中人之情狀難測設或積日累月寖蔓滋
之後寅緣傳奉以遂其已私假托大臣以文其
奸計問之內閣則曰

陛下之意也質之
陛下則曰大臣之謨也　天門九重堂上百里切恐
大臣將有蓄疑於終身而無由一白於
陛下之左右者上下不交內外無攄為害又孰有大
於此哉夫以
陛下之明臣固知必無是但臣過事而慮可也慮及
而不言可乎伏願
陛下自是以後凡有大政大疑必　面召內閣大臣
從容講論更須明示悃誠不遺肝膈如此則啓
沃有資奸欺不生情志無間而大臣得其任矣
至於天下章奏自軍民切已之事以上及於左
右祈請之私大臣辭避之疏言官彈劾之文補
拾之論天下水火賊盜災祥之報日不知幾欲
以
陛下一人之耳目一人之精神而事加省覽事加體
究勢不及也然無關於權幸無關於大臣者各
有司存皆能承奉　德意就使容私十無一二
惟關彈劾與補拾者則未免有曲徑以彌縫假
倖門而掩襲甚之公道全廢私意橫行此大非
所以啓中興之治也臣伏願
陛下自是以後每日除天下之奏章軍民切已之事
有幾左右祈請之事有幾如此等項明著數數

一一附合仍照每日常格批出
聖旨各付有司其諫官彈劾補拾之奏必經
聖覽必由　聖斷必須　聖批然後頒降則欺弊自
絕請託不行何者人必非其用而後有所為彈
劾也事必乖其常而後有所為補拾也執此二
端則自餘章奏雖不必一一　省覽行之而當
自不必勞　宸嚴矣行之而不當則諫官將繼
言之終何以逃
陛下之明鑒哉是
陛下所親省覽者雖止一言官之奏而天下徹情曲
隱固已網絡無遺所謂執一實以御百虛身不

勞而事畢舉之道也不然何以
陛下之聖明雄斷近者諸大刑罰奏疏雜沓而迄無
見反正也良由萬機無窮耳目有限
陛下或見其始而不見其終左右或舉其細而遺其
大是以雖甚悖禮悞國之事而卒嘗嫗煦姑息
之　恩良可惜也夫大臣未嘗　面對臣方以
・腹心之任不專也而論者以為大重言官罕承
俞旨臣方以耳目之司失職也而說者以為橫行嗚
呼衣冠之士縉紳之流也自相詆訐自相非議
快一時之論而啓無窮之疑因一事之失而傷
莫大之體有識之士孰不為時事仰屋無[illegible]治

之以竊歎繼之以長太息又繼之以哽咽流涕
也哉所賴　聖明在上養平和之福弁偏激之
論專委任責成之心絕乘便伺釁翕訿交鬪之
奸謂臣之言為
陛下腹心計也非為大臣作遊說也為
陛下耳目計也非為言職立門戶也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冒干
天威不勝戰慄殞越之至
嘉靖二年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

題為內外大不相和乞 賜天語嚴責以敦

國體共濟時艱事臣惟人臣事君無分崇卑無分

內外皆以盡心體 國為忠協力濟事為和舍

己從人為虛忘讐序賢為公自古及今未有不

由此而臻治理者也況卿輔大臣爭於朝撫總

大臣爭於邊而求脩內治禦外侮萬無是理

也近如 內閣大學士翟鑾嚴嵩與吏部尚書

許讚不和互相詆訐及查兵部先因大同總兵

周尚文奏討錢粮馬匹 題覆疏內知巡撫總

兵不相協和近據督理粮餉右侍郎趙廷瑞之

疏又知總兵張鳳周尚文與總制侍郎翟鵬及

督餉侍郎趙廷瑞俱各不和人持己見各自為

心此不祥之事誤 國大禍目前立見臣請先

論其理而後及其事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傳曰陰陽和而雨澤

降其論兵則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和之時義大矣哉天地陰陽不能違也近驗之

一身尤見親切今夫心志寧靜則目之所視耳

亦聽焉足之所至手亦從焉各從心所欲而效

其職然或目視而耳不聽則見聞不相為用手

持而足不行則運動阻而事廢其心與志所欲

曷克由濟人君猶心志也內外群臣猶耳目手

足也人臣苟知尊奉心志寧一耳目自相違手

足自相賊也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風教之大

禮讓為先禮讓之行 朝廷大臣為首

朝廷者萬物之所宗仰大臣者群臣之所楷模觀

而效焉必其甚者 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諂

之釁長於人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

於下由今遡昔未之或易也

皇上臨御以來二十三年於茲矣由初年求治之銳以

及 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而萬物育大

平有象而四夷來王也今

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之水旱災傷未能消也歲開

納銀之例而府庫未能充也歲頒蠲租之令而

百姓未能蘇也時下選將練兵之命而邊境未

能寧也此其故何也良由

陛下勞心焦慮於上而下未有肯將命之臣也今何

時也以內則財貨匱甚而百役繁興以外則夷

狄驕甚而九邊虛耗為輔臣者宜於丙魏同心

輔政房杜謀斷相資夙夜匪懈思

天命而悲人窮凡可利 國家者志小民安邊徼者無

不精思詳畫上以啓 君心下以勵群工也

奈何大學士翟鑾嚴嵩憑籍

寵靈崇已狥私播弄威福市恩倖恣聞二輔臣在
內閣有違言失色入見
陛下各有私陳背誠是二臣已不和矣何望其同寅
協恭和衷以事 上而風下也輔臣以率九卿
百執事位有崇卑均之為耳目手足聽命心志
以共成一身者也宜相濟而不可以相賊也輔
臣真知人之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則
人心攸服不宜挾勢狥私以不可服人者屬之
進退吏部宜有貞心直節如貞女烈士使人望
而畏之雖權貴不敢以非義相干不宜依阿奉
承一啓順端而後不可逆也今嚴嵩威聲氣焰

凌逼百司招權攬威使凡有陳乞者罔不奔走
其門先得其意而後敢聞於
陛下中外之臣不畏
陛下而惟知畏嵩也翟鑾則依阿委靡不能振主而
氣勢之弱猶不足以驅人之趨附名位之先亦
足以為嵩之妨礙尚書許讚兩世三品吏部亦
可謂世臣矣雖曰小心謹畏而直氣正色不能
預銷權位要求之心弱亦甚矣凡此皆
陛下所洞照臣言非誣也詩曰有來雍雍至正肅肅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盛世氣象也今卿輔
參商陽非互相詆訐以

陛下為何如主當此之時不思培植元氣愛護人才共
圖折衝禦侮之計而務修私怨果何心哉臣恐
大臣不和則憸邪細人乘間抵隙互相朋比媒
蘖啓釁非 國之福可懼之甚也往時論劾輔
臣御史如謝瑜童漢臣相繼假公事而罪譴之
去矣其伊敏生喻時等亦已露於聲色直言敢
諫之臣於權貴雖不利於
朝廷則大有力也今皆假以公事奏有
明命罪之謫之臣恐自是無言者矣
陛下之臣雖有如搆抗雖挽誰復言之非
國之福可懼之甚也既今入秋宣大已報聲息而

文武總制大臣各立門戶各持意見一時既蕃
籬扞格不相和協則必無長馭遠御之策臨敵
掣兵按伏對壘將見甲可乙否彼是此非正臣
所謂目視而耳不聽手持而足不行其不誤事
敗謀臣不敢信也初設總制大臣欲其權力足
以制三軍之命如臂指氣使無不如意也今乃
以相抗各自為心而恥相下各自為是而恥相
用假之權位以相角而非為衛
國禦寇謀也大敵在前而文武攜貳非
國之福可懼之甚也臣又見總督兩廣兵部尚書
兼右都御史蔡經舉劾方面守令官員內舉布

按兩司而劾一都指揮僉事又以去任踰年踰
月二知府劾以塞責舉文劾武苟且欺罔殊負
朝廷簡命重臣撫綏遐方之心殊失皷舞文武經
畧地方之術今當致力中原宣威沙漠之日於
忠勇將官宜折節優禮下之結其死心庶可得
其死力也使韓淮陰無蕭相國國士之知終於
遁去岳武穆不有内制其擒兀朮强宋室當無
難也今誠有韓岳之將豈肯低眉俛首受制於
文墨刀筆之吏耶務須推赤心置人腹中明大
義激其烈志有所與同明白曉諭不宜輒為裁
抑以挫辱之為將臣者亦宜乘時立功奮勇先

發以作三軍之倡不宜妄自尊大自取侮辱由
是而人和所結堅利踰金湯又何患黠虜不成
擒也臣又聞近日邊事内外掣肘文武諸臣誠
喜於彼論而退信如是則上負
朝廷推轂之心下辭三軍死綏之志庸懦不忠召
虜人輕視之侮為
國大辱誤事非小也臣愚無知伏乞
陛下大明離照赫施乾斷無惑近論無忽遠圖戒輔
臣無修怨以竊　威福戒吏部毋依阿以輕黜
陟戒撫臣毋辱將官以離士志戒將官毋懷小
忿以誤大事此皆目前緊要不可一日緩者

更望
陛下優容言官博采群策虛心聽納先務和德於
上則大臣自爾公忠為　國虛已忘讎各務和讓於
下群臣肅雍百姓太和人和薰蒸神之聽之中
和且平區區外侮有不足攘矣此皆係於
陛下建中和之極以先之臣微小無知竊見時事大
傷　國體私切憤懣恨力不能排　閶以號訴
於　扆前誠得　天聰而見施行則亦可以報
陛下祿養洪恩萬分之一即日賜死所甘心也他日
腰昧制於輔臣之手如謝瑜童漢臣輩
陛下能知之乎臣愚無任戰慄殞越之至惟

聖明覆照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周怡這廝所說諸不和負君致禍都是然本心
初發則是訕謗曰朕日事禱祀不如先務和德
于上人和薰蒸神之聽之夫朕事　天體神多
荷　洪庇至於四方之廣豈得都無水旱若論
天下治安則你凡為有位者果能秉忠修和盡
誠同心賛主何患不治安焉他每内外諸臣不
和如何不即時指名劾奏至此日纔說著從實
輸情回將話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曹嘉謹
題為持公論破私黨以伸　國法以定
國是事臣惟竊聞之大順之道大臣之法夫法者
人君與天下共者也孰可以不法而獨責之大
臣大臣者近君秉政權以攝御庶官者也去君
近則勢易逼秉權重則事易擅受攝御則下之
附者易以篤三者之形成然後大臣之強不可
制君威移而國法斁治亂安危之機轉目變矣
此大順之道所以必言大臣之法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創法制治度越百王酌古建官分列六
部故敢言復設丞相者誅大小稱位內外絕跡

故敢有上言大臣德政者誅政在
朝廷權在　主上故敢有交結朋黨紊亂成法者
各以其罪誅大臣奉法各守其職司小臣盡忠
或為之耳目互相關紐迭為唇齒此我
聖祖立國命官之體防微杜漸之深慮也故李善長
胡惟庸非不皆勳舊大臣所皆聯以婣婭而托
以心腹者也及惟庸不法被誅而善長亦以黨
比竟戮死夫豈少恩樂殘至是哉遂大臣之奸
惡者法固不得不盡也解縉以晚進書生階官
不過七品所上封事又率激烈詆忤萬非善長
者之親之舊之深之久可比也顧乃一切[illegible]容

采用不加譴責是獎進直臣以散大臣之黨廣
開言路以收總攬之權又我
聖祖洞照奸忠防禦群邪之遠籌也恭惟
皇上嗣守洪基固當遠承
祖武大奮乾剛以誅大臣之強以杜壅蔽之漸以成
大順之道也但勵精之心雖切而輔導之事罔
聞宵旰之計徒勞而獻替之誠孰進甚則招權
納賄樹黨行私故其勢不得不逼且擅其附之
者不得不衆且篤其受攝御者不得不重是而
後立累息而後言矣是豈
祖宗不設丞相之法其獎使然哉良以假師保之虛

銜者陰據樞密之權任票擬之大事者竊弄威
福之柄積習日貫便力不可回其弊自至此耳正
德十六年間以及新政之後其神姦巨惡誤
國欺　君以旌　罪於天地
祖宗者百屢千條臣愚不暇深論今止觀僉事史道
劾奏大學士楊廷和不法事狀遂得
嚴旨切責下之　禁獄及廷和具本自辯尚書彭澤
符奏附勢倡　蒙　溫旨褒獎至律身處家
之際無不該載是為大臣者真能擅威權以移
主柄黨大臣者直能取容悅以惑
聖聽矣且澤既謂　廷和古社稷臣不過欲固眷任終

始矣既謂史道論救陸完王瓊許泰等為朋黨
奸惡納賄玩法乞要嚴加考究矣既謂科道官
不揆大體不狥公議舉奏黜退以示懲戒矣何
再奏乃稱廷和之可去可留史道之有罪無罪
科道之會本交章一二簡在
聖心乃敢冐昧再瀆復變詐巧佞百端辛矣哉我
太祖高皇帝之不相值也如其值之則上言德政交
結朋黨符同奏啓變亂
成法諸大罪安能逭鈇斧之誅乎夫罪至誅戮亦大
矣澤獨敢為而不顧者澤豈至愚哉知廷和為
內閣之長其同官握票擬之權調停處置暗有機

關外廷一不得盡知也是雖
陛下聖明亦且蠱惑不能事事盡防也不然正德中
聖齒尚幼至如廷和律身處家之際及力沮　衛不
附權姦不寫威武大將軍
勅書彩帳等事　龍潛藩邸千里隔越
陛下何由而得知之且著之
綸音重復申諭必至數百言始已我臣愚於是敢謂
陛下之不知而私庇阿護者為之矣且史道之救陸
完等也納賄與否臣愚不能逆料但在御史則
范永鑾在都御史則李承勛在南京六科則給
事中曾翀等或連章或單本至稱保其必無求

之太過獨一史道之言獨一史道之罪哉且法
司天下之平也刑科者參駁之要也
內閣者票擬之地也而巧言危諫暗邀人心有不
赦之罪人所共知者史道既犯此罪當時
旨意何必詰責刑部覆題何必執奏該科出納何不
參駁　內閣代言票擬何不從中發之如近日
夷情手本遲悞之類也大家作好饒人以免連
累怨因訐及以私遂盡諉之以咎道道誠不足
惜也　祖宗之法度無乃乖張
朝廷之聰明無乃壅蔽奸權朋黨之徒無乃猖狂
大肆不復知所忌憚乎書曰小人怨女詈女則

皇自敬德故言及衆與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
則宰相待罪受言之道宜爾也縱使史道言盡
謬妄廷和尤當引咎况辭多有指事或關人吏
部何憑重參以啓拿問之端彭澤何敢傍侵以
售迎合之計廷和又何必假泣號之言感動
主上以蓋其雄辯二十年欺罔之過哉嗟夫大奸似
忠大詐似信臣愚不意梁儲陸完王瓊等復接
踵於　聖明之朝矣正德年間劉瑾錢寧江彬
相繼用事凡以言觸忤者輒捏寫
旨意令錦衣衛拿送鎮撫司打問以苦之然後毀鍊
誣指大臣以去彼時御史孟洋劾奏大學士梁

儲靳貴亦受此苦譎教桂林此權奸之所為非
聖世之所宜有也廷和每事盡咨儲等所壞何至今
日反襲其故智以蹈覆車之轍乎傳曰禮義不
愆何恤乎人言道與廷和既各奏辯在官而編
修葉桂章等又皆關涉事內兩詞備具衆口難私
陛下何不先令數臣明白開奏有無閣其兇止之情
曾否果其原題之本名另上陳取聽
宸斷仍將道與廷和奏辯事情通送法司勘實具奏
道果誣罔則罪在道廷和果不法則罪在廷和
太祖典刑具在昭如日星　聖子　神孫正宜恪守
成憲安能庇奸以損威移權以階亂乎如此則

朋黨固結之根可以漸除大臣崛強不可制之
勢可以漸抑壅蔽之途開大順之道昭矣若猶
縱其假　詔獄之威以箝制人口挾
縲絏之便以遮蓋己私竊恐伏　闕扣閣者駢集而
請劍以斷佞臣之頭者至矣臣愚再觀近日之
事權移群下政在多門稱誦功德者皆賛伊霍
之尊希圖富貴者兩存隴蜀之望彼方陰排異
己巧用私人翼張焰甚而其人不可攖也故寧
犯　天子莫侮權臣何也吞噬深者恐弃其垂
成之功蹤跡孤者妙施其規避之術人因於獄
我衛於　朝人紲桎梏我服錦繡詩曰有靦面

目視人罔極廷和獨何心者曾無毫髮之愧若
痴狂者耶抑否狂直所以激敢諫之忠優禮舊
臣所以全堂廉之體伏望
陛下速允廷和休致以曲保其身家仍將史道薄示
懲戒以少紓其憤懣公法既行私情亦遂庶幾
九卿六部近恭謝遷韓文馬文昇劉大夏之風
六科十三道遠追薛瑄王竑鍾同林聰葉盛等
之義而我
太祖不設丞相之良法舊意始復矣仍望
陛下戒大臣各安職守代言票擬者毋招權以樹威
承　旨覆奏者毋附權而趨利吏部陞遷敘用

毋陰行指使之私科道糾劾論諫毋巧避薰灼
之勢其餘部院諸司以及百執事俱無觀望以
求容奉承而結好上下協公內外同德然後
朝廷之威福不移耳目之聰明不蔽大臣之專擅
潛消臺諫之忠節顯著大順之道成而天下之
治可言矣仍望
陛下親覽此奏早　賜施行俾臣愚無受失言之禍
以彰　聖朝納諫行法之美則臣愚不勝幸甚
嘉靖二年正月初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四川巡按監察御史臣劉黻謹
題為預防流弊激切臣工事切惟
陛下自登極以來四年於此日御經筵以端治本
早朝宴罷以圖治道涵養　三宮以立皇極洗滌
宿弊以追蹟前古近者　大禮以定
詔示中外人心悅服天下想望治平冀復見
孝宗皇帝之政夫何在　廷之臣不能仰體
聖懷早夜孜孜以共成化理一有論列輒輕以朋黨
形之章奏臣愚以為此前代衰頹之風不可啓
其端於治平之世而當預為之防也臣觀漢宋
季世其間號為賢哲不免自相危言激論互為
標榜故奸人乘隙而中傷專致黨錮之禍偽學
之禁淪胥及溺而社稷隨之往事昭然載之史
冊故後世願治之君忠良之佐常為之憤歎不
平今遇
陛下清明之朝豈宜有此不祥之言哉
國家以周禮建官六卿分職萬機之政一斷於
朝廷內無專權之相外無擅兵之將雖有奸邪無
所施為况實無其人也內官五年外官三年各
一次考察論其貪廉賢否以定黜陟其制嚴矣
容有漏網則科道拾遺南北文章其在言官則
吏部又得請　旨奪之外任而倖免者是少如

尚書楊旦侍郎汪偉俱
先朝舊臣累經考察自陳不聞有過而給事中陳洸
一旦撫拾悉皆指為朋邪擊之使歸此皆不可
曉也且　國家綱紀法度昭布森列
陛下神聖天日在上群臣檢身救過之不暇孰敢比
周為患近日議禮之臣各執已見不能將順
德意幸賴
陛下明斷又經　詔示群情翕然以定尚書席書言
事欲有紛更已屢蒙　聖諭量必知檢給事中
陳洸事有案卷荷蒙　省令退避即令行勘久
之公道自明學士方獻夫乞歸一疏又蒙
特旨諭以安靜　聖心於此已洞見群下之情矣但
令二三之臣宜深謙退使有問者必曰今
聖人在　天子之位大禮一節天敘天秩斷自
淵衷如某等何與焉如此則不失臣子敬
君之義昔成王冊君陳曰尔有嘉謨嘉猷則入告尔
后於內尔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
德此則各臣學識未到亦其所短也常人之情
無所懲則不知所警伏望
陛下因臣之言特賜　天語戒飭務使在
廷之臣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百寮師師百工惟
時以撫五辰以成嘉靖之治以無貽後悔自詒

於　清時況邇年以來邊卒強悍兩弑撫臣而
國威大損大勢莫回賊犯我邊鄙甘肅之地危於
一髮致勞　九重西顧之憂在
廷之臣不知何能輔
陛下以振　國威以彌邊患也三年之內四海之中
大半災傷饑餓之餘死者未葬病者未起流移
者未歸判風雷星宿之變禽獸蝗蝻之災山崩
川裂天妖地異　上帝所以譴告之者可謂極
矣不知在　廷之臣何能佐
陛下以賑窮民以消　天變也戎籍無稽軍旅多空
京師及三邊無數月之儲郡縣無一年之積百

姓有朝夕不給之歎不知在　廷之臣何能佐
陛下以足食足兵也　國家養士為何所以匡濟時
艱恐不在區區口舌文士排擠角勝之間此則
陛下所當觀眾群臣以觀有為監之往古驗之目前
猶當漸銷其論極力隄防以救將來之弊也臣
又聞傳說之告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
愆益告舜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孔子稱舜曰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
其中於民陸贄告其君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受
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彰我之能好
諫者之漏泄示我之能容然則法

祖親賢聽言納諫此
陛下君人之體也大學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是能容之諸
葛亮曰開誠心布公道廣忠益集眾思又曰臣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大臣之体也書曰敬爾
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此群臣之
体也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此諫諍之体也司
馬光曰先其大後其細先其急後其緩此言事
之体也趙抃曰君子不幸有詿誤當極力保全
之小人雖有才能當擯斥之不使之安其位程顥
曰論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
有過此獨彈擊之体也凡此四者又皆言官之体

也伏望
陛下因臣之言而思之朝夕敬慎以立
君人之体由是　法祖親賢聽言納諫察忠邪之分
明理亂之原則舊章成憲不宜妄改老臣耆舊
不宜自遠而骨鯁直言之士必示優容以廣
聰聽如侍郎胡明士寧所論當直言官罷以部屬此劉
瑾時弊政恐非　祖宗之舊如聽信其言切恐
緘默者衆而敢言者寡矣楊旦汪俊評察無過宜
當　召還科道等官以言得罪及議禮謫戍之
臣但宜量移內地或復其原職死者亦宜卹

其家以示
陛下大造之仁夫
元首明則股肱良由是大小之臣以及諫官各宜篤
守居官之體以勉盡職業以無負
國家養士及任用之意如此則官守者修其職言
責者盡其忠時艱可濟嘉靖之治可成而所謂
比奸朋邪之說亦自銷融於春風和氣中矣
嘉靖四年三月十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曾忭謹
題為乞昭 聖斷採輿議以定大計以彌遠患事
近該都察院左都御史臣王廷相等題稱南京守
備事權太重積威所劫愚民矢心承順武臣恣
肆摧楚平民被殺無敢訴冤又稱留都遠隔江
淮將臣權重人畏可為寒心乞要查照永樂正
統年間例更用等因節蒙
采納下公卿群臣集議隨該兵部尚書王憲會同武
定侯郭勛吏部尚書廖紀等議得守備權任委
實太重必入任不易原非祖定規守備魏國公徐鵬
舉合行令自陳辭免公侯伯賢者一體推代之
庶事權不偏地方獲安平矣 廷議既上衆且
喜且懼以為此 國家數十年未當議者先是
臣工寡言所深慮今 廷議僉同
聖哲英斷同濟相成之機也然又以鵬舉世緣勳蔭
貴富無比倆中外寵要多所交識公侯勳戚半屬
婚姻勢盤基固恐未易動搖既伏承
俞旨衆乃舉手加額嘆曰吾其大哉
聖人也圖永遠防微燕翼垂裕固 宗社生民無疆之
休也及鵬舉自陳兵部覆議題奉
聖旨徐鵬舉不准辭還着照舊守備管事欽此群工
乃相顧駭愕竊謂諸臣忠謀非一人私議

陛下業已允之迺今忽異 前旨
聖謨淵深固非臣等所能測識然是議也臣忭叨陪
末議竊見諸臣深憂遠慮之意似有未盡徹乎
淵衷者敢繼陳其義惟
陛下執其萬死而 [illegible]竊開陳徙薪之計於火未
燃之時則主人徒[illegible]而不見聽論危亂之禍於
清明全盛之朝則明[illegible]疑而不蒙察何也變
故未形而事未易通觀也然而忠臣哲士往往
先事而陳憂未亂而獻策者誠知夫遏微之力
易而圖著之功難也漢文之際諸侯王實貢以
時可為治安矣賈生乃遠慮其強大欲制分其
地而[illegible]於痛哭流涕文帝迂生之言
而不能用卒之七國並起幾危漢室乃知逆計
先見雖[illegible]而鑒往知來則迂士有時
曲中[illegible]以庸
才叨[illegible]而安敢有他志
廷議所[illegible]徐氏不當
典兵[illegible]成王大封
諸侯分土建國至厚也命之曰[illegible]王室奕
葉子孫無相害不利至明也其所命功臣又皆
太公周召之徒乎忠也卒之諸侯強大竟以弱
周此豈成王命建之初志亦豈呂召所望於後

人者哉成王不能得於呂召之子孫而今欲厚
望於徐氏之後亦難矣惟留都右江淮左建康
金陵長江天險者昔人所謂形勝三國五代世
爭都焉故往昔豪傑圖形勝以得志於天下則
必以金陵為據又況我 皇祖開[illegible]創業根本
之地哉此豈可以他姓世典之乎古者畿內之
地天子自治之下置卿大夫佐焉畿外之地則
以分封諸侯留都雖遠在東南非今日所都然
宗廟社稷宮闕百官固俱在也是即王畿之地矣迺
今徐氏得世世典之 陛下雖非錫之土姓徐
氏固隱若用南畿民矣且奉 命守土固得假
陛下之威福而誅賞之也彼民愚無知徒見威福之
柄徐氏世執之而其父祖子孫又世為徐氏隸
是故更使之則畏附而不敢有辭惠恤之則感
恩懷德牢結而不解夫世兵之臣為衆所畏附
與大得衆心皆古人所忌是故其仁其恭皆非
國家之利也
陛下世有天下徐氏世典南畿兩都相望徐氏與
陛下相世甚非所以明嫌遠偪尊君卑臣之道也且
國家分建之制世祿而不世官士世爵而不世其
權是故 親王得世食其地不得職民而典兵
功臣得典兵職民然更推迭用或朝拜而夕奪

之不得歷世長任久而不易也是故臣無逆節
而君無叛刑今徐氏世爵世祿與
親王及諸功臣同而世世典兵職民獨與
親王及諸功臣異則徐氏固尊於
親王而重於諸功臣矣京師
陛下所垂衣而親御之者也團兵營柄諸功臣猶數
易歲更無得世重者留都遠在數千里之外迺
使一姓世世典之繼不有後憂亦非所以一制而
同軌也周之東郊猶之南畿也東郊固周公君
陳畢公相繼保釐未聞世任周旦之子孫而不
易也且 國家初制原非世重者稽之古典參

之今制考之往昔安危治亂之故則徐氏不當
世任畿內彼明矣且今議代徐氏任者非他人即
陛下勳臣其威重皆勢固與徐氏等而衆推公舉猶
可得才望皆臣為之甄使無世任徐氏則雖有幼
愚不肖之嗣
陛下不得而廢之矣此春秋所以重譏世卿而深惡
宋之世大夫也故臣以為世任徐氏有害而無
利易徐氏有利而無害
陛下何疑而不亟易此惟 國家禮文制度大政懿
典有乖先王之制非 祖宗之舊者
陛下悉釐改而復之 聖神英武固千載一遇不世

之 王也惟茲徐氏世守之制異先王之典非
祖宗之舊有末大之慮失尊上之體虧全安之福乖
同軌之制今所當釐正者莫先焉此諸臣之所
以乘時奮議深望於
陛下者也夫群臣未以此言進則上下猶相安今此
言聞矣
陛下繼推誠徐氏不免於疑忌長積疑懷畏之臣容復
可以典司兵事耶伏望 聖明鑒往代之失策
循先王之懿矩察後世之過計復
祖宗之初制採群臣之忠議杜將來之隱憂
特准徐鵬舉所辭解其兵柄仍 勅兵部別推才威

忠應公侯大臣數員疏名上 請
陛下簡命而時更任之則一舉而衆善備且後世復
遠於憂患 宗社生民之計無大於此矣惟徐
氏習熠聲勢視京師任事諸功臣不啻拾倍南
都士大夫雖心恚之然無敢私議者況敢為
陛下公言乎夫畏徐氏而恐負
陛下非忠也故敢冒萬死進愚說焉伏惟
聖明矜其狂而寬其死臣等無任恐懼顒望之至
嘉靖十三年閏二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徐鵬舉准他辭堪充守備的兵部便會推兩三
員來看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講謹

題為明公論以消私黨以福　宗社事臣竊見近日山西僉事史道舉奏大學士楊廷和不法等情廷和奏辯方已而尚書彭澤繼有所言科道交章南世而御史曹嘉復有所論彭澤之疏一出人曰此大臣之黨大臣也曹嘉之疏一出人又曰此小臣之黨小臣也道路宣騰聽者駭愕夫公論不明於天下而後朋黨之說起此國步之艱階縉紳之禍階戕元氣而傷太和莫此為甚也豈　聖世之所宜有而抑豈

宗社之福哉臣不暇遠論近考有宋天禧之黨以小人攻君子也慶曆之黨以君子攻小人也元祐之黨則以君子而攻君子也夫號為君子而亦至相攻也以不旋踵而有紹聖之禍覆轍既昭後車不戒此何為也宋人有言曰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力則私情交起又曰小人欲空人之國為必進朋黨之說噫其亦可畏也已況自

陛下踐祚以來納諫求賢勵精圖治然旋乾轉坤功業雖顯於無前制治保邦根本猶疑於未固權奸擯矣攙虎潛復噬之虞宄貝汰矣死灰萌復燃之焰去歲江南大水而天道變於上京師地

震而地道變於下盜賊橫亘於中原夷狄憑陵乎邊境此其時何時哉大小臣工正當蹇躬盡瘁協志同心以承

陛下之德以建太平之業可也而可相忌相疑切齒務怨倒戈自攻以快一己之私哉臣聞君子之處小人必有其術而其應之也常恐其疎彼方旁窺竊伺日夜以乘吾之隙吾大小相與彼此戮力脩其本以勝之猶懼其有一朝之虞也而顧胥讒胥賊自貽其隙長彼歡呼踴躍之氣而啓其覬覦觀望之心此何為哉譬諸同舟風濤而舟子相仇舟中之人弗之利而舟外之人所必喜然不知舟既不測招招舟子豈能免乎忿可快而天下之公論可畏也臣下不足惜而

祖宗之　社稷可痛也臣又聞內閣者重地也

太祖文皇帝設以是職定秩五品

仁宗以後陞以師保其任尤重蓋　國初章疏日簡總攬在　朝廷其勢不能不輕後世機務日繁而擬票付臣下其勢不得不重勢有可輕而不必於重是以儒生堪視草之司勢有可重而或失於輕是以逆瑾恣專擅之禍曉事者斷知其位不可一日而少虛權不可一日而少假也臣見曹嘉舉劾之後內閣大臣乞骸家居或稱疾不出閣閣三

日擬票由中覆霜滋堅氷之萌大阿授倒持之
柄是徒知人言可避而不知太柄之不可移徒
知他日責有所歸而不知今日漸不可長也履
變謹微奉公體國者固如是哉夫
朝廷者政令之本原是非之衡鑑伏望
陛下清心觀理既已察言明亂治之歸審邪正之辨
大奮　乾斷主張公議
勅下大小臣工均念時勢之艱各效公忠之義和衷
合德同寅協恭為大臣者推信布誠持廉秉直
弘容人之度勿以直言而見疑竭體
國之誠勿以浮議而見阻為小臣者以官為守務
有嚴而有恪以言為責務公是而公非任天下
之重而無忘小嫌先
國家之急而顧惜大體以使衆言矛盾折衷於
聖心人情好惡咸歸於　皇極國論與輿論不相異
同公議與私議無所抵牾秩分以相安同心有
斷金之利交歡以相濟刎頸乎許國之盟緣僞
明以樹黨者自撤其私門剿激論以惑人者自
消其幻術宮中府中無畛域之分南司北司無
水火之反如此則棟梁榱桷遂適用之宜耳目
股肱成一體之義君子有所恃而自興彈冠之
慶小人有所畏而不復染指之萌立精明之治

功成渾厚之治體以臣工之和輯致
國家之治安其為
宗社之福莫大矣仍乞
陛下詔楊廷和等急出供職以成太平之功將史道
濟亦罷罰以昭含弘之治臣不勝戰慄懇祈之
至
嘉靖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陳特明謹
題爲專任慎差遣以戒不虞事切照前歲甘州
兵變都御史許銘死之總兵官李隆爲之也李
隆志殺許銘造謀倡亂害忠良實天下之大
惡千古之奸雄王法不宥之賊已該都給事中
許復禮劉濟等給事中曾鑰御史俞茂堅田麒
先後交章爲
陛下言之此皆言官尊 朝廷惜紀綱忘顧忌攄憤
懣以曉 左右也繼而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
疇領部咨密切訪察巡按監察御史劉翀奏
[illegible]淹治其獄二臣祗承 聖意訊諸奸黨質諸與
人不縱不刻圖惟以平於[illegible]忠國之心受
禍之慘李隆起釁之由鼓亂之實交曲本末靡
不悉得獄具上請 朝
陛下下之法司詳勘依律奏 請奏
聖旨這事情重大還於午門前會同多官從公再問
明白來說欽此於是府部科道等衙門文武之
臣集於午門前稠人廣衆之地秉公覆審咸曰
李隆法雖推於謀殺情又涉於謀叛罪浮於罰
法司[illegible]擬惟當奏 上奏
聖旨這[illegible]情重大還差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各一
員[illegible]勘問明白[illegible]說[illegible]

欽此臣愚雖無知亦竊疑此不必差而復差者
也 命下未幾都給事中劉濟等果以爲言內
開李隆謀殺許銘之情具於揚准等之招撫按
之勘法司會問無異多官覆審相同是宜速正
典刑今復差官無非多方展轉等因奉
聖旨朝廷差官勘問正欲慎重獄情公聽斷以正國
法豈有遷延偏狥之意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
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於此仰瞻
陛下真日月之明雷霆之威李隆之惡許銘之冤已
在容光之下矣所以復差官勘問者蓋由威斷
出於 朝廷使天下禀然知畫一之法不可犯
雖河西之人亦將瞻落曰
天子明見萬里也雖然臣愚猶心有所未安心有未
安而隱忍不言是全軀持祿之臣也持祿不忠
國有常刑臣以是不避斧鉞復瑣瑣以瀆言
進嘗讀易於旅之大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
用刑而不留獄言獄未具者當求其情獄已具
者當致其罰也又禮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
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
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
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
刑言有司以疑獄讞諸王朝未聞王朝以既聽

之獄下之有司也今李隆罪狀已明招擬已定
無可疑者乃復遠勤有司竊以為此舉或過況
陛下平日所托以為股肱耳目者在內則世勳三公
九卿臺諫諸臣也在外則地方撫按也今撫按
已勘而不信則撫按之臣不勝任矣甫於
闕前覆審旋復差官勘問則舉朝之臣亦不勝任
矣撫按不勝任使則撫按當罷去舉朝不勝任
使則日日隨行　朝著者此何人哉且
陛下今日所差以勘問者無寧他求才智優異者以
膺任使邪抑亦就其職事少閑若佐貳者以行
耶向也萃數十百人於

闕廷之前參訂其獄猶不稱
聖意今獨以二三人於數千里之外探求巨猾秘縮
鬼蜮之情又安知其果足以當
聖意否耶為恐中有究濫詿誤望降一
勅旨於撫按之臣亦能上體
德音若但求李隆真情罪狀參照陳九疇備詳之
矣罪犯重輕劉翀之差次之矣勘官之往如是
而已矣雖有他能其奈之何此臣之所謂不必
差官而復差者也非獨此也前日逆濠江西之
變其為謀非一日說者猶以為差官勘問有以
激之近聞巡按御史劉翀將及甘州五衛之衆

亦嘗疑曰劉御史領京州人馬来洗甘州遂潰
散上山都御史陳九疇倉皇肆出撫按仍急張
告示諭以　朝廷只罪首惡他人無與衆疑稍
釋實以前日之變詿誤者衆故畏罪者多勘官
之往彼自疑曰諜首已擒勘官復来無乃搜索
餘黨乎萬一激成他變誰執其咎臣又有疑李
隆籠中之鳥必無復縱於山林之理勘官之往
不與俱至甘州誰將對理若與偕行彼豈不自
知惡極罪大終難掩飾萬一萌僥倖之心同惡
相助圖為激劫之計若其奸計得行不西走哈
密則南走亦不剌矣異日誘引外患如唐之僕
固懷恩此時悔之其能及乎盖事久則變生勢

窮則慮易固其理也臣所謂不必差官而復差
者亦以此也臣畧計差官不可其說有五不惜
一一為
陛下陳之稽滯　天討蓄天下忠臣義士之憤退有
私議一也河西人心甫定今復使之驚惶二也
設有疎虞他日必為　中國大患三也事出
獨斷臣下不與股肱耳目之臣各懷愧恥四也壞
朝廷覆審之例後必踵以為常五也伏乞
陛下收回差官之　命早置李隆於法釋中外之疑
于以防未然之患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無負於死事之臣而好亂樂禍者卒不能逭
憲典之誅亟也事雖一端勸懲攸係惟望
留神省察無憚更張實在
廷臣工之願天下忠義之願臣待罪言官妄瀆
天聽無任戰慄之至
嘉靖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已差官了該衙門知道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汪文輝謹
題為明言責正人心定
國是以保和平治體事臣本書生叨附甲榜觀政
數月旋以親疾之歸繼丁憂變任職歲餘復過
選改正當吏部都察院會考之日以定
國是一人心命題為疏彼時舉其端未竟其說大
臣不以臣為妄擢疏御史之列臣自拜命二月
于茲矣朝非不由而夕奏疏臣職也登對必先自
盟臣心亦願臣欲以言報效區區芹曝之衷憤
激于草莽者非一日矣况大計已畢正內外大
小臣工維新之日乎臣將請
陛下采嘉言新　聖德以隆至治謹先舉立言大義
前日條陳之未盡者而詳言之惟
聖明裁擇焉一曰正人心戒觀望何謂觀望蓋言官
司對駁職糾劾固將正　君心正
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若焉有己之不正而可以正
人者哉臣竊追思　先帝晚年委任大臣皆夙
德重望協恭同寅可謂衆賢和于
朝矣始以一二言官見　廟堂議論稍殊猜疑一
生嫌隙遂起間有觀望之徒潛察低昂窺其所
向而攻其所忌且勢無常勝情亦隨之或彤或
叛態變于終朝乍賢乍佞評更于月旦顛倒是

非惑亂　聖聽以致老成者舊進退不一而
國家大體傷損多矣其中又有鄉里故舊意氣激
成者要亦非大公之心也臣每見正人君子論
事理辨人物止黨塞弊議正辭嚴時有指斥間
者慨然非終無所為而大義是以服其心乎四
載之間已往之失既在于此將來之事可為永
鑒使今日不知謹諸揆慮之微而踵其前弊因
此日流日甚臣恐後之非今猶今之非昔見傾
陷成風消長迭勝邪正混淆忠詐莫辨人才之
進退天下之治亂關焉大臣欲為
宗社大計者不深省可虞哉昔宋元祐之事其始也
以君子攻君子卒使小人投間排衆正而階禍
亂此尤覆轍所當鑒也故戒在觀望非言官第
一義乎二議曰謹條陳戒紛更何謂紛更古人
謂天下有治人無治法哉
祖宗立法至為精密而卒有不行者非法之弊也不
得執法之人耳臣每見條陳或因噎廢食欲改
舊為新且慮非其任則察之不精言非所職則
語之不詳部臣恐重拂其情遂就題覆不知一
法立一弊生公行之不通又思復舊昔非惟民無
畫一之守即該部題覆日亦不足矣如臣舊職
驗試所與巡視其事者悻悻執繩引墨鎮之以靜

而內外竟自安服固不必作聰明以亂之也查
得前此紛更之事見有以庫夫作弊改添以行
戶矣巡視有科又參以工科矣至於本色折色
更新復舊前後奏　請尤為不一彼皆遵達
國體者豈不謂簡便而可循哉而其弊更深于前
甚矣言之易而行之難也故臣舊有堂呈大要
謂不可輕於變　祖法重於遵言官盤錯之地
掣肘之際在擇其任事之人而已即此一節其
餘碎瑣迂闊之議皆可例推此臣謂紛更所當
戒也三曰謹糾劾戒苛刻何謂苛刻臣謂論大
事者論大體論大臣者論大節如果心術傾險
妬賢嫉能行檢貪汙招權納賄具有實跡衆所
見知正言以斥之可也若行本端良而才或疎
淺心本質直而氣或粗暴一跡其短彼將自恥
追咎不遑不必別為指摘古之大臣有坐罷輭
退者不曰罷輭而曰下官不職有坐貪汙退者
不曰貪汙而曰簠簋不飾無非所以養廉恥存
國體也今則捨其已往揣其未行陰私之影響
言語之疑似連篇累牘見之奏章以致彼此相
譏前後相攻如市井喧鬨為衆嗤笑人已之間
豈不兩有所失哉至於方面重臣如果貪暴奸
險貽害地方亟宜斥逐苟人品未壞政體未乖

臣之深慮過計者為精明之治既少見効渾厚
之意不可不知細故可畧也振例大嚴反為多
事之擾中材可惜也撥尋大器漸成頹薄之風
釁隙可平也攻訐大深必起[illegible]戕之禍和平之
治體日乖 國家之元氣不免於剝喪矣故臣
今自陳四事大要亦欲事
陛下者本之以忠誠發之以委曲處事者持之以剛
斷而行之以平安論人者主之以正直而濟之
以寬恕使大小臣工相推相讓同寅協恭以成
和衷之治豈非 國家之福哉但臣質本粗莽
詞或激厲自以為是矣未知果中時弊合於天

下人心之公是否仰冀 聖明赦臣躁妄俯加
裁决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勑下吏部于進退言官
之際更加詳慎毋輕採毀譽中彼愛憎明據章
跡考其心術務遠留邪正以仰答
聖明責成之意更請 申飭中外俾深懲既往為戒
將來對案焚香靜夜平旦此心此際孰監孰臨
如發於觀望則當制之以義如發於意氣則當
平之以理去偏詖而為正直去紛更而為安靜
去苛刻而為寬恕去曲護而為冲虛則已正而
人無不正 國是自定和氣自集消朋比之私
回淳厚之俗大臣欲為真安

宗社之至計者亦可少紓矣臣瑣瑣干
瀆不勝惶懼之至
隆慶五年二月初七日奏
聖旨該衙門知道

貴州等道[illegible]御史臣汪珊等謹
題為遵
成憲開言路以防壅蔽事近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彭澤　奏為懲奸黨以重
國體以隆　新政事內開新陞僉事史道論
奏大學士楊廷和而波及於臣等抖道開之不勝
駭愕竊謂此言路開塞之機人情通礙之會世
道否泰之運
社稷安危之端所繫甚重不敢不為
陛下陳之昔唐憲宗問宰相李絳曰比來諫官多朋
黨論奏不實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

意檢人以此熒惑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君
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人臣進言於
上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今乃欲摧抑之非社
稷福也憲宗曰微卿言朕不知諫之益憲宗初
雖誤於聞聽及聞李絳之言憣然改悟遂成中
興今聞臣主俱美光昭史冊誠為可尚大抵言
路開則人情通而世治社稷以安言路塞則人
情壅而世亂社稷以危此理勢必然不待智者
而後諭也在昔堯舜湯文之聖立諫鼓謗木上
自公卿大夫下至瞽工瞽無不得諫所以明
無不照而天下後世稱治之極迨夫漢唐盛時
雖治不古若而官以諫名亦得各舉其職是故
一時之公論以明國是以定而淮南之謀寢而
不發佞惰之臣效忠於唐漢至王氏擅權惡聞
其過欲重言者之罪遂成新莽之勢而正論之
士皆結舌而不敢以上聞李林甫不欲人言諷
諭立仗之馬一鳴即斥故循默成風以言為諱
因貽祿山之禍唐之社稷傾危以此言之則言
路開塞果關於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安危否乎
我　聖祖高皇帝灼見此弊故設立六科十三
道等官各寄一言責之任但有見聞許具
奏彈劾豈所以開言路通下情以防壅蔽之禍以

崇　社稷之基以杜大臣擅權之漸以昭
聖世平明之治　神謀遠慮可謂至周悉矣
陛下繼統之初發　明詔首開言路崇獎直言之臣
天下忻然以為
大聖人之所作為自出尋常萬萬澤荷
陛下眷遇之隆素負一時之望臣等將謂澤必導
陛下以堯舜三代之盛
祖宗成法在所必遵不意不加詳思反導
陛下以拒諫之計夫史道論　奏楊廷和其言之是
與非自不能逃　聖鑒之下就使其言狂妄此
一時小臣之失耳夫懲羹者不必吹齏畏噎者

不可廢食澤乃欲因此壅塞言者之路沮壞
祖宗之法使科道官類不得風聞言事臣等恐臺諫
之氣自此而沮循默之風自此而起行將畏威
避禍杜口箝舌而不敢明目張膽復言天下之
事誰啓之耶
陛下之耳目誰與寄天下之人情誰與通隱伏之禍
機誰與發其為壅蔽之患豈小小邪澤之言曰
糾劾大臣必其奸貪不職負
國殃民者是也然必欲會本交章則夫獨立敢言
如唐介忠憤激烈如朱雲者倘有風聞果可抑
之使不言乎此其不可知者一也澤之言曰選

科選道尤宜詢訪學行老成諳練治體者是也
然必欲聽堂上及掌印官參奏則是鈐制縛束
以示不欲直言之意復尋逆理之流弊非復
祖宗之良規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澤之言曰不許懷
挾己私或為人市恩復怨者是也然止及於四
品以上則夫五品以下固不妨於懷私市恩乎
此其不可知者三也臣等故曰澤謬
陛下以拒諫之計伏望
皇上仰惟　祖宗之成憲深鑑覆蔽之隱禍允賤近
日之　明詔毋怵於先入誤中之言如蒙
特降綸音收回　新命仍遵　祖宗朝故事許科道

道各得數陳所見不復拘以會本以自阻塞則
言路開而人情大慰風聲動而治化日隆矣
嘉靖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

兵科都給事中臣曾忭等謹
題為乞正名義以杜邊患議功罪以存
國體事臣等竊惟推隱殫辭者明法之臣也慮遠
存體者燭微之君也是故輸刑讞獄必盡其情
執憲擬罪不遺其隱匪曰為深以明法而備讞
也書曰其刑上備有併兩刑是也察時度變以
權重輕議功矜疑以昭國是匪曰為異以慮遠
而存體也書曰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
是也故聖人觀時而制刑因人而議罪則
朝廷無失刑天下無異議矣臣等愚昧不識治體
然於大同之事嘗反覆思辨竊見其大端有

四蓋內關國體外係邊防近示天下遠詔來世
所不可不慎者也是故叛逆之罪不誅則無以
明法而戒後憤事之臣不論則無以懲慢而勵
忠觀釁之臣不罷則辱身負國而大義乖矣招
降之賞太厚則損傷國體而
朝廷輕矣是故必知此四者而後可與議大同之
罪也臣竊觀禮部侍郎黃綰疏狀其於叛徒逆
黨蓋以擒戮二竪遺孽亦議遣調雖未盡法差
勝於前矣其於劉源清之議誅雖[illegible]而郤
永武漼之罪則公論協矣其於[illegible]之殺
用雖非為訓而賴鎮戴濂等之祭則[illegible]

其於楚書詹榮樊繼祖等之功雖頗為大然陛
賞曰量行則
國體亦尊矣若夫窮奸推隱辨功正罪不復遺餘
力者則臣等所謂明法之臣體固當如是也不
如是則綰為不稱
陛下任使矣至於觀時察變以權輕重議功矜疑以
昭　國是以為　朝廷惜大體為邊境防遠患
固　聖明所獨斷非法吏所得招伏外越擬者
也夫今大同終事之期諸鎮觀望之秋
陛下更始善後之一機也臣等若畏避當言而不言
則臣等不忠於

陛下甚矣臣等固非為兵事談也蓋成事而說孔子
不與今事已既往業已告成言之徒增
聖慮傷　國體耳又臣之所不敢也所望
陛下防遠慮存　國體以圖善後策耳然非為愚言
之必可行也惟
陛下赦其萬死幸矣竊惟折奸莫先於聲罪誅賊莫
大於正名名不正罪不彰則多殺之不足威厚
宥之不足感夫謀殺謀叛之不辨則大義乖而
國是隨之臣等謹按律謀殺謀叛輕重較然遠矣
所謂謀殺者或三數人陰計詭圖掩衆所不[illegible]
知而置人於死尋即解散者也必非為聚衆

數十人操弓挾矢明刃呼譟自夜達旦以與主
將格鬬者也必非爲刼殺良善焚燬公廨逼竄
撫臣之比 觀王乂而不群者也此非
國家所[illegible]有因未易言耳臣請言其習者假令二
三人謀人於途潛殺之而奪其貲又數十人者
明火揚刃強刼人贓不知將坐以謀殺人律乎
抑坐以強盜律乎事固當有辨矣況大同之卒
累倡叛亂再殺大臣拒城逆命非一朝一夕之
故稔惡積慮無君父久矣其與忿士怒卒一時
偶聚爲亂者萬萬不可同日語也況律謀殺止
言指揮千百戶而不及大臣總兵者豈其遺哉

其微意蓋可識矣蓋大臣者
天子之所改容而禮者也總兵者
朝廷之所推轂而遣者也實諳所謂是皆於主上
爲近者也藏當之分誠不過於此矣此而可殺
是不有 朝廷也如是而罪之曰叛逆豈不顯
明哉是故制律定罪不得與指揮千百戶同議
將重撫鎮以防[illegible]人
國家於撫鎮重其權任其位號隆其禮數而士
卒猶時執而殺之今既不能正法聲罪以懲撫
鎮重矣復輕殺者之罪以與殺指揮千百戶同
議自今以往撫鎮無[illegible]下同末僞士卒視之無

大尊顯撫鎮少不如意欲殺則殺之當復輕於
前矣雖撫鎮亦將自視卑也日惴惴焉死生首
領之慮又何暇爲
國家嚴法峻武以飭邊防也哉此其爲謀誠非細
故矣傳曰水弱而人畀之故多死焉火烈而人
憚之故鮮死焉茲固先王嚴法重令使民易避
難犯之意也先王豈樂爲是重法耶且聖人立
法創例皆因時救弊止天下之亂者也今士卒
殺撫鎮亦既數見矣使律文畀輕
陛下猶當乘時立例以重其典以立天下之防今律
有重條而故降示以輕典是奪主將之尊而遑

民易犯也非所以明威別等正名杜漸之道也
慮者以爲不如此則無以爲肆赦大同辭耳臣
等以爲固不必然也夫殲渠魁釋脅從實
陛下神武之義不殺之仁與古之聖人寧失不經同
一好生之心也即是以昭示天下傳播來世豈
不光明俊偉之甚又何必文借輕典以惠奸慝
曲援律義以貽後艱以姑成此辭哉徒使
陛下赦之不罪啟奸雄易犯之路開撫鎮不自謀之
端貽邊境無窮之禍臣等誠竊惜之臣等非
爲律例爭也此義既明則
國是 王法胥得[illegible]定後禍隱憂胥此焉寢蓋東

淵不可追將桑榆之救也臣等愚願
陛下勅下兵部及法司諸臣從長查議申明律例榜
示各鎮使知大同不盡之誅寔蒙
陛下不殺之仁嗣是敢有聚衆刼殺撫鎮官者俱以
謀叛已行論重則稱兵聲討輕則據法追論又
使天下知
陛下義理之怒無復廢赦中宥之幸庶幾有所嚴憚
而不敢犯矣此固明法救時反重折萌之道也
惟
聖明裁鑒又看得黃綰參稱總制侍郎劉
源清贓賄交通貪功僨事春秋必誅
國典難貸夫源清受

陛下命為總制大臣與有兵戎之責不能相觀機宜
以圖進止老師費財卒罔成功使醜虜深入幾
於危辱忝職無效罪當萬死然聞八議之典功
賢必議先王所以示厚廣仁也往者宸濠謀逆
源清為進賢令守孤城獨以忠義感激士民嘗
大書誓死報國及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之句倡聚為死守復積薪圍其私第約
賊至則盡室自焚偕死以報國有家人請棄城
逃走者源清即撻死以徇宸濠遣偽將將兵百
餘人到進賢招源清源清大罵曰吾豈從若反
耶立斬齎偽諭者宸濠卒亦不敢加兵進賢隣

邑聞風始皆有固守志今兵部尚書唐龍注以
御史按江西首上源清功謂其首挫宸濠之鋒
而奪其氣使賊不敢東窺湖東諸郡屹然為閩
浙障蔽者源清之功也夫死生存亡之際豈可
以聲音笑貌為哉源清視古人特幸未死耳使
源清而死
陛下為一聞其事將不嘉而壯之乎昨者九卿科道
諸臣交劾論篤無弗上源清者皆有試於此也
由此觀之源清固賢且有功矣即其事少不當
尚當蒙八議之貸況今之罪猶或有可矜疑者
乎臣等又按律所謂激變並言牧民之官失於

撫字非法行事激變良民為變者也源清未用
兵之前士卒亦既殺總兵驅撫臣誅良善迫
親王出奔為變矣固不得以良民論也源清本奉
陛下命將天威致王罰不得謂非法行事又明矣特
其累失機宜措置乖方激令其大耳此則源清
之罪也
陛下即以是重誅之匪惟天下服
陛下之公明且知忝職不効者其責如此不懲警而
勉舉職者非人情也又何辭之與若治軍行旅
紀律申令皆主將之責源清向與郤永乖忤不
和又權倖任均不相令妄殺之罪視永亦當少

從未減若夫貪功任事之變則心術隱微之際
所未易以形迹觀者夫縣令小吏也族滅大禍
也源清為小吏能不愛族滅之禍以報
先帝今當　聖明之朝為
國家大臣受尊閫之委顧盡棄其平生以負
聖主臣等誠竊疑之夫今中外文武臣工以才能明
辨論議文采出源清之上者信不少若委身徇
國忘家報主如進賢者臣非厚誣誠不敢多與
也近南科諸臣連章會疏所以訟源清者大抵
與臣等合非臣等實私天下公言也迺今欲與
郤永同殺匪惟其心或不死恐嗣後人臣不究

顛末不自脩省將懷疑畏不敢為天下出力任
事矣即叛逆之徒亦必快心洩忿借口為資天
下後世且將謂　國家以大同之故殺一非死
罪素忠義大臣豈曰小戾云乎哉夫源清罪誠
可誅當不在叛逆者之上今馬昇楊林親為叛
逆者猶得以後功請保全議陞拜源清獨不可
以舊忠代一死乎竊恐天下後世有辭矣伏望
陛下念其前忠嘉其舊績憫憐其矜疑之迹
特賜寬其死若其奉職不効之罪則請重加明罰以
為人臣僨事之戒夫錄往忠以贖新愆不失為
義不以疑罪殺大臣不失為仁僨事不舉職則

必罪無有不失為斷如是其誰不勉思忠義死
效驅馳以報
陛下以避　明典式輕一人之罪以伸天下忠義之
氣固聖帝明王所以鼓舞臣節者也惟
聖明矜裁又看得黃綰參稱潘倣孫允中俱應敘用
夫潘倣職重巡撫寄切安危鎮城中外將士吏
民休戚寧動倣當誰委耶自今觀之亂階不杜
何以示威見難不援何以示智踰垣而避何以
示體　勑符俱亡何以示守降志辱身伏隸叛
卒何以示節觀釁自全何以示忠冒功祈敘何
以示恥皇惑草疏為賊請貸何以示法夫

陛下以禮法廉恥待臣而倣等以此報塞
陛下此而不罪方來之臣以為厚為上計以觀釁為
良圖養亂苟免以成國難且使大義日乖臣節
日斁誠非所以風示來世而教之忠也
陛下天地為量倣等倘蒙
容覆得不竄流為幸已極猶將靦顏垢面玷峨
朝紳叨廸簡之例哉臣愚願
陛下勑該部查照　先命仍竄倣等庶少存廉恥以
激懦頑若楚書詹榮等之功賞則臣等前疏已
具矣　國家全盛之時大同一鎮之叛不明法
正罪使　朝廷誅罪討亂之義伸於邊圉顧二

三小臣得以口舌乘時為功
陛下不勝其好生之仁俯聽其言然天下猶未能測
淵衷之所注也若遂以為奇勳顯績優賞駿拜張皇
誇詡天下後世将謂
朝廷為何夫賞不當功匪惟人不思勸且
國體輕重隨之以臣愚論之詹榮身陷賊中本無
彊土之責樊書奉使築濠非有軍旅之事乃肯
越職以謀敵因機而成事且其膽能入圍口足
說賊
陛下錄此而稍加賞異之亦可以為人臣出疆奔走
者難圖田敢於趨事者之勸矣若曰大同之功

非此二臣者莫可為莫可就也竊恐天下有以
窺　朝廷矣将謂　朝廷過視大同為勍敵強
不可制故招降餌伏者遂侈為奇勛受上賞甚
非所以示威崇體尊　朝廷也故臣等為樊書
詹榮不宜厚賞者非為
國家吝惜誠愛體也無已則少俟歲月二臣資敘
當遷吏部別擇美秩加常敘二二等請俯制陛
陛之示優異則體全勞敘兩存不廢若夫奬繼
祖挫威於城下張贊受命於軍中亦復會天因
人冒昧掠美又非臣等之所知也夫如是則賞
罰畢協而大義明規模弘遠而
國體尊奸究潛折而邊圉戢近可以示天下遠可
以詔來世矣惟臣等前議與勘事大臣雖有異
同然非臣等故欲與綰異也亦非綰之見不及
此也蓋法臣之體貴於詳明　朝廷之體貴於
弘遠固各有攸當也臣等言官所論者
朝廷之體耳況　國家善後之策邊鎮久安之圖
追鑒覆車議在今日必智愚併陳芻蕘畢達廣
延博議然後　聖治有基也臣等若內避異同
之嫌外惧群小之非緘默不語仰負兼收則不
忠之罪死且無贖又臣等之所大畏也且天下
之事非一家私議要於是而已臣等言而是則

足為綰助亦大臣集衆思廣忠益之道異也迺
所以為同如其非是足亂國紀則
聖明在上公論在　廷是非公私無所逃飾臣等席
囊　闕下以俟　明誅再惟臣等俱遠方賤愚
歷塵群縣誤蒙　拔擢待罪言官數進跡往過
承　温允感激知遇萬死思酬顧志慮庸淺
事每過計誓死稱塞故言多忤衆觸犯時忌罔
知死所亦惟仰恃　聖明耳伏乞
矜其愚而察其無他臣不勝恐惧願望之至
嘉靖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兵科給事中臣趙漢謹
題爲開　聖心辨忠邪以存
國體以圖治安事臣切見近日言官以言獲罪奪
俸調遣語責甚急人不自安臣言官也非爲言
官惜也惜　國之大體也惜
朝廷日漸多事而此非治安之理也敢爲
陛下陳之自古忠與邪孰益於國不待智者必曰忠
於　國者國之益也以今日言之若何爲忠必
上爲
陛下保盛德下爲海內憂民窮爲紀綱理其緒爲法
度嚴其守近裁權寵遠慮不虞孰是數者惓惓
祈望而不但已焉是雖未敢曰忠亦學爲忠臣
之萬分者也惟夫忠與邪情相反而勢相勝邪
之所欲忠之所憎邪者利之忠者病之觸目熟
中心易憤而言易激激則犯忌諱侵近幸而奸
邪顧側目以圖之矣於是責之以輕率妄言俸
可奪也坐之以不諳事體官可謫也
旨由中擬力能轉展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夫以內臣
之私忿而滅天下之公言戕天下之士類以遂
內臣之怨報
陛下以此輩爲有益乎有害乎臣竊仰
陛下純粹之質保有其性誠

清明之氣不累於物誘忠邪之辨當如明鏡之照妍
媸無微不見奈此左右恐爲欺蔽何哉臣言及
此亦知左右之臣不巧爲文飾之說以避怨報
之嫌必謂
陛下明睿所臨誰容欺蔽必謂臣言亦妄也臣謂
陛下設使知其欺蔽豈徒容之惟夫不得而知之其
爲欺蔽也深矣臣請
睿覽試詳近日言官章疏果爲其家乎爲其身乎如
其不爲身家當爲
陛下矣而被言近倖每有陳奏必以中言官爲辭則
是言官以忠
陛下爲心而近幸者若以言官爲讎也私忌而不顧
朝廷受過舉之名其爲心也果忠乎邪乎臣固惜
此忠邪之不明也忠邪不明
國之大體見矣治忽之幾判於此矣且
陛下登極之詔凡　先朝以忠直諫諍及言事忤
旨死者葬祭廕敘降調者編氓謫戍者或起或原職
或酌量陞用而當時中傷言官多出近倖則又
顯戮遠竄曾不少貸此
新政之美者首開言路激濁揚清爲世道計切矣纔
一二三年之間故轍仍循顛危罔戒謂之何哉語
云君聖臣直孔子曰天下有道危言危行今之

言者過直與危所恃
聖明在上際天下有道之日云爾如中外以言為諱
相率而為阿徇為卑遜以避反中之禍其以
聖明為何如以世道為何如豈不岌岌乎其殆哉臣
謂所當深惜者正謂此也而不當自為言官惜
也何也以言為責事有當諍諍而有感於
陛下有裨於治理雖殞軀碎首亦臣子之分也而況
此官此俸乎使無益於事而徒有以重
朝廷拒諫之愆臣知冢罪數臣之心方以不能積
誠動
天自咎而讁奪非其所惜也此臣所以重傷其類而

無所惜焉者也然惟犬馬之誠不能自已而因
讁廢言非臣之職是以冒陳愚悃伏望
陛下采納
神一心之運用別群下之忠邪審言路之通塞係治
道之隆替將必惕然懼慄然誤其於左右是非
枉道進退與奪必公必明奸邪無所施其術而
善類亦得以遠其疑又何有間隙而為言者之
指陳哉不然
國事日非將來之患非臣所得而測也
嘉靖二年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臣廖紀謹
題為乞　宥言官以彰
聖德用將才以固根本事臣惟君以納言為聖臣以
敢言為忠敢言之臣未必皆當而納言之道在
無不容蓋雖以勸忠直亦以廣聰明二帝三王
率致雍熙悠久之治皆此道也近者馬永論郵
陸完等事委晃出位輕言
皇上不加罪譴但使之南京帶俸閒住
宥過之恩永固感激不淺矣而臣竊聞
命竊自深慶以為　睿知所發動涉精詳欲一揄揚
以盡愚衷而未敢也蓋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四方都會承平日久武備廢弛臣以
正德十六年任南京吏部尚書次年改南京兵
部尚書參贊機務曾逐一點視軍政該行整理
者不勝驚愕玩愒之勢已至七八雖嘗竭愚攄
慮補救一二偶因言官論劾旋以衰疾乞休遂
歸衷情耿耿恒以負任為愧臣雖身居田里而
一飯未嘗不以南京為憂蓋南京有操江營有
內小營有外大營先年軍士大約十萬餘名迄
今逃亡事故僅可六萬餘名中間又多瘠弱不
堪其精壯可用者僅可萬餘名未經戰陣不識
坐作攻刺之法一有警急難使驅使此兵之可

憂者一也南京城墉周圍七八十里東西南三
面猶有重門人烟輳輻獨北邊一面人烟稀少
多蔬園荒蕪之地守禦之備了無所恃此城之
可憂者二也平時操練并守門軍士所戴者木
盔所執者木刀竹槍追原其故皆謂軍器悉貯
內府該班軍官俱不敢領以軍士每每逃亡并此
器械不可追究恐累賠償夫以平昔無事之時
虛應故事習為輕便卒然有事之日戴此木盔
執此木刀竹槍豈能禦變此軍器之可憂者三
也三者不獨臣憂之凡任南京有識者皆以為
憂也三者既為可憂而所恃者在將領耳南京

坐府坐營自公侯伯都督指揮以下中間曉暢
軍事固雖有人俱未曾經戰陣有警之時欲其
折衝禦侮難保必勝而將帥亦為可憂也臣近
荷　召用至京退
朝之餘每與巳故尚書李鉞私相論及南京可憂
宜預擇練習戎務堪任將領者二三員奏
請用之坐營營卒振起疲弱恢揚軍政平時之聲威
可以懾人心有事之謀勇可以成事功斯為保
根本重地之至計不可不急圖也臣之此言同
朝二三大臣亦皆聞之前日楊銳
准告南京坐府臣心竊自私喜近日馬永獲南京安

置臣亦不勝私慶二將之去南京實
天啓　聖聰有此　成命乃篤周祜之遠覽保根本
之大猷誠　宗社無疆之休也臣懽忭之餘欲
候　天威少霽日陳本末申薦楊銳馬永寄以
營務重其責成以彰
陛下器使之恩釋臣昔者負任之愧言官一時未悟
聖意以馬永勇略素著夷人畏服犯
顏申救如都給事中鄭自壁等言之御史鄭洛書又
言之
陛下皆不深究而御史魏有本愚昧奏詞狂直蒙調
外任　聖恩誠為薄罰在

廷之臣不勝悚懼故都給事中解一貫御史許翔
鳳等又交章論救臣以事關
國體職在用人未嘗不咎有本之狂而深望
皇上開容納之量先年給事中等官衛道等論及
世廟街路雖蒙　聖恩謫外旋以科道交救俱
賜復職此見
皇上明目達聰之哲含弘光大之量雖舜之舍巳從
人禹之聞言則拜亦不是過
朝野傳頌至今不巳今有本初試言職事體未諳
言雖煩瀆心本無他伏望
皇上恢天地之量宥芻蕘之狂

俯從言官所請合無將有本仍復原職惟復量加罰
治則
陛下容諫之大度堯舜湯武不得專美於前矣又望
乞 將楊銳馬永俱俾南京坐營仍照北京坐
營體統行事則
陛下眞安 宗社之遠圖上有以隆
聖祖根本之重地下有以貽 後嗣無疆之丕基矣
臣待罪銓曹用人者臣之職用將者兵部之任
今以吏部而言用將之事出位之罪自知難逭
但犬馬惓惓一念愛 君之誠憂
國之心自有所不避也干冒

天威仰祈 俯納臣不勝戰懼待罪之至
嘉靖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奉
聖旨覽卿奏足見忠愛魏有本准復原職楊銳着南
京坐營該衙門知道

吏部左侍郎臣霍韜謹
題爲擴大公以贊
聖治事臣竊惟天下之治在人才人才振作在至公
苟權有輕重人競其私則忠賢沉屈下僚庸材
倖登要秩賢否混淆甚非所以贊
聖治熙鴻績也臣伏覩
陛下宵旰孜孜圖惟治理十有四年于茲矣是宜百
官有司無不競勸矣是宜治政無不理矣乃今
郡邑有司未見其愼職贓私未見其改厲政治
未見其振飭生民未見其安養怨氣鬱積感召
變災皆臣等不職不能奉揚至公之罪也臣恒

謂天下不治皆百官不職之罪也百官失職皆
吏部之罪也臣未敢備舉謹自推陞官員一事
開具積年綱弊爲
聖明陳之凡京堂有缺吏部不得擅推推具缺員聽
朝廷特旨陞用考滿黜陟取自
上裁吏部例不考覈案牘具存可覆也自成化末年
權歸內閣萬安劉吉等招納權賄言官攻焉自
後小京堂推陞遂屬吏部甚至兩京府尹光祿
寺卿太常寺卿京堂三品官也推陞亦屬吏部
巡撫都御史至要且重職也推陞惟會戶兵兩
部吏部之權愈偏重矣重權所在人易行私故

自府尹及各寺卿凡蒙推陞即拜謝於吏部之門詣云受官公朝謝恩私室古今大戒各官乃感恩於吏部不歸恩朝廷吏部權重之弊一也若大理光祿各寺少卿順天大理等丞惟吏部專擅推舉故科道部官欲陞小京官只勿得罪吏部勿得罪內閣即可安坐得之矣或暗託腹心於吏部或假借吹噓於內閣小京堂官亦無不得之矣外任兩司知府雖有推陞卿丞之例地勢孤遠得與其選者或鮮矣剛直雅正之士不肯低首權門輭縮細人恒齊趨以竊位所任非材真材不任吏部權重之弊二也天下知府只百五十餘員知府之秩四品位不為不尊矣所統專城地方千里責不為不重矣生民休戚皆寄命焉權不為不要矣有缺推陞惟具一員

朝廷不能裁其可否重權一付之吏部科道官有得罪吏部推陞知府彼即緘口以去矣部屬官有才宜內任或被讎譏即陞遠方知府無所於愬矣百官惟知畏吏部不知畏朝廷吏部權重之弊三也近承聖諭自今巡撫員缺皆會官推舉聖上睿見洞察隱微矣自是撫臣知推舉之功出諸輿論予奪實由 朝廷不專歸恩吏部矣惟光祿太常太僕府尹卿丞之職吏部尚專擅焉甚非所以昭大公也夫卿丞養秩也況由是進焉六卿之長亦其選矣可勿重乎伏乞

聖斷著為定例凡兩京太常寺卿光祿寺卿太僕寺卿皆秩官三品者也遵照聖上新定會舉巡撫事例會九卿推舉吏部毋自專焉兩京大理寺少卿寺丞太常寺少卿太僕寺少卿兩京國子監祭酒司業兩京府丞南京通政參議皆清要職也合候四員具缺即會九卿推舉內外才望官八員請旨擢用吏部毋自專焉於八人之舉也六部大理寺科道中舉四人焉在外參政參議副使僉事運使知府中舉四人焉惟求內外均平使人無重內輕外之嫌也部屬與科道並舉使吏部司官無專陞京職之私也僉事知府運使才德昭著皆陞京堂使人知競勉守職無踈遠自棄也必九卿僉舉絕吏部擅權過重之弊也必四缺乃會推從簡便也亦猶六科給事中五缺以上乃一推補也否則人惡其厲已也將謀沮之曰是煩數會也僕僕廢時也自是內外官員轉遷之秩皆知出諸輿論予奪實由

冊典屢行　宮掖太廣　恩幸弘博
神氣太勞有以致之與臣聞神氣在人猶水之在地
中凝則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爲滿爲壑
靡所不竭故善養壽命者必以愛惜神氣爲本
而愛惜神氣者必以慎節情欲爲先是以古先
聖王妃匹有常數御幸有常期誠不以一時快
心適意而勞形耗精以貽莫測之憂況妃匹廣
則服飾必廣御幸多則寵賚必多徒取快心適
意之觀而恣爲勞民傷財之事則或基無窮之
患故不爲也今
陛下年齡甫壯正如四時之春春則方盛而易於發
揚唯於發揚時常思保合則盛者長盛茲者
聖躬違和甫安又如一陽之復復則尚微而戒於擾
動自非擾動中養以安靜則微者愈微此
法天立命之道不可不察也此臣所以雖在千萬里
之外而一念犬馬愚忠自有所不能已也伏望
皇上深念　天地
祖宗付託之重遠惟　子孫臣庶仰望之殷
敬身則如敬　天地
祖宗　愛身即以愛　子孫臣庶　神氣雖復而調
養保護必萬分加謹於前　宮掖雖廣而接見
御幸必一切大省於昔凡快心適意之事足以勞

臣竊伏自念若因仍舊弊則吏部何以勵勸百
官何以贊襄治化何以福澤天下何以仰體
聖心惓惓圖治之美臣等曠職竊食何以逃罪乃謹
略述推陞京堂官府官兩欵積弊伏乞
聖明詳察焉如可施行乞賜
明旨行部著爲定例永承式焉奸臣不便己私擅議
改更科道官指實糾罪亦臣愚區區仰贊
聖治之萬一也
嘉靖十四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只照舊例從公推用

兵科都給事中臣許復禮等謹
題為謹用人以圖治安以免物議事先該本科給
事中張原題為懲貪縣以儆在位該兵部覆題
節奉　聖旨是朱宸周傅陳昇等俱革了任着
帶俸閑住該衛掌印管事員缺你部裏便從公
訪推通曉文義練達事體立心操行素有輿望
的七八員來看欽此隨該兵部覆題推舉得署
都指揮張銘等八員號上　請奉
聖旨再推七八員通寫來欽此中外人言嘖嘖咸謂
人數過多必有夤緣請託之者如正德年間事
也甚者又謂校獻莊田遣人打點物議紛紛莫
嘉隆疏抄 卷十二　七十二
知其故臣等待罪該科豈容循默切惟錦衣孫
近侍衙門掌司法令然掌印管事官又日侍
宸嚴統率官校總理庶務尤為一衛之樞紐必得廉
潔之人而後官校不貪必得簡靜之人而後官
校不擾必得謹愿仁厚之人而後官校不躁外
此取材辨者或恐喜事邀功取剛強者或恐作
威變法皆非此地之所宜居也先在正德年間
一因用匪其人遂至竊柄弄權勢傾中外使天
下惟知有權要而不知有
朝廷者十餘年幸而　聖王龍飛撥亂反正元兇
就戮餘黨悉除迄今衛所官校人員始知懲戒

畏法不敢生事害人朱宸等一經言官論列
陛下即為罷黜別選賢能代任臣等仰窺
聖慮深長知此衙門非尋常閑散之地此官非泛常
不急之衛關係其重不可一日任非其人者也
近者朱宸等之退既為[illegible]私矣為其貪矣若今
日進用者果如人言夤緣請託則亦何異於彼
哉將來之事貪私之弊又不知其何如矣是不
惟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亦且不足以服退者之
心也伏望　皇上慎重此選　敕該部詳加
訪察於　聖諭通曉文義之外務得廉靜謹厚
之人奉公守法不矜材智不弄威權不黷貨利
嘉隆疏抄 卷十二　七十三
者斯可舉用如得其人雖不必多補員數用一
人而可以抵數十人矣況成化弘治年舊例該
部推舉三四人題請　點選一二人未有七八
員之外復推七八員之數推選太濫致使退閑
降級依憑城社者群然跂望人人自以為可得
無怪乎物議紛紛也如有前項夤緣請託果如
人言者該部即行參奏或臣等科道官查訪得
實奏　請拿問庶奸詭懲而賢材得矣然舉正
於既用之後又不若精選於未用之先為得策也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翰林院編修臣楊名謹
奏為遵奉　明　旨昧死陳言以効愚忠事本年
月初四日臣　以災異修省妄有建白繼奉
聖旨令臣明言臣　深詞之餘不勝悚惧切念臣本膚
劣無所知識　何敢
皇上簡擢及第寵　列詞林感仰
殊恩欲懷圖報近　見諸臣奉　詔陳言議論不一恐
未足以上慰　淵衷故以草茅之見騰為狂妄
之說應賞　省覽但臣涵養未至故氣之平和
問學未明故　言多疎謬乃重煩
明旨臣驚悸殞越　無地自容既而伏自思省所以有
言實出於犬　馬一念之誠非敢故為矯激以速
譴責也以臣　之愚時務人品固未能一一周知
然得於見聞　真不容已者況承
嚴命之下苟復畏　非隱默或支辭遷就以求幸免豈
不有負
皇上虛心納諫之　仁也哉而臣願忠之初心亦自負
矣故敢不避　斧鉞謹以所見聞出於臣民之公
論者為
皇上明言之惟
皇上既已許之復　察之臣愚萬幸臣惟吏部諸曹
之首尚書百[illegible]之表而[illegible]

往者吏部尚書有缺
皇上亦慎重其人不肯輕予今乃倚任於鋐豈不以
鋐為賢於諸臣耶然而
命下之日大小臣工罔不驚愕雖閭閻細民亦切切
不已皆曰此地非鋐所宜處也蓋以鋐之為人
心行反覆舉動非張志惟務於逢迎心秖期於
報復向總憲臺累遭論列今遷吏部又被群言
臣恐失今不處使在位日久益以逢迎之巧濟
其報復之私內外臣工用舍盡謬則其為害可
勝言哉此鋐之不當用也如武定侯郭勛賦性
奸回立心險詐阿奉權貴以受
天恩蓋不必考其心術之微觀其氣象之著亦知其
為險人也
皇上使之又典戎務屢代祀事及凡要緊
朝政皆得與議彼復不自檢飭肆意猖狂使為臣
子者朝夕觀效皆如勛之為人豈得無可慮乎
此勛之不當用也如太常寺者本司掌禮儀以
事神祇　祖宗導迎和氣光照
國祚者也位列崇階稱為清要非心行純白資望
深久者不得與矣近者乃使陳道瀛僉貳仁蒞
肅惡道流統攝其秩臣每觀其聲音容貌既極
粗鄙及聞其素行則飲酒食肉貪財好色無所

不至一遇祭祀則專於分受品物及香燭柴炭
之類而已如此等人如此等心而望其誠敬精
白以贊助
皇上明禋之敬有是理乎此道瀛輩不當用也臣竊
妄以為是數人者群心皆曰不當用也而
皇上用之豈亦　聖心之偏於喜者耶又如
皇上踐祚以來在廷之臣條建議論之間識見偏執
言詞紕繆以上觸　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
人一事但據其迹雖若難恕而究其心則皆可
原自明示薄罰之餘懲創已久況皆
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取以遺我

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可終忍於廢棄老死已
乎雖累有以寬釋起用為言者尚未蒙
慨然允行近見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材為
請即荷嘉納中外臣民不勝忻躍此可以觀人心矣
但下該部已久未見覆題則臣所謂遲回觀望
不能悉力將順縱有隙焉不過塞責之說豈可
謂無哉臣愚竊妄以為是得罪諸臣群心皆曰
當矜宥也而
皇上亦未能釋然豈亦　聖心之偏於怒者耶推而
至於施為之間如犄復舊典以備一代之制真
盛舉也但未免工作[illegible][illegible]力並竭採運木植

燒造甎瓦裝載灰石所至騷然民無寧日則閭
閻之下形諸愁嘆以戾太和者亦豈少乎又如
真人邵元節者以妖術進過蒙采聽於內府修
建醮事雖
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不能自已但禱祠之說自古無
驗乃今不惜靡費使之頻舉且
命左右大臣奔走共事而元節復率其徒侶持其旛
幢敢於大內闡揚法事遂至不肖之臣妄為依
託且聞有昏夜之哀出其門下者亦不能必其
無市恩播威夤緣倖進之失也夫以
皇上敬一之心感格天地萬壽之福百祿之祥可以

坐致乃使異端小術攘以為功書之史冊以垂
後世亦謂何哉凡此或皆
聖心之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為內照自省及戒謹恐
懼之說蓋欲
皇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群聖治冠百王者不外此
心之中和也使或一念之微一瞬之際及一事
之末少有間斷即未純一即弗中和是故慎獨
之功確乎不可忽也乃臣之誠不足以孚感格
言無足以備採擇至屢
明諭臣罪安可逃哉伏乞　聖明原臣願望之至宥
臣狂戇之失將汪鋐等　早賜罷免得作[illegible]

亦
明勅該部量為議處及大工完日加意休
養無復有所興作以重困農民而禱祠之事一
切遠卻如此而民心有不響應天心有不潛孚
者臣未之聞也臣謬遠賤亡賴營狂言干冒
宸嚴莫知死所惟 聖慈矜憫再賜乘察斯世幸甚
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嘉靖十一年五月初十日奉
聖旨這厮既欲納忠論事自當吐露真誠明白指說都
乃以藏封詐疑主欺君沽名賣直託言星異脅
制 朝廷泛引旁虛誣害忠善意引黨類志在
報復亂法怨君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拿送鎮撫
司着實用刑究問奏請發落

刑科左給事中臣解一貫謹
題為慎選撫臣以安地方事臣惟各處巡撫都御
史係一方之保障而邊隅又地方之險要者也
得其人則不惟其身無害而且地方無事
朝廷攸賴非其人則不惟取殺身之禍而且貽地
方之害於無窮上廑
九重宵旰之慮前日都御史許銘被害於甘肅今日
都御史張文錦見殺於大同雖曰強兵悍卒大
肆悪逆亦由二臣者非其人是以平居既無撫
馭之策臨難又無克亂之才遂使將卒殺之如
獵狐兔然而畧無所難也上為
朝廷之羞下貽地方之患任非其人其害一至於
此臣竊見邇年用各邊將官皆由衆官會推而
用各邊都御史反不由衆官會推只以腹裏地
方為高以邊隅地方為苦往往推陞都御史皆
先用之邊隅俟年歲既久而後陞遷腹裏或在
京在外不問其人為何如但年資稍相應者遇
缺遂陞用殊不知職任有輕重地方有緩急邊
隅之職任較之腹裏為重邊隅之地方較之腹
裏為尤急腹裏安平無事之處常人皆可能而
邊方決機應變之地則非有大材大抱負者不
能也輕重緩急之間較然矣今乃一切顛倒任

用所以致亂職此之由昔人有云將不擇人以
官為序取敗之道也今日之事何以異此伏望
皇上軫念邊隅地方險要邊隅都御史職任重大各
邊一有巡撫員缺乞
勅該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推選務要平日熟知邊
情曉暢戎務威望素著文武兼資者俱以副都
御史重任或以腹裏僉都而改陞或以腹裏副
都而改調或在外地面如宋之胷中有甲兵而
後推或在京堂上如唐之禁中藏頗牧者而後
用年歲既久功效攸著則兼以侍郎職銜而久
任之職任既重用又得人則足以為一方之保

障而地方可保無事
朝廷可保無虞矣夫天生人材自足以供一代之
用未聞有借材於異代者惟材者不用而用者
不材是以天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今各
邊巡撫都御史如兩廣有盛應期順大有劉澤
宣府有張縉大同有蔡天祐遼東有張璉延綏
有周金寧夏有張璿甘肅有　天敘雲南有吳
祺貴州有楊一瑛以愚料之奇材固有冗材亦
多幸地方安寧無事可見一有如今日不克負
荷者多矣前車既覆後車當[illegible]願
[illegible]兇徃之失為將来之戒寧[illegible]事而過憂無後

時而有悔乞　勑該部會議如其邊其人如臣
前所云則仍照舊任用如其邊其人不如臣前
所云則急另推官往代將本官改調相應地方
如今日蔡天祐在大同懦怯無謀受制于賊惟
朝廷急　賜罷黜以警其餘則曲突徙薪賢於焦
頭爛額遠矣臣又聞各邊巡按御史其職任雖
較之巡撫為稍輕然亦有地方之責今都察院
差撥猶前巡撫然不論輕重緩急專一以腹裏
地方為上差以邊隅地方為中差巡按邊方者
必新進之御史而巡按腹裏者[illegible]老成之御史
也殊不知

朝廷用人惟當權輕重緩急豈可以此為上下哉
若邊方得一老成練事御史與巡撫協力其為
地方之助多矣臣又願
陛下勑都察院今後差各邊巡按御史亦必揀老成
練事曾在腹裏巡過按者然後差往則巡按亦
得其人而地方亦有賴矣
嘉靖四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臣孫應奎謹

題為修大政袪派弊以隆

聖治事臣聞治天下之道大要有二文與武而已文以綏太平武以戡禍亂雖古聖帝明王所不能廢也然而用舍予奪雖懸之天子而進賢退不肖上以紓

九重之憂下以愜群情之望使守正靜俟者無久淹之苦而夤緣奸巧者絕倖進之私是惟在當任者之公與明矣但近年以來吏部每失於專擅而不公兵部多至於徇情而失當忘人臣匪躬盡瘁之節負

聖明勤政願治之心亦已甚矣故有或聽權貴役使而升非其人或受囑托而心懷貪得或陰厚鄉里而援引要職或夤緣相知而邪缺倖進波蕩風靡相習成俗矣今復緘默不言臣恐弊久患生不能仰答

聖治是重貽罔上之罪矣臣敢冒干罪戾昧死為

陛下言之且吏部者天下文官之所從出之地也夫何邇者有副使纔二年即陞參政者有僉事纔二年而即陞參議者有知府纔二年即陞副使者有員外纔二年餘而即陞知府者有歷任七八年而未及一轉者有才力不及而卻陞兵備副使者有陞驛丞為典史一選十數人而獘端甚多有已選縣丞而地方狼狽不肯赴任假勢囑託而擅自復選者有陞遠方軍民知府久不赴任夤緣而即調復裏者有出身吏部大肆貪淫而卻曲為陞擢者有吏部官互相排擠傾陷而無退遜之風者有凡遇好缺累次求討如乞丐者有序該陞遷自分不便而不肯就者凡此皆因循之陋習頹風日下吏治之不精百姓之不保有由然也至於兵部者天下武職之所從出之地也夫何邇者有營求漕運嫉毀同僚而即陞總兵者有託親勳要而即推備倭者有交

懽權貴而即陞都督者有因公至京營求而即陞都司掌印者有未諳邊務而卻推邊關總兵者有邊方將官而卻總理裏戍務者有推艱避難不任邊城而營求畿內守備者有貪墨無恥都司通省差人大索軍官謝禮而陞為參將者有以聾聵將官坐營而號令三軍者有參候用而經久不行推用者有將

御覽揭帖高下其手而賢否不盡開者凡此皆漸染之弊政蠹壞日深邊務之不修保障之不固有由然也夫以天下機要而莫先於吏兵二部今乃積弊釀奸如此是根本之地固已不清久矣

通者幸賴我
皇上聖哲神謨洞鑒此弊易置兩部大臣更化善治
天下想望太平於變風動之機惟其時矣但弊
端滋甚一朝頓革是惟在於得人今之近侍伏望
陛下赤慮通求相沿之弊革新立賢無方之規將文
選考功武選職方郎中合無不拘本部常格
凡遇缺人務要廣詢博訪惟求慎重有立堅定
有守之人然後用之仍照例久任必公應昭著
首擢之京堂以酬其勞中間若有委靡不立而
驗人役使徇情失守而懷利自便者亦乞
明示黜罰懲戒今後庶人知警也若惟蹈常襲故日

復因循在吏部而使好官美職能自擇而致之
如取諸懷袖在兵部只泄沓循格而陞遷如常
是賢否無別賞罰不加則凡罔上利己之事亦
何所憚而不為乎此則今日之積弊而革故鼎
新以成　中興清明純美之化是故有賴於
聖明也仰乞　宸斷特　賜施行著為
令典務使著實舉行永為遵守不得朝四暮三廢於
半塗而視為泛常如此則
國有常典人皆奮勵私意忘而弊端絕本源清而
忠良進文恬武熙海內乂安
[illegible]端在是矣

嘉靖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著吏兵二部看了各加警省勿得
仍蹈前弊

湖廣道掌道事浙江道監察御史臣盧瓊等謹
題為言官自劾不職乞賜
聖裁事竊惟我
祖宗設立科道責任最重成化年間原無考察事例
弘治以後法漸相沿節因多官會議考察六年
一次舉行蓋科道既考察留用則可以拾人之
遺非因科道拾遺而又令自相攻擊也
陛下龍飛以來考察再舉令經部院會考兩京御史
降黜比之庶官已嚴今桂萼之言復令臣等互
相糾劾蓋以言官賢否治亂攸關公忠方正然
後可以彈壓奸邪剛明嚴肅然後可以振揚風

紀臣等才不足以集事明不足以察奸職欲盡
而知不周心欲為而力不逮曠瘝之罪何所于
逃臣等所不能盡者職也所不敢欺者心也所
不敢亂者法也必欲扶同糾劾則是開攻訐之
門滋報復之計此漢唐叔世之事豈
聖朝所宜有哉誠恐紀綱法度無可執持非
陛下勵精求治之　聖心也況言官係天下綱紀又
在
陛下維持綜覈之耳伏望
念臣等之愚不能靦顏就列念考察之典不可數易
晏更將臣等量為降黜以肅風紀謹題請

旨
嘉靖六年七月初二日奉
聖旨這事吏部已查有
先朝事例又屢有旨着他每互相糾舉來說如何日
久抗違不遵又來執奏本當究治姑且記著便
從公互相糾劾若再回護決不輕貸吏部知道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毛愷謹
奏為乞慎考察覈名實辨邪正以隆治道事照得
帝王之治莫先於用人而用人之道必明乎黜
陟黜陟明則人心勵人心勵則庶官正庶官正
則政務舉而至治成是以尚書稱述堯舜之治
亦唯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此
誠治化之本致理之經也漢唐以來考績之法
未嘗不具黜陟之典未嘗不嚴而得人熙績之
効遠不逮古此其故何也蓋唐虞之所黜者四
凶也皆天下之所謂不肖也所陟者九官十二
牧也皆天下之所謂賢也漢唐之所黜者未必

皆不肖而所陟者未必皆賢甚者名實混淆是
非反易有以不肖為賢而反陟之者矣有以賢
為不肖而反黜之者矣是以黜陟雖同而治理
不効也仰惟
皇上之德神聖卓冠前古敬
天勤民惟日孳孳至於進退人才尤厪
聖慮茲當京官考察之期正
皇上靜攝致齋之日深惟治本灼見政紀特
勑禮部并 諭部院考察官員務要平允公當以俟
黜陟一時臣工懽動中外皆謂
皇上聖心之一 王言之大真如天地之於萬物長
養生成栽培傾覆無所不用其極雖堯舜之聖
何以加諸一時當事大臣必能仰體
聖心恪恭 皇度以彰平日之典而唐虞熙績之盛
可以復見於 今日矣但近年以来清議不甚
明公道不甚著人心不甚正士習不甚端是非
不甚分名實不甚考邪正不甚辯苟于黜陟之
間一有不當其賢不肖之實則於
皇上明允公當之 盛心不無有負此臣區區把人
之見不能不慮也臣不敢浮議泛說請悉指其
明著之實而以往事證之且如朝
覲年考察在外官員據有撫按藩臬歷年考語其分

遠其勢疎其情易公而難私然猶未盡得其當
至於京官考察止憑該衙門臨時訪采其分近
其勢親其情易私而難公是以賢否得實比之
外官尤為不易據臣耳目所見有行己端潔而
不同於俗者有守法公謹而不諧於時者有雅
靜愿慤而不善於承迎者有直介敢言而不容
於權貴者或反以為不肖而黜去之又有汙濫
而外飾者貪婪而巧避者奔競攀援而無恥者
柔媚庸懦而無為者矯情干譽而無實者或反
以為賢而留用之此非賢不肖之跡果為難知
也揆其所由蓋毀譽之言易惑而愛憎之情易

投或倡之於一人而和之者不靡其實或中之
以一事而聞之者遂以為真或假借當事之人
務在中傷或致為縱橫之論必於求勝或因鄉
里親戚之故而互相造言必使有不可解救之
勢或乘權要嫉妒之隙而巧為遊說必使有不
可申白之情或雇倩無籍之徒摭拾妄奏或買
囑吏皂之輩媒孽誑言或投匿名之帖或遞告
訐之文或言其行檢不修而不言其果有何事
玷缺或謂其官箴不守而不言其果有何事廢
墜或謂其貪矣而未嘗指其以某事納某人之
賄或謂其奔競矣而未嘗指其得某官出某人

之門或加以帷簿曖昧之事而辱及於室家或
摘其細微疑似之跡而遂略其大節此賢者所
以或負不肖之跡而所黜者未必盡當也至於
不肖者自知其不為時論所與則又深為根蒂
巧於彌縫或借譽於賢者之口或倚勢於當路
之門或以鄉里而固結或以姻娅而憑依或托
門生而出入求容或假故吏而往來干謁或以
鑽刺而曲為夤緣或以黨與而自相援引或以
詞章小技而文其奸或以厚貌深情而掩其實
或為異同反覆之論以搖惑衆心或為陰險狡
猾之吏以挾持當道此不肖者所以得冒[illegible]

之名而所留者未必盡當也如嘉靖十二年考
察去留有如余胤緒等當事者初知其賢能竟
以中傷而罷黜又如黎晨等當事者初擬退黜
竟賴夤緣而倖免荷蒙
聖明洞燭微情　旁咨輿論或收錄於既棄之餘或
顯斥於苟容之後固足以激勵人才彰明
國法矣臣愚以為圖善於既事之後不若慎防於
未事之前近日以來臣聞外議以為多有浮薄
仍踵故智旦夕奔馳彼此扇惑流謗生讒文非
飾過無所不至一時傳聞皆以為善者未必留
而不肖者未必去人情惶惑物議沸騰臣固知

聖明在上　一大語叮嚀具僚咸飭罔敢不恭必不至
往日之弊竊恐流俗滋久積習難更萬一有如
愚臣所慮外議所傳者則於
平明治體不無有累臣官名監察職司糾舉既有見
聞誼不容默伏望
皇上俯察微言　勅下吏部都察院務秉公正之心
痛鑒久積之弊考其素履不惑於浮言按其實
跡不眩於疑似其庸劣素著為衆所共棄者雖
盤據夤緣而必去正直有聞為衆所共與者雖
媢嫉妒害而必留名實不至於混淆是非不至
於倒置萬一見聞未真偶有虧漏人心所不服

公論所不容聽臣等從公舉論以明
國是以正公法則於
朝廷黜陟之典不虛
皇上平允公當之諭無負而唐虞咸熙風動之化可
成矣
嘉靖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吏部都察院知道

湖廣道試監察御史臣浦鋐謹
題為存君子退小人以裨
聖治事天下之治亂關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君子
進則治小人進則亂此古今自然之勢也伏惟
陛下於尚書林俊陶琰俞允致仕而去於太監秦
文復用張欽任守備溫旨一下人心惶怖皆為
嘉靖之治猶未及見正德之風又將繼作凡太
息者不獨臣一人也昔
先帝武宗初嗣帝業惑於群小以致大臣若劉大夏
韓文等不能安位行志而去故十數年間劉瑾
變於先寧彬振於後小人接踵褻亂天下戕傷
國本有不可勝言者幸
陛下入繼大統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為天下急務於
尚書林俊陶琰德望係天下之公論才猷關天
下之安危乃以禮起用君子可謂進矣於太監
秦文等為寧彬之逆黨稚銳之羽翼乃罷遣閒
住小人可謂退矣天下欣戴人心鼓舞皆謂太
平之治不數年間尚可復見邇者
陛下圖治之心漸不如初任人之際頗乖物議罰俸
貶斥既以摧斥臣工樂用之意認罪回話又以
沮撓大臣展布之誠政干閣臣章疏累上而不
行事涉貴戚觸犯一及而移怒是以君子始焉

進進而終不能用小人始焉退退而終不能遠故猶得彌縫於禁外以立夤緣之謀周旋於黨內以伸援引之術臣恐將來進之者不獨一泰文也不能用則安位行志之機既與其心而相悖去國懷鄉之志必因時以自高臣恐將來去之者不獨一林俊陶琰也陰長之漸陽消之萌於此可見若林俊等今日可容其去則昔日不必起矣昔日所應起則今可容於輕去乎泰文等今日猶為可用則昔日不必革矣昔日所應革則今日可容於復進乎臣所以惜其去者非獨為一人也為天下之治也所以恐其進者非獨為一人也為天下之亂也

陛下鑒紛未久殷監不遠進退之間可無所庸心耶

伏願

陛下惜林俊等老成忠愛之臣收回致仕

成命仍留辦事覽給事中黄臣慎用奸邪之

奏革泰文守備以抑奸黨自此之後親君子唯信任大臣處以優容之禮假以養其德望託以心膂之責以尊其任使委以設施之柄以發其器能不奪於羣小之私以撓其權不昵於貴戚之恩以沮其志遠小人屏除奸惡遡其引用之自以殺其奸重以法律之施以詳其禁究其要求之類以破其黨守以剛明不惑於左右之言持以果斷不摇於是非之口則小人無可投之隙君子有樂用之心仍將臣罷黜一以代林俊之去一以厭泰文之心蓋臣之待罪諫垣其有臣無臣不足為輕為重也庶幾

陛下取舍之分明進退之幾決

朝廷之政可清

祖宗之業可光繼述之孝可表人心悅而天意順禎祥應而災異消太平之治可望矣

嘉靖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河南道試監察御史臣張日韜謹

題爲決壅蔽任大臣重言路以隆治道事臣惟天下之不常治其幾大要有三狎於近習而壅蔽之爲害間於群小而禮遇之或衰憚於改過而忠讜之惡聞三者有一不預爲之所則大壞極弊乘之矣

陛下嗣位之初剪除權奸起舊臣而任之專諫官而使之言天下忻然謂太平盛治之復見矣夫何邇者以來漸不克終崔文以齋醮邪術愚惑

聖聽乃奪刑部職守付諸鎮撫司問理屈天下公共之法以遂崔文欺罔之奸陶淳以陰險之資結交官豎擬置芮景賢違例受詞差官校遠拿知府郭九皋開告密之門以納賄竊威福之柄以夌人伏願

陛下大奮乾剛遠斥崔文懲戒專恣擅權之黨追回官校窮究擬謀受賄之人則壅蔽決而

聖治日新矣刑部尚書林俊於崔文之事執奏不阿乃其職也

陛下竟違其請且著令認罪回話嗣是戶部尚書孫交工部尚書趙璜亦各以差錯字樣回話夫股肱大臣撓其職而摘其細過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伏願

陛下於公卿舊臣隆以禮貌待以誠信朝夕延見講劘治理使群小不得伺間而大臣得以竭其忠則股肱惟人而 帝業日隆矣言路之通塞安危治忽攸係也嚮之使言猶弗敢況阻絕耶都給事中李學曾給事中章僑以諫爲職言之切直分固當耳

陛下不諒其忠誠而責其輕率妄言以是爲輕率必緘默取容者乃爲慎重耶以是爲妄言必承望風旨者乃其當言也臣恐浸淫漸漬日甚一日天下大事去矣伏願

陛下於凡科道章奏留神省覽容訪乎輔臣不諱於近習言有可用輒付施行於李學曾章僑容其切直免其罰俸

朝有諍臣

陛下得聞其過矣實天下臣民幸甚

嘉靖二年七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巡按廣西監察御史臣謝汝儀謹
題為乞廣　至明大　英斷以昭
盛德事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斷過者邸報傳布海
隅竊聞給事中衛道御史丘養浩以言忤
旨陛下尋用諫者之言復其官天下鼓舞僉然稱
陛下之至明太監崔文因　上擅權
陛下一察其奸即賜罷黜天下鼓舞翕然稱誦
陛下之英斷雖古之聖帝明王從諫弗咈去邪勿疑
與三代以下英君誼辟聞善如轉圜不為使人
所感者何以過此真足以匹休百王垂光萬代
也臣又聞御史張袞因春時和欲
〈嘉隆疏抄卷十二〉　二九七
陛下憲　天行道乞將因　議禮充軍為民降黜之德
等官豐熙等量加放還錄用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中外欣然翹仰再進之
恩既而奉　明旨曰罷岂
聖心尚疑於孝道有妨不無芥蒂於中耶書曰從
諫則聖中庸論舜之大孝則曰德為聖
王盛節莫過於此直親要道惟斯為經孝固在
此不在彼也豐熙等學識偏隘不能仁承
聖意罪固狂愚也
陛下震之以雷霆之威放之謫之已足示罰
歲月之久憂之危之其悔已深從而

可觀　請者雖頻未蒙　俞允今日正
陛下當憐恤之時也何者伏　睹諸臣傷於急迫因
筮物故為數頗多已非盛世之事今死者不可
復生幸而存者尚稽田春之舉臣愚以為
陛下之聰明仁恕諸臣之在竄逐者終當仰被
休光但恐鬱鬱於行伍卒徒之中依依於下僚編氓
之內今歲無一人焉明歲無一人焉歲月既深
易致損失人才難得成就之難而廢棄之易
陛下他日縱憐而用之亦何及乎在諸臣萬死固甘
於
陛下聖德不無有妨張袞之言所當急從臣又聞御
〈嘉隆疏抄卷十二〉　二九九
史喬祺極論內使谷大用不當取回
康陵司香欲
陛下防微杜漸收回　成命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中外駭愕延竚追奪之　命日久未見舉行其
左右者為之先容　聖心不無眷念於中耶易
曰履霜堅冰至姤之初六則曰羸豕孚蹢躅蓋
履霜之微而知堅冰之漸因豕之羸而逆蹢躅
之孚皆喻君子之於小人貴防於微也谷大用
之罪惡重大皆莫逃於　睿鑑不假臣言也
登極之初執而付之法司真足為曠世之舉而
聖恩浩蕩竟逭其誅已不足洩神人之忿一旦無故

從而用之禍機所伏誠爲不測今日正

陛下當急防之時也何者往歲起用王堂

天壽山守備臣嘗抗疏論之未蒙　施行未幾王堂

且備南京以今去王堂守備歲月曾幾何時復

有谷大用之　命臣愚以爲

陛下之聖神文武左右者欲顯用奸惡皆有所憚而

不敢爲故其鑽刺賞緣甚秘而援引招置甚巧

今歲用一人焉明歲用一人焉

萬機之煩豈暇必照一墮其計根據將日深威福將

日移

陛下他日縱毅然欲去之不亦晚乎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宜再誤吞舊祺之言所當亟行也夫日月惟至

明故其照臨之及不以遠而弗加天地惟至健

故時乎秋冬肅殺之氣斷斷而不移伏望

陛下不以遐遺擴廣原復衛道丘養浩之心將充軍

豐熙余寬等爲民張漢卿郭楠等謫官呂柟等

概然召還一體叙復寬免不以邇泄充大罷黜

崔文之斷將王堂一體黜退谷大用發回

孝陵司香另選內臣中謹厚者以充任使則

陛下之至明與日月同照

陛下之英斷與天地同流不特前二事爲天下鼓舞

懽忭翕然稱誦而已也臣愚猥蒙任使遠在萬

里犬馬微誠昧死上干

天聽不勝隕越慄惧之至

嘉靖五年三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張原等謹
題為乞禁濫舉將官事伏見近日各處保舉將官
疏奏旁午月無虛日抑且人數太多舉貢太濫
及至循名求實不無匪人與廁其間臣竊惟將
者三軍司命國家所賴制馭夷狄之人必其斬
將搴旗有萬人之勇而後可薦出奇制變有無
人之勇而後可薦敦詩書談禮樂有貫古洽今
之學而後可薦昔之人有在趙而強秦不敢東
向在漢而鮮卑不敢南牧者固雖非其比儔要
亦可謂智勇才識者也苟得若人焉用之庶乎
士卒豫附邊圉乂寧　朝廷賴之以享平明之

福書之薦剡斯亦不忝矣今中原多故疆場有
警上廑　當宁宵旰之憂而　側身拊髀每以
選將擇帥為安中國制四夷之急務故廣求薦
舉之　詔每下於　大廷之間蓋自
祖宗朝來已然矣良法美意本欲蒐收真材網羅實
學使天下英雄畢集吾之彀中但薰蕕異味玉
石不同體凡物之情不能皆齊又有匪詐以釣
名銳始而怠成者是故知人則哲在堯舜猶或
難之宜乎後人往往多識之不明也臣博觀諸
臣薦疏皆以人事
陛下之義固多真實可用之才其間不無是非混淆

賢不肖雜揉至有瀆貨無厭淫佚無恥懦怯不
振累經敗衂昔年劾罷而復祈推用於今日他
處失事而又欲改除此地者此類本非藥籠之
參朮視為蹊田之桃李乃或因其曲跽擎拳之
有禮唯諾奉承之適情阿私所好與焉而濫及
之又有省祭官監生人等假稱建言輒行舉用
秖欲以公家之大典為商販之奇貨不知所為
斬將搴旗者誰也出奇制變者誰也敦詩書談
禮樂者誰也間有謂之儒雅者殆亦不過寬衣
博帶周旋揖讓之容而已耳
國家緩急之用何濟哉是何也連坐之法不行故

也我　祖宗立法有貢舉非人之律有舉用有
過之條而今皆莫之講每有論薦曰應
詔旨或曰遵　憲綱不思秉公　體
國乃惟徇利而任情　朝廷之上名實眩真而無
所底定本兵之地冊籍莫據而難於區處將帥
乏奇材異略之士疆場多羽書烽烟之警其弊
皆原於此昔李克論卜相曰居視其所親富視
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
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臣謂此言非特可以卜
相雖以之卜將可也雖以之卜諸臣工亦可也
今日連坐之法固難卒行然人情真偽每[illegible]

感而事之善惡必以類分苟因其舉人者以察
其所舉之人或因其所舉之人以考夫舉人者
率如李充之言以稽其是非以定其賢否黜罰
隨以加焉拔本塞源則亦庶乎可行也伏望
陛下勑內外官員并各處緊急缺人其非有地方責
任并省祭官監生人等俱當自避嫌疑勿得輕
易保舉將材其相應保舉者必求智勇兼備聞
望素著之人而後具實　上聞勿得一槩濫及
匪人正員之外人數冗濫再乞　勑吏部訪察
舉主定擬賢否或有濫舉即行黜罰臣再有愚
見敢茲條陳各處將官必久任而上下安之所

謂將知士意士識將心是凡阨山川之阨塞虜
情之強弱人情之勇怯地方之虛實亢必以久
而後諳知豈可數易屢遷視如傳舍使賢者因
之生因循玩日之心不才者假之遂覬覦避罪
之意昔李牧守代郡李漢超在關南趙贊住延
安皆數年倚如長城臣之愚見蓋亦如此更望
陛下將各邊將官率責之久任成功勿得輕易遷轉
其被劾官員已經革黜者查係犯贓其行止有
虧失事重大人數終身勿復起用見在者必俟
其事明論定除為去留亦勿得先事遷轉使得
遂其奸避則人知警畏而邊方有賴矣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奏
聖旨該部知道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掌都
察院事趙貞吉謹
題為欽奉 聖諭事本月二十三日臣伏覩吏部
接出〃 聖諭朝覲在邇糾劾要公自朕即位四
年科道官一向放肆欺亂朝綱有奸邪不職的
卿等嚴加考察仔細說来欽此盖近因御史葉
夢熊奏論邊事言辭躁妄上干
聖怒以致 聖諭嚴切臣聞之不勝惧驚臣切思葉
夢熊已蒙
皇上薄示降罰足以懲一戒百矣今又因此一人遂
波及于諸臣并及前四年之諸臣一時衆心洶

洶人人自危臣抱此私憂故不敢默也臣竊得自
皇上登極以来科道諸臣近二百人中間豈無赤心報
國忠直敢言之士今一槩以放肆欺亂奸邪不職
罪之其罪不容于死矣臣恐考察之日所司奉
承 德意過于嚴切未免忠邪並黜玉石俱焚
則將来言路壅塞士氣銷阻有傷
國家安靜和平之福其關係非細也恭惟
皇上聖德寬仁如天如地臣民仰戴洋溢四海今有
所敬故降此 嚴諭臣猥以疏庸謬承
委託當此衆心惶亂之時治忽將分之際豈敢惜身
保位結舌而不言哉臣嘗考往古漢唐宋之事

皆因鉤致黨人之罪遂將一時賢才銷磨殆盡
致國空虛無以濟緩急之用而陵夷以至于不
救此誠可為戒者哉
祖宗之制設立科道許其風聞言事或是或不是尚
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取自
上裁縱有不當亦止各受罰責以為懲戒而已未聞
群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一網打盡以蹈漢唐宋
之弊者也伏望
皇上垂大造之 恩收回前諭特加 寬赦仍許科
道諸臣洗心滌慮以圖省改臣將見
聖諭之嚴既足以鎮狂躁之心而

聖恩之寬又足以作忠直之氣 寬嚴並施
恩威相濟萬世治安之道也臣待罪內閣一年之內
屢被科道官妄加詆毀不勝其辱是科道官本
知臣也臣今乃為此言以救之豈敢有一毫狥
私庇護市恩要譽之意哉
天地神明實鑒此心緣臣一念朴忠實欲為
皇上尊顯聖名為 國家護養元氣為天下愛惜人
才耳且臣兼掌都察院事亦有考察諸臣之責
與其調停營救于下孰若輸忠哀懇于
皇上之前倘蒙 聖諭垂慈曲加赦宥此無知之輩
豈不度越前代光美

祖宗而垂令名于無窮也哉故敢冒萬萬罪為
皇上陳之伏乞
皇上俯鑒愚衷不即
加誅戮臣無任激切懇祈隕越候
命之至
隆慶四年十二月內奏
聖旨已有諭了

禮科都給事中臣張鹵等謹
題為乞貸直戇近臣以昭
聖德事臣等伏見頃者　聖心獨斷
大禮告成多士盈庭噤不得語而翰林院編脩鄒守
益脩撰呂柟感激於衷各具陳奏詞指直戇觸
犯　雷霆節奉
欽依鄒守益這廝出位妄言不脩本業既知忌憚又
來瀆慢好生輕意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著
問了來說呂柟這廝不脩本業累次輕率
大禮已定了巧拾妄言故違前旨好生忤慢著錦衣
衛拏送鎮撫司打著問了來說欽此臣等聞之
子路問事君夫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禮曰近而
不諫則尸利也竊謂柟與守益秉不欺之朴忠
職　今日之侍從不識忌諱有可矜憫況之二
臣者皆以掄魁之選夙負時名當
先帝時分甘岑寂求志林下者十有餘年幸逢
聖明龍飛相與淬厲激昂願立於　朝以各行其所
學一時正人端士動色相賀誠見
陛下寤寐英賢延忠讜有以昭古帝王聖哲聰明
之政成正大光明之業於億千萬年之遠也乃
茲相繼以言獲罪束縛逮繫事出不意驚駭耳
目夫之二臣者苟以顧望畏慎陷

陛下於有過之地則在　聖明自有應奏不奏之律
其誰敢議之而顧以其有指訐之私剌譏之迹
必置於理不少假借此固臣等之所未解也夫
諫鼓之置謗木之立葑菲之采芻蕘之詢古之
帝王尚欲取一得於千慮之餘求無過於有過
之內而
陛下特以二臣之言苦而難入有此舉動就使其言
粗疎無取引喻失真未能盡當　聖心此在
陛下聽不聽之間也而何必深罪之也耶之二臣者
非不知諸司百職各有分守但以事體舛誤關
係匪輕所司既知其不可而未能盡言臺諫時
或有言而未能盡徹　九天之聽用此越職冒
昧不敢愛身自古直戇之臣以言得罪皆足以
為盛德之累故英君誼辟往往含垢納汚以示
包容彼非不能強愎自遂特所惜者後世之名
耳
陛下御極之初大開言路天下翹首跂足思見
祖宗堯舜之世而比日以來數罪言者有志之士含
懷疑懼
陛下以泥沙視今日之人才不甚惜此所謂以有涯
之士而恣無已之誅臣等恐傳之天下噐之史
冊將謂

陛下塗耳目之聽虧清之治索忠義之氣孕危亂之
胎在此舉矣伏望
皇上大恢　聖度少霽
天威念狂直之無他思壅塞之可畏特將呂柟鄒守
益二臣　俯賜矜宥仍令以原職從事則
聖德廣大　聖政光明有以比迹堯舜而追配
祖宗此臣等之至願也
宗社無疆之慶也
嘉靖三年五月　日奉
聖旨

禮科給事中臣章僑謹
題為乞加意　聽納以省空言以勵曠官事臣惟
人君之治天下行為上言次之言而至於空言
甚非所以昭令德廣忠益也是故徒紛糾而寔
繁每抗激而不下聞者不足以為戒言者始足
以為罪其厭之也固宜夫古之言也善於治今
之言也病於治何也君臣之間畜疑成離為言
路大間猶之夫痿痺不仁殆成病痼疾久而盧
扁弗治也　今日之事何以異此
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言官憂深瘝曠斧鉞在念
或有告者曰無多言且獲戾臣初未之信也改

元之　詔明許科道等官直言無隱維時言者
唯恐其不盡
陛下行之唯恐其不亟斯何等景象耶邇来
聽納稍倦一變而為煩瀆之形厭惡日深再變而為
呵譴之漸蓋不知誰為
陛下畫此策者既不用其言亦不罪其人內可自使
外無失於士大夫此法極天下之妙而不知坐
天下之拙也此固
陛下神聖諸臣莫及問有一二過言不足信執此而
槩棄之獘其殆左右神姦日伺其便
宣奏之際指摘瑕疵而故以堅

陛下之信歟將來嘉靖之業萬一不終誰任其咎哉
臣嘗披閱前後邸報除災異建言與各衙門常
事　奏題可得　俞允外其如法言巽言責難
之言是非臧否一唯付之不理自夫有信任之
說卒未嘗　面進一大臣自夫有罷黜之說卒
未嘗正安陞之祀自夫有　內隆之說卒未嘗
清錦衣之籍言　封拜曰不可玉田京山自若
也言賞賚曰太私貴戚新宅將興也言
詔令虛文渙汗之未能也言　宮府異法協體之尤
難也李隆衆曰可殺既　朝審而覆勘廖鵬數
請行誅籍囹圄以養生他如下羅洪載於法司

却崔文之齋醮票擬出自　內閣章奏經由
乙覽寡欲以養心勤學而好問凡此等類言官言之
陛下行之一言足以了一事
陛下固拂之言者固激之是故累言之不足初不廣
以為煩且瀆也自今言之暮投疏而入旦取
旨而出應答如響畧無滯礙言路之通似莫過於
今日而漫應之曰該衙門知道繼而却之曰已有
旨了曰已知道了又繼則怒之曰如何又来奏
擾如何又這等来說伏而思之厭惡之狀溢於
言外但未之加誅焉耳則賢路之塞寔莫過於
今日　先朝拒諫十無一答其答者必見諸寔事也

陛下開諫十有十谷其答者徒託諸空言也正德年
来縉紳摧剥之餘幸有 今日諫官一書耳批
鱗攖鋒豈不自愛將謂一得未救羞比仗馬之
立詎意薄言無采徒聞梟鳥之鳴然則臣等亦
自猒之矣惡用是嘵嘵者為哉臣不佞不知所
裁將吞聲而為默乎抑引疾而求去乎靜言思
之不勝惶汗曠官之罪大復奚辭尚望
陛下開樂善之門進改過之轍亦告有位凡以[illegible]
不逮匪言勿言劾人欲其可去論事欲其可行
無侈于辭以眩其名於天下各該承行衙門按
日覆 奏有不可者執之弗得弗措也

陛下亦庶幾夙夜勵精圖治 親覽章奏委信
內閣不宜文過自賢務以至誠惻怛之心共成正
大光明之業如是而忠謨弗昌禁乃官事請先
治臣之罪以告 宗廟之靈昔馬周之諫唐太
宗有曰陛下欲為久遠之謀不必遠法上古但
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臣亦謂
陛下但如嘉靖之初太平何足慮焉臣不勝悚息忠
一旦之命
嘉靖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試監察御史臣陳逅謹
題為 宥愚直以彰
聖德事臣聞陸贄之告其君曰諫者直彰我之能賢
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容
頃者恭遇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不受
朝賀御史馬明衡未測不知其出於
太后懿旨也輒有論列上干 天聽可謂狂且誣矣
然而原其本心則以為 朝廷議禮之初中外
憂疑之際 太后因而不受 朝賀傳之天下
將以為
陛下之意有所偏重而姦邪讒佞之流或從而搆間

抵隙獻媚行私以僥倖於富貴利澤之途則天
下之事終不可回而其禍有不可盡述者乃冒
昧言之而不知其事本出於 太后非
陛下初心也
陛下自臨馭以來所以致孝致敬於 兩宮者平均
如一蓋無毫髮有愧於天地神明此天下臣民
所共知者也若今日之事果出於
太后懿旨則馬明衡等狂瞽之言適足以昭
聖明之達孝釋群下之憂疑其亦無足深罪矣今乃
下之 詔獄加之刑辟恐天下聞知者將以為
陛下因宮闈之事罪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不能無

所軒輊而諍臣義士且將卷舌杜口不敢復議
天下之事矣伏惟
陛下深惟　社稷之計　俯察螻蟻之忱將馬明衡
朱淛　俯賜釋放以安　兩宮之心以綏
九廟之靈以開聽納之門以荅臣工之望則
宗社幸甚
嘉靖三年三月初一日奉
聖旨言官論事不察虛實妄言煩擾這廝輒先論救
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一併打着問了來說

戶科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乞遵
成憲保全諫官以開言路以光
聖德事臣聞古今稱人君納諫為盛德為難事非諫
之難從也自古諫者言不切直則不能動人主
切直之言常至苦口逆耳而心實忠愛此聖主
所樂聞君子小人所恃以進退天下所倚以為
安危治亂之機也夫舜大聖人也成王大賢也
丹朱商受大惡也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惟慢
遊是好周公戒成王無若商王受沉湎于酒
德自常情觀之悖慢孰甚焉而舜成王樂受之
不以為嫌唐虞成周之治萬代莫及豈非納諫
之美哉至於周昌以桀紂比漢高帝賈生以亡
秦喻漢文帝汲黯諫武帝內多慾外施仁義群
臣皆為黯懼武帝稱其為社稷之臣此三君者
不惟不罪諫臣且曲加獎勵不如是不足以来
天下之直言也洪惟我
祖宗以納諫為家法
太宗視朝罷　召六科給事中　諭曰朕日臨百官
可否庶務或有失中者爾等宜直言無隱又
顧翰林學士曰敢言之臣難得所以王魏之風世
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憂不治是我

祖宗固以言責諫官也　仁宗諭楊士奇曰近日覺
群臣之意甚好事或未當輒封章進來朕每閱
群臣之言未嘗不反復思之或吾言有過未嘗
不悔則嘗特諫官之言皆蒙容納也他如給事
中柯暹御史何忠言事訐直尚書李慶請罪之
太宗曰敬天故求直言朕正欲聞過爾請罪之是欲
朕為何如主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煩瑣免其
朝參自是言事者少　仁宗召楊士奇曰朕非怒
謙言事但其言有過實者你可諭衆人以朕之
實心遂　命士奇書　勅引過命謙如舊
朝參令百官言事無以謙為戒則當時諫官言事

雖訐直煩瀆者不加罪也凡
朝政有關大臣有不公不法者科道于奏事時當
陛前面劾之土木之難給事中王竑面劾群奸至手
擊錦衣衛指揮馬順致死則當時諫官皆得面
劾也故當時　朝廷無缺失之政臣下多蹇諤
之風以開有億萬年之業端在於此洪惟
陛下臨御以來兢業思治孳孳求言臺諫章疏一一
採納士無賢不肖咸思竭忠悃以為千萬載一
時也比來勵精之勤頗衰于往昔聽納之美少
渝于初志近給事中鄭繼曾以言事忤慢致煩
皇上赫然震怒下之

詔獄繼復調外任夫繼曾信有罪矣不過欲
陛下慎重　綸音以示天下傳來裔以觀四夷使天
下後世四夷稱為堯舜主斯我
祖宗所樂聞在
陛下新政之初樂受而舉行之者也柰何反而罪之
耶夫忠義正直之氣數百餘年培之而不足一
旦壞之而有餘在　先朝逆瑾寧彬用事內外
蔽惑諫官言事一切擠以奇禍遂使諫諍路沮
奸佞秉權天下幾乎大敗而不可為仰賴
陛下改弦更化表忠納諫士君子之氣為之一振夫
何不一二年而復蹈之耶且繼曾所以敢觸諱

忌者以　聖德容納所致耳若加之以罪其誰
不愛身重祿縱大奸大惡如逆瑾寧彬輩誰敢為
陛下盡言以身試不測之禍哉　朝廷設諫諍耳目
之臣顧如此　國家何賴焉且今士夫苟有一
善可稱皆思自愛惜保全恐虧令聞以
陛下之孜孜求諫固可以躋舜禹配
祖宗天下四夷稱頌未已今乃以言語之失罪諫諍
之臣無乃為　聖德累耶今天下郡國災傷者
十居八九江淮之民父子兄弟相食操[illegible]
挺而起者州邑相望去年冬華冰霜夏隕山谷
崩墜天鼓鳴震白氣晝見雷電失時地震於元

旦之日南京以達於河南浙江陝西等處不期
同日臣歷觀史傳未有災異若此而天下無變
者也
陛下於此之時正宜下　詔求言上下交脩猶恐天
未悔禍而大臣以讒間逐小臣以言語罪以此
銷天變而召和氣臣未之聞也且近來臺諫言
事比嘉靖初年十少七八矣
陛下前此初未嘗以言罪之也特以　聽納少倦或
避忌而不敢盡今繼曾若復補外誠恐群臣以為
陛下真有厭棄言官之意將相率緘默則言路從此
沮塞奸諛從此競進天下之理亂安危未可知

也伏願
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民窮之可恤思忠義正直之氣
養之難而傾之易將繼曾收回
成命俾照舊供職以為進言者勸仍願自今以往不
復以言罪諫官許直者容之狂妄者恕之以作
其剛毅果敢之氣默銷其懦弱不振之風則君
子道長小人道消自可以合德
祖宗齊美虞周實　社稷無疆之休臣不勝惓惓之至
嘉靖三年二月十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臣李學曾等謹
題為乞　宥狂直以開言路以彰
聖德事近該禮科給事中劉寂為奏
旨查明銀兩事節該奉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寂不諳
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著對品調
外任欽此臣等一聞　嚴命相顧錯愕莫知所
以徐而思之此非
陛下意也太監崔文誤之耳臣等伏覩
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委聽言官間有論事過激
舉劾過訐者亦每荷　優容不加之罪是以言

者爭守獻納期忘忌諱先民有曰主聖則臣直
又曰君明則臣直信其然矣　今日劉寂論劾
崔文傷於狂直實
陛下聖明有以感召之也夫崔文從事齋醮濫費財
用劉寂得於傳聞即指而論劾其事之虛實未
加詳察固不能無罪但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之心則可亮也迹雖涉於輕率而念惟納忠言
雖近於謬妄而志在惜財
陛下誠亮之則其萬一猶可進也然此事匪特寂一
人言之　內閣大臣嘗言之吏部等衙門嘗言
之臣等六科幷十三道亦嘗言之未幾復聞

內閣齋醮日漸停藏大小臣工莫不欣欣相告謂
陛下樂於昌言而勇于從義如此三五之治無難致
矣詎意奸深崔文卹㝡于中旬月之後伺間乘
釁復有查明銀數之　請誤蒙
陛下聽而行之㝡因疏辯遂得調外之
命臣等故曰非
陛下意崔文誤之也夫文與㝡雖有內外踈密之殊
均之臣子也
陛下於文一則曰饒他以寬貸之一則曰宜照舊安
心辦事以慰悅之至於㝡則略無假借非惟不
聽其言又從而斥逐之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
親果如是乎况㝡本以一介草茅所受者
朝廷之官所食者　朝廷之祿予之奪之㝡何有
焉第恐因言罹禍則人皆以言為諱殆非
祖宗設立言官許以風聞言事防微杜漸折奸萌之
深意也且此端一開則直氣自是而沮言路自
是而塞奸邪自是而肆志忠鯁自而喪首將來
雖變兆幾微禍貽隱伏或有大不利於
宗社者人誰敢言
陛下亦無從而知矣如正德年間逆瑾用事摧抑言
官始令回話不已而罰俸不已而降調馴致椎
銳恣于內寧彬橫于外上下乖隔

宗社幾危此
陛下於潛邸必嘗與聞今日諸臣亦有嘗所共見者
可不鑒其故轍而忍復蹈之耶伏望
特弘天地之量　少霽雷霆之威收回
成命仍復㝡官則㝡之感　恩圖報自不容已而
聖德之光大益有以昭于天下後世矣臣等無任懇
切祈　命之至
嘉靖二年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朝廷設言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虛詞奏擾劉
㝡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回話又不認罪姑
從降調外任以稱朝廷容宥之恩這廝每如何
又這等奏擾恣意回護本都當拏問究治且饒
這遭再不許仍前奏擾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王時舉謹
題為陳末議以重臺諫事臣切惟糾正百僚察舉奸弊臺諫之職也凡人之情恒欲諱已之過而已之所以處人者又孰肯盡言以招尤也惟臺諫之職則發人之奸奪人之爵甚至律人之罪咸任怨而不辭或摘伏隱微事關利害雖身冒艱危即抗言而無忌匪是者則有辱臺之罰此其職宜然雖欲辭之而不可得矣使其持之不專而人得以撓之任之不重而復有以禁之臣恐智巧之士皆將緘默而苟容之矣非所以廣聽聞而防壅蔽也臣猥以庸愚待罪諫末謹即

臺諫之當重者條為二事仰瀆
天聽伏乞 勅下都察院再加詳議施行則憲體崇而言路廣矣

計開

一懲報復以倡敢言之氣臣每見內而科道外而撫按凡有糾劾我
皇上必下之該部覆議者何哉蓋以言官之論列或出風聞人才之難得尤宜愛惜故必質之咨訪考其素行可留則留可去則去公是公非自有定議未嘗專以言官之言為然也故被劾之臣惟宜杜門省愆以聽
上命可也或心迹未明具疏自白可也若乃私逞胸臆摭拾浮辭徑欲罷斥言官其阻壞憲體也亦甚矣此風漸長臣恐言者之杜口橫議之紛紜而奸邪不得以 上聞也伏望
皇上軫念耳目重寄敢言為難今後凡被劾官員希圖報復輒將言官指摘論劾罷斥者查照律例重加究治庶諫臣不致搆陷而奸邪知所警懼矣伏乞
聖裁

一重再劾以發未盡之奸臣查得糾舉官員若已有 旨發落不許再劾蓋以生殺予奪悉

聽 上命若 旨下而復劾之恐非肅將
明命之意其制固未嘗不美也但
皇上之所俞允者多據各部之覆奏而各部之覆奏者亦憑內外之章疏耳夫如是則
皇上之所俞允者乃與衆共定之者也初非有意必於其間也惟其善而莫之違也固云美矣第恐佞巧之奸恃彌縫而漏網狙詐之徒依城社而脫罪封疆之臣掩覆敗以為功有一於此其關係豈眇小哉苟盡諉之曰業已有
旨而不敢再劾焉則奸愈長而弊愈滋矣非杜漸消萌之道也伏望

皇上兼聽並觀取人為善凡各部覆奏事宜如有未
盡之奸悉聽言官再劾則人無遺奸而忠悃
得以悉輸矣伏乞
聖裁
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

工科給事中臣衛道謹
題為優容諫官以隆　聖治事該禮科給事中劉
寂題為奉　旨查明銀兩事奉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寂不諳
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着對品調
外任吏部知道欽此查得先該劉寂劾奏太監
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糜費　內帑銀兩不
下六七萬兩因崔文有摭拾之奏而劉寂遂蒙
外任之除臣切惟
祖宗設科道等官寄以言責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
也言之而當則採而行之言之不當亦宜置而
不問古之善治之君於直言敢諫之士或賞之
絹或加之官正所以作其慷慨敢言之氣而誘
之使言也誘之使言尚有不肯言者況因其言
而挫折之乎頃者崔文奸邪壞事劉寂劾之乃
其職也但其事不詳審言多過實誠為有罪然
亦薄乎云爾自唐宋以來諫官許以風聞言事
寂之罪亦一時風聞之誤今遽斥逐之不亦太
甚已乎慨自　先朝逆瑾寧彬相繼擅權一時
敢言之士斥逐畧盡賴
陛下英明誅竄權奸收錄擯斥士氣復振天下翕然
稱　聖夫何近日以來李學曾以觸忌諱而

俸章僑以觸忤某賢而罰俸乃今又逐劉寂矣
遠近聞之莫不驚駭咸謂
聖明之世豈宜有此臣仰窺之有以知其非
陛下之本心也将無以崔文之奏左右之請重違其
意而有是乎夫文官官也寂言官也寂劾文而
陛下逐寂臣恐天下聞之必謂
陛下為宦官復仇而逐言官其為　聖政之累
聖德之累也大矣且聞非獨陷一劉寂也近嘗排一
刑部尚書林俊矣始俊以守法不發李陽鳳等
於鎮撫司
陛下令其回話回話未幾而稱疾矣稱疾未幾而乞
休矣是俊之去雖名曰乞休實文有以擠之也
〈嘉靖疏抄卷三〉　一二〇
陛下以文一人之故既失一大臣又逐一諫臣夫大
臣者
陛下之股肱也諫臣者
陛下之耳目也内臣者
陛下之厮役也以厮役之故而去大臣與諫臣譬之
人以一指之過而自傷其股肱耳目謂之智可
乎且俊已去矣寂已逐矣為文者方且侈然安
於其位　明旨答之曰端謹老成曰小心廉靜
曰方切任用温言善辭不一而足嗚呼彼文者
臣不知其何如人抑不知其有何才能而

陛下眷之不知何以至此極也且方切任用者不過
用之誘熊誦經而已経熊佛老之左道左道亂
政者必誅文得免鈇鉞之誅幸矣
陛下寵護之乃為之逐一言官萬一有權幸甚於
文而奸賊如瑾彬者又孰敢指而言之耶臣恐
人人以寂自懲結舌苟容壅蔽日深奸邪得志
豈　國家之利哉今天下誠少一劉寂亦不惜
一劉寂惜之者言官也亦不惜一言官惜之者
朝廷大體也　朝廷大體
陛下柰何自壞之耶伏望　念股肱耳目之重收回
成命将林俊遣官諭旨再賜慰留将劉寂仍復原
〈嘉靖疏抄卷五〉　一三五
官以存大體特　勅法司将崔文李陽鳳等通
行提問亟　賜罷斥則天下幸甚尤望今後諫
官言事雖風聞之誤亦特　賜包容庶幾羣諫
敢言公論大明　國脉延永而
聖治益隆矣
嘉靖二年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朝廷設言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虛詞奏擾劉
寂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回話又不認非姑
從寬調外任以稱朝廷優容之恩這厮如何又
這等奏擾恣意回護本當拏問究治且饒這遭
再不許仍前奏擾該衙門知道

南京禮科等科給事中臣鄭慶雲等謹
奏為勤志聽言以端化本事臣等切惟人君以求
言為職臣子以進言為忠是故臣子言焉人君
採而行焉斯固君之明也亦臣之願也夫人臣
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
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夫君有過失危亡之
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人
君於臣子之諫而不聽是安其危而利其亡也
輕其君之危亡者非忠臣也樂其危而利其亡
者非明主也在昔唐虞三代之盛君臣都俞吁
咈於一堂之上言者無齟齬受者無難色是之

謂至治三代以下人君於其臣之言或聽或不
聽而治亂亦因之不足論也
陛下自登極以來亦嘗求言矣然聽之者不什一拂
之者常什九臣子有逆鱗之心
陛下無轉圜之美臣等近因　聖體屡爾違和具務
學親賢保　聖躬數事上塵　睿覽其間千數
百言自謂披裂肝膽頗皆切於
陛下心身之學又竊謂
陛下於此必將有所感動覺悟　深宮幽邃之中有
篤恭持敬之道如禹之祇敬湯之日新文王之
小心翼翼武王之義勝欲則於　聖學
聖躬少有補裨而臣等之職盡矣近者伏覩邸報奏
旨詼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愚昧誠不知所謂至於遠
近傳聞之人亦謂
陛下不宜有如此批荅也夫所謂詼衙門者如今之
六部三法司百職事之屬也故凡銓選禮樂錢
穀甲兵刑名土木之事則固其所司存也謂之
曰詼衙門知道可也至於臣等所言乃
陛下身心之學非可以外求也此在
陛下自知之而自行之詼衙門何與焉語曰為仁由
已而由人乎哉明言為仁之道在已而不在人
也夫臣等所言非臣等之言也先儒之言也乃

古先帝王之所以保身保民永年昌後之道也
使其言之可用
陛下當採而行之使其言之不可用亦當明示譴責
以為言官大言者之戒今徒付之於詼衙門毋
乃以其言為常談不足聽信姑為是尋常推托
之詞抑或以其言有拂戾於
聖心而為是拒絶之詞也夫人主之患莫大於拒絶
人言傳曰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
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其可得乎甚言人言之
不可距絶也臣等思今日如此之批荅非

陛下之過也句章奏者之過也然其端有二或隱匿
不以上聞是謂蒙蔽或票擬不由內閣是謂攬
權夫人主之患莫大於權柄下移而蒙蔽人主
之聰明為國大蠹其罪浮於亂臣賊子以
陛下左右腹心之臣而負此二者之大惡
陛下又可一日安枕而臥乎蓋蒙蔽者必至於攬權
苟攬權一入其手則其蒙蔽者無時而可解也我
武宗皇帝在御之日十五六年之間國不得治天下
不得安寧者其弊正在於此
陛下所親見者也柰何今日又忍蹈襲之耶臣等職
列諫垣遠在南服凡有見聞不敢隱諱切念謄
章於數千里之外待報於一二月之間心有餘
而力不逮言雖切而勢愈隔其所以望
陛下者如日月焉惟恐其虧也今臣等言焉
陛下復不以臣等之言為然漫不加省而果於棄之
不少愛恤則臣等之心益孤矣夫臣等之言不
足聽也不足怪也今老臣耆德枝起於朝法家
拂士襟連於國其所以排琅玕而叫閶闔吐忠
朴以報　明主者方未已也倘
陛下不加獎用一切以是拒之其所以失忠良之心
塞諫諍之路豪傑解體奸邪萌志聰明日蔽於
上惡政日加於下唐虞三代之治無復日矣

今日矣伏望
陛下自今以後勤勵萬機而不間於旦暮之功
俯聽群言而不遺乎芻蕘之善切於身心者務躬行
之不怠利於　國家者務舉行之必力則君身
正而萬事理　國家治而天下平矣臣等萬死
謹再瀆　聞惟
陛下采納無任願望之至
嘉靖二年八月十五日奏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陳時明謹
題為容直言嚴譴以廣
聖聽以戢近習以安人心事臣切見禮科給事中劉
寂論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糜費
內帑銀兩數多節奉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寂不諳
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著對品調
外任吏部知道欽此　嚴命一下舉朝驚駭夫
劉寂非他言官也言官非他　朝廷之耳目也
自古帝王暨我
祖宗所以設立言官者以　朝廷缺失奸邪情狀責
之而使察察之而使言也所以博視聽而防壅
蔽也所以圖安全而戒危亡也言之而當雖於
君身不便左右不便強而從之其不當且觸忌
諱亦包而容之所以盡下情而冀善言也所以
畧小過而存大體也寂自以身荷
國恩官以諫名職當耳目誠見邇者
聖學之不篤也時政之不脩也大臣之不覿也忠諫
之不行也意必有左右檢佞之徒惑移
聖心蒙蔽　聖聰者已而廉得崔文誘導誦經設醮
事出風聞崔文指以齋醮為由侵用
內帑銀兩至六七萬故為

陛下言之所以輸忠效舉職事也當寂此疏下時臣
切自愧均一待罪言官而耳目短淺識見疎暗
不知　左右欺罔有如此者將謂
陛下必痛罪崔文以彰　英斷以肅近幸也詎意閱
月之後復有崔文強肆之奏致有
陛下今日之怒乎寂以假齋醮侵　內帑劾崔文有
是事當　命內司稽勘果出風聞亦可因以戒
諭左右而為先事之防豫為　朝廷慮無不可
也文被劾時若無此事即當明白沖奏使外廷
知之何有事涉旬月之餘言者已目為墮甑矣
乃敢喘息而肆為反噬之計乎乃敢讒譖而誣誤
陛下乎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
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蓋痛憤讒邪之傷善類
而欲其死亡之甚也臣意文被劾自以肺肝畢
見所懼在
陛下之知其奸而致其罰也所經營者在乞哀
左右而求免於戾也正多方救罪之不暇安能謀及
陛下曲賜恩宥文罪已脫矣人言亦稍息矣其彌縫
亦已固矣左右頗有助矣讒計度可行矣內外
一無顧忌乃讎言者發其陰事潛為沮擊之謀
要言官以必不能根究之事以激怒
陛下欲

陛下墮其術中而不悟也自古設敢諫之鼓立誹謗
之木樹進善之旌言之而善尊其爵富其家不
善則姑置之猶不敢顯言其謀之過也舒徐以
諭之和顏色以悅之何則古先哲王誠見進言
之難而慮人之不敢盡言也言官進言實難循
默不言誰則不能蓋有言必有讎凡言官所指
不讎之者百千中間一二也所賴者
聖明為之主而庇護之耳猶司防之犬搏噬奸宄為
之主者不知憐恤其不為盜賊之齏粉也罕矣
自非忠鯁獨立之士幾何不為利害所怵故言
官敢言之難非獨臣以為難自古以為難也若

使言官持祿以富家積考以遷官從容附會上
無忤於君下無怨於人此言官之利也恐非有
國之福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政事
日非而其社稷隨之矣其一時風聞之誤雖有
言過其實者人主亦當取其千里而畧其牝牡
驪黃昔人所謂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是
也至其正言不諱尤足以闡揚盛德古所謂主
聖則臣直君仁則臣直載諸前史可復尋也況
陛下嘉靖改元之　詔有曰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
今後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直言
無隱　明詔一出播諸萬國傳諸四夷載諸

史為千古盛德今寂忽以言得罪臣恐非
陛下明詔之本意也人有千金之璧固珍襲以藏之
也而自毀棄之而自黙污之觀者以為何如夫
嘉靖改元一詔
陛下一代之大制度也猶漢高之約法也三章之法
亦草草粗具耳猶終漢世未之改易
陛下登極之詔質諸天理揆諸人心斷諸
聖裁採諸輿論與帝王致治之跡如出一軌轍固將
傳之　聖子神孫以為萬世不刊之典
陛下之寶
陛下當自惜之可也詎意方自為之而旋自背之乎

彼漢唐宋願治之主其自為法制猶兢兢持守
終其世而不肯少變
陛下有此大制度良法美意縱不能貽厥孫謀猶當
矜持永世今乃始終參差一至如此
陛下方比隆堯舜豈可使所為出漢唐宋末主之下
乎就使寂言委狂妄罪委當加天下之人光以
明詔為主而資治之深也必將悵然曰向也求言今
也罪言何以異於正德之世天下太平無復望
矣寂雖狂率妄言之罪誰與家諭而戶曉也聞
諸中國尚不可況可使聞於夷狄乎寂設以他
事得罪猶之可也今以劾倖文而得罪天下聞

之必曰
陛下之寵幸宦官也文之所蒙幸者習道經建齋醮
也寂之所以得罪者忤幸臣闢異端也寵幸宦
官非　朝廷美事也崇尚異端亦非
朝廷美事也
陛下雖曰寂狂率天下則曰
陛下阿私近幸之故
陛下雖曰寂妄言天下則曰
陛下惑於異端之故將寂之名愈彰而　朝廷之失
益著此一事最於言官之責庶幾矣如
陛下何忤己而罪言官彼漢唐宋願治之主猶弗為

也今以忤近幸而罪言官不亦異乎夫天下人
心竭力攻之而不足一事失之而有餘此事一
出遠近傳布其於　盛德關係匪輕願留三思
無為　聖明之累此轉禍為福之機也
陛下寵幸崔文縱不治前事之罪然因其中傷言官
亦足明其為兇悍無良之人知人之惡而不能
去自古以來未有不遺後日之悔者也況因文
而罪言官虧　朝廷納諫之美蓄天下忠義之
憤失蒼生思治之望首壞　明旨上玷
盛德阻言官忠藎之門長奸諛驕橫之氣他日事有
大於此者誰敢復為

陛下言之後世有兼朱子綱目之筆者必書曰某月
日以給事中劉寂為某官分註曰時宦官崔文
誘　上設齋醮因而盜費　內帑不貲給事中
劉寂以為文怨之　上怒命對品調外任自是
在　廷以言為諱嗚呼文非獨誤
陛下於一時而實使
陛下取譏於萬世只此一事文可斬也後世之主固
有始好言而終惡言如唐之玄宗者彼因在位
日久世道小康志滿意得不勝驕矜之偏私汩
其禮義之良心然卒致天寶之亂流離巴蜀局
蹐南內抑鬱而終今

陛下在位日淺恩澤未洽於人心威令未行於左右
無玄宗數十年納諫之美而有玄宗末年拒諫
之非今各省水旱異常留都疫癘大起草澤寇
盜屢發人情岌岌方有土崩魚爛之憂此正
朝廷兢兢業業上下交脩奬忠直求善政以祈天
永命以收集人心之時若復惡言拒諫是病之
人并烏喙而却和扁也況左右近習多宮掖宿
奸習於揣摩敢於縱肆方朝夕窺伺
陛下之淺深
陛下固宜操其鞭箠攬其銜勒以防不掉之虞今復
假之恩顧拂逆天下之心為之黜責言官辯制

天下之口細民猶烏也烏將散復從而馭之近
幸猶虎也虎出柙又隨而翼之臣恐吐隸穆鉏
不特起於秦栢厰爲馬將復見於今也伏望
陛下惕然猛省急收
成命存劉㝡以誘致盡言罪崔文以湔雪
聖德于以疏通既塞之言路于以招徠將散之人心
于以控馭泛駕之近習則四海清寧尚可望矣
若終迷不復他日之患臣有不敢盡言者矣亦
有不忍盡言者矣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言
改過貴速也臣待罪言官知言出於口必觸犯
近幸但職在進言非言無以報

國觸犯近幸固知有不測之禍然陷
君父於有過之地當蒙萬世不忠之誅罪一也一時
之禍是爲累及身家萬世之誅實以得罪名教
臣非不觧而爲是贅言也亦非瞑目宵行而自
投陷穽也於罪戾之中擇其近且輕者而居之
誠日夜拳拳於　君父不顧
朝廷有此不美事也惟
陛下留神靜察勿以臣名位疎遠而亮其衷悃勿以
成命已下而難於收回使天下之人知今日罪言官
之事果非
陛下之本意也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待罪言路

之臣亦幸甚昧死狂瀆干冒
天威
嘉靖二年八月初七日奏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山東道試監察御史臣李高等謹
奏為體悉情以保治安事臣惟保安圖治之道無
他要在通天下之情而已能通天下之情然後
能得天下之心古之善治者然也故天子聽政
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
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其意以尊卑之勢相
懸則上下之情易壅故曲為體悉多方以求通
之是以天下人心翕然歸往運祚之遠者七八
百年次者亦不下五六百年至於後世遠不及
古一治一亂要皆繫天下之人情通者治壅者
亂暁然可歷指計也仰惟

陛下臨御之初信用輔臣召起遺逸廣通言路刻別
弊端大小臣工朝入章疏暮奉
綸音靡不曲中人情允當萬體在　朝在野欣欣望
治蓋由
陛下真吉帝王之資故大通天下之人情以基億萬
斯年之運祚者也近聞在　廷諸臣何孟春等
有犬　闕之舉致冒
天威宣諭撻辱臣等切惟諸臣雖狂直
陛下之聖明獨不能少垂察耶夫諸臣冠裳袍笏從
容朝著之間何其榮也身一伏闕遂至幽囚犴
狴之中鞭撻　大廷之外何其辱也寧為此而

不為彼諸臣之情其必有甚不得已者
陛下之聖明獨不能少垂察耶
陛下之明　日月也少肯迴光內照掩躬自省察諸
臣今日之情果何為哉俯伏　闕廷之下以干
朝廷不測之威其情必壅而不能上達者知其有
所壅
陛下必思所以通之矣尚忍罪之耶惟
陛下之明不加之意斯以諸臣為欺罔將見諸臣之
情益壅則天下之情亦壅天下之情壅則恐天
下之心危甚哉人心之不可測也自古天下之
情不自壅皆由小人而壅之今日諸臣之情桂

萼張聰之所激也蓋
陛下大禮之　詔下未旬月而萼等敢為兩考之說
不除萬世之笑未已之說以簧惑
陛下之聽上擾　天子之尊以行胸臆之見欲
陛下為朝更舊改之政以快其曲學偏見之私在
廷諸臣之情隔於　緣陛之遠而不能面陳見於
章牘之繁而不復取信故惆悵危迫而至於伏
闕諸臣至於此豈得已哉
陛下當思所以體悉之不宜重壅之也在易上下交
而其志通於卦為泰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於
卦為否否泰之幾繫上下交與不交耳

陛下身為保泰之主其可不思所以通上下之情耶
且諸臣之所以為此者以
君臣大義百不忍負故忍而就此耳
陛下從而加之罪使或此風遂長人乃訓之朝署之
間俛首結舌旅進旅退胥而為害是豈
陛下之利哉况情之於人猶水之於川也通之則順
壅之則逆故傳曰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陛下其可不加之意哉伏望
陛下遠法三代之哲王近守
列聖之成憲博采群議不偏聽而生奸大通物情不
壅下而啓蔽惜人才如元氣繫人心於命脉實

宗社無疆之休亦
聖明永終之譽臣等不勝願望之至
嘉靖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這事已經發落况今又有詔旨了李髙等這廝
每狂率輕瀆又来拾掇好生欺慢法度本當拏
問治罪姑從寛饒這遭還各罰俸兩箇月再敢
有来撓亂奏擾的定行責治不饒該衙門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史于光謹
題為赦過宥罪以光
聖德事臣聞之聖人喜如春怒如秋天道在我也其
喜以天故天下共仰春生之仁其怒以天故天
下共範秋成之化往歲先後言禮伏
闕諸臣坐躁妄之罪
陛下怒而罪之此稟秋肅物之權固天之道也然是
時中外臣民皆知
陛下特出一時玉成之意使之動心忍性所謂益之
以凶事非固欲終絶之近該御史張袞疏乞
聖宥果蒙
勅該部看詳邸報一出不但舉朝臣工

加額忻仰凡都下厮役賤吏皆歡呼告語以為
聖天子将還前日得罪之臣矣天道煦物之春其覆
人一至是哉既而吏部詳覆上請
聖裁而　命下報罷又有以仰見
聖意玉成之深欲其磨礪之久然後用而全之也夫
大地之春有所不動動則必舒
聖人之仁有所不行行則必貫况諸臣皆
陛下所親拔擢欲與共圖治理以茂　中興之業者
而廢謫已兩閲歳大臣未遂其先憂後樂之忠
小臣未遂其幼學壮行之志家居者或年垂耄
暮謫竄者或處于瘴鄉一旦有如劉安世之齎

志以沒如范祖禹之梅州不返

陛下愛惜人才之心必有　宥過後時之悔雖人才

消息代不終乏然沮德明求衆之奸寢淮南叛

逆之謀者皆譽望素著之臣也伏望

陛下早施春生之仁即起諸臣於懲艾之後必皆感

恩思奮以圖報稱將來績效可必其有大裨補

聖治無疆之休者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刑科等科給事中臣王仁山等謹

奏為乞賜　天威宥狂直以昭所言踈事臣等近聞

兵科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觸犯忌諱致蒙

陛下下之錦衣衛獄夫繼曾之言事過當誠為有罪

矣而　詔旨太峻譴責太嚴驚駭物聽不亦為

已甚乎恭惟

陛下御極之初開廣聰明大闢言路雖有拂意逆耳

詆訐狂妄之言尚能　虛心以聽俯就延納其

時天下之人歌詠頌歎以為古之聖帝明王亦

不過此是以　先朝之積弊大害一旦悉舉而

更張之而天下帖然以無事夫何未及二年之

久而

陛下聽諫之美漸不克終前既怒劉最之言而深斥

之矣茲復怒繼曾之言而繫之獄焉臣等深惜

聖明在上而乃有此舉動也繼曾身在言責有所見

而未安於心者不得不以上　聞以效一時之愚

陛下不以其言為然猶當寬大含容未宜遽棄今乃

囚之於幽禁之中苦之以桎梏之慘若將有大

辟重辜而不可少恕焉者不識

陛下何怒於繼曾如是哉臣等逆知非

聖意也蓋恐欲竊政弄權之人假此以激怒

陛下或摘其剴切之辭而目之曰此乃彰

聖上之過也或指其狂直之語而名之曰此乃譏
詔旨之非也凡可詆毀無所不至　陛下不察赫然
震怒而墮其計中耳殊不知近侍之威權既重則
陛下之耳目自蔽臣等恐忠直由此而觧體言諫由
此而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言將来
主上之過失孰從而規之　朝廷之疵繆孰從而舉
之臣下之奸邪海內之休戚孰從而指陳之假
使其時或有矣權蠹政荼毒海內如劉瑾假寵
納賂濁亂朝政如錢寧江彬諸人
陛下何由一一知耶况今天下災異疊見東南之死
殍成丘盜賊之生發不常人民之艱難已極

陛下視今日為治耶為不治耶正宜重軫
淵衷思圖治理豈宜輙罪諫臣自生蒙蔽伏望
皇上廓日月之明大乾坤之量思　祖宗建臺諫之意
赦繼曾狂妄之愆復繼曾原任之職以開諫諍之門
以作骨鯁之氣使天下知　聖明之世决不以
言罪人尤望自今已後凡有奏章必付閣下票
旨詳議而行務使事體歸一如此庶幾納忠之人猶
有效忠之願破奸謀於欲肆激忠義於將靡
社稷之福多矣非特臣等之幸也
嘉靖三年四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浙江等道署道事監察御史臣梁世驃等謹
奏為宥言官以存
國體事臣等切惟人君以兼聽廣納為明以藏疾
匿瑕為量明無不照則邪佞不敢奸量足有容
則讜言日進是故逆耳之言明主之所亟求
而直言不用識治者以為甚於災變之可畏
也近該給事中鄧繼曾以傳旨不關於
內閣而建言遂失之戇狂僭非涉之於疑則必聞
之有誤要之忠直之過也
陛下責以悖慢誠是也下之　詔獄得無甚矣乎臣
等聞之既驚且駭將信而疑以為

陛下即位之初既　詔科道官照舊言事矣今茲舉
也無乃　聖意之少違耶臣等竊惟國家之治
否由言路之通塞體勢所在關係匪輕自古善
覘人國者每先之此固
陛下之所洞鑒者也夫繼曾之所論建其中詳悉固
未及知觀其意大約以王言為重耳臣等敢以
為本無邪心也非為身家謀也在昔商書說命
有曰王言惟作命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
言如綸其出如綍蓋言所係之重且大也如其
善而莫之違則一言有興邦之利如或未善而
莫之違則其害又可勝道哉繼曾之心疑有見

於此又以身為言官職專封駁言不激切不足
以動
陛下之聽用勤効忠之益遂違納約之規是誠可罪
也原其情誠非為身家謀也實本無邪心也罪
亦可恕也況夫古先哲王每以為聰明有限治
亂非常從諫者昌自用則小於是乎植旌置鼓
立木垂鞀以來天諫矣又慮其不諫也於是乎
假之以優容諭之以德音又恐其不直也又於
是乎有金帛之錫衣馬之賜惟欲必聞其過而
后已以至於言之難受者則每置於包荒之中
事之所無者亦必以為先事之戒固未嘗厭薄

言路而罪之也古之諫官言及乘輿則天子改
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又未嘗以言受責也
故唐臣陸贄進言於其君曰諫者直示我之能
賢諫者狂表我之能恕今繼曾之言直矣狂矣
能恕能賢乃
陛下之美德今茲罪之得無少損矣乎且我
祖宗以來設官分職獨專以言責寄之科道百餘年
來扶持綱紀悚懼奸邪多有賴之未聞以進言
而下獄者惟正德年間乃始有此其時其事鑒
戒顯然
陛下之親燭也豈以為盛德事耶今一繼曾固不足

惜所惜者 國體之所係治否之所關耳蓋人
情畏懷者衆剛直者稀自茲以往事若有大於
此而難言者誰為
陛下言之哉夫天下事至於人不敢言則國事之可
畏者至矣言之誠可於邑況今災異頻仍饑饉
又甚天見變則五星聚于營室地見變則震動
聞於四方人心危則盜賊充斥於各省尤可傷
者鳳廬江北父忍食其子夫忍食其妻道無完
骸野無生意此仁人之所不忍道也
陛下正宜大下哀痛之 詔廣求消弭之方不憚於
省躬不難於聞過庶幾上荅

天意下田氏生甚不宜以言為諱而況可置之於法
也哉傳曰主聖則臣直又曰惟明主可以理奪
在昔誼主或聞諫而怒後悔怒而賞之書之史
冊後世以為美談如蒙乞敕
天威將繼曾出之獄而薄其責恕其罪而復其官用
以嘉天忠直因以勵夫將來則
陛下納諫之美名容受之盛德始光前軼後而休明
之治此其基之矣臣無任懇切之至
嘉靖三年四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王官謹
題為優容直臣開言路以圖
新政事臣讀近日　朝報該給事中李學曾董僑王
事林應驄為諫言四諍事奏奉
聖旨各罰俸有差臣反覆思惟不勝驚懼切謂李學
曾等所言俱剴切忠直其於
新政深有俾補在
陛下當欣然嘉納以獎言者而乃罰俸罪責為阻塞
言路計耶臣聞人君之治天下以用言為先故
人言之用不用言路之通塞攸關言路之通不
通天下之治忽所繫歷指前代明有徵驗不敢

備述臣請畧舉我　朝之治耳目所及見聞者為
陛下陳之昔我　孝宗在位時　御經筵勤學好問
退朝之暇延訪儒碩咨諏治理至於臺諫及諸
臣言議罔不嘉納而俯從之故其十有八年之
間令出唯行信賞必罰海內晏然軍民樂業及
其往也天下至今猶思之慕之而尚冀其復出
也此無他用言故也其後　武宗繼立好尚武
畧不御經筵退朝之暇惟異類邪術之人雜侍
左右日與狎昵晝夜頡頏外事巡遊拒諫忠言
扞格不入故其十有六年之間政出多門賞濫
刑濫海內騷然幾致大亂及其往也天下至今

猶恐之慼之而惟恐後之繼今者復若是也此
無他不用言故也夫同此天下也一傳之間而
忽懸異祇在人言之用不用焉關係良不小矣恕
陛下龥德藩邸之時已嘗知之方其　入繼大統天
下臣民之所仰望于
陛下者不但直如　孝宗而已蓋將以堯舜禹湯文
武而深望之也今纔二年耳　詔令不信刑罰
不中名雖嘉靖之維新實多正德之遺轍一時
中外之臣咸懷忠良因事獻納各圖報稱豈意
陛下以忠為妄以諫為擾以臣下養廉之資為
朝廷罰贖之具一至此乎臣恐天下之事其所由

來有漸者其幾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
務蓋禍患之幾藏于細微而非常人之所預見
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聖人于
幾則兢業以圖之今日之罰俸雖小然無已則
將錮忠良之口壞耳目之司必有禍患之來奔
潰決發而不可收拾者其幾甚大也
陛下於此將欲為　孝宗耶為　武宗耶將欲安天
下耶危天下耶為
孝宗以安天下則臣民安而
陛下亦安矣為　武宗以危天下則臣民危而
陛下亦危矣夫豈洸然身外之事不切於己者

陛下可不早見而預防之哉伏望
陛下將李學曾等特　賜優容收回罰俸之
命於其所言事理一一聽用行令益恭厥職勿替初
心仍將嘉靖二年以來大小臣工奏章通行查
出　燕閒詳覽如欲
陛下時　御經筵日近元老者其言可用也必用之
如欲
陛下讀大學衍義溫習講章者其言可用也必用之
如欲
陛下儆齋醮慎近習遠聲色重刑賞者其言可用也
必用之以至一事之建白一政之匡救一

命令之封駁務必考究可否採擇施行用集衆人之
長以成一人之治庶乎慎終如始鑒
武宗之懲成　孝宗之美中興之道無踰於此不然
則權移左右害及臣工深成欺罔之奸重致敗
亂之禍其去正德之世無幾矣又何以
新政為哉臣愚犬馬懷私不容緘默用是昧死冒瀆
伏乞
陛下試垂聽焉
嘉靖二年　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都給事中臣鄭大經等謹
題為恭遇脩省懇乞
聖明宥狂直以開言路以崇實政事臣等切聞天心
仁愛每徵於災異之形而人主格天不在於彌
文之著故必有脩省之實政而後有格天之實
功其交感互發之機捷若影響而祈天永命之
道豈可以襲取而得哉恭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　天心默佑　靈祉呈祥固有以徵
順信協一之理至誠得天之應矣邇來天變疊
形災患漫出人妖物怪前此所未有焉
皇上每遇災沴以來時申脩省之政是宜天心降鑒

而百順咸集也夫何地震之異復見之
京師當一陽初長之時正　泰道方隆之會
輦轂之下遽有此變大小臣工罔不悚然駭愕災異
之警甫陳脩省之令隨布固於此覘我
皇上敬畏天道不遑暇逸矣然自有災異以來
陛下所以畏天彌變以為脩省云者亦既勤矣而災
異頻仍至形禁近若真有以譴告之者何哉毋
亦徒循脩省之故事而未底脩省之實政歟明
王遇災而懼所以脩人事回天心者固非一端
必首下求言之詔以集衆思以咨善道而脩省
之政以是為先務焉今顧有不然者臣等於本

月十一日接到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陳十
事章疏見其因事敷陳委曲詳盡語涉狂妄者
間亦有之誠不能逃於　聖明洞察之下但意
在納忠而言涉忌諱詞若支蔓而心實無欺據
其一念耿耿之忠直以堯舜三代之盛王望
陛下一時臣子咸欲步武夔龍而後已也臣等心切
愧之荷蒙
皇上不加深譴姑從降級為問禮者感激
鴻恩圖報無地復何言哉臣等切以天變方形適際
君臣交儆之候而罪摘狂戇殊非仰承
二帝之心以此應天其何以致脩省之實以盡格天

之道耶伏望
皇上擴包荒之度　弘虛受之懷俯完愚忠放回
成命俾問禮仍以舊職供事采其言之可行者悉付
施行則實政允脩而天心默順
聖恩覃布而災異潛消脩省之政尚奚以加於此哉
不是之圖雖日從於衣冠儀度之間以是為脩
省焉竟奚裨於實政而挽回乎天變也耶臣等
待罪言責深負曠瘝脩省方嚴不避瑣
瀆干冒　宸威無任懇祈之至
隆慶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都給事中臣馮成能謹
題為仰戴　天恩恭陳末議乞　賜益弘虛度
宣布德音以隆至治事恭惟
陛下自臨御以來　聖德含弘虛懷延納中外進言
者悉荷　無容此誠堯舜翕受敷施之量四海
方切頌揚以為太平可指日待矣乃近日
內閣傳奉
聖諭朕即位以來賴卿等輔弼近來科道等官不諳
事體本內敢屢次欺言是何意卿等詳處來說
欽此一時科道諸臣誠切驚疑茫然莫知所自
皇皇若無所容者待罪數日以來尚蒙

陛下天地之量曲　賜優容以此知
陛下本無厭言之心偶因一二言者詞涉躁狂故發
綸音以為後警耳　至德至仁臣等得於親承者誠
感激無地矣但嚴切之　聖諭方傳播於群臣
而容納之　仁言未宣昭於天下恐千里之外
四海臣民未知　聖意所在妄疑
陛下不樂直言而從此以言為諱大非所以彰
聖德而勸將來也臣至愚極陋屢進妄言屢蒙
採納感戴　天恩誠願以一身狥　國家者當此之
際正言路通塞世道理亂之機故敢仰窺
聖意懇效愚忠惟

陛下垂聽焉臣聞君仁則臣直故必有不世之仁君
而後有不阿之直士又必有不阿之直士而益
足以顯不世之仁君二者常相須而成也故漢
書云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
直諫治功煕當時而芳聲垂後世者用此道耳
陛下聖明御宇化理維新諸臣際遇昌期各思靖獻
是以數月以来章疏籍籍
陛下自一處觀之誠覺其煩然自諸臣人各懷忠者
尚猶以為少也但才識不同見聞亦異故或有
激於意氣涉於風聞而粗疏影響誠如
聖諭所謂不諳事體者臣等反身循省誠愧悚汗下

仰服　聖明矣若謂之有欺者則諸臣之所不
敢也人臣之罪莫大於欺諸臣志在效忠安敢
有此孔子論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然則犯者
固所以為忠非所以為欺也苟其心之不欺則
無論其言之當否在並蓄而並容即其諳事體
者行之不諳事體者置之在
聖明之決擇耳譬諸一身以耳目為見聞以一心為
主宰固不可盡信耳目而即措之行然謂耳目
之見聞有未善可也而遂疑耳目之欺我也寧
有是哉天地之容物也非不麟鳳也鷹鸇虎豹
無不畜焉非不珠玉也蟠木礪石無不具焉君

人者固效天而法地者也使非純良戇直並列
于朝家言户說並聞於上其何以示天地無所
不容之量哉夫容一言之不當者則不當者集
棄一言之不當者則不當者離何者卜忠之士
進不關人主喜怒退不顧一身安危者千百之
一二也其次則上下無度是非利害並存於中
係乎上之所導耳故明君開導而求諫和顏而
受之猶恐士之設懦而不敢進若責而詰之則
忠言日希而讒諂者至國是將日非矣天下之
患尤有不可言者安可弗慮也昔唐太宗常責
王珪温彦博附下罔上而次日謂房玄齡曰自

古帝王納諫固難朕夙夜庶幾於前聖昨責珪
等痛自悔心公等勿因是不進諫也是太宗始
雖責之終則悔之又誘之使言其益廣聰明而
成貞觀之治宜矣
陛下固將上法堯舜者何有於太宗前者之
諭固即太宗之責臣下者今豈無悔心導之使諫若
太宗之　諭玄齡者耶況今災變頻仍霪雨大
水若大同之冰雹遼東之火旗尤為大異者此
正側身脩行下　詔求言之日也伏望
陛下法天地之無容師帝王之遐軌　渙發德音昭
示天下凡　朝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人才之

邪正仍許科道等官直言無隱廣開衆正之路
大昭無我之公使天下曉然知前日之
諭乃一時有為之言而非
陛下之本意直言骨鯁之風播行於　廊廟而懐忠
積學之士莫不興起而願行其志則忠言日聞
聖聰日廣而合天下以成仁即唐虞庶皐之風復見
於今矣夫人君德莫大於改過名莫大於從諫
自惟邪臣欲阻塞言路以自便己私者則曰諫
官彰君之過不知改君之過者正所以彰君之
美也一不察而惑之則壅蔽之禍生無所不至
矣惟　聖明其垂照焉臣愚忠激切干冒

天威無任悚慄待罪之至
隆慶元年七月初五日奉
聖旨聽諫乃朕素心說得是的未嘗不即嘉納昨諭
謂不諳事體者你每今後官審擇所言以承朕
意禮部知道

貴州等道掌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臣鄭本公
等謹
題為容諫臣以開言路事臣等切惟人君之德莫
大於聽忠言人君之量莫宏於容直諫自古聖
帝明王致盛治于當時垂芳聲于後世他美雖
多二者其最也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首頒　明詔内一款給事中御史職
當言路今後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
許直言無隱可謂直得帝王為治之首務矣一
時大奸大惡皆以言官糾劾而剪除略盡大利
大病皆以言官建白而興革頗多足皆

陛下兼聽廣納英識明斷故數月之間歸美
至德稱頌太平至不容口中外臣工知
陛下鋭意治道故進言者多原其意固欲盡忠于
朝廷究其實間亦有風聞過當者是何也言不激
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亦其勢然也
陛下于如此之言始則受而容之置諸不問所以愛
之者誠是也繼而厭之又繼而罪之夫厭之已
不免終美罪之是何矯枉之過歟近者給事
劉寂劾奏太監崔文侵費
内帑銀兩續該崔文奏辯
陛下優旨待文獨令劉寂查明銀兩來說所以容之

者至美及劉寂自劾乞罷又調外任處之不已甚乎夫　朝廷設官豈特奔走承順爲哉有官守者欲脩其職有言責者欲盡其忠今寂有言責者也知而不言則得罪公議言之少過又得罪　朝廷貶于前而躓于後爲此官者不亦難乎倘有事關
社稷機涉安危臣下俱畏罪而不敢言倉卒之際不亦殆乎譬之人有盗者家童廉得其過而謂主人曰某人盗若干某人盗若干與主人所失之數雖不盡同原其意則惡盗厚主人一也奈則怪其言之過而撻其身豈理也哉昔者給事中梁本茂御史謝珊論及　內閣印信一事
陛下始則令其自查繼而釋之今寂之事正與本茂等類而言之有據又非本茂等比
陛下昔之處本茂等既如彼而今之處寂者乃如此臣等恐天下窺見　聖德之淺深也唐陸贄有言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由是而觀之今日容寂則美在　朝廷而失在寂如罪寂則寂有直諫之名而　朝廷反得拒諫之謗矣伏望
皇上察天位之惟艱念人言之當恤乞將劉寂原奏

齎跪再加詳察其事果實見諸施行其言若過置而不問仍將本官量情戒罰免調外任照舊供職如此則言路大開言官作氣
天子之明可見萬里之外矣

嘉靖三年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朝廷設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虛詞奏擾劉寂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回話又不認罪姑從寬調外任以稱朝廷容宥之恩這廝每如何又這等奏擾恣意回護本都當拏問究治且饒這遭再不許仍前奏擾該衙門知道

廣東等道監察御史臣朱寔昌等謹
題為容直言以隆　聖治事臣等伏惟
陛下龍飛之初　聖德欽明勵心政理
命令之布儀刑古式天下延頸企踵思見治化之成
夫何近日以來事不稽謀
旨皆中出凡有批答每奪京擬事多拂乎民情
旨未愜於公論字或未辯乎　睿文詞或未達乎
淵意臣等愚昧恐　聖質英明雖得之天縱而萬機
繁冗間涉於忽畧與不然則顧問者失其職而
代言者非其人矣方欲陳列而給事中鄭繼曾
乃能先言之此

陛下直言之臣也顧乃以為忤慢下之
詔獄既而又有不必擬罪降一級調外任之
命違忠直而杜言路恐非　中興盛事臣等固不敢
愛死而已於言也夫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是以古之帝王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如唐太
宗令諸司凡詔勅須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
不得順旨施行務盡臣下之意今繼曾有補拾
封駁之責顧不當循默自處也
陛下欲追隆古好諫受言之量豈反愧於唐太宗乎
臣等又請以　祖宗之事為
陛下陳之
太祖高皇帝嘗求忠顏之直嘉許好問之忠又
詔天下使言朕過今繼曾雖愚贛欲忠直於
陛下也何嘗嘉之未及而反罪責之耶
太宗文皇帝嘗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使
進言者無所畏懼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
今繼曾亦敢言之臣也何
陛下反以為忤耶　孝宗敬皇帝虛心求諫盥手受
疏其有關於治體者讀之數四不忍釋手在位
未嘗輕出一諫官今繼曾以言獲罪榜笞拘繫
淹以旬日而又謫之遠去是黜諫官矣
陛下敬紹
祖宗動法　皇考殆不宜有此舉也且正直之氣難
培詭隨之風易扇自今以始誠恐人將循默大
臣重祿不極言小臣畏罪不敢言其患之大殆
不可以勝論者矣伏乞

陛下收回
成命慰繼曾而復其官以作言者之氣其諸臣凡有
敷陳猶望包以大度假以溫顏涉訕訐者可
以優容之詞藻者許其自致匹夫片善採錄不
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總天下之智以助
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
命令則君臣同志而遠邇歸心

絲綸明允而萬方承式時艱不足憂而
中興之治成矣
嘉靖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沈漢謹
題為乞宥言官以廣
聖德事近該監察御史魏有本題為明用舍以肅軍
政以安邊陲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奏請邮典朝廷以從
寬發落魏有本這廝如何又行論救擅來奏擾
好生狂妄不識事體難居憲職著對品調外任
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聞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
責者盡其忠此先正之格言而實後世為人臣
者之龜鑑也馬永武臣也身為上將手握重兵
折衝禦侮戰衆安邊其職業也顧不務此出位

妄言
陛下罪之誠是矣而魏有本復為之論救者豈以永
之職為當言也又豈以永之所言為是耶蓋以
永之在邊智勇過人韜畧出衆士卒感其恩外
夷畏其威實
陛下干城之將也其為陸完奏乞邮典所言雖非然
陸完已死矣子孫已微矣聲勢無所可托富貴
無所可求其心猶可亮耳昔齊威王使章子將
以應秦師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齊王不應後
章子大敗秦師左右曰王何以知章子不叛也
曰章子為人子而不敢死父豈為人臣而欺生

君玳魏有本之意以永不過受知於陸完尚思
圖報於既死之後不忍負之又況荷
陛下生成之恩覆幬之德其圖報稱於
國家者又當何如耶故有本畧其言而取其意錄
其功而忘其罪是以為論救耳今
陛下遽斥逐之不已過乎夫有本諫官也非馬永將
官之比也官以諫為名則天下之得失利病皆
得而言之其言是固當從之其言非亦當容之
何者以諫官之職在於此也
陛下責馬永出位妄言而有本之所言則非為出位
陛下責馬永不脩本等職業而有本之諫言正脩其
職業今
陛下於有本之言不惟不聽之又從而尤之則非
祖宗建官之本意亦非
陛下用有本之初心似與近日責馬永之
明旨不合也漢唐令主一遇天災必求直言敢諫以
明朝政闕失今
陛下上法祖宗遠媲堯舜近因四方奏報災異
詔令臣工同加脩省其有利弊興革事宜速會官議
擬來看是即聖帝明王克勤天戒之盛心也故
方求言而罪人言是徒有求言之名而無求言
之實臣恐天下皆以言為諱杜諍臣之口塞忠諫

者之心甚非
國家之福也以是而欲彌災致祥胡可得乎伏望
皇上恕狂瞽之言開進言之路少霽
天威收回　成命　勅下吏部復還魏有本原職使
照舊供職倘以時方試職輕率遽言或量加罰
俸以薄示懲戒則
陛下無拒諫之失而益廣從諫之量盛德無疆令名
永世矣天下幸甚
嘉靖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鄭洛書謹

題為獻愚忠請齊 天威以弘

聖德事內開近諸臣奉職無狀刑失其中

聖聰明見萬里洞燭枉直又置諸臣于理當雷厲風

飛陽開陰闔臣猶必盡其說者臣聞周之士也

貴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主

尊故刑不上大夫所以尊君勢厲臣節也當今

事勢雖有緩病不可繩之以急政雖若法輕不

可一之於用法以急政救緩病以用法救輕法

臣恐如病之深者投藥之不為功而以毒攻之

使良醫措手無所此可恐而嗇也自

嘉隆疏抄卷十二　一六二

陛下臨御以來天施地育含垢藏疾疏通耳目嘉惠

言事之官其能隨事納忠開陳 主意者固自

有數餘非尚而誕謾則卑而淺陋甚者捕風捉

影承舛襲訛致有今日自觸法網孤負

陛下敬大臣體群臣之初意屢 聖慈傷

國體者不細亦臣之所私惡也但令

祖宗設立臺諫委以言事臺諫固未必能皆賢所言

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

決壅蔽達聰明也

陛下尚亦無情及此乎伏願 俯察臣言而無情於

此則至道容衆至德容下臣雖失之而君得之

也春秋之義立法貴嚴用法貴寬倘蒙

陛下矜憐諸臣無知少寬罪譴去其大甚與之更始

斯君子長者之道也夫法所以待有罪雖至親

隆貴不得輒私然臣以為人主能使其臣無犯

君之法不當以刑法即加其臣今其犯法者多

豈盡不才乎蓋因循訛習之久薰蒸漸漬之深

而

陛下奮然以剛決之一旦未知趨避此臣所以有望

於姑從此 宥先教後刑也

嘉靖六年八月　日奉

聖旨這御史所奏言雖似忠意猶庇護姑不查究該

嘉隆疏抄卷十二　一六三

衙門知道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周在謹

題為乞　思寬宥言官以開言路以彰

聖德事內開先任吏部尚書王瓊侍郎桂萼力薦其

才以為可用御史胡松劾其舉用非人奉

欽依著吏部對品調外任邊方用續該吏部覆題奉

欽依王瓊既公論有干不必起用欽此臣敢論萼之

薦瓊及松之論萼夫瓊之廢斥久矣萼欲起而

用之萼誠見西北二邊虜患孔棘意以經畧之

任惟瓊可辦而不知瓊之不足以當此選也夫

瓊以陰賊險狠之資久在謫戍如柙中之虎思

欲咆哮食肉者非一日矣即一旦起而用之彼

將背其所舉援其所私以逞其無忌憚之為何

所不至哉是故逆制而預排之松豈好訐以為

直哉故萼之薦瓊固為　國也松之論萼亦為

國也萼急於用人故專取其才松審於擇人故深

鄙其行其心一而已矣夫萼

陛下之股肱松

陛下之耳目今萼之薦瓊雖非而皆泣如故松之論

瓊雖是而遠調遐荒是何待股肱之厚而待耳

目之薄耶臣聞宋唐介劾文彥博之私仁宗從

之彥博為之營救甚力

陛下之聖遠過仁宗桂萼之賢不及彥博謫松之後

不聞一言救之大臣休休之量固如是乎伏望

宥松狂直收回

成命俾松仍以原職供事則言路開而下情達直道

顯而

聖德彰矣

嘉靖六年八月　日奉

聖旨周在這廝好生輕率狂妄錦衣衛拏送鎮撫司

打著問了來說

欽差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總兵官右都督臣馬
永謹
奏爲陳言請乞 天恩重言赦宥罪臣昭
聖孝以廣 聖德無窮事臣伏覩 詔書內一款朝
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
欽此欽遵臣聞天經地義以孝爲先行孝之誠
尊親爲大
聖君創始制儀爲世立教至重伏惟
皇上以至德承鴻業行大孝奉 恭穆皇帝立世廟
聖心切至天下共知 御臨之初 詔令群臣講明
尊崇之儀誠繼天立極議禮制度將以仁孝化

行天下垂教萬世之盛典也奈何當時言禮諸
臣莫能仰承 聖心至孝固執愚誠一時伏
闕觸犯 天顏將學士豐熙郎中余寬等下獄杖責
問擬竄逐窮荒罪誠自取雖死無憾即今群疑
盡釋 大禮講明公議一定禮儀制度須有成
規 恭穆獻皇帝真位 聖心慰安我
皇上大孝至仁之盛典足以憲萬世而無疑巍然煥
然盡善盡美臣復何言緣人臣之事君如子之
事父比時廷臣講禮異同誠未能仰體
聖德至孝原其一念上報 聖明之貞本無二也今
蒙斥逐流離淹有歲月捫心悔過無路自新生

不若死終爲天地間之弃物臣本武夫與諸臣
素不相識但遭際 聖君德侔天地明竝日月
寬慈仁厚海宇包涵 臨御之初下
詔博采芻蕘以廣視聽臣雖猥無能荷
聖明作養見今累官叨銜五府濫司總戎負寵懷恩
能無感激自守邊方以來每思盡死報國苟有
一得之愚必可以上荅 聖明仁孝至德者敢不
冒干斧鉞之誅直言無隱昧死上陳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今無將豐熙等言禮被罪諸臣通查見
數憐憫愚執宥其罪愆或復原官或從寬釋庶
君澤下流天包地容物不終廢諸臣感再造之

恩必皆誓死盡忠仰圖補報在 廷諸臣亦且仰見
聖德如天仁覆四海洋溢四夷如我
天朝聖君仁恩之盛浩蕩無涯莫不畏威慕德革心
向化而臣等亦得共承休光于無窮也臣民幸
甚天下幸甚臣甘服妄言之誅雖死無恨矣
嘉靖五年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豐熙等罪過朝廷自能從寬赦宥馬永如何出
位妄言着一併回將話來該衙門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陳守愚謹
題為乞均　恩赦過以實脩省事先該試御史魏
有本題審用舍以肅軍政以安邊陲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奏請邮典朝廷已從
寬處諸魏有本這廝如何又行論救輒來奏擾
好生狂妄不識事體難居憲職著對品調外任
該衙門知道欽此續該部給事中鄭自璧等題
乞　宥錄諸將官以安地方以光　聖德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陳乞卹典朝廷已從
寬處置鄭自璧如何輒為論救好生不識事體
本當究治且饒這遭還各罰俸三箇月該部知

道欽此監察御史鄭洛書題乞惜將材以安邊
境事奉
聖旨鄭洛書這廝結附馬永瀆擾朝廷好生狂妄本
當治罪但巡按用人且不究治該衙門知道欽
此諸臣感戴之懷已出憂惶之外臣愚伏念三
臣所陳無大懸殊而　宸斷所施若為差等反
覆思之得非以魏有本試職未久輒干天譴而
忤　聖情耶夫彼臣之所以獲罪者正以初試
叅請事體加之歲時當其容且臣聞之蹶足
之馬尚望前途失晨之鷄猶思改旦□以一事
之失而遽屏之于外彼雖孜孜悔過莫蔽往愆

是
陛下涵育之恩獨遺有本一人而臣之所以不能已
于言也况邇者災變異常上動　宵旰之慮已
命臣工各加脩省臣惟自昔帝王遇災恐懼未始不
以求言為首務頃者有本所論即其十言之中
不無一言之得苟有一言之得固
陛下所甫采取以備脩省者而亦弗恐棄其人矣且
脩省之初乃招延之日倏爾出一言官以疑群
望臣恐事有利病不聞激切之言人有賢否無
復舉刺之公
陛下雖减膳徹樂勞神凝思弊習不除和氣不應有

負純心多矣如蒙俯望挽回　成命仍將魏有
本復其原職或　嚴諭如鄭洛書或罰俸如鄭
自璧等庶
天地果無覆載之私而草茅均沾雨露之澤凡為臣
子者宜無不披瀝肝肺以圖補報化戾為和實
肇于此臣無任殞越之至
嘉靖五年十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光祿寺少卿臣余才謹
奏為廣求言以達民情事嘉靖六年正月初五日
欽奉
聖旨近因大學士楊一清奏　請寬恤小民以宣佈
省之澤已有　旨待　郊祀後令各衙門開具
條件降勅頒行朕思民間疾苦情狀甚多一時
所開或有未盡則匹夫匹婦猶有不被其澤者
可著諸司四品以上及六科十三道各將利民
事宜具本條陳限正月二十日以前奏來以備
朕采納斟酌施行所言務要切于政事合于民
情忠誠明白足以消彌災變副朕敬
天恤民之意禮部知道欽此欽遵　明詔渙頒群情
欣躍茲盖
皇上敬
天勤民勵精圖治每存心于天下尤加志于窮民誠
古帝王不虐無告不侮鰥寡之盛心也九重留
意于閭閻一念潛孚于霄漢的然有見微者但
拘以四品始得以條陳則求言之道尚為未廣
切照　朝廷之上或　賜御書或
頒宸翰或　賚鮮品或　賜宴勞不能偏及群臣則
可限以官若夫下　詔求言豈宜復有同定臣
嘗伏覩　大明律一款凡　國家政令得失軍

民利病一切興利除害之事並從各陳所見直
言無隱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亦許
直至御前奏聞其言可用即付所司施行此我
太祖高皇帝之所欽定而　累朝詔旨亦皆首以為
言况好察邇言設鞀求諫舜禹為君率由此道
是故不惟問之在朝而又問之在野不但詢及
芻蕘而又詢及工瞽不言者尚誘之而使其進
言况當言者顧拘之而俾不得達哉今之四品
以上大臣皆能諳練世故洞達民情必有敬承
明詔以對揚　清問者矣但群臣之中或曾事故居
家得熟聞于土俗或因公差便道得採訪于民
風均為臣子豈無留心民隱之人同習儒書獨
無啓沃　君心之語若有所拘則向隅之泣不
聞于朝芻菲之詞見遺于野是豈廣詢博訪之
美意哉若小臣輕躁言多浮泛無稽亦當示以
明旨不必復拘品級欲達四聰在此一舉伏望
皇上大開納諫之門廣闢求言之路勿拘四品以上
許令百官之中有能稔知民情見聞的實者俱
要條具以　聞但須直言簡易庶幾便于
御覽不許虛飾繁文以致瀆于　宸聽如此則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小臣吐露一得之愚而天下軍
民之情皆得備達于

上矣臣不勝激切仰望之至

嘉靖六年正月初八日奉

聖旨這事已有旨了余才既知氏開刴病著明白明

具奏来以備采納施行該部知道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浦鋐等謹

題為廣

聖恩宥愚直以開言路事臣謂天下治亂之機係言

路之開閉言路開則忠言直諫得以上

聞而治道興言路閉則姦巧諂佞得以下恣而治道

壞此古今不易之常論也近因邸報刑科都給

事中高時上言劾翊國公郭勛違法事情

陛下将郭勛拏問高時加俸一級臣仰見

聖明天縱　㕡知神授照如日月威如雷霆不以勛

平日眷愛之臣而法為少屈也天下聞之人心

聳然大奸大詐之徒聞風震慴潜消屛息無晋

隱伏而不敢作矣臣切思河南道監察御史今

見監楊爵春初所奏中間一槩舉郭勛之事

陛下不加斥譴薄示懲責只下獄監禁者臣亦仰窺

聖心盖将因爵之言觀勛之行察之真而後發之如

時之奨也抑将察爵之心試言之忠置之獄而

欲使之悟而後諭也盖楊爵之為人臣初不知

其何如人也近出巡經過耀州富平一入其境

察其平日儉素之行忠直之心外無徼詐鄉里

服其誠恪素稱孝友風俗藉為觀法兄亡而棄

官養母母喪而廬墓致思耕田讀書足跡不入

城市之内俟時守正請謁不造府縣之門其行

如此去年荷蒙
陛下錄用起廢入官今春感　恩圖報積思陳諫乃
移事親之孝而為事　君之忠也古人求忠臣
必于孝子之門有臣如爵可輕棄之乎況楊爵
與高時諫言之時不同事　君之忠則同在高
時既得蒙加俸在楊爵亦當蒙　寬宥且在獄
已逾半年悔悟亦非一日矣伏乞
陛下擴天地之量溥生成之恩察其愚直
宥其狂妄將楊爵或從輕釋放仍留供職置之
朝宁之間使得展布靖共之才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斷不上負吾

君下負所學也庶幾闢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言路
大開臣下孰不效忠思奮竭力𢥞載以覩太平
之盛與臣遠處關陝干冒
天威下情不勝戰慄恐懼戴罪之至
嘉靖　年　月　日奉
聖旨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鍾繼英謹
題為懇乞　恩宥言官弘
聖量以廣忠益事臣惟國祚君德與言路譬一元氣
然其消息盈虛機相為運者也言路闢則君德
隆君德隆則國祚昌未有不由于闢言路者也
敢諫之鼓開善之旌止輦之受勤切懇至如將
不及抑獨何心哉蓋所以防微決壅運元氣以
榛天和耳日者吏科給事中石星見歲序更新
乃萬化伊始之會以故有亟圖政理以慰人心
之疏其疏中所指語言率多勁直不識忌避宜
有以觸　天威以犯雷霆之怒者加之重譴革

職為民夫復何辭然臣謂石星非敢于訕謗也
乃恃　聖量天寬不覺肆言之至此耳我
皇上踐祚以來旁求耆碩博採謀謨無論大小一有
所陳輒　虛懷以納之屈已以從之內外臣工
孰不頌我
皇上涵弘之度博大之仁夐出千古也茲乃于石星
之言不少假借并前此諸臣咸被
皇上優容之恩而石星獨蒙斥逐之譴天地萬物一
體聖人一視同仁我
皇上寧能恝然已耶天國之所以隆替者機而已矣
言之所以通塞者亦機而已矣其機一窒則竊

氣莫伸口拄月摧挽之難及然則有國者其可
不慎厥機乎且臣之于君言其所敢言者不足
以為異而言其所不敢言者乃所以為忠君之
于臣宥其所可宥者不足以為難而宥其所不
可宥者乃所以為大臣忠則賢君大則聖后星
日者肆言無忌指摘
乘輿是言其所不敢言也我
皇上若能　俯賜優容還之舊職是宥其所不可宥
也臣願我
皇上毅然以大聖自居毋徒使臣下得以獨專忠言
之譽則言路闢　君德隆　國祚昌而元氣之
周流機從此始矣臣不勝祈望隕越之至
隆慶二年三月初八日奉
該衙門知道

南京刑科等科給事中臣駱問禮等謹
奏為懇乞　聖明廣延納以隆　大業事臣等伏
覩邸報御史詹仰庇言事狂妄蒙
陛下命錦衣衛拏打一百棍為民且不許黨護奏擾
并將各監局科道大使裁革又該尚書劉體乾
言事蒙
陛下責其不遵　明旨奏擾罰俸半年臣等不勝駭
異切惟體乾係大臣仰庇係言官皆
陛下所賴以昭　盛德而定　大業者乃不思敬懼
圖報自抵罪戾
陛下既已賜之顯罰夫復何言但臣等不能無慮者
方今寇盜頻興災傷荐至所缺者財用所急者
清查而二臣所言皆外切時宜內關宦豎且信
任大臣優容言官乃帝王之要務
祖宗之盛節
陛下之雅意也而一旦有此道路藉藉皆謂
陛下忽時政輕言官而縱宦豎臣等雖知
聖明必不如此亦無辭於衆口且自古帝王未有輕
用百棍之刑者況以施之言官緣去歲
陛下杖石星無恙今又及仰庇此皆天幸爾萬一不
幸致有不意則殺諫臣之名豈　聖明所宜有
哉即二臣所　奏詞涉狂悖若經理財用則自

有不容已者
陛下乃拜各監局之科道而革之怒甲移乙天下人
心洞若觀火雖至愚知非　聖明雅意也伏望
陛下廓天地有容之初度　懋堯舜用中之初心
信任大臣不以萋菲之私言而易股肱之大義
優容言路不以一時之喜怒而推萬世之紀綱
慎儉德無間顯微　躬成心有同氷雪如一財用之
微不自專也必曰輔臣以為何如該部以為何
如科道以為何如必三者無間言而後適于用
一刑法之小不自專也必曰輔臣以為何如法
司以為何如科道以為何如必三者無間言而

後即於刑推而　萬機莫不皆然則
聖德益昭　聖政益舉而　大業亦可永固矣夫劉
體乾應否免其罪罰詹仰庇應否復其原職使
大小諸臣毋以二臣為戒二臣所　奏應否畧
其言詞之戇而取其用心之無他若監局錢糧
應否仍令科道巡理在　聖明以國體政計為
念則所施為舉動當必有超[illegible]上竝
祖宗而不以　成命為泥者非臣等所敢知也臣等
干冒　天威不勝惶懼懸望之至

刑科左給事中臣汪思謹
題為容任直臣廣聽納以隆
聖治事臣聞古之人君其致治者必受諫其受諫者
天下必治其召亂者必拒諫其拒諫者天下必
亂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湯之所以盛也至其後
世紂恃其智足拒諫言足飾非以其無當之
材適以自焚之禍是商之天下以受諫而興以
拒諫而亡此一代之明驗也唐玄宗撥亂反正
姚宋韓張諸臣論諫建白靡不見從天下肥矣
之言誠足傳美萬世天寶以後漸肆荒淫林甫
專權仗馬有戒而禄山之亂成矣是玄宗之天

下以受諫而平以拒諫而亂此一君之明鑑也
其他史冊所紀無不可徵是故人君必以聽諫
為聖惡諫為愚治亂存亡關係不細臣嘗誦
太祖高皇帝人臣竭忠成全其君與夫拾君之失補
君之過補君之缺之言未嘗不仰嘆
聖祖之德上與成湯同符也　聖子　神孫率遵
遺訓重熙累洽天下賴之至于
孝宗尤稱盛焉正德中間群邪用事忠諫阻抑天下
幾危
陛下即位之初首開言路除科道官以言為職外百
司庶民皆許疏陳得失莫不秉時自奮以答

聖明望治之心
陛下聖德撝謙多所獎誘遂使正德之亂轉為嘉靖
之隆天下臣民何其幸也當時論諫既多不無
雷同鄙陋臣之愚昧實嘗過憂以為芻蕘之言
恐致厭棄已而仰瞻　聖德無不包容馴至改
元漸不逮始或應之以漫語或督之以嚴詞甚
或示之以薄罰一二年間遽不相似此豈雷同
鄙陋者真有以瀆　聖聰歟抑其狂直峻激有
以犯　天怒也然則臣之初憂今見效矣夫忠
臣非故訐其君也食其祿不可不匡其不逮也
君而誠賢則曰彼食而祿者彼非自為也彼為

吾社稷人民也彼有蔽吾聰明而誤吾國家者
可誅彼有徇吾意欲而竊吾祿位者可誅彼有
為吾達民情壽國脉正王法陳治道者則可賞
者也
陛下豈未嘗如此一思乎昔唐臣陸贄告其君曰臣
之進諫有失中君之納諫無不美諫者多表我
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
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然則諫而失
者賢君猶當誘之以來天下之善況其諫而得
者既不能用乃又從而罰之乎臣請以近事言
之如東廠受人民趙紀告詞　奏拏知府郎

皐科道兩次會題正其非法
陛下乃曰趙紀所告係干人命重情又贓私數多特
差官校拏解來京待解到之日朝廷自處置你
每如何又這等來說章僑會本之外復獨爭之
陛下又曰趙紀事情待一干人犯拏解來京之日問
理明白朝廷自有處置這給事中如何這等來
說顯是輕率妄言本當查究且饒這遭還罰俸
三箇月又曰來賞罰無章　命令未善李學曾
請定議格條并悉付　內閣以杜私謁
陛下又曰朝廷政事自有舊規這給事中如何這等
來說顯是輕率妄言本當查究且饒這遭還罰

俸一箇月　天怒所加朝野驚愕豈但諸臣惶
懼失措凡使明目張膽欲抒愚衷論大計者亦
皆望風退縮不敢復為撩蛇履虎之事矣以
陛下如此聖明而使臣下有諱言畏諫之心其為害
豈淺淺哉且科道止據　朝廷成法謂東廠不
得受狀　駕帖不得出京非謂郭九皐不可提
問也查得趙紀曾以前項事情兩具
奏擾未嘗一言及人命贓私一節該衙門勘破奸
弊已經參看立案不行奸謀未遂乃輒添入事
情捏告東廠此乱法之民所當懲治不赦
景賢不思例不應受法不應行乃輒具

奏以惑
陛下及輕論劾之章史肆無理之辯遂使
陛下反疑諸臣之言謂下足聽諸臣豈不知人命至
重哉豈不知贓罪可惡哉平時内外貪酷官吏
科道糾劾罷職未嘗少恕即如近日東廠管事
千戶陶淳接受宗源銀兩威逼鄒興致死諸臣
曾以告之
陛下豈于九皐乃獨欲脫之邪
陛下于淳已明之獄止革管事尚未遽罪何獨于九
皐之未經勘實者而致嚴如此耶臣愚以為此非
陛下本意必左右惑之姑飾詞以相應耳又況提解

問理則有司存獄之既成自合請
旨何勞　朝廷之屑屑處置也其不幾于行臣職邪
至于李學曾之　奏中間多論及貴近群情衆
怒讒言競興必有以激
陛下之怒者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不然則如
景賢受狀之變亂　成法不以為罪而空言建
白者乃抵之罰邪是皆臣之所大惑也夫臣而
狂直輕率以犯君上者罪也臣而緘默阿順以
誤國家者亦罪也然而犯上之罪得罪于一時
誤國之罪得罪于萬世今
陛下方赫斯怒詰責諸臣而臣復以狂言冒犯斧鉞

豈臣之大不避忌哉亦恐得罪萬世不可以自
逭耳又況
陛下本來好諫冀克有終豈其不一二載遽爾大相
遠邪故臣愚日望
陛下改之不敢謂
陛下畢竟如此也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
也臣之所以狂言不敢負賊其君之名也伏惟
攷商室之興亡鑒玄宗之得失致
皇祖之遺訓嗣　孝廟之芳聲俯察愚衷少加
采納并將先次會題及李學曾章僑所論重
賜詳覽與三四大臣商議改正收回李學曾章僑

罰俸之　命更加獎誘如此則豈特
陛下君德增盛斯實　宗社無疆之福也
嘉靖二年七月十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巡視南城試御史臣蕭禀等謹
題為懇乞
聖恩宥法官以重風紀事竊惟
京師五城倶差御史巡視欲其禁伏姦暴綏輯善
良以奠安重地但
輦轂之下權貴實繁雖以御史執法之官亦不能勝
其撓法之衆必賴　朝廷主張於
上時有震撼曲為保全然後風紀可以振揚職任庶
可克盡近該御史楊松巡視西城偶因少監黄
雄違法等事未敢擅究先行奏
請雖其為言不無忿激之過乃其為心則欲守

陛下之法以安
陛下輦轂之民非有他也隨該黄雄奏辯仰蒙
皇上罪松奏事不實降其職級調之外任夫黜罰之
餘猶叨敘用之資是
嚴譴之中實蒙　寛大之恩矣為松者固感戴無涯
而臣等同官之臣亦方震悚無地安敢復有陳
告以干　天聽哉但念言事過激固松之罪而
見事即奏亦御史之職也若因一言乖謬遽寢
其事一事過誤遽罪其人則不惟臣等將来懲
噎廢食臨事束手竊恐貴勢得志姦宄效尤風
紀不振或至重地不安其於

聖治關係不小此臣等所以不敢避同事之嫌而輒
陳其先事之慮也仰惟
皇上廣大同於乾坤　明睿並於日月自
即位以来未嘗以指斥
乘輿而輕罪一言官乃今以黎論中璫而重譴一御
史正昔人所謂千人主易忤貴臣難萬一天下
傳之史冊書之非於　聖德關係尤為不小此
臣等所以不敢不一陳愚悃於
君父之前也伏乞
皇上推日月之照臨擴　乾坤之覆載
察松無他

俯容照舊供職庶法守不撓風紀益重而
聖德益光
聖治將益盛矣臣等無任懇祈悚息之至
萬曆三年十一月同御史俞一貫等題奉
聖旨近来御史通不諳事體如何又来奏擾且不[illegible]
該衙門知道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馬錄等謹
題為優言官以存大體以彰
聖德事竊惟自古帝王未嘗不以納言受諫為美德
故曰主聖則臣直又曰君仁則臣直蓋平居無
犯顏敢諫之人則臨難無伏節死義之士故敢
言之臣　國家求之惟恐不得若夫庸庸碌碌
趨炎附勢以保富貴之徒則利於身而不利於
國人主得此將安用之故朱雲折檻漢室雅重
且言官舉劾大臣自是常事無足異者昔狂生
詆毀賢相李沆且謝之古今以為美談見今御
史曹嘉屢有章疏論列大臣蒙
陛下改調外任已於公論不愜尋復有茂州之
命夫茂州僻在萬里殆有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
意臣謂嘉雖過當要亦有志敢言之士得罪恐
不至此况其所言未必盡為妄謬
陛下以此處之不亦甚乎夫人主之於言官言有不
當寢之而已未有罪之之理罪之而又罪之不
亦甚乎臣恐天下後世謂
陛下為不善開言路矣且天下之事大臣得行之言
官得言之勢宜兩重不宜偏枯傳曰敬大臣也
體群臣也
陛下因曹嘉論列大臣怒之之深必謫竄遐方而後

已是於大臣何厚於言官何薄也臣近見通報
乃知非出
陛下意也惑於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簠向信華之
言也夫數臣者或懷觀望或為所私乃為此舉
投井下石彼何心哉即嘉死于窮荒數臣由此
遂得美官雖快一時之意其如天下萬世公議
何哉夫曹嘉一時有感失之躁急
陛下罪之有所諉也至於給事中閆閎陞授僉事
命下已久一旦忽有萬里投荒之行使中外之人驚
駭而莫知其端言者謂曹嘉之本假手于閎此
曖昧之事誰得而見况嘉雖有才識人皆知之
固不假手於人而亦非人之所使也小人進言
羅織連坐如此
陛下無乃墮其術中乎夫大臣科道皆
陛下臣子慈父於子無所偏愛今使嘉與閎也因大
臣而貶竄遠荒恐非
陛下之本心而為大臣者恐亦無以自安矣嘗謂異
類相攻勢之常也猶可言也同類相攻非常之
變不可言也且天下之患莫甚於朋黨竊觀今
日之勢黨議將起矣
陛下可不體乾剛奮宸斷早為之處乎且臣與曹嘉
實同鄉里臣有此論必有謂臣私于嘉而為之

地者臣但知為
陛下盛德惜為　國家大體惜萬一
陛下惑於人言復以處曹嘉閔閣者處臣臣亦不復
　顧矣惟望
陛下不厭煩勞　親覽臣言惜人材難得
敕下吏部復嘉閔二臣之官使得涵養德量以就遠
　大之器豈非
清朝一盛事乎
　嘉靖二年五月初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鄭洛書謹
題為述格言以資治道事臣觀三代而下君之英
明者莫過於唐太宗臣之善諫者莫過於魏徵
當時勸行仁義君臣道合太宗謂侍臣曰林深
則鳥棲水廣則魚遊仁義積則人自歸之此本
乎魏徵之勸也遂致貞觀之治外戶不閉斗米
三錢可謂盛矣所上奏疏具在唐史宋名臣包
拯曾列三條進呈於君厥後仁宗四十二年深
仁厚澤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
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
恩禮待士大夫天下翕然歸仁君德治道不下
太宗豈非有得於拯之疏乎臣伏謂魏徵言於當
時亦可采納於　今臣輒不自揣竊附包拯之
意亦謹叠五疏備列於左伏望
陛下萬機之暇特　賜覽觀則其君任賢納諫之美
其臣輔君進諫之忠可以槩見而治亂興亡利
害得失明白切要可為龜鑑揣覽古人責備廷
臣將必有在亦廣學立政之一助焉惟少留
聖意天下幸甚
　計開
一貞觀二年太宗謂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
　為而暗徵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illegible]

問下民舜明目達聽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近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太宗曰善

臣謹按兼聽則公忠讜論進偏信則侵潤膚受行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本

一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之帝王有興有衰有朝有暮皆為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諂諛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望卿等以為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宜也魏徵對曰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理忘亂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如臨深履薄國家曆數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諭

臣謹按太宗欲通下情而防壅蔽魏徵告以畏民心而保君德交相儆戒爰至太平

一貞觀十年魏徵上疏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

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為一體輕物則骨肉為行路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也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民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懲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賞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繹此十思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為而治矣太宗褒答之

臣謹按魏徵告太宗十思而充之雖比隆堯舜可也

一貞觀十四年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為元首臣為股肱齊體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蓋信之則

無可疑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既同魚水豈有變志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誠能數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四五帝可六矣太宗深嘉納之臣謹按君臣一心則君體其臣臣體其君地天交泰之時也太宗常言為群臣思龍逢之誅又使群臣為己思隋事之失可謂上下相信豈非魏徵此疏有以啓之歟

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曰比見群臣都不論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疎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俛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良為此也朕開懷納諫卿等無怖懼不盡言臣謹按言路通塞關君德之盛衰太宗患群臣不諫魏徵以受身畏罪為告蓋欲使言者無罪成太宗納諫如流之美也

嘉靖六年六月初六日奉

聖旨這所言朕已省覽該衙門知道

南京兵科等科給事中臣曾論等謹
奏為俯順與情以宥言官以光
聖治事臣等竊惟言官之犯　聖顏未有不以罪自
懷者自懷罪以犯顏豈得已哉蓋事出於天下
之公不得已而犯顏以爭之寧自速罪刑及於
天下也伏念
陛下登極以來廣開言路常見其有犯顏之臣而未
見其有犯顏之罪雖以疎愚狂菲之人亦為一
有裨補焉往者有禮科給事中劉寂所論崔文
事情皆公天下所不容者也
陛下乃至譴謫臣等竊為過矣近見邸報又知東廠
容差旗校出數百里之外前至德州地方緝拿
劉寂坐以冒支舍人王福廩給私乘官舡及御
史黃國用擅出紙牌護送等因當蒙
聖旨將劉寂等一干人犯拏送鎮撫司問欽此
臣等切照舍人王福自是齎文人役亦有應付
劉寂不過乘其便順豈有無所憑據冒支之理
御史黃國用適有河道之任因公順差以防剽
掠縱使盡為劉寂護送亦為　國惜賢禮導之
出疆之義於法於禮恐亦無甚妨時也昔照東
廠之設止於京城百里之內緝訪姦細惟逆瑾
雖敢擅權始有私自遠出拏人之舉紊亂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四　一九

朝綱天下至人痛恨
陛下目擊而欲痛改者也乃今一二年間復有此舉
聞者駭愕前後言官亦往往備論俱未蒙
俯賜俞允而崔文何人乃能累動　聖怒如此其於
國體甚有乖違臣等待罪言官不容隱避敢相率
冒死　上言伏望
皇上俯順與情稍霽
天威敕下法司將劉寂照舊改調黃國用照舊巡歷
其餘一干人犯暫從踈放庶　國法正而言路
通強臣少戢而治道隆矣
嘉靖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皇明嘉隆疏抄卷十四　二十

河南道試監察御史臣張曰韜謹

題為信任大臣停止差官織造以光

聖治事近者大學士楊廷和等懇乞停止差官織造

奉　聖旨卿等所言具見忠誠愛君惜民至意

朕心已知宜安心辦事但官已差了著安靜行

事不許分外擾人臣仰窺

聖心深知地方之窮困旱潦之頻仍餓殍載塗盜賊

四起官之不宜差也亦知差官一去多方騷擾

剝削困殘民不堪命差官之為害也又知諸臣

之所言者皆忠　君愛　國之實心不可不聽

納也　聖心聰明是非莫掩然知是之當從而

不從非之當改而不改者獨何哉盖為信任大

臣之邪專而群小之為害也然君子小人不容

竝立自古未有群邪蒙蔽於內而股肱大臣能

盡忠於外者近聞崔文華二三群小愚蒙

聖衷竊弄威福惟圖一身之富貴而不顧

社稷之安危亂政　先朝

陛下未曾明正其罪豈期今日乃敢復蹈前日之為

予奪內閣九卿科道諸臣之所以惓惓論列不

敢輕於奉承者其識見之忠貞防慮之深遠

非此輩所能及者

陛下獨不之聽獨於此輩之言乃聽之而不[illegible]

疑其非矣而獨不肯改豈　聖明聰明為此輩

所昏乎抑剛毅不足為此輩所制乎臣聞織造

之官揭借銀兩費踰數萬方有此差

陛下乃責以安靜行事不許分外擾人是數萬之債

誰代之還耶既欲還數萬之債則勢必肆其餓

虎之威殘虐百姓也

陛下為民父母痒疴疾痛舉切吾身可也寧驅餓虎

以食人耶伏願

陛下俯察廷和等之忠誠念地方之困苦百姓之流

亡亟　賜停止差官織造照依該部議處施行

仍　勅司禮監將前項蒙蔽奸佞小人查出斥

逐于外庶

宗社無疆之休在是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刑科給事中臣韓楷謹
題為宥狂直以光聖德事臣聞人君以直言為
明人臣以進言為忠用言者不當計其言之遜
逆進言者不當計其身之利害皆惟理之所在
何知耳矧言官職司獻替義存舉正言及
來輿天子動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法固使之然也
豈得謂之沽直近名而欲其喔咿脂韋以自媚
耶歷觀古之帝王未始不以求言為先務後之
英君誼辟秉時有為而其間言路之通塞治道
之否泰未始不相關焉
陛下升潛勵精圖治虛襟受言海內欣然庶幾復見

帝王之盛而行之未久持之靡堅一二年來頓
不如初頃者給事中鄧繼曾上言綸音當審
陛下罪以輕率忤慢竟繫詔獄未蒙釋放夫一繼
曾不足惜也第國體所關為可深惜耳兼之
衆庶愚頑未易戶曉一經聽聞轉相驚愕必謂
清明之朝且諱言矣聖明之君且拒諫矣
流傳四方關係非細況夫災變日報
天怒方殷盜賊肆行民窮日甚此正下
詔求言之際豈可反以言為罪哉臣竊聞之君人之
度天寬地容君人之德海涵春育今宥一繼曾
於聖德未必有損罪一繼曾於
聖德未必有光何也繼曾以言為職者也而以言獲
罪於繼曾何負焉使
陛下始焉下之獄矣而終釋之則天下之人必將皆曰
陛下之所以優容直言也如此
陛下之不牽制於近習之私愛也如此天下之頌
聖明者皆集於
陛下矣如此而謂於聖德有損不謂之欺罔臣愚
未之信也使
陛下始焉下之獄矣而竟罪之則天下之人必將皆
曰繼曾以言職而獲罪也如此繼曾無負於
朝廷而朝廷竟不加察也如此天下之頌忠藎

者皆集於繼曾矣如此而謂於
聖德有光不謂之欺罔臣愚亦未之信也況天下惟
中才最多故古之帝王常矜容愚狂以作士氣
若蹇蹇諤諤者不蒙甄錄而悃悃款款者竟見
摧折將相顧驚駭率為誕慢諍臣禁口直士咋
舌
陛下將誰與共理耶此風一長敝俗競成求疵索瘢
無所底極刑獄寔繁法綱太密甚傷清議大虧
輿情豈可以望於治世者哉亦豈所以望於
陛下者哉臣與繼曾竝列言官知繼曾之當進言而
不當以言為諱知朝廷之當用言而不當以

言為非耳他固非所恤也惟
陛下留神省察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葛鳴謹
題為留輔臣　宥狂直以消　天變以安
宗社事臣惟大臣進退繫天下之安危忠諫從違關
朝廷之理亂故自古至今未有不以受言而興任
人而治者也而者大學士楊廷和以道事
陛下至於不可[illegible]辭
陛下輒准致仕給事中[illegible]繼曾以言事忤　旨
陛下怒而下之獄一則輕放大臣果於不任股肱一
則罪建言臣顯是自塗耳目臣以為此天下治
忽之機乾坤轉移之漸所繫至不小也
陛下若以廷和為衰老可去則國無老成人古所甚
惜況[illegible]　天朝耆舊不滿十數人
祖宗儲養四五十年以遺
陛下者也今一旦棄之耶若以廷和為執拗則古人
在中書有封還詞頭者有對使者引燭焚手詔
奏曰但道臣沈以為不可者其君未嘗以為執
拗而當時致治之盛至今可考也廷和不撰織
造　敕書乃為
陛下社稷謀非徇其欲而身[illegible]者
陛下何不鑒其忠而乃厭其執拗耶若以廷和議禮
不能仰承
陛下之孝思則其所議考古未嘗無考據於事未嘗

無兩全非如造妖揑怪之徒駕邪説以熒惑
聖聽者至如功在杜稷則　睿旨亦嘗許之矣胡乃
以婁非之言而遽聽其引去邪伊尹之告太甲
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
求諸非道繼曾所言所謂逆於心者
陛下若矜其狂而求諸道未始無益也今以其言詞
之忤慢不惟不聽又從而罪之山藪藏疾川澤
納汙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似不如此假
使繼曾所言悉從過當
陛下亦當念其官以諫名理宜廷爭于以少霽
天威用存　國體以倡言者之風可也不然則隨行

結舌亦將焉用彼爲矧其言若有可取
陛下乃加之以忤慢臣恐將來人懷覆車諍臣拄口
天下事不知何所底極也方今山崩水湧雷震
天鳴或白氣亘空五星聚室至正旦地震徧滿
寰中根本之區災異尤甚內而列郡人相食外
而邊境之軍儲此皆
杜稷之憂天之所以譴戒
陛下者至矣臣每一讀報不覺涕泗交零
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知曾一念及否也今流民嘯
聚賊已漸不可撲滅各邊夷狄亦聞窺伺萬一
長驅深入以戰則多疲兵以守則多饑殍當此
之際何以支持計今正宜任股肱以資啓沃之
方信耳目以決壅蔽之患豈可引去者聽其去
進言者罪其狂哉伏望
皇上仰思　天命之難諶　俯念四方之多故收回
廷和致仕　成命使之股肱四體益竭忠謀左
右大猷股肱王室將繼曾速賜赦出以旌直臣
從此日坐便殿　召廷和輩數人與之揚確政
事清心寡慾端本澄源一意更新追惟過誤公
好惡以登材俊抑偏聽以杜私門罷傳乞以重
王章節浮費以養材力振敢言之氣用廣聰明停
織造之官培植邦本如是而　天變不消天下

不治者臣未之信也若以臣言妄誕棄而不錄
臣恐將來多事方勞
聖慮豈臣所能預言亦豈臣所忍預言哉伏望
陛下省納臣言必見之施行臣不勝幸甚
宗社不勝幸甚
嘉靖三年二月十六日題十八日奉
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臣李學曾等謹

題為矜狂愚以廣從諫事昔聖王之興詢蒭蕘拜

昌言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執事罔不因事納忠

致主於理下逮於矇誦瞽箴庶人傳言工執藝

事以諫然猶立謗木置肺石於是民隱畢達國

是日昭矣迨後世以降官以諫為名如諫大夫

起居注知諫院紛寄以言責而求言之道始盡

惟官以諫為名專其職也使專職者懷疑顧忌

挾慮遲回是聖王之罪人也寧忍自負乃若此

我亦惟上之人鼓舞以作其氣優容以昌其詞

聽納以行其志孚信以收其效此所以來天下

之善而成天下之治也故主聖則臣直古今美

稱言出而禍隨國家大戒其機可不慎哉給事

中鄒繼曾諫有專職也頃者覩

綸音之發偶觸於中而狂贅之言遂冐於

陛下責之以輕率忤慢固無所逃罪矣但其區區愛

君之忠拳拳為國之意　天王聖明夫豈昧此

詎意　震怒之餘下之　詔獄繼之貶黜是猶

斥一鳴於仗馬戒三緘於金人非徒不導之使

言而且奪其職遂令　朝著之間見者觧體海

宇之内聞者寒心凡居言職者鑒茲覆轍皆入

畏途卷舌吞聲撫膺竊嘆則上而政治是非

而生民休戚遠而盜賊夷狄近而肘腋蕭墻誰

將為

陛下告哉猜疑日開扞格日盛

陛下乃孤立於上而天下之事未見其可也伏唯

陛下熟思悟言路之不可不廣也直臣之不可不惜

也天變之不可不畏也人言之不可不恤也乞

將降調　成命速賜收回仍令繼曾照舊供職

則從諫宏不咈之量改過垂不吝之休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嘉靖三年二月十九日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張逵謹
題為乞　宥狂愚以彰　聖德以保治安事臣竊
惟帝王之盛德莫先於受諫國家之大失莫甚
於罪言上自典謨下逮史冊歷二帝三王之盛
以迄於宋元之末造其間言路開則治言路塞
則忽若響應聲如影隨形信然不謬
陛下深察於此　即位之初首　詔求言凡
先朝以忠得罪之人死者加秩廕子存者復官陞俸
風勵所及誰不忠奮故言職之臣今日進一言
滌剔弊政明日進一言斥逐姦人日揭天開治
功炳煥然當求理之　朝苟避犯顏之咎豈不

上負　聖明下忝職司也哉是以昨者給事中
鄧繼曾伏覩
綸音以為未悉於理有此奏陳蓋不知
陛下上聖之至非下愚可窺　獨斷之権非憸人敢
竊或者　批答之際
皇心未加偶有未當為之臣者正宜持之從容感以
誠悃待　聖衷覺悟然後進言則
陛下有聽言改為之美天下蒙久安長治之福豈不
善哉顧戇直之性一時激發迫切之詞冒昧上
陳瀆逆　震怒責以輕率忤慢而下之
詔獄逮問誠可謂狂愚也矣雖然其一念朴忠下無

忌諱不顧利害實則可憫臣竊聞古之求言者
有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則輕率可聽也有曰
事涉詆訐者固可優容則忤慢可宥也又況近
者四方災傷骨肉相食地震山崩妖星怪雹奏
報旁午正當下　詔求諫之時固非指過罪言
之日
陛下若不矜宥繼曾狂愚使凡言職者以之為戒
治體所切緘口不言禍機之伏拱手待至因循
積習將不大為　國家患也哉且繼曾奏章迹
涉輕率而特事所關亦至切詞類忤慢而
國體所繫固非輕古人言有安危出令治亂在所

任此惟
陛下熟思寬其罪而察其言則　聖德有光治安永
保臣與繼曾同官亦知覆車可戒今須昧死而
言者非為繼曾遊說也實為天下
國家慮耳若曰朋比回護此則罔
上之罪惟有剖心則明伏冀
陛下加察
嘉靖三年二月十五日題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工科給事中臣鮮一貫謹
題為信任大臣以光
聖德以保治安事近該內織染局題差內臣前去蘇
杭等府提督織造該部議處以為未便
陛下竟不允其所奏始而臣等科道等官言之
陛下不聽也繼而尚書喬宇等言之
陛下不聽也終而大學士楊廷和等言之
陛下不聽也臣等不勝愚瞽之憂豈在廷大小臣僚
所言皆無一人之可信無一詞之足取哉臣等
科道小臣議論固不足采而宇與廷和等皆老
成大臣亦無足采哉何

陛下之不聽也夫科道者
陛下之耳目也大臣者　陛下之股肱也而
陛下則天下臣民之主宰也繩愆糾謬知無不言者
臣等耳目之職也扶危持顛以道事君者宇與
廷和等大臣之職也而明目達聰從善如不及
改過無少吝者豈非
陛下之盛德哉今此織造差官臣科道等官以為不
可九卿大臣亦以為不可至於
內閣重臣又以為不可
陛下堅執一不之聽臣等恐耳目股肱皆失其職而
天下之人聞之以為廷臣無一人足信足用矣

陛下孤立於上群小蒙蔽於下是豈可不為之寒心
也哉夫　上用袍服誠不可缺不可緩但有益
於事無害於民
陛下差之可也必差內臣而後足於用否則不然
陛下差之可也天下時和歲豐財力富饒
陛下差之可也今此三者未見其有一可言何也觀
先朝差此官時陽假進　御之名陰肆剝削之計供
上用者纔一二私帶造者常八九是無益而有害矣
陛下何為而不聽也又觀該部議處物料令彼處司
府官買辦織造令彼處鎮守官提督必期於足
用不失於後時一有所誤責有攸歸如此是不

煩差官而服用自足矣
陛下何為而不聽也又觀宇廷和等之疏
陛下念天下凶荒各色錢粮尚且蠲除
慶成大禮亦已省免獨織造之差不為停止是哀矜
之念徒事虛文又況地方流徙死亡白骨成堆
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得銅錢三十
文賣不得則母子相持大慟投河而死讀之使
人酸鼻而不覺其淚下是歲凶民窮之極矣
陛下又何為而不聽耶臣等知
陛下至仁之主有天地父母之心豈忍恝然於此是
必一時惑於左右誤聽之耳夫大臣立於

廟堂而佐 天子出令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
不可不用也今喬宇楊廷和等
陛下既以為賢而置之具瞻之位矣中外亦以為得
人矣顧乃一切以為非計而不用其言是徒備
其員也非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之道也中外
之臣聞之皆曰彼容勿大臣尚不足聽我等小
臣何益於事是拒人於千里之外也非蒸之使
言也彼為大臣者亦豈能安於其位而有志經
世者亦豈肯隱默居官哉古人告君之辭曰木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良藥苦口利於病
忠言逆耳利於行此言受諫之美也又曰君之
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
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
敢矯其非順之則喜而有福背之則怒而有禍
如此則善安從生此言拒諫之失也臣等待罪
該科有言責之任義不容以緘默故昧死為
陛下再陳之伏望
陛下聽宇與廷和等所言收回差官
成命以照該部原議施行則大臣遂以道事君之忠
皇上有從諫如流之美而臣等區區言官之責亦少
塞矣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之至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河南道試監察御史臣王時柯謹
題為乞霽　天威少弘聽納以盡下情以別淑慝
事臣聞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孔子曰君有爭
臣則無過舉父有爭子不陷無禮故子從父命
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以
從則知所謂孝知所謂貞矣以此觀之則臣子
之於君父言之順逆命之從違孰是孰非孰孝
孰貞
陛下嘗知所擇近日桂萼黃綰議典禮逢遘機會
聖心簡在傳陞美官吏部考清吏司員外郎薛蕙湖
廣等道監察御史陳相段續鴻臚寺右少卿胡
侍上言辯解連章論劾雖不避齒君踣馬之嫌
實求盡臣子諫爭之職
陛下之心豈不以為承順者之為恭而拂逆者之為
忤諸人之見亦豈不知從之則順而有福拂之
則逆而有禍誠不敢為身謀坐視蠹蝕為
國家蠹爾臣聞典禮雖天之敘秩而惇庸則在乎
上德罪雖天之命討而刑罰則主乎君寅恭之
協政事之懋臣亦與有責焉此夔臣着言雖過
乎激切心亦諒其無他然直道難容枉道易合
正言難入邪言易從此其所以　天威震怒

聖衷莫回於萼等益堅倚任之心於諸臣益致猜嫌
之怨臣愚以為
陛下猶天地父母也群臣雖有遠近親疏尊卑貴賤
之不同其言雖有順逆從違可否承弼之不一
而其實為天地中之萬物父母中之嫡庶子則
一也今以一議禮之故而諸人超遷群言獲罪
或捕下　詔獄或左遷外任臣恐海內聞之以
為
陛下私於庶孽之邪媚忘其嫡長之孝貞且乏天地
包荒之量而有日月照臨之私
陛下之淺深從此可窺而桂萼等坐要美官安享厚
祿寵遇日隆揚揚自若而群臣緣此坐罪舍其
榮遇而甘僇辱自非喪心病狂何至於此而桂
萼輩肆以巧言上激　聖怒以要忠誠之名而
使臣工皆為誹謗已圖取寵於上而使人人得
罪於下已方曳履　朝堂而使群臣遷逐外境已
叨金馬玉堂之榮而使群臣蒙械繫捶楚之辱
士君子忠厚仁恕之道殆不如此就使其論為
正其人非邪臣不知其何說將以自解於天下
後世也就其中論之席書恥與同事蓋天理之
復萌方獻夫復悔前說實人言之有激而張璁
桂萼堅執前非大肆報復使其為席方之啓否

二人且不察之而其假借人言以為己重二人
且掩避焉是又欲為席方之唇舌而不可得者
臣查得弘治年間事例文職傳奉者黜退為民
而近日蝗飛蔽天識者以蝗虫為嘉禾之蠹亦
猶憸邪為正直之害變不虛生理之先見臣觀
漢唐黨錮之禍其始也蓋殃已之懷其後也至
於亡人之國卒至其身亦有所不免此其載在
史策班班可考伏望 皇上畏上天之變守
祖宗之法採忠直之言消朋黨之禍將薛蕙等特
賜起有胡侍復還原職以示優容方獻夫席書從其
辭以全名節張璁雖已到任桂萼患病未出乞

勅吏部改除別職庶不違弘治年間之例而諸人亦
得齒冠裳之列
陛下欲保全諸人而諸人欲以自全者其計不出乎
此臣觸犯
威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初一日題初二日奉
聖旨這事情尚未問結這廝好生玩法本當拿問了
饒這遭再來奏擾不饒該衙門知道

京畿道監察御史臣林有孚謹
題為容忠直以昭 聖德懲貪婪以儆臣工事臣
聞臣直過正以昭德法行乃可以懾姦近該給
事中[illegible]論列時事言之剴亮者
陛下虛懷嘉納之繼下之 詔獄又該撫寧侯朱麒贓
私敗露法所必治者
陛下擴天下之平無私覽兒當宥而不宥不當宥而
宥臣竊惟 聖治未平夫鄭繼曾言雖不忌
而忠犯 九重之怒事則有裨而心罄一得之
誠惟求職以言而盡無暇計出言而禍亦隨蓋
陛下之直臣也

陛下不急容納之顧乃罪其輕言而禁錮擯斥無所
不至將使無復敢諫者是必有甚不便於左右
者也夫塞之使言尚有弗言者況從而阻抑之
言路壅塞臣恐在此一舉矣朱麒通同羣小
而侵漁之端公行賄賂而論劾屢至祇欲利
盡歸于己不復知職貢而忒已疲蓋
陛下之爪牙也
陛下不即窮治之乃復令其仍舊守鎮而廝役羽翼
皆在不問將無復能制之者是必有甚便於左
右者也夫國之以法尚有法外者況從而縱弛
之姦貪愈肆臣恐在此一舉矣伏乞

聖慮務極其公溥特諒鄧繼曾之戇愚曲從宥免

作言路敢諫之風

國憲不可以私奪特昭朱麒之贓迹顯加削罰以

示守臣不職之戒則

聖德愈廣

聖政為平而臣工皆知所勸懲矣

嘉靖三年二月十五日題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戶科右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宥狂直以振士氣以廣言路事臣聞人臣之

職以進言為忠人君之德以納諫為明古之帝

王或稽衆舍己或好問好察或從諫弗咈乃至

立謗木設諫鼓百工技藝之賤皆得執藝事以

匡其上其有不恭則有常刑其汲汲求諫如此

之切者誠以人主之威至尊而勢至重稟之以

言猶恐其默而況加之以威則臣下不得自盡

人主不得聞過而社稷危矣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拔擢者俊察納忠諫臣下進言者雖

狂訐煩瑣類皆優容化理清明班班可述此皆

陛下納諫之效也臣以為

陛下執此之志始終不渝則堯舜不難至

祖宗不難法矣近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論諫大禮

俱以言辭忤慢下錦衣獄忠義之士咸知二臣

之無罪無一人敢為

陛下言者臣竊以為此非盛德事也大臣之事君猶

子之事父其忠愛固結無所逃焉者也食芹曝

背雖野人亦有是心而況職列侍從值

聖明無忌諱之朝士皆得盡言者乎夫呂柟言雖激

切其愛特感事忠愛之心誠有可亮者且二臣

文行誼青為翰林所重而呂柟大節尤皆喜

逆瑾播雪栴獨懷實遠逝講學明道以俟時之
清
陛下龍飛二臣先後茹拔夙夜圖報固欲舉
明主於三代之隆而躋之堯舜之上也有臣如栴輩
陛下正宜置之左右以資論思啓沃之益顧忍摧折
而挫辱之耶夫士氣振揚之餘雖中人易以自
奮言路阻塞之後則賢者難以自立盖士君子
之正氣國家之元氣係焉在
先朝倖倖煽惑群臣言事者一切搆以奇禍故忠賢
播棄言路阻塞天下幾至敗壞此
陛下所親見也仰賴　聖明振作培植士典賢愚感
德採納然士君子之氣尚有萎薾不振未能悉
復我　祖宗之舊若更加摧折誠恐此風益靡
元氣日耗國事之安危理亂未可知也且
陛下以天變勅臣下同加脩省栴守益以進言相繼
下獄又豈應天以實之意邪誠恐天下將謂
陛下有厭聽人言之意則忠良正直之士遠譏諂面
諛之人至
陛下誰與共理哉伏至
陛下深惟　社稷安危之計　天地人心去留之機
念士氣之當振人材之可惜不以容受正言爲
難而以言路阻塞爲惧將呂栴等特

賜寬宥俾照舊供職則士氣益振一
聖德彌光　國家元氣愈固一舉而數美從之矣臣
一　備員諫官思報
厚恩惟在竭誠爲此不避塵瀆伏惟
聖明矜宥裁察幸甚
嘉靖三年
聖旨這事情待鎮撫司問了朝廷自有處置該衙門
知道

南京雲南等道監察御史臣田麟等謹
奏為宥戇直開言路以隆
聖治事臣等近見邸報奉
聖旨劉最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田話又不認罪
姑從寬調外任欽此臣等啣
命不勝驚駭竊惟言官之進退係言路之通塞言路
之通塞係天下之理亂而君子小人消長之機
世道升降否泰之會恒必由之臣等不敢遠引
請舉我　孝宗　武宗之事為
陛下陳之往者弘治選任言官人各思奮雖有觸犯
忌諱者每優容之故十八年之間言路開君子

衆而幾至雍熙之治其在正德權姦柄國中傷
言官言出于口而禍隨之故十五年以來言路
塞小人衆而釀成壅蔽之禍然則通塞理亂消
長之機果可誣乎今我
皇上繼統以來首頒　明詔召還忠直中外歡呼以
為　明主出矣言路開矣凡言責之臣孰不激
厲思奮然章疏屢上而猶患於忠讜之未盡議
論雖多而未見其成功之有濟近日以來又大
異於前矣邇者給事中劉最因論齋醮而糾及
崔文且調外任科道諸臣交章論列莊誦
旨意曰本都當拿問曰不許仍前奏擾臣等以為

陛下登極之初望太平可立致也不二年間而一旦
若此臣等切為　聖明惜之夫人主之於諫官
必廣聽以啓其盡言之忠必優容以作敢言之
氣狂直者宥之疎淺者恕之諫而不已非盛德
事矣況從而黜之乎且最以言為職而舉劾中
官蠱惑之非乃其分也就使言或過當觸犯
大威
陛下亦當宥之以奬方來以彰　聖度然後人得以
輸誠布悃勉盡其職況齋醮之事舉
朝皆以為非崔文之奸天下皆知其罪今乃右文
而逐最宮府未見其一體黜最以快文行罰不

不能無異同臣等實不知其可也原最之心非
有他也欲斥佛老欲祛奸佞欲
朝廷惜財欲　人君節用其區區忠亮之心以
陛下之　聖明豈不有察冒昧干瀆之罪以
陛下之寛仁必無不容意者左右媒孽其罪以激
雷霆之怒擠排下阱而肆中傷之計耳臣等恐自最
既黜之後人或以言為諱設有奸邪誤國諂佞
害正事有大於此者誰復為
陛下陳之
陛下亦何由而知之然則最之去留若輕關於
國體者甚重況清禁之臣　天子耳目所司者

朝廷紀綱所在也豈宜輕於黜謫以傷
國體自塗其耳目自壞其紀綱也哉夫最言官也
前此刑部尚書林俊大臣也最以文而調官俊
以文而獲譴
陛下於最不少假借於俊不加勉留臣等恐奸邪得
志傾陷忠良天下之勢自此紛然多事矣長循
默之風挫忠鯁之志恐非
國家之福也方今邊夷騷動而軍士暴露於外者
不息旱荒太甚而生民死亡於道者相繼正
陛下憂勤圖治用賢求諫之時而元老謝退諫臣屏
斥何以慰天下之望哉伏願

陛下收回成命復最之官不徒宥其罪而且從其言
留俊之去不徒用其人而且行其志則
聖德益新人心感激嘉靖
中興之治庶乎有始終全美之盛矣
嘉靖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程啓充等謹
題為宥言官以弘化理事先任給事中楊言題稱
王邦奇奏告不實事件節奉
欽依楊言輕率妄言對品調外任欽此續該吏部擬
除外伏念國家之患莫大於壅蔽人臣之罪莫
重於依違壅蔽則忠言遠而是非不明依違則
觀望多而紀綱廢壞古之聖王深為此懼於是
立敢諫之鼓設進言之旌復置言官以言為職
不匡之墨國有常刑古稱從諫如流又曰從諫
弗咈三代而下此道漸衰以順旨為納忠以諫
諍為揚惡小人巧於揣度其言委曲逢迎君子

期於責難其辭忠鯁剴切時之治亂亦係於此
陛下宵旰憂勤勵精圖治往者給事中衛道御史丘
養浩魏有本曾存仁相繼以言獲罪
聖恩遍賜保全蓋 天地之德原本好生故
雷霆之威終期開霽優容收錄並無遐遺可見
聖德含弘光大萬方無不感仰邇者王邦奇流言動
衆大肆猖狂
陛下勑付外廷多官鞫訊群臣悚惕莫敢出聲楊言
冒昧上陳似為不知避忌其區區之心實欲因
言以盡其職也因事以効其忠也臣等皆以不
言為羞楊言顧以敢言獲罪下同輿皁[illegible]

刑清既不伸復斥外任此等用舍何以勵臣工
示天下哉況其官為給事中以言為職祭與會
同之末初無出位之嫌縱使言有過激不有愈
於不言者乎狂悖輕率不猶愈於觀望者乎今
使不言者官守觀望者任使而敢言者出之外
任恐非
陛下求治之初心也若使人各以言為諱禍機病蠹
誰則發之舜之好問好察不以芻蕘而或遺禹
聞善言則拜固常屈己以求諫誠知夫進言之
難而導之使言也故曰國將興賞諫臣又曰君
仁則臣直又曰主聖則臣直有臣如言

陛下仁且聖矣赦而復之國家之興不在是乎伏望
皇上念　祖宗設官之意
宥狂瞽逆耳之愚痛懲壅蔽依違將楊言復還原職
庶幾聽言之知使過之仁圖治之勇三者備焉
而得多矣
嘉靖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楊言已調用了吏部知道

兵部右侍郎臣黃宗明謹
題為乞齊威嚴遵原　旨以平政體事臣竊見翰
林院編脩楊名一本陳愚見以裨修省事奉
聖旨覽此奏足見納忠但說奮力自性朕性拙不能
如曰以喜怒失中用人去人有不當有未盡有
不合民情者可明言之伏惟　聖度寬弘
聖諭溫厚為楊名者自當俯伏遜避待罪
闕廷以俟誅譴豈惟臣子之分亦進退之體所當然
者顧乃不勝其好名之私率意妄言摭拾浮辭
以干　聖怒奉
聖旨楊言這厮納忠論事自當吐露直誠明白指說

却乃心存奸詐疑主欺君沽名賣直託言星異
脅制朝廷泛引旁牽誣害忠良意引黨類志在
報復亂法怨君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拿送鎮撫
司着實用刑究問奏請發落臣伏讀前後
明旨寬容威猛各當其施真若日月之為明而雷霆
之為威也是以成楊名定案夫孰敢有異議哉
然楊名疏內妄肆論劾至詆吏部尚書汪鋐為
小人之尤夫汪鋐初掌銓衡方將矢心以圖報
效而遽以小人之尤目之則其心豈能隱忍甘
受而不為之辯說哉是則汪鋐發憤所為至於
辭氣過激連根引蔓追咎既往之罪遍詆在

廷之臣以泄其怒此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但刑
罰輕重自有中制包荒憑河各有攸當連坐之
法非盛代之美政今以一楊名之妄言而必欲
逆究主使之人則在　廷之臣比肩立
朝者孰不人人自疑懷錦衣衛該司官奉法過謹
[illegible]將以疑似之辭風聞之言窮極根株日引
而不能已況楊名[illegible]兩次用刑死而復蘇瘡
痍正苦當此嚴冬萬一斃深圄豈不反為
仁明之累臣生當　聖明備位卿佐遭逢非偶安忍
坐視旁觀緘默自便致使刑罰失中以起紛紛
之議哉此臣之所以終夜長嘆繼之以淚觸冒

萬死而不能已於言者也伏望
皇上勑下錦衣衛該司遵照原　旨止將楊名速具獄
詞奏　請發落其餘寧失不經免及無辜庶使
反側有革心之漸而楊名亦得全生以彰
皇上寛仁之度矣
嘉靖十一年十月十九日奉
聖旨楊名罪惡死有餘未傷吾仁明之治方將究
主使之人名[illegible]執不招想當宗明即主使之尤
著錦衣衛拿送鎮撫司一併究問來說不許畏
避

欽差巡視京營吏科左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奏為乞垂　天鑒以宥罪赦過事臣竊見南京山
東等道監察御史等官馬敭等論列吏部尚書
王瓊事狀
陛下特勑錦衣衛差官校將馬敭等逋行拿解來京臣
連日反覆思惟馬敭等遠在留都事多傳聞未能深知
陛下所以召用王瓊之意乃仍蹈舊聞泛舉往事肆
其論說自以為盡忠
聖明不自知其已昧進言之體而陷於狂妄之罪矣
陛下差官拘囚無非使知懲創以輕率論列為戒抑
且安瓊之心欲其感　恩思報展布才猷以贊

休明之治也但敭等職居言路言雖冒昧心實求稱
況十人之中半為試職皆誤蒙
陛下近日簡拔之恩豈其不思圖報而其心遽有他
哉蓋以中人之性事
聖明之主雖抱區區能免乖繆所賴
陛下天涵地育藏疾納汙庶幾泰令修職可幸無罪
而已臣又惟虎豹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夫虎豹
人所惡而逐之者然能使藜藿有惧焉則虎
豹於山未必無益也故狂妄之言固若可罪然
自古以來奸臣不敢竊威福之柄大臣不敢行
黨比之私小臣不敢肆偷惰之習權豪不敢長

縱恣之風正以二三臣工知則必言無論虛實
言則必盡無所廻避故人皆有所忌憚也故
聖主御世寧使有狂言無使有隱論然後
朝廷有虎豹在山之勢若使為臣者量而後言慮
而後說則瘦伏之情有遺於聰明之外者多矣
故曰聞言貴博聽言貴審蓋聞之博則奸慝不
遺審而行則是非不謬是在
陛下垂深長之思而已如蒙俯
賜寛貸曲示優容或將欽等行彼處法司提問以懲
其既往之愆或重加罰治別行戒飭以開其自
新之路如此不惟欽等感激懲創凡聞欽等之
風者皆知以狂率為戒而知所以求自盡矣臣
極知愚戇觸冒
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嘉靖十一年正月初五日奉
聖旨魏良弼這厮懷怨黨救著錦衣衛拿送鎮撫司
打著問了來說

戶部廣東司主事臣周天佐謹
題為應　詔陳言以彌災變事臣竊惟
陛下以　宗廟災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
門條陳且欲務闡　國體民瘼不許泛濫彌文
虛應故事仰見
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為祥
之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效其愚乃今闕
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
聖明采察之度未崇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
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
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
時即欲冒昧　上陳但聞　詔書且下意曠蕩
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
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安況　明旨既許條陳茍
有所見寧忍終默　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楊
爵所言之事豈逃　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
矜察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
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為
小人則為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職納
忠為囚犯又孰不能為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
之

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有言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爵既遭貶斥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揆諸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
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
陛下恭默思道畏天勤政 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諒原爵之心特 錫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採行旌爵之忠讜以風天下之直則
聖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

嘉靖三年四月十八日奉
聖旨

欽差總理江北等處鹽法兼理九邊屯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龐尚鵬謹
題為懇乞
優容言官以廣忠益以保萬世治安事竊聞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抗節死義之臣夫節義之臣何代無之顧
朝廷所以愛惜而成全之者何如耳
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獨於言官狂躁者必杖而遣之彼戇直不情無人臣禮罪由自致更復何詞然推其懇惻之情亦未嘗無可原者
陛下恭儉仁明為萬世法乃言官復競競然懷後艱之慮而因事納忠非賣直以沽名也蓋恐心思或懈於憂勤則佚慾易長耳目少偏於視聽則威權下移忠臣愛 君必防其漸言雖過激心本無他
陛下駭聞其所言獨未及深察其心遂使正色危言者無以自存而一時骨鯁諸臣皆岌岌乎若不能終朝矣忠諫路塞則諛佞成風時政之闕失不聞 朝士之忠邪莫辨事關
宗社況默苟容
陛下孤立於 內庭理亂安危何從而知古稱賞諫臣而虛懷延納士猶逡巡却步中心切疑況逆耳之言嘗蹈禍不測即使忠智者央擇於其間

亦何必冒敢諫之名以遂
朝廷拒諫之失乎且
陛下罪言官並發原籍為民固待之以不死也萬一
草莽餘生或斃於杖下他日史官載筆乃曰
朝廷不能容直臣其於　聖德之累豈小哉先哲
有言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納諫為英明
之主也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姦宄不
生言忠貞為社稷之衛也故言路之通塞而世
道之治亂因之古人望言路與城門並開其慮
遠矣伏願
陛下擴天地覆載之心鑒古今興亡之轍凡言官狂

〈嘉隆疏抄卷十四〉　一四十七

直曲賜優容儻欲薄罰以示懲戒乞少霽
天威免其　廷杖下法司論如律附過還職或
命輔臣集九卿　廷議請旨　上裁但責其論事持
大體不為風聞所誤以致是非混淆而已
陛下何容心哉仍行錦衣衛自今以往凡奉
旨杖言官許即時執　奏改送法司會同擬斷併乞
著為　令使奉行者不得依違則直臣接踵於
清朝讜論飛章於　禁闥驅群邪殲蔽之患燭四
海理亂之源萬世太平從今伊始　聖子
神孫永以為訓此　社稷無疆之福也北二三逐臣
乞給復冠帶不終絕之使克責改圖若

矜其愚姑從遐遠錄用以警發其良心此尤
陛下特恩中外所跂望而不敢必也再照文武官員
凡於　朝班失儀者五品以下悉
面糾拿問夫　天顏咫尺孰敢忘敬慎之心其或言
動周章皆戰兢之過也刑曹收問不過照常納
贖本無大罪乃校士得奮呼而執之如捕重囚
備嘗窘辱此在頑鈍鄙夫或强顏不慚若使諸
直節奇氣之士摧折多矣乞
勅法司酌量情法凡有失儀俱於　朝退後具本參
劾候　明旨施行考之前朝辱罵不及於公卿
鞭朴不行於　殿陛事傳青史至今以為美談

〈嘉隆疏抄卷十四〉　一四十八

願
陛下留神其於　國體官常所關大矣臣無任惶悚
待罪之至
隆慶三年八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禮科等科署科事南京戶科給事中臣
用賓等謹
奏為懇乞　恩慈鑒亮建言臣工以昭
聖德事臣等待罪南垣接到邸報伏覩七月內該太
常寺少卿周怡一本為感激
天恩深厚竭瀝血忱以圖報萬一事內條陳定
君志以修德業等事奉　聖旨這廝抗違降二級調
外任用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竊念周怡向事
先帝以建言得罪落職編氓二十餘年今際遇
昌時仰荷
陛下推　先帝遺詔召用之恩復授原任旋蒙不次
遷擢竟至今職遭逢真可謂不偶矣為怡者正
當祗承
陛下休德不暇何至遽有抗違而自罹
明廷之辜罰乎繼而旬日復接邸報內錄有怡前疏
全抄臣等再三披閱則見其疏內語多率直徑
情無忌委失人臣恭順之體似與
陛下近日所謂審擇所言以承朕意之諭少有違背
陛下責之大義罪在抗違並行降調薄示警戒之意
天高地厚之恩在怡亦當感戴無涯矣臣等復何詞
但臣等竊念　天子之尊如天也其威雷霆也
人非病狂喪心其誰肯抗天而觸雷霆也哉語

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人臣進
言於君或以將順或以匡救皆所以務恭敬之
實而盡忠君之道爾稽古虞廷以帝舜之聖臨
御在上智如大禹豈不知其峻德重華之盛而
顧亹亹告戒無所隱避今見之經傳其懇切如
此蓋忠臣事君必防其漸聽其言雖過究其意
則美此自古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良圖也彼
怡者直以感激
先帝生全之厚恩感激
陛下之錄用并不次超擢之奇遇故欲效虞廷之所
以事其君者以盡其愚忠於
陛下以少罄其生平葵藿之悃觀其疏內首言受非
常之恩者當有非常之報遭希世之遇者當伸
希世之義則其情可見矣雖其中間過於狂戇
未加審擇而其心實無他也豈敢故為是以抗
陛下天地之尊以觸
陛下雷霆之威而甘蹈於不測之禍也哉
陛下倘能熟思俯察而優容采納之未必非涓埃之
裨於高深則怡願忠之初心遂矣如必字字而較
之句句而摘之則　日月照臨爝火失其微光
雷霆震迅品物失其故態怡以狂瞽上干
天威將亦何辭以自解哉書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

言逆耳利於行古人稱主聖則臣直良有深意
陛下天縱聖神寬仁大度即位以來虛懷納諫言路
宏開而　登極詔內又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
條復終之以贊帝軌而翊皇猷尚有資於忠藎
之論所以廓獻納之門而誘掖臣隣者成著明
矣周怡感千載一時之恩效忠之有地其輸誠
入告務期靖獻殊不覺其言之戇直至於如此
爾即怡之能王適足以彰
陛下之至聖臣等猶意
陛下當亟賞之何乃復以其直而罪之乎怡與起廢
諸臣曩日以建言得罪其忠誠昭灼天下莫不

誦之頃
陛下之收錄之者亦必以其當日言事之忠也今諸
臣方各慶幸得　主而事之以伸未究之志詎
知曾幾何時而怡復首以建言蒙譴則不惟
陛下收錄怡與諸臣之初心稍覺自異而起廢在列
諸臣效用之心將不亦因是而幾於疑沮乎況
陛下之罪怡者固以其疏內一二語詞直遂不知審
擇罪之誠是也然臣等參閱其疏內亦有云惟
願
陛下萬有千歲永保四海之福長居九五之尊子孫
千億萬邦協和庶幾臣之鄙心少紓萬一如此

等語其將順頌禱之悃何如也既可摘其抗違
者而罪之獨不可嘉其將順之詞而姑宥之乎
彼士人危言峻節得罪廢置旋復甄用者多有
改塗易轍毀方為圓而怡乃能吐露肝膈若此
縱其言狂戇有類抗違而其終始正直一節不
少變易亦可嘉也臣等與怡素無交驩之好今
惓惓為之控訴於
君父之前者非敢阿黨比周以忤
陛下也誠以怡之情有可亮怡之罪有可原或恐
宸覽少畧未曾加察爾可亮而不之亮可原而不之
原於　聖神之德猶為少歉天下後世其謂

陛下何臣等職耳目之司於此而緘默不以上告是
臣等亦有負於
陛下之任使矣天下後世又將謂臣等何此臣等所
以不揣愚昧而不容已於言也仰望
陛下廓天地之量廣大造之仁鑒臣等愚昧之衷豁
周怡抗違之罪或復其原職或量改別衙門用
使之策勵以圖後效以終補報庶乎含弘徧覆
而　聖德益光大小曲成而臣工競勸矣臣等
不勝惓惓懇切祈望之至
隆慶元年九月初九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南京工科等科署科事南京戶科給事中臣張
煥等謹
奏為懇乞 天恩俯宥狂直言官以彰
聖德以重 國法事臣等近接邸報內開該南京刑
科給事中駱問禮一本條陳十事又該巡視西
城御史楊松一本論劾內臣黃椎俱奉
明旨處分降調臣等仰覩 天威震疊不勝戰慄伏
念 皇上臨御以來納諫聽言隱惡揚善
聖懷虛廓容如大造二臣獲罪至是其中情狀必有
法不可以輕宥者乃荷 皇上不加重譴俱降
級留用是使困心衡慮省咎自新

天恩深深二臣雖捐糜無以為報矣臣等竊念
國家設六科給事中使之班聯侍從凡
朝廷政事彼皆得而敷陳之又該十三道御史使
之執持法紀凡群臣邪僻彼皆得而彈劾之惟
其以言為責是以雖不敢樂有直諫之名然事
或得於風聞或切於目擊則不惟責不容委而
一念忠赤必欲達於 君父之前然後其心或
可少慰也問禮所奏於事理當否臣等不敢復
贅但顧其心以為我 皇上近俞言官之請復
舉 面奏之制感激踴躍竊喜隆古都俞吁咈
氣象宛然在目故發之詞語委失詳慎然言雖

可罪其心則無他也至若楊松論劾黃椎之事
臣等不及知但按所奏以為當 令法紀凜然
輦轂之下椎敢恃強喝衆毆傷平人問訊聞傳是元
侍崇突入則椎用計開脫情所必有松執此具
題固責任當然其心亦無他也是二臣者在問禮
欲為
陛下獻一得之愚故不自知其詞語之躁妄在松欲
為
陛下申三尺之法故不自覺其題 請之過激我
皇上則有之原其意則問禮所言於時政不無少俾
松所奏於群小不無少警也旬日之內兩被降

罰是二臣雖不足惜臣等恐傳聞失真皆為言
事得罪將見人心疑畏緘默成風倘
國家有大利害臣下有大姦惡誰復敢為
皇上言之此臣等所以日夕憂懼而不容已於言者
也方今財用匱乏災沴疊見淮揚水害甚慘
京師地震可畏邊陲雖幸少安而兵餉之乞請莫
支閩廣雖云奏捷而山寇之嘯聚如故當此多
事我 皇上敬畏 天變洞悉民隱至不遑寧
處者頃因言官論列廣求足 國阜民之方務
入各一疏用備采擇雖芻蕘末賤皆得盡言蓋
時勢至此不得不然爾 皇上求言於前而罪

言者共後以非所以鼓舞群工而使之有懷必
吐也法紀人心所關甚大伏望
皇上俯憐言官論事原出無心收回
成命俾駱問禮楊松仍以舊職供事果其罪難竟宥或
量行罰治以警其後至於黃雄既蒙
聖斷降發更乞　明諭大小中官自後各宜守法以
供職後或有亂法干紀如雄者許言官據實劾
奏則骨鯁直諒之臣接踵而出雍熙太和之治計
日可待矣臣等無任悚息待罪之至
隆慶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給事中楊撰謹
題為乞賡　聖恩表忠義以感激人心以維持世
道事臣聞忠義之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天柱
地維賴以尊立聖帝明王急先褒崇以維世範
俗者也是以史傳所載貞臣烈士心事彪炳至
今讀之古道光華照人顏色然豈獨古之人能
爾哉我　國初死節之臣忠烈凜然表表可録
褒崇之典實有待矣　今日者矣臣自少時傳
聞父老談及革除之變時當事之臣若尚書鐵
鉉張紀陳迪齊泰侍郎卓敬胡子昭黃觀
郭任陳性善都御史景清練子寧茅大方大理
寺少卿胡閏寺丞鄒瑾太常寺卿黃子澄少卿
廖昇盧原質侍講方孝孺妻連修撰王敘英給
事中陳繼之龔泰黃鉞戴德彝韓永御史高翔
曾鳳韶魏冕王度葉希賢中書舍人朱和郭節
梁良玉何申郎中梁田玉主事陳敬布政使張
昺按察使王良副使程本立僉事林嘉猷知府
姚善陳彥田葉惠仲長史劉璟紀善周是修斷
事高巍知縣顏伯瑋鄭恕教授陳思賢教諭王
省都指揮馬宣朱鑑等雖職有崇卑委任不一
要之均能奮不顧身以義自殉視死如歸不為
勢屈或先事而矢謀或臨危而抗節或竭力而

固守或同心以赴義或從容自殞或慷慨就死
或窮身海濱或結誠庠序誠天地間正氣中流
砥柱方駕古人無少媿者也而錄忠詔後尚為
缺典此臣竊為之嘆不得不汲汲與之哀鳴而
干瀆 聖德者也且當其時而死其事者臣之
分也天地之義也盡吾之心固無較於人之知
不知也哀其死而錄其忠者君之仁也天地之
道也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為人臣為人子者不
可一念而忘忠孝之心也君義臣忠各盡其道
焉爾仰惟 聖明御極百度維貞凡可以風勵
天下之道罔不欲修舉而推行之俾萬邦臣庶
知所自奮若夫錄精忠於既往啓楷範於將來
關係風教匪小補故臣敢攄厥愚悃冒昧

上言伏乞
皇上矜憫群忠立準萬世 勑下廷臣詳為萬古計
議旁求博訪務俾不遺各舉所知列疏
上聞果與臣言相孚乞將鉄鉉等死忠實蹟付史局
編校載在史籍以垂諸不朽仍念其盡忠所事
各追贈官諡錄用其子孫俾所在有司創立祠
宇以時享祀則鉉等孤忠勁節轟烈天地英魂
義氣光臨俎豆九原之下雖死猶生皆
陛下賜也天下後世將莫不曰鉄鉉等真忠臣也知

而錄之自
陛下始也凡懷忠義者莫不欣欣感激爭自奮發矣
夫仁莫先於恤死教莫大於表忠一舉而仁道
立教化行人才之盛亦因以見此帝王盛節萬
代所瞻仰者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臣不勝懇
切願望之至
嘉靖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這給事中不諳事體輕率進言本當究治且饒
這遭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趙[illegible]謹
題為憫忠貞厚恤賞以勵風俗事臣伏覩正德十
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欽奉
詔書內一欵一宸濠之變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
許逵仗節死義一時被害之人日久尚未褒錄
都御史王守仁倡義督兵平定禍亂并司事協
謀有勞之人亦未及論功行賞該部即便會官
議擬奏來定奪欽此節該兵部具題其都御史
王守仁等已蒙
聖恩封賞有差續該禮部祠祭清吏司為孫燧許逵
祭葬題奉
聖旨是孫燧許逵同時死義精忠

大節著在天下孫燧贈禮部尚書許逵贈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建立祠宇春秋祭其祠額與做
旌忠還着照贈官品級祭葬廕他男各一人做
世襲百戶欽此臣切惟人臣不幸而臨大節其
幸而成大功者　國家褒賞之典皆不容已但
生死心跡之間不可不辨何也節一出於忠貞
功或成於際會褒節所以勵萬世賞其功所以勸
一時使人皆執節未必無功然有功者固不必
其皆有節也當宸濠初變人心洶洶一時遠近
提師旅嬰城守者固皆奮然忠義之臣顧慮定
而行或觀釁而動伏

皇威於坐勝因衆志之既携跡雖心微功成不計故
大加封賞報典已逾厚矣惟都御史孫燧副使
許逵變出倉卒命在呼吸獨能抗節不屈折以
危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至於臨刑罵不絕
口忠義激烈心跡昭然使一時省臣皆懷忠憤
如燧與逵則平時不阿皆可折其謀臨時守死
皆可奪其氣兇威自滅惡黨自消宸濠必不得
出江西至安慶待攻城不克狼狽旋師而後就
擒頃蒙　詔旨褒加　恩禮稠疊
賜之祠額題曰旌忠惟二臣之跡與心
淵衷洞鑒復何敢議但臣愚竊謂官雖不同同歸於

死功雖未成能成其志今贈官視其所任廕子
止於百戶臣恐隆重之典激勸之道容有未盡
何則依違以立罪或藏於得生遷延而待功或
遂夫厚報如二臣者一死重於太山大節勝於
成功也況父子出於天性哀痛極於終身萬一
二臣之子困頓於家貧偃蹇於卑品或祿不足
以供其祀勢不足以贍其家一有不當其心則
人將為死者之薄不如生者之厚皆愛生以希
功惡死而毀節人心未厭風化有虧故臣愚以
謂
陛下隆重之典激勸之道容有未盡者誠有慮乎此

也伏望

皇上憫二臣之死之苦

勑下該部議處其贈官不必別有所崇惟於廕子一

節於百戶之上量贈爵職以示

殊恩則不惟慰二臣長隕之心爲二子終身之地而

國典以公人心加勸臣節勵而姦宄消矣

嘉靖元年八月十五日奉

聖旨是孫燧許逵忠節可念伊男原廕百戶上還加

二級與做正千戶世襲

禮科給事中臣章僑謹

題爲錄忠裔以昭卹典事正德十六年正月間該

臣奉　詔往雲南等處

開讀既而謁諸先賢有所謂二忠祠者並祠翰林院

學士王忠文禕刑部尚書吳忠節雲於其中額

賜曰二忠者也先是元梁王弗四據有茲土我

太祖高皇帝特命禕往諭不屈死之繼雲往亦死精

光偉烈輝映後先事載盟府誌及諸文典者爲詳

朝廷深加悼痛　贈官錫謚廟食於茲以彰忠義

之教以峻夷夏之防以壽我

明億萬年之命脉者其意已獨至矣臣自幼時聞諸

父老者曰我金華人

國朝來以德學文章黼黻太平之治者有宋濂氏

以文章節義表樹君臣之間者有王禕氏濂徙

蜀禕死滇中二氏子孫門祚衰落談者憫焉臣

同鄉晚進景行有年幸而萬里之外奠瞻遺像

感愴益深訪之土人猶或能道其遺事雅敬如

昨豈非所謂理義入人之深千載猶一日者乎

查得先年雲子黻以

恩廕補國子生知縣事歿於官言者上濂事始末

朝廷復官翰林承旨　賜謚文憲近六世孫德芳

乞　恩比例錄廕已經該部行查去後則濂之

子孫亦庶乎不長棄矣獨禕自
國初以迄今日子孫未霑一
命之賜撫之卹典似為未均夫人臣死國固無報施
之望而 國家勸忠則有世祿之恩蓋將以厚
往而開來也死事於雲則先文學於濂則並而
施錄一節若于禕乎少靳焉何耶
國家百五十年餘仗節死義之臣後先相望是固
祖宗養士之報而偉倡率之功要不可誣故宸濠之
變孫燧從容死之許逵慷慨死之卒之罪人得
而 社稷不摇
陛下得以中興燧逵之功不可少也故臣嘗有言曰

孫燧許逵 中興之忠臣也王禕吳雲
開國之忠臣也 中興之迹近而易見故言者易為
力 開國之事遠而漸忘故論者難為功然而
帝王興滅繼絕之道酬功報德之典雖在異世
猶或追之况 國初之臣耶是意也給事中毛
憲言之監察御史唐龍言之處守隨言之可見
公論之在後者益不容於泯沒嗚呼韓厥有言
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
陛下何忍篤近而遺遐厚於彼而嗇於此也伏望節
省濫官之私以卹忠義之裔
勑下查禕所遺有無嫡庶孫男起取來京或量與一

官或送監讀書遠附吳撤之例近如德芳之
恩天下將指而目之曰此 國初忠臣王文忠之裔
也顧不美歟併乞查雲有嫡派後存否承襲而
與之續焉則
恩典同而無不均之嘆風化彰而有興起之效其於
國家豈曰小補之云禕等子孫幸甚
宗社幸甚
嘉靖二年五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江西等道監察御史臣龐尚鵬等謹
題為遵　明詔廣　卹典以勸忠義事近接吏部
欽奉　詔書將原任光祿寺少卿充軍馬從謙
員外郎杖死申良右給事中充軍張逵給事中
充軍常泰清紀郎為民周秩各擬贈官有差奉
聖旨這廝每無理都不准後該部仍具奏續覆
請奉　聖旨已有旨罷欽此臣等仰見
陛下權出　獨斷恩不濫施何復更為
僨擾但竊念馬從謙申良等抗節死義排斥權奸無
非為　宗廟　社稷計今雖死填溝壑而孤忠
勁氣凜凜猶存伏遇　先帝覃恩

皇上新詔豈獨草莽生全之臣讀之感泣即馬從謙
等皆百拜泉下不圖　今日復見
天日重明矣茲該部兩題　恤典未蒙
俞允豈
陛下猶未詳其往行而深察其心耶馬從謙以危言
犯　先帝之怒復聞有陰嗾之者遂終蹈不測
卒無以自明至今士論昭然皆知非
先帝意而申良張逵常泰周秩等或以大禮或以大
獄或指斥時政皆奮不顧身力持
國是天下皆信其為古人之遺直而深憐之
皇上聰明精覈徒泥馬從謙被誣之跡而概使諸臣

並絕於　生成之外今考其因事納忠與前後
建言得罪者聲名並著百世同符而
陛下矜卹之恩乃彼此懸絕輿情洶湧紛然有詞皆
謂　明詔流傳海內稱快今朝令夕改何以布
大信於天下莫不罪臣等職列臺諫未
詔依違無以廣
陛下覆載之公激天下忠義之氣且將曰
陛下仰體　先帝至懷自　登極迄今無一念不祇
承　先帝獨於存恤馬從謙等與
建議不同先是諫垣之臣存者　召用矣歿者
恤錄矣　詔墨未乾觀聽頓異恐以後凡應題

恤典一切報罷則巖穴之人聞
命解體正直之士望風攢眉此於世道
維新之時誠非細故豈獨為五臣惜哉事關與奪之
公將為萬世之法豈斷斷諸臣目在
陛下左右皆不得與聞耶何無勸導之者雖臣等亦
無以自解於眾論而不能釋
朝士之疑也伏望
皇上勅下廷臣議　俯察輿情仍從該部所
請或量為區別使馬從謙等得釋其前過事
先帝於九原耿耿英魂御結思奮雖死猶生而天下
直節奇氣之人更相感發效忠於

陛下者益濟濟清明矣臣等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隆慶元年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吏部知道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王治等謹

題為懇祈　聖明重　明詔廣恤典以光

盛治事近該吏部欽遵　詔旨查議原任光祿寺等

衙門少卿等官馬從謙申良張達常泰周鉄

恤錄之典奉　聖旨這廝每無理都不准欽此大小

臣工莫不驚疑以為

陛下臨御以來　恩澤廣大在以言得罪之臣蒙被

為充渥也豈獨於從謙等五人靳之乎意者五

人生平間有不足以當

褒卹者歟然其因事納忠節槩固相近也借曰有所

軒輊豈宜一槩棄擲臣等備員言路若不懇請

不為無罪但以此事原在吏部奉行猶可替否

亦其職分如其不行執

奏臣等將併糾其阿循之失以抗鱗叩

闕不　允不止未為晚也至本月十一日接到吏部

一本為申明　新詔以廣

聖恩以昭大信事內陳遵　詔卹錄從謙等不可中

止之故語意明白懇至矣猶未感動

天聽奉　聖旨已有旨罷欽此臣工愈加驚疑以為

前此群臣奉　詔卹錄之議俱蒙

賜允獨此至再之請　天語峻拒使

恤典有遺拾遺補闕責在臣等豈容終默夫馬從謙

等應該　邱錄緣由且列該部踈內臣等無察
重贊直據此　邱錄之典有不容已者六端焉
竊惟先年諸臣進言雖忤觸
雷霆而心本無他一念報　主而已蒙
恩責斥盡誤於擠陷者之語非
先帝本意也是以憑几　詔邱諒其為
國之赤心而忘其愚戇之小過此固
堯舜之德　覆載之度超越千古遠矣
陛下似宜成終續美一也伏覩
皇上明如日月萬物畢照誰不仰之則從謙等善狀
不可獨使沉昧於覆盆之下二也

皇上仁如大造萬物並育誰不感之則從謙等幽魂
不宜獨使抑塞於寒谷之中三也
皇上登極一詔傳布天下信如四時矣從謙等既合
明詔邱錄之條而忽中止焉恐無以示大信於四海
四也正德十六年以後嘉靖四十五年以前建
言得罪諸臣雖然杳冥然事遠人亡未免遺漏
方許撫按續奏若使傳聞從謙等不蒙
恤錄恐遠近觀望迴避對有遺忠
朝有缺典非　盛世美事五也且時事多艱方需
之材遠搜博取不過求為
陛下矢謨攄忠竭贊擔當以濟天下之事焉耳今從

諸臣言不入議不行閣臣不得與聞
旨意裨贊可否　元首股肱似乎間隔
陛下虛心信委者又何人也誠恐山林遺賢將見幾
遠引矣即强出焉求順
旨而不求濟事雖皐夔何益於　今日哉一事輟而衆
正之志阻焉此不容已者六也伏望
聖明俯納該部及臣等愚忠將馬從謙等或照前
邱錄或分別輕重量加　恩典不惟表忠獎直容死
者足以激勸乎生人而言聽道行見用者尤足
以興起乎未用唐虞都俞之風雍熙太和之治
機括在此臣等誠為世道計不為從謙等五人

請也下情無任懇祈之至
隆慶元年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馬從謙所犯係子罵父不准申良等姑依原議
吏部知道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
洪謨謹
奏為承　德意錄愚忠以光
聖孝事嘉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節該欽奉
詔書昔者孝未遂於尊親事多拂於天性君臣之際
未免少乖舉措之間或多違戾今彝倫攸敘大
禮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禮之衷敬事以建
臣民之極爾內外諸司百僚務宜體朕之意有
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凡舊章未復
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安邊備未飭軍儲
未充一切有補於政理利於軍民者其一一條

具奏　聞朕將舉而行之期於得萬國之歡心
致天人之祐助以成至治以全大孝則朕之志
於是乎可慰矣欽此欽遵臣伏聽之餘仰歎
堯仁如天　舜孝通神然猶不自滿假許令臣等修
職盡忠一切有裨於政理者條具奏
聞是即成湯檢身如不及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之盛
心也臣愚且闇荷蒙
聖恩揀拔擢任撫臣矢心戮力無以仰酧萬分然鄙
懷偶有所見不以上　聞是有
負如是而忍負之臣之罪豈容誅哉用是敢布其愚
心焉臣聞諸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

號泣而隨之又曰父母之所愛所敬者亦愛之
敬之終身不衰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曏
此在　廷諸臣因議　大禮各出己見未當
聖心伏諫號泣於　殿陛之間誠亦有罪矣然揆之
禮則以臣子事君父之常耳豈可深以為異
乎諸臣如侍郎學士以至給事中御史主事等
官皆　祖宗列聖之所培養且
恭穆獻皇帝好賢樂善遠邁東平龍潛之日每見賢
臣貞士輒除禮遇則諸臣若在
獻皇帝所深愛而致敬焉者
陛下如宥其過憫其愚從其貰貸之謫遠戍者復

還原職被逮物故者優恤厥後是即禮所謂父
母之所愛所敬者愛之敬之終身不衰之意真
足以仰慰　獻皇帝在天之靈甚於
聖孝豈不為大有光哉臣聞
陛下英資天授紹統之初嘗　禮召輔臣
賜之燕坐又嘗數　錫群臣漁須　恩典
君臣之際禮遇隆重前[illegible]曾有[illegible]但此舉措揆之
堯舜之德委有遜焉　縉紳播告凡有耳目者孰不
感慨激烈以為　聖[illegible]必有不安於此者矣然
湯武之聖史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故曰用
人惟己改過不吝

陛下奚獨吝於是乎況侍郎何孟春學士豐熙等皆
操履醇謹學識閎深正宜置諸
左右以資啓沃修撰等官呂柟楊慎鄒守益王元
正安磐張漢卿朱制馬明衡等皆涵養沖裕論
思有體亦宜出入 禁闥以責後效至於給事
中等官張原毛玉裴紹宗王思王相胡瓊等身
後無以為殮妻孥未免流落尤為可憫然此皆
諸臣愚戇之甚不能將順其美之罪也如蒙
皇上廓與天同體之量推咸與維新之
恩特賜 聖慈將前諸臣曲 賜優貸俾調謫者得
以及時效用物故者可以自慰無憾

聖諭之所謂有裨於政理者宜莫急於此而得萬國
之歡心致天人之佑助殆亦不出此矣臣犬馬
微誠冒昧萬死不勝戰慄殞越之至
嘉靖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沈束謹
題為亟旌忠勇以昭激勸事臣惟宣武功而彰
征討 朝廷之大政也旌功能而表忠節激勸
之大機也故上有必賞之典以酬功則下懷必
報之忠以竭義感應速而武功競奮安攘之
道在是矣近該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翁萬達奏
稱急處總兵官員以安極邊重鎮事內開總兵
周尚文病故緣由一時傳播中外聞者莫不悼
惜則尚文之為將也封疆所賴而公論攸歸可
知矣臣嘗訪其為人淡薄寧志忠勤自許馴驕
悍之卒而制其命削方形之變而代其謀忠勇
素著有足稱者及今虜騎深入閙

命疾趨奮勇先登仰仗 天威多所殺獲虜遂徬徨
宵遯此一時奇功也遇蒙
皇上明見萬里特賜褒嘉陞其官秩
綸音渙頒固足以感動乎人心矣但考尚文之功似
有未盡之賞 嘗讀宋史意必有在昔宋藝祖
英辟也太原未下不與諸將使相非有執吝之
心亦非以其功之不足以當使相也懸爵賞以
待之所以鼓其志而將享其終也臣愚妄揣
聖心亦以邊境未寧尚文之賞固將有待而施乎然
曠蕩之恩可徐施於生存而旌賞之典尚留終全於死

後今尚文既死勲績猶存
皇上恤典之隆所必加者臣復何言但賞不踰時而
後人知感厚以酬功而後效忠赴義者有所奮
因一人而勸千人者此機不可失也臣惟願
皇上速施與厚報而已誠於此時
勅下該部查其先今功次從公僉議贈之以爵命之
榮耀之以延世之賞則
仁恩所被直若春風時雨萬象皆忻九邊之廣百萬
之衆感激而思奮者又安知無出於尚文之右
者乎且查向日大學士翟鑾伍堡之修初非格
戰之功特仰頼財力之富猶得廕子爲錦衣衛
千戶尚文知衛　國而不知有身誠今日長城

也所以處之者可出自翟鑾下乎此臣所以請
皇上之厚其報也臣又聞之忠莫先於狥義勇莫先
於敢死董暘江瀚膺北虜之衝遏南奔之勢兵
援不至而繼之以死是誠
社稷之臣也顧祀廕贈　國有典常已蒙
皇上憫念忠魂另議舉行矣但照孤遠之臣忠亦每
滯於　上聞廣遠之德　仁恩恒寄於
命令辭之足以通天下而感人心聖人所不廢也昔
觀我
太祖高皇帝之廓清胡元也北平一

詔人心翕然景從凡遇將帥死王事者每每
親製文祭之聞者莫不感泣踴躍是以三軍合心百
戰無斂　功高萬古有由然矣夫人心本無今
昔之異而時勢又有難易之殊以
開國草創之時又剛未附尚能通人心于
詔諭之間而況　今深仁厚澤萬方攸同其易感又
可知也臣願
皇上勅下該部俟查勘既明即行翰林院特將董暘
江瀚死事之功撰文　諭祭顯布
朝廷憫惻之意惓惓無恤之仁務使明白易知感
人易入則聞者激烈悲壯意氣奮躍惟恐董暘

江瀚之不若以自棄於　朝廷也由是率忠義
之師厭爲合之虜可一鼓而空北漠矣此所謂
心戰爲上制挺以撻利兵者也
皇上廓清之功將不與　聖祖同符哉此臣所以願
皇上宣諭祭以彰　德惠也夫三臣者成效異致而
同功一體臣非敢私厚於三臣也誠恐
九重深遠下情難訴而當事之臣不能上體
聖心任己意而與奪於其間則冒濫僥倖於幸成功
忠反抑於捐棄以致
皇上嘉功憫死之至仁將鬱而不能下究絕邀窮塞
之將士亦隔而不能上通安能奮發興起以自

效於頗牧之流而副
皇上拊髀之思乎臣待罪言官切見邊方未靖每塵
聖慮苟有一得之愚敢不上塵
天聽
皇上少加聽納焉臣不勝干冒懇切之至
嘉靖二十八年奉
聖旨周尚文運跡自伐功勞又肆言甲辰未得酬報
許多怨恨姑未行究治不知如何即死這廝言
官不行重劾乃敢肆狂譏朝廷擅權市美吏部
都察院參看了來說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
洪謨謹
奏為乞賡　仁恩全名分以振紀綱事臣聞禮莫
大於分分莫大於名而紀綱者所以彊理上下
整齊人道不可以一日忽焉者也禮曰紀綱既
正天下大定韓愈氏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
察其命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
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我
朝創制立法稽古建官內外相承上下相維大綱
小紀秩然不紊以故百六十餘年海內乂安雖
有一二悖逆之徒包藏禍心妄干天紀者皆不

旋踵底於殄滅
國勢益尊而無扤隉之虞此無他名分定而紀綱
布耳乃者大同叛卒既賊害將官復戕害撫官
陛下初欲寬貸許其自新有識之士皆以為紀綱所
繫李唐藩鎮之禍漸不可長既而鬼蜮其魄復
肆跳梁幸賴
皇上震怒命將出師人人自奮勇氣百培不旬日間
就擒斬者五十餘人此龍書眼奸惟易危為安之
機也近睹邸報侍郎胡瓚與軍官府駐劄總兵
桂勇行取回京別用等因臣愚且暗遠阻江湖
不識　廟堂至計第以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王師所指必令殲厥渠魁搜捕首惡而後責史肆赦
脅從罔治庶幾威令可行紀綱可振否則奸宄
猶昔而欲　國體之尊世道之理蓋亦難矣又
覩邸報張文錦妻李氏奏稱邊官挾讐謀同計
害辯雪極苦冤抑等情節該奉
聖旨張文錦處事乖方激成邊患李氏何如又捏詞
奏辯主使之人着將抱本之人追究明白來說欽
此臣不知其中所辯何事但伏讀
聖諭似有致憾於文錦而不容釋焉者夫以文錦叨
膺重任致茲大患誠宜深加譴責以為付託不
效之戒然事在　朝廷雖誅夷之可也若因假

手士卒又從而慫慂之傳之四方群小皆藉口
而寖生陵替之階其柰
國家紀綱之大豈細故也哉昔宋太祖時李漢超
為將取民間女為妾又稱貸不還其人愬於太
祖乃召而問之曰汝女當嫁何人曰農家也又
問自漢超為將契丹敢犯邊乎曰否太祖曰漢
超朕之貴臣汝女為妾不猶愈於農婦乎漢超
不守關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遂責而遣之由
是將師感恩效死圖報遂開大業史稱宋祖得
待臣之體終三百年饗養士之報其以此也且
文錦在大同若果貪財縱肆剝削軍民或[illegible]與

軍役致誤軍機猶有
朝廷大中至正之法況其心本為
國謀其事亦為邊計若緊指以為激變死有餘僇
曾不少惜將來萬一地方有事誰復肯任其責
哉夠自正德年來江彬用事誘習邊卒出入
禁庭後雖分遣歸鎮此輩猶懷怏怏由是屢不靜且
檢知內地軍士強弱猶不如前輒敢撫劍疾視
讐言其長帥漸成驕橫難制甘州之變已為之先
矣然則何獨歸咎於文錦乎伏望
皇上擴天地有容之量昔日月必照之明將臣言下
之　廷論參詳公論俯賜張文錦晋鑑修復承

口果為公無私或量　賜優卹或容其奏辯免
行追究庶名分可全而紀綱為之稍振矣臣非
敢為張氏之謀也實以為　國體計耳伏冀
聖明憐察無任戰怖待罪之至
嘉靖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陳洪謨受命巡撫一方當理職務未必修舉如
何又出位妄言欲議處天下之事況大同之事
情朝廷處置得宜恩威並著邊境已寧張文錦
家屬薄示懲戒有何追究卻乃特出意見輕率
奏擾好生不知事體着從實回將話來該衙門
知道

刑部見監楊繼盛妻臣張氏謹
奏為籲天乞恩願代夫死事臣夫原任兵部武選
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司諫阻馬市預伐
仇鸞逆謀　聖恩俯從薄謫旋因鸞敗首
賜湔洗一歲四遷歷底前職臣夫拜命之後御
恩感泣私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
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遂發狂
論委的一時冒昧復奇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
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剜去臂肉兩片斷腿
觔二條膿血流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霑

汙日夜籠柙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
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
奏請俱蒙　特允監候是臣夫再陷於死而
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
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
奏請題奉　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捐軀市曹
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
皇上方頤養沖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
惜一廻　宸顧下垂覆盆倘蒙
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
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

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為疆埸效命之臣以報
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御結無既矣臣無任
激切祈懇惶悚待命之至

錦衣衛鎮撫司見監犯人沈束妻臣張氏謹
奏為披瀝血誠懇乞
天恩容令身代夫因事臣夫沈束叨中嘉靖二十三年
進士除授直隸徽州府推官續蒙行取選授禮
科給事中束猥以愚昧之性冒妄建言誠當萬
死荷蒙
皇上寬宥下獄待罪經今一十四年束上有老親下
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
旅舍辛勤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
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
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煢煢寡妾顧
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饘粥無資欲留以給
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束繫囚之臣誠不敢
復顧私家切覩
聖朝仁恩曠蕩庶類樂生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遺
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
望　天地有曲全之仁
雨露無不被之澤也今臣舅以當與死之年臣夫未
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繫獄聽容臣夫送
父年終仍又赴獄待罪庶使臣夫得復見其父
少伸父子之情臣以男付託於夫亦得全夫婦
之義則臣舉家感戴

天恩萬代啣結圖報無窮矣
嘉靖四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法司知道

戶部尚書臣馬森等謹
題爲明會計以通時變預遠圖事山西淸吏司案
呈查得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南北直隸各府州
地方田土通計夏稅歲額除奏豁并摘撥莊田
及農桑絹絲人丁折絹及本色絲綿各存留本
處與解納
內府外實徵起存麥米共四百六十二萬五千七
百五十七石九升八合零內除京庫小麥三十
四萬二千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係歲解承運
庫之數與坐派南北二京各監司局及內外邊
鎭堡各倉庫本折色并絹布豆折等項俱有項
下解納外止有派剩小麥一萬七千餘石每石
折銀一兩共一萬七千餘兩并各絹布折銀九
萬一千六百八十九兩四錢四分秋糧除奏豁
外實徵米二千二百一十六萬四千七百一十
七石八升七合零又除存留及地畝花絨存留
本處并起運本色外實該起運秋糧米一千三
百一十萬一千五百四十五石一升三合零內
該歲解承運庫折銀米三百七十一萬八千九
百九十二石三斗七合六勺零漕運米四百萬
石南京各倉米一百八萬三千二百八十七石
零抵斗黑豆二萬六千三百一十六石零

內府各監司局光祿神樂觀及在京
宗人等府部院等衙門并南京各府庫等衙門坐
派米豆約共五十六萬六千九百一十一石九
斗零又內外各馬房倉場邊鎭各倉口坐派民
運本折不等外只有派剩米二十四萬二千五
百七十五石零每石折銀七錢六錢不等共該
折銀一十五萬八千四百三十三兩零京庫折
色布銀三萬八千六百一十三兩又帶徵馬草
內除存留及起運各場外該折解太倉庫草七
百一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九束折徵銀三分
五厘并南草三百九十六萬七千九百包每包
折銀二分二項共該銀三十七萬八百七十兩
零在京五草場并備派
內府會無稻草等項折徵寄庫銀共約四萬五百
七十八兩七錢四分此外各衛所府縣屯田地
畝牧地子粒租銀與各省府戶口鹽課鈔關船
料商稅等銀應解太倉庫者約歲額共二十六
萬六千九百八十兩零通計歲收太倉庫銀約
共不過九十八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內除
各鈔關本折輪收歲該一半及扣二項扣省等
銀共一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兩外皆奉
詔蠲免十分之五又少銀四十三萬四千七百九十

七兩零及查歲支公侯駙馬伯祿米折銀及在
京文武百官京城內外各衛所官軍勇士折俸
折絹布鈔冬衣布花并各營將官家丁軍士馬
匹折支口粮料草
內府各監局會無買辦棗兒等項神樂舞生夏衣
冬麥太常寺猪價
欽賞番僧夷人各衛所軍伴雜役折米銀在京五草
場召買草束商價共約歲支銀一百三十五萬
餘兩九邊近年發主客二兵年例銀增至二百
三十六萬餘兩以上京邊通共用銀三百七十
一萬餘兩除前歲入折粮等項銀九十八萬四

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半兩淮兩浙等處各運司
等衙門歲解塩課共約一百三萬餘兩通融支
放外此外尚少歲支銀一百六十九萬五千八
百三十六兩零並無坐派年年搜括已竭今隆
慶元年奉
詔蠲半又少去銀四十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七兩零
通計歲用額數實少銀二百一十三萬零又查
得九邊各鎮倉庫歲派山東河南北直隸順天
等八府及盡山陝二布政司全省之稅粮民運
輸納共本折約銀三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五
十兩三錢二分七厘今奉

詔蠲免十分之五則又少民運銀一百八十二萬七
千七十五兩一錢六分其各鎮軍士月支升合
俱不可少以上通共實少銀三百九十五萬一
千四百八十兩零無從措辦及照先為計處蠲
免錢粮以濟邊儲以裕
國用事該本部題以隆慶元年奉
詔蠲半通計歲入之數較之歲出不敷數多隨行參
酌事宜條為四事已經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訖但恐搜括未能盡如原議之
數而各邊支用欠數尚多呈乞轉行計處施行
案呈到部看得計補蠲免乃一時之權宜而經

久之謀尤當酌議預圖臣考先臣王瓊任戶部
尚書因宣府鎮奏討缺少增添軍餉奏稱弘治
年間各邊歲發共止四十八萬兩今該鎮稱增
添官軍原無會計議行勘議別處然猶一鎮耳
未聞如今增至二百三十餘萬也及查宣府鎮
原額官軍止五萬八千六十一員名今增至八
萬八千八百七十七員名而凡屯粮秋青草束
皆日漸耗以至無徵即此以例他鎮其餉之所
以日增而戶部實為難繼第先任戶部諸臣未
有以陳於
先帝之前而言官并各部院邊鎮諸臣亦未身任其

青而不加察耳臣伏讀
明詔有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粮朕加意節省用自
有餘大哉
皇言有以仰見
皇上節愛之仁同乎天地而唐虞之隆可復見於今
日矣顧臣等雖庸駑謬司
國計敢不奮激以對揚
休命但往事因循已成七年之病今承空乏之急無三
年之艾臣前所計歲入發邊在部之數已為無
備而在各邊所儲猶日亦不給此臣所以不得
已而為通時變之說也臣不敢避瑣瀆而再條

開措處于後蓋窮則變變則通若拘泥執滯坐
視而不為先謀則臣之罪無所逃矣然此先目
前之急則可以為久遠之圖則非古人有言國
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今臣查京通二倉存
貯粮米共止七百萬餘石總以各衛官軍月支
二百五十萬石計之僅足二年半之用耳而漕
粮四百萬石內除撥薊鎮三十萬石又以湖廣
顯陵承天二衛官軍免徵折與撥通薊州合班軍行
粮昌平密雲二鎮軍餉外每年實止運納京通
二倉三百四十九萬二千六百五十五石四升
加以拖欠漂流歲不下二十餘萬石今歲漕粮

改折十分之三又內外各衙門歲派白粮奉
詔蠲半若或撥支湊給則歲用之外所存無多欲為三
年之蓄亦不可得況於六年九年之求乎萬一
河道阻滯輸運不通而白粮亦阻六宮百官之
需皆取之於太倉又將何以為備耶兼以四方
虛耗百姓困窮邊餉增多原無額派搜括之計
已極善後之策何在此臣所以抱杞人之憂而
又有預遠圖之謀也臣請議處目前於先而復
詳其說於後焉蓋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必
自今蓄之乃為可得若但知目前而不懷永圖
則臣負

陛下委任之罪雖粉骨碎身亦無以自贖矣伏望
皇上留神俯賜垂察臣不勝幸甚邊方幸甚天下幸
甚
計開
一南京倉坐放軍士月粮隆慶元年七月例該
本色該臣先任南京戶部尚書會同右侍郎
萬士和查照總督粮儲衙門題
准隨宜折放因見本月米價頗平改放折色六萬石
每石折銀五錢共支放在庫銀三萬兩以江
西舊例本色南米一石每石連耗脚實徵八
錢民且稱便今雖會派本色已行徵收尚未

依期合行該省將坐派南京倉米本色內收
折六萬石每石折徵八錢內將五錢解南京
戶部庫抵還前數扣解三錢之數解太倉庫可
得銀一萬八千兩以接濟邊餉
一南京工部見在庫銀一十九萬三千五百一
十四兩先該部
題取十萬兩但於內新增蘆課銀一萬九千四十
九兩必原係本部集官會議題
准行巡江御史清查當不止此數仍行申明嚴查盡
行起解
一漕糧奉　詔改折十分之三該兌運米改折

九十萬六千六百七十九石五斗九升改兌
米改一十八萬七千九百四十壹石伍斗十
一升先時災傷議折每兌運一石折銀七錢
改兌一石折銀六錢及查嘉靖二十年該御
史鄭芸題因邊餉缺乏議將漕粮改折十分
之三每石折徵一兩內將輕賫蓆板并耗米
等項折銀扣解濟邊餉彼時戶部止照常議
折兌運七錢改兌六錢而原議折耗等銀通
不查處以致二十二三年輒沿襲此議改折
發邊有失建議之意又查得嘉靖三十七年
尚書方鈍題

准每兌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兌一石徵銀八錢已有
前例相應查照改折徵納且臣任江西巡撫
時查知江西兌運改兌皆每石加耗四斗又
加濕潤米一斗又三六輕賫折銀一錢八分
楞木蘆蓆折銀在外大約兌運一石民間徵
銀一兩三分改兌八錢以上其河南山東雖
係一六輕賫較之三六二六若為輕少但臣
先任大理卿見外詳河南衛輝府輝縣民人
王傅招內每兌運米一石徵銀一兩伍錢以
此例各州縣亦相去不遠故河南布政司每
年皆督粮道到小灘買米交兌將餘銀解回

抵補　王府祿粮是每石九錢知不虧累計
此各扣折徵之数亦不背
明詔可多得銀二十一萬九千餘兩以濟邊餉
一隆慶元年漕粮四百萬石奉
詔減折十分之三內除薊鎮本州倉原額三十萬石
舊例折色十四萬石本色十萬石又改撥天
津倉改兌米六萬石及
顯陵承天二衛兌運原議改折兌運三萬七千七百
三十四石七斗改兌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
石三斗共改折米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三石
外實止歲運京通二倉兌運米三百二萬二

千二百六十五石三斗改兑米六十二萬六
千四百七十一石七斗通共米三百六十四
萬八千七百三十七石内以改折十分之三
計之該改折米一百九萬四千六百二十一
石一斗以議單每軍該運正米三十石七斗
二合計之該用軍三萬五千六百五十四名
以兑運不拘減存事例該每名每月扣糧銀
二錢每年十二月每名合扣糧銀二兩四錢
通共該銀八萬五千五百六十九兩六錢以
每軍一名行糧三石每石折銀五錢計之該
給銀五萬三千四百八十壹兩但於内有

江北衛分減給米麥二石八斗二石六斗者
大約亦該行糧銀五萬餘兩案呈查先該本
部議覆巡倉監察御史蔣機題爲陳末議申
漕規以裨
國計事内欵開補缺舡以濟糧運將漕糧改折應
減運軍行糧及兑改米蓆板楞木軨骨等銀
照數折追一同管解漕司以備補造欠少淺
舡題奉
欽依去後今該臣案查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内該
本部會議准漕司條陳款開議補缺舡以濟
全運乞留河工銀兩補造舡隻原係輕齎銀
兩每扣耗米二升折銀一分歲得餘銀二萬
兩已經題奉
欽依自嘉靖四十五年起至隆慶二年止應徵河工
銀兩准留三年收貯淮庫補造舡隻去後本
部失於查明參酌議處以致復將改折輕賫
蓆板行糧等銀又行盡数准解漕司補造船
隻之用似涉太多其減存料價又失開議今
查九邊民運以隆慶元年奉
詔蠲十少銀數多乞如臣今議將輕齎蓆板等項總
筭折徵每兑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兑一石徵
銀八錢解赴太倉庫查扣接濟邊餉其減存

粮銀兩與行粮扣價約共一十二萬五千五
百六十餘兩内扣三萬五千五百六十兩遵
照巡倉御史原議摘解漕司湊前原議河工
并嘉靖四十三四五年三年減存粮銀查追補
造船隻已自有餘外共十萬兩仍通查催一
同漕折銀兩解赴太倉庫接濟邊餉但在外
省府諸臣一槩改折遂將應撥運粮軍須不
行取補則月粮無支而減存料銀買之何閣
且運行粮南京各衛例該水次倉支給止餘
各衛所俱於本處倉分及淮徐鳳陽[illegible]支
給勢必推延仍合嚴行漕司并行各[illegible]改

折十分之三照依上年全運撥派各該衛所
定数造冊發各省府州縣照例查處追納徵
解庶不悮事而可期實用
一南京兩總每年例該撥運江西浙江二省粮
米各十萬石以資三六軽賫幇貼之用計江西
十萬石約該漕軍三千二百餘石各旗軍行
粮皆例於本衛造冊赴江西水次将該省額
運南京倉米内坐支每名三石約該行粮九
千六百六十餘石每石例該折銀五錢外應
扣脚耗銀三錢名曰行粮扣除共約該銀二
千八百九十八兩合應照数取解太倉庫接

濟邉餉其浙江十萬石旗軍行粮查果在有
司坐派南京倉米内支給亦照行例一體查
扣解部
一南京上元縣庫見貯南京都察院項下贓贖
銀一萬五千六百七十三兩九分零户部總
巡郎中項下銀二千七百六十一兩九錢五
分零刷巻御史項下銀二千八百三十二兩
二錢一分零江寧縣庫見貯南京都察院項
下贓贖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三兩一錢一
分零户部總巡郎中項下銀八千五十兩四
錢九分零刷巻御史項下銀五千二百五[illegible]一

二兩八錢六分零二縣寄庫銀共四萬七千
五十三兩六錢九分零除南京都察院量存
十分之一合取解二萬五千三百四十兩五
錢九分其總巡刷巻項下盡数解部共該銀
四萬四千二百二十八兩七分
一各省并直隷府州所屬遞運所除坐派支關
夫船外尚有額税防夫每所或三四十名或
二十五名本為交接防送逊軍囚徒而設今
俱各僉長解及差壮快人役管解並不用此
役皆多在司道府州縣衙門供役打差相應
行撫按衙門盡数查出革去将隆慶二年防

夫併役銀兩通行解部接濟邉餉
一各省并直隷府州縣各編有民壮快手機兵
等役及各巡檢司弓兵皆本以護守城池及
巡地方等役近来因循習弊多不操練皆在
州縣打差撥送過客及司道跟用合無行撫
按衙門各照額編原数每十名查扣二名工
食在官革去募役通将扣過名数及原額若
干造冊一同解部以濟邉餉
一醫獸之役原為驟牧孳生馬匹而設今騍
馬各派養寄民間自行餧養牧馬草場又聽
軍民耕種另行收納租銀並無千百成群放

牧何用醫敗在官而各州縣猶照原額傜編
前後歲解太僕寺作為公用支費似出冒濫
合通行該府州縣但有額派傜編前後者俱
各查追役銀類解戶部太倉庫充補邊餉不
許解寺仍行各該撫按衙門清查永為歲用
開報

一各處攢造稅契銀該本部原行查解並無十
之一二而各處稅課司局皆徒存虛名俱係
州縣私自徵收牙行稅銀今查止順天府武
清縣歲解商稅餘四千兩張家灣臨商牙行
五百兩其他如徐州有一千兩淮安府一千
餘兩近皆奏請 聖裁

一京師積蓄全在太倉嘉靖二十年以前在倉
粮米尚有七八年之蓄今止二年餘矣不無
可憂蓋皆緣嘉靖二十年以前因邊餉缺之
議行改折後又累次乞運邊鎮及河阻歲災
倭警燬船各因而議折以致月漸耗少若不
自今議行積貯則七年之病而三年之艾終
不可得矣向者漕粮四百萬石內除薊州三
十萬石係原議外其三百七十萬石皆應盡
輸京通二倉計一年除二箇月折色外該歲
支二百六十七萬石猶有一百萬石存貯似

有三年之運而餘一年之積也今自嘉靖十
一年以 顯陵承天二衛免運改折又於嘉
靖二十九年北虜侵犯改撥薊州班軍行粮
及昌平密雲二鎮粮餉共去二十萬七千三
百四十四石六斗遂習為例在昔既以改折
免運而耗減在今歲收又不查復原額則後
各處有水旱之災日亦不足矣是則今日之
所當議復者也

一湖廣荊州安陸二衛改
顯陵承天二護衛免運當矣而船米則宜攤派之各
總衛所代運不宜改折以虧原額也以湖廣

之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三斗改折猶為
有說而江西之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三
斗偶緣是年派二衛免運因而槩之何也是
皆原議未妥相應改正仍復本色行漕司分
派各總輸運

一薊鎮撥漕粮充班軍行一萬二千一百四石
七斗原非舊額出於庚戌年虜警奏撥本出
一時之事因襲為例則謬甚矣夫班軍惟兩
京在外衛所分班入衛者則有之在各鎮則
惟主客二兵雖調用班軍其行粮亦令作客
兵內會計為當況該鎮二十四萬石漕粮本

色原額既以改折十四萬石又何必取此本
色以虧太倉之額相應改正輸納京通二倉
其缺之前額軍餉改作客兵年例內會計加
發銀兩可也
一密雲鎮近撥漕粮十四萬一千八百一十石
八斗昌平鎮三萬九千二百七十二石五斗
俱非原額亦皆始於庚戌之警共該漕粮一
十四萬四千八百三石三斗歲撥山東河南
二省充運水陸輸納官軍甚亦負累臣先任
漕運都察院曾建議寄囤通倉本部委官另
行轉運者只為恤在運官軍之困尚未及為

儲蓄深長之思也今照太倉歲積不前相應
依舊改在京通二倉上納以足原額其昌密
二鎮軍餉照數議行比照大同事例於隆慶
三年為始預發銀兩於秋收之時委官抵石
糴買上納昌密二倉庶可復歲收原額三百
七十萬之數縱有拖欠一二十萬石每歲多
此二十萬粮則漸漸充裕而三年之蓄可必
矣
一臨清德州二倉原係本部題差主事監收粮
米以前皆有數十萬石之蓄後因倉攢守支
告難又各差去上事避嫌不肯發銀糴買漸

亦減少本部以前諸臣因見發邊銀兩不敷又
歲各取解十萬餘兩抵数以致今蓄積無多
臣思此二倉皆在運河之北相應議復原額
於隆慶三年照例積貯萬一河道有阻即此
亦便於轉運
京師則有備無患而不至於坐困矣
一積蓄之務本以處今日倉庫多虛在在告乏
又節以水旱兵防之故在外者奏乞停徵在
內者奏乞多發每至搜括無遺別無善後良
策不知夏秋稅粮額数之入已定而今歲出
者至增数倍而難繼何能有餘若預備倉

祖宗之制甚周乃今奏行者多不究心遵守徒為虛
文一遇水旱輒行
請發內帑失量入而出之規非居重馭輕之勢年復
一年將來必至不能救藥矣蓋邊鎮之會計
雖講而兵馬未覈出納未清無以時勢陵夷
屯牧不脩大非往日之舊而因時酌損以就
中振作量劑其出入者則在今日宜亟行講
求者也於在外預備倉宜申明
祖宗之舊制查議先後所因革者而詳計之戒飭有
司着實查行則亦庶幾有備於外而各處或
遇有水旱之災不至束手無策而皆紛紛仰

給於　内帑矣

一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生財之道萬古不易也而在今日之勢有難言者矣昔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雖欲無饑不可得也今則一人耕之不止於百人聚而食之矣况邊之兵馬比
祖宗之舊增添数多而歲派民運錢粮止是舊額而又加以征調客兵之費日亦不給且秋青屯粮漸以耗減無徵欲量入為出而勢不可得者况四方風俗民情日以奔耗而務本者少作無益害有益者皆未之禁費出無經而官

民靡費今欲變今之俗由古之道不去冗食節浮費不重守令課農桑務本業不得而更化也今農官有專設營田有重委
朝廷非不留心於此也而無實意舉行之者故未見有可績之效則庶而富富而教崇本抑末制節謹度以量入為出者則在内外諸臣協心一體以圖報勵有為於今日而后戶部鈐得而平其劑之以調其盈縮也不則終於搜括計窮而救藥無術矣以上所議臣所謂慮遠圖者以此但生財積貯究極本源須内外一體着實施行而后有濟至於冗役冗食之費累經建議輒復停寢而邊鎮兵馬添增数多秋青屯粮減少無徵皆非
祖宗之舊清查覈實酌損畢與天下税粮原額已定邊餉不敷從何區處通候該部院科道諸臣議開另行題
請至於漕粮改正欲自今為之則又以奉
詔蠲免歲用不敷無銀糴發其前應復舊漕糧乞於隆慶二年會議定擬其糴買事宜乞於隆慶三年查照施行伏乞
聖裁

隆慶元年九月十六日奉

聖旨這所奏都准行你部裏還行與内外諸司各要實心經理撙節以濟國用

吏科右給事中臣劉體乾謹

題為財用詘乏懇乞

聖明特　賜節省以足

國裕民事臣惟近自北虜陸梁肆為不逞

陛下赫然震怒爰倬義師奮欲有以大舉而撻伐之

一時國計所須往往告乏顧各該建議諸臣或

欲徵歷年之欠尸或欲加數省之賦額無非以

供億既繁調度莫繼遂為是一切不得已之計

姑以紓困急佐經費也臣愚不知生財大計但

聞之宋臣蘇軾有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

謂豐財者非求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

而已由軾之言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在於經斂

之紛紛而革冗吏清冗費乃當今理財之第一

義也臣不暇遠考臣嘗見原任禮部尚書霍韜

之奏有曰我

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

已逾十萬矣此固韜之言也猶自成化五年以

前者云爾也計之於今則歷年邊功之陞授勳

貴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又不止於八萬矣

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廕不知其幾是合文

職又不止於十萬矣臣以是推之成化五年之

吏視洪武初年之吏為冗今之吏視成化五年

之吏為尤冗也遠而擬之宋制止二萬四千餘

員唐止一萬八千餘員漢制止七千五百餘員

與唐虞之建官惟百夏商之官倍用又奚啻倍

蓰不但此也他如內官關官之收入者漸廣未

有底極錦衣衛官之

奏乞選充者漸多未有限制中書科等衙門乞

恩帶俸者漸濫未有區畫極之而禮部之譯字生鴻

臚寺之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廚役

神樂觀之樂舞生內而各監局之勇士匠人并寫字

及以大工除者其間狐媚猿攀違轍不一蠅營

狗竊冥冥日多臣不能悉舉蓋已萬萬於

祖宗時矣是皆張口待哺以仰給於

陛下者也且如勇士匠人至賤者也勇士每月則有

月粮一石馬料豆九斗穀草三十束匠人每月

則有月粮一石直米三斗五升所費固已不貲

至于一官則有輿隸廩祿之類所費又不止此

也其所以糜爛其財賦者豈少少者哉臣又思

之土地猶夫

祖宗之土地戶口猶夫

祖宗之戶口也賦稅猶夫

祖宗之賦稅也獨至於用度乃百倍之是其所入者

少所出者多譬之富室大家生理猶前而賓客

之資廝僕之費視前反侈則千金之產有不索
然而罄者弍此其蠹
國耗財之原所宜痛懲而亟罷之者也不此之求
乃於憔悴無聊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臣之所
未喻也臣愚伏望
陛下勑下各該衙門除見今聽征官員并在營軍士
不查外其餘內外大小衙門一應冒濫食粮及
前項人數逐一查議何人應存何人應革扣筭
定擬停當備造文冊　奏繳仍乞
明詔務從簡約庶見為　國節省之意此臣之所謂
革冗吏者一也臣近又查得光祿寺卿高燿等

題稱本寺所費錢粮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積
剩銀不下七八十萬自嘉靖二十年起以後本
寺供應日增歲會銀兩又多拖欠以致不足等
情臣近又查得本寺進
御果品等項原無定額際期止憑內官小票數目交
納及果品既進小票隨即取去明日內官又復以
昨日所進者胥與本寺行戶以備上納臣固知
聖明節儉之意終始如一而所以有前後多寡之異
者因內官之滲漏乾沒於其間也盖其經制之
初無有品度其供應之際自難以稽查以本寺
諸臣不敢問其真偽不敢辨其是非而含婪之

徒得以自便而自取矣臣不意
堯舜在上憂時惜費日有孜孜而若等之嗜利行私
其無所忌憚者一至於此也然此但有自光祿
寺一處言之其他供應等衙門中間轉移侵盜
尚有未易悉數者臣嘗讀周禮見周公於凡王
之饔飧膳酒醬之物次舍裘服之用一一為之度
數而又於歲終大宰以九式節財用盖亦聖人
防姦之微意也臣愚伏望
陛下倣成周之典　勑下禮部將內外各該供應等
衙門所用品物錢粮再三酌議如其衙門一日
合用品物若干通計一年合用錢粮若干開具

明白　上請裁定著為令典每遇年終仍選差
科道一員逐一查盤
奏繳以防冒破如此則豊約有正數取之者不得
而妄取盈縮有定規供之者不得而妄供而糾
察會計之事又得以行於其中則沉匿掩藏之
患自無所容而帑藏之貨賄將見其有餘矣此
臣之所謂革冗費者一也二冗既除則事之害
財者去害財者既去豊財者自至而徵欠加賦
之事可無講也說者謂臣等所見或非拯溺救
焚之策臣則謂二冗之除慮在奉行者之未得
其人耳若果當事大臣真能仰承

德意悉力奉行則所省當不下数十萬金朝馬在彼
能省数十萬金之費甚爲馬在此即得数十萬金
之蓄見效甚速為力固易民既不擾國亦不乏
也且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一月既有数十萬金
之蓄一歲當有数百萬金之蓄是所謂三年耕
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如之何
而可不行耶况今天下府州縣百姓貧産蕩析
邑里蕭條嗷嗷之情大非前日而所在官司急
於督併然箠楚不勝之際固不可謂全無欲辦
之心而死亡不贍之餘亦難保其必有可完之
理則亦徒掛簿書刑罰而已是節用愛人之道

臣固不敢於此時謬為迂闊之談而目前辦幹
之圖臣亦不敢盡以為得也即使欠戶徵馬盡
如諸臣之議而冗吏之聚而食之者如故侵費
而盜之者如故則亦無異乎世之所謂揚湯止
沸者如薪不抽沸終不止揚之何益臣固知於
耗虛匱之患無補也且此輩皆貪饕無厭之
徒倖門既開必至侵淫未已將来之吏能無愈
冗於今日者乎谿壑未遂必至泛濫無極將来
之費能無愈冗於今日者乎而百姓之欠者從
而益欠加者難以復加雖有百劉晏者出何以
為措手之地耶故臣敢謂冗吏既革冗費既清

雖不徵欠戶不加賦額貧可使富也不革冗官
不清冗費雖欠戶日徵賦額日加富可使貧也
臣愚惓惓尤望
陛下念時事之多艱憫生民之未遂節省一念斷在
必行申飭各衙門當事大臣務要著實舉行毋
得陰為庇護姑延時月曲示包容相惜顏面使
此輩當緣倖以圖苟免中間如有此情弊及
應革應清相干衙門人役敢有推調抗違扞鼓
動浮言陰為阻壞者許臣等科道訪實參
奏治罪仍徧 諭京城内外諸司除事干緊要軍
務其餘一切不急之需併從裁減如是則

國豐而裕無功不成士飽而敵有戰則克蠢彼醜
虜情有之則為猾格有苗不但如漢文帝不有
則為啟之兒方不但如唐太宗進退伸縮無不
在我業隆湯武功光
祖宗顧不足以示天下垂後世也哉使失今不圖每
將無及臣恐敵人無歲而不入則邊備無歲而
不嚴邊備無歲而不嚴則錢穀無歲而不費府
庫已竭而調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蠹耗不止如
不幸而加之二三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歛財已
盡而計窮敵已至而力屈殆有不能不重煩
朝廷之憂者矣是豈容臣等悠悠拱默坐視之時

乎臣是以不辭固陋條例
上陳伏惟
陛下憐其迫切不容已之情赦其冒昧無所知之罪
留神採納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嘉靖三十年二月初八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黎貴謹
題為重國計以保盛治事臣聞古者三年耕必
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無三年之
蓄者曰國非國也以臣觀今日京師困竭已不
不可言而各省三邊亦皆動以窮告一有盜賊
水旱師旅之興輒東那西補以借發
內帑或横歛民財猶不足以支撑如此一年且不足矣
安望其有三年之蓄乎此天下治亂所繫
國家命脈所關蓋不輕而重也臣請借小以喻大
今有中人之家歲收百畝之入以供公家之賦
下以為父母妻子之養善為家者必先預計入

之豐約以權其一家之支費晝夜思之吾家歲
入幾何為費幾何其合營辦者何業合裨補者
何缺然後取之無窮用之不竭不善治家者反
是矣今朝廷制天下之用未必如人之慮家
而又承正德靡費之後安得不困竭乎臣姑舉
一二言之如國初所賦夏稅麥四百七十一
萬二千九百石今所賦四百六十二萬五千八
百四十三石國初所賦秋糧米二千四百七
十三萬四千石今所賦二千二百二十萬二千
三百七十四石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內官
之衆軍士之增及凡百支費視

國初不知幾倍後矣以賦入則日損以支費則日
加雖巧者莫知為策矣不知
陛下當如何而慮也臣愚願
勅下該部使詳考 祖宗初天下賦入若干
上用若干 宗室若干官吏若干內臣若干軍士若
干及凡百支費若干所餘若干正德年賦入若
干 上用若干 宗室若干官吏若干內臣若
干及凡百支費若干所餘若干有無與今日賦入
之数仔細斟酌何者當益何者當損逐一定為
經制以十分為率幾分供 上用幾分供
宗室幾分供官吏幾分供內臣幾分供軍幾分供

不時之費又餘幾分備盜水旱師旅之用幾分
備遞年拖欠或特行蠲免之数將来
宗室日蕃祿食如何而周官吏內臣軍士日增用
度如何而給倘有警急如何而可以轉移相濟
如何可以裨補無缺一一區畫
上請特加裁定永為遵守以後逐年將內外之費用
及見在或有餘或不足之数總為稽筭半年一
次奏聞則
陛下自知賦入有限而費用不容於不節矣然其数
散在天下逐時收支增減不一未易以考也必
如成化年間事例令各司府所屬一應係官錢

粮每半年一次查筭分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
造冊仍要見實在庫銀若干何項應解京何項
應存留支用倉粮若干每月官吏軍士等項該
放若干約量可足幾時支費此外尚該若干有
餘可備警急如有不敷亦明白開報上半年限
七月下半年限次年正月順差舖馬人役照地
遠近定限送部查考所司敢有不依限次造報
及所報之数不實將經該官吏行巡按御史提
問如此則所賦與所費之数如指諸掌矣雖然
臣所言者節財之流耳所以害財之源則復有
說焉大率由拖欠侵欺之弊壞之臣嘗差福建

刷卷查盤稽考各處拖欠侵欺之数以一縣周
歲計之大率四分甚者五六分一縣如此天下
可知其弊又由近年為令者已完粮未完粮皆
未考滿皆得轉遷是以人無勸懲因循苟簡自
謂三年一陞例可立待一應錢粮無復查理致
使小民拖欠侵欺百弊並集及上司督責一時
拑揵逮繫死亡相繼非徒上損
國用抑亦下傷民心臣又願
陛下特勅該部再為議擬除以前
詔旨應該有免者盡数與免以後嘉靖二十年為始
查照節年題 准追徵事例通行嚴加申諭守

令務將一應錢粮依期追徵仍令考滿之年申
請布政司查理任內錢粮果完方與轉呈撫按
覈實給由及起送吏部之日再行戶部查覈相
同方准復職如未完及捏報者吏部查出即行
降罰雖有他美亦不准陞扶同保送官仍一體
問罪如此則守令之官皆知安於久任注意錢
粮拖欠侵欺之弊可絕期以十年日增月益而
財不可勝用矣
嘉靖二年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等謹
題為酌議任官事宜以少裨
國計事宋臣司馬光嘗謂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
在官則在民言不能兩利俱存也方今
國儲內匱官帑之搜括無遺民病誅求海內之處
空日甚既不在官又不在民矣毋乃屯政不脩
而財源日塞邊儲加益而覈實未嚴以故歛之
甚勤取之盡法而時艱無濟也屯田之法專官
而經理之矣查覈之令詳議而布告之矣所以
開財源節財流者亦既講求脩舉孜孜不暇遑
矣第善政脩復于廢墜之餘奚濟燃眉之急切
實稽檢于尺籍之著難窮影射之奸近閱戶部
題每年正額缺至一百五十餘萬此皆張口時
哺不容一毫虧欠不容一時稽緩者也夫以
國家全勝之天下四海雖多故尚稱乂安財用缺
乏至此萬一不逞之變突出不虞潢池之警忽
生意外財用所需為第一急務者何以應支豈
直諉于難為而遂已之乎及是時正宜悉心區
畫通融酌處若恬然不恤坐以待之無異燕雀
晏然于堂室之安者其害可勝言哉臣等待罪
該科任人事宜職得與聞敢攄臆見用備采擇
少資 國計諸凡職掌所關者俾令各[illegible]

蓋時務所急莫先于此而務斃畢集庶或有裨
于時艱之萬一也
一曰重榷務我 國家通商裕國凡財貨舟楫
會同之所置關榷稅部臣專
敕從賢之蓋取商賈之纖微以資
國用重本抑末之意亦行乎其間年來當事之臣
罔有深已遂源通商利國者然橫柄行私蔑法
于紀者亦往往有之夫關市之設取之民者已
無遺利乃不盡利于
國願有嗜利者之橐橐舛亦甚矣近年題
准輪差府佐一員監收防範亦云密矣但委官通判

部臣不肖者少假體貌既甘心以聽而不復計
其所兄錢粮掌於部臣委官不與名雖監收實
無稽檢近日九江鈔關主事楊榯稍不降節通
判郭希泰劫制之因得所侵匿不下數萬在他
關務尤可類推夫當
國用匱乏之時顧以自然之利不充公家之費而
以資墨夫之貪良可痛恨茲欲盡行加額必至
橫征而無藝欲折衷定數尤為膠柱而難通其
要在于得人而已故必擇部臣清望有聲者不
必拘于主事不必限于一司四部之日聽堂官
考察一如御史出差四道之例果操持堅定賦

倍往時者咨送吏部陞授憲職京堂官以示風
勸各府委官輪差推官一員每季更易循序遞
差不許推諉在部臣止據所報定稅商人執票
赴委官上納稅銀寄頓府庫積至一季通查傾
銷該府掌印官年終類解既不得增添以浮于
數亦不得減省以要于民彼此互稽雖無定額
而有定數至于相見儀節酌為定例以便遵守
庶賢者得以自白其心不肖者亦以有制而不
敢放肆矣各該地方抽分小稅所在巡按通查
附報各差部臣一併類解敢有仍前乾沒者聽
巡按糾治以懲不悛蓋與其掊索無告之窮民

不若因自然之利加處治之法着實舉行未必
無資于 國計也伏乞
敕下戶工二部查議通行遹因考察各差部臣諸涉
瑕疵者斥調降謫不必貸既足示警矣工部主
事楊時喬操持潔白後先莫並所上榷利事一
書足占素養若不稍加優處無以倡率將來伏
乞 敕下吏部將楊時喬別改清職以示表異
部臣不職者四部考察即行處分不俟大計以
定去留如此則勸懲不忒而人心競勸矣榷務
之不可不重者一也
二曰革冗員我 國家因事建官宜無濫職可

裁矣但各衙門事務稍簡而員額浸多因事增置而添註如故匪直廪祿之虛糜事體亦未為妥順也内外各衙門咸有可議者年來錢粮詘乏屢行裁革報到裁减官員率多雜職儒官所省幾何徒滋繁擾在京各衙門各俸新皆出州縣徵解以充减一員省一員之供應大者姑未論即如兵馬指揮一員約計俸新五十餘兩每月額設弓兵七名或八名約計工食銀五十餘兩每城革去三員可省銀一千五百餘兩即此推之凡京堂部屬監局衙門事務簡而員額多者通行查議南京各衙門事簡而官全設者乞

轉行南京吏部將各衙門量其繁簡悉從裁酌員下俸新勒限停征庶寬一分之惠近有在外革去訓導揭稱所革俸資無從稽考夫省官本以省費而漫無究竟如此合無通行查革已征在官者作正支銷不得仍前埋没兩京衙門裁革官員及裁省俸新

勑下該部一併查銷庶官有定員食無冗費而于

國計未必無少裨益矣冗員之不可不革者二也

三曰併差遣夫本

天子命以有事地方凡以按歷觀風拯民疾苦職任不同要在為民則一事有定員事不可更置也

邇來繁飾侈于儀文生民疲于奔命奉使轍跡緜絡道路迎送之擾供億之繁當事者雖日勤裁省而

制使大吏絕不舉動體貌自別勢固有不得不然者比年歲不告登民力稱竭若不及時通變非所以廣德意而適時宜也姑以直隸言之臣曾任順德府推官每見巡按苦于無事可為而各差巡歷者一周閭閻事務畢集夫直隸僅八郡耳實不逮一大省巡按者二而各差皆得按歷之臣愚以巡按可以兼八郡而兩防閱武巡関二差乃其專職巡按可無與已至于各差事務可兼

者通行酌議稍加裁省南直隸及各省兵備屯田水利等差可議併者一體裁酌至于先經有事地方添設兵備事寧之日相沿之日尤屬贅員至於各府通判多至二員三員者通行酌議可革者革可省者省不惟供費之節縮是以紓民之力而繁文既除亦可免多事之勞錯矣至于禁止迎送之際尤宜一併申飭庶官省而民力可甦事省而官屬無擾矣均乞

勑下部院從長計議以紓

國計差遣之不可不併者三也

四曰催勘報夫懲貪之禁不嚴則民生奚賴查

勘之報不結則文具徒施通因貪黷日熾凡撫
按糾劾有司擇其甚者欽奉
明旨提問追贓以禁貪黷以衛民生法禁亦嚴矣完
銷者十無一二玩忽故縱沿習故事者相望焉
殊非所以重法紀而昭官戒也伏乞
勅下都察院通行查撿近年行移提問勘合完過若
干未完若干臨追贓銀完過幾分未完若干逐
一查明行各該巡按衙門嚴限完報及遵照近
日題覆輸邊事例速行歸結則法令之布既足
以昭大信于天下而尅剝于民者亦可取之以
償于民也差內追完贓銀揭報該院以憑稽考

間有事由誣捏罪非自致顯有的據者亦須明
白開豁奉
旨定奪毋重相徇之私而忘大公之義均乞一併通
行庶事有歸結而法無枉縱勘報之不可不催
者四也
五曰酌開納夫治經事貴通變酌而行之惟其
宜焉耳方今財用匱乏是歲計不足之數毫釐
不可缺者及今若不措處而倉卒爲計惟有加
賦一節爲足以救目前之急竊照邦本所在關
係匪輕年来兵餉之加倍于常賦而水災旱潦
無歲無之小民亦嗷嗷待賑于上矣若剜肉充

腸氣息雖存而大命隨之其何能及哉近因
帑藏空虛專官括索毫髮靡遺而州郡所積盡行
徵解無復有存焉者矣夫名器不可假人而鬻
爵非盛世事少知治體者孰不知之臣愚以天
下事執一者難以達化通變者所以趨時方今
民生困竭與其括待盡之民以傷
國脉孰若取有餘之民以紓
國計者之爲得也哉　國家任官之法極爲詳悉
始焉官不輕授而考選之必慎有司小吏少有
不職監司者隨以法繩之未嘗假借以恣縱其
不肖而黜逐譴責未始姑待于三年之後也夫

親民之官不得而輕授矣閒曹散局似亦可行
也品秩之崇不得而濫加矣空名虛銜似亦可
與也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查酌可無碍于選
法者量行開納要亦特詘而通行之以權取之
于民而無損于民者也此開納之所當議者五
也凡此五者事非常經議之可以善治時當變
易措之是以宜民要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
賜省一事則　國受一事之福其于
國計未必無涓埃之助也伏乞
勅下部院一併酌議見之施行臣等不勝願望至于
根本所在日望哉

皇上崇儉德以先天下諸凡上供錢粮足支一二年者　勅下該部查照嘉靖年間事例量行折色或三年停止或間年一行一通融之間而匱之以濟民困可紓矣至于服飾器用尤宜節儉以昭令德方今天下名雖治平而財匱之實有莫測之憂宵衣旰食此其時也尤望我
皇上亟加之意臣等不勝懇祈之至

隆慶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戶科都給事中臣李邦義謹

題為仰體

聖心敷陳愚見以圖足國裕民事臣等切惟食貨者王政之所先積貯者天下之大故周官嚴九式之條而王制重九年之積盖以量入為出酌盈濟虛誠有天下者之不可以一日不講也近蒙
皇上軫念積儲匱乏特
諭計部以處理充蓄之計仰見
聖明憂國憂民之盛心凡有見聞皆思所以贊
廟謨於萬一況臣等待罪該科與聞
國計者乎但錢粮之數目浩繁而出入之頭緒紛沓有未易以旦夕曉者昨見該部條列八事以上亦可謂幾於詳盡矣然臣等蒭蕘之見再四訪求猶有一二可以引而伸之者敢甘隱默不併為我
皇上陳之臣等切惟理財之道莫過于大學一書至謂生財之道則不過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而已而唐臣陸贄亦曰生財之豐歉在天用財之多寡在人節之雖虛必盈不節雖盈必竭合而觀之則開其源與節其流理財者舍是無別法矣方今山林川澤悉入徵輸夏稅秋粮各有歲額觔鹽千[illegible]

其所以充邊儲而供
國用者既有成規矣頻年以來倭虜為患此外復
有坐派之名養馬養兵之費而當事臣工權宜
議處至於贓罰商脫寺產事例度牒引錢所以
搜括之者亦既無不盡矣況今閩廣鋒鏑之餘
殘傷未起淮徐荒歉之後逋逃未歸而江之在
山之東亦且以水溢旱乾紛紛具奏則聚財之
法誠不可以一毫復加于民者矣然則處理充
蓄之計舍樽節其何以哉昔人論節財之法有
謂在于革冗員汰冗兵節冗費今之冗員誠不
知其幾也嘉靖四十年為帑藏匱詘歲用益煩

該本科建白已經議革之矣然所革者不過務
司壩驛之流以上曾未有一議及之者其為省
能幾何哉茲且不暇遠舉即有錦衣衛恩廕之
輩踵接肩摩各衛門帶銜之官日增月盛是雖
賞勞酬功之典所不容無而冒濫之費則不可
不為之慮矣一澄而汰之或禁止之於後則所
省不既多乎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此
定例也況京師之衆皆取足於漕粮又率數石
而致一石其徵解搬運之苦不論也奈何其事
以易視之查得戶部所開月粮之數共該支米
二十四萬五千餘石及查營操總數則至于九

萬焉其餘或係錦衣衛官校人等或係各衛所
官吏勇士官攢人等或係各該匠役人等湊之
乃合前數臣等訪得此項月粮弊孔甚多有以
一人而每月包領數石者有以一吏而每月冒
支數石者考求其故則以兵馬之實數司農不
得而知也錢粮之出數司馬不得而考也各司
止據衛所開來之數即以付之粮廳粮廳止憑
各司所發之即以准其支給漫無稽考如此則
以無為有以逃作在之弊亦將何所不至哉夫
以每月二十四萬餘之錢粮止養九萬營操有
用之軍士而其不操之軍士無益之衆反從而

兩倍之若是其謂一一皆充實用則臣等所不
敢信矣伏乞
勅下兵部候各衛門遵奉
前旨將各項冒濫人役查革外仍要查核在京各該
倉粮人数其項若干其項若干造為食粮總冊
用印鈐蓋一送戶部一送本科查考如遇支放
之時各該衛所造冊送司十三司領要数齊核
實然後發之粮廳按支其各該衛所官吏凡遇
月終通將支過扣選之数齊赴本所註銷如或
參差不齊虛應故事者聽臣等該科參究則冒
濫者庶有所懲矣至于錢粮冗費近年言官已

言之屢矣而卒未收節省之效者其故有二握
韜鈐者或邉事未甚諳一遇警報輒自周章至
虛實未探而調遣先發者矣有威望頗輕則叅
遊等官各自主議有先發後聞而不可制者矣
若此則邉餉焉得而不費哉不知按伏者兵家
之妙筭何嘗責其不調遣謹調遣無非以節行
粮之妄費而已然均一調遣也行粮之支聞在
薊鎮則有百里外全支五十里外半支之例而
宣大等鎮則未之議焉或者非畫一之法歟邇
來宣大之費視他鎮為多未必不由此矣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嚴行申飭各邉鎮巡等官今後須要
明白哨探詳慎調遣其有不遵約束將領聽其
指名叅究其各邉鎮行粮應否照例查議則錢
粮不患其不節縮矣夫錢粮固貴於節縮而尤
貴於措處查得
舊制太倉解發之銀止以供客兵之用而主兵則取
足於民運與夫各鎮屯粮秋青馬草等項湊給
耳邇來各邉多事以屯地馬草則稱拋荒棄置
久矣一遇缺乏即行
奏討太倉如之何不告匱也近聞有能措處者將
無用草場給軍採打即役其力以修邉墻而人
不為怨者使人人效此則各鎮之中豈無一二

可以措處以少省太倉之萬一哉乞
勑該部再加查議移文各邉巡撫示以
國儲匱乏凡有地方可以措處如屯種馬草之類
不拘多寡儘力區處或於各年民運拖欠之中
設法督追完解以充本年正項之用年終各將
措處過錢粮若干督追拖欠若干以上年為
額今年省出太倉銀若干造冊
奏報其區處皆造數目過多者或
特加廕秩或從重奬賞則激勸之餘孰無公家之念
詎無共濟之心雖不敢大望其贏餘亦可省十
百于千萬矣凡此皆臣等管窺之見瑣屑之談
無非欲省一分則裕一分之意至於轉移運用
之大則惟在於
聖明留意焉耳再照
國計須相事宜手足腹心元係一體則視之誠不
容有二焉者近有淮徐等處水旱為災十室九
空逃移過半其粮運之額俱累見在人戶包賠
官軍師生俸粮已稱數年不給其艱難之狀悉
具撫按疏中亦臣邦義身閱差田所目擊者今
欲　奏留商稅與改折二事誠知其萬非得已
而該部靳弗全與豈非以
國儲為重恐開奏改之門雖知其急未暇理與然

臣等切伏思之淮徐之地粮運之襟喉非他方可比其荒歉又為数年之積患亦非他處可得而同也失今不處誠恐枵腹之久或有脫巾之呼其於粮運關係不小是不可不為之慮也況關商稅数十年來原係彼中借支之数即全以與之亦不過歸其故物已耳運粮必不可折亦當權其受災輕重量准二三年仍行漕運衙門嚴督折銀完解以充軍士月粮正数則公私兩便而救数望救之衆亦且幸寛舒於目前矣至於招撫營田一節事本堪行然非得人以任之蓋有能濟者臣等訪得漕運巡撫王廷素號清修亦稱簡靜但處理通變之才原非所長當茲多事之時燕此重大之任豈可以因循坐視者伏乞

勑下該部查訪如果臣等所言非謬將王廷改之別用另推幹濟有才望者代之至於所屬府州縣官亦須另行撫按體訪精力才幹者調用庶地方得人而招採有道輯寧可望而逆道無虞矣

嘉靖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戶部看了來說

南京刑科給事中臣駱問禮謹

奏為懇乞

聖明定經制以裕財用事臣惟今日之所缺者非財用乎裒其缺則思致其盈

陛下之所以朝夕軫念而大小臣工所以仰承

德意者非節用乎然　九重之尊

萬機之繁四海九州之大非指揮可見即

陛下欲刻意崇儉將臣欲勵行徇國將自何處始今上下大小之用習為故常即一事少缺人且嗷嗷不曰窘迫則曰固陋不曰天下之大何必惜此小費則曰一人之見欲以亂此大經不惟拘常者不知變通之計而當事者亦無以自解於衆人之口裒益失宜措置乖度從而反費者有矣蓋自古帝王之治有一定之經制布在方策班班可考人惟不察故茫然莫措手足然舉而言之則人又將笑且詆緣其言本五尺童子所共知者而臣率爾言之以為獨得之見豈不迂腐然自古帝王經制之歛節儉之實卒莫有此出者又安能別求其說是以不避譏誚為

陛下誦之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嗚呼數年之外莫可加矣大學所謂財則恒

足者即此而已宋臣蘇軾所謂萬世之計者亦
此而已今誠急舉其議
勑下戶部統計天下一歲常賦之入若干析為四分
存留其一以三分待國用又計一歲所常用若
干如某處以某事用若干某事以某人用若干
開立前件彙為書冊分布大小臣工使各出所
見某項可去某項可減詳議所以陸續
奏送然後會議畫一某項果可去某項果可減某
項雖不省然比之某項猶在可已不拘於故常
不牽於衆論去冗剔蠹必就其三分之數而後
用而

陛下亦愈自節抑以下為蒼生上為　宗廟中為
社稷苟可省者不以崇高自憚則經制之要節儉之
實同符帝王甚舉經傳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
之艾者庶其在此何者蓋統天下財用之数合
天下衆人之見使同酌其所當然同識其所以
然而後適於儉則不惟當事者確有成筭不至
倒施而居常習故者亦知言不得已之意可無
他議得以永久況天地生一世之財自足一世
之用今取民之法無所不周不必更制其入誠
制其出次無不足於用之理唯今舉動率非
祖宗之舊而於帝王量入為出贏一用三之意漫不

加省故陵夷至此誠宜操切振勵而亟返其道
則真始也雖若固陋急迫不足展舒而久之漸
安迨其後則豐亨裕大之勢將有不可勝喻者
孔子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無貧
智哉斯言誠以孔子之意行古冢宰之法成王
周公復生莫之或加矣然方今國計急若燃眉
而臣且為此書生迂闊之談非不自知顧帝王
經久節用之實莫能出此出於此則泄泄於始
嗷嗷於終無名之征刻剝之實苟可取辦一時
者百出不顧以驅民於水火反惡其新同歸於
敝而國將不可為矣今

國家苟且之計不可謂不用矣以議論之堂為錢
貨之地其始也不待其識者皆患之而今則有
識者亦視為當然矣市井無賴朝得十金夕可
舞文官府紈袴蠢稗目不識一丁足不履京師
而峩然冠服且有官守之責名器之濫漸不可
長矣分遣臺臣括天下之遺聚之京師而不知
各郡縣先已坐匱此等不惟蠹政於今書之史
策且將為後日笑顧猶可泄泄不為之所而欲
以苟且不終日之計圖其目前哉臣故不避譏
誚為

陛下言之抑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抄五穀皆

入嘉歲有豊凶則入有多寡禮之大倫必與時
上下故曰凶年殺禮誠不得已也今也歲無上
下一切均禮
蠲免之詔既不得不下則其不足之数於何取盈此
財之所以愈匱也誠定為経制以常賦之三分
儲用其一仍於每歲之終計其所入少加盈縮如
遇常賦不登則又當加損要不過其用三之数
蓋量入以為出而必不可量出以為入也魯哀君
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盍徹乎自今言
之可謂無策矣然帝王經久為國為民之良圖
卒莫能外此臣故不避譏誚為

陛下終言之如蒙乞
勅該部議擬施行則其盈縮斟酌之閒尚當冒昧一
二如曰書生之談必不可行也則亦當更求其
說如上下相顧坐嘆而已則日甚一日恐更有
不可為者臣不勝惓惓懇望之至
隆慶二年四月十一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戶科都給事中臣張漢卿等謹
題為節內費以重大計事近該
內承運庫署事司禮監太監梁棟等題稱急缺
金銀寶石珍珠乞要區處應用該戶部覆題梁
棟等具奏成造却混稱例賞及舉已往費用聳
動聖聽欺圖多借查得太倉銀兩未及往年
十之一已支過數計無所出等因奉
聖旨這合用錢粮你部裏還上緊通融計處進用毋
致缺少欽此又先該
內府供用庫署庫事
御馬監太監梁棟等題稱會計年例錢粮要將減去

三分之数暫於京庫粳米撥補該戶部題覆近
查內官內使人等實在食粮之数計支米石歲
額有餘若於太倉撥給是踵先弊欲將該庫見
在并解到錢粮通融支用等因題奉
聖旨這該庫粮米嘉靖元年減免三分之數暫准於
太倉給以後年分照舊欽此又該戶部覆奏乞
將該庫以後年分白粮務開倉粮的数坐派節
奏
聖旨粮米還照前旨徵派欽此臣等待罪諫垣職司
封駁竊見未便理難緘默夫人君宰天下
出入以理經費譬猶巨室治生必較收入多

以為致用竊縮苟有不足必先樽節若復浪費
鮮不困踣仰惟
皇上登極實釐弊之餘天下一歲之供不足一歲
之用內外郡邑外達邊陲罔不匱竭加以連歲
災傷生民疾苦若斗
朝廷百凡度支賞予成造一一檢量多寡存舊裕
新徒欲傾耗府庫誅求小民以然無窮之用恐
非為 國家經常久遠之圖也伊尹曰慎乃儉
德惟懷永圖自古忠臣愛君率皆相用為戒臣
等頃見天象謫見地理震驚災沴頻仍財力殫
屈每有 上言輒望
皇上躬行節儉以圖富庶之效伏覩
綸音有曰躬行節儉朕自有處置又曰躬行節儉已
知道了仰窺
聖慈惜福節用無不拳拳特以職掌人員先意伺隙
肇啓侈端乃至誤蒙
聽納督責取盈臣等固知非
陛下意也且梁棟等以成造急缺錢粮奏行
進用是欲括戶部之銀也梁棟等以元年粳米減
免 奏行撥補是欲耗太倉之粟也夫
府庫之財孰非
陛下之財亦孰非供

陛下之用但戶部太倉 軍國重計京師百萬生靈
四方非時災沴各邊緊急調度一切干係儻至
缺乏何由支持竊度梁棟等之心不過緣以職掌
迎合 上意以取寵悦多積歲餘以資浪費豈
知樽節計量為 國家愛惜財用乎臣等見得
內承運庫自
先帝升遐之後凡豹房各處積年收貯并抄沒犯人
銀兩俱各運貯其中雖會奏有
詔旨運送數百萬於太倉銀庫收貯竟靳不柔臣等
外間未知的數度其所積不為不多雖比年關
領成造鋪 宮賞賜等項節有動支該部又經
供進三十六萬今未三年即已告乏支費之繁反
過 先朝夫以
先帝十五六年之積蓄不足今日三四年之
供用若不痛加裁省雖罄天下之力恐不足以資
將來之費也又查得
內府供應庫弘治年間會計歲用粳米止四萬六
千石正德年來
內府人員冗濫會至八萬五千餘石既經奏
詔查選減革又節奉
欽依事內一千員名原額粮米着照數減派必其食
粮人數比前漸少額供米石自當有減雖減

免三分計亦不至多欠若能稍益積餘足可接
濟支費今又准令太倉撥補已為重冒若復以
後照舊徵派歲餘之數民何以堪大凡
內府運納錢粮小民十倍艱辛坐費無藝良可矜
惜經　國制用豈應若此夫
內庫不足取之該部該部不足取之郡縣小民小
民不足將誰告耶即今東南財賦之鄉
國家倚為盈裕疾厲橫作饑饉荐臻骨肉相食既
已一面賑濟又復一面括索臣等竊為不可也
傳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今公
私俱竭既非在官又不在民徒以靡費珍巧之

具侵漁冗濫之手不可不深察而熟計也該部
剴切論奏豈固為吝惜以違
上命哉　國家大計不可不深長慮耳伏望
皇上憫時愛物去奢從儉自　乘輿
御服以及　宮掖悉從節省一應寶石珍珠無益貴
用悉行裁禁一切　賜予不必濫及其梁棟等
奏稱　尊上　徽號例賞內外官員銀兩動以
萬計見今倉庫缺之地方災傷內外
恩賜通行停罷不必過費以益匱竭其
內承運庫見存之數務在樽節用度俟至豐熟漸
次供進其　內府供用庫白熟粳米減免之數

仍查先年歲例全派及節年徵補拖欠之數通
融支用歲計有餘以續不足太倉撥補暫免搬
運以守舊規仍遇會計年例務要開具食粮的
數酌量派徵再乞將各庫前項經管官員
勑下司禮監通行查勘果於錢粮混舉增加道非啓
費即為罷退別選廉慎老成之人更代掌管若
祇緣供應過求附益亦乞
天語叮加戒飭令其協心樽節無恣妄費以遺罪譴
如此則
國計得制用之宜民生免逃亡之苦治安大計莫
重於茲矣臣等冒昧

上言不勝隕越顒望之至
嘉靖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知道了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詹仰庇謹
題為財用十分缺乏乞
賜清查撙節以裨　國計事臣惟理財者經
國之要務節用者為治之大端財不理則綜覈無
法而無以開財之源用不節則侈靡無度而無
以止財之流皆非求安圖治之術也今天下財
用日竭而在倉庫空虛當事諸臣無計措處議
下群工各陳所見以為經理之宜臣猥蒙任使職
居言官恨無濟時之策惟懷竊祿之慙每于奉
命巡視監局庫藏不敢不悉心盡職以負報稱謹以
得于所見有裨財用者于

皇上陳之臣于本年四月內查得內監織染浩大祖
稅甚多其收納關支漫無稽考委行大使李可
華查報去後隨據本司將本監收各庫廠作年
例買辦關領物料總數造報到臣仍批行再查
房租地租年計所入若干從何支用一併查明
回報間隨據內官監揭稱
先帝時凡遇傳報緊急細巧
御覽器物催趲各匠攢修及時買辦進貢南方茉莉
香蘭草松桂等花木俱是
御前請出銀兩本監量為增添自隆慶元年[illegible]以
來前項傳造器物愈見精美而四時進貢花草
果品之類俱是本監委曲辦處止靠屬廠岁須
聊以濟急所以不敢言者別無他意蓋為節奉
傳造不係外傳此內監所切于忌諱者也如謂
地租者房租若或以楊村寶坻二處為言蓋二
處地方乃係河下稍低一帶泊所在原非版籍
民田案查成化弘治年間御馬監春夏收牧馬
匹本監題准採行蘆葦苫蓋
皇木之用每遇年豐收成之後量取些須以為盤運
蘆葦之費或云山西廠臺基廠等收租者案查
先朝將本監在監年老內官不能供事者出居外廠
空閑餘地自行耕種以為優老之需日積月滋

漸為園圃本監量收地租輸之公堂以備修飭
廠房之用如謂房租者案查隆慶元年九月內
該細花廠官呈稱本廠道僻高峻四面積水灌
注主乞及時修理該先任太監李芳建議各官
協力修舉添造圍房每月量取房貲以供傳造
之急又云如去歲成造圓藝山添顧匠役買辦
物料所費不貲不敢明載如修理後苑藥欄欽
安殿觀花殿清望閣玉芳軒等亭慈寧宮花園
乾清宮擺設各樣南花松竹樹株及四時供進
時鮮蔬菜果品并修理南城河東金海亭軒龍
鳳船隻鞦韆架等項及傳造寶雕渾貼金雲堅

櫃龍箱鑾臺香几等件及成造白玉石等盆俱
係本監委曲措處而于戶工二部並無干預也
等因到臣又據大使李可華申稱內開親詣該
監清查再三不肯開報但查得細瓦廠東西樓
房共一百七間南北平房共三百九間廠內房
七十餘間房租多寡不等每月計約銀一百五
十餘兩歲計一千八百餘兩灰廠一處內外三
小廠每月共租銀五十四兩冀廠每歲租銀五
十兩此特舉其可查之一二耳至于在外楊村
寶坻等處抽分清河豬房土城獐猿房馬鞍山
大石窩周口慈家屋琉璃局大石廠小石廠藍

靛廠
皇木廠共十四處則有地畝子粒抽分銀兩在京神
木廠山西廠鑄鍾廠臺基廠爭車廠稻田廠鍬
榥土廠通廟宅隆福寺瑠璃窑黑窑北果園洗
花房河西花園柳花園土城花園外而添作蜂
窩東給廠共二十一處俱有房租地租月報內
備用廠金殿廠外氷窖廣通寺張懋房西安門
北小石廠海眼芦溝橋狼俗地亦有租銀本監
該管房地廣闊錢粮甚大各處租數目雖以細
查前項地方猶報不盡節年徵收租銀本監隱
匿不行開報及查先棠

欽差巡視庫藏給事中龍光御史楊相題准自隆慶
三年正月為始聽本科道逐將該監庫廠積貯
合干錢粮照依供應庫查刷事例務求明確數
目戶工二部辦用商觧一應大小錢粮俱要會
同科道監收如有數目不明隱漏參差等項從
重參治及令帶管大使逐項登記出入之數本
監往來文移不行科道掛號私自收受少有隱
漏參差許本官具由申奪在卷等因到臣看得
該監供應御用器物費雖浩繁然各部關領工
部辦納且有年例定額而成造匠作又不係雇
工賚則供應有賴可免貽累之難據查隆慶

二年本監開派工部物料照依嘉靖七年事例
尚該銀一萬四十餘兩及太監李芳所議裁減
止用九千餘兩在正派之中尚可裁省則其無
待前項房廠稅租以為附益之需從可知也且
細瓦廠店房係內木廠石廠在官匠作悉皆官
錢楊村寶坻等處抽稅神木山西等廠地租原
皆官地其間曾經題
准者本監遂緣此徒漁以為民害夫何以
朝廷之土地視為己有濫取租稅充入私囊惧言
官聲言其冒收之罪動輒委諸供進支用則是
利歸己而以過歸諸

朝廷也如果賴此租稅以補
內府不足之用則皆為公費也亦宜報之于官明
白支銷孰得而議之何必隱匿不行開報而顧
忌科道之稽查哉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會同司禮監巡視科道將前項房廠
在京者行五城兵馬司在外者行順天府隨據
查勘要見租稅若干仍拘本監弘文等科書手
吳求儒等質審實報年收租稅作何支用及未
盡報者逐一清查應革者議革毋滋弊以蠹國
病民應留者議留悉取在內庫公用應存多寡
以濟本監幫補之用者造報循環文冊存查仍

令巡視科道掛號監收中間如有隱漏容科道
官查出參奏又照揪提一廠逼近西山該監假
籍混占民業查得先年曾經撫按等官取隨御
等稔知民病代為申奏已經該部覆奉
欽依查勘太監李芳捏詞妄實仍舊侵奪取煤射利
各廠之中惟此一廠為甚誠妬國害民之尤者
也仍乞　勅該部節查題奏文卷及行勘事例
嚴速催報或以本廠原額存留其餘混占小民
山地盡數給還庶國計少紓民困少息矣再照
人君之奢侈四方係之安危
朝廷之嗜好左右視之趨向甚矣不可不慎也臣

切覩該監開稱成造圓鰲山修理宮苑花欄龍
鳳船鞦韆架傳造金樹櫃匣玉盃之類悉皆浮
費冗用誠如該監所謂未及外傳者也吊取戶
部銀兩在廷諸臣所謂乞之內帑以備緩急今
果如該監所云則是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費
臣不知其何取也蓋
朝廷費出于無經則小人覬覦以為利用無一二
而浸濫則十分之七八分矣如成造圓鰲山物
料取諸各庫匠作役之在官其費無經其工可
稽而遂報為餘金即今一事之冒濫若此他可
知矣況當中外訛訛之時果能身親節儉俾內
監諸臣凜然畏法奉公不敢效尤欺冒則

內帑用足何事取盈于邊輸而司國者何至為責
官鬻爵之謀哉臣目擊時艱乃敢因事效忠少
蕘有裨　國用之萬一耳伏望
皇上念邊餉措處之艱嚴群小靡濫之費服食器用
惟以節儉為主如金櫃玉盃刻絲之類皆無益
之冗費也悉亟停止近侍之臣或以織造採辦
玩好逢迎
陛下者是即奸貪小人之徒也則屏斥而深罪之如
此則正直者進而好尚端儉節成習而
國計日裕矣

隆慶

聖旨詹仰庇奏內乃敢再照人君之禮追斷得逆黨

次狂妄着錦衣衛拏在午門前着實打一百棍

為民不許黨護奏擾各監局科道大使部事了

只照舊行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臣靳學顏謹

題為財用至急講求貴廣懇乞

中飭當事臣工協心共濟以祇承

明命事准戶部咨該戶科都給事中劉繼文等題前

事該本部議擬恭候

命下本部催行在外撫按等衙門查照節次題奉

欽依內事理各據所見於凡財用有裨事體無碍可

以弘濟今日缺乏者無論巨細作速條列次第

上陳仍要人具一疏不許連名共奏止於塞責又不

可仍前遲延有辜

明命通候條議完日容臣等會集多官逐一再行酌

議覆請

宸斷施行等因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准此臣頃者覩時多事奮欲効諸臣

攄吐胷臆有所論

奏緣臣平生疎鹵不練世故又自十年以來衰病

日侵並將少時聞見遺亡殆盡今該部覆奉題

請責臣等以言臣既不容緘默必強所不能則惟有

迂誕之說或諸臣所已言而臣復為之竟其所

未悉者如斯而已其於

國計有裨萬一與否不敢必也臣不勝兢惕待罪

之至臣惟今日耗天下之財者天下之兵也兵

邊兵不可以言耗即以山西論之以八百里之
邊而守以不滿五萬之卒無特不言脩無處不
言守無歲不惟虜患也即一意主戰或可言冗
然山西之計在守而不在戰雖城操老弱之軍
無不從事於脩築之役者若以其不在戰而汰
之則任戰者不多而脩築者無賴焉即如灰溝
一營今招軍十年矣尚不滿其半也故他鎮兵
或患冗山西兵獨患少至於山西軍粮原不及
数而軍士有逃亡馬匹有倒失故以不及数之
粮而餉不滿額之兵若歲無災傷而年例應時
早給則僅僅足若軍滿其額則粮不盈算矣

且民力有限俚言如血脉一有鍼鋩之漏便成全
體之枯今養兵之費既不容已則自兵以外但
一力節省而已無徭役夫馬供給交際迎送之
類皆不必言至於詞訟一節今世目之為生財
之一術而不知此其為耗民之一孔也臣巡撫
衙門自數年前限觧贓銀兩因攬受多詞臣愚
以為一省獄情有巡按臬司守巡主持於止有
郡縣有司分決於下民之冤抑者鮮矣若巡撫
又加多事則官司紙贖一兩之入民間有十數
百兩之費不啻也贓罰所得能幾何於臣今特
受詞惟關軍情邊事地方利弊其餘民間詞

之競一切不行凡事關兩院者臣即於批詳中
委曲数語以省異同之擾故臣巡按贓罰從比
免觧可也臣於理則中早提詞訟為言者以民
間之詞訟正如有國家者之用兵一開釁端此
難而彼不肯休心欲惜費而勢不由己此二事
最相同也今山西無礦可開無錢可鑄以益法
而通行矣屯田而盡闢矣以耕作則盡力矣財
用之詘乏日甚臣謂除節省外無策焉然該部
責臣等以言者蓋不止為山西計為天下計也
臣　請陳其迂誕之說臣惟詩曰殷鑒不遠在
夏后之世夫殷之所鑒者夏周之所鑒者殷則

今之所鑒宋也自太祖立國懲唐藩鎮遂欲盡
去天下之兵故於　京師置禁軍十萬而天
下諸路總之亦不過十萬曰以
京師十萬而制一路有餘力焉當時曹彬潘美等
所將以下江南平漢伐蜀威越皆禁軍也乃一
再傳而西備靈夏北備契丹慶曆以來召募漸
多至八九十萬治平以後又增十五六萬至熙
寧以後又有女直之備而兵益不勝紀矣彼時
財用不言詘乏故佞人得以竊其豐亨豫大之
說是宋之患不在乎理財以困民也而坐於冗
戎之無策不獨夫駁戎之無策也而坐夫上下

之苟安不獨其上下之苟安也而坐夫國是之
不定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上下之苟安也而宋
人恃之彼其元昊請和則舉朝稱賀契丹尋盟
則邊防解嚴敵計日密我圖日踈而不悟也莫
大乎國是之不定也而宋人忽之彼其世方無
事言官請緒洛陽則目為迂談戎及近郊廷臣
言和言戰則終日不決大計如此一者可知而
不悞也議者歸咎於王安石之理財夫敵強則
兵增兵增則食益欲不言利得乎而宋計又如
此即無安石未有能振之期也我朝自
成祖北征至於南望北斗虜弱極矣初非若宋人立

國之初即有契丹之鄰也東盡西極奄有諸險
又不若宋人之僅保中域棄險資敵也其始沿
邊一帶置兵不過四十萬人此後胡孽日滋叛
很日起至今增兵益戍稍倍於前初不若宋人
之十倍其初也與國脈遂二百年來無弾丸黑
子之斷初不若宋之彊宇迫蹙也客兵雖增主
兵多缺初不若宋人軍餉之外又有歲幣輸鄰
婚錢賂敵也然而自嘉靖年間即言詘乏歲歲
講求而卒無一效何哉臣亦反覆思之而不得
其說於是乃以臆擬之曰宋人雖增新兵而天
下原無養兵之費我

朝海內皆兵民處其七以供舊軍之餉而新軍一
切仰給太倉是舊軍之餉不減而新軍之餉日
增其費一也前代惟周有豐鎬漢置南都率有
其名而無其實也我
朝留都之設建官立衛稱兩京焉坐食公帑其費
二也宋人宗室亦有王公之號而親踈槩然或
通名仕版或處民閒我
朝分封列爵強支固本不農不仕咳民脂膏其費
三也夫此三費者天下之大費也皆前代所無
而我 朝為獨斂焉又駸駸乎日增也賦歛
安得不日急儲蓄安得不日匱哉今之計

宗室者形之章奏亦屢以煩而見之施為則病其
窒或中有機括此在樞軸之臣必有達於權而
通其變者非臣愚所能竟其說焉至於留都官
曹備設軍衛林立是否
聖祖垂統 列聖貽謀初意此在部閣之臣討論
綜覈必有得其詳而言其故者非臣愚所得預
其議焉臣愚惟有見於耗天下之財者在兵故
敢陳兵說以俟司計者擇焉夫天下之兵有四
曰邊兵曰京兵曰留都之兵曰腹內衛所之兵
此四兵者坐食則同而緩急之用異焉又其目
有五曰見伍曰召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此

力日者尺籍則同而名實之歸異焉然四兵之
中邊兵為急何也戎狄日臨所以外捍而內恃
之者非邊兵而誰乎京兵則居重馭輕彈壓四
方卜故次之至於留都腹內之兵除駕運差撥
京操做工之外無庸施矣五日之中召募見五
為實何也應急齊事所與負材勁而當矢石者
非召募而誰乎根生土着所與長子孫而充營
伍者非見伍而誰乎徵調則虛彼實此但資攛
守耳故曰次之至於清勾充發按冊則可觀責
實則難必無益兵數而專取擾民矣夫惟邊兵
為急而邊兵之中又惟見伍召募為實所謂新

增仰給太倉者正此輩也今為計者曰欲言理
財先裁冗食夫邊鎮自大小頭目以及督撫之
臣其見任在職者彼或為身謀或為利計姑無
聽其說試使曾見任在職而今罷去者令之熟
計而献之曰某所居鎮兵誠多可損也食誠冗
可裁也如是而損其數裁其食何不可之有然
而臣知彼不敢為是說也其敢為是說者必其
人未嘗居是地者也誠使為計者知緩急之異
用也而酌量於損益之間以緩之損而益之[illegible]
如免班軍之役而徵價以解邊非一計乎[illegible]
實之異歸也而通融於因革之際先其實而[illegible]

其名如省充發者解而量其等以折贖非一計
乎夫所貴乎兵者不謂其習號令閑技擊日走
演場而已謂其衝鋒對敵旗鼓相當乃兵之實
猶之医也不謂其明素難究岐黃議論風生而
已謂其臨揚對症起死回生乃医之實也今寡
視邊兵易與耳然邊兵猶有戰時而以殺人為
樂盜馬斬級之事接踵見焉不獨邊兵雖邊民
亦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固習見而數嘗之
雖瀕死尚冀一生若他兵則不能耳是以邊兵
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
終世皆不嘗寇皆不足恃也臣嘗有驗於此

請試言之臣每見海內但有山賊竊發之寇多不動
用官軍非除臣雜職則承二判簿以為之將非
鄉夫里保則義男快壮以為之兵在北則有鹽
礦徒毛胡蘆角腦之借在南則有南狼兵土官
之借觀正德辛未壬申之間劉賊起霸州無幾
竪子耳舉中原之衛所而不能當至不免於邊
軍之調是以有郎山之捷嘉靖中年倭寇發海
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府至於應天門外而
四十八衛者無一人出攖其鋒卒見夷於淮揚
民兵之手是以有振武營之設已巳之役[illegible]
衛所尚實也而卒無一至此固年遠莫大[illegible]

也鄖陽有行都司漢中有衛所近日一何勉而
不能圖乃往返數千里外調邊鎮之兵以臨之
又幺麼目前之驗也臣所言者非謂盡去腹內
之兵謂既名以兵當責以實欲責以實當試以
戰欲試以戰當限以揄番戍守之法役其或遠
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
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饋餉一
出於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於民要
之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也而名籍也救居住部
署固在也人有恒言軍強民弱謂夫正屯之外
又兼餘地餘地之外又買民田差役不能于有

司不得制比夫民之輸筋脊竭箠監終歲而辨
官捐親戚去墳墓隨地而占籍者相什百也臣
又見庚戌以來山東河南江北等處有機皆創
募義勇餘者臣不知在山東者臣略知之山東義
勇蓋六千人其始一名徵銀八十兩而民不堪
命今漸减至三十餘兩民猶以為病也而
國又無賴焉此盜去闕門之計今皆不敢言去臣
愚以為既不敢言去試以六千人者分為二班
責其馬之半而歸其值於官以其半而給三千
人者歲一上班其下班三千人者無名於正貼
户下徵銀三之二貯庫而優免其身以自優遊

有徵發計日而與之銀其上班者來歲亦復下
班而交其馬於上班之人三年無事則計其所
貯以一年者留補不測以二年者解輸於邊其
河南江北等處亦復如是其於邊餉又一計也
臣又見天下腹裏民壯原非
祖宗舊制亦自己巳以後始今不過充游手句攝之
差官府掃除之役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亦終歲
無戰鬭之事者臣
請亦如義勇分班之例其於邊餉又一計也故曰臣
非欲盡去腹內之兵以此兵二百年來而未嘗
見敵如邊兵之一年及偶一見敵而往驗又章

灼如此今乃與不可一日緩之邊兵同一坐食
焉孔子嘗言不得已而去兵今當去何兵不得
已而去食今當去何兵之食今日固不得已之
時也司權度者可容忽焉一不致較哉或曰戀
噎廢食不可夫是其食雖日一遇豈不可恃以
為療饑之資也若乃京兵臣言其次者非謂京
兵虛設無謂冗食無益也謂京兵依託輦轂泛
肓　太平比夫邊兵之日臨鋒鏑瀕危亡者有
間也若乃求其實則京兵視邊兵乃以心視臂
主臨僕焉為係甚重今乃懷生顧養銷軟積弱
為邊所易也柰何望其控制四方以攝羌胡夷

蠻夷我臣愚以為欲京兵強亦宜試以戰欲試
以戰亦宜責以輪番戍守之法夫
京師去宣府薊鎮綫數百里耳以京營九萬之卒
歲以一萬而戍二鎮是九年而一戍於京卒未
為苦也不數年而戍徧而京卒之怯亦與邊兵
同其勁矣又以
畿輔之卒皆 親軍之兵矣夫出京卒以戍薊鎮
則延圉之費可省出京卒以戍宣府則宣府之
勢益強宣府之勢益強而大同之氣自倍逆胡
雖衆即敢扣塞巖而搖根本則畏宣大以全力
而制其後京卒之勁當其前而仰攻深入之事

鮮矣臣所謂耗天下之財者在兵在京與邊猶
當倍其數而責其實何敢言耗也乃若腹內
留都徵調清勾充發之兵則緩急名實居然指掌
之間通融斟酌斯其時已適今不為臣見夫內
外並耗三費交加而區區於今日罷一役明日
裁一員浚之以尾閭而益之以畎澮也何益於
計我臣又見近世之言理財者曰財無從生也
惟有節費而已臣嘗以前代生財之法較之今
日尚缺一大政臣以為錢幣此一大政何謂其無從
生我而錢法是已臣聞人之所由生衣食為大
王者利用厚生必先乎此此出於天時地利人

力相待而成三才之用者也有此三才即有此
布帛五穀增虧相乘有無相貿而非有水旱之
災兵革之奪癘疫之妨以一年之歲功而供一
年之日用自副也今天下之民愁居慑處不勝
其飢寒之慘司計者日夜憂煩遑遑以匱乏為
慮者豈布帛五穀不足之謂哉謂銀兩不足耳
夫銀者寒之不可衣飢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
所自出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耳而銅錢
亦貿遷以通用與銀異質同神者猶雲南不用
錢而用海𧵅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獨奈
何用銀而廢錢惟時天下之用錢者曾不什一

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舉矣錢益廢則銀益獨
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銀貴則
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而豪右者又乘其賤
而收之時其貴而糶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
而銀之行於天下者愈少再踰數年臣不知其
又何如也則錢法不行之故耳言計者又欲開
礦夫礦不可開開無益也一禁而不可弛弛則
亂也臣試根極錢說而司計者擇焉臣聞錢者
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
有枯槁之虞從成周兩漢唐宋以來見之史一
一可覩未有用銀費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

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莫如宋太祖欲積錢至
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於遼靖康中趙良嗣奉
使歲加稅銀一百萬於金其平時賂契丹西夏
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
饒州處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江南人
家嘗有發地得舊錢者則無南北皆用錢可知
其餘書史所常言無慮鉅萬累鉅萬之說率多
以錢計臣亦不暇枚舉今去宋不遠夫宋用錢
則民生日裕鑄錢則國用益饒此裁成輔相之
業惟人主得為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
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

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興則
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軍國不足
則制之此經國不易之一大政也奈何發而不
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數十萬兩者今
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使銀獨行而
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富室之積足相侔矣
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智勇俱困者將
奔走於吾權之不暇彼敢冒萬死而盜鑄吾一
文者哉故曰權也權者立之乎無形而[illegible]之乎
無窮用之則天下舉有求於我而有餘不用則
[illegible]焉以求之於天下而不足為驗甚明也

且夫富貴其權一也
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匹夫而拜將相
焉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於公帑未有損也
此馭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
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金焉曾不踰年而太倉
告匱矣夫何馭富之權若是乎其不侔與誠以
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耳昔漢文帝之寵鄧
通也曰吾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
滿天下夫鄧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於
鄧氏明矣吳王濞擅鑄山之利而輒稱兵與漢
廷抗亦不過竊漢廷之權明矣以竊一日之權

尚足以得民而抗漢況以
萬乘而自振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為計者謂錢法之
難有二一曰利不酬本所費多而所得鮮也臣
愚以為此取效於旦夕計本利於出入蓋民間
之算非
天府之算也夫
天府之算以山海之產為材以億兆之力為主以修
潔廉達之士為役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謂本
猶不免用銀之說爾臣所謂本蓋無形之權是
已何則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曰炭一曰轉致
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一分而得

錢四文誠十不酹五矣自臣愚計之皆可不用
銀而取辦者誠將天下出產銅料之處贖軍徒
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於西山產煤之窰
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納炭其運銅則
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帶甎之例通
陸路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
炭則
請出府庫見貯之錢或於京城或於近縣或於營軍
如係官則量給以工食如係民則平給以脚價
如是而患無材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於
人工取之見役而皆足則又不煩銀兩而可辦

也臣不知工部及
寶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坐食與否即以營軍
九萬人論之油用其一二千人足矣而謂妨訓
練耶今京城之而斂金刺繡聲技力作之徒與
夫靠衙門而衣食者孰非營軍奚啻一二千也
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成務固
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願行強之恐物
情之沸騰也臣愚以為歷代無不用之至稱為
錢神我
先朝又用之祇見其利不聞其病正德嘉靖以前俯
盛行之蓋五六百而值一兩今七八十歲八回

多尚可一
召而訊也獨至於今屢言而屢廢甫行而輒輟何
哉臣竊詳之錢比鈔異於小民無不利也獨所
不便者奸豪耳一曰盜不便一曰官吏為奸不
便一曰商賈挾持不便一曰豪家蓋藏不便此
數不便者與小民無與也臣竊聞往時但一行
錢法則輒張告示厰衛不先之於賣菜之傭
則責之以荷擔之賤彼愚而相煽既閉匿觀望
之不免而奸商豪右依託城社者又從旁贊鼓
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閉匿
不三四日而中沮矣務大計者宜若是其易動

哉臣聞施恩澤者自無告始行法令者自貴近
始豈惟貴近自
朝廷始可也
請自今以後追紙贖者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
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分以納錢存留戶
口則兼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謂自
朝廷始又因而　賜予之費
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錢銀兼之又因而驛遞應
付雇夫雇馬則惟錢是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
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布花或以充折色
此謂自貴近始夫此數者有出有入而民間無

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脉流通故也輕斂
輕散官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銀既無減
於常額而一切之費又取辦於一權故也此權
不可行之於天下以啓盜權之釁
請於寶源局或西倉專設侍郎或即用左右侍郎一
員督於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
事於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科工材各有職
掌各省斂散各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計定
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於俗仍以唐宋以來
舊錢兼之或
上有施於下下有納於
上著之以必行之令遅之以歲月之效久之而本末

兼利公私循環可以輟鼓鑄之勞而罷工作之
使矣臣愚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
聖祖初制鈔時下令甚嚴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輙
没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後又
令各處稅粮課程贓罰俱准折收鈔則
聖意淵徴可測矣此固血脉流通之意所謂泉也而
法以佐之所謂權也夫
帝主以元氣為橐籥以造化為鍾鑪而風行神運不
言所利乃至與齊民胥吏筭末利於錙銖愚
非所望也臣又聞之邊鄙強固則夷狄怵服中

原乂安則邊鄙傾嚮故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
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者百姓之根本也
閭閻之細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寧終
歲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今百司夙夜區畫不
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夫以
國家建都於燕東極齊西盡秦南阻江淮
神畿之重
金甌之固此萬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哉
誠以
京師北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強狄雖有東齊
西秦其形勢皆不足以扼中原而自固

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國之資
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為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
南山東江北衆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
驁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
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視死如歸臣固
觀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
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千人嚮應往事盖
屢驗之然其弭之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
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
今試移文於此數處者而數其官舍之所藏每
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得

三萬為猶可以塞轉徙者之望該不滿萬為真
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即有水旱何
所賴焉即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臣觀自古中
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敖倉隋以
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illegible][illegible]在而
貯不專
京師今徐臨德州皆有官倉本為寄囤至於存積
幾何哉臣近日有疏為山西積穀荷蒙
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賢為榮而所慮者人
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無序輒以為無
益有損焉臣且不堪任其咎也臣前疏謂明一曰

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
曰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以行
臣知中原空虛不但穀少而銀亦甚少其官倉
一節今歲已不能舉又聞有災變則社倉一節
今歲亦不能行但能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
意於積儲即明歲舉而後歲效未晚也此二倉
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於
上則其事終不能成矣社倉即義倉也蓋始於
漢耿壽昌而盛於隋長孫平唐戴冑之徒唐又
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十萬以上及推其[illegible]義
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illegible]獨

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責成始[illegible]則准各民
正稅之數於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為社倉蓋富
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
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戶又
大歉焉乃沾及於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
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倉無銀焉明年曰
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耳言社
倉者此曰官户當優免彼曰役占何科擾我也
又曰我不願賑於後亦不願出於今也如是不
過貧民下户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
中原之空虛如故也夫民之飢也必至於轉徙

轉徙不已必至於盜盜必先諸官户與夫役占
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官府主持而鼓舞之
終空言耳臣
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斂穀之法為則而就土俗合人
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裡盡報各府已
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於明年冬季而通計
一歲二倉新收之數以驗其功能著而為令歲
歲脩之在官倉者特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於
官若民有大飢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
而斂散之利歸於民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
藏於富民即藏富於官

皇上所爲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
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
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代之五穀不足則
孰可以代者哉故曰
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
聖明垂意臣本腐儒不勝其懇懇愚忠每所陳說多
從迂誕又不知其可否冒萬死至瀆
天聽伏望
皇上　勅下該部再加採擇可行則行有當圖之以
漸而勿驟有當斷之以必然而勿撓不可行則
罷其議臣亦仰塞　明詔少緩期會之罪臣不

勝幸甚
隆慶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戶部看了來說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蕭廩謹
題爲懇乞　聖明廣延群策預處　國計以保邊
圉以永治平事臣奉都察院劄付一道內開戶
科給事中雒遵題前事戶部覆奉　欽依行令
臣等條陳理財事宜在外限三月以裏到部欽
此財用誠爲　國家大計詘之誠爲今日深憂
科部題覆誠爲救時忠言　聖明欽依誠爲
經國至意臣子於此苟有一得之愚自當百拜以
獻矧煩勒限開導敢自任情緘默乎顧臣待罪言
一年有餘矣先該戶科都給事中劉繼文題行
會議臣時不能一言非不能言也竊嘗攷理財

一事由嘉靖中年以來諸臣之題請部臣之議
覆不知凡幾矣自今觀之果無一之不行者乎
即如今年群臣之條陳部議之條件不知凡幾
矣自今觀之除臣等所奏清理邊費而外果有
一之見行者乎夫　上有求言之意下有盡言
之臣而事靡成功　國鮮實效何也毋亦事關
重大者不敢言故所言類皆瑣細而不足行與
言涉貴近者不得行故所行類皆委隨而不能
遂與引前事以觀其效良可覩矣則雖使白圭
持籌計然畫策臣亦竊疑其無益何也苟無仲
舒鬼運之謀則亦竟爲盈庭築舍之[illegible]

事變殊不無條貫錯雜一年屢議不無事體周
章徒使 全盛之世屢揚朝不謀夕之聲
聖明之朝數蒙言不能行之議故臣之不言非敢自
異諸臣竊以為道謀可省而 國體尤所當重
也況天地生財本有此數今日雖云困詘之極
百費未能悉充然苟力持節省之心要以數年
亦當漸復至其所為節省亦豈必多言哉惟在
聖明再加之意而已
陛下誠於投珠抵璧之風 益嚴匪頒好用之式
常存為天下守財之念 時廑四海困窮之懷則
慈儉之實自足以格臣民之心而凡內外之蠹穴倖

門自將改絃易轍共圖節省以仰符
聖心矣所出日省則所入日增浮費日省一分則
內帑日增一分固必然之理也欲求長策又孰有
大於此者乎且 內帑之一金郡邑之百金也
郡邑百金之供閭閻十家之產也
陛下誠為 內帑惜其一金即為郡邑省其百金亦
即為閭閻全其十家矣 慈儉發於一念覆育
徧於萬民以裕 國計而所以培
國脈者胥此得之又何事於他求耶此則微臣所
知亦臣之所欲言者也外此則非臣所知亦非
臣之所能言者也臣嘗逮事 先帝又嘗蒙

恩任使查刷光祿錢糧豈不知
陛下用費節省比之嘉靖年間十減六七然猶狂瞽
冒昧以是為言者以為 聖性恭儉誠視
先帝有光而所遭時勢則與 先朝迥異 先帝藉
累朝豐裕之積又適四海殷盛之時故雖四十年興
作尚可支吾而一時群臣凡遇取用亦自不必
爭執此非會計之得人臣之順乃時勢之易也
陛下雖承 累朝熙洽之餘實當 先朝匱乏之後
自非萬分節省不可康濟故一有取用則當事
諸臣未免冒昧執奏此非會計之失人臣之逆
乃時勢之難也

陛下誠不以得失而責計部不以順逆而疑諸臣一
洞察於時勢難易之間而理財之長策自可立見有
不必群臣之屢言不已者矣此尤微臣一念愚
忠所欲為
陛下言之者亦未必非科臣部臣之所欲言者也伏
乞
皇上軫念時艱 留心 國計 赦臣狂瞽
鑒臣血誠少 賜省錄而力行之焉 宗社幸甚生
民幸甚臣干冒 威嚴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萬曆五年正月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兵部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主事楊繼盛謹
奏為乞　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
國威以絕邊患事臣以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考
滿到京陞臣今職荷蒙
皇上養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況臣官
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
禍患隨衆隱默不言切惟胡虜悖逆
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　闕殺我人馬擄我妻子焚
我廬舍驚我　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
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
兩翼飛至都下以剿逆賊以報

國讐茲者恭遇
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尅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
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陵辱之恥不惟天下
臣民共相慶幸我　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
多矣臣至都下見俺荅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
無狀竊意上觸　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
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
欽依暫准開行臣不覺仰　天大呼喟然長嘆曰
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
之太宗不過庸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厭夾殿以
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

于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胡虜反不
能生擒酋長剿絕苗裔而乃為此不得已下策
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為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尚
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
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
讐而反與之為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
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
也信者　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
失信義況于　天子之尊哉
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聞者也方

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
領仰望　王師之興眞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
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
兵者為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為何不有以孤百
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
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
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
天朝之尊而下與犬羊為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
冠履同器將不取笑于天下後世乎此損
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胡虜殺戮
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illegible]

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
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之一開則舉相謂曰
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
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
欲復召號誰肯與起此隳豪傑效用之志四不
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
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
開則舉相謂曰 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
矣將焉用武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
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廢弛既久一
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脩武之心五不可

也宣大人民懷携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虜
之事猶畏 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
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 王法所不禁將來勾
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
也天下人民悍于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
之心特畏 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
市一開則彼皆以為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虜
尚不能服群起為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
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
歲胡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我兵
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

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于今止為馬市之開
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自中又奚有乎我哉
此長胡虜輕 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之性
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
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
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
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
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
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
馬而過索重價或因馬市而過討重賞或市馬
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

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
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產馬有窮
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
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
十萬匹四五年間雖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
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
胡虜之馬已盡 中國之財告之將安處乎永
久之計將安在乎此
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illegible]繼十不可也彼倡為
開馬市之議以欺誑
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為羈

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為戰守之計耳殊不知
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
也虜性無厭請開馬市之後或因有所請許之再
有所請又許之請不已漸至于甚不堪者一不
如意彼執違約則彼之入寇為有名我之不應
其所求為失信矣孰謂犬羊無饜之欲可以市
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脩武備以圖戰守
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
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
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
駕田車也不過為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

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况
虜以馬為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于我
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
豈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犬
羊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永久之計夫謂之
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我賄彼
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
目前之不入耳况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
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
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
亦豈可許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

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擄某處再不愆期可驗
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
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
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于　中國市馬之利焉
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
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
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一二年之後將何如
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
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
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脩內治之
為上乎噫為此說者是損　國家之兵威養虜

寇于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
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
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
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
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癱疽毒日內
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
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
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　中國明
矣而于虜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
中國之百姓為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
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

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　中國之重利況馬〻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虜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者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我則為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于虜賊而不利于　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　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

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暫且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為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　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為主張國是征討逆賊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為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鶻突有欲謝重擔于人而無由者而何以昌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如此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為上然

胡虜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胡虜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亦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保身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
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　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奸計斷非　皇上之本心也以　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懦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　國家盛衰之機臣敢

忘憂患忍隱默乎伏乞　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田思欲討之初志念犬羊之志欲難饜非市馬小利足以係屬其心　祖宗之　社稷無疆非三二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
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答于
闕前驅醜類于海外使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彼
則上而　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奉
聖旨這事邊臣奏已久又會官集議楊繼盛既有所見何不早言今差官已行卻肆意瀆奏好生阻撓邊機搖惑人心又本內脫一字着錦衣衛拏
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

兵科都給事中臣曾忭等謹
題爲乞平政令示鎮靜以安危疑以全威體事臣
竊見遼東守臣奏報遼陽軍士變狀及兵部覆
議經略事宜反覆思惟無任驚愕仰惟
聖明御極禮備樂和天下臣民咸望至治而邊鎮之
兵一紀四叛雖于
聖德無所缺損而咸和之化胡可謂醇速變激亂固
撫臣之過而軍士悍傲輕於變背胡可謂順紀
綱法度幾至淪斁胡可謂立人心杌隉詖之易
搖胡可謂固此臣之所以日夜疚心者也然以
廟謨廷議當有爲

國家深長思者故不敢妄有陳説近覩兵部先後
覆題例不免于懲噎廢食之過也臣等敢遂終
言之臣聞天下之勢如權衡然平則物得宜而
爭奪息幾微輕重之間則低昂懸判矣
國家大鎮凡七而叛者五豈撫鎮皆不肖哉盖姑
息之弊滋而偏重之勢成也今縱不能亟圖而
善反之豈可復助其勢而益昂之乎以臣愚論
之宜經奉
命拊循[illegible]宣布　德威洒重法厚欲以肇釁端
罪坐不可辭然巡撫者　天子所命大吏也自
軍士視之則亦有冠履手足之分即其舉措少
乖而　國家紀綱法度固森不可亂迺今驅逼
而拘繫之無異小吏然甚至鼓衆閉關呼譟稱
叛此可謂非罪乎今縱不能明法正罪以杜驕
悍固宜平議而均治之矣兵部迺過懲於大同
之故遂不復爲　國家長久之慮不待勘報即
懸斷而遂議之夫巡撫越牆而避於都司本軍
士逼逐而拘置之也則曰畏法懼罪意有所待
鼓衆呼譟擅開城門罪迹已彰也則曰嗷嗷哀
求原無他意至于欲免查屯田則與免查欲更
置巡撫則與更置庇其罪而深爲之辭惟其意
而莫之或逆於撫臣則厚文周法惟懼弗深於

軍士則曲隱旁飾惟懼弗恕失輕重之倫忘久
大之慮長驕悍之氣滋邊境之憂計非所以爲
安也臣等愚不知大計然竊以爲今日之事異
於大同亦遠矣夫大同之所以敢行叛亂其事
有六高城深池以守則固一也多聚厚積餉給
不匱二也隆冬沍寒我兵不耐三也鼠伏
親藩庇同城社四也外隣強虜急可奔援五也憑
積惡稔累叛無懲六也夫賊有此六恃而我又
以不習之兵寡謀之將臨之此賊之所以怙終
爲叛而我之所以師久無功也遼陽遠在寧廣
三百餘里邊臣節戍士馬精鋭厚餉積芻堅甲

利器悉在廣寧遼陽僅一副總兵分守之地有
兵不過五千芻糧仰給遼在外地城池高厚僅
半大同附近諸夷則東為朝鮮北為朶顏海西
毛憐諸衛皆　國家冠帶效順之國歲時稱
貢之臣非若北狄強黠無忌世為
中國讐盜者比也夫外無強虜之援内復鮮
親藩之庇大同六恃無一有者也是故閉門呼譟
而終不敢有他者非誠有所畏懼蓋自量其力
也臣非妄意誠知其無能為矣今
陛下重于舉事思與天下休息此不過一傳檄而定
耳夫重抑士卒則挑釁速禍將激目前之變偏

罪撫臣則傷體損威將貽久大之憂二者皆安
危治亂之機不可不慎也臣愚以為自今以後
遼東諸臣復有奏報事狀
陛下宜慎之以靜曠然示之待以無事一若邊境常
報悉付巡按御史從公體勘長慮周諜聽其無
實委悉以聞
陛下權其事變觀其時利徐圖而平議之罪在巡撫
則罪巡撫罪在軍士則罪軍士刑罰平而法令
昭務足為　國家久安之賴兵部不得過事姑
息近斷是非曲為低昂偏右軍士重抑撫臣今
其名分乖舛法度隳廢張皇之形示懦怯之

迹使天下得以終窺我而無畏也夫待之以無
事則反側不疑示之以鎮靜則　國威不褻付
之於邊臣則罪狀可稽得情而徐議則闔闢在
我即有一二委曲不盡法者猶曰邊臣之故而
廟堂之體固自尊也如此匪惟足以安反側之心
抑足以全　國家之體旬日之内軍士不款伏而
請罪者臣不信矣又何必如兵部張皇損威而
後為安也伏望　聖明虚心定變順應平施不
得過勞　聖慮重厪　廟堂以損
陛下英明之治臣等無任惓惓
嘉靖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臣曹忭謹
奏為仰　聖斷　勑群臣敦實效以成安攘大計
事臣伏覩邸報近該北虜無道入犯內甸深犯
畿輔
皇上大奮　乾剛斥諸不能任事之臣乃從中指授
方略不旋踵間驅逐犬羊奔竄出境京畿幾百
萬生靈仰仗　天威赫奕　神武布昭不致淪
胥塗炭皆我
皇上福祐也臣遠在江藩逖聞驚憤緣臣本書生未
諳戎務顧徒自念虛叨
皇上耳目重寄適當疆埸多事之秋又值
明詔臣言之際苟有一得之愚敢自隱忍緘默以負
我
陛下虛心之訪坐視時難而莫之救正哉臣且不敢
毛舉細故煩瀆　聖聽臣切見今日之所以釀
成外患而漸至邊務廢弛不振者非言之不詳
計之不熟也失在於空言而不能行虛文而無
實用耳臣聞之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臣嘗
讀宋史至司馬光上五規其一曰務實臣愚以
為切中當時之弊蓋方彼時議論多而成功少
所以當敵人亦得以輕易視之所謂待汝家議
論定時我已渡河矣方今

聖明在上海宇全盛蠢茲醜虜氣已驕盈天道好還
行當殄滅固不足以重屋堂宁之慮然臣則以
為議論紛紜茫無定着當事之臣祇以虛文相
應及至緩急便無措置如此不已歲復一歲其
流之弊臣不知何所止極也夫自醜虜為患以
來
皇上焦勞　宵旰靡集衆猷一時建白臣工先後相
望其所以言防守之宜備禦之略亦燦燦然明
著矣然而言之未見其底績行之未見其濟事
何也言之者一人議之者一人而行之者又一
人諸臣建議也
陛下不以為不可採而悉下之該部看議是帝堯詢
謀僉同大舜好問好察之心也該部據議題覆
陛下不以為不可從而悉下之諸當事之臣即便施
行是又周文遏莒篤祜周宣薄伐[illegible][illegible]之心也
然而言之者一人議之者又一人也而下其議
於諸事之臣則其言其事又有合不合利不利
有宜於昔不宜於今宜於此不宜於彼宜於守
常不宜於通變者矣則勢必齟齬為諸臣者方
且眩於明實牽於掣肘寧因循度日無敢違衆
聲言是議之者一人而行之者又一人也此所
以玩愒之弊日以深而虜患之來日以近也臣

愚伏望

陛下大施　聖斷勅下廷臣乘此虜騎遠遁熟求實心任事之人責以循名採實之政求言雖廣用言必當如脩邊必求脩邊之實如練兵必求練兵之實如屯田必求屯田之實如馬政必求馬政之實如清理錢粮冒濫必求清理冒濫之實如召募民間勇敢必求召募勇敢之實如此之類難以枚舉言言求行事事求實一言之實求一事之濟一事之施求一效之臻則精明治功煥然振起而踵承習弊一朝頓革安內攘外之弘綱守邊固圉之大要誠在是矣臣又惟禦虜

與牧民不同治邊與治民不同非得於嘗試曾經慣歷及在地方目所親見耳所親聞身所親到關隘阻險夷虜情僞與夫料理緩急設施先後未能直知灼見縱使言之鑿鑿可行亦恐不如親身經歷之為真也自今以後仍望

陛下急勅總督鎮守等官將所管轄地方一應禦虜事宜悉心講求多方區畫有何措置可使內地無虞有何整頓可使邊疆不擾徑自條陳具

奏定奪不必牽於文義泥於臣言彼既親任地方其於知見必的即於因言求效殊勝泛論浮談如是則內焉群策畢舉外焉謨謀入告而機非

遊制事有責成處處預備有方何至臨期無策臣愚偶有所見故敢披瀝誠悃為我

陛下陳之伏望

留神覽省生民幸甚邊圉幸甚不勝大願

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近因邊務建議紛紜該部題覆每每狥情依違議論雖多實行者少户部兵部還查近日各官條陳疏內擇其於兵馬錢粮有裨實用的會同該科重加詳定歸一具奏務要着實施行其泛濫不切窒碍難行的不許題覆

南京吏科等科給事中王燁等謹
奏為陳膚見以贊修攘事臣等竊惟戎狄之為中
國患由來久矣而猖獗之勢比年滋甚夫
聖主當陽正四夷來王之會而冥頑醜虜顧敢悖
驁若此意者 上天赫怒故驕其心褫其魄假
手於我 聖武之君一肆芟蕩以貽
聖子神孫萬億年之安乎不然何蹂躪我疆土虔劉
我人民而猶狡焉不已其侵軼之心耶邇來陳
選將練兵繕墉蓄糧之議者章滿 闕庭
皇上亦多俯賜採納付之有司矣但今日
廟堂之殷憂在於斯臣民之共憤在於斯西北之遺
黎洶洶焉不能朝夕在於斯畢收群策以成一

勞永逸之功正
皇上宵旰至意也臣子苟有所見皆當敷瀝悃誠以
備採擇況臣等以言為職又安敢猥陋自嫌借
目是懼徒習循默無所陳納以效此款款之愚
乎蓋天下之事貴於謀定而濟之以實古豪傑
之臣不動聲色而應猝甚難常有餘力者由此
道也謀之不定緩急之間一失其分而[illegible]去
矣宜急而緩則渙散頹弛無以備不虞[illegible]有
之旱則資車水則資舟以待之也況濟[illegible]之
舟行太行之阜乎宜緩而緩則張 迫[illegible]又

乖於事理有急之形坐緩之實則今日攘禦之
計恐不能不勤 聖慮耳以為緩耶則募兵買
糧內外切責固宜矣外此有糴通德食糧之議
者有斂京師畜產之議者有煩言何張皇至
是耶此謂有急之形以為急耶則
皇上嚴旨以責其治兵矣而司兵柄者未見兵之所
以治責其備糧矣而司國計者未見糧之所以
備不理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力雖勤而功愈靡
萬一有警則秋期迫甚不遑之虜顧可以空言
退耶此謂坐緩之實臣等謹以邊務之大勢先
為
陛下陳之夫兵也者氣也故治兵莫先於飽其氣今
委靡積弱之不揚甚矣臣等每以虜事詢諸
緣邊之人率振手蹙頞謂莫之敢攖臣等雖甚
罷駑竊笑其說之卑也夫括虜部而周數之大
約僅二十餘萬而以驍悍自逞者惟吉囊與俺
答何不孩二部共七萬人竊據河套為我門庭
之寇耳其餘如亦克罕之荒昏伯思罕台吉之
庸瑣固皆鼠子也我兵無論外郡環邊附者四
一餘萬矣眾寡之分固已不倫一整我節制之
師驅彼嗜利易駭漫無紀律之虜一戰[illegible]矣百
群皆奔矣況仗 聖天子之明威以臨之哉將

謂虜之獷桀猶豺虎之不可禦虜信豺虎也然執豺虎而屠之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者獨非人乎哉蓋勇智竝用必非徒勇者之能當也若去年秋平定嵐石之寇是又入穽之獸耳以孤懸之虜深入千里之内地不知經幾巖邑越幾險阻使關外有人縱不能迎敵奮擊以暢我軍威亦必堅壁清野以銷其貪暴時出掩擊以牽其肆掠候其去而集後隊以尾之遣驍騎而左之右之夜則多鼓鼙以震之或銜枚以襲之晝則多張旗幟以疑之或據險以邀之或閉其泉源牧地以困之乘其困極而殲之虜固遺我之

擒也乃一籌不展使得以呼嘯跳梁而去此志士之扼腕而憤懣焉者也雖然亡羊而補牢未為晚也臣等但恐牢之敝而羊愈觝逸耳夫秦晉之民古所稱尚氣强勇力者也今宜勇而反怯者有三弊焉勢之分也法制之來也心之携也何謂勢之分聚數寸之鐵以為權可以擊堅而無缺引而丈之則弱堅可以仰之撓之聚四十萬之兵以壓虜鮮不靡者然環數千里之邊分戍之而聚焉者蓋寡矣及寇之來則又分其兵於其處按伏其兵於其處應援其兵於其處防禦畸零隔越正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

擒也況虜騎之來無慮數萬而諸將所領僅止三千雖使孫吳頗牧復生無可為者故不為往昔楊琳孔壩溝之敗鮮則為近日丁璋石湖嶺之覆沒勢則然耳是蓋以竊發之禦大舉不知因勢變通之過也竊發之禦兵不得而不分其防多也大舉之禦兵不得而不聚其勢重也臣等謹按東自柴溝迤邐至靈州以西無處非套賊窺竊之徑然大舉之衝則有二焉東犯應朔順聖等處則大同其衝也西犯平固環慶等處則花馬池其衝也大同固為重鎮矣臣等請增戍於高山聚落二堡以為之翼其次則偏頭寧

武鴈門之兵所當覓補花馬池近固知所重矣臣等請以固原總制叅遊等官移鎮彼地更增戍於安定柳楊二堡以為之翼其次則定邊興武之兵所宜整訓焉寇東侵則聚重兵於大同以遏其衝高山聚落之兵應之偏頭寧武鴈門之兵又應之如勢重不可支則宣府左援之延綏右援之寇西犯則聚重兵於花馬池以遏其衝安定柳楊之兵應之定邊興武之兵又應之如不可支則又延綏為左援而寧夏為右援若窺延綏則大同花馬之援亦如之其深入則省府之兵與州邑之民兵又協應之不以非我

信地而來兵以坐視不以巳出我境而返轅以
自敵如是則聯絡之勢固矣不但巳也賊牽於
東則西兵偵探虜帳之遠近虛實而遣死士以
擣其巢穴賊牽於西則東兵偵探虜帳之遠近
虛實而遣死士以焚蕩其產畜如是而犄角之
勢成矣聯絡[illegible]也設或羽檄紛馳而延調於戎
裝之未辦客兵方集而虜已掉尾而去則若之
何在重總制鎮撫之事柄而使威令信義之素
孚則臂指之使首尾之應無不如志矣犄角可
也設或輕重以自擾緩急而後機二者皆取敗
之道也則若之何是在重優偵探者之賞給使

之必明必信則謂知戰之地知戰之日而我得
勝筭矣奇正分合有定策而無定形翕張運掉
勢在我而不在敵何有於不腆之虜蓋寸寸而
守之不若扼其吭之為要惴惴以防其擊不若
擣虛之為得勝也此今日經畧之要機也若以
為固原之鎮未可以議遷而花馬池之懸隔未
可以易守臣等請以往事明之延綏之兵昔駐
綏德而虜勢橫遷之榆林而虜勢遏者正得扼
吭之策雖然如法度之柬何哉兵也者將之利
器也將也者國家之利器也今之馭兵以折軍
之法嚴者將領大兩軍相敵鋒鏑交加不死則

傷今禁將領之折軍是不欲軍之戰也乎今之
馭將若謂寧拙守無巧戰一有驍果之將出邊
墻數步則持其後者得以開邊釁議之而何敢
言擣賊巢穴耶是不欲將之戰也乎夫戰之與
守交相為用言不戰而守者是示怯且損勢也
是故有勇兵無勇將有勇將無勇制率皆逞田
顧望以偷生免罪為得計養成偷惰欺慢之風
以銷縮其[illegible]勁敢勇之氣是猶持太阿惜其鋒
禁不擊賊也此猶可言也至於摩抑頓挫持將
士以一切剪割之法使不得搖其手何哉蓋豪
傑之將率有俠氣不可綑檢故古人見怒蛙則

式之見螳螂則敬擊輪則避之此意可想也今呼
甲冑之士如奴隸而又舞文弄墨以密其防欲
勇敢之不變為怯弱不可得也且今之文士固
將昭軌物引綱維以作法于下者猶或自越于
禮法之外而乃以剪剪之法持百死一生之將
上不惟無以作其氣亦恐無以服其心也臣等
請除寡謀僨[illegible]于邀功浪戰者罔赦若有雖折軍
而奮勇克捷[illegible]者貸而且有成筭者悉從寬假
以開放其鷙[illegible]之虎搏之心除貪利刻軍退遛失
機者罔赦餘[illegible]所節[illegible]目治之無責其成功無
持以苛細以長養其投石超距之氣桑掉鞅之[illegible]

則緣邊將士不戰而勇增百倍矣雖然又如人
心之攜二何將之與兵相倚為命者也故可與
之生可與之死可與之赴水可與之蹈火而後
可以言戰守是何也恩之有以結其死心威之
足以制其死命故也今諸鎮之兵素以忠勇著
者延綏一鎮而已其餘不索糧而旅譟則憚役
而狂駭甚至執主帥加兇逞焉紀綱之不振義
分之不屬至此極矣為之帥者平居諄諄翕翕
以取歡猶恐變生不測也安望驅之鋒鏑之間
出死力哉是故一事姑息煦之如兒子而彼不
以為　恩反疑阻焉臣等以為是不難存乎其

人耳宋宗澤之撫揚進岳飛之撫張用彼皆劇
賊也皆稱干戈與我為仇讐者入營勞來而卽
戴之為慈父卒效之死力况邊士世受
國恩寒餒事育之資皆仰給於我而上下之義分
森然猶在孰謂終頑逆不可懷來也得若人而
明之以信義孚之以心腹有經有紀不震不懾
則恩之無不感威之無不畏且將歌舞涕湧喜
其來悲其晚矣若謂積疑已深恐不得而威之
臣等則謂無名之惠適以生阻而有恩之威足
以招攜何則誠偽之分也且養戰士如畜獵夫
然終日發縱指示以馳搏狐兎則精神鼓舞呼以

畫技能而大有獲也不然則安疲樂忘惟嗷嗷
待食於人且釀成驕悍之氣搏噬人矣五代廂
軍驕甚動生反側而宋祖以一劍治之遂帖然
定者此明徵也若延綏之兵獨以忠勇著而獨
尤艱於衣食抑揚御率之道似或闕焉至於治
兵備糧孰不以為至急矣但臣等所謂不理其
本而末之圖者有說焉今之議治兵者清戎募
兵二策而已以清戎言之清解雖勤而逋亡相
繼徒充吏胥囊槖為生民一重擾耳况土風不
諳甲冑不勝而無濟於用乎以募兵言之往年
大同之變蓋嘗召募而罕有應者縱有之則見

伍之軍不敷支給而新募之兵將何犒餼耶此
皆不審事實而為浮談者也今之議蓄糧者不
曰京倉挽運則曰例外發銀言挽運則飛輓之
費不貲而京食之儲有限言發銀則粟價翔踊
鎰為銖用雖竭帑銀以輸邊譬之以石填海也
况軍士所急需者菽粟耳菽粟告罄積金如山
曷用哉夫然後知漢晁錯實邊實粟為有見之
言而可務一而兩得者也傳曰有人此有土有
土此有財今邊境新[illegible]沃壤盡棄人散財匱久
矣何司計者不立根底久遠之圖耶人將謂屯
政之壞由於法之廢[illegible]則謂必盡寬其法而

後屯政可舉耳何也利歸於下則不戒而人情
樂於趨法持於上則愈嚴而事體漸以弛故寬
大之政惟人尚焉而况於荒蕪寒瘠之地尤宜
施也臣等詢往年邊帥豪户墾藝俱廣不惟封
其私圖而且便於公糴不惟大軍小得為廩
之充而禦梁防護尤足為捍圉之固猶見者不
欲利之遺於下也於是清屯勘地之疏紛紛焉
今日追屯糧明日丈屯地正德初年寧夏之變
以其鼓衆怨而遂欻然起矣擾之以弗靖持之
以太急夫然後人情散而地荒地荒而糧乏糧
乏而益攜今邊民之日就凋瘵且甘心叛為虜

用者其由来豈一日耶言之至此誠可惋憤臣
等乞
皇上涣發 明詔沿邊壞地有能佃種者無論軍民
無拘籍貫無限頃畝悉與為業永不徵科其壯
夫健卒有可耕之力無可耕之資者官仍量給
種具三時藝獲仍督令遊騎更番巡邏以防剽
剠將官墾執廣者無得多蓄死士以護其世業
以壯其軍威軍府有司但定其疆畔治其爭盜
毋妄生擾害仍 勅撫按等官時加優恤勞問
如此則兵農錯布耕戰相協三年之内[illegible]屯
屯可以平糴於無事之時以勸農可以[illegible]

有事之日以恤士田畝皆困倉糧不蓄而自京
秉耒耜者皆干城兵不募而自足何此之不為
而顧為不得已於然省之急空竭 内儲剝心
腹且無益肢體[illegible]若謂王制無不[illegible]之士而繩
武人不可以弛法也則膏土茂田[illegible]於輿草
之蕪没而顧靳於我軍我民之播[illegible]息乎忍
容將領鎰銖為軍士朘削而不欲其因戰且耕
以自食其力乎若謂懸軍待炊不當涸轍之鮒
而西江之挽不及於救也則空運發銀一二年
間偶一為之以拯困急若以此為蓄糧之長策
則非矣至於勞來安定猶在州縣之官時其艱

難而賑之察其農事之勤惰而董督之稽其夫
家衆寡之數而什伍之候其蓄廢然後籍糧之
儲蓄民兵之調發無施不可而竊發之寇不必
煩官兵而捍禦有餘力矣邊方州縣正官員缺
擇進士之俊茂者銓補有建是議者
皇上既俯採之何銓部之宜行而久不行也或者慮
騎之咆哮衝突則我馬辟易矣虜之弓矢命中
則我兵不可支矣如之何臣等謂避所短而用
所長此亦兵家制勝之策也步不能當騎騎不
能當車蓋衝車奮擊則整而鋭重車列陣則固
而嚴聞近年固原等處[illegible]有戰車矣何發而不用

乎臣等讀史見趙宋順昌之捷歐城之捷皆步
兵也以長刀巨斧呼踴而進虜固馬不及馳矢
不及發而潰矣何不倣而行之徒專於弓矢之
程況戈矛殳戟神槍機砲連弩之利器虜豈有
之而遂謂不可支乎縱馬之不可缺則茶馬鹽
馬點馬牧馬之制何盡隨弛而顧紛紛於買馬
責豈無所歸耶况孳畜之馬迭潰臃腫於江之
南北無濟於戎備而徒為民之巨蠹是誠不可
鮮也調馬於邊戍於近邊之死監而歲解備用
之銀於軍府斯無利於軍民矣臣等見弓矢之
造遍天下每郡計數千金率為姦胥巨猾之欺

罔而徒以敝弓往矢應常額厚取諸民而於戎
備無絲縷之益此又不可解也以歲造之值悉
解軍府聽其選工精造以便給用茲不可耶若
謂馬價弓材之利悉歸於邊恐稽覈之難而侵
漁之弊滋此又數米命婦炊之非所以語經略
之宏規也削數等者在
皇上一號令舉措之間惟得人而任之為難耳方軍
情之未協則撫綏訓定之為難方財用之久匱
則制量贏縮之為難方兵威之久弛則鼓舞振
厲之為難可戰而戰可守而守可進而進可止
而止則應機轉化之為難事變橫出則鎮靜從

裕之為難自非本之以至誠之德濟之以不匱
之才者鮮能堪此責以紓
君父之憂故必採天下之公極天下之選如宋北事
委之韓琦范仲淹其人庶幾有成績乎若夫兵
難遙度事由中覆機不容髮跡不時報則心腹
手足之間脉理之不貫久有之矣臣請專戰守
調集之機宜先發後聞可乎軍中賞罰生殺之
柄一由彼制可乎倣便宜置吏之意文自守巡
以下武自參遊以下悉由專奏易置如往年楊
一清之保舉胡經仇鉞等官疏入即報可乎倣
市租皆輸幕下之意賞犒支給悉由隨宜專決

不以銖兩稽勘使不得展布可乎圖遠大者無
近功而兵家之勝負無定形請不急其旦夕之
效而惟責其成功於五年之上下不問其城堡
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恢張森肅
可乎擬議貴精咨詢貴廣以禮敦聘名臣俊士
足為主將之師友者以贊軍機如古幕府之開
可乎遠近士民有藝勇絕倫者許招至麾下優
其賞給為軍鋒之斥候立戰功奏　請補用可
乎此皆　朝廷馭將之大制固非小臣所敢妄
議然
皇上一振宏綱以洗積習頹弛之弊以建萬億年永

固之圖則推轂之義固不可以不申兵柄之歸不可以不專且重也近日有議河套之復者臣等以為議復河套於今日誠落落不可幾鮮不指為狂易人矣但兵也者勢也弛之則垂翅而委地張之則動乎九天之上信得豪傑而委重焉數年之後可以捧河南地還之

陛下不然吾所恃以限隔胡虜者衹河一帶水耳險為彼據而二千里衍沃之土使得以畋牧孳育於其間異日醜類益蕃則勢將橫溢甚其蠢動將不但今日已也奉天意以驅殄驕虜此固復我故疆承 先烈以固丕圖與好大喜功快心

嘉隆疏抄卷十六 二十九

狼望之比者異矣至於郊坰密邇之遺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容為之防而欲倚為緩急之用井陘之役夜半之謀何如哉疾瘢已發蓋不待徵往鑒於劉石之禍也此實隱憂之宜圖而尤不可輕發以起釁萌潛移默奪等要在柄事者之善處耳若夫衛所徧天下而繫兵籍者皆備敗之夫將領承世蔭而司軍政者率紈袴之子我武之不揚不止邊疆已也乞大 賜振整自兩京以至郡縣之兵一體訓練以備不虞則克詰戎兵固隆古制治保邦之所急務也臣等猶有說焉急治其標故不得已而投攻伐之劑然保和榮衛為元氣之護良醫恒契緊焉夷狄其標也民其本也急於攘禦之策而忘其輯寧之治饑凶之謂何而催逼之使揚鑣競馳於宇内征督不已繼之箠楚箠楚不已繼之械繫有司承望以苛急里胥當緣以肆毒民之騷繹不便甚矣周書有之用顧畏于民碞是獨不宜深長思乎臣等進此猶有說焉董正治官乃四征弗庭之本故折衝千里之威常在樽俎間也今大小臣工果能精白一心罄竭忠悃以仰承

聖德否乎乞

皇上嚴加戒飭俾自今伊始義利必明而廉隅之無闕好惡必公而賢否之不淆切 主憂臣辱之義而靖恭以匪懈知本固邦寧之訓而保愛筋傷庶内治修而外攘之功不難於舉矣臣等叨竊南垣仰報無由感切時艱有懷欲盡遂以猥焉蕪濫之辞冒干 天聽幸 賜鑒納以裨涓埃此實

皇上不遺葑菲天包地育之 至恩也瞻仰

宸極臣等無任懇悃戰越之至

嘉靖二十一年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嘉隆疏抄卷十六 三十

兵科給事中臣丘橓等謹
題為剿虜收功乞 賜申飭邊臣以圖善後事臣
等竊惟中華之禦強虜張 天討以蕩群兇乃
王師之所以成百勝而振風猷以壯聲實尤邊計之
所以保萬全也昨者胡騎跳梁擾我東鄙
天威 廟略立 命六師殲之河東古北斬馘無算
不旋踵而犬羊遁跡焉誠足以伸華夏之威而
洩神人之憤矣然以利害較之孰若先聲震慴
而使其不敢來又且豫備周嚴而使其不能入
豈不尤為長計哉此則方來之急務而邊臣者
之責也乃兵部議處十策其於安邊謀
明嘉隆疏抄卷十 十三
國蓋亦曲盡其機宜矣臣等復為條例規畫以効
一籌恐議論愈多徒重邊臣之牽制耳謹直敘
管窺大略以俟 聖明採擇焉一曰破邊臣之
常套夫邊事之不振皆常套拘之也人亦孰不
知其為非而相傳已久驟改為難於是互相倣
效以釀成沿襲之害而不知其為誰之罪矣即
如兵馬係一方之保障而豈堪迎送之疲錢糧
竭百姓之脂膏而不惜餽遺之濫總副之職非
不重也而任下官抗禮致軍令之相妨勘合之
禁非不嚴也而借各號通行使郵程之俱憊有
往復之金幣以瀆禮有泛常之宴會以縻財以

巡撫而為總督之功以督撫而敘巡按及臣等
縉紳之美功名念重乃甘自處於諂諛夫如此
類未易枚舉合無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除成
規良法永為遵守外其餘事體因循任行整飭
縱使振揚少過浮議流聞亦無遽以文法繩之
則[illegible]略於蹊徑之外可以綽綽然[illegible]其驥足
矣二曰除邊人之積蠹巧猾之弊何處無之
其在邊方為尤甚蓋疆場之外防禦為急而刷
[illegible]違姑息為多而法綱易弛且恐招怨主謗
故皆執是而莫之問耳即如邊士之擅殺降夷
也豈不沮歸附之心墩軍之私易虜貨也每至
明嘉隆疏抄卷十六 二十二
啓窺覦之釁[illegible]餘糧賞可憐寒餒之脫巾攘奪
首功不[illegible]雄之喪氣盜賣以及虛出則廩庾
為虛占役而[illegible]冒開則名籍徒具軍地有清查
之名矣[illegible]隱而莫能誰何屯糧有徵收之
數矣官吏[illegible]漁而無從對照其他百孔千穴蓋
更僕未易數也合無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盡
將官府及地方[illegible]累年宿弊次第剗革無分官
民豪右但有一沮撓聽指名奏
聞以憑究治昔人有言興一利不如除一害正此之
謂也其三曰[illegible]邊務之虛[illegible]自庚戌以來封疆
[illegible]

分區擺邊也條例事宜及奏報功次也未嘗不
僕僕然稱勞也然不務粉飾不涉支吾者幾人
哉他姑弗論只如昨日河東數戰說者遂以為
二百年来之所未有則前此各邊紛紛報捷凡
所謂官軍奮勇血戰斬獲首級奪回達馬夷器
哈虜敗遁出境皆紙上之空言可知矣合無許
新任總督鎮巡等官愈加刻厲此後如某事當
行某事當罷某事宜請某事宜專務期着實舉
行責其成效無徒粧點門面取快目前非但上
為　國家下為軍民而亦即所以自為其身矣
獨不見近年以来各邊之崇飾虛文者豈不徼
一時之幸少聞敗露而斥罰隨之矣畢竟何益
也耶萬一諸臣不悛仍前搪塞聽本兵及巡按
并臣等該科不時劾奏積習之邊療庶其有瘳
矣乎臣等迂見如斯言病而不處其方舉槩而
未竟其說欲不開事規不須題覆使得便宜行
事各效所長而不敢多岐以亂其心遥度以掣
其肘也伏乞　勑下兵部申飭薊鎮大小諸臣
鑒前轍之非遥勉同舟而共濟閫外之事悉以
委之諸凡建白注措　許以不從中制焉至於
功罪賞罰自有　典章在也其各邊應否通
戒諭一體遵行均惟

皇上裁之臣等無任悚息企望之至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奉
聖旨這厮每既知見如此如何不先行奏論且逆囙
欺君誘上勾賊入犯兵科本職如何不劾丘𢓨着
錦衣衛拏在衛裏打六十棍着為民其餘都降雜
職邊方去

吏部尚書臣楊博等謹
題爲欽奉　聖諭條陳邊計事准兵部咨該
內閣傳奉
聖諭朕看得東西二鎮虜寇搶殺至甚防虜之計如
何預處卿等會文武群臣着實詳議来看欽此欽
遵節該本部覆議合冊通行大小官員攄忠殫
慮破格講求各另刻期具　奏容臣等酌量緩
急會同　內閣幷五府九卿科道各官逐一詳
議列欵上　請取自　聖裁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来臣等竊惟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
薊鎮則　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搶

殺至甚誠如　聖諭荷蒙
皇上軫念生靈日勤宵旰　特諭輔臣公同臣等詳
議預防之計臣等雖至愚極陋目擊時艱敢不祇
承自昔防虜不過戰守二端而各邊地勢不同
戰守亦自互異即如薊州昌平保定三鎮有墻
可恃虜難保其不来但當乘高據險使之匹馬
不入即爲上策山西宣大遼東四鎮無墻可恃
虜難保其不入但當堅壁清野使之一毫不得
即爲中策臣博臣本固臣士儋連日面相酌議
除重將權明軍令修城堡等項事宜已經各官
條　奏不敢槩及外謹將近来東西六鎮戰守
之機其大且要者列欵　上陳伏望
聖明特賜省覽　勑下該衙門會官詳議裁定施行
及照奉　旨建白者京等之事也詢謀參酌者
輔臣本兵之任也至於削去虛文力求實效者
則總督鎮巡兵備將領之責也若使臣等言之
輔臣本兵議之邊兵不肯力任其事或明肆異
同或陰行規避紙上空談譬之畫餅竟何益乎
安攘之效所據責成邊臣同心寅恭實心幹理
乃　今日之第一務也又念兵凶戰危人情所
難　朝廷所以驅策之者惟在賞罰有功不賞
人固弗勸有罪不刑人孰肯輕蹈白刃之禍哉

近歲薊鎮潘家口磨刀谷失守總督王忬楊選
相繼棄市而總兵參將遊擊友從末減是以今
歲虜警屢稱敵戰竟無一將請纓而死可以見
其情實矣頃蒙　宸斷逮繫鎮巡人心始知警
惕而副將等官田世威劉寶胥進忠吳允裕等
分有信地不能固守其罪尤重亦當先行收問
合無將田世威等提拏到京聽法司查照所犯
一併擬罪以爲邊臣縱寇殃民者之戒臣等不
勝懇切祈望之至隆慶元年十月二十九日題
奉
旨兵部集議来說欽此

計開

一定薊昌守墻之議薊昌二鎮因山爲墻延長幾二千里自庚戌虜變以來屢經修繕河坊口古北口黒谷關一片石等處拒回大虜明有徵驗因猾虜潰墻近說者遂謂墻不可守是誠因噎而廢食也蓋前年墻子嶺失守乃通州官軍今歲界嶺口失守乃河間府官兵守兵單弱援兵不至調度之失宜豈可歸罪于墻抑合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趂此冬閑躬履邊垣逐一閱視稍有不備即爲脩補春秋兩防將調到入衛邊兵分

營配搭每路各得一二千名駐劄適中地方猝遇虜衆攻墻令其併力戰守彼仰面而攻我乘高而擊虜騎雖強恐亦不能飛渡

一定宣府南山之議宣府東路咫尺平其海昌治岔道八達嶺等處俱有通賊要路總督軍門統領重兵拱護南山實以　陵京爲重連年關外增設墩墻深得關禁待暴之義近議紛紛欲將兵馬列於張口左右衛等處狹其南下方守南山失策甚矣合無備行總督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今後春秋兩防仍照次議謹守南山以慰

君父宵旰之懷不得藉口外防致貽内患

一定山西擺列之議鴈門寧武偏頭三關均爲山西門戶鴈寧二關外有大同猶稱屏障偏頭一關西連延綏獨當虜衝先年鴈寧一帶添築邊墻增兵未爲無據然邊長八百餘里原守官兵民壯不滿數萬名曰擺邊實蕩故事固未見其乘墻拒守如薊昌二鎮兵就道虜之歸者也蓋薊昌合諸鎮之兵爲守頗易山西止一鎮之力爲守實難今該給事中張齊議罷擺邊得之目擊非臆說者但事在閫外遙難遙斷合無聽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

同鎮巡等官虚心酌議務求長便具實奏

聞如果可罷每歲秋防官軍民壯止宜屯駐適中地方遇有虜警相機戰守以保萬全

一定保鎮防守之議紫荊倒馬龍泉諸關層峯疊嶂煩稱天險且藉宣大爲之屏蔽虜若南犯諸關勢必經由二鎮即使介馬而馳亦須數日可到但當明其耳目養其銳氣虜犯宣大已入内邊南窺内蔚保安靈丘廣昌等處然後乘墻保守斯爲得策近年以來先期擺邊不惟空勞士馬亦且糜費芻餉合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每遇[illegible]兩

防預將兵馬分定地方操練必須的有警報
方可登墻以成以逸待勞之計
一定大同搗巢之議大同地方外連朔漠與虜
為鄰虜犯山西保定勢必由之先年總兵馬
芳梁震亦遇虜入輙率勁兵出邊搗巢故終
震之任虜即入寇不敢久駐盖牽於內顧耳
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
官今後虜巢深入發兵搗巢冬春虜賊馬弱
之時虜雖不犯我境閒一搗之亦不為過有
功破格陞賞縱有敗衄不當輙加開邊啓釁
之罪至於宣府亦可效而行之盖總兵官馬
芳驍勇不減於震戮力報
國此其時也
一定遼東積貯之議遼東一鎮濱海鄰夷中通
一線之路一切兵食悉皆仰給本鎮之產且
地甚肥饒收成常稔但鎮人愚昧不肯少為
積畜之計豐收之年粒米狼戾一遭凶荒坐
而待斃如嘉靖三十八年三十九年人至相
食食既不足兵自難振何以責其敵愾之功
合無備行巡撫都御史魏學曾督同守巡兵
備等官多方設法令其開墾荒蕪[illegible]
賤處發官銀糴買收貯仍教諭民間照依[illegible]

南規則各自蓄積務為一年三年之備恵既
不費事在可行
隆慶　年　月　日奉
聖旨

欽差戶科給事中臣張東謹
題為虜志益驕邊患至近亟乞擇要酌幾豫明戰
守以重　陵寢以安畿輔事臣於十月二十日
欽奉　勅諭前往宣府地方查勘邊情至居庸
關乃先詣關外隘口通將隘後境上備行採度
盡心延訪反覆不已是以頗見要領不覺倉皇
蓋臣以為患迫南山比之在背之刺妨踈東路
何翅燃眉之火哉欽待事竣還奏
聞誠恐不量緩急貽負循默正具疏間忽聞喜峯口
入　貢夷声息已至有欲搶居庸關進入順古
北口出去搶一箇月繞回等語又節闕走回合
說虜近來攻堡寸鐵不遺今回打擄仍合大衆
要便來搶都說好搶等語是虜志益驕貪心無
已視吾　中國深入則深得利大舉則大得利
臣今不敢效迂緩之談請先以近畿要害戰守
機宜望　闕陳之臣惟　京師天下根本而
陵寢諸山實　京師擁護也山後紅門諸口近在永
寧縣之南即今所謂南山隘口譬之人身
陵寢諸山是　京師肩背南山又　陵寢肩背也譬
之人居則　京師正堂　陵寢諸山後堂也南
山後門也近被大虜得人嚮導南山之外已為
戎馬之場則我之肩背已受敵矣而　陵寢三

十里之外　京師百里之外即為近邊矣臣惟
言之寒心寢不貼席蓋往者虜患猶在宣大西
北若今所患宣府北路即在　京師直北矣查
得九月虜之入也自北路獨石而下其出也徑
由滴水崖邊散出夫知出由是路則入由是路
可知也訂滴水崖邊至隆慶州城止八十里計
永寧縣至邊五十里設若大虜更由滴水崖及
近突永寧而入則輕飆之騎直擣南山不日可
至其為　陵寢京師之慮又可知也此豈得與
往事同論也往者附邊猶恃三衛為我藩籬之
人又謂北路龍門所一帶皆山險林深不通大
舉之處是以防備獨在所後若今三衛枝部附
邊住牧悉為北虜驅迫星散藩籬已空而險深
之處皆不足恃也往者吾中土人未嘗為虜所
使若今宣大邊民屢遭虜掠間有黠猾者乃反
安其利而樂為之用又有前大同鎮叛卒清風
寨亡命之徒久投氈幕先其所往于是我民之
所知路即外虜之所知路也聞前攻隆慶各堡
斥呼姓名以報怨此又臣之所為寒心也往昔
宣大諸邊緊受虜患若今獨石之西龍門城至
黃河岸界計一千五百餘里近因總督之臣悉
意修築頗稱高厚又墻之外浚之為壕塹之

外窓之馬窖虜騎雖强不能徑突故三四年間
虜患暫息凡以此耳近於中路攻墻皆可憑守
今惟北路獨石以南至東路沿海四百餘里輙
因沙石難規財力未遂止於極衝之處修完而
已則此二路斷爲虜所必窺而復來也况声息
欲搶居庸其意可知臣又查得嘉靖二十一年
虜由鎮河墪入直犯太原千餘里無能挫其鋒
者二十三年由善房堡入直由宣府西路深入
及保定易州而止當時調到三千營之兵合十
數萬之衆亦未嘗有出堂堂之陣者今若由近
邊而入呼吸風雷附近人馬勢有難支與之守

猶不暇責之戰又安能乎追至報及軍門方始
調遣且若盡合宣府總副衆遊之兵除步卒擺
守之外所統征調已計不及二三萬之數而虜
騎之至動以十萬爲號少亦不下其半又不知
果有出騎之將可以截遏否也此又臣之所以
寒心也臣惟今日邊事無有急於此者謹即居
庸爲中按其圖勢而論之八達嶺者居庸直北
之門也居庸以東則爲禁山自張家口至鐐家
口聯絡爲隘者十一皆隆慶永寧所轄也居庸
以西不係禁山自八達嶺至糜子谷聯絡爲隘
要緊之隘六皆居庸所轄也居庸所轄一口失守

南下入山即湯谷蘇林口皆可由之而出畿輔
無復阻險矣然尚有新修墻壕頗可爲守若永
寧所轄張家口失守則直循青龍橋東口遂入
西口而所謂湯谷口諸口皆可由之而出畿輔
者也若紅門諸口失守則直擣　陵寢後山殊
無間截而南突之騎即至灰嶺賢莊諸口皆可
由之而出　陵寢以達畿輔無復阻險者矣紅
門之口尤爲緊要臣嘗聞土木之變虜由湯谷
口出入已成蹊諳之路而青龍西口八達嶺者
即其從入之門也今八達嶺堅完足守則其勢
必將惟張家口是窺况九月虜之哨騎已突諸

口至青龍橋永口石佛而返豈非鄉導者先示
之路而爲今日屬意之衝者歟故張家口者亦
京師近日之憂所當固守者也雖然所謂口者非
眞爲山徑蹊間如棧道然別無從入之路也兩
山夾擁而隙其中特少狹焉而已即其路畫墻
爲限而虜馬登山架梁如飛反出其上可以徑
越彼時守口之兵聞皆自擇崖險爲駐足之地
懸砲石以待其上衝之鋒所謂技止此耳臣誠
過計憂慮無已兵法毋恃其不來毋恃其不攻
不知今日吾所以待之與所謂不可攻者何也
今在目前近計臣猶未暇贅論也臣嘗親至張

家口觀之與八達嶺相去二十五里猶有可越之坡若青龍二口則爲南下總會咽喉別無岐路於此築墻浚壕務在周全如式預塞其險隘以兵守之擇一把總付之似爲得策亦不費力也永寧之兵殊不足恃况內地承平日久南山頹垣已成通衢而諸口之外平坡尚多不專於口所能爲恃是以反覆念之今日之事必可以戰方可以守適見宣府撫臣調坐營董暘之兵二千已至東路然臣之憂慮猶未已也守口者爲口多而兵分待戰者恐賊勢重而兵寡故也若能於此增之勁兵又委專守而東路叅將及坐營之官兵則使近應此路堵遏之鋒相機隨處截殺不當緩急又使爲南山防守也軍之耳目寄於鋒砲軍之聲嚮通於哨諜若令調遣早馳策應有恃堅壁得先收斂有及孳孳頡頏晝夜准備或者先聲所至姦細得窺亦可潛沮狂謀不爲無益者也臣爲　陵寢過計又有意外之不虞者蓋嘗總而論之紅門十一口聯列於前此第一重藩籬也若灰嶺賢莊錐石傌門德勝虎谷六口聯列於後此第二重藩籬也

陵寢肩背所托惟有此耳夫有險可守得人能守則爲藩籬不然則通衢矣是知賢莊諸口又入

陵之近門也四海治黃花鎮皆可徑通之路四海治離邊林谷峻深樹卉翁密零賊常至見今人跡蕭然無路可行若伺知北虜南下乘虛東竄抑或虜從某處分道相通能無意外之慮乎且南山諸口一失其守而此皆爲受敵之衝似宜更議益以一千勁兵更置守吏俟寧即撤去雖有新添叅將選合　陵衛之兵三千然皆內地未曾見敵之衆猝然有急臣安敢以爲足恃也不然較其防守稍緩者移守於此相助聲勢亦無不可四海治雖有守備其可用兵不踰四百此惟可爲守株待兔之夫耳議者皆謂四海治宜添設叅將一員以防近賊且謂黃花鎮永寧邊之應援保安　寢陵所係不小也臣蓋於此反覆路勘非苟言者約而論之臣所謂要害者則此路之滴水崖大虜從入之路不可以不先守也南山諸口　陵寢倚托之門不可以不重防也張家口青龍口　京師近捷之徑不可以不扼險也賢莊諸口後山入　陵之門不可以不加意也擇所要害先以勁兵酌宜守之早諜發伏遏險固守如懷來封水谷以西即居庸關隘之谷接界之外口也有警亦宜駐兵榆林上遏西北之路下扼南口之險如此彼見有備未必敢犯

而主客諸營一時併集經綸其中併力截擊亦
自有所顧忌又虜騎倏忽剽掠尤不容遲延左
次即今宣府諸路皆宜權撤預待調遣為頃刻
起營之計後來查勘計日計里有慢期者各該
承調官員當即以不依期引兵策應拏解法司
議處合先嚴例預儆庶幾聞敵即趨應援有犄
聯營合勢軍聲自張虜亦不敢深入南下矣大
同正兵頗稱驍雄蓋總兵周尚文不衰據鞍顧
眄之氣又能嚴臨陣先退之刑是以士卒用命
敵人知畏以太師呼之誠宜
命總督衙門豫合大同正兵及諸路參遊速整戰具
豫待調遣一有警報即令火速馳赴總爲
京師保護更不得以主客異心致誤大事其遷延
者亦聽查勘計日計里參問不分主客不許原
情一併同罪臣又惟見今之勢宣府最急大小
將領俱係待罪人員蓋由諸將遇警雖裹糧被
甲惟怯懦氣惟保軍以求自全竟不聞有提刀
略陣義烈發心肯係代以爲報效失事之後自
甘巾幗更加擲他若不早嚴加懲之則縱使搖
動 京師如敵所大言者亦要挾如此而已乞
勅下該部特行嚴例如再聯營觀望不併力殺賊及
引兵策應不與敵見而者總副參遊守備坐營

翰林院編脩臣胡經謹

奏為請大舉

乾剛益整　王師靜難一方以振綱紀以綏四方事

臣聞文以定治武以戡亂明主張弛之大道賞
以酬勞罰以懲逆馭世鼓舞之大權故仁義竝
用而政事和恩威茂著而人心服恭惟
皇上御極以來承　聖祖神武之威新
列聖弘文之治彝倫敘而父子君臣之位定典禮秩
而堯舜周孔之道明是故海宇絃頌筆門俎豆
中土之民至有老死而未見兵革者固宜人人
效忠夷狄率德乃大同之叛呼聚稱亂至戕殺

主帥因偪撫臣以自外文明之化亦虞之苗夏
之信矣通蒙
皇上赫然震怒亟諭征剿真乃文乃武　大聖人哉
蠢茲窮寇藏央有日乃復誘引胡虜數萬餘騎
衝斥突入直抵版城與之接援我軍腹背受敵
衆寡殊勢以致解圍左次幸而胡虜以草枯不
能久駐復自解牧河套以圖其後此正天奪其
計而使我軍得為之地也臣愚無知竊意今日
之憂不在叛卒而在強胡今日之罪不在[illegible]胡
而在叛卒易曰履霜堅冰至言所由來者漸[illegible]
始以正德年間召入邊卒為親兵而勢橫因[illegible][illegible]

窺中兵虛實而氣驕至殺撫臣殺裨將則叛形
露矣乃復貸不治若必謂　王法無如我何養
成大變固其所也臣切思歷代養兵之厚無如
我　朝一農所獲不足以供一軍之需近雖散
犒衍期要亦當事者之責而　朝廷豢養之恩
固世世在也乃敢據我城郭弄我利兵資我糧
餉脇我良民害我　王師是其滔天無赦之惡
臣不願與之俱生也然此特釜几魚肉耳安足
上勞　聖慮哉獨惟胡虜自我
高皇帝驅逐之後
文皇帝迅掃之餘兵休息今百有餘年故部落蕃盛

弓馬精強勢則然也我
國家承平日久士不習戰將不閑兵城堡不脩火
堠欠明虜來則遠避虜去則徉追以是習為故
事歲復一歲求欲無大舉至寇如今日無能也
臣本南人不諳北事然竊料此虜雖強備禦有
方亦無有大患也何則臣聞不掉之尾起於中
乾風邪之疾危於內虛今幸際
聖明在上群賢布列根本之地敦大強固有同磐石
雖遭茲乾虛特氣數之少慳耳夫夷狄猖獗自
晉唐而宋幾千有餘歲至入中華翻天覆地之
變極矣幸而　天厭胡虜篤生

聖祖盡驅而蕩滌之今甫六十年仰觀
天道俯察人事豈北虜能復蹶蹶時耶雖然天下事
無恃彼之無患而恃我之有備易曰童牛之牿
慎其微也猶豕之牙握其機也盖微慎則早見
而豫定機握則用力要而成功易今虜寇交侵
譬則人之身外感內傷未可謂非疴疾也良醫
藥之則遐齡之徵萬一輕視而徐徐云吾不知
所生矣臣職叨近侍心切過憂謹條禦戎討賊
十事忘昧為
陛下陳之一曰定 聖謨以成大計二曰設大將以
一紀律三曰益將兵以格賊勢四曰重將權以

肅軍威五曰善召募以責實用六曰厚陞賞以
勵人心七曰畧微過以便展布八曰時糧藁以
健士馬九曰崇正議以安將士十曰嚴關隘以
防奔潰臣竊惟
陛下一身天地神民之主也
陛下一心萬化闔闢之原也故君志定而後天下之
治成孫子曰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夫大
同有兩陲之藩籬六鎮有西北之要害燕晉有
天下之脊膂無大同則宣府之勢奪無宣大則
六鎮之兵搖無六鎮則西北之民危而東南無
安枕之期矣伏願

陛下俯救一方之弱兼收群士之策秉熖熖之方張
絕炎炎之無已雖號四方之兵費太倉之粟耗
府庫之財不得已也而為之是為應兵應兵強
易曰田有禽利執言又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
其斯之謂乎夫大將六軍之司命
社稷靈長之寄也故漢高拜韓信於行陣而七國服
宋祖命曹彬為都部而江南平是兵之有大將
猶指之有臂臂之有身身之有心伸縮進退惟
心之一是而已邇者
命憲臣為副使 遣武臣為帥夫亦為備常虜設也
今擁眾直入且號百萬則非常虜矣集兵四萬

夫亦為討叛卒計也今虜寇相援眾寡莫敵而
胥固援強前制後曳獨且奈何哉矧兩貴不相
使謀猷之下豈無異同臣謂今日大將誠不可
不設也待之不可不重也求之不可不慎也必
其智足以識微量足以容物謀足以成務望足
以壓眾如古裴度曹彬其人可也使其耳目改
觀易聽以將軍自天而下亦
陛下神武之大節也臣聞今之邊患一虜挾弓十夫
披靡虜騎至萬望風退守此正近時怠弛積弱
之弊也昔 聖祖定中原江上卒耳
文皇帝北伐士兵耳是故虜不自奮存乎時將之自

任乎君今之邊臣寄以討賊則有必克之日
無以禦虜恐無兩顧之勢且今所集者四方兵
耳若外攘內攻則非數萬兵不可伏乞
陛下俯從群臣所薦中外所服者添設為制使督師
與張瓚郤永軍表裡相濟一專於攻賊一專於
防虜而兩軍將士悉聽大將之命庶乎統紀一
而無忌彼顧此之患血脉通而有此失彼得之
助故曰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弭近憂者必多遠
慮古之立將也君親操鉞而授之柄將拜命曰
君不許臣不敢將於是軍中之事皆由將命故
曰從此上至天下至淵者將軍制之今

朝廷之上惟在擇將不在書策將得其人則凡安
危之計攻守之畧呼吸變化自有機度所願者
予奪生殺降拜調度之權悉以付之而無以專
便宜行之而無待於 請如
先朝之任靖遠伯王驥則智謀勇鬪軍器自勵虜寇
不足平矣募兵之道六一曰貴別二曰貴精三
曰貴速四曰貴覈五曰貴聯六曰貴厚因能任
器謀勇並收大者居上小者居下之謂別選壯
招勇詐可貪可俠可盜毋使懦弱之濫與世
豪之依附之謂精春氣漸青虜將復至矣即今
為 亦已遲矣而復遲緩猶拱手徐行而救人

夾溺之中是以兼程督率朝謀夕發以赴軍門
之會之謂速邊鄙之民樂戰而輕死飢餒之民
重食而輕命故因地呼號者不崇朝而雲集因
餓收納者不煩令而予來使之為將者若禹之
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則地方不擾而行伍充
民濟游食而強壯用是之謂靜游食之民性同
飛鳥見利則趨利獲則走勢之所必有者於是
編行伍明分數彰連坐之法定犬牙之制如古
千夫長之謂聯七尺之軀父母妻子之養親戚
墳墓之繫誰則無之今一旦驅之戰冒鋒鏑櫛
霜露使非恤其身家多其犒賞其肯為

國家出死力耶是之謂厚夫正義授命正士之忠
立功要名中材之心而酬勞報功則人君勸獎
之盛典也是故千金之予必有死士書曰功疑
惟重於功也不如是不足以勸天下之心伏願
勑下本兵備查
先朝北征故典定為賞格著為定令以授大將大將
以示諸將士如是而人心不勵臣未之信也昔
鄧禹漢名將也一將出關輒為赤眉所敗光武
畧而益任之卒能佐興漢業功首諸名將蓋以
兵家勝敗固常事也伏願
陛下鑒功過之並使各得失之細故無拘文法從以

權宜征西將士張膽直氣無復瞻顧之患矣兵者國之衛也食者兵之命也用其力而先奪其命敗之兆也乞
勅戶部大加計度時其飛輓備其糧草使軍門調度給散之有餘斯萬民之幸也是故佚之而後可勞飽之而後可擾生之而後可死志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夫士而且飢其孰與戰武王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蓋心一而後誓同誓同而後力齊力齊而後戰勇大同之變或撫或剿前此猶可說也今日之事有討而已矣易曰得其首獲匪其醜仁義竝用之謂也蓋首從別則賊

心二而力孤玉石分則良善安而德溥然必威行而後恩可施勢窮而後力乃屈故將欲生之必固死之文武闔闢之機也切念天時人事此賊已漸失所據矣大兵衝之不北走胡則南走中原近
陛下分遣諸將益守各關誠豫防之道也仍乞嚴加
勅責關將有潰賊若干人者必戮擒賊一人者同賞要害鎖鑰則此賊逃無所止大同之俘馘不日且獻矣然此固大略也若夫運量之妙攻守之策雖以老將如趙充國者而不敢為遙度以取金城況弱質綿力未學軍旅如愚臣敢冒瀆

我然臣之食
陛下之食之也臣之身
陛下之成之也目擊狗鼠之跳梁心切犬馬之報効儻不以臣言為妄狂而加芻蕘之釆則天下臣民之福也臣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嘉靖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曾忭等謹
題為乞正名罪慎舉用以杜姦萌以圖永安事近
該鎮守太監王繩等題稱據廣寧軍民人等狀
告呂經苦害軍民十一事乞轉奏
皇上欽處施行再乞差總兵官郤永侍郎周叙前來
撫安等因又該兵部題奉
聖旨呂經已有旨革職閒住了還着錦衣衛差官校
齎駕帖拏解來京問理袁璘并地方有罪人犯
都着巡按御史查提問擬來說韓邦奇也不必
去吏部另推可以撫靖地方的兩員來看欽此
臣等伏讀

聖旨仰見
皇上好生不殺體權達變推誠矜物與古之聖人寧
失不經同一至仁也臣等敢不將順以紓
至懷惟　九重嚴邃　君門萬里邊城變故之狀軍
士驕悍之罪臣工憤懣之氣不徹于
聰聽者尤多也至
陛下所覩者又皆危城之疏況一偏之論議且復抑
揚輕重於其間
陛下何所度衷而裁之乎傳曰膚受之愬智者惑焉
文致之罪即皐陶聽之以為有餘辜矣今日之
事非頼

陛下聖明公虛洞燭鎮靜避思若遽聽邊臣之奏從
軍士之請則所以處此又不獨如今日矣近有
山海關守臣帖報兵部開稱本月二十五日呂
都御史進廣寧總兵勸說不必久住軍士恐生
他變呂經不從二十六日叫寫字者進各軍聞
知云你將我貼丁不與又將糧銀減半今還寫
本害我各吶喊撞鍾打鼓齊入將都察院門打
開擁入將呂經遍身踢打鐐肘送監又將都察
院并文卷盡行燒燬着總兵太監奏本討
赦等因臣等於兵部借觀之乃知危城之疏未可盡
信雖蔽之數不可不深察也何也蓋危城諸臣
寄命軍士白刃在前死生在念苟可以免於戮
辱則蒙蔽之罪無愛矣故先後奏詞所以伸彼
抑此者非有所恩怨而厚薄之也自全之事在
於此也且今之官府所以得行威令者以
陛下之委任權力在己也呂經奉
命取回則權任固奪矣縱欲為令誰復與用命者況
其受侮遼陽潰死者屢彼縱自愧寧復不畏死
耶若曰往政之害則遼陽已發之甚苛政刻令
御史又悉除而更之矣此其為情亦大可察也
夫今日邊境之禍平心反本而論之撫鎮苛刻
之過軍士驕悍之習

國家數宥之積三者寔相因而成之是酷吏亂卒
厥罪惟均法固不得輕重之也
明旨已下　命使已行呂經之罪臣等不敢復言矣
至於軍士之多寡若不正名聯義以昭示天下
竊恐姦雄之窺笑而亂臣賊子之接迹也嘗聞
投鼠者忌器狐穴於城則灌者避焉何也以其
所托者重也巡撫者
天子所命大臣也即其有罪
朝廷明典固在也軍士誠聲于朝
陛下英明剛果其治經猶腐鼠耳豈當以麾下小卒
輒自猝辱如此且聞其髮鬚半拔體無完膚袒

萬曆疏抄卷三十六　一五五九

裸牽縶遊示通衢此何等刑辱耶雖經所自致
如　朝廷何經不足道獨不畏
陛下耶臣等請得數其罪夫軍辱撫臣殘
天子命吏罪一焚毀公廨擅閉城門罪二欲易撫鎮
則執名以請要君脅上罪三既執撫臣乃以狀
訴兆發後閧罪四詞曰請轉奏
皇上而不具姓名傲君無上罪五夾堂陛之等倒首
足之序裂名分之防蔑視　王章輕玩
憲典罪六此豈薄於呂經者哉若不究其真正元惡數
十人數其罪而責之則將來軍士無復嚴憚自
是

國家紀綱愈不立法愈不行邊境效尤循環而動
陛下之憂日深以大夫兵部議曰軍士被毒雖淺積
怨實深中間恐有三五姦徒幸禍乘機鼓扇愚
軍者有日無與於軍而二三姦徒為之是欲示
勘官息也勘官職在地方志幸苟安而
廟堂[illegible]後云然他日不過誣執二三乞兒丐
子[illegible]成獄以報
陛下以[illegible]　明詔如此胡不直宥而悉赦之猶不使
無辜被茲刑戮也臣等近又看得巡按御史曾
諸題稱臣奉
命巡視居庸關四月十九日赴教場閱操見行伍紛

萬曆疏抄卷三十六　一五六〇

亂喧囂不肅弓不知操上馬輒墜廢弛殊甚欲
據法行罰却被管軍人衆環塵號呼大譟不服
臣恐激變只得姑息夫御史
陛下觀風之臣搏擊之司也今其為詞迺甚卑其為
情亦甚畏矣豈其心哉特事如此將來亦大可
見矣夫旬日之間中外三變雖大小或殊固可
以觀人心無畏也如此猶謂法令能行紀綱能
立此非愚則誣[illegible]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
往歲寬大議者[illegible]推今日之事皆
陛下今且有左驗矣而群臣猶玩忽不戒直為是煦
煦以幸目前之安不知衰亂之萌變將自誰遺也無

亦慮 國家舉事之難乎臣請得而言之昔憲[illegible]
中葉京師再難玄德播遷天下多故藩鎮雲擾故
藩鎮之臣乘敝而起憲宗悉憤懲創振紊世之
弱簡賢練兵信賞必罰累歯博謀卒之淮蔡底
定諸藩再興赫然稱中興焉然此猶可諉曰異
代事也臣請證諸 本朝若正統間大虜入寇
直犯 京城駐兵德勝門外可謂危篤矣而叛
賊葉宗流等六七人者皆乘時並起各擁衆數
萬據上饒王七省之間騷然震動內外交變移
此萬萬然矣而 廟謨所定群工効忠卒之醜
虜悔禍叛賊悉平斯亦人之間天下晏然方今

聖明英武群哲勵翼豈異 祖宗之時而過爲
數十小卒掣肘結舌竟不出一籌以消弭之此
臣等之所未解也近又傳聞當事之臣議欲聽
軍士之請以周叙代鎮邪可[illegible]
陛下所以罷邪奇不遷者蓋[illegible]
欲易之此固
陛下知人善任之意非因軍士之請[illegible]
當事之臣過爲承式遂往以叙從又出[illegible]何[illegible]唐
時藩鎮之爲耶昔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孔
子以爲要君蓋廢置予奪 君上之權也軍士
得請而廢置之則是 主上之柄[illegible]

阿倒持非所以爲順也且將來邊鎮效尤紛起
以請
陛下從之則難繼不從則軍士固有辭矣失體損威
尤莫有大焉者此尤臣等之所扼腕不平者也
伏願
陛下勅下兵部再加詳議特遣大臣一員前去查勘
務得真正首惡數其罪而責之以昭示天下無
得即聽邊臣取二三不幸茍且了事及
勅吏部別推才望應靖大臣一員往代巡撫毋得輙
聽軍士之請遂以周叙往以肇將來廢置之端則
未盡之法猶有存者庶幾可以示後而昭來也
若或寅碩不悟首惡不款
陛下問罪興師名正勝負曲直非所與論矣昔
成湯居亳於葛爲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問之
曰無以供犧牲湯使饋之牛羊又不以祀又問
曰無以供粢盛使亳衆往爲之耕有童子以黍
肉餉葛伯殺而奪之湯遂代葛夫始以柔恤之
仁也終以兵征之義也是故天下咸服而後世
稱聖今
陛下所以寬大兩鎮者無亦成湯牛羊粢盛之饋將
以昭吾仁也萬一兩鎮寅碩不服首惡不款則
陛下神武震怒必赫然加之終不免於葛伯之征矣

夫葛伯隣國耳罪止於不祀及殺一童子而已
而湯卒征之今軍士固　國家世養臣僕罪浮
於葛伯甚矣
陛下庸肯盡宥之乎　聖謨淵深或出於此固非臣
等所能測識然而不能已於言何也誠激於中
不能自已也今中外臣工私相告語罔不憤然
為　國不平然不以告
陛下者彼自計其身得事
陛下之日遠或十餘年近或三四年非罷即死耳自
顧身親題臕使　國家暫安無恙彼得以安食
坐享以遂其肥家保妻子之計即他日安危責

固不及也誰肯為　國家出長治之謀盡久安
之策以自取疏棄之罪哉臣等誠愚昧往歲妄
論大同事至今大同之民怨入骨髓即大臣亦
惡臣為異己譏毀搆議無所不有賴
陛下天地之恩曲賜保全日夜思惟冀效涓涘以答
高深而　聖恩深重仰報無由又兵戎邊鎮實
臣該科之責是以忘其愚陋復陳覼縷臣等非
不知養默足以自全緘口足以和衆然知負
陛下何此臣之所以萬死而不敢默也且今日邊境屢
叛屢　赦誠恐習久而民安殆將忘其為非以
叛逆為當然倡亂為常事不復知有上下名分

之辨紀綱法度之防積習成俗恬不為異水流
風靡日深月甚雖
陛下大聖以教化隄防之末易挽而回也今建議諸
臣瑣瑣於紀綱法度之論若常談迂論徒聒
陛下聰明者然使天下聞知凜然知大義之不可干
正議之不能容扶世弼教折亂賊之萌是故未
可少也
陛下容而聽之又使知
陛下之舉動體權達變一時濟艱之策諸臣所論則
守經持體萬世不易之常權以濟變經以詔後
固並行不悖也昔孔子作春秋取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亂臣賊子而筆誅之孔子非不知死者
之不可追而空言之無補也然而不已者蓋誅
死者於既往所以戒生者於將來孔子固為後
世慮也故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然則今日如臣之論又安可盡廢哉伏乞
聖明俯賜洞察天下幸甚邊鎮幸甚臣等不勝惓惓
嘉靖十四年五月初九日題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壁謹
題為明賞罰勵人心以靖地方以重民命事臣聞
賞罰者人主之大柄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
舜不能善治此言雖籠統論政而論於興師之
際尤為切要臣等敢因大同之事一為籌之且
軍士叛逆罪惡深重 朝廷屢須
詔旨而不信重賞金貲而不從其兇頑慓悍之性犯
順無將之勢已自可槩見威以刑殺良不為過
但
陛下好生之德天地與同揚武之餘恐延無罪不得
已而為寬假之舉所惜將官軍士姑息苟安老

師費財迄無成效揆厥所自盖·
朝廷賞有餘而罰不足故也
陛下以都督馬永所奏下 廷臣會議本日早議得
欲令侍郎胡瓚所領人馬再令馬永帶領本鎮
人馬若干一併前進臨逼城下守取首惡如彼
不肯擒獻攻城進取等因議擬 上請竊惟進
兵之説一以全 朝廷之威一以彌不測之變
今日處此事之第一策也臣等至愚夫豈不知
但今 天兵臨城渠魁即殲此固生靈之幸設
若似前據堅守深屯關握鑰前項兵馬進退無
據白手平人被賊驅使方攻則抛石下天[illegible]

本鎮之軍攻開則先鋒受敵者皆無罪之卒鋒
銛之下善惡不分軍士貪功慘酷無忌誠恐逆
賊未見誰何而闔鎮平民糜爛多矣且官陞三
級銀五百兩 朝廷之賞也觧人之肢體焚人
之室廬逆賊之罰也富貴之與生命輕重較然
人非病狂喪心未有以生命而博富貴者今
朝廷激以富貴賊徒寡人以生命我施其人之所
輕而彼加其人之所重趨避之間審擇已久緣
是降 勅切責之旨若閤闔知互相擒捕之文
徒成畫餅克敵制勝固不難矣如蒙乞
勅兵部一面照依前議行令侍郎胡瓚等調統兵馬

逼壓鎮城一面再 請黃榜一紙先行申諭本
鎮似以為 天兵此來專為剿除謀殺桂勇家
口真正首惡 宗室居民并在堡去逆效順軍
士無得驚恐其總兵及副總兵遊擊等官所統
在城官軍平日俱受 朝廷厚恩分當圖報各
要奮激忠義整搠兵馬若遇 天兵到日即為
內應將逆卒首惡擒出以免大軍進城致有玉
石俱焚之慘有功者照格陞賞如再仍前扇惑
訛言或畏懼威刼或私德小恩或牽連戚屬縱
惡養亂互相觀望不用命者事寧之日總兵官
以下應戰軍卒以上官照失誤軍機軍照謀叛

爲從等律悉行處死無赦夫苟示之以此彼將
謂助逆者死不討惡亦死不助逆死於賊手不
討惡死於王法與其徒死賊手孰若死於
朝廷利可富官可貴而名實兩全哉宋儒蘇軾論
諫云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
有驅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焉其
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
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
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
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
豈有怯勇哉要皆以勢驅之耳夫諫美事也而

猶以勢驅則夫鋒鏑之下尚可以言語文字為
哉故今日之衆內應為先內應之幾賞罰為本
賞罰明則人心勵人心勵則攻守咸宜上全
天地好生之仁下免肝腦塗地之苦事不濟功不成
者無是理也臣等待罪該科列名會議叙耿之
際語不成倫惟
陛下採其愚得速賜
宸斷而施行之臣等不勝幸甚之至
嘉靖四年正月初五日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

詹事府詹事臣霍韜謹
題為夷情事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
城池屢年經略未見底定今西番求貢尚書王
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稱夷小醜之語無印
信足徵之辭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
彼未悔罪遽許通貢恐戎心益驕後難控馭而
邊患愈滋可慮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獻還乃
無番文足據後日作何興復或者遂有棄置不
問之議夫土魯之無道也滅我哈密以危我遂
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劫我罕東誘我赤斤掠
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擾甘肅而邊患遂積可

慮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下二千
遠來款塞彼乃不知耶安知彼非詐降紿我以誘
我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不歸我哈密也
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期矣彼叛衆亦十八而我
之邊患愈無休息矣可慮者三也牙木蘭之降
也廩餼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少矣猶曰羈縻
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衆叩關曰取彼叛
人也將驅牙木蘭而與之也彼則詭曰降俘也以
孜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也恐
為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於外牙木
蘭為變於內即甘肅危矣可慮者四也或曰今

陝西饑荒甘肅孤危尚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哈密雖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併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為隣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場無守之議不可不慎也或謂甘肅去年銀一錢易粟二升矣軍士空腹救死不贍在甘肅且凜凜何有於哈密臣曰此則戶部之罪也昔我
太祖皇帝之供邊也悉以塩利其制塩利也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塩一引是以銀五分得塩一引也戶部乃變其法凡商人引塩悉輸銀於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粟亦非復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撤業而歸戎虜入寇一遭兵創生齒日遂消落邊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空虛稻米一石直銀伍兩然則欲足邊糧莫善於
太祖皇帝之塩法矣戶部何為而不行乎臣曰輸粟于邊則利歸邊民若輸銀于戶部則利歸戶部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張翀等謹
題爲杜狡夷處罪狀以安中土事項者日本國差
來進貢使人宗設等與後到一起宋素卿等在
於浙江寧波府地方互執詐偽相與仇殺因而
橫肆抄掠戕殺官民一時巡察備禦等官坐視
恬然任其逸去節該鎮守太監梁瑶巡按監察
御史歐珠陳德鳴先後報到臣等聞之相顧駭
愕竊惟外夷入　貢我　國家著有常法其来
也接之以禮其叛也示之以威其所以自為備
固不以逆順爲之疏虞也日本國僻在東海舊
號倭奴自漢魏之相際也適中國俗尚貪狠頗

知用兵唐攻百濟白江口之戰大受挫衂以有
日本爲之援援也在勝國時許其互市艨艟數
十戈矛充斥時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
爇城郭大肆侵軼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
十餘萬死於海島還者僅三十人蠢茲裔夷恃
其窟穴之幽凶狡之性往往出沒海洋窺伺中
土得間則張其戎器以刼殺爲事不得間則陳
其方物以朝貢爲辭刼殺則利民財朝貢則利
國賜間有不得而利無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
我　太祖高皇帝洞燭其奸乃洪武七年及十
四年兩却其貢僧人如瑶發陝西四川各寺居

住仍著之祖訓曰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奸臣
謀爲不軌故絕之夫當開　國之初四夷賓服
雖西北大虜皆遠去邊徼稽顙
闕廷顧茲小醜時犯海道因此於山東淮浙閩廣沿
海要害去處列置衛所及所設總督把總巡哨
等官又專設巡視海道副使一員并都布二司
堂上官往來督視所以備禦之術可謂周且遠
矣宣德之末來稱貢　朝廷不逆其詐燕賞豐
渥捆載而歸蓋已墮其計中矣正統中入我大
嵩犯我桃渚屠殺蒸庶血流成川或得孕婦相
與剖刳計其女男以爲賭酒之具或縛嬰兒於

椎沃之沸湯視其啼哭以爲笑樂其爲荒淫殘
惡不可勝言前吏部右侍郎楊守陳論著其害
最爲深切讀者隕涕乃今二起夷醜相繼到來
既曰譯得宗設等舡隻人口數目差異又稱譯
得宋素卿等勘合係應銷繳之數遞至數日則
是各官已稔知其隙情態矛盾法應預防况在
彼無兩貢之例在此無兩受之禮負覆未分强
弱已判譬之群犬百十相聚主之者所宜別其
牢檻嚴其羈絏然後可保其無彼此交噬之虞
一失措置未有不嘷嘷而爭傷及人類者也祭
照巡視海道按察司副使張芹提督市舶司內

官監太監賴恩布政司右參政朱鳴陽都司署
都指揮僉事張浩等均承委注慣樂因循議處
未定而令素卿之慢藏啓窺暇之奸逆状已形
而聽宗設之謝罪丼愚弄之術避地觀望盜賊
縱横謀未展於一籌稍稍幾延於兩府寧波府衛
及備倭巡捕一應該事人員倉皇失措既散自
全先事未能協心以堤防臨期不能併力以剿
殺遂致賊黨奔逸莫之誰何翱翔海濱為患叵
測苟或赦而不問何以謝横死之生靈示以黜而
不戮何以警積年之偷惰通令據法查究創艾
後來及照日本國蕞爾海夷猾亂中夏先年使
者肆為不軌荷我 明天子仁聖曲賜優容玆
以讎殺我内地謂宜檄諸夷之甲興問罪之師
但釁起使人國王無罪且其國與朝鮮琉球諸
夷俱係不征之列載之 祖訓聖謨洋洋征伐之
不祥勝之不武伏望
皇上勅下禮兵二部作急計議備行淮浙閩廣鎮巡
等官凡沿海要害去處如遇前項夷船到彼就
便督發官軍併力截殺仍行浙江鎮守官將
見獲夷黨宋素卿等勘審明白取問罪犯宋素
卿先年潜從外夷人數重賂逆瑾脱網[illegible]還宗
設今衆俱係從逆賊徒罪在不赦通合[illegible]之典

刑以昭 天朝之法以嚴華夏之防但其中間
容有出於脇從非其本意亦須分别等第量遣
情輕數人歸諭本國以示好生昔漢之英君詔
辟或棄珠崖或謝西域垂之史册為世美談况
倭奴詭譎情態具有明驗若更許其通貢是利
彼尺寸之微損我丘山之重其於
皇祖垂訓之意不無背馳尤望
皇上震赫斯怒絶約閉關永断其 朝貢之途毋徒
徇所恃以事無用此非臣等區區之私見實沿
海億萬生靈之心也其一應悮事人員并死事
方面劉錦及官吏軍民人等被殺縁由仍
勅該部及行巡按御史作急備查奏
請大昭賞罰以示懲勸毋得通同隱蔽具有依歸臣
等又訪得寧波紹興等處間有一種無賴潜從
外夷誘引作奸如宋素卿者寔繁有徒合行給
榜文於各該地方張掛曉諭遇有前項無頼蹤
跡可疑許隣里首告官府不[illegible]時覺察即便擒拏
家屬從重究治庶幾中國之[illegible]務常尊外夷之侮
少禦而五兵不試萬邦咸寧[illegible]凡沿海生靈得以
共享太平之休於無窮矣
嘉靖二年六月十八日題奉
聖旨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李崇謹
題為責成任事重臣及時經畧併陳末議懇乞
聖明加意邊務更祈
申勅大小臣工協心為國以圖久安長治事近該總
督宣大王崇古等題稱酌議北虜乞
封通貢緣由條例八事該兵部題奉
欽依刊刻成冊分送應議諸臣會議重覆參酌詳議
上請奉 聖旨這事情你們既酌處停當都依擬行
還着王崇古悉心經畫務要穩妥仍督率鎮巡
等官比常倍加防守毋得因而懈弛以致踈虞
欽此臣有以仰見

陛下制御夷狄之道安不忘危之心所以責成任事
重臣而叮嚀之者至矣崇古復何所辭敢不竭
心殫智以求無負
陛下委任之重乎已成之勢易圖而未然之情難覩
故不徒苟安於目前而必思預防於事後事無
常形而必使在我有常勝之勢所恃者以有備
耳乘者機也易失者時也乘其機及其時急
為之備經畧不可緩矣經畧既定俾[illegible]循使恩
可施威可加羈縻可久可撫可拒可戰可守執
其樞而應之無不可者不然縣肉以飼饑鷹空拳
以搏虎恩流於姑息威由於構怨而曰任事曰
久任其誤事豈小小哉今日患[illegible]不比俺荅夷
曾之多詐而在板升生齒之日蕃不謂其將来
之無患而深慮板升之未歸今日之舉非盟非
和叛服難料不可恃也就其事情事勢處之耳
若以為即可相安於無事之天不敢保也若非
乘時及機急求其可恃大為整頓有以待之為
可久之圖則經畫未必其穩妥防守未免於踈
虞適以墮詐謀而滋禍端矣臣不敢避嫌謹議
其急於經畧者有六為
陛下陳之一曰修邊古稱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故增兵莫若增險

國初設大寧城於山後設東勝城於三降城之東
東直抵於遼陽西直抵於甘肅東西聯絡列鎮
戍屯通為一邊山川限隔虜人不敢跨山踰河
而南牧雖時有侵擾亦易以禦 中國之人
亦不敢逃虜去亦即歸以無可以生也自後棄
大寧而守東勝宣遼之勢始分又失東勝而河
套之虜始入又失河套而形勢弱矣猶賴都御
史余子俊秦紘楊一清王瓊馬文升劉大夏等
經畧諸臣脩築崖墻深廣濠塹審擇要害增
威墩堡置敵臺謹斥堠有外邊之險有內邊之
險来亦可拒也去亦可守也因循極壞於[illegible]

公子二十餘年間權門一開用匪其人撫臣日
相遷轉將領惟知饋賂內外之險不備塹之
迹徒存虜騎得以縱橫東西任其出入生靈極
其慘毒財物悉歸氈幙日惟媚虜通虜之術是
用可忍言哉今復苟延歲月偷安自保虜氣日
驕校升日衆以 中國之人為虜之用日移日
棄愈退愈近不知將來所失又何如也為臣者
受 恩深重忍漫然目覩而心安乎
陛下忍坐待其困敝而不之救乎則今日汲汲於
修邊以設險求其遺迹而變通之其議不容已
矣一曰足兵夫城堡堅要害固斥堠謹則來可

禦去可守而屯戍卒伍豈可少哉
國初沿邊戍守各有定數有操兵有調兵兵非不
足也傷殘於搶殺戰歿之多流移於饑餓刑役
之苦有其名不足其數實其數不足其用練習
士卒豫而憂恤之恩寡也故練兵必先定兵定兵
必須恤兵方可揀擇强壯稽查逃亡嚴督開役在
昔之禁查照先年李綱余子俊王瓊楊一清戴
金等題行事例審而行之而後軍伍可充戍守
有其及今修邊開屯一應役使之人悉於召募
內選領用工工完即罷不復為例其原設屯戍
操備調軍伍悉仍舊差而愛養之勿妄役使併那

藏糧食致生怨尤今既禁其搗巢赶馬媚虜私
易而將官家丁又不得冒功陞賞則必藉此鼓
惑以起事端工未就而內變如此如之何其可也
以召募輪番用工以原額選揀習險乃為可恃
所謂效死勿去地利不如人和勇敢之氣自倡
率作之功可期此足兵之議不容已矣一曰足
食古者寓兵於農食足而後兵可用也養軍之
費不賴於官則用自裕軍之自養悉出於田則
家自給今各邊地土皆古之邊郡也趙充國之
備匈奴先陳屯田之利
國家立屯政官有屯軍有操軍有守城軍有調遣

軍率四人食一人焉其制固存也今或以荒蕪
或以典賣或以占種而屯田之法壞矣邊地雖
未必皆可墾而必有可墾者以其可墾者召募
為之官給其資民盡其力或令軍民自運無事
則耕有警則守清查其畝額而量徵其科稅就
近轉輸為力則易仍查照先年劉大夏楊一清
等開種召納事例便宜行事務蓄積有餘邊儲
不匱不惟糧食足而內帑可省軍民樂於有
養而逃遁亦少此足食之議也一曰理財
國之大計財用為急今欲修邊則有用功之費足
兵則有召募之費足食則有墾田之費其在軍

則有月糧之費有行糧之費有軍賞之費其在
虜則又有入貢之費有撫賞之費有補市之費
必皆動支於官而不可取辦於軍仰給於內而
未能遽盈於外則戶工二部於茲不可不講也
天之生財止有此數國之所入亦止有此數而
請取無窮一或告乏何以繼之臣請戶部會議
開除事例銀兩若干前後抄沒財產銀兩若干
及天下各項徵解錢糧銀兩若干以若干存留
京用以若干專候邊用工部會計開河修河各
項營繕錢糧已支若干未支若干以若干相應
存留以備邊用不急之工一切暫停南京兵部

收積地租草場各項銀兩若干俱應查存不許
冒濫支用以備邊用惟太僕寺馬價不許借支以
備召軍買馬之需仍將各處查盤錢糧已未解
到數目通行查催各省供邊錢糧已未支完數
目通行查明　請差各該科臣會同該部實心
體國一一料理的確應否裕用務求邊費可繼
二三年後事有成功以漸而舒先勞後逸伏望
陛下節用惜財以儉德先天下留有限之財濟邊務
之急固　祖宗之疆宇保生民於熙皞是大要
也此理財之議也一曰用人夫邊鎮之[illegible]雖[illegible]
腹裏兼賦剛柔雖分南北大要以通方[illegible]謀兼

勤強幹為用總督總兵文武大臣固皆極其選
者尤莫重於巡撫邊方巡撫其任最重往以希
望遷轉之速殊無經遠之圖是以不奉總督之
令巧為規避之術坐致邊事之費積弊至今令
若詢舉[illegible]備遺苟簡而獨責成總督難矣自
今邊方巡撫務求實心幹理經濟惟才非兩考
不遷總督總兵兵備將領凡係邊臣俱要久任
超遷夫久任超遷則人有固志事有遠圖然兵
備分守守備副參遊擊指揮而下皆有地方之
責府州縣官亦有委任之事合無通行查揀一
番不堪者邊方改調腹裡堪用者腹裡陞調邊

方各舉所知各隨器使或可以修邊或可以練
兵或可以屯田各盡其才各成其用邊事庶有
濟矣此用人之議也一曰重任才者藩鎮節度
之臣專制一方錢糧軍馬調遣給發偏裨將領
參贊官僚俱得自處攻守應援隨機自便人甚
任使動無牽制是以權重而法行任專而事易
今者事必待奏奏多遲疑持奏者之議論不同
同事者之意見不異是以節制下移於抗違督
率每撓於戲玩號令不得自由兵餉難乎濟急
精神耗困於文劄之煩冗志氣消阻於展布之
危艱雖欲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可

得乎臣請令今假以便宜之權獲專閫外之寄事關大計者必須奏請可以自處者徑自施行言官不必許細過求少寬文法俾可自効巡撫將領以下悉聽節制至於追論一節人所深畏是以敢言倦縮欲為未敢必須明好黨惡誤國亂政方可追論若心誠為國事涉差錯亦當秉公原情豈容挾私傾陷攄胸臆致傷國體臣請毋得槩及庶乎人無顧忌而經畧可見事有責成而諉托不負此重任之議也臣之末議何敢自是一念惓惓寔懷隱憂

先帝每恨邊疆無任事之臣以致邊政廢弛之久每

一思　先朝經畧諸臣為謀之忠痛連歲生靈搶殺之慘未嘗不長嘆太息思欲為久安長治之策而未得今　聖德格天天開太平之治故使從古所未服之虜俯然款順又如王崇古等毅然自誓且才謀周慎足以當之此所謂幾與時也伏望

陛下以繼述為大孝日與大臣謀畫修攘銳然講求以法　祖宗之心以成

先帝之志必欲安天下靖邊圉保太平有道之長

勅下吏兵二部慎選邊疆之選嚴久任之法不拘常格不惑浮議激勸有方務求實用其在武職推以安邊受賞不以小勝為功考選之期一例超遷不分文武誠能懷柔處置得宜勿啓釁端大昭

朝廷覆育之仁務求所以招徠板升之術以此為功特加顯擢偷惰憒事重行論罪

勅下戶工二部經理錢糧務備邊用選差廉明郎吏管理仍差風力御史稽查毋令妄費毋使破冒以便二三年接濟期於成功為務毋分彼此共圖實效合行事宜通行邊鎮督撫鎮巡等官作速遵奉修飭整理勉圖安攘毋徒空言玩愒更祈

申飭大小臣工各秉公忠宮府相為一體中外不宜

異同輔相協和文武兼濟惟以國事為重保邦防患是急深為遠計永底咸寧久安長治之策無出此矣

隆慶五年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本內差字改正行

兵科給事中臣嚴用和謹
題為邊方失事重大懇乞
明亟賜正法典嚴勘驗以警将来事即今山西石
州之陷薊鎮永平之慘達虜深入侵犯刦殺焚
燒數百年来邊方失事未有如此重大者也臣
待罪該科自聞警報以迄于今蓋嘗連名具題
申飭參論幾至二十餘疏仰干
天聽荷蒙
採納悉下該部看覆議行臣愚無容復贅但一念隱
憂尤有見於今茲事勢甚不容於舒遲寬假俾
二邊失事諸臣仍得以踵習故套僥倖漏網者

敬為
皇上陳之夫山西薊鎮諸邊參遊兵守碁列星羅總
督鎮巡監臨策應
恩賚之施獨先糧餉之給罔後無非為禦虜計也今
虜騎長驅縱橫出沒犯山西已至月餘出邊始
盡搶薊鎮未幾旬日滿載而歸平時修築分布
竟是粉飾空言循謂
國有人乎罪狀昭彰刑憲俾免在山西則鎮巡止
於聽勘輕重未分在薊鎮則方欲掩敗[illegible]希
圖俾免猶謂
國有法乎夫

朝廷之上所恃以整肅邊務畏服人心者惟此法
典焉爾法典誠立則重臣畏罪譴之加将卒懼
刑戮之及孰不淬勵激昂圖萬全於戰守以免
罪愆法典一廢則人知勇往者未必有功退縮
者未必至死交相蒙蔽詐冒紛如本遠避不前
也而曰堵截本卻走觀望也而曰被圍本兩軍
未交也而曰對陣本一籌莫展也而曰調度甚
至掩他人之功以歸諸已割漢人之首以行其
私主将樂軍士之虛報軍士樂主将之通同因
緣為奸肆行欺罔将来邊事日就廢弛誠有莫
知紀極者矣然則為今日計是尚可舒遲寬假

不亟亟於法典是正哉欲正法典須嚴勘驗山
西失事諸臣有罪無功屢經科道論劾可據斯
固不俟勘驗宜以失律喪師罪之特其間罪有
輕重差等爾若薊鎮所報斬獲達賊首級太多
使果一一皆實則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其罪猶
可少贖豈知近據所聞尤有大可駭者如永平
衛開住指揮周文成同子避難在途遇賊砍死
其子移屍道傍以歸次日往尋身已無首人有
見者語以官軍割去夫昌黎樂亭之間死於賊
手者無算即一文成而不知姓名首被割取者
可限也又聞巡按巡關所至號哭奔告於[illegible]

女盈數百人僉謂所親被賊砍殺官軍割去其首欲於首級内尋認夫據報功首級不滿一千今無首身屍告有數百即此以觀則其所報功次真耶偽耶又何可得而掩也且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總兵李世忠題揭相同俱云官軍奮勇追殺上山達賊一滚下崖跌死於中者不知其數將數十丈深澗頃刻填滿玆據劉燾揭稱耿巡撫行委推官高尚仁將前崖下跌死賊騎逐一番檢割取得真正達賊首級六顆餘多腐爛難辯殊不知深澗寒冬何至腐爛支吾遮飾情蔽顯然蓋賊將出邊必同輜重先行每以搶

掠平民為殿官軍不能邀擊達賊於前又不能奪回人口於後顧乃驅之顛墜以死然則跌死不知其數悉為虜去男婦無疑夫此展轉溝壑者先後報稱自相矛盾如此則其所報功級九百五十五名顆真偽錯雜如數百人所奔告者益可信其不誣矣堂堂

天朝正值

聖明臨御之初大小臣工弗思殫忠竭慮蕩滅腥膻總副叅遊既以故套而欺督撫總督巡撫復以故套而欺

[illegible]故[illegible]花場谷捧槌崖等處填溝滿壑之屍盡[illegible]

骨屍含冤之鬼幽魂遍野白骨盈山風雨晦冥悲號慘慄奪全軍之氣損

中國之威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燾與隨卿身膺分閫重寄事勢至此良足寒心尚且不思引咎自歸乃交章題

請論功行賞將誰欺欺天乎於此勘驗不嚴則故套踵習掩罪飾功僥倖脫漏者衆矣法典何從可正也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即將山西失事諸臣分别罪犯輕重各開應該拏問發遣革職罰治罪條請

旨定奪再無舒遲實徵以傷

國體嗣後雖有報獲功次揆諸理勢豈有賊進一月無能捍禦賊退一朝遽克成功明是割取漢人首級不問可知況州城破陷向來所無縱有奇勳何可贖哉其薊州所報功次亟咨都察院轉行該巡按巡關御史務要親自研審驗視果係真正達首方為准報其有告認首級諸人俱聽一一當前認識審對明的即與領還查係某營某軍割取如律重坐仍行曾經達賊殘傷州縣各將殺死無首身屍逐一查數開報前來蓋貲財乃達賊所貪首級必官軍方取查無首之身屍稽見在之首級則其真偽多寡大槩[illegible]然

著矣若勘驗明白中間真正達賊首級無幾多
係原被殺死平民首級則将士之罪固莫可逭
督撫欺罔誇張自叙功績其罪尤有甚焉即将
總督鎮巡等官一併重加糸奏恭候
處分庶法典可正而将来邊事少知加警矣
隆慶元年十月　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巡按直隷監察御史臣沈涵謹
題為虜情漸改邊事可虞懇乞
聖明嚴飭督撫諸臣急圖善後事宜并糸玩怠将官
以固疆圉事臣於五月内出關彼時即訪知俺
荅及青把諸酋雖稱款
貢而貪欲無厭且其部落時肆搶虜已經案行各
道轉行各路糸将今後但有虜賊百騎以上臨
邊拆牆不拘已未入口曽否搶掠先行馬上差
人星夜口報一面據實申呈以憑題
奏區處去後隨訪得八月初四日有大同新平堡
糸将尤繼先帶領把總劉禄在於所管邊墩脩
牆隨同家丁二十餘名射箭被撒腰在低處埋
伏窺見箭已射盡尚未打箭帶領達賊百餘人
将尤繼先拉去打訖二棍背上射二弩箭有家
丁前去救護賊怒砍傷旗牌張儒家丁楊達子
木廷丹張存禮等四名俱各未死今已平復當
有遊擊時爾直同守備麻承勲差通丁郝白三
李登楊羔索王三等送與撒腰直遠段二百疋
牛十二隻羊五十隻皮金二百張隨撒克席筵
宴至晚放回又訪得八月二十九日有黄台吉
第三妾威兀慎比妓以送回華任守備王懋賞
原逃通丁為名帶領夷人六十餘名由宣府迤

全石衛鎮瀋臺拆牆一空約有一丈六尺直至
本衛北門眺望許久意要進城被守備黃明臣
再四阻閑與羊二隻燒酒黃酒各一罈燒餅一
千餘個因嫌太少奪去黃傘一柄有通丁任達子
鐵益于大丕撒等引至張家口見叅將賈國忠厚
賞七名訖又訪得九月間青把都部落將新開口
堡守備趙熈拘執索銀六兩買瓜食訖方始放
回又訪得十月初二日打喇明安部落把都兒
台吉銀定台吉帶領精兵三百餘人一半皮襖
一半穿申由膳房堡野狐嶺第二臺拆牆三空
各長二丈許一齊進入聲言要與青把都一樣
撫賞隨將該堡守備張汝松名下把總張維屏
官軍趙尚義等家丁武應舉等拾餘名搶去又
將居民閻留兒石正妻砍傷及虜去走踣打崇
人十餘名因見衣裳藍縷俱各放回併搶去居
民武二等馬驢十三匹頭見也興和邊外連日
放回白朝曹伏江二人講話等情夫臣未至也
方以前無論已乃自七月以來搶虜劫奪無虛
月也小民被虜無論已乃把總守備叅將等官
皆挫辱也窮夷零賊之剽竊無論已乃勝僕[illegible]
都兒台吉銀定台吉等夷皆見今撫賞[illegible]
情如此寧保其貼貼無他變乎且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沈涵謹
題議處兵馬糧料積弊以充軍實以甦民困事臣
以一介草茅待罪關陝惴惴然恐無以稱任使
而副
德意也所至召長吏集父老問所疾苦除事可便民
而臣又度可徑行者已隨事調停不敢一一瀆
奏乃若兵馬錢糧事關軍國須用
題覆方便遵行然非查審的確委係斯民剝膚之
災則亦不敢以瀆
宸旒也爲此昌昧條列上　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議覆施行軍民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議買馬查得成化年間因延綏鎮添設城堡
抽選土兵每名免額糧二十石供軍名爲免
糧土兵未買馬也至嘉靖三十二年前項土
兵一例買馬入衛仍每名再抽一軍名爲新
抽不免糧土兵當時苦於民差者實投軍以
免糧而糧未必皆二十石也中間八九石者
有之甚至二三石者有之一槩投充不覈後
来有抽軍買馬之禍隆慶二年該總督陝西
三邊侍郎王崇古見得買馬苦累編戶議將
倒死馬匹照糧數多寡分定朔限如糧足二

而飄然長往又不能親遏於臨時脩築徒勤捍
禦何賴守備勝房堡張汝松新開口堡趙熈萬
全右衛城黄明臣各有城守之司俱乏預備之
策送銀兩送段幣惟知媚虜為討謨或欺上或
剝下但以了事為得計防虜於未入之始哨探
已自欠明遏虜於既入之後堵截何嘗効力以
上各官所當重加罰治者也如蒙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議擬將賈國忠等重加罰治以肅邊
紀仍乞
申飭督撫諸臣凡一切邊事毋事姑息毋狃晏安從
長計議務求停妥果有窒礙難行者不妨明白

具
奏其勝房堡一節或諭令俺答青把諸酋
一面將搶去人口等項照原數送還一面將銀
定諸酋依夷法罰處或來歲開關絶此一枝進
貢或令歲
欽賞不許此酋復領煞酌虜情務求得策如俺答等
處置得宜銀定等叩關悔禍似應量為撫賞以
全　中國之體如俺答等推諉不管銀定等執
迷不服則虜酋合謀情形已著似又當另為區
處以申　中國之威庶寒盟者既得以制其短
長之命則窺伺者或可永其款
貢之心矣再照夷狄犬羊也邊臣日與犬羊從事
於刀頭馬足之間難保其絶無釁隙第諸臣不
能仰體
朝廷初意每恐虜人反戈以為起釁自我遂慴慴
然為一切彌縫茍且之計日惟無事是視而他
皆弗恤焉不知虜反日驕
貢反日壞因循至此即封疆之臣亦自知其漸不
可收拾矣更祈
天語叮嚀督撫諸臣
朝廷原無意必夷情難保終始使果受我約束則
照常撫賞以嘉向化之誠儻其額外請求亦當
量為節縮以示有限之義如或肆然虜掠志在

挾求尤當不時具
奏求申一擊以昭不測之威俾操縱予奪機常在
我而虜恐恐然以不得撫賞為患則
貢市可長而疆圉益固矣
宗社幸甚邊防幸甚
萬曆四年十月十三日奉
聖旨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沈涵謹
題為酷暴邊官擅殺降人陰壞邊事懇乞
聖明申飭督撫諸臣亟為破格招降以弭隱憂以保
乂安事臣伏覩本年八月二十六日
勅書內云副叅守備等官統領精壯慣戰官軍各照
地方分投布列營陣且哨且行出於境外或二三
百里或四五百里務將野草林木焚燒盡絕使賊
馬不得住牧欽此夫草木近邊者尚欲燒盡況板
升盤據乎蓋輔臣條議八事內亦曰散逆黨蓋
深見投入夷狄者非陷於罪累即迫於饑寒是
故當有以解散之無使厚為

中國患也誠至計也臣自任事以來訪知邊外板
升內為　中國逋逃之淵藪外為醜虜住牧之
巢穴逼近大邊實
國家將來隱憂又聞管墩官軍每遇投降人口不
肯收留或羈縶墩內以候夷人尋求臣猶未敢
輕信然亦未敢謂其必無也隨即案行各道通
行各路叅守等官嚴加禁諭去後但有降
人到邊審非姦細不論男婦即便招納如有故
殺及送虜者從重擬罪去後今於八月內見以
招有降人報臣者後臣因巡歷所屬行至龍門
地方見一老人越嶺而來望臣聲冤而其聲甚

哀遂停驂而俯視之見其衣裳藍縷容貌憔悴
潸然淚下問之悲咽不能出聲且隨發巡捕千戶
張世勳審取口詞批行分巡口北道兵備副使
王汝梅究報該道審明招解到臣臣覆審得滕
良就招年六十一歲係大同雲川衛人嘉靖四
十年九月內被大虜達子攻破張化堡將良搶
去跟住一十五年無處逃回家不得空便近於萬
曆四年七月十八日夜得便走至牆下說我原
是　中國人今要投降有守墩軍一人問其姓
名來歷知是一家隨說我是你姪兒滕友學但
如今法度利害我不敢收你從何處扒入待

到家時我來看你等語良見滕友學不肯收留
又不敢復回虜地捱至次日晚到一邊牆空處
扒入尋訪到家後不知何人與鐵山堡操守任
服義說稱滕友學將伊叔收留任服義將滕友
學拏去狠打五十大棍莊上衆人見打了滕友
學將良不容在莊居住說如今法度利害誰敢
留你良因無奈故來聲冤求救等語覆審滕友
學執稱相同臣參詳招情及審據滕良言語臣
不勝痛恨夫叛　中國者殺無
赦尤仰荷
皇明特從輔臣之議明開散逆黨之條夫逆黨不曰

誅而曰散正謂徃而不返者尤當設法以招徠
之也況来者可麾之去乎今滕良係攻破堡寨
搶去人口較之輕身投虜者已不同科乃友學
係伊族姪至垂涕泣而道之而不敢開關延入
馬良幸而扒牆得入矣友學以連累之故竟遭
毒手捶之五十幾瀕於死致使鄰里鄉黨視滕
良如虺蜴馬惟恐影響之不幽而禍及已馬堅
去人不返之心助虜狄厚積之勢於民為不仁於
陛下為不忠有臣若此將馬明之查得任服義係三
科鄉試武舉例不除提陞批行該道依律擬議
從重究治及將滕良賑濟安稀以示優恤外臣

為照前項情節皆臣之得於親審者今一則曰
法度利害我不敢收一則曰法度利害誰敢留
你臣不知所謂法度者果 朝廷有此法度令
其不收也抑督撫耶抑將領耶皆臣所未解也
夫督撫諸臣身受 國恩謂其不能仰體
朝廷恤邊至意而縱令邊官拒不納降固臣所未
信然使其果能申明約束嚴諭將領俾皆知
朝廷有散逆黨之意而故犯者必痛加懲治以警
其餘則滕友學何至忍於不納任服義何至敢
於酷刑滕良亦不至間關於萬死一生之後而
哀鳴於臣矣是督撫諸臣有不能辭其責者且

臣查得隆慶二年招過降人大同至二千一十
一名宣府亦四百一十一名陞賞過將領趙岢
等二十二員及查萬曆二年招過降人大同止
九名宣府止六名萬曆三年宣大兩鎮招過降
人各止六名夫相去無幾特而招降人數多寡
懸絕如此是可謂無其故哉大抵邊臣每以
中國收降虜因索賞為詞即使其言信然將安於
不收乎乃今滕良投降將及三月未見有人爪
尋者且一向邊臣亦何嘗因不收其夷降人而
減其夷撫賞也此又必無之事也臣又聞往
時虜酋因邊外空闊住牧不常自嘉靖二十五

年以来板升漸多即今左右衛一帶邊外聯絡
不絕又有 中國人如馮豪傑等為之掌管遇
有投至者即每名給穀九石牛一隻鋤一張豐
州等處膏腴地土任其開墾以故去者接踵夫
中國之逃入夷狄者既付之無可奈何而力不能
制乃閒有逃回 中國者又必欲曲為禁阻而
復還之夷狄彼方懸利以誘之而邊將乃嚴刑
以拒之自弱之道也非計之得也伏乞
皇上憫念宣大為 國家重地板升賞將來隱憂
勅下該部再加議擬如果臣言有據仍乞
申飭督撫諸臣嚴諭各該將領將逃回人口加意存

[illegible]或困於饑寒則原其苦楚之情作何安插或
陷於罪累則分別輕重之等作何宥免蓋有罪
不 赦則彼不敢來而吾亦無柰彼何故不如
寬之爲愈若優恤不厚是堂堂
天朝反不能如彼給牛給穀矣且又嚴禁將領之剝
削痛懲有司之科斂務使見在者有樂土之安
逃去者動思鄉之念儻仍有任服義等輩則照
依軍法綑打施行庶邊事有瘳內地益固矣若
不趂此閒暇之時大破常格痛作一番將見板
升所居 中國人將及十萬此而不已邊鄙日蹙
陵京肩背且弱萬一虜酋爲與盟以

中國攻中國則今日之馮豪傑等又將繼之卒難
全而後矣其爲邊害可勝言哉夫勝良不足惜
也顧其事雖止於一人而所係於邊防者甚重
臣謬有地方之責而又得於聞見之真故敢冒
昧陳之惟
皇上裁擇焉臣不勝隕越祈望之至
萬曆四年十月十六日奉
聖旨

十石者隨倒隨買十五石者二年十石者三年各陪補十石以下每石徵銀五錢幇帖軍裝永免買馬意非不美也但各營馬死即勒限買補勢難延待且原議徵銀之說窒格不行仍一例買馬如延安府膚施縣土兵郝馬兒糧止一石二斗楊小壯兒糧止一石四斗見今俱買馬匹且一買之後有彼別軍搶先者有姦軍尅減草料因而倒損者弊難盡言而操防守備等官率多通同作弊每將自已馬匹轉賒本軍本可值銀數兩輒令本軍回籍討取有索至四五十兩者如慶陽府環縣

土兵一名趙仲傑其戶丁指馬先討銀二十兩又揭借天右銀三十兩又揭賀棟馬作銀三十兩又取戶丁銀十九兩又二次揭溫國銀四十一兩皆有文案可據以致各軍戶內地土無人敢種有司以事干軍旅無端追逼甚至將荒地之四鄰毫無相干者而株連之矣此而不已則逃亡日衆荒蕪日多其爲邊方之患非小也查得延安慶陽二府原額免糧土兵共四千七百八十二名續推不免糧土兵共三千一百一十六名共免額糧六萬二千七百二十八石七斗零合無通融計算

本非懸絶且時所議通融之法無論軍多糧
少州縣固省十之六七即軍少糧多州縣亦
省十之四五況以延慶之地糧供延慶之兵
馬有何不可照各處之糧石定徵銀之多寡
有何不公徵銀則民無逃亡給價則馬鮮倒
損有何不便固公私俱利之策亦均平齊一
之道也伏乞
聖裁
一議選軍天選壯丁以實軍伍此邊防急務也
使一選永役誰曰不可但有犯罪遣逃者有
因糧差負累者暨一切無籍棍徒勢非得已

然後應選而各官不察來歷止憑領保即為
收營有著伍未幾而隨即逃走者有一人而
兩三處投充者有虛捏姓名住址清句到縣
茫然不知為誰者甚至故將有讎姓名捏報
投充以圖陷害者即如延長縣董愷因與伊
叔董迎秋相毆即以迎秋名字投充清平營
軍一名領賞銀五兩却同伊男董關僧逃至
神木堡今董關僧復捏馮堂詭名愷亦冒頂
綦天右名姓投軍二名仍各拐賞銀五兩見
被伊父董迎恩具告至情願討一明文以圖
日後不相干涉又山西汾民李栢鉢先與[illegible]

替袁世宰備上[illegible]改逐後以世宰姓名在
神木堡投軍一名拐賞銀五兩隨即逃走該
堡反句世宰應軍至[illegible]弟泣而道之此皆臣
所批問告實者其他[illegible]人之被累讎人之被
害者可知也徒有選補之名絶無選補之實
虛伍殃民莫此為甚[illegible]今虜款雖未題
准召募然萬曆三年召募不[illegible]與之禍至今尚酷而今
之選補逃亡及招聚[illegible]丁亦何異於召募也
合無以後選補召募之人時除嚴察本軍外各
該衛所營伍將召選軍人一面暫且收營
一面將本軍姓名住址冊送該道移文原籍

衙門查有著落方許[illegible]賞收糧萬一復逃亦
清句有據不至莫可究詰而騷擾地方也再
照將官中與軍士同甘苦者雖謂盡無其人
而私役私占科斂扣剋者則比比皆然更有
利軍士之逃以圖月糧之扣者尤為可恨合
無以後每年終行各該道將衛所操防守備
等官逃軍數目設法嚴查分別有無多寡以
定功罪而總副參遊等官則各視其所屬之
數而勸懲焉詳報撫按[illegible]施行庶[illegible]召於
始而又稽逃於終不但閭閻免清句之擾而
營伍皆實在之軍矣伏乞

議倉糧照得各邊腹倉場如銀塩糧料則專
備客兵支用民屯糧料則專備主兵支用除
民屯隨收隨支無容別議外惟銀塩糧料節
因虜款已久客兵免調以故積貯日多紅腐
日甚及差官查盤輕准浥爛重坐侵欺即如
往年侵浥糧草何止數十餘萬雖奉有
明旨嚴刑追併然人亡産盡豈能照數還官問其人
則曰監追查其贓則曰變賣空有追納之名
竟無完報之實徒使受及無辜而相繼斃獄
者豈盡同繫之家屬哉損

國計干
天和莫此爲甚此固由各犯之侵盜可恨而各倉之
積久所耗者不終無也向該閱視侍郎吳道
直查得固原鎮節省陳朽芻餉題行戶部行
臣會同總督衙門議處除查明另報外他如
分守河西道所屬永昌等倉近年以來除客
兵年例銀貯庫塩引改借別道俱未召買外
即先年積貯見在糧三萬二千餘石料一萬
四千餘石草五十七萬餘束以往年虜未款
時經屯客兵計之雖止足四五年支用然積
久未支率多陳腐若不及今豫爲易換則浥
爛益多甚者與灰土無異萬一地方有事所
調客兵豈堪食用合無將一應客兵糧料草
束行督撫及臣通行各道酌量往年虜騎充
斥時某處某處約有客兵若干約費糧料草
各若干量留以淺鮮黃者以備緩急其餘新
舊相兼搭放主兵支用如倉糧每石時值銀
五錢即於主兵銀內扣留五錢責令原收人
役或召商糴買抵斗還倉料草准是陸續易
換歲以爲常惟主客數目明立文案每歲終
仍於報部邊儲冊簿內明白登答不得差錯
致難稽考庶

國儲不致虧損兵馬亦獲實用矣便伏乞
聖裁
萬曆七年二月　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兵部一本議處兵馬糧料積獘以充軍實以甦
民困事車駕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陝西
巡按沈涵題前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看得陝西巡按沈涵條陳三事
內除議倉糧一欵係隸戶部徑自議覆外其議
買馬選軍盖均於
國計有裨合就開立前件議擬上
請定奪候
命下之日備行欽遵施行
計開
一議買馬　前件臣等看得免糧上兵原未買
馬後因倒死照糧賠補故議立買馬之例相
沿日久遂致編戶苦累不堪誠有如巡按沈
涵之言者今欲通融把筭計糧徵銀解道貯
庫每馬一匹定價十兩約以三年查照遠近
給銀自補如糧銀拖欠倣起運事例照數查
条無非目擊買馬困苦優恤貧軍之意相應
依擬合無移文該鎮備行延慶二府以後免
糧上兵每糧一石徵銀三錢三分各觧該道
貯庫限自萬曆八年為始如有拖欠比照起
運事例一體查条每馬一匹定價十兩率以
三年為準若遇倒死并追賊對敵損傷[illegible]

悉如所議於前項收貯銀內支給責令自補
仍每軍每年各除月糧外給銀六錢以為軍
裝之資其馬過三年不死者犒賞銀候巡撫
衙門臨時斟酌行之不必拘定為例數年之
後銀有積餘專備軍馬之用不許別項那移
支費伏乞
聖裁
一議選軍　前件臣等看得召募軍率多無籍
棍徒揑報投充希圖銀賞陷害平人及該管
將官利軍逃脫侵扣月糧虛伍殃民誠有如
巡按沈涵之言者今欲慎召於始稽逃於終
無非防詐冒以實軍伍之意及查萬曆三年
十二月內該薊鎮督撫官楊兆等會題為重
責成嚴清勾等事內稱薊昌兩鎮營衛將領
千把總等官不善撫恤致軍逃亡以十分為
率二分以下者附近三分以下者降一級五
分以下者降二級亦於年終聽督撫官查其
分數分別具奏永為定例等因本部覆奏
聖旨是欽此在卷大畧與前相同相應議擬合無備
行陝西督撫轉行各道將領衛所查照原議
以後如有選補召募到軍一面暫且收營一
面將本軍姓名住址冊送該道移文原籍衙

門查有着落方許給賞收糧不得仍前一槩
混收滋奸者並聽該道將衛所將官逃軍數
目設法嚴查分別有無多寡呈送督撫悉照
薊鎮事例舉行伏乞
聖裁
萬曆　年　月　日奉
聖旨依議行

戶部一本議處兵馬錢糧料積弊以充軍實以蘇
民困事看得巡按沈[illegible]條陳內除買馬選車二
事兵部議覆外其議倉糧一事係隸本部大率
謂各邊腹倉場銀塩糧料因虜納款客兵免調
積貯日久紅腐日甚[illegible]米不堪食用乞要通行
各道酌處量留鮮黃[illegible]以備緩急其餘搭放主
兵支用就於主兵銀內扣留召買抵還歲以為
常通融主客酌處新陳等與本部近題事理相同
相應議處題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陝西督撫各[illegible]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
行巡按御史并劄付管糧郎中查照先行近本
官所議通行各道備查各該倉場節年積剩買
在客兵糧料草束總計[illegible]若干某處緊要每年約
費若干今該量留年深[illegible]鮮黃若干以備緩急如
果見在數多相兼搭放以主兵即於主兵銀內各
照時估扣銀召買如數抵還另項收貯其主客
數目明立文案每年終於邊儲簿內明白填註
報部稽考如客兵糧料草束見今積貯乾潔足
支一年查照前行不必盡行召買將銀報部扣
省京運年例庶糧草不致浥爛邊儲
國計亦有裨益矣伏乞

聖裁

萬曆七年　月　日奉

聖旨是

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臣郜光先謹

題為勉竭愚衷條議時政以重邊省事竊惟寧圉

靖疆莫急於兵食而強兵足食莫要於紀綱貴

踈通滇南　貢途驛站疲困宜為蘇息之謀脩

文乃綏遠先務科舉重事宜計經久之貴臣忝

司耳目叨按貴州恪循

憲綱之條期塞風紀之責除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

隨時因事舉行外今一年已滿謹將後項時政

關於大體而速當救補者列為五事上塵

天聽伏乞

勅下該部詳議如果可採

俯賜施行然識淺才踈自知無補於

聖治而千慮一得或可少裨於遐方也臣無任惓惓懇

仰望之至

計開

一會計原額以足軍餉照得貴州貴前黃平等

二十衛所旗軍迷中上編戍三戶操充原額

共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五名軍餉銀米

原額本省府州衛所屯科秋粮與夫四川湖

廣協濟折糧銀兩通共二十三萬八千四百

九十有奇一歲所入本足一歲之用邇年以

來軍士逃亡數多逐細清查見在者止有二

萬七千六百七十餘名不及十分之二矣軍
去粮存宜乎一畀餉餘十分之八也銅仁加兵
不過歲用一萬七千有餘雖移此與彼似可
給足然猶待哺嗷嗷乞撥盖緣川湖異省叅
越相視逋負為常而播州宣慰司為甚本省
官員藉口土司難徵推調成習而黎平都勻
程番三府為最司計者厭錢穀而漫無清查
秉柄者任溷混而藉以漁獵事干軍需大計
豈宜苟率相沿合無行巡撫貴州都御史督
同布政司掌印官督粮叅政通融會計貴州
一省各衛所見在官軍共若干各府州縣并

各衛學官吏師生共若干銅仁新募并石阡
思州防守軍兵共若干每年該關支俸廩月
粮魚塩共若干本省銀米并川湖協濟粮銀
原額之数給放有無虧贏如有餘為犒賞征
剿支用如不足查議於何項措處明白具
奏若督粮叅政不依時赴川湖催徵本省并川湖
掌印管粮官完粮不及分数照依近年前後
巡撫都御史趙　吳　題
准事例撫按官會同叅
奏一體照例降調懲治以儆恠惕著實舉行毋得
仍前姑息勸懲明而催督必勤原額足而邉

餉有賴矣然不汲汲於正額之稽查惟孜孜
於別項之措處議商民之稅用未濟而民膏
已竭開吏農之例財未裕而吏弊叢生猶醫
眼前瘡而剜心頭肉也况眼前之瘡未必能
醫而心頭之肉剜割幾盡矣地方瘠薄恐滋
弊藪而傷元氣所當深慮者也伏乞
聖裁
一責成酋長以靖苗患臣惟貴州夷民俱三苗
遺種伏則為民逞則為寇不可以中國之治
治之所以樹長為理列以係屬秩以品級又
寵以漢官冠裳俾其壓束部夷以相安於羈

縻之中也邇來此義不明姑息意殷獷猂為
甚非為鈐束罔加抑亦縱容得利作梗衢途
剽掠官商惡用長為哉昔者孔明征夷就用
其豪傑自來以夷治夷制禦常道况以本土
之酋長治本管之部落實為本等職守名正
而言順也合無行巡撫都御史申明激勸之
令行都清威清思石畢節各兵備道將所管
土司各所轄地方定其疆界立以碑石嚴令
保安境土約束苗夷如本界内盗賊出沒
究酋長即將夷盗解献方與贖罪如有
亦量行賞若有縱容庇護通同分贓等情

則聽巡撫衙門徑自查治重則題
請或照例降級或削奪土職以示懲創有能竭忠報
效歷有殊績者敘議具
奏乞
恩勸以示優異於羈縻之中而寓鼓舞之術則土酋
庶知斂戢奮勵而道蹈可望靖寧矣伏乞
聖裁
一並著恩威以肅紀綱嘗聞朱子有云其具不
在兵食而在紀綱臣以為紀綱之振肅在恩
威之並著乎夫所謂威者非刑驅勢迫之謂
也惟信義以服其心而自有餘威矣所謂恩
者非家賜人益之謂也惟廉約以節其力而
自有餘恩矣觀聖言忠信蠻貊可行梁泚清
操酋長感悅者可槩見也貴州之紀綱敝也
久矣假餉犒而私囊橐官軍不蒙實惠張虛
勢而冒功名地方徒滋勞費相詐相怨則人
心厭而威信不立餽贈而動支軍餉攙酒則
累苦旗甲宴會肴延繁靡花幣盞盞豐碩奢
侈之狀迭有過中原者勞民費財則民力竭
而恩意不孚其軍民忨愒風俗偷頹法度日
弛紀綱日荼大壞極敝有由然也原任巡撫
矣 前弊知懲措施似涉於過驟新任巡撫

陳 清直素著矩矱可必其改觀但甚舞帶延
滋必仰仗
宸斷始可革除宿弊而昭示遐方也懇乞
勅下巡撫都御史陳 痛削前弊以漸更張大布恩
威並行不悖罰必當罪賞不踰時每開誠而
布公勿喜功而妄動務敦信以孚軍民之心
如有不率者震之以軍法可也清約以自持
儉朴以率下一應靡費悉行裁革務節財以
裕軍民之力若要其極則雖與士卒同甘苦
亦可也臣聞貪性至詐也而可以信孚至貪
也而可以廉感行將畏威懷德無事則可得
歸心有事則可效死力軍務重任兼制事權
行無掣肘法度紀綱翕然振舉庶乎數年之
間近悅遠來食足兵強我
皇上柔遠之仁威遠之義洽於無疆而弘於無外矣
伏乞
聖裁
一蘇息驛站以重 貢道臣惟貴州全省南接
滇中北聯湖廣既阻舟楫路極崎險所有各
驛馬館夷民不便軍余代當多蕩產傾家若
清平衛則累及衛官之僅見矣各站扛室站
軍不逃軍餘幫送時摩肩胝足若清平衛則

累及操軍之幇助矣上山下箐絡繹無休以
致十室九空軍伍散乏愁苦呻悲之狀有不
忍見聞者緣本省之遞送煩苛而雲南之供
應甚繁進　京之　貢扛有數而夾帶之私
貨無考各衙門之差委有限而黔府之遣給
無窮夫黔府係干勲戚年有貢賦但內官指
揮千百戶蔣旭等滿載貨珍反覆連絡多為
近結遠交私設通賄一槩俱以進　貢為名
不知所入於　內帑者有幾何也指揮沐勲
一稚子耳襲職後由南京娶妻回還擅遣
欽差沐府公子傳牌馳驛家眷奩囊用夫及二百餘

名馬至七十餘匹虎狼惡僕騷害多端雖臣
裁抑於過省之時由湖至貴州省城哭聲載
路矣又雲南土物繁多之也不才官員囊私
盜滿者謟諛求討俱給以軍務
符驗無一日而無黔府之牌也至於雲南布政司銀
扛之差諒必歲有定之起有定數差委官員
多係營求便道回家夾帶貨物以濟己私私
扛反多於官扛然各官祗為倚借之便而不
知沿途之苦剝於肌骨矣且兩界相距半月
程途苗狫羅仲雜居不時出刦萬一貢儀不
分漫藏誨盜累及官扛干係匪輕此又隱憂

而出於夫馬之外者也況貴州為滇南咽喉
之地倘貴之驛遞有阻則滇之門戶不通而
蘇貴州者無非為滇南計當通融參酌其利
害而預戒其不虞者也懇乞
天語叮嚀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收斂族僕毋
輕馳驛騷擾禁止馬牌毋得濫行遣給再乞
勅下雲南巡按御史查究指揮沐勲奉何
明旨差遣馳驛如有虛偽從實治罪仍將三司各道
等衙門一應冒濫夫馬牌票立法稽查如有
緊急鄰近公務難以類填勘合應用憲牌者
即用巡按印信掛號貴州巡按委官接境地

方查號明的方准應付如無巡按印信者即
行裁革但遇起解金銀等扛於一月之前雲
南巡按御史查驗的確扛數委官姓名夫馬
數目移牒貴州巡按御史行按察司轉行上
下路兵備道差撥官軍逐程護送如有混帶
私物多索夫馬者計沿途夫馬之費坐贓參
治又卷查奉都察院勘合為條處驛傳事宜
以蘇困敝事內開四十一年以前扣減驛遞
銀兩照依原議清查解部貴州驛站窮瘁無
憑扣解祗為滯牘懇乞
俯念邊方疲敝一併豁免仍嚴革經過官員并本

撫按司道府州等官食料廩餼不許折乾不
惟可以蘇驛傳之疲困而可以防道路之不
虞庶於
朝廷貢途為有益矣伏乞
聖裁
一議處費用以全
盛典照得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當科臣繆雋監臨
初到地方即首理科舉事務詢其費用該司
應以原無定額每科動支巡按衙門贓罰等
銀湊用臣甚訝之咎前此當事者不為計處
既而詳訪庫藏空虛軍民凋瘵雖開科之時
議派坊牌銀二千二百二十兩尚且追徵艱
苦欲處之而計誠無所出也臣雖預期逐事
裁省然至於禮不可缺而費不容已者更難
裁減該司若窘詘而援舊規以乞贓罰不得
不照節科事例批允以充用為事雖苟竣終
非可久之規案行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并提
學道酌議可垂永久詳報隨據該司呈稱會
同按察司按察使鄔璉提學校副使劉曰
材查得貴州自嘉靖十六年開科以來一應
錢粮原未計處節科止是隨時呈動察院衙
門贓罰等銀湊用如壬子科以前文卷水没

無憑稽考乙卯科用銀七千四百九十餘兩
戊午科用銀七千九百四十餘兩辛酉科用
銀六千三百八十餘兩三年所積止僅足當
科之用今甲子科蒙本院刻意節省先將一
應宴席供用等項酌減裁定舊規幣儀盡行
革去是以用銀僅止二千七百三十餘兩典
禮既敦軍民不擾然猶措處不前只得查照
歷科舊規呈動本院贓罰銀一千五百七十
餘兩支用其餘用過之數多係那移借貸尚
未補還清絕況本院贓罰銀兩近奉勘合解
部委應酌處以圖久遠議得貴州本以夷地
設為藩司地瘠民窮財用誠乏不及中土一
大縣而首舉人材
國朝盛典合用禮儀其費實不容抹略者也查有
給舉人坊牌銀兩每科原額二千二百二十兩
近奉勘合止給舉人一千二百六十兩尚餘
九百六十兩每科追收不完雖奉勘合起解
竟為虛文本院贓罰銀兩每年以十分為率
八分解户工二部二分存本處備賑貴州事
簡贓罰不多近年解户工二部每年共不過
一千二百餘兩極多不及二千兩若當科年
分贓罰銀並前項坊牌餘銀存留支用即上

年為準似足以濟科場之費但俱奉勘合起
解之數必須題奏
欽依方可留用合無呈乞念恤邊省委與別省不同
具　題留用永為定額庶免別項那移科擾
等因到臣為照貴州荒徼建藩以來附雲南
鄉試伏蒙
皇上久道成化文教誕敷至丁酉年開專科又至丙午
年增解額人文漸著雖椎髻卉服之輩莫不
喁喁向風猗歟盛矣夫賓興
大典既比美於中原而科場費貲誠當計夫經久
且前項贓罰牌坊等銀解之所以充

大部而存之可以完
大典莫非
朝廷之公事也矧養賢以及萬民而其利無窮乎
如蒙
軫念賓賢乃
國家重典而貴州實窮苦荒陬乞
勅該部查議如遇當科之年將巡撫衙門本年分贓
罰銀兩姑免解部與前項坊牌餘銀一併留為
科舉之費監臨科場巡按御史嚴督細查不
許冒破事完之日布政司將用過支存數目
報戶禮二部查考巡按御史報都察院查考

仍行先儘坊牌餘銀支用次將贓罰銀兩照
支如贓罰銀兩支有贏餘盡貯為本處備賑
亦不得因而妄費庶賢材永藉作養之
恩而軍民不苦科擾之累矣伏乞
聖裁

兵科給事中臣陳時明謹
題為嚴武備以壯　國威以防近患事臣聞天下
之患發於遠者不足畏而發於近者為可畏發
於國之所戒者不足畏而發於國之所不戒者
為可畏發於戒而有備者不足畏發於戒而無
備者為可畏何則緩急之勢異而禍害之輕重
隨之切惟　國家建都於燕乃中國極北之盡
處也東鄰渤海兀良哈則女直奚契丹雜種北
接沙漠則蒙古餘孽彼之窺我者固近而速我
之所以慮彼者不可有一時之放逸一處之滲
漏也宣大遼東諸鎮皆

祖宗所規畫障以重垣限以深塹營以烽燧戍以重
兵雖虜騎時或竊入去都城尚遠諸鎮亦自謹
其封疆慎守其土而備其不虞賊来則戰賊去
則守故虜騎倏來倏去不能為吾大患也惟居
庸關以東至遼東之四海冶與朶顏三衛虜寇
只隔一山諸部落遠者去都城不過三四百里
近者僅百數十里耳　國初嘗以永平以北山
後置大寧都司統與營義會等衛以守其地後
以朶顏等部恭順之故移大寧都司并營衛於
保定等處空其地與之以為我東北外藩雖使
之東捍女直北捍蒙古所謂守在四夷是也壯

虜在我
祖宗時食我桑椹懷我好音　朝貢以時種類微弱
故得彼此相安後正統己巳之變為也先所誘
我是以有土木之禍弘治庚申之後為火篩所
脅我是以有魚臺之慘近年以来招納我叛亡
驅掠我邊鄙其衆增益部落日繁則今日朶顏
三衛非復前日乞活之比矣數年前嘗聞朶顏
衛酋花當之子把兒孫與北虜小王子結親此
賊狡黠情偽叵測為虛聲以恐喝我邊上將士
未可知也心媚大種而獻女結納亦未可知也
變詐如此尚敢以痴蠢無知易之乎往日害我

条将陳乾把兒孫實為戎首今石塘嶺殺我指
揮殷隆等或亦此賊為之蓋三衛之衆朶顏為
强諸酋兇詐把兒孫為最　朝廷雖歲加以爵
銜時優以金帛終不能滿其溪壑之欲馴其豺
狼之心此賊不死異日東北有事必此人也數
年来縱令醜類抄掠我人民近聊歸一二即要
市我名器都給事中許復禮等憤其以堂堂中
國為最爾胡雛所欺侮已具疏為
陛下懇懇言之矣今日之事不與則結怨而起釁與
之則損威而示弱二者皆當審處臣愚以為中
國者乃中國所自立之中國初不係於猾虜之

輕重也彼雖禽獸豈不自念曰往歲吾嘗殺害
中國將領部下時嘗侵犯中國人民今復抹所
掠之餘以易官爵中國無乃不我與乎知其不
與而求是易中國也中國假羈縻之術忘讐昔
之憤狥其欲而與之是示弱而畏夷狄弱則替
替則必凌欲求弭亂而無乃速之矣乎今固當
示強以破其奸嚴備以防其詐振威以折其萌
區區不智之說不可當猾虜之變而施之也所
謂防其詐折其萌者臣請為
陛下細言之京城東北一帶雖逼近胡虜原無邊塞
所恃者山嶺陟峻林木稠密虜騎不能驀越而

已往日居庸以東有松木數百里後以供薪燒
炭之利取者無禁如近日黄花鎮守備張楠之
所為者遂使林木日就踈薄往日朶顏諸部落
時向北虜大營盜馬過塞下者或語我以虜中
動靜北虜亦追赶此虜亦敵殺不甚相往還近
見我邊備廢弛入無空田故連合為一共来犯
邊加以把兒孫調和於其間遂使二虜日就親
密况薊州等處雖設有三營若一巨鎮然衛所
單寡卒伍空缺將士亦罕經戰陣名為邊鎮實
則腹裏之兵緩急實不足倚仗東北諸胡數来
朝貢熟見我山川險易納我叛人備知我士馬虚

實此虜於　國家直癰疽結於脇下而豺狼伏
於門庭也萬一北虜萌深入之利把兒孫挾不
逞之姦潛通北虜出我不意掩我無備縱都城
金湯萬雉其若郊甸之民何且自此以南地皆
平曠更無險阻四通八達騎兵之利鳴鞭馳驟
任其縱横臣嘗考之前史五代時唐失榆關之
險盧文進導契丹入陷新州金之攻遼自古北
口入陷燕京元之攻金或自古北口或自大喜
峰口今諸關口皆近郊之險要也雖有戍守備
踈力微又嘗考之元史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鐵
錮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太祖距關不能前召

札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松林中有間道
騎行可一人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
乃命札八兒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
地疾趨南口金皷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
知也比驚起已莫能支吾關既破中都大震元
人知中都有備分兵三道右軍循太行而南取
保遂懷孟澤潞等州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左軍
循海而東取平灤諸郡大掠遼西之地中軍當
雄霸而南破清滄濟鄆等州往者己巳之變然則
白羊失守虜騎直犯京師北先至者是敗潛涼
大衆既去零騎百餘猶驅掠各郡乃命楊洪等

追至關𨻶馬夫考之前代既如彼驗之近世又
如此今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而預為之慮也蓋
我各邊有山川之險有亭障之隘有備禦之具
且居民踈濶蓄積甚微虜入則戰雖有所得不
無所損內地原野平曠居民稠密城郭遼遠加
以州郡無兵民不識戰虜雖深入亦無邀遮之
患而所掠有無窮之利然所以歷百餘年而不
敢大舉深入者一則懲我
國初殺伐之威見我各邊將士猶足敢與之力戰
將謂內地之兵皆然不敢輕我無人二則見我
各邊連垣復塹高山深谷恐我縱之使入據險

邀截斷其歸路三則自疑精銳深入老弱輜重
在後或為別部所鈔或為邊將所刼如近世威
寧海子之類四則東北諸胡各有分土道守虜入
掠必由其境牛羊未分其擄獲部落先受其騷
擾故閉途距境不使得通此所以百餘年但於
沿邊剽掠未嘗大舉深入也今則不然去歲西
師屢挫虜氣益張陵轢我將士蹈籍我城堡安
行徑入如蹈無人之境牛羊金帛如取囊中之
物此已自矜其輕我之志歆動其無厭之心矣
加以新有把兒孫之隙此臣之所以拳拳過慮
秋嗜利如蠅蚋之赴腥羶麋之復集寧知紀極

遭挫則遠遯有獲則復來近西邊稱虜騎萬餘
散漫賀蘭山後北邊報虜營聯絡駐牧威寧海
傍然未見大入犯邊安知非多方誤我俟秋高
馬肥出狙詐以乘我無備耶虜雖犬羊其形耳
目患長近因延寧地方原野蕭條而又有大臣
在彼總制宣大舊鎮有備而亦有大臣在彼提
督二處俱未可以得志彷徨塞下以誘我不虞
今之事勢恰肖誼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處
其上也臣愚過為杞人之憂聊設必無之喻儻
虜以散騎延入延寧境內以綴我西師又以輜
重往來宣大塞下以疑我北鄙納姦人反戈之

謀因兀良哈同利之突入我東北空虛之處重
兵據我隘口輕騎駐我郊牧餘騎掠我郡縣扼
我運道此亦坐困都城之術也已巳之變喜寧
導也直趨京師田小兒為虜謀出紫荊抵臨清
幸虜無大志得利即返當時若縱其姦計其禍
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近世名臣如大學士丘濬
者欲以大寧都司移於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
化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
要害相為聲勢此真老成卻慮之圖也但保定
當紫荊之衝實郊外咽喉之地備亦不可無而
安土之衆為遷邑之舉事亦不可輕性在

朝廷收並利害審度時勢不使有意外之變動自
為善處之術臣迂淺之慮非特一虜患而已自
古有國家者必居重以馭輕安內以制外須以
流賊之故調發邊騎入剿邊上將士周歷諸省
飛兒城池卑淺將士怯弱隨
駕南征經過名都大邑又見人物繁華財貨富貴近
日各邊餽運不繼將士不免凍餒加以故虜強
盛日有鋒鏑之苦安知其不厭窮邊為地獄之
愁慕中華有天上之歎昔唐中葉府兵法壞而
為彍騎其彍騎之法大寶以後稍以變廢應募
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

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猛將積兵皆聚於西
北邊安祿山見武備廢弛遂有輕中國之心發
所部十五萬衆反於范陽引兵而南無敢拒之
者乃使封常清詣東都募兵六萬人皆白徒未
經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
敗高仙芝退自陝西哥舒翰潰於靈寶玄宗幸
蜀而長安不守矣近甘州假告糧而殺害巡撫
大同因下操而抗拒巡按御史宣府於教場將
減寧武因點名消散其他倔強不服者又往往
来告兵情必動如此勢已寖乎其可畏矣萬一
有奸人呼唱於其間以召直為患邊陲而已哉前

日何錦之在寧夏近日李隆之在甘州使其姦
謀得遂事亦未可量也況近年以來水旱不時
國家多事賦役繁重民不聊生匹夫不逞一呼成
群小則流劫鄉村阻截道路大則攻圍城郭虜
殺官軍隋殘積起習以為常蜀寇甫平而霸賊
起霸賊方息而礦徒作亂徐樂所謂土崩之勢
也徐樂之言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
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
之地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
是之謂土崩昔有唐之季奢侈日甚賦歛愈急
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

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
盜遇官軍多敗於是王仙芝起於長垣黃巢起
於冤句其後巢賊自嶺南廻蹈江越淮直陷東
都神策軍士皆是長安富家子弟賂宦官名軍
籍厚得廩賜未嘗更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
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於
是賊巢入長安僖宗走興元今觀其勢相稱疾
不出天子大任宜泣良可哀也今邊塞不寧腹
之隙胡虜有窺伺之形戎卒有跋扈之心窮民
有離渙之迹古曰明者見於未形聰者聽於無
聲今形聲暴著夫人皆能見之亦能聞之不待

明者聰者而後能也事機如此豈可聽其自來
任其自至而不為之慮也哉大抵禍患已來從
而圖之為力既難幸而獲濟亦必有所損傷禍
患未至先以待之用力既易雖有不測亦不能
大為災害今日之計上策莫若脩文事其次莫
若嚴武備所謂脩文事者親賢遠奸節用愛人
而已所諸嚴武備者臣有管蠡之見不避狂瞽
之誅謹為
陛下陳之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易萃之象曰澤
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宋儒丘氏曰
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

虞而已既濟之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
患豫防之宋儒程顯曰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
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宋子罕曰天生五
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司馬法曰國
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晉人有言
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操蓋教戰乃所以
息戰而訓兵乃所以寢兵也我
太祖高皇帝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天下既平猶令日
浩京官京處練兵明白遺京官其處練兵蓋無
寧歲凡制為
祖訓曰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
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況今
天子自為守邊而將可不選兵可不練武事可一日
不為邪我
太宗文皇帝聖神文武繼志述事祗承
燕都親控隘塞內難既靖猶令歲出開平明歲
出興和　躬御鞍馬與胡虜角逐蓋恐一時武
事不競後嗣將弱故不憚一己之勞而為萬世
慮也以教閱言之　國初南北大小教場之設
以練五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營又有三千
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槍火器是為
三大營各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曰坐營
曰坐司而　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司歲

輪班馬步官軍隷五軍操練此
祖宗時營操之舊規也景泰初因胡虜憑陵選三營
精銳分十營團操以備緊急調用是為團營每
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及坐營掌號把總等
內外官員略如三大營之制而命兵部尚書或
都御史一同提督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
罷□年復置分奮武至振威為十二營此則後
來隨時之建置也自夫團營建而三營漸輕今
三營壞而團營亦徒籍有萬人之名營無萬人
之實科道點閘官員據其日報到營名數無從
究其隊伍實有之真內外坐營等官假以軍伴

工匠為名一任恣意於差占之役老壯不閒有
簡別之期勇怯不問有齒[illegible]之等去歲止部有旨
命於團營選兵三萬聽征夫團營本摘三營精銳而
役今團營選兵則兵之不精可知而今團營猶
夫昔之三營也臣嘗觀五代史宿衛之士累朝
相承務為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
居半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周世宗自高平之戰
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
百未能養一甲士柰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
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簡諸軍精
銳者陞之上軍羸老者斥之又以驍勇之士多

為諸道所蓄召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選其尤
者為殿前諸班其餘步騎諸軍各命將帥選之
由是士卒精强所向克捷宋之藝祖亦踵此制
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陞
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史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
禁旅之闕又選强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
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隸
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
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
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驕惰夫周宋都
汴去邊尚遠餽輓亦便猶以兵不可[illegible]當則不
可浪費今各省水旱連年災厲迭見
朝廷以小民困苦雖有蠲減之恩有司慮國計匱
乏率多廢格而止當催徵之際期以促限迫以
嚴刑使閭里窮民質田毀屋鬻男賣女歲租僅
辦生事一空豐年流乞道路凶年轉為盜賊況
漕運之粟近亦千數百里遠者往返萬餘里計
其程途非周歲不能至有江湖風濤之險有洪
壩搬撥之勞渠鍤淺閘之患當夫秋冬交河水
泝澌涸裸身抗淺入水牽舡不幸舟敗米漂則
貨家易産以償官猶不足則逃竄四方至死不
歸者有之今諸軍日月所食皆農夫之脂膏漕

卒之汗血也以輓輸之難如此而養此疲鈍無
用之物均一覆載之下幸與不幸有如此者臣
愚以為今日之事民之財力竭矣兵之凋敝極
矣非大有所更張不能祛積年之弊非大有所
振作不能復已去之威近日本兵請於本部尚
書外別設一員專督營務良以此也請
命本兵大臣會同內外提督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
將士大加簡閱仍　命給事中御史按其不如
式者如團營所統十二營必滿一萬之數兵必
極一時之選如五軍等三營驗其實在之數以
杜其占役覈其逃亡之數以致其清勾然欲選

兵當先選將今各營坐營多以功勳之冑為之此輩生於紈袴之家長於婦人之手目未嘗辨旌旗之色耳未嘗聆金鼓之音身未嘗經鋒鏑之交足未嘗履沙場之地若一旦授以坐營重任彼建樹大將旗鼓坐於將壇之上儼然一大將也叩其中之所識也不過衣服輿馬之間飲食男女之際而已既無材能又不省事且聽信心腹家人及積年識字光棍撥置剝削行伍賣放軍役營務廢壞職此之由今各營坐營官請用出入均勞之例必邊上有功將官方得入為坐營其武弁之冑非卓然有志功名擺脫膏粱氣習者但世其祿不任其事可也下而把總管隊官務要先擇其人所管部伍先令自選以次引驗如一隊五十人就俾管隊官自選精壯者幾人老弱者幾人逐一引於該管把總等官處驗看果精壯則留之果老弱則去之如有濫誤則隨其多寡而杖責其原選之人甚者呈稟於提督官處易置之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呈稟科道官處參奏重治之如一把總該管若干隊就俾逐隊自選除老弱類開外其選中者明開其隊武藝精通者幾人膂力強壯者幾人逐隊開寫引連坐營官處驗如選取不精輕則

量行責治重則呈稟提督官處更換其人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開具揭帖送科道官參奏重治以罪如一營該若干總坐營官逐總自選畢引送提督官處驗看有膂力者試其膂力有武藝者試其武藝則因以觀該營將領之才否則不行用心視為泛常會同科道官員參奏斥罰提督官逐一驗中者仍送科道官處覆實有不堪者駁回另選具計數奏 聞請

旨戒諭其簡選之法驗之年貌以求其老壯驗之身材以求其勇怯驗之技藝以求其精疎雖伍兵並用而尤以弓矢為主蓋刀鎗旬日可精弓矢非積久不能熟弓矢既熟則他技皆餘事矣去取之間雖以武藝為尚尤以膂力為先蓋武藝可學而能膂力不可強而至膂力既壯則武藝皆可學矣團營取不足則於三營見操將士中取之猶不足則於四都司京操軍士中取之其四都司兩班京軍宜略倣周宋之制簡其驍銳者陞為京軍即 命原衛所官司將選中軍士當房家小津遣赴京常住待其衰老仍遣回原衛所收伍其餘班操官軍亦不必赴京虛耗

國儲亦略倣大學士丘濬輔郡之議該班京操將士就於附近郡操備東則以永平或薊州西則

以保定或易州南則以臨清或徐州但止乃豈
府不必設輔郡邊城芻粟價高委輸實難內郡
将士至彼不能戰陣虛糜錢糧有事則以京營
精選将士戍之三營将士除選團外餘留本營
操演宜復簡其壯健者免其做工嚴加訓練別
為一項一次備意外調發一次備團營選補其
老弱不堪者團營則退回三營若慮外衛所選
取既多原伍空缺則京營老弱將士願回原籍
附近衛所者聽其便收充補伍近世名臣大學
士李賢嘗言於
英宗皇帝欲以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

調出在外以省冗費誠有見也選取既畢賞賜
一月糧亦宜略倣前世之制稍為之差等團營聽
征將士為一等三營聽選將士為一等老弱做
工為一等如此則勇壯者勸而疲懦者勉兵庶
幾可用而國無浪費之虞矣然則兵法有曰兵
無選鋒曰北又於每營之中拔其尤驍銳者三
千員名置為遊兵若先鋒之名於各邊都指揮
等官中擇其善戰有謀者授以署遊擊若先鋒
之號就俾於邊上平日所知慣戰將官中自指
揮而下奏取數十人以為領哨把總管隊等員
應用又於邊上夜不收人役中選其遞年出塞

及工於劄營者奏取數十人以為京營哨探人
役之師名仍統屬於該營操則別置於一處使
之常為戰裝一遇有警
命下即行有事之時本營悉行就以充該營遊擊先
鋒之用若只發所部則俾受節制於所在三堂
等官每歲發遣二三枝於宣大等處以代內地
邊操備禦之行寇入則聽所在三堂調遣與邊
上遊奇偕進以為犄角之勢不得仍踵京營閑
門坐守之怯不得肆為禁旅偃蹇驕悍之態輪
班出戍周而復始以識胡虜情狀以經戰陣勤
苦以習塞上風寒其更代之期道里之費又因

時制宜而區處之有方至於教練之法臣不避
煩瑣為
陛下復陳之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
除祁寒盛暑者工役外月不過數日通計一歲不
過數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聞鼓角火砲之
聲音趨走數十步吶喊數聲而已質明而入營
未午而歸家未嘗習擊刺之方閑馳射之法甚
至於都人所言京營下操非操練也乃比較也
今日下操則追昨日該操不到之罰銀明日下
操又追今日該操不到之罰銀何嘗有彎弓發
矢揮戈躍馬之實其將士之入教場也挾一無

鞘之刀或以竿而為鎗或以棒而為銳即其器使真如兒戲昔　英廟北狩都御史楊善往迎也先容遣一人先來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将卒相安因四方無虞各營脩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嗚呼善言京營練習之無素将士之無能歴今日猶昔日也今日之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之使将各以己意教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格闘之實技左右開闔必有陷陣潰圍之實勇猶張巡所謂使兵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為戰

斯為善矣或如宋太宗親閱之法刻木為箭鏃畧以氈網命强者兩相射避即擒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挺為馬鎗施諸草稍俾地騎相擊取其尤勝者各分等級遷隷之夫格闘之法如手搏然精於手搏者他人雖奮力擊之終莫能就而乘虛一手其人即仆雖一人可敵數人雖中人可敵壯士格闘之法其避箭杙亢擣虛固自有方平日不習一旦臨敵不耳目眩皇則手足軟顫故有平日挽强命中而臨敵不能彎弓平日運稍風生而臨敵不能牢握昔尉遲恭稍由日定手捷故也至於神槍火礟亦宜使之

放演習其安置之宜忖量其高下之勢蓋槍礟之放尤難高一寸則騰空低一寸則入地徒聞訇磕之聲殊無摧擊之益亦以平日未嘗量定故臨敵不知所以持架安頓也如此簡拔如此教練則營伍充實将士勇銳有此十萬之衆賢於他日不習之兵百萬可以折衝禦夷猾夏之萌可以銷寇賊姦宄之漸可以省

國儲無用之費　國勢有雷霆之威有泰華之固豈直虎豹在山而已耶是則所謂伐謀之上兵也此法既立而又一年一蒐補三年一大閱以

若此施為雖似紛更然于緩急實為有賴宋蘇軾有言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今之形勢似不可謂之無事矣如臣言可用乞下　廷臣會議務求

國勢之尊安無憚更張之煩擾愚謬之見亦其大略耳若夫條目之詳綜理之密自有

廟堂深識永圖非臣之愚所能為也一得之愚冒瀆　天聽惟

陛下留神省視臣待罪該科切有所見不敢不言不知忌諱罪當萬死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國初永平以北山後置大寧都司統與營義
會等衛以守其地後以朶顏等部恭順故移
大寧都司并所屬衛於保定等處空其地與
之近世名臣大學士丘濬欲以大寧都司移
於保定立于永平或遵化薊州其所屬衛移於
沿山要害相為聲勢但遷邑之舉事不可輕
要較利害審度時勢善處之
一脩文事在親賢遠奸節用愛人嚴武備有管
蠢之見　國初南京有大小教場以練軍伍
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又有神機等營官軍
而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都司輪班官

軍隷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分
十營團操每營官軍一萬員名今有萬人之
名而無萬人之實要命本兵大臣內外提督
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將士簡閱例
命給事中御史按其不如式者每營必滿一萬之數
兵必極一時之選然選兵先當選將各營坐
營官用邊上有功將官人為坐營其武臣世
胄但世其祿不任以事把總管隊官員所管
部伍先令自選以次剩餘團營不足於三營
取之尤不足於四都司取之四都司軍簡其
驍銳陞為京軍家小赴京常住其餘班操將

士就於附近輔郡操備或永平或薊州或保
定或易州臨清等處但宣府不必設輔郡以
京營精銳將士戍之三營將士聽征為一等
聽選為一等老弱做工為一等
一兵法有曰兵無選鋒曰北每營之中當拔其
尤驍銳者三十員名置為遊兵若先鋒之名
於各邊都指揮等官中撥其善戰有謀者拔
以署遊擊就俾於邊上所知慣戰將官中奏
取數十人為哨領把總管隊等項又於邊上
夜不收中選其工於刼營者奏取數十人以
為京營人役之師遇有警

命下即行仍每歲發遣二三枝於宣大等處以代內
地邊操備禦之行其更代之期道里之費因
時制宜區處
一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除祁寒
盛暑工役外月不過數日通計一歲不過數
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因鼓用火砲之聲
音趨走數十步吶喊數聲而已質明而入營
未午而歸家實未嘗習擊刺之方開馳射之
法甚至如都人所言京營下操非操練也乃
比較也今日下操則追昨日該操不到之罰
銀明日下操又追今日該操不到之罰銀

嘗有彎弓發矢揮戈躍馬之實其大將之教
場也挾一無弦之弓挿二三無羽之箭或腰
無鞘之刀或以竿為鎗或以棒為銃即其器
仗真如兒戲今之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
之使將各以己意教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
格鬬之實左右開闔必有陷陣潰圍之實勇
至神槍火礮亦宜使之常於演習如此簡拔
如此教練則營伍充實將士勇銳有此十萬
之衆賢如他日不習之兵百萬可以折蠻夷
猾夏之萌可以銷寇賊姦宄之斷可省
國儲無用之費是所謂伐謀之上兵也
嘉靖三年　月　日奉
聖旨這所奏備虜防患事宜兵部看了來說

刑科給事中臣管律謹
題為脩兵政復舊規以固根本以防不虞以消災
變事臣惟安不忘危明王之所以盛弊不知救
庸主之所以衰既往之迹昭明可考仰惟
陛下勤學鑒古敷治準今洞察高出百王謀猷遠追
三代曩嘗發　綸音有曰朕以人君深居宮禁
不知外面事情群工聞　命無任懽悅至今傳
為美談咸恐無所建白以負
陛下也臣以諫為職敢援政之弊於今而關係天下
之至重者言之惟我
太祖高皇帝剪胡元凋弊之俗定萬世不易之規罷
中書省而設六部革樞密院而置五府五府之
官設左右都督各一員同知各二員僉書各二
員統領天下衛所分掌在京軍馬上下相維體
統不紊歷代之兵制莫良於斯至如公侯伯但
帶銜隸籍以從使文祿府事一無預也比時員缺
寧　命六王之人仲子為署都督分僉府事未嘗
輕及公侯伯以誠為慎重權任成化初員缺定襄
伯郭登嘗　奏舉都督指揮六員蒙
欽依補之猶能率循　舊典迨今承平日久事漸非
張而其掌印者既侯伯僉書者亦侯伯應任之
臣不過三四而已缺多廢久與六部事體不同

然以 國家兵馬網領之地坐擁豢養驕侈姿
徒利不知興弊不知革恒騁侵漁之術而為溫
飽之圖此 舊規不復之大弊一也至於
京師為天下根本之地五軍三千神機團營乃四
方觀望之兵存強幹弱枝之勢寓居重馭輕之
機今乃坐營坐司皆委之侯伯中間謀勇才略
堪任營事調度布置頗服衆心固有二三其人
餘則聽人指揮一丁不識幸今無虞恬不知慮
固也一遇有警則多兵能料者詎敢直前效用
者誰歟不待臣言固莫逃於
陛下之洞見也況我
太祖高皇帝肅嚴軍政凡有事征伐則
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單身還第軍士各歸
其衛又降律令各衛禁止軍官帶人不得私下
接受公侯所與金銀段疋衣服器物及非出征
不得侍立於公侯之門 聖謨洋洋具載典冊
今以此禁暴禦侮之兵資彼呵前擁後之具名
雖管隊實乃情事此 舊規不復之大弊二也
執此二大弊臣恐非 社稷磐石之計亦豈勳
戚帶礪之福乎矧今 天變屢失其清地變屢
失其寧人變屢失其常為
陛下消弭之要固非一政臣以為兵制則政之大者

也蓋國之有兵人不敢犯猶地之有險人不敢
踰是以易有師卦洪範不去兵政所以有天下
者立武以衛 國備兵以保安當時平而要
動黷用固以激亂使或世玩而廢弛不修亦足
招亂故周公誥爾戎兵之戒不能默於成王極
盛之日也惟
陛下負不世之明可望祛累積之弊乞
勅兵部會執政大臣早為計處從實體訪於侯伯之
才德聲望果堪委任者委任猥劣卑陋果當罷
斥者罷斥各處帶俸都督有年力勳績者查取
到府任事不使虛縻祿俸在京在外都指揮有
才識超凡藝勇出衆名與實孚可以備急緩之
用者按成化年事例奏請 上裁量授署職俾
之坐府坐營必如此則人才奮勵威武振揚可
以固基本之重可以杜覬覦之奸可以消災異
之患上續 太祖 太宗之緒遠垂
聖子神孫之謀如以臣言為非臣再以時勢論之今
郡縣無高城之據深塹之阻而盜賊之患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兵馬精壯在閑府疲癃在伍而敵
愾之氣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武備朽箭折弓
殘旗破鎧而器械之嚴視 國初何如也宣大
二鎮乃 神都北門宣府原設官軍一十九萬

大同原設官軍一十二萬今兩鎮之間僅十之
三其延寧甘肅遼東以及天下當所可以例推
而强弱之勢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川廣流賊
諸藩夷虜恃驕犯順羽檄交馳而外難之侵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賞不及于勞臣
恩偏重於權倖而鼓舞之術視　國初何如也兵政
一弊如此日益泮渙而弗振矣且
祖宗於兵政任重都督而不輕授侯伯者豈無謂哉
蓋都督流官無所恃恃心常小而畏常深恩之
易感威之易行公侯伯之世爵難褫有犯不能
盡其法有求必欲盡其恩此良法美意通於任

用別於嫌疑者如此其善也夫事常敗於所忽
禍每伏於無形伏望
陛下念
祖宗創造之難察臣愚一得之細除宿弊而一新之
則制治保邦千萬年長久之計不外是矣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嘉靖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

刑部尚書臣葛守禮謹
題為脩舉農兵以壯邦本以保萬世疆域事臣竊
惟我　國家定鼎金臺切近北虜初定經制內
設推關外聯各鎮表裏相維計慮之悉防備甚
完確乎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
京師遂露在肩其初猶恃朵顏三衛為藩籬後乃
夷情漸變交通向道陽順陰背於是北虜得以
近境窺伺竊犯不時而我之登陴戍守亦無虛
日矣庚戌之後　朝廷旰食者已二十年夫有
常備則有常兵可也初以倉卒至調陝西客兵
以為備待土兵練成則免調遣今既二十年矣

土兵之練者何在而調客兵如故且秦兵未遣
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亦以防秋而至果土人
在在羸不可用乎古稱燕趙為天下精兵處不宜
至今遽不可用也嘗考春秋而後燕趙與虜為
隣各以其國當之未聞借兵於列國也至漢設
沿邊郡各以其郡當之未聞借兵於列郡也今
以萬世疆域而為朝夕暫支之計必將有遺算
乎夫人情安於因循故不議罷客兵亦抑不覩
調客兵之害爾彼其遠涉室家妻子誰托內顧
之心日夜不忘經年遠戍介胄蟣蝨無所辦替
何能自安此在本軍之苦不堪者一也往來在

途不免驛騷約求縱兜刼掠亦有所至寄寓男
女相雜市肆用强嚴禁不戢此為居人之害不
堪者二也至於歲用行糧司農之供億者已過
千餘萬矣而山東之費亦將二百萬餘矣年復
一年可常繼乎且近邊州縣一二家當又坐商
人派貲客兵糧草連年負累皆思南遷此為官
民之病不堪者三也陝西亦邊地也防禦雖切
今那西而補東顧此失彼亦非通計也此為三
秦之缺不堪者四也且庚戌以來虜犯東方又
復數次每來必入客兵固在也然則何益乎而
鄉民奔竄無路延頸束手任其虜殺以素不習

兵無以自衛故爾如此不已即數年間中原坐
困財匱民稀不可復支持矣虜乃長驅不知何
如為計也臣愚以為及今客兵在邊伏望
皇上亟勅畿輔撫按各行兵備等官督令府州縣官
畧倣唐家府兵之意從古寓兵於農之法將各
州縣壯丁但能勝兵器者編為保甲分為守調
二號除火器弓弩槍刀隨宜便置其餘貧者亦
令置連珠棍一根甚貧者官為處給不妨農事
隨便演習調字號者免其本身丁役仍量加資
給一有警報悉聽信牌調集分布如[illegible]即給客
兵行糧守字號者在城在鄉各就近屯聚防守

賊至各出與戰北虜既舉國入寇我民亦隨在
應敵縱不大勝亦可令失利而去或者先聲所
及虜知有備而自不敢入矣昔宋种世衡守清
澗教士農工商皆習射而夏人戒不犯可知也
凡此皆不煩平日預養儲一用之雖厚其賞賚
所費不多彼亦自保家鄉不誤生業不惟為
國敵愾亦且為地方復讎鼓舞易從勇氣自倍子
子孫孫世共守之是疆域之長城永賴之保障
也此與客兵之利病相去豈直萬萬哉但須禁
其擾害時其訓練利其器械明其賞罰及其津
貼處辦酌量地里遠近定擬聽調人數并諸凡

未盡事宜通乞 勅下該部并各撫按官從長
議擬奏 請著實舉行地方幸甚軍民幸甚臣
熟思時事備虜為先而備虜之方惟農兵為要
謹摭一得冒昧開陳伏乞
聖明裁斷施行
隆慶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兵部看議來說

吏科給事中臣曹懷謹
題為隆繼述抑爵賞以圖治理事竊惟書曰監于
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
蓋興革者人君之大鑒不守則爵賞者人君
之大柄不慎則濫隨與濫智者察焉
陛下倫序攸歸入繼大統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
陛下不得而私也凡繼述之道必重至計毋事變圖
必顧公道毋示私恩其大者務學以明理正心
以御物親賢以訪得失納諫以廣聰明去讒以
防壅敬遠色以清志慮省躬以杜災變修德以
舒匱之如是則繼述之道盡而

祖宗在天之靈慰矣
陛下嘗究心于此而行之未力耶抑舍此不為而漸
不克終耶邇來封拜大行名器日濫往者王田
今者泰和固知
陛下之眷注者將也陳也因以推恩者張也夏也流
以及於有數戚數家也
陛下獨不視天下如固有而乃私德於人耶或不念
流弊之極以無意於繼述耶蓋王田泰和之封
雖分所當得而嫌於大驟紹祖帶俸雖不甚踰
制而悟其文皆成典具存固不敢喋喋以取煩
瀆也若　皇親封公　國朝未有　宮端重秩

視為剪桐豈所謂貂不足狗尾續者乎傳陞乞
陞正德弊政吳振武受首為厲階豈所謂爛羊
頭竈下養者乎凡此皆示天下以私不可為後
世法者也諸臣者席寵太過無知妄作設或請
隧地取武庫奪泌園　陛下將何以應之耶曾
長慮而卻顧耶臣以為萬言猶知恤人言也始
激怒　陛下而獄二臣繼疏請而鮮之至方隅
丈尺亦曲從該部所定斯二者不可少之也乞
軫念四方告災　勑下工部暫停估計之命稍遲歲
年乃所以益全萬言令名也輪則不畏公議者
以情言之孰不知蔣為　母后氏也隆之宜也

但一門太盛惧猶濫觴振等則貪饕無厭非所
以慰　母后而　陛下之孝亦不純矣乞
勑下兵部削免振等所授且昌國之封鶴齡以何功
而敢冒此不避　陛下亦何忍棄
祖宗之法于不足守耶更乞　勑下吏部并夏臣徐
光祚等數臣宮秩之　賜收回
成命斯惜餐纓之意也由是太公至正昭王者無私
之道而善述莫大於是矣
嘉靖二年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臣王瑺謹

題為惜名器昭　國典以全戚畹事臣伏見

陛下推恩四氏有封公者有封侯伯者有加宮保者

有為尚寶司丞者有為錦衣衛百戶者在

陛下以為必如是而後可親親也臣切思之甚為不

可故敢不避忌諱為

陛下陳之張鶴齡之封公因父爵也昌國之封歿後

之謚蓋榮終之典也今以其父榮終之典而為

其子生日之封不審鶴齡身後將何以加之也

臣恐不至於封　王不止矣王非臣子所當封

也　皇親之疏遠者尚多而其親且近者張氏

之外猶有夏蔣陳邵四家也鶴齡既公矣四家

必將援例以　請不從則親戚之間似有厚薄

之分從之則公爵不勝其冗且濫親同恩宜同

陛下亦將無善處之術矣且今之稱公者定黔英成

而已鴻勳茂績其紀於　太常者視鶴盖不止百

倍也今廁鶴齡於四家之列抑可以服天下服

後世哉此施於張氏者之不可也前此

皇親封伯進則五六年速亦二三年而夏氏之封又

遲至十六年之後今陳萬言猶未逾年即封伯

爵比於諸外戚則太驟夏氏則相懸矣夫

皇親而封伯當封者也以當封之爵而乃不能少待

於二三年之內臣謂萬言之處富貴亦甚不智

也其子紹祖因他日之伯也伯者武衛尚寶者

文職

陛下欲貴紹祖武臣中獨無可以居之者乎以待位

武衛之臣而置之文職之列踰階侵官莫此為

甚況議奏討房地之事即今物議未平守法奉

公之臣如葉寬翟璘者猶繫獄待罪而陳氏父

子封爵拜官日加一日臣恐天下有以窺

陛下之淺深矣此施於陳氏者之不可也宮保所以

崇養　聖功以致他日之太平者也此天下第

一等人之任彼夏臣者不過循理守分保有富

貴而已惡足以當此雖曰兼官不親其事然不

大害事者然量才而授官帝王之先務顧名而

思義君子之盛心以此言之

陛下之賜夏臣之受皆非矣此則施於夏氏者之不

可也玉田之封亦足以榮蔣氏矣

陛下以為未足而復使為指揮者二千戶為三一門

貴盛甚賞之僭已不待言矣然猶諉之曰至親

也吴振武受

陛下之何親也而乃亦冒錦衣之榮此門一開凡與

皇親瓜葛者皆得為錦衣矣若夫奸巧之徒伺間投

隙行錢神以交通假親黨而冒爵此又勢之必

至而臣預料其必然者也此施於蔣氏者之不
可也凡此數者
陛下固已行之矣然聞言必察者智也改過弗吝者
勇也
陛下天錫勇智臣不敢謂不能察於是不能改於是
也伏望
陛下依納臣言收回 成命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激切之至
嘉靖二年八月初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劉[illegible]謹
題為明公義割私 恩以無隳大業以保全外戚
事臣近見都督同知陳萬言奏討新宅房地該
部上念 國是下采群言公則抗顏直
奏私則婉轉譬喻蓋欲冀
陛下之俞允萬言之曉悟以共成
中興之治也夫何萬言不勝憤憤遂以辭地故激
天怒致將郎中葉寬等下之 詔獄臣聞之相顧駭
愕莫知所以不知
陛下此舉果今日之急務乎抑事有可已者乎葉寬
等之執持果為
陛下乎為其身與家乎抑有私於萬言而故為是乎
夫寬等無私於萬言不為其身與家直以守官
之故以求無負於
陛下則 陛下不過以椒房之親不遂其請而為是
耳如此舉措其為失德甚大不可聞於天下後
世明矣夫萬言本以寒素叨緣 戚里荷蒙
賞賚甲第連雲其視昔之蓬華已大有間正宜仰守
祖宗之法旁觀 累朝 后族居室之制上體
聖懷敦守儒素不但為 君 后遵和平之福且所
以培植 國脉永世咸休端在於此其或萬言
喪其平生之守蕩不知止

陛下尤當以禮檢制使毋自驕奢以貽子孫之悔今
不惟不知檢制乃以纖毫不遂而械一臣是所以
縱萬言而使之陵越也我
太祖高皇帝艱難創業傳之
陛下中間　列聖相承
皇后齋體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女謁不通苞苴不行
嚴整儉素之風可垂萬世並無以外戚私室之
故而械繫有司夫　列聖不為而
陛下為之是　陛下負我　列聖多矣萬言雖
貴戚亦臣子耳陷　君父於有過之地而已欲享
棟宇之安心寧恐乎方今留都亢旱請粮之疏

日聞三邊告急士卒辛苦倉無數月之儲兩淮
各鎮奏討官軍月粮者不知幾處四方多事十
室九空正
陛下宵旰憂勤圖惟治理之日乃以　外戚一第而
為此舉動臣恐失忠義之心杜諍臣之口非
社稷之福也借使萬言未曾置第賃住京師尤當酌
量緩急詳審機宜俟時和年豐為之未晚今萬
言上棟下宇儘可棲身欲富之心亦何太速氏
迹萬言之心不過欲藉
天子之威以示張熏灼之勢以來投獻耳不知教之
以儉子孫猶以驕奢趣之而況萬言起家之祖

乃自陷其弊也且新宅
先帝御幸之所其地面陽逼近　宮闈前者科道已
備言之苟有臣子之心豈肯求請其地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難思二臣職守之自戒目下
驕奢之漸保　外戚無窮之緒
大奮乾剛特將葉寬等釋放戒萬言以禮則
大聖人之作為天下不勝感仰
嘉靖三年七月十九日題二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戶科都給事中臣張漢卿等謹
題為裁抑　戚畹思倖事近該泰和伯陳萬言奏
討莊田以贍家口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給賜皇親莊田　累朝俱有事例還照前旨便
查空閒地土來說欽此臣等該科敢陳敬之靡
惟賞予過多則恩數而為僭陳乞太繁則法傷
而為褻僭則濫褻則弛皆非所以尊
憲典保　貴戚訓臣民也自昔外戚之家莫不以謙
約退慎為盛美亦莫不以貪縱驕盈為深戒興
衰廢替載之方牘歷歷可考其國家欲保愛而
曲全之亦莫不裁抑其勢而節減其欲也乃者

泰和伯陳萬言起身寒微聯姻
帝室即其平日為人頗能誦習經訓豈不知雅尚沖
澹樂循朴儉為是與區區博利之徒汩沒富貴
而不能振拔者有間也被　眷之初衆方望其
躬自檢修不忘儒素為諸戚首倡以裨益
清明之化顧不自愛惜日事貪冒去歲深冬寒冱亟
起大第經費數十餘萬勞役數千餘人入春以
來增從愈甚營伍疲卒罷操執鍤街巷小民輟
做上工咨怨之聲盈傳道路況夫四方災沴相
繼江淮餓死之人空穴掩埋動以萬計萬言曾
是不思惟汲汲完美不顧

國家治忽今復求給莊田且欲自收租利及該戶
部查覆抄沒地土變賣給賞殆盡近郊田土又
係輸納佃種民業別無空閒仰荷
睿旨猶欲再查臣等以為
陛下慈愛戚屬必務保全誠宜杜漸夫士之受祿且
足代耕況復崇爵祿十倍之乃謂不足養贍更
求增加田土今抄沒田產既已將盡其餘公私
之田無非軍民世業且困窮小民廛之地一畝
之實終歲耕作求數斗之入以供
國賦而養私室豐年厚入猶稱不足稍加災沴頓
至顛越是其誅生已促矣其不至流離散亡者

幸有畦田咫尺猶足繫戀其心今又拆割而畀
之　貴戚之家彼既受為田里專其封植必將
析改田廬易置佃戶巧事誅求多生騷擾小民
其何以堪不亡不盜不可得也自萬言之奏被
有　優旨遂至轉相效尤錦衣衛正千戶文榮
張揖亦各緣　貴戚相繼煩奏俱經該部奏批
復奉　欽依還查空閒相應撥給的某府大郡
畿之田圖版有數節年侵奪所餘無幾
皇上御極之初差官清理正其疆界退其侵佔小民
方總歡悅仰戴　天日　戚里喧鬧忽茲起而
吞侵之若果人滿其欲郊牧之內豈復有餘田

乎夫庸常之人所望　恩寵賜予逾涯驕
積不至猖狂踰撿僭侈干法不已也是以
國家立法率多裁損用圖庇護查得先該本科題
為禁革求討莊田欽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今後求討田地的都不准欽此成
化十五年又該御史李介題昇平日久野無不
闢宜有空閒厚祿之家奪田速怨今後不許奏
討違者科道糾舉祇奉
欽依節年遵守　新政以來又申禁約萬言等明知
戒諭諄切却復故違奏討若誤
准給是虧紀法臣等奉有前例罔敢依阿伏望
皇上割恩以義杜漸以法將萬言等前項奏討莊田
舉照節年事例一切裁抑
勅下戶部通免再查仍乞
天語丁寧諭令各戚務皆循法守分保延爵祿無過
請求致干　憲典則
朝廷恩義兼全貴戚始終無患矣
嘉靖三年五月初三日
聖旨該衙門知道

湖廣等道監察御史臣張仲賢等謹
題為遵　成憲重名器以全戚畹事近該吏兵二
部傳奉　聖旨張鶴齡封昌國公陳萬言加伯
爵陳紹祖做尚寶司丞舍人蔣泰蔣清蔣昶
蔣振武受俱做錦衣衛正千戶百戶等官仰惟
我　朝　列聖之待外戚其優厚也固隆之以
恩其愛惜也每節之以禮蓋以母后之黨椒房之事
事關　孝理情切姻締優之以大官厚祿俾富
貴榮顯　恩固隆矣然其事行之有序而不驟
施之有節而不過者又所以防驕侈之萌杜陵
踰之漸以保全愛惜之也是以百年以來外戚
之臣　寵雖渥而不踰其制世雖久而能享其
成者有禮以為之節也
祖宗成憲皇親不封公如會昌慶雲等侯皆以本爵
終身先太師如張巒在　孝廟時寵榮雖盛以
都督之職帶俸三年之後始進以侯爵身後方
以公贈固非在生而封爵也壽寧建昌二侯雖
為　太后至親然　皇子誕生　東宮既立始
進今爵亦非驟然而賚之者至如錦衣世官亦
不可輕濫昔　英廟時袁彬以保護之功艱關
數年備嘗辛苦回鑾之日止授以錦衣之職又
越數年方以指揮處之況　皇家公主[illegible]

子始得授此官名器之重昭然可知亦未有外
戚舍人旁及異姓同日授官三五人者也是皆
祖宗之慎重官爵保全外戚而復節之以禮率皆類此
聖明中興賞罰操縱百世瞻仰尤當致謹而不可忽
焉者今日之推　恩外戚是一大制度天下後
世之所取法者固宜遵　祖宗之成憲未可任
情為之也且壽寧侯張鶴齡　恩寵已極前日
皇上推恩已有加祿之典今復此舉似為踰分况上
公之爵每待元勳　戚畹之家未宜輕授并與
世襲若在生待之如此身後有請何以待之陳
萬言為國懿親待以異　寵固為當然但都督

未幾驟加伯爵若復加　恩何以繼之陳紹祖
之官尤當酌處與之見任亦非
祖宗成憲處外戚之法也蔣輪幸沐
寵光進以伯爵榮及祖考一時榮遇無與比隆者彼
當謙益自持盛滿為懼可也顧乃覬非分之望
恣無厭之求子弟蔣泰等一日之間得授三官
吳振武受俱得逮茹祿蔭名器之假甚為褻[illegible]
若以為
陛下致孝兩宮推恩　后族禮固從厚臣等愚昧以
為所謂禮之厚者乃得中而不過者是也厚祿
之家　寵榮既盛有禮以制其心使其驕侈不

生常保其盛自足以致
兩宮之歡心所謂事之以禮乃
孝之大者伏望　聖明上鑒　成憲下恤人言
俯從吏部所　請張鶴齡免加新爵陳萬言蔣輪以時
陳紹祖免為見任將泰吳振等毋令輕濫名器
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推恩至公不私外戚使他日史官傳外戚者毋
曰戚畹濫封自鶴齡始驟進自萬言始見任自紹
祖始濫官自將輪子弟始杜奢侈之源塞冒濫
之路俾外戚之家守禮遵度永保富貴與
國家同為悠久其為　恩寵曠廣無窮矣臣等待

罪言官事有當言不敢容默固其職也伏乞
聖明俯賜採納
社稷幸甚外戚幸甚臣等幸甚
嘉靖二年八月初九日奉
聖旨陳紹祖着帶俸其餘已有旨了該衙[illegible]

巡視南城福建道試監察御史臣蕭廪謹
題為薊鎮募兵　都城懇乞　嚴禁以定人心以
重根本事據南城兵馬司呈本月初旬有薊鎮
差来千總任世用等率領軍伴多人在於報國
寺地方揷立黃旗一竿手執陳遊擊白牌一面
上開奉譚總督鈞帖前来召募家丁三千每名
先給行糧衣裝每十名或二十名逐起解送經
旬日餘收送不計其數事干地方合行呈報等
因到臣臣聞　國家制治勢有重輕地有内外
壯外固以屏内而居重乃可馭輕洪惟
京師自　文皇帝始稱　行在即設重兵尚且起

取各省富民以填實重地及後定為
都會又蒙　列聖於額兵之外歲派山東河南等
處班軍一十六萬以備不虞其致重根本如此
邇年以来行伍消耗營卒僅存八萬有奇又值
薊鎮多虞班軍復撥去六萬之數其見在之兵
亦可謂單弱之極矣近該戎政侍郎王之誥題
請召募職等尚頗疑之以為在京居民止有此數恐
今之所收或即前之所汰且恐四方負罪之徒
與諸鎮亡命之卒入於其中不無可慮然號召
驍果壯實京營固蒐乘補卒之謀猶不失居重
馭輕之意也至於薊鎮誠為北門鎖鑰家丁誠

係上將爪牙關乏固所當求召募豈更無地乃
委任桀猾直叩　都門摽挿黃旗廣收赤籍不
惟疑駭物望抑且搖動人心方今人心久弛戎
政初修軍法既如待所不便近利又常情所必
趨萬一在營壯士因懷颺去之心則督營大臣
又費招呼之力號令因而不肅隊伍必至不充
雖曰　國家一統天下一家在此在彼固不當
較但使人無固志視利以為前郤軍無定籍任
意可為去留不惟非彊幹弱枝之義亦恐非
國家長治久安之道也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嚴行禁約以為離次棄伍者之防再

照譚綸帖文原開順天州縣等處而陳其可等
召募乃直至五城地方不惟於
國體有乖亦自與其將令相悖法所當究罪不容
辭伏乞
皇上勅下都察院將陳其可任世用等嚴行提問以
為生事邀功者之戒仍行譚綸將前項收到人
數中間如有京營士卒速行解回着伍庶俾明
塞而民志以定戎政飭而根本益固矣臣無任
激切之至
萬曆三年十一月題奉
聖旨陳其可任世用着薊鎮總督官提了問欽此

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
石瑤謹
奏為慎守　祖宗家法事臣伏覩
御劄及傳諭欲於　世廟告成奉安　神主之後奉
聖母章聖皇太后親詣　廟所謁祭臣已同費宏楊
一清賈永等據禮正對未奉
明旨今早司禮監官復傳　聖意欲令禮部即具儀
注臣仰窺　聖孝惟欲速從　母后之令耳但
從令固孝而孝有大於從令者臣愚不敢默然
以誤　君父於過舉也臣惟
祖宗家法凡　后妃入宮之後未有無故復出者又

大廟尊嚴上同於　天乃　天子對越　神靈之所
非時享祫祭雖
天子亦未有輕易輒入者而況於后妃乎其曰后妃
廟見即今之　奉先殿是也
聖祖神宗累經祭酌行之百五十餘年　列聖相承
已為定制守間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一敢議
及豈至於今日得遽為變更之說哉孟子曰規
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我
祖宗天生神聖明物察倫創業始謀以垂永久萬世
聖子神孫之大師範也有所舉動遵而行之若為圓
者之有規為方者之有矩擬之議之甚[illegible]

則今日之家法即
祖宗當時之家法今日之治功即
祖宗當時之治功夫何閒然之有繹此不務而顧聽
紛紛之言曰　國初之禮有未備今日之廟有
不同任意徇情一切自用彼容悅幸臣豈有愛
君之實哉
陛下聰明睿智出於天縱維曰有所撰作不削而合
然　聖不自聖尤見
法祖宗之道況一代開創之典主多少遲思多少歷
事以立後世之法恐亦有未易以度越者臣愚
以為

祖宗之法不可輕變者如此抑臣聞之乾剛坤柔陰
陽定分各止其所不相侵越是故古之人男治
外女治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曰
宮闈以正　朝廷入曰正家而天下定其所以慎
其防者如此漢唐之季事不師古陰盛抗陽女
既時作夷狄侵擾群小得志其患有不可勝言
者以
陛下乾剛中正之資為天下百神生民之主豈宜輕
變　祖宗之法致使　太后無故輒由正門出
入輒入　太廟街門求往坤顧行乾之事陰乃
冒陽之位其幾既見不容但已畏時[illegible]

然亦豈可不加之慮哉臣忝禮部之臣輔導無狀
固不足言誠恐上為
聖德之累有非小小以故不敢阿諛苟容依違觀聽
以成
君父之過以負
天地之恩也伏望
聖明思乾坤陰陽之義畏
祖宗創建之法謹天下萬世之防務抑其情以合於
道所有謁廟儀注　速賜停止以成
大孝之德臣愚幸甚天下幸甚無任悚息待罪之至
嘉靖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
聖母欲一謁世廟以伸恭思
皇考之意雖奉
慈訓而禮制命令皆出乎朕亦是禮所當行非為干
預外事有害政體況　冊立皇后及各處進
皇太后表物皆正門而入卿如何說以陰冒陽又言
不可輕出正門語欠酌量非大臣體國師保愛君
之心該部知道

貴州道試監察御史臣周晃謹
題為懇乞　聖明詔　太廟行　大禮以妥
神靈以慰人心事近該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費宋
等題為　廟建禮儀事奉
聖旨你每原計在秋祭完工今果完了何必又待朕
雖非長者豈自已變詐如何交與鬼神不序昭穆
何得成王禮著作急擇日奉安　仲主朕難躬事
或太子或命攝行事悉照　先朝儀節出
主上香奠獻等次皆除且唯舊行其儀來看欽此又
該禮部題　廟建禮儀事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大小臣工捧讀　綸音罔不喜動

顏色皆曰我　主上以孝治天下而急於奉先
也如此真天地神人之福也臣濫廁言官無內
補報一得之愚昧死　上陳臣聞聖王繼天立
極莫大於典禮而報本反始莫先於
宗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蓋自仁率親以至
於祖尊尊之義隆自義率祖以至於禰親親之
仁篤尊祖敬親仁至義盡王者萃人心以立人
極正綱常以昭萬世莫要於此臣謹按易曰王
假有廟禮曰惟孝子為能享親蓋子之於祖考
其氣本相為流通其心常相為感應子孫之精
神即祖考之精神必子孫之精神萃於已而後

祖考之精神萃於廟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禮孝
子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
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
乎其嘆息之聲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
之至也孔子嘗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先儒朱熹
解之謂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
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
然如未嘗祭孔子之心必以親致其祭而後其
心始慊然也洪惟我　皇上德符天地
孝法帝王　睿知夙成　神謀獨斷觀會通以行禮
廣因心以盡制誠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諸鬼

神而俟百世者矣茲當　大工告成之始臣仰
見肅清廟貌煥然一新森嚴氣象照耀宇宙
祖宗　列聖血食億萬年悠久無疆之休端在今日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萃其神自數年來每祭皆於
景神殿　聖心常有所不安今　廟成而
祖宗列聖得復其定位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安其靈
睿宗獻皇帝以精爽之在天與
祖宗列聖同入　新廟合享一堂懽欣交孚不言而
喻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通其志於斯時也霜露既降仁人

孝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展其思文武百官皆得躬逢其盛
思欲一覩　聖天子穆穆之容至止
廟廷以行大禮以交　神明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慰其心蓋
陛下之心即　上天之心即　祖考之心惟
陛下之誠敬斯足以致
祖考之來格臣恐命攝者之心豈能如
陛下之心而其誠敬豈得如
陛下之誠敬耶矧　國家重典所係匪輕萬代瞻仰
在此一舉比於常祭萬有不同伏望

聖明俯從所請或于奉安之日或于秋祭之時齋祓
一心親致孝享　祖考精靈昭然在上
皇上誠敬[illegible]越在下文武百執事奔走左右詩之所
謂肅雝顯相丕顯丕承無射於人斯其在周廟
者不有在於今日乎自此奏假之誠下覲而化
不顯之德百辟其刑天地神人共相慶悅諸福
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矣臣愚無任拳拳懇
祈之至
嘉靖二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奉
聖旨這事昨已有旨周冕這廝如何首先敢[illegible]
送鎮撫司打着問明来說

湖廣道試監察御史臣朱淛謹
題為舉大禮以昭
聖孝事臣伏覩本月二十五日禮部揍到
聖旨二月三十日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命婦
免朝賀欽此臣惟
皇帝陛下入嗣大統已歷三年孝養
兩宮常如一日茲者辭免之　旨必出
慈壽之心謂
陛下憫災適勤脩省　毋慈體國當示謙冲但
睿旨簡嚴不言所以臣民觀聽烏得無疑咸謂朝賀
之儀近在　興國太后既以舉行今者

慈壽誕辰乃聞報罷事體不類禮數頓殊傳布之間
關係不小伏惟
陛下之有天下天與人歸但　武皇上賓蒼生無主
當時為　孝廟後者亦惟
慈壽所欲立耳手提神器親授吾
皇母子之恩天日在照
孝宗格天之業身後人之所付托於
陛下者亦惟　毋后一人而已上天之意萬姓之心
所以致望
陛下之事
毋后者宜何如哉竭　一人之誠極天下之養致敬

致樂盡情盡文乃所以慰答天人之心舉行脩
省之實臣愚竊謂今日
朝賀之禮在　毋后雖云固辭在
陛下猶宜敦請比之常例加意舉行以安
太后之心以全　天子之孝則
聖意以彰群疑自釋大毋子之際人所難言是非成
文嫌隙易啓伏願
聖明曲加調護益篤孝誠允臻雍穆之休共享和平
之福興衰隆替實係於斯臣不勝拳拳犬馬願
效之至
嘉靖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免命婦朝賀本奉
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這御史如何不識事體孝奉
兩宮朕豈敢間越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好生打
着問了來說

山東道試監察御史臣馬明衙謹
題爲舉行　盛禮以光
聖孝以安群情事臣惟臣子之事君親莫不願其有
德而獲福兆莫不願其有壽而享福故歌詠慶
福天下之至情也　國家以孝治天下每遇
萬壽聖節則文武群臣畢　賀於外
皇太后聖節則命婦入　賀於內所以昭福德之休
而盡臣子忠愛之極也玆者二月三十日恭遇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先該光祿寺請辦壽麵
陛下欣然舉行臣雖至愚有以仰窺
陛下純孝之心至誠至篤上欲承懽於

皇太后下欲廣示孝愛之風於無窮也伏覩近旨復
令命婦免　朝賀臣竊疑之非惟臣疑之在廷
諸臣及衆庶莫不盡疑之者夫暫免
朝賀在尋常固有是事然當儀禮紛更之時正人心
匆皇之際忽傳此報至情所激安得不疑故皆
私怪竊歎以爲此意若出於
皇太后則中間必有因事撫抑之懷徙特存沒之感
故情無聊賴不暇及此耳若出於　聖意則
陛下母子至情有隆無已豈以
皇太后聖旦之節而忍輟此
盛禮哉此臣民之疑所不能自已者也況前者

興國太后令旦節命婦已行　朝賀臣見當時左右
之人　宴賜之餘咸欣欣然有喜色今
昭聖皇太后聖旦之節相去未越月耳乃輟而不行
前後情文大相違異臣民之疑又何足怪乎伏
惟　孝宗皇帝臨御天下十有八年深仁厚澤
實在人心至今父老道及
孝宗時事甚至流涕天下人心之思
孝宗如此則其思
昭聖皇太后當何如哉
陛下仁孝夙成　恩禮之隆宜無不至然萬一因禮
文末節之微稍成嫌隙此其關係非細故也夫

母子之間人所難言人臣愛君思杜其漸況孝
敬難篤而易疎讒言易間而難合徵之往事自
古爲然其在今日尤不可不委曲而加之意也
伏願
陛下思
孝宗皇帝之仁恩念
武宗皇帝之付托追前日
皇太后之懿旨體今日
皇上之深情益隆　孝養之誠務盡惻怛之實
聖旦之期還令命婦入
賀彼此之情洞然無間則

皇太后安
陛下安天下臣民俱安矣雖有今日之疑適為
陛下隆孝之地耳臣言及此不覺痛心伏惟
聖明俯垂
睿察則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嘉靖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免命婦朝賀本奉
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這御史如何不識事體孝奉
兩宮朕豈敢間越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好生打
着問了来說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何維栢謹
奏為懇乞　天恩暫令大臣陳情終制以植綱常
事臣本月初六日伏讀
聖旨毛伯温着在院管事臣謂
陛下待大臣可謂至矣然猶有未安者
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以為法國史記之
以傳後誠不可不慎也臣以為起復一事關係
國家典章甚重連日惴懼不已於言伯温素行臣
不盡悉其為御史時在湖廣素有青天之號
陛下久知其能足以重託故援金革之例起之於衰
經之中　天語叮嚀勢不容緩伯温感激被

命亦不敢再辭忍情赴道決期而至盖實以厚報
陛下而不忍傷知遇之隆者此特情事實不獲已今
者幸賴　聖明感格之誠停止安南之役六省
生靈既各遂安居之願獨伯温一人不得以慰
孝思之情乎夫天下未嘗無父母之人也故三
年通制達之貴賤而皆然人子至情雖加一日
愈於已故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
也伯温以　國家大事奪情起復猶可言也今
既無事矣則當乞　恩求懇終餘服以報於父
母之懷顧乃延留　制署苟自月不能以情
事懇求延可謂自奪其親者矣然臣觀伯温之

所未及陳懇者有二一則感
陛下之隆恩已有　明旨而不可遽違一則以衰亡
在病所當諱避而不敢於輕瀆故隱忍以自狥
耳夫諱避乃一人之私情人倫實萬世之常道
故苟含懷於公所內不能以自盡則非所以為
子進退無據外無以異於
君則非所以為臣大節一虧罪莫蓋焉故臣願
陛下保全伯溫之節廣錫類之孝賜令陳情乞終
禮制臣恭閱邸報伯溫陳辭本內云七月二十
日服闋則是守憂之時無幾而事
陛下之日甚長也臣願
陛下矜其不得已之情令其暫回原籍以至家之日
為始補襲者離疚一時以足三年之制畢事乃
起一如常例如
陛下念其遠来不忍遽去不得已暫令移兵郭門擇
閒僻之館處之以奉晨夕盡禮而止然後方面
拜　朝廷之恩出握憲綱之任是本經以從權
誠一舉而兩得則天下皆知
陛下善以禮導其臣大臣能以禮律其身無為後世
譏誚昔富弼有母喪歸琦言起復非盛世事富
公竟不可奪仁宗卒從其請天下後世咸嘉其
君臣賢明共由是禮而不悖如使伯溫今日果

於自奪而不亟請大臣不以為非小臣不以為
言則天下後世謂
陛下聖明之時猶有此事伯溫之才猶忍為此則晉
效成軌循私滅倫將無所不至矣異日國史演
之曰大臣起復自
陛下今日始矣豈不可深惜哉臣日夕痛心以所關
至大一念至誠不能隱默謹此　奏聞伏乞
聖明裁斷則伯溫幸甚世道幸甚不勝殞越祈望之
至
嘉靖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毛伯溫朝廷因征討起復已有旨着到任管事
這御史如何輒来奏擾且不查究該衙門知道

工科等科左給事中等官臣安磐等謹
題為明禮制以崇風教事臣等竊見禮部
題永福長公主七月二十六日行嫁臣等聞之禮
在室孫女為祖父母期永福長公主於
孝惠皇太后為在室孫女今服制未滿
孝惠皇太后几筵未徹行嫁則釋服而從吉其辭几
筵也亦用吉臣等謂於禮不合臣等謹按唐高
宗之妹衡山公主應適長孫一氏有司奏以永
徽元年秋成婚時太宗之服未除于志寧以為
不可告於高宗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
改請俟喪畢高宗從之夫女於父母孫女於祖
父母名義稍似不同其為尊親一也三年之喪
與期之喪輕重雖若不同其日月之不可增減
一也高宗能以禮處其妹
陛下獨不能以禮處其妹也乎三年之喪至遠也高
宗能待之今去期甚近首數月耳
陛下獨不能待之乎且閭閻小民有期之喪女應嫁
者亦畏議不敢冒禮而行况聖人以禮治天下
作極四方垂憲百世若乎臣等區區之私不欲
聖朝有一闕事請俟期畢然後禮成亦未為晩臣等
又見禮部二儀注駙馬見　公主行四拜禮
公主坐受兩拜駙馬雖賤夫也　公主雖貴婦也

夫屈於婦逆陰陽位亦禮意亦已乖刺至於見
舅姑之禮亦未開具如何并乞
勅下禮官更議臣等不勝拳拳
嘉靖二年七月初三日奉
聖旨公主婚期
孝惠皇太后已有遺旨相見拜禮只照舊規行該部
知道

禮科右給事中臣陳棐謹
題為憤切醜虜積逆甚
宸斷除胡邪正祀典以昭華夷大分以明萬世綱常
弘
聖作以預消虜患事臣惟天極尊于上地
維奠於下聖人立乎其中惟天地立聖人於中
國是以函夏為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地此天地
華夷之限阻隔之以山川區界之以風氣殊別
之以言語辨異之以衣服乃二儀開闢之所建
而人力之不可混也故內夏以外夷而夷不可
僭夏如夜之不可為晝屨之不可加首此萬世
之綱常天地之大義也故蠻夷猾夏而征誅必

加戎狄是膺錯稱厥功春秋予奪炳若日星也
臣見近者北虜衆强稔惡逞毒犯我中土往年
犯太原次年犯澤潞昨年犯紫荊矣而我邊氓
逋掠在彼導之攻刼往年有石天爵次年有白
通事昨年有王三矣夫北虜而犯我中國是以
夷猾夏也戎氓而附乎北虜是夏從夷也履霜
堅氷漸不可長臣愚竊謂　今日治禦安攘之
方固欲群策之畢舉而第一莫急之務尤自於
嚴內夏外夷之辨明萬世之綱常以正百代之
典禮始　今日綱常典禮之極有關係者胡元
之鬼不可祀於我中國聖帝明王之列並也

當祀胡虜之君又何以禁胡虜之侵既當禮其
神又何以遏其人此臣愚之所以晝度夜思輾
轉而竟不可解腐心疾首扼腕而不能平者也
臣按帝王廟祀之建所以崇德報功昭極明統
奉　上天以尊中國也故自盤古以迄於今上
下數萬千年歷數百君而所取者止十五六人
曰三皇曰五帝曰夏禹商湯周武漢高祖光武
唐太宗宋太祖玆數君者純金美玉無少疵議
不惟功德俱盛而且太統相承所謂功德者有
功德於中國非謂强其本國也所謂大統者承
帝王之正統非但言其一統也擇之甚嚴取之

甚精矣夫何十數帝王之下乃使蒙古忽必烈
元人稱為世祖者厠於其間夫蒙古之託其先
則孛端義兒其姓則奇渥溫氏其居則烏恒之
北其所謂鉄木真而元人稱為太祖者雖荼毒
中原猶未殄滅南統迨忽必烈時乃愈稚而惡
愈肆直乘宋之弱而吞噬之習中國以胡語譯
中國之書以胡字官中國之正以胡人濁我寰
宇斁我彝倫始則以夷猾夏既則變夏於夷當
此之時吾天地所開之中土吾萬古中國帝王
所自立之區域盡淪胥而為夷狄斯皆忽必烈
之巨罪也得罪於中國帝王實得罪於天地也

若以為功是有功於夷狄而非有功於中國也
若以承統是得統於夷狄而非得統於帝王也
我　太祖膺圖撫運起而驅之　祖功聖烈所
以掀揭宇宙超越古今正以其驅開闢以來中
國所本無之夷狄復開闢以來帝王所本有之
中國胡元為中國之所當驅是中國決非胡元
之所當居矣中國非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
非中國之所當祀矣故必去胡君之祀而後驅
胡之功彰今欲存胡君之祀者顧不自察華夷
之限而無以深著　聖祖驅胡之功耶臣嘗捧
誦我　太祖諭中原之檄首曰自古帝王臨御

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
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猗歟大哉我
聖祖森嚴數語如秋霜撼斯言也使
聖祖興於忽必烈之時則忽必烈亦必在驅逐之首
夷狄生既不可居中國而治天下歿豈可以廟
中國而享帝祀哉臣固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
者非　聖祖之本心也是則當黜也臣又謹按
國初　太祖高皇帝因禮部尚書牛諒奏三
皇開天立極大有功德於民京都有廟春秋享
祭宜令太常掌之　上諭曰五帝三皇及漢唐
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初不言元

君同祭帝王廟也臣益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
者非　聖祖之原議也是則當黜也臣又按誦
大明會典洪武六年議定三皇五帝三王及漢唐宋
創業之君俱於京師立廟每歲春秋致祭遂建
帝王廟於京師止言漢唐宋則無元可知矣而
下列位號乃及元世祖夫不序其代而祀其君
臣益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
聖祖之定制也是則當斥也夫此胡君既非我
聖祖之本心原議之定制也而乃冒列祀典以至於
今者何也　國初諸臣定禮議制者成之也諸
臣多曾中元進士受元爵秩於此不過欲強假

元以帝統誤予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非
耳顧胡國豢養之私恩而不念中國天地之大
義臣為　國初諸臣深惜之也然
聖祖不斥正之者何也　聖祖國初見於
詔諭者嘗曰朕元末亦不是知
聖祖之意秖以生於元世不忍遽泯元迹姑亦暫祀
之耳　屢見淵衷豈不謂一再傳世
聖子神孫即與胡元渺無關涉自有善繼其志而黜
之者孰料寥寥百餘禩襲常蹲舊視若當然因
而弗改臣知　太祖在天之靈亦必切望黜此
胡鬼於冥漠之中矣夫禮樂必待百年而後興

制作當俟千聖而不惑此所以當登諸[illegible]無不

能不望於今日也仰惟

皇上道合重玄 權操三重 郊廟群祀之典無不釐

正精當於 太廟之配享者曾去姚廣孝矣以

其嘗從胡教也於孔廟之祀者曾去吳澄矣以

嘗仕胡君也而胡君之鬼顧可祀於帝王之廟

而不去耶哉 皇上崇正黜邪於胡佛之宮之

像之骨髮灑除之夫佛氏誠宜除之然猶胡邪

之無位者耳乃若忽必烈以強有力干取大器

梟桀獰惡元胡邪之渠魁也此而不去顧廟而

神禮之彼豈不陰助其黨以梗

皇上聖神驅除胡邪之妙用哉胡君之鬼决不可崇

祀於中國如胡佛之鬼决不可崇奉於中國也

胡佛不可以繼道統而胡君豈可以繼帝統哉

自伏羲以迄唐虞三代漢唐宋中國帝王之正

統也秦晉宋齊梁隋中國帝王之變統也胡元

盜居中土變統之變者也此儒賢之定論而我

皇上明燭之素也今帝王廟所祀皆正統者變之弗

祀矣而變之變者顧可祀乎秦晉隋有元之一

統非元夷狄而顧不可同元之祀秦晉暨諸臣

亦不平之矣非但秦晉隋不平之而宋之祖亦

深讐之德祐景炎之末忽必烈於宋之子孫何

如也讀史而至此當為乾坤一墮淚而宋祖以

骨肉之恨與忽必烈實不共戴天之讐也而乃

使之共坐一室共享一牢臣知宋祖之心必不

安也非惟宋祖讐之也諸帝王實羞之諸帝王

咸以神明之冑居中國而馭四夷豈意數千年

後天翻地覆有胡元一大變也今并使腥羶之

鬼披髮左衽之裔列之於一堂臣知諸帝王之

心必不安也羞其與夷狄並立也非止羞其為

夷狄也羞其為禽獸也何也

大明一統志我 朝廷脩之信史也內載元氏之祖

實蒼白狼所出志載之言必有明徵若誠然也

是胡元為夷狄而禽獸矣而可與諸帝王同廟

以褻精禋之享乎

皇上抱千古獨出之見正百王未備之章能去此胡

無疑難也失今不去後鮮能去之者臣不忍令

天下後世謂中國祀胡君自我明始也帝王廟

之初建脩撰姚淶已嘗奏稱元世祖不當與祀

當時禮官不能集議一洗前訛而謬引夷而中

國則中國之之陋說竟使淶之正奏沮格未行

追及流患失春秋謹華夷之辨故韓愈氏曰諸

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是明指

諸侯而夷狄者如春秋荊吳之類耳進於中國

為慕義稟命臣於中國也如是則中國之為非
謂竊中國之統盜中國之土如胡元之真夷者
而可中國之也禮官引此語以寬假胡元而不
識夷字遂至背盭聖經誣民惑世是謂邪說甚
於洪水猛獸之災啓夷狄侵亂之禍也如曰待
勝國常厚臣謂　太祖於元之末王縱之北遁
封其孫為崇禮侯正使之存其宗祀也其優厚
已過矣夫彼原為胡地之人沒有胡地之依亦
奚賴我立之廟而顧以堂堂中國強祀大漠北
胡鬼以示厚哉如曰係國初所行臣謂制度禮
樂因時損益我

皇上登極以來所釐正者顧非　國初之典秩耶惟
求其大當而已胡元竊中夏百六十年非不久
也　太祖一旦起而驅之漠外無遺蔓焉是我
太祖之驅元君不因其久居而存之而
皇上之驅胡鬼顧可因其久祀而留之耶惟我
皇上乾斷奮然議斥其祀是
聖祖驅胡元在世之君
皇上驅胡君既歿之鬼掃蕩廓清之功
皇上當與　聖祖一也臣謂帝王廟祀當議斥胡君
者若此臣因此尤有大惑者焉
國朝於歷代帝王陵寢之祭待

制命會各有歲時以重典也臣考方輿圖志自伏羲
以至宋孝宗三十五陵所祭之處俱實有陵墓
順天府所祭元世祖陵臣遍考府志絕無陵所
不知何憑祭之臣聞胡元沒皆返葬漠北之谷
不加築為陵不知去我　朝邊圉之外幾千百
里也今每遇祭但權於府西廟址掃除帷幄以
畢事夫既曰祭陵而祭實無陵既非祭陵而祭
於空地以　禁闕之旁而望空祀一　舊嘗竊據
之胡鬼其惟曰宜乎況陵墓無望祭之禮而華
夷天限隔越封疆其何所望乎臣以為祭元世祖
陵義亦無據通罷之便臣自家食已知此胡君

之宍當除此祀典之宍當正既而承乏言官廉
竊禮省職司如彼其專也逐叨連任已幾三年
籌度如彼其久也而竟使畏難前却不敢建明
是自待如彼其卑也臣一念是輒不量力審勢献
一得於
聖明之前以求不負於所學不負於中國帝王伏望
皇上俯賜察納行令該部會議備考
太祖檄諭并諸華元之旨質以春秋內夏外夷謹微
之大義將帝王廟所祀忽必烈及木黎寒外水
絕根本仍　勅該部查所謂元世祖陵委實在
何地方考經據理較之伏羲以下帝王見有諸

陵應否致祭如果順天府原無此陵或遠出
國家輿圖之外即議罷祀然後
皇上以黜胡尊夏釐正祀典大義　詔諭海內必有
以發舒華夏之氣震蕩旃裘之心續議重委本
兵部嚴責總督選將練軍閱武招亡行間募勇設
奇以為必可勝敵之計是大義既明則士氣自
奮士氣既奮則兵威自揚斯可以繫不孩之頸
梟台吉之頭致之　闕下以奠　中國萬萬年
磐石之安誠　大聖人之作為曠世之事業也
臣鄙見如斯胡鬼有知當先懾遁或能殃咎宜
加臣身憤切衷懷不自覺其詞之過激惟冀

皇上優容體恕虛聽勇行臣不勝千冒戰越之至
嘉靖二十四年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戶部左侍郎臣唐胄謹
奏為遵
成憲以昭典禮事臣惟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生一
代佐命之臣以為之輔故君當大統既成之後
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以尊崇吾
之德業以昭示萬世也我　太祖高皇帝南京
功臣廟之建此　開國之大典禮今百六十九
年天下至今無不仰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
將伊始祖郭英奏欲添祀以致該部乞請多官
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祖與在祀徐達等
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英獨

以後不與此可歎以其方之一言惑之也及都
給事中邢如默之奏已明而我
皇上慎重猶欲禮部看了來說豈如默之論禮雖甚
當而敘事或未詳也臣惟
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正月己巳　命立功臣廟
於雞鳴山六月丙寅廟成遂論功列祀凡二十
二人　命塑死者之像處生者之位蓋是時胡
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
德勝茅成皆已死先棲神於卞壼蔣子文等廟
今復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
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

茂才吳復孫興祖俱見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
當論祀之時已合生死者之功而定之矣勛何
據而敢為此言也抑及細讀　奏稱英於洪武
十七年論開　國功受封至永樂改元始卒享
祀非功優劣實死者先後然後知勛乃不學少
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論功以大
將潁川侯傅友德進封潁國公而於副將已侯
之藍玉仇成王弼許世其爵因論及偏裨謂陳
桓胡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効勤勞今勲
尤著於是各授都督僉事桓封普定侯海東川
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

五百石蓋廟之定祀至此已十六年而英始侯
其所論功者乃雲南之功而勛誤以為
開國也且　大明一統志凡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
鳳陽志英蓋各以其地言彭韶尹直楊廉所著
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　開國功臣錄五百
九十三人凡建功於　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
而英亦與焉蓋各以其人言
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
以　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與焉專以親
言俱與廟祀無與勛皆泛引以為証又惑也又
太廟配享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凡一十三人其已死

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
趙德勝之七人於洪武二年正月丁未
太廟之享已躋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贈謚而徐達
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
其卒之年進侑皆　皇祖親定即古爾祖從享
祭於大烝之義比之廟祀其典尤重英於廟且
不與祀而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惑也哉夫英
功累至侯非不大又以武弁習詩書備孝友恭
儉讓虛之德為世所仰而勛今日之祇奉
眷顧且能奏　大禮大獄諸非之釋以將順
聖德之美亦為可重故尊祖而陷於不知其情雖輕

而與我
開國之大禮所關則重前代帝王之
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宗之自於其身漢明帝
之於其父光武皆身當龍虎風雲之會目擊乾
坤再造之期鱗翼攀附之勞素孚於平居而山
海排倒之機又獨得於臨境其翊戴之力雖俱
不負於山河帶礪之盟而意氣之與則自有出
於牝牡驪黃之外如西漢元功十六位次東漢
雲臺三十二及唐凌烟二十四之圖畫烜赫宇
宙歷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至今照
映青史然皆托褒揚於位貌而我
聖祖之享配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尤重故評論

精如六王以元勳配享廟祀兩聯上俎其配享
六王以下今尚六人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
再成胡大海趙德勝皆取其死事而當時茅成
亦死事者惟與廟祀而不得配享六王以下十
五人以功多於五百九十三人之中僅取馮國
用丁德興華高吳良吳禎康茂才吳復曹良臣
孫興祖九人以酬其功雖今配享六人之中惟
取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俞通海張德勝丁得
興茅成而下六人其桑世傑雖在配享而不得
兼廟祀其斟法之妙非口舌能言筆墨能盡者
故今位列參差之間尚不可輕移易况有無之
類敢得而增損乎使勛而知此縱英侯功先於
開國亦當俯首斂避况後以南征而敢啓口也哉伏
賴
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使在
天之靈慰 聖祖當日之心顏序之席悅諸臣素聚
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安食家廟於百世
不致忸怩於非擬之旁則勛知孝而不知學之
誤亦可洗雪以全終臣節而我
國朝之一代典禮崇隆於 聖明之世而史籍萬
萬年無疆之光矣臣以事干 祖宗成憲故敢
罄衷披瀝冒瀆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伏望
聖恩俯賜鑒納則輿情允協禮樂昭明神人悅服矣
嘉靖十六年二月初二日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翰林院編脩臣劉守益謹
奏為守禮義以明　國論事伏見
皇上欲隆　本生之恩屢下群臣會議以求天下之
公而公卿至於臺諫百執事交章論奏推大宗
小宗之義辯正統私親之等惟恐蹈前代覆轍
皇上舍己從人務以禮尊親而群臣獻可替否以義
事　君甚盛節也繼而一二姦人妄以強說欺
君上激
陛下不察而誤信之　尊號之上斷自
宸衷大小臣工莫敢匡救近日建室之議復勞
聖諭詰責以為欺

朕冲歲甚失綱常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而公卿
至于臺諫百執事畏懼　天威不敢復陳一
言以解
陛下之疑而所司以漸奉行道路相傳且謂有孝長
子之稱是
陛下狥情以為孝群臣順令以為忠若此風長而不
已則
陛下獨斷于上而不顧天下萬世之公群臣依阿于
下以茍一時之富貴而忽　宗社長久之計棄
禮害義非　國家之福也昔曾元不忍父之寢
疾憚於易簀蓋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illegible]

子之愛人也以徳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今之
致隆　獻帝非但一簀之失也以
獻帝之明念曾子之守禮其不以
陛下為姑息之愛乎昔魯公受天子之禮樂以祀周
公蓋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萬世之下將有非禮其衰之嘆
上累　獻帝
陛下其安之乎大小臣工據經援古欲
陛下專意正統罔搖異說於
獻帝尊稱存始封之號避　皇考之嫌而於
陵廟歲時遣重臣代祭俟　皇嗣既蕃立後安陸以

全百世不祧之尊然後　宗廟
宮闈無僭越之嫌而不獨本生得追崇之宜播之
宗藩而安傳之天下而服此群臣忠愛惻怛之至
情也
陛下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則　睿智清明之心
有所搖奪而喜怒好惡不無少失其平矣夫
陛下入繼大統以考　孝宗天下臣民愛戴
孝宗之德而思報之於
陛下誰敢有二心者况　聖德高明視朝講[illegible]
圖治在　廷之臣莫不感激
切認思佐太平大體之至重孰敢為欺欺之一[illegible]

獨不敢宣之於口實不敢萌之於心獨一二姦
人變亂墨白指忠為欺離間上下之交挫抑忠
直之氣而求以投間抵隙竊弄威福此先王之
所必誅而不必聽也
陛下不知誅斥而誤信其言臣恐姦讒漸進共濟邪
謀公論元氣索然萎薾天下之事有大可憂者
矣臣歷觀前史論所後所生之義者昭昭可考
也今褒貶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
為邪媚也師付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
世所仰以為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
臣愚以為大小臣工宜披肝瀝膽伏節盡忠中

師冊司馬光之正以開悟　聖心不可恃於
威嚴還就田互二三其德以冒寵祿而
陛下屈己從善不吝改過察群臣忠愛之情信而用
之其忤　旨去國者召而復之使各展布四體
彌正關違而如今褒貶猶者斥而絕之庶幾
聖旨堅定國論昭明無復敢有動搖
宗廟離間　宮闈而　盛德大業光于四方太平之
治尚其可圖也昔者　先帝之南巡也群臣交
諫沮之　先帝赫然斯怒重加罰黜豈不以諸
臣之欺慢違犯為可罪哉然
而上在當時聞之亦以為數臣者為盡忠於

先帝也今日入繼　大統獨不能容群臣之盡忠於
陛下乎今天變地震災怪頻仍民窮盜起白骨盈野
至有父子兄弟相食此自古以來所罕聞也所
宜上下交脩畏天憂民寢食弗寧之時豈泄泄
相安自誇無虞臣待罪史館預修
先帝實錄每見姦人用事政刑日非潸然出涕愧無
能匡救以報　先帝之德者復緘默自全以負
陛下面從背言死有餘愧是以冒陳狂愚冀徹
聖聽使異日史冊之上德業日光則臣屏伏田里與
有寵榮干犯
天威不勝隕越俟罪之至

嘉靖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鄒守益這廝出位妄言不脩本業既知已悖又
來瀆慢好生輕意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打着問
了來說

禮科左給事中臣王治謹
題為議舉典禮以隆　聖政事恭惟
陛下出震當乾龍飛物覩大小臣工莫不欲披瀝丹
誠以贊　明德臣極愚陋待罪禮科尸素懷憂
芹曝思　獻久矣初以　先帝新棄群臣
陛下身當大事　聖孝純篤哀慟何堪故不敢遽
進瑣言以瀆　天聽茲者　山陵就功
梓宮發引有日
陛下必誠必信之心既盡乎送終之典則善繼善述
之道當即為萬世之圖臣愚惟無博古通今之
學幸際　更化善治之始伏念禮莫嚴於

宗廟莫重於　朝廷莫急於親近乎輔弼侍從之臣
莫要於致謹乎　深宮燕居之節謹條此四事
昧死　上聞儻蒙
采納議行不勝戰慄感戴之至
計開
一曰議　宗廟之禮以隆　聖孝臣聞古者天
子宗廟尊崇始祖萬世不遷如木之本群枝
生焉如水之源萬派出焉故致隆如此其次
則昭穆遞遷非曰薄之壓於祖也
先帝孝心無窮追崇罔極尊　成祖如
太祖並萬世不遷蓋以　成祖戡定內難再造洪業

故倣周文武世室之制永言孝思已為義起
之禮矣若夫　獻皇邁德垂慶誠優入
聖域追崇之至固世德重光也但以貴雖曰
天子之父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也而乃與
祖宗諸帝並列以親雖曰　武宗之材父然實嘗北
面事　武宗矣顧乃設位於　武廟之右此雖
先帝之愛有加無已然揆之名義終似未安
先帝之心終有未安是以雖當祫饗　太廟之後而
世室之養猶並舉之不以為瀆若豈非孝思
之極有以體親意於不言以為或者
獻皇儻不便於饗于彼則必樂乎饗于此耶夫

宗法至重不可不明名分至嚴不可不辨魯祀僖公
躋於閔公之右春秋譏其逆祀彼固諸侯也
之魯君一國者也但先後少紊猶為乖禮況
獻皇生為親王臣事　武廟其心豈安於偃然處其
上乎且漢不追崇定陶王宋濮園之禮猶斷
於稱皇考固當時議禮之臣不明於父子天
性之經也　先帝追崇　獻皇尊稱大備誠
得天經地義可為人倫之至但聖人制禮緣
人情而酌其中漢宋之制不及於禮則
先帝追崇　獻皇誠萬世不刊之典曾制過禮貽譏
於經則　獻皇入廟稱宗迺今日所當更議也

先年　世廟生芝之事誠奇異安知非　天地
祖宗之意鑒　獻皇不安之心無以自解而
先帝兩廟之奉未得歸一故一旦産此奇莖以示吉
兆以昭　獻皇萬世顧食之祥當在此不在
彼臣伏覩　先帝當詔祔享斟酌改正近議
孝烈皇后別祀而祔　孝潔皇后於　世廟夫婦之
義始森然明白真可法天下而傳後世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矣不知　獻皇廟祀及今
先帝入祔之時亦斟酌改正否耶且　世廟祔於
太廟也雖親於
祖宗實壓於

祖宗終不免有祧遷之時若奉於　世廟也雖於
祖宗稍若疏然禮專且尊實爲萬世不改之祀但事體
重大非一介小臣所能窺測伏乞
勅下多官博考詳議務求至當可質鬼神可俟百世
於以安　獻皇之靈則
先帝孝思之心爲益慰而
陛下奉承　宗廟之孝爲益光矣伏乞
聖裁
二曰議　朝講之禮以圖治安臣惟自古帝王
勤學好問視朝親政汲汲遑遑無敢暇豫者
豈好爲是勞苦哉蓋天工人代一日二日有萬
幾焉非講學無以明其理非勤政無以周其
應臣竊聞
陛下嘗閱資治通鑑古人成敗具在此書試觀前古
有從逸豫而不蹈災危者乎有勵明作而不
享治安者乎則勤學親政斷斷乎不容已也
我　祖宗創業守成稽古作則如
御殿御門各有成規午朝兩朝各有
定制經筵有禮日講有官與夫前後左右妙選宿儒
大臣奏事面相可否所以重熙累洽之治近
代莫及者非偶然也
陛下新臨萬邦臣下仰覩

聖顏和粹齋莊剛毅莫不慶幸以爲
陛下必繩　祖宗克勤勵精以培萬世太平之丕基
也今　梓宮未行
陛下哀慕方切臣子忠愛之道且欲當盡禮節哀勉
襄大事保和息慮調和
聖躬爲急非敢遽以此時責備
聖上也但不日　山陵事畢祔　廟禮成則
陛下孝思可以少寬朝講所宜並舉矣臣愚以爲
朝講之儀似宜預定斯
陛下便於以時舉行群臣得以如期趨侍伏乞
勅下該部稽査舊單條例儀注或刪去虛文或增補

未備於講也務有啓沃
聖智之良規於朝也務有博議取舍之實事猶望
陛下朝夕勤政終始典學毋憚於難毋怠於易毋因
一人言事偶然不當 聖意遂興輕厭之心
庶乎 盛典不爲虛文則 聖德日崇
聖功日起而萬世治安可坐致也伏乞 聖裁
三曰議親輔弼之禮以成德業臣惟人主必待
賢能以弘化人臣必遇聖主以立功上下相
須誠甚嚴也
陛下恢弘新政優禮老成推恩舊學
聖德至矣一時謀臣際遇奇矣中外莫不忻慶以爲

明主思興堯舜之治故眷注左右輔弼之臣如濟巨
川者資舟楫也如備大寒者振衣裘也誰不
思効寸尺以答 明時觀諸臣辭
恩陳謝之疏感激之詞矣報之心許國誠矣然崇之
以恩尤貴親之以禮感恩於言猶貴酬之以
心若徒恩數隆渥而接遇稀疎爵秩優崇而
志意間隔則人將曰
陛下於諸臣憐其舊勞云爾非任賢圖治之謂也諸
臣矣 陛下承被 恩眷云爾非簡在[illegible]之
謂也不惟失臣民治望之心且無以明[illegible]
感激酬報之志好爵豈能縻之哉[illegible]惟[illegible]

太祖平定天下之始 召杜斅等置諸左右更番直
贊四時燮理亦分屬之
成祖創置 內閣使典機務接遇甚密至於
孝宗優獎臣下猶爲切至當時君臣之際如家人父
子之相親無睽離阻隔之患議處天下之事
如議處家事之真切無干撓掣肘之難此所
以能開萬萬世無疆之休也伏乞
陛下取法 祖宗親自樂善信老成如蓍蔡倚輔弼
如股肱早 朝之後即 御文華殿披閱章
奏 召見閣臣面相可否臺諫隨之許其糾
正俾各輸所見 聖明參決進退著爲定規

率以常行不厭如是則 朝廷之待輔弼也
禮優於恩輔弼之報 朝廷也行副其志雲
龍風虎之喻都俞吁咈之風不過如是斯
上下交而德業成矣伏乞 聖裁
四曰議謹燕居之禮以澄化源夫人主於宗廟
易於齊明以心存於對越也於朝廷易於端
拱以心存於照臨也況公卿在側臺諫在下
左右前後皆秉禮之臣便佞邪媚自無所容
雖欲放逹游騁不可得也乃惟燕居之時境
靜心閒百念易起深遠邃密外人不知富麗
繁華何物不具巧佞便僻何人不窺或以宴

飲歠或以聲容呈或以遊戲進或以騎射誳
或以技藝獻或以貨利嘗凡此皆人情所易
惑而難悟者也夫百物之養生人所需六藝
之學射御居二臣非敢謂人主當一一禁忌
屏絶乎此也蓋接之貴有時用之貴有禮過
則違和疾病所由生也惑則累德危亂所由
起也此古今不易之定理是以聖王致慎忠
臣進儆防之惟恐不早節之惟恐或溺也至
於冠服嚬笑之間嗜好起居之細皆當從容
中禮以建

皇極而表萬方近日人言嘖嘖若謂

陛下宮中閒燕所御有非諒陰所宜者臣意
陛下聖明必無此事或者奉承之人預備大早
九重萬里遂成訛言然燕居之禮
陛下雖天縱聖人亦當致慎不可忽畧伏望
清閒之燕敬謹齋明調適服御愛情精神防嗜慾於
未萌使周旋而中禮考求家法參酌
典制優重　中宮相成儆戒左右前後悉擇淑哲使
掌服御而知飲膳典器用而知
起居各許其隨時進諫因事納忠再察謹厚内臣鈐
約其徒凡無益之事溺情之物毋迎悅要寵
以瀆　聖修焉庶幾燕閒之際非僻不干
法宮之中化源澄徹所以正
朝廷正百官萬民者綽然有餘沛然莫禦矣伏乞
聖裁
隆慶元年三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翰林院修撰臣唐皐謹
奏為舉曠典以備大禮事臣聞祭祀之禮莫重於
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燕享古之帝王所以大
本始之報而篤慈惠之恩於此乎在則
大祀慶成誠祀之不可廢者竊照嘉靖三年正月十
二日祀 天地此日例該慶成 賜宴
皇上因禮部之請念災傷之故 特賜罷免此惧災
恤民之盛心也臣竊以為郊則尊 祖以配
天孝之至也宴則受釐而介福仁之至也一舉而仁
孝之道備此帝王之所貴 祖宗之所詳定而
重世守也豈可偶因水旱之故例以他宴遂廢

而不舉哉自 武宗末年巡幸在外或曠而不
郊或郊而不宴神人弗愜災變頻仍可追觀也
皇上升潛繼統百度惟貞 敬天事神靈祝饗答今
臨御已及三年之久切居臣尚不能同一日之歡非
闕典歟此前妨於 國卹今則委於歲凶議者
必曰日食正朝前代曾以受賀見訾災傷迭報
今日當以省禮為宜夫禮有大有小大者不可
損小者不可益也郊祀祀之大者慶成宴之大
者今此 特從罷免損孰甚焉禮猶體也體不
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郊丘之際欽天監擇日禮
之始也光祿寺設宴禮之終也終始且備是[illegible]

失成今損郊而廢宴有始而罔終也謂之備禮
可乎臣誠寡陋無所知識攷之周公制禮尊后
稷以配天而行葦之詩則因祭畢而宴彼之聲
歌是知郊之必有宴也唐張九齡告其君曰天
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受命故繼統之君敬
天之命以報所受故於郊義不以德澤未洽年
穀不登而闕其禮又知災傷之不可廢郊也宋
朝因郊肆赦補給賞賚為費不貲郊祀禮畢必
宴紫宸廢郊則廢宴矣然景祐不以淮汴之溢
瀆河之決而廢郊乾道不以一府八州軍民之
饑而廢郊景祐猶夷簡柄用之時乾道則朱熹

召對垂拱之後未聞其以為非則又知災傷之
不可省郊而廢宴也竊見江淮告災
陛下惻然憫卹發公帑遣重臣往賑濟之其為民亦
至矣要在大臣委任得人處置得宜民沾實惠
以不負 簡命爾況禮行於郊百神受職則風
雨調寒暑時而休徵應之亦轉災為祥之一端也
顧可惜一日之樂而不克承百靈之貺哉伏望
皇上深惟大報之禮光昭大備之儀 俯察愚言
特賜俞允 勑下有司照例舉行則數年曠典一朝
載覩神人介胥悅之休而君臣慶同遊之盛矣
嘉靖三年十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吏科給事中臣歸大道謹
題為部院大臣當率先庶僚導
聖謨承 天眷以勵世風以固邦本事臣惟南京通
政使司經歷司手本近該禮部 題據各撫按
奏稱該省地震數次而推其所以致異者由內外
臣工奉職無狀有負
君父之委致干 天地之和而期其淬勵廉恥夫廉
恥淬勵則官邪不作而世風勵矣真彌變之格
言致治之良圖也然革弊而究其原則易化苟
不探其自雖耳提面命之猶舊也夫何益之有
哉蓋風俗之寡廉鮮恥者係於士人之操行而

士人之操行恒以其官之利鈍為向背者也今
有以便佞為才以謟媚為禮以滑稽為明達以
罷軟為謹愿以推諉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
為忠厚如趨附貴勢鄙行也鑽刺權要大慝也
而衆方慕以為能豔以為榮其於廉恥何如哉
然不過苟且祿位欲以便其身圖耳故廉恥不
自立所以反澆薄而還之淳者其責在於吏部
蓋吏部者百官之表也文選之銓敘考功之考
察百官視其進退以為作止者也使吏部嚴飭
其屬務秉公持衡而官以人授不通請托不私
情故遷轉稽其賢勞廢黜由於愆罪而恬澹者

援擢躁競者沉抑則廉恥不求勵而自勵矣風
俗有不正乎伏乞 勅下吏部詳定其遷轉之
格凡內外之出入陞遷之遲速悉有成法而臨
選之際必明開其人有何勞蹟於例應授某官
具題請 旨間有銓敘不當許科道隨即駁正
而不得毫髮私意輕重於其間然臣於廉恥之
說而厚望於大臣者蓋以恭覩
聖旨這奏到災異仰承 上天仁愛朕心感惕便通
行內外臣工各加脩省盡心職業仍着嚴飭共
防消弭過患欽此欽遵臣罔不夙夜祗虔奉
勅旨而大臣尤當罄竭忠悃恪恭職業遵

聖謨以飭治承天眷以迎祥凡可以消弭災異臻雍
熙者當無所不用其心無所不効其力而該衙
門本等政務尚可因循而不知奮勵顧忌而不
實舉行耶且廉恥淬勵則賢才輩出而人存有
政舉之漸豈特勵世風固邦本而已哉所以彌
過患者實不外於斯也馴而致之內順治而外
威嚴文德脩而遠人服天地位萬物育賁
聖治於無疆鞏 皇圖於永固矣奉
聖旨該部知道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葛守禮謹

題為揭官箴明士節以正始進事臣等竊惟夫人之情靜則無欲聖賢之教禁於未發嘗見人為諸生時莫不誦法聖賢講明道義願得效用以樹勲名及其出服官政矯然不變塞者固多乃輙動於利欲恣其性情喪盡其平生者亦復不少何者勢分移人非有卓識定見不能自立爾臣等今春謬以職掌得與大計群吏之治見以貪酷不謹去者不勝嘆惜然已無及矣夫破甑既以無顧而完璞所宜慎雕今科進士增額至四百人固以一時濟世安民於四百人者攸賴

也然鑒往逆來切慮未必無一二復蹈不韙者昔人謂禮者禁於未然之前法者施於已然之後與其既敗而行法孰若方初以明禮提撕一悟則所全多矣今當諸士觀聽聿新之始臣等謹將官箴士節緊舉切要者數事條上懇乞

聖明俯鑒嚴命曉諭使其為發軔第一義將不至於迷途而失愈遠矣諸士幸甚官民亦幸甚

計開

一端趨向昔人謂士品有三道德功名富貴是也顧人之所志如何爾夫道德尚矣果能向在此由是而建功名必為光明俊偉之業

但志在功名而隨世襲俗以就之雖未必無所成立其於道德所慊多矣若或見之不定而甘心於富貴則以俊良登而不免為鄙夫也可不痛戒之哉

一崇節儉夫士多寒微平生韋布疏食亦嘗安矣一旦登庸則舉多侈靡蓋於紛華易悅遂爾慕效故也不思費不能充則將假貸於人債負求償則廉恥必喪是終身之累矣故必早見於此極意節嗇即衣馬僕債之需亦從省減淡泊能甘則官常可保矣此不惟貧士為然富者亦執此道尤善矣

一正心術夫士君子立身行己忠誠端謹明亮正直由是而發於事業皆有實地無可訾議者上也若夫陰險譎詐諛佞傾陷奸偽欺負皆喪其良心者人初不及知而自知則審矣天地鬼神陰鑒潛譴何可誣也必慎必戒

一勤職業夫開科取士固欲其克艱任事也詩稱夙夜匪懈臣分當然一命以上人各勤職則天下無闕事苟受若直怠若事人將以為不才而擯棄之矣既服有官而欲自暇自逸斯豈理哉故隨分盡職者忠臣之道也

一敦禮讓夫人齒有長少位有崇卑則所以相

處祖臨自有定分盡其道者謂之順失其道者謂之逆諸士始進則當自處勿抗志陵但以自蹈非禮可也

一弘器度夫信君子立身天地間參贊化育并包萬類皆其分內事若至一藝叨一命輒自滿假是謂器小易盈更何容受至乃放溢淫靡蔑不敗也必須養以恢廓大其局量位高而益謙處功崇而彌退遜斯為服聖賢之訓得君子之道也

隆慶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具題二十九日奉

聖旨是

吏部右侍郎臣何孟春謹

題為乞恩議救見災預防後患事昔宋蘇軾官杭州歲饑奏于其君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救災恤患尤當在早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臣切見今歲戶部兩次會官議賑淮徐等處災傷是救之於已饑之餘用物博而所及微矣然又有可慮者古人云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向去之災如人初病繼來之災如病再發氣力衰耗恐難支持今各處累歲災傷幸被

皇慈大施拯恤民於百死中微有生意來年收穫知復何如軾謂當及救之於可救之前莫待救之於不可救之後者實前事之鑒也宋孝宗時朱熹論荒政曰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不可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所以將護節宜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不深畏今者饑民雖免死亡然皆鳥形鵠面篤疾無異於大病之人新起若有司加惠撫綏寬其力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但見其尚能耕墾田疇撐拄門戶而既責以絲

年之適夙與天倚閣之官物是人其必無全理
矣熹之所論譬者軾之論也熹謂乾道間旱稅
苗皆常蒙恩宥而源殍甚衆久而不復蓋次年
帶納逼迫所致至淳熙初乃以荐饑始蒙蠲放
則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及於事又明年之
所常鑒者也臣敢通錄如前上勤
睿覽　詔在廷益加規畫臣聞漢元帝時魏相因
歲不登奏故事詔書二十餘事凡賈誼晁錯董
仲舒等所言皆條請行之唐宋諸臣因災進言
于君多援前代故事我
祖宗惻怛民隱之實德發于　詔令為荒政者甚

備具載有司臣無容盡述惟願
陛下特勅該部詳檢而速行之敬
天保民救災恤患之術蓋必有在若稍增飭訂酌議
論則前代故事見諸史冊亦據詳悉臣故亦擇
撮一二頗切于　今日者竊附愚忠冊坐于後
幸惟
陛下少垂省焉臣忝居議列上瀆　天聽無任惶恐
激切屏營之至
計開
一唐德宗時陸贄奏曰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
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行於春夏刑

罰者法陰之氣用之秋冬事或衍忒時人必罹
咎典籍丕誠言固不誣天人符同理當必應
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雖天所降沴
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遐邇願滌瑕以
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
自序臣惟　今日賞多濫得罰失公平可用
之財未歸藏府最彰之罪弗正典刑以月令
推之愆特咎徵水旱並來良有攸自贅所謂
慶賞刑罰者惟
聖明留意省　新恩之常祿可以賙困窮追巨罪之
逋贓可以補租賦檢視臺諫前後章疏一聽

于公可消前戾
一宋太宗時王禹偁奏曰一谷不收謂之饉五
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
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沾宿麥未茁
既無積蓄民饑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
政教有闕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俸料非宿
衛軍士邊廷將帥悉通減之上答天譴下厭
人心俟雨足復故雖朝行中家最貧俸薄亦
願首減俸以贖耗蠹之咎但感人心必召和
氣臣惟　今日饑則淮南江北等處為甚饉
則湖廣等布政司在處有之成化間行故[illegible]

給留奏要將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位高祿厚
者額設皁隷逃亡名數還官公用該部查例
具奏多寡次第已經斟酌彼時不為災傷且
有此議近日侍郎吳廷舉又奏南京府部院
等衙門直堂皁隷應合退出若干賑濟次第
明白深合昔人遇災之意四品以上祿厚則
家不可以言貧五品以下貧家則俸不能以
更積為僱所謂上答而下厭者惟
聖明留意自四品以上悉遣亡之文官五品及武官
四品以下聽其自審為義無積不强在京在
外官有因事加俸添皁之資即當裁割以備

拯恤右夫　乘輿服御　宮禁用度應體大
禹克儉之德　内帑何患無餘中貴外戚百
凡賞賚無論舊例際茲歉歲俱各省免災傷
寧日通議定奪
一宋高宗時李光奏曰方今之患莫甚於州縣
之吏蓋公廉多不見容而睢貪殘得畢免百
姓受弊不可勝言慶曆間歲旱范仲淹請遣
使者往勞來之於是命仲淹為江淮安撫令
日旱荒民多流移願選公忠諒直之臣通民
情曉吏治者以安撫為名察郡縣貪黷之吏
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講求荒政全在得人任

得其人則能每事隨宜措置不至乖疎任非
其人鮮不敗事守令之不堪倚仗者宜委諸
路監司體察監司之責在今尤須謹擇若旱
傷分數稍重路分須選帥臣有才望者專一
措置施行惟今日所在有司得人甚少災傷
地方復有貪苛之吏民何以勝光等所謂安
撫體察者惟
聖明留意右都御史吳廷舉等通民情曉吏治責
任斯任與當追效古人伏望
勅旨叮嚀而督勸之使於當職人員有賞務以待能
幹有刑條以懲不職任新濟農之倉大舉惠

民之政則饑民獲免於饑餓饑民不至於流
徙流民不至於殍亡斯副
朝廷好生之意
一宋高宗時廖剛奏曰昔晉饑民乞糴于秦秦
伯以問諸臣百里奚曰救災恤鄰道也行道
有福鄭之子豹在秦請伐之秦伯曰其君是
惡其民何罪于是乎輸晉之粟故後世今以
秦伯為有德于晉而以晉之閉糴為非義夫
秦晉敵國猶通有無以拯其民孰謂一統之
内乃欲分彼此耶昨歲旱所在不收今[illegible]較
將沒民且艱食竊慮州縣官吏各私其民朝

越相視而不相恤則老弱有溝壑之患而壯
者聚為盜賊在朝夕矣欲望申戒諸路監司
使之監察所部官吏毋得遏糴庶幾通融周
急國無饑民臣惟今日荒熟相近地方有米
願糴有錢願易商旅規利舡裝車載有司正
當招誘以通有無而州縣官各私其民彼路
州郡有米去處過不出境是豈臣子與
國同休戚之心　朝廷一視同仁之義哉臣訪知
各處為監司而遏糴亦閒有之到所謂通融
周急者惟　聖明留意
勅下該部行撫按官今後有災地方召人興販無災

州縣過有鄰郡米客收買許依市價平糴仍
約諫務不得邀阻收稅則商旅皆願出於其
途有無一通價值自減而饑或接濟矣
一宋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諸郡連歲旱傷流徙
未定不可不厚有施惠以慰人情合將旱傷
州縣人戶第四等第五等來年諸物稅錢盡
數蠲放使彼無聊之民家被德澤預知嗣歲
青黃未接之際免有徵催自然人情稍安不
至失所臣惟　今日重災地方百姓艱食已
多流徙若不蚤加安慰彼戀上者亦將首鼠
兩端待夏徂秋日月尚遙豐凶之期豈能自

定戶有負逃各懷憂畏寧無相率而逃失去
既衆饑弱者餓死溝壑強壯者聚為強盜盜
賊一起保難討擒兵盜相尋邦國深禍汝愚
所謂使彼預知免催徵者惟　聖明留意
勅下該部行撫按官於重災地方再行詢究分別等
第先後　奏聞曠然蠲
思以示論之徵催既寬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拋
荒鄉農安心布種自救其饑萬一更罹薄災
可以不仰官司重為拯恤而將來公家租賦
亦免失陷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躬行節儉朕自有處置朝廷制祿養廉正
賴臣下各修職業共濟時艱文武官俸祿照
舊制不必減裁別守令預積倉糧係是巡撫要
務新政以來已兩次降勅申諭未見著實舉行
還着右都御史吳廷舉侍郎席書行各該巡撫
官處置從宜用心賑濟有司賢否明白具奏以
憑進黜禁約閉糴省諭蠲免議准行張鶴齡等
并王欽等已有旨了

吏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臣楊繼等謹

題為商人困苦乞

勑戶部查給價銀并議良法以蘇民困以重根本事

臣等伏乞

欽命督理巡青稽察錢糧之出入倉場之利弊節據安仁坊等草場商人柯奉呈開奉等辦過倉場草料本家戶部給領價銀安仁坊該銀五萬兩有零明智坊該銀二萬兩有零北新場該銀五萬兩有零西城坊該銀三萬五千兩有零臺基厰該銀二萬兩有零天師庵該銀二萬兩有零犧牲所該銀五千兩有零其餘幾千幾百未支

未估者又不下十餘萬兩各稱資本既竭產業已盡借貸無與呈乞轉行戶部查給議處等因到臣 臣惟 京師者天下之根本富家者

京師之元氣今之商人其初則 京師之富家也正宜加意優恤勿憚其財力使元氣充實根本堅固然後可以資緩急之用此古人御外理內之術而我 成祖填實京師之意也頃因報充商人辦納草料該部無價以給之或給之而過其時資本有限派納無窮以致各商逃竄死亡若一百餘家其見在者又無價以給之[illegible]楚是故鬻產之帖日標於門嗟嘆之聲時聞[illegible]踣雖有千百金之產者莫不廢垂生理惟恐着商人也 聖明在上輦轂之下可累其民如是耶該部錢糧委係缺乏蓋為邊情重大年例客兵奏討無已及各項料價多有勢之家也而無勢之民豈不可畏乎方今南北二虜尚未底定出其財力以申 中國之威者賴有此民耳窮鄉僻邑遠不可恃其可恃以為重者京師之民居多也使外有黠强之寇內有愁嘆之民是豈

國之利哉乞 勑該部查將前項銀兩多方處給不然積累日多逃竄日衆萬一有警辦納不前豈惟下陷小民抑且上誤

國計矣臣等再思設法善而後其行可久委任專而後其事可濟查得倉場草豆等項俱係地畝錢糧各省大戶解銀到京自行召商上納此舊規也後因攬頭多侵欺之弊大戶有賠補之苦守候之費其不便於民一也又查得各省解到銀兩較之時估又有羡餘以資別項之用二也嘉靖五年隨該山東參政常道題將前項銀兩暫寄太倉召商上納又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是其法非不善也但邇來多事用度浩繁前項銀兩一入太倉盡為緊急那移而商人之價始有二四年不得領者矣為今之計舊規

恐不可復也臣愚以為各倉場既專委主事催
辦草料亦宜專委員外或主事一員將解到倉
糧草料銀兩另立簿籍收貯公署一遇商人出
有通關查照給事中譚大初題
准事例隨即給價年終會同科道衙門查算如有羨
餘方送太倉則商人或解倒懸之苦既有專職
而各省未完錢糧亦將有所查考矣乞
勑該部虛心詳議或復舊規或專委官員如以臣言
非是亦別求良法以紓災若將前項銀兩仍入
太倉而徒曰截出通關挨次給價又落熟局而
商人之困苦猶夫故也臣等非不知庫藏空虛

亦非不知尚書方鈍悉心
國計極其難處蓋為
國家之根本慮耳故敢冒瀆
天聽伏乞
聖明軫念商人之苦根本之重亟
賜議處庶於
聖治不無少補而臣等之職分亦得以少盡矣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戶科都給事中臣張漢卿等謹
題為全大信昭至公以惠窮民事臣等聞之惟天
立君將以惠民也惟君惠民所以奉天也古之
人君制民恒產以安其居薄民稅入以藏其富
孚之恩信以固其心此謂奉天以惠民未聞仁
人之言方布而輒已惠政徒善而復使窮民睊
睊然有望而弗得焉此豈帝王致治之盛節哉
臣等查得先該戶部題為傳奉事節該奉
聖旨是畿內根本地　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
以來奸猾無籍之徒妄將軍民田土指作空閑
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等因為秉机侵奪藉勢

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尅害利歸群小怨在朝廷
以致軍民失業盜賊主發朕在藩邸已知其弊
覽奏深用惻然便寫勑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
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
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佔的盡行查出各依
擬給主召佃看莊人員盡數取回欽此仰惟
聖心軫念及此畿甸之民罔不懽忻鼓舞以戴
離照之明思享太平之福矣聖帝明王至公至仁之
政何以加此乃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
洮希伊受　欽命會勘安州地方鷹房草場及
涿州薰皮廠地土已明白應該給主罷革人戶

部俱各覆題相應准擬其冒昧奏辯之徒臣等
又嘗據法駁之是褻見之明合輿論之公所以
奉將　德意加惠窮民全
陛下之大信也況
陛下即位以来畏天愛民田獵盤游之事一切屏却
則鷹房草場地土係民産者宜照數還主係官
場者宜盡數革去管莊官役通行取回撥置之
人各寘於法戶部覆夏言等之章可行也及奉
聖旨這鷹房地土原係先年舊有的都還照舊與他
不必紊亂紛更欽此則鷹房之害民者固在也
陛下服御器物動遵禮度其辦取給各有司存則近

年謬立薫皮廠即宜革罷管廠内官郭添等并
家人郭英等生事害人宜如戶部覆夏言之請
及奉　聖旨這地土已有旨留用了罷欽此則
涿州受管廠人員之害猶前也臣等竊惟去年
之　旨惠念民困可謂切矣御下可謂公且嚴
矣群小乘機藉勢尅害軍民之情罪可謂無所
逃矣今　綸音屢分與前大異所謂信與公者
安在乎小民至愚而神怨不在大治當慎微纖
輔之人心誠不可重失而屢傷也　先帝之世
群姦擅政蠱惑導誘積以歲年以致政荒民流
天下雖二談者至今以八黨為惡首馬永成既

死矣谷大用近得降遣之罰有識者方以為恨
況薫皮廠永成之所創立奪之平民勳舊之家
而重取無名之税今馬俊乃敢直蹈前惡妄奏
兔查其鷹房草場又谷大用受姦民李義所投
獻以益脫脫黄王之舊址假名撒放海青其實
私徵子粒而趙霦利硬姦轍賁緣仍舊夫俊與
霦以從　龍之舊狎恩恃寵罔
上行私無異前日馬永成谷大用之所為
陛下又不深察且從而許之是前日畏天愛民之善
政一變而成啓寵納賄之弊端　王言不信於
天下公道首壞於近習畿甸之民疑且不安橫

暴之害久而益甚怨讟召水旱之災流移增盜
賊之黨臣等謂馬俊趙霦朦朧奏辯眩惑
聖明干預　朝政敢拂公論律以
祖宗之法該當深罪而不可緩其主謀撥置積年通
同生事害人之人並宜拏問以懲其後其原場
并侵占軍民勳戚之地俱各照舊給主召佃以
招
陛下至公至仁之法以蘇小民數十餘年之困況該
戶部逐一執奏委曲懇切誠欲宣布
陛下恵民之徳以副海宇之望
陛下[illegible]覧而答以已有旨了是通置不省無復聽納之

意矣非所以勵臣等弘
主德也臣等待罪該科事關職掌誠不忍
陛下拂公論以狥私情失大信以貽民艱而傷
新政之大體也伏望
皇上詳察各官查勘之明俯從該部執奏之切法行
自近罪俊與霦以懲妄奏欺蔽之姦令出惟行
盡革鷹房草場董皮廠等積弊以除勢要侵奪
之患其管莊人員盡數收回投獻撥置生事害
人之人從重究治使憸小玩法之惡無所容庶
厚澤流而民患息太信全而至公昭矣
嘉靖七年正月初七日奉

聖旨這地土累有旨留在公用了罷

吏部尚書楊博謹
題為開讀事文選清吏司案呈伏覩
詔書內一款各處府州縣大小繁簡衝僻難易不同
或逸而得譽或勞而速謗既乖黜陟之宜遂起
趨避之巧士風日壞吏治不脩吏部通將天下
府州縣逐一品第定為上中下三等遇該推陞
選補量才授任各官考語獎薦同在優列者先
儘上等府州縣陞擢行取次及中等次及下等
不惟視等以為歲月之遲速仍視等以為官資
之高下內有以才優才短更調者各就中酌處
之欽此欽遵隨將天下府州縣大小繁簡衝僻
難易細加查訪逐一品第又通行各處撫按官

分別開報今已查理完備呈乞具題案呈到部
臣等竊惟吏治不清則士風日壞即如郡縣向
來不分繁簡衝僻難易則勞者無所勸逸者無
所懲避繁求簡避衝求僻避難求易勢所必至
以致緊要難治之地方缺人整理日漸廢弛頃
雖漸次剗革然必法有畫一方可行之經久
皇上登極之初首念及此可謂仰體天心洞燭民隱
深得帝王之大經大法矣臣等奉行
綸音不勝踴躍其於各處地方今止備核民情不暇
頭論形勢大率以邊方殘破遠方困備盜賊猖

獮灾沴殷仍衝繁難又刁疲難治為上稍易者
為中易者為下每省總括數語以陳其槩細列
等差以盡其詳使一方利病宛然在目治道緩
急可指諸掌為守令者果能觀邊方殘破則思
保障之畧觀遠方困憊則思拯救之術觀盜賊
則思撫循而掃蕩觀災傷則思賑卹而安輯觀
衝繁則思愛人而節用觀刁疲則思力本而善
俗外以是脩其實政內以是課其成功至於推
陞行取必準於此以為遲速高下又念一紀之
間一方之事體更變不常五方之民俗美惡難
定本部每十年釐正一次今將南北兩直隸浙
江等十三省府州縣上中下三等開坐進呈恭
俟
聖明裁定勑下遵行此外合行事宜容臣等另行題請
隆慶元年八月二十五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
一北直隸臣等謹按北直隸
畿甸重地根本係焉永平逼近邊隴屢遭虜患順天
役賦並繁禁廠莊田星羅棋布事務掣肘而
養馬之累則諸縣同焉河間類多水患真定
保定踞極衝繁軍屯達塢交錯其間撫輯為
難且每秋防守三關更為勞費順德俗淳訟

簡大名廣平地僻土饒賦稅易辦長民者拆
廉悍儉加意撫綏可不勞而治矣
一南直隸臣等謹按南都根本重地應天賦重
役繁頗為難治蘇松常均稱煩劇蘇為最松
次之常又次之至於歲遭水患時增軍餉則
諸郡之通患也鎮江太平寧國池州安慶民
業差舂吏事殊簡不甚難治徽俗鄙吝健訟
棄本逐末頊者且有礦寇守令非廉而有威
者不能其職江以北廬為善地揚衝而侈俗
淮安轉漕煩劇特甚鳳陽地廣大荒與淮北
一帶不困賦則困役徐邳俗悍且無水陸孔
道州邑疲弊一望蕭條不可以江北簡易例也
一浙江臣等謹按兩浙當天下財賦之半頃歲
倭夷陸梁東則寧紹台溫西則杭嘉湖諸郡
邑備被蹂躪以故增兵置師加賦給餉視昔
數倍近方稍寧議者即欲罷兵輟餉海上卒
然有警不知何以應之況定海係倭夷入
貢之道為兩浙門戶懷安攘之遠圖者豈容以
一日忘備哉至於杭嘉湖地饒多利俗尚浮
華賦役不均逋負日多救弊補偏誠為急務
處州依山盜礦黨與本衆且與衢嚴徽州之
寇聯踪哨聚時肆剽掠義烏民俗獷悍寡名

兵籍散無所歸恐生他釁務先事預籌不可不加之意也

一江西臣等謹按江西界吳楚閩廣之間土薄民勤俗尚儉嗇頗稱安據南昌省會衝煩吉安健訟奸猾至於豪右掣肘田粮逋負則二郡同也南贛密邇閩廣巢寇時發而贛當其衝故軍門兵備參將在焉饒州南枕彭蠡九江東據上流江湖水寇四出為患而饒郡內有藩封邑多頑梗瑞州地狹民頑撫州訟繁多盜袁州臨江建昌廣信頗稱饒庶第袁州界湖水寇當責撫臣南贛山寇當責督臣有司又能輕徭薄賦養而教之瘠土勞瘁之民庶幾其有瘳乎

一福建臣等謹按福建僻在南服昔稱沃壤頃島夷入犯山寇內訌地方荼毒極矣大抵福興泉漳以海為襟民習獷悍而月港海滄安海漳浦同安福清等縣則為濱海要害延建邵河以山為枕民多負固而上杭永定大田永安松溪光澤等縣則為逋逃淵藪福寧居通省上游八閩喉舌南與係廣門戶界倭寇巢窟地勢民情尤難控制且閩中地狹人貧殘傷之餘錢粮無措窺伺者未已兵食之計不可緩也反側者未安綏靖之方不可後也端本澄源補偏捄弊全賴有司風勵激勸則又繫乎撫鎮諸大吏焉

一湖廣臣等謹按湖廣襟帶江湖澤多田少民俗慓輕鮮有積聚且道通九省冠蓋輻輳郵驛苦之即今 宗室日繁征賦日重採辦之後財力愈難故其民率呰窳而難治此其大較也武漢德安民貧地瘠承天 陵寢所在費冗事繁荊岳潛沔之間頻遭水患盜且乘之近日鄖襄大水盡損田廬則又向來未有之變長沙地雖稍沃稅粮甲於他所黃州澆頑常德困傭辰沅半為賊穴麻陽溪洞諸蠻連結永保每肆劫爭去歲支羅之害實緣於此衡永僻饒寶慶簡靜庶幾可為然已非復曩時比矣加志窮民者其尚思援拯之策乎

一廣東臣等謹按廣東界嶺海間昔稱饒富然地遠法疎官多黷貨以致山海諸寇聯蹤嘯聚師旅繁興民之殘疲既極而廣西兵餉又全仰給近增巡撫雖稱得策方在經始故廣潮惠肇南韶諸郡盜熾事繁選用守令為急雷廉高瓊諸郡民淳務簡稍為次之至於擇海道副使以備諸夷擇嶺南兵備以防山寇

擇屯監僉事以脩舉屯政講求鹽法庶幾南
粤有息肩之日乎
一廣西臣等謹按廣西當嶺南右偏幅員甚廣
國初以桂林為首會肇建靖藩於時編民稀少招
猺獞荒歲久蔓延田土半為侵占粮額日減
宗人日繁祿粮軍餉支給不敷昔惟江州五
百餘里夷獠阻灘為患潯州大藤等峽諸蠻
巢穴其間與安西延陸洞與武崗接壤為猺
盤據又柳慶以西八寨者稱盜數耳今則珠
連繩貫在在有之如古田洛容荔浦思恩懷
柔等縣為其蚕食將無民矣是以官多降調

惟事誅求以致士官驕橫民散猺盛越城刼
庫戕害方面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邊方之
官非才不足以戢亂非守不足以服人非久
任不足以諳土俗而識物情斯乃謀國者任
人之責也
一河南臣等謹按河南為諸夏中區向稱樂土
近以宗室日蕃黄河歲徙祿糧丁役勞費不
貲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懷慶衛輝彰德
五郡衛繁雖同彰德閒於趙魏軍民雜處牽
制尤甚歸德地連數省統轄非一宿姦大猾
時發肯難之端南陽疲弊且多礦盜殷富則

汝蔡為儇勁強則河洛為最是故藩祿軍需
均當規算第恐皮盡而毛無所附方來之患
有難言者保釐大臣其蚤夜慎圖之哉
山東臣等謹按山東齊魯舊域海岱奥區濟
兗東患在役重其民頑輕於流移青登萊患
在賦煩其民悍敢於武斷濟南雖稱沃壤而
武濱霑蒲一帶即古廣斥之地一望白茅兗
州水陸之衝且宗藩河工勞費不貲至於沂
費郯滕則荒落甚矣東昌青州差有可觀均
非昔比登萊地本瘠鹵舟車不通雖值豊歲
猶多逋負大率濟青依山多礦盜萊登瀕海

多鹽徒臨淄之閒多姦俠單曹之境多妖民
保釐大臣實心綏輯之外又不可不銳意於
防練矣
一山西臣等謹按山西大同府逼臨虜穴最苦
侵暴太原府屬如與嵐岢保河一帶虜一大
舉輒入其境斷烟宿莽蕭條甚矣汾州宗藩
不畏　國法頗為地方之害潞澤沁遼環列
太行上下深谷林密盜時竊發往歲青羊山
之事可為鑑也平陽雖稱富庶其實止蒲絳
臨汾太平襄陵曲沃翼城差有可觀地震之
後則亦太不如昔矣是故休養內地之民使

之裕於供邊乃一方保釐者之責否則割肉
女腷立見其斃可嘆也已
一陝西臣等謹按陝西內綜八郡外控三邊吏
茲土者牧且兼師焉責誠艱矣西鳳漢中稍
稍饒裕百需給仰供應頗難延慶平涼臨鞏
逼近邊陲虜一入無論貲產鋒鏑死傷之患
獨先當焉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故
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株保橫城榆林一望
虜幕千里餽糧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
頻年更番入衛耗亡半矣隨城殞將蓋有由
然又其甚者固原為開府調度之中重兵屯

戍自去秋敗績之後懸賞選募至今銳士尚
不滿千若虜襲舊套直驅踐汧隴灞滻邠窺
三輔特再晝夜力耳鳳汭之墟夙多囲種而
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中立俟風塵鼓煽
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是故有牧帥之責
者所當覩纍而預圖也
一四川臣等謹按四川西南粵區上則松茂建
昌番夷時肆侵暴下則播酉石砫土司互為
刼掠控制消弭非一朝可圖者也成都素稱
沃野賦重役繁供億稱詘敘州地饒而高珙
諸夷二兵費不貲且大木多產其境採辦之擾

商民殘疲重藥土寇連結施州諸夷虜劉木
已而妖人內訌受患尤烈保順衛疲民朴務
簡馬湖僻小民夷相安龍安新造全在經始
大抵蜀地夷漢雜處氣習靡淳地理遐邈巡
歷難徧加以大木之困大兵之殘民貧多盜
勢使然也是在撫按廣于咨詢司道勤於躬
歷督率有司持廉省費愛養撫綏數年之後
或者蜀其有瘳乎
一雲南臣等謹按雲南遠在西南漢夷雜沓無
事則互為猜嫌積弊然也府屬如雲南臨安
大理永昌鶴慶楚雄足稱沃壤曲靖為入滇

之路供億惟艱武定當新建之區安輯為要
元江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州霑益諸夷其
情叵測鎮巡同心恩威兼濟方可稱治至於
旌別庶官責在監司撫字百姓責在守令惟
求得人而已
一貴州臣等謹按貴州初屬四府行都司永樂
年間始建省治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雜
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路外通滇南官
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開
衛銅仁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勻程番與廣
西接壤土酋仇殺素稱難治鎮遠當湖廣之

衝面水背山險頗足恃思州石阡孤懸一隅
勢可隱憂險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
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開為
雲南無貴州是無雲南也内安外攘其諸在
大臣之責哉
隆慶
聖旨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霍韜謹
題為議處黃河疏通運道事内閣臣前月過徐州
聞建議引水自蘭陽注于宿遷少殺河勢臣與
少詹事方獻夫議水溢徐沛猶有二洪束捍諸
山環列若蘭陽注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溢决
恐數郡一歎魚聞時有定算不及竟言今聞愈
溢則前議猶宜言之先通運道後處水患此緩
急之序也前議起夫疏濬然沙泥隨水勢無限
極今運舟皆由昭陽湖入若沿湖側畔築砌長
堤濬為小河河口為閘以時畜洩目前運道可
以無阻較之役夫濬洪勞佚大不侔也近山東
僉事江良材到京臣與面議亦曰此策一時之
利也前議疏濬蘭陽不若疏通衛河上接黃河
可得三利三代以前黃河東北海宇内全氣隨
而鍾聚我　太宗定鼎　神京宇内全氣一日
千萬年而獨盛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懷孟之
間審勢引河注于衛河至於臨清天津則不惟
徐邳水患可殺一半而京師形勝亦壯一倍此
便利一元人漕舟泝江入淮至淇問入御河達
於京師御河即衛河今由河陰原武導河注衛
水平由江入淮至天津水迅仍由徐沛至于天
津是一舉而兩運道也此其為利者二水派丁

於地猶血運於人身今河水注于徐沛潰決猶
血注于下為痔無律疏一支于海猶血運于肘
股州郡疏為溝洫引水猶血運于肌膚自陝西
沿邊舉秦漢故跡脩復則內省灌溉外御夷虜
猶血運于頭顱臣聞今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
沃壤若得人力盡邊而耕三邊軍餉可不煩饋
運又聞副使周用云臨清若脩溝不惟可備旱
潦亦可捍禦戎馬一年創始三年見効十年可
要其成臣謂此策果行不惟治河患山東河南
北直隸郡縣轉疲敝為富饒矣期十年之力
聖德神功配天無極此其利者三萬惟

聖明省覽
勑下該部詳議臣再考古今事宜畫為圖本以備討
論
嘉靖六年八月
聖旨這議處河道事宜工部看了来說

工科都給事中臣嚴用和等謹
題為淮水漲淤運道阻滯乞
勑管河諸臣速加疏瀹以裨
國計事本年八月二十六日接到總理河道都御
史翁大立一本前據管理南河郎中王楫呈稱
清河縣東南直抵通濟閘外口計長五里淤高
沙嘴約長五六百丈通濟閘起至淮城西門皇
華亭止沙淤三十餘里方信二壩衝決二百餘
丈海漫隄工五十九里淮安城外水過屋簷城
門俱用土塞寶應湖隄已報衝決數處其勢甚
急又據呂梁洪主事唐鍊報稱山東莒州沂州

郯城等處洪水漲溢俱從沂直二河湧至邳州
漂流男婦畜產難計其數呂梁以下糧船脫幫
等因臣等竊惟南北運河為
國家之氣脈而淮安徐邳尤轉輸之咽喉今徐州
茶城之淺挑濬未幾清浦淮河之沙淤甚隨繼
且又寶應湖隄方信二壩衝決大漿莒郯等處
浙直二河湧水至邳咽喉而關豈宜如此阻隔
況新到漕糧臣略聞之巡倉御史楊家相隨到
隨收陸續上廒交納俾便迴還則比八九月開
糧艘南下實惟其時若不亟行規度併力開通
切恐噴口持久風氣凛寒東合河冰舟楫難進

今冬船隻既停滯於中途來春糧米將裝運之
何賴其為
國計關繫允矣匪輕有河道漕運之責者信不可
忽易視之姑徐徐云爾　先為水患可憂民窮
當極等事該臣等具題一部議覆一切艱鉅工
程如茶城淤塞西岸還隄曹單黃河隄埽俱行
都御史翁大立刻期報完其淮河口等處屬南
直隸者行侍郎趙孔昭督守巡管河等官分投
修理已經奉有
明旨茲淮邳淤塞比前既為尤甚則協心共濟當此
豈容少緩圖所有應加濬治修築事宜合行

申飭伏乞
勅下該部查照節次題覆再加詳審議擬請自
上裁一面移咨侍郎趙孔昭親自踏勘作速區處淮
河上下一帶督令南河郎中王楣及淮安府縣
各官邳河上下一帶督令呂梁主事唐鍊及邳
州各官董率夫役分任責成或且留方信壩決
口未塞以泄積瀦之水或從西湖嘴起濬至仁
義壩另開便道以通往來船隻或仍開通濟閘
由外口起至淮城西門以循故道從長計算較
其用力多寡緩急先行挑濬如淮河近已衝[illegible]
亦宜乘勢加工俾其大通無阻及將寶應[illegible]

併方信仁義二壩衝決隄岸乘時修築一面移
咨都御史翁大立宜知
聖明德意固當勤宣臣隣職司各有專責業已報知
淮邳於沮便須從北路星夜馳還會同侍郎趙
孔昭詳審諮諏督該河道郎中主事及各地方
兵備守巡府縣等官上緊率作興事應挑濬者
挑濬應修築者脩築期於文書到日先將曾否
疏通緣由具本奏
聞定在河冰未合之前挑濬修築事竣俾南還漕艘
北來　進解船隻俱得通行完報庶於
國計有裨責任無忝蓋侍郎趙孔昭職專撫綏既

有地方之任而漕運乃其總督則河道通塞厥
任惟均固不得以越俎代庖為辭都御史翁大
立住劄濟寧雖去淮邳稍遠而河道實總理之
則急於宣布慰安淮邳因即往理寧無致夫舍
己耘人之議列今屢霜屆候堅冰漸凝一或疏
淪怠緩從事失時則漕運糧船在北者既不能
以南返　進解各船在南者又無由以北來其
為誤事夫豈云小
聖明在上法紀昭然各該當任諸臣詎能逭於遲誤
曠越之咎載再照變通宜民固因時救弊者所
不廢而集思廣益尤圖大為難者所當先[illegible]

都御史翁大立建議治河上策以保萬年運道
欲從子房山趣馬家橋上下約八十餘里從此
另開新河置舊河於隄外凡黄河出口之地並
不相及而波濤凶險從此可避十利三難之説
可謂明且盡矣但事在彼中難以遥度而按圖
指點不若身親經歷者為尤真今工部尚書朱
衡先任總理河道開𥸤河成沿河一帶地方靡
不周知相應另開與否見聞必悉伏乞並
勅該部量事體之可否揆工程之難易備細斟酌明
白數陳議覆請
旨移文該地方撫按巡鹽等官會同勘議前來仍博

集
廷議詢謀僉同如果足為運道永遠之利則計大
事者無惜小費懷永圖者豈安目前詎可因循
以失事機之會若或開之無益真知灼見其不
必另開仍須廣詢善後萬全之略以貽漕運萬
年之安蓋黄水之泛溢不常則防禦之謀猷當
悉固不可廢人事而委諸天數亦不宜至多議論
而少克成功也臣等無任悚惶
隆慶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工部知道

欽天監掌監事光禄寺少卿臣華湘謹
題為正曆元以定歳差事臣聞自昔聖王承
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為先蓋乾坤奠位之後四時
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之代謝為歳虧盈之互易
為月晝夜之環轉為日經緯之錯列為星辰步
筭之周審為曆數而王者曆數所在也故能奉
順陰陽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治時苟不明
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啓閉乖其期遲留伏見
爽其候則攝提失方蟄蟲不伏無以諧浹生靈
而災荐至矣曆之明否治忽隨之聖王所以必
慎焉然曆之來由黄帝而訖秦末凡六改也由

漢高祖而訖漢末凡五改也由魏文帝而訖隋
末凡十三改也由唐高祖而訖周末凡十改也
由宋太祖而訖宋末凡十八改也由金熙宗而
訖元末凡三改也一曆之改集衆見而治之測
驗之必精課試之必密策無遺筭思無遺智法
無遺術宜其行永久而不變然歴代善言天者
不數世而輙差是曷故哉杜預曰陰陽之運隨
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脩曰事在天
下其易差者莫如曆臣切考其所以差者由天
周之有餘日周之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
運而舒漸差而移於東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

而縮漸差而移於西天日之差而於中星乎驗焉堯之初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塡於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日在箕六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躔於析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未四千年而退餘五十度矣再以歲差及赤道黃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造授時曆天正冬至歲差一分五十秒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日躔赤道十度今躔六度三十七分也日躔黃道九度二十二分一十七秒今躔五度八十六分七十四秒也故洪武中瀛州漏刻元統上言我

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遠數盈漸差天度距至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三年矣年愈遠而數愈盈然則治曆者豈可不隨時脩改以求合於天哉平立之分不脩則陰陽二軌不脩弧矢之分不脩則黃赤二道不正殆見推步氣朔及日月交食幷七政躔度必違天而不入數也是以正德年戊寅日食己卯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頻與本監所推不合山東道監察御史朱節爲歲差以正曆學事濫以臣充之欽觀秘書加以歲月而習

至来年至冬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
食合朔弦望併日纏月離黄赤二道及昏旦夜
半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孛羅睺計都等類視
元辛巳委有所差備録上之仍
勅該部延訪四方之人如能知曆理之楊子雲如善
立差法之邵雍如静深巧智之許衡郭守敬令
其參別同異重建曆元詳定歲差以成
一代之懿制可也方今天下涵沐
聖化之中豈無其人哉臣雖不佞或可執一籌以備
驅筭也
嘉靖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禮部看了来說

〈嘉隆疏抄卷十八〉　三十九

刑科等科都給事中臣劉濟等謹
題為遵
舊制平刑獄以服人心以廣　聖德事仰惟
國家置三法司衙門專理刑獄一切大小罪犯刑
部都察院主鞫問大理寺主評審鞫問者未當
評審者雖屢駁不置必使情麗於法罪協其情
而後已盖於是權姦不得以恩怨為出入
天子不得以喜怒為輕重此我　太祖高皇帝立國
之初稽古定制所以平天下之刑使天下之人
君子有所懷而守法小人有所警而遠罪萬世
所當遵守而不可廢者也其後又有錦衣衛鎮
撫司專理　詔獄刑法特峻繫者倍苦已非好
生之意故中間因革不一然出常制之外其所
職掌則止是推鞫取其招由奏行法司擬罪評
審如律然後奏　請發落其間或有冤抑刑部
都察院必一體與之辯明大理寺必一體與之
駁問　高祖之良法美意亦未嘗盡相悖也
法久漸弊姦宄乘之甚極也至以
天子詔獄為權倖伸忿之所而三法司平刑衙門虛
設不用其所得理者不過踈遠不關涉大紀綱
者而已盖至正德為甚於今思之良可於悒
陛下升濟盡革舊弊諸大姦惡悉下法司人心痛快

〈嘉隆疏抄卷十八〉　四十

共贊 英明通朱漸為私移大乖初意法司所
擬雖在大惡多弛法以從輕鎮撫所讞雖在小
過蓋任情而加重 舊制既毀 初政亦失上
虧 聖德下咈群心災變之來夫豈無自臣等
婁婁言之
陛下不以為信然也近日劉最之私討應付黃國用
之私出紙票顏如瓌之私用違禁包袱與夫郭
九臯張守等之事前後株連群囚
詔獄臣等以為郭九臯等實係趙紀所誣皆致再三
瀆 奏乞付法司辯明劉最黃國用顏如瓌之
罪律有明條法所當舉

〈嘉隆疏抄卷十八〉 四十

陛下天性寬仁或者追念最昔在廷曾言得罪國
用如瓌俱係小失不必深求從而 赦之未可
知也不然則推問既明照依定制奏送法司施
行如律擬罪而已是以被逮以來不復為言既
而忽然獨斷不令照例擬罪最則充軍矣如瓌
則為民矣國用則降邊方雜職矣夫罪至於充
軍為民降遠方雜職亦大矣使其不應是律所
失固不為小若其與律相合何不使法司明白
議擬 昭示天下以為懲戒而乃為此曖昧不
明之舉哉且陳惠言寅仔等情詞相連俱係
一千人犯後乃皆送法司而此獨煩

上裁其故何也傳之天下必謂最等之罪本不
至此
陛下獨過為偏重爾不然何緝訪於羅織之間鍛鍊
於 詔獄之手而又裁決於 內降之旨哉李
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犯該姦
黨亂政充軍而已以國用視洪宣以劉最視欽
等奚啻天淵懸絕而
陛下斷乃一律罪之甚何以示天下耶夫刑以輔治
也刑而不平適以滋亂何者民心不服而怨讟
生惡人無忌而姦宄肆雖使堯舜在上臯夔在
下亦將何以為之此其所係誠非細故臣等以
言為職豈敢終為緘默以負

〈嘉隆疏抄卷十八〉 四十一

國家任使伏望
陛下念
祖宗不可不守毋偏聽以害公毋獨斷以害明毋任
情以害仁毋吝過以害正悉守定制以勵初心
仍將近日
特旨發落過劉最黃國用顏如瓌三臣俱送法司擬
以律例應得罪名若其果係犯該充軍為民降
謫彼甘受無詞如有可原亦與分豁其郭九臯
問明之日亦付法司擬審無勞
特旨以乖大體自茲以往凡獄皆然則刑法無不平

聖旨無不廣而天下咸服矣

嘉靖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奏二十七日奉

聖旨劉最先因劾奏不實擅起關文黃國用私出紙票顔如瑔違制欺法用黃龍袱私包自物各輕玩法度已從寬發落了這厮每如何又來奏擾各伦事發不行劾舉恣意回護本當拏問究治如鋭這遣還各罰俸一箇月該衙門知道

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臣唐樞謹

奏爲正國法以光

聖治事臣竊見近日李福達之事

陛下存心懇至駁勘再三惟欲求民之平誠古帝王欽恤之盛心臣實欣誦不已柰何臣下之負

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諂詇者混其說固位者緘其口畏威者交其詞訪緝者失其真是以

陛下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於其所哀矜而幾至於僻矣臣請得細陳之願

陛下細聽之細察之臣竊惟

陛下之疑此獄有六謂謀反罪不當輕意於所擬一也謂天下人有形相似者二也謂薛良之言勿可聽三也謂李班之申文明悉四也謂文臣立黨欲以傾郭勛因而輕揑五也謂崞洛等縣諸證人皆讐勿可信六也臣願爲

陛下一一細解福達始而王良李鉞從其意何爲繼而惠慶邵進祿等師其傳何事李鉞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口稱我有天分等語其情何謀劫庫攻城張旗封爵雖成於邵進祿等其原何自風流記太上玄天垂文書其詞何指要之反狀甚明故在外撫按諸衙門曰可殺在內府部諸衙門曰可殺陝之人曰可殺山之人曰可殺

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是諸大夫國人皆曰
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則臣不得而知也此
第一疑之不必疑可得而知也且福達之形貌
易識識或取辨於青布之竝立或明驗於自[illegible]
之白頭鬚言於李俊李二李三之証是其族識
之婿明孫[illegible]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識之矣始
認於姓又在是其姻識之矣對証於韓良相李
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二言於高尚節王宗美是
鄰州主人識之矣再言於鄭繼宗白成是洛川
主人識之矣三言於石文舉等是洛川道路人
皆識之矣此第二疑之不得疑可得而明矣薛

良怙惡小人誠非良善故所訐福達事情類多
不實但所言張寅即李福達即李五即妖賊實
是採訪明白今已驗之矣況福達蹤跡詭秘慧
術過人人皆落其計中尚非薛良役猾之人亦
不能發彼之陰私也此第三疑之不可疑可得
而明矣是時李[illegible]因見薛良非良民又見李福
達指龍虎形勒[illegible]又見五臺縣張子真
戶內實有張寅[illegible]又[illegible]縣左廂都查無李
伏答軍籍所李九名皆[illegible]且粗率因小疑而
誤大獄據纖智而釋不究殊不知五臺縣嘉靖
元年黃冊始收張寅父子入戶時張寅年五十四

歲則張子名衛糧店內之交可考而知矣崞縣
止有在城坊李福達其行五故又私稱李五今
改福達字為伏答乃於左廂都追查又以李五
為實名求其貫址安可得耶則軍籍之無查可
考而知也況福達既能妖書妖唱燒煉等事安
知其無妖術若果有妖術則龍虎形硃砂字亦
不能盡必薛良之誣矣此第四疑之不當疑可
得而明矣京師之自外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既
改名張寅又衣冠言語似人郭勛從而信之亦
理之所有也亦意料之所不能及也文臣縱有
傾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第五疑之不待

疑可得而明矣若曰薛良讐也則一干中証非
讐也若曰韓良相戚廣輩讐也則高尚節屈孔
石文舉諸人非讐也若曰魏恭劉永振讐也則
即今布按府縣官非讐也若曰山陝人讐也則
京師各色人員皆非讐也何獨呶呶衆口盡願
福達之誅乎此第六疑之不容疑可得而明矣
臣竊見
陛下勵精求治延追三五天下臣民深所仰戴但三
忠有聖賢之訓多猜非
帝王之宜伏望
陛下六疑一釋大奮

乾剛即將福達明正典刑以為
聖世一大快則政治之光可為萬萬世傳矣臣待罪
刑官激切妄言罪當死不勝悚懼待
命之至
嘉靖六年四月十一日奉
聖旨這事屡着多官會問未見明白待問了朝廷自
有處置唐樞這廝好生輕率狂妄輒乃出位奏擾
本當拏問重治姑從寛宥着為民該衙門知道

戶科給事中臣常太謹
題為捕逆賊以正 國法以絶禍本事先該都察
院覆題要將山西問定反賊李福達等依擬處
决奉
聖旨是李福達等都依擬處决未獲李大仁等容緝
拏解歸結欽此近見李福達奏
旨提解到京監候仰惟
皇上神明英斷其父子反逆之罪諒難倖免今人籍
籍皆謂此時李大仁倚托權勢夤縁左右至令
婢僕詭詞奏辯以為翻異成案之計臣竊以為
李福達果有究抑李大仁與其母妻子姪俱在
何家潜藏觀望無一人親自出官奏辯即此觀
之虛實可知况奉
旨緝拏已經二月當其事者若罔聞知果何故耶昔
漢光武時湖陽公主蒼頭殺人董宣以雒陽令
数主之失叱奴下車格殺之桓帝時小黄門張
讓弟朔有罪匿於讓合柱之中李膺以司隷校
尉率吏卒破柱而取朔殺之光武天下初定桓
帝業已衰人猶不敢玩法豈有
聖明之世乃有叛逆之賊深依窟穴無人緝捕豈法
之寛縱一至於此抑所依憑之氣焰有可畏耶
况李大仁親福達子洛川之舉與謀實多今[illegible]奏

旨鞫問之數若不預為緝獲恐事定遠遁追捕無由
又訪得李福達死黨二十餘人潜與大仁傳報
消息其間如魏慶王玄張公吳保張老人等廣
携財物明住城外缸市李大仁屋内朋同營求
垂赦之下豈賊黨縱横之地及照伊親薛濟趙勝楊
昇拆等山西問擬供明何究可辯乃令其家人薛
奎趙禮賈文章扶同逆賊假稱分豁揑詞代辯
其情甚有可惡乞
勑法司并巡城御史務要將李大仁王玄魏慶吳保
張公張大仁等容切差人緝獲同李福達一併
究問其薛奎趙福禮賈文章及崔倩抱奏婦女

亦要捉獲究其受財扶同情由庶乎
國法昭彰禍本殄絶人心知警邪慝不萌矣臣待
罪該科且李福達改名張寅之時亦嘗暫寓臣
縣僻鄉蹤跡詭秘近因其事敗露體訪真
切曾一言之不勝忠憤所激輙敢再瀆
天聽伏乞　俯賜采納臣不勝拳拳瞻望之至
嘉靖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李大仁等人犯着緝事衙門巡城御史上緊密
切差人緝拏務要得獲同李福達併問該衙門
知道

大理寺右評事臣常固臣謹
奏為應　詔陳言平大獄以圖治安事臣聞人君
為求言之舉必將有用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
秋必當納進言之忠臣自七月初旬到任隨患
感冒泄瀉等証神衰骨立自分不免負
聖明嘗具疏乞休未蒙即行罷黜近始勉强供職伏
讀九月十五日　詔書有云爾内外諸司百寮
務宜體朕之意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
其忠一切有裨於政理利於軍民者宜一一條
具聞奏朕將舉而行之臣竊慶幸雖堯之親問
下民舜之樂取諸人不是過也臣雖不肖恐負

聖明之德乎臣惟古司刑官有士師即今之大理是
也夫理也者理其情之是非罪之輕重而已矣
有廷尉平即今之評事是也夫評也者評其是
非之當輕重之宜而已矣古廷尉平專掌平決
詔獄故銓曹參注必以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
署之臣之庸腐愧非其人而誤蒙
陛下之欽除者則其職也職在與聞刑獄請得以獄
之大者一一為
陛下評之臣自授官以來竊見以大禮事群臣伏
闕號泣以諍觸犯　聖怒大臣調任者吏部左侍
郎何孟春一人以為首其餘充軍者學士豐熙

等凡八人杖病瘡死者編脩汪恩等凡十七人
以送迎忤使臣而拿問者副使劉秉鑑知府羅
王等凡幾人以織造抗使臣而拿問者布政馬
卿知府查仲道等凡幾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
葉奇主事蔡乾前後凡五人以京堂官訐奏下
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凡二人此皆
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體民心關係甚鉅者也臣
不敢愛死妄議以爲伏
覩諸臣狂直之罪信
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有三焉蓋雖已徃情猶
可推其初不過欲
陛下特重
大宗出奉正統爲
宗廟社稷計至深

且遠若諸爲首者又特以職銜在先故名次亦
先之耳如本寺奏疏雖在寺正毋德純爲之首
然臣在病中猶署名焉實微忠所不容已也彼
豈能迫之使從也觀此則其他可知矣此當宥
者一也古昔聖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今
陛下行孝似先失廷臣之歡心臣風聞
獻皇帝寬明仁聖使其有靈恐不能安其余也此當
宥者二也
先帝朝罪謫者
陛下悉起而用之天下至今以爲美談今日貶黜者
安知後日無優恤之者乎是
陛下自安其過而遂其美以遺後人也惟自今失之

自今復之則天下萬世皆將謂
陛下前日之赫然怒者猶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者也
今日之釋然悟者猶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者也
豈非
聖明之盛事耶此當宥者三也臣願
陛下大奮明斷凡去位遠戍者悉復其官不幸死者
悉録其子孫庶幾猶不失欽恤之意尔以送迎
及織造逮繫諸臣其蹤蹟之罪容有之矣然其
當宥者猶有四焉蓋太監賴義以奉迎
神主經過順德地方副使劉秉鑑等送迎館穀禮也
顧因驛遞之傳報失悞倉卒不及候迎因院宇
之規模相似因循不及更易其跡誠若可悪然

皆一時小過所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者也且
不免窘辱於當時拿問於今日亦足以贖其罪
矣此當宥者一也布政馬卿等受藩宣之寄爲
陛下保障一方者太監吳勳奉織造之
勅或失安靜之
旨故卿等少爲鉗制以安其民是
知有
陛下之民而不知有使臣也命使且然則其他豪强
不得以擾民可知矣爲
陛下守土者皆若人也天下何患其不治耶此當宥
者二也劉秉鑑馬卿等及賴義吳勳等雖遠近
不同均之臣子也勳等一言遂不辯其是非曲

直而卿等遽有拿問之辱臣恐宣力四方者莫
不閑而解體也此當宥者三也
先帝朝内使四出罕聞有此今
陛下在上反願有之者必當時畏權姦之過今日待
陛下為甚厚而敬
陛下為甚大也此當宥者四也臣願
陛下廣昭仁恕釋其囚盡復其官庶幾猶不失明允
之意爾諸臣以失儀下獄者罪固不可逭矣然
臣以為臣子之微或失儀於
君父之前斷非敬之不至乃以敬之過甚所致耳是
過也非故也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且

陛下往歲亦嘗行之矣何獨至今日而異之或曰失
儀者拿問亦 祖宗之法也臣竊謂
祖宗之良法美意宏有大於此者誠能舉其大不拘
其小得其意不盡其法則所謂善繼人之志善
述人之事者也臣願自茲以後侍臣於失儀者
必從而糾之所以盡其職
陛下於既糾者從而宥之所以廣其量上下交盡夫
誰謂不可耶以京堂憲臺為所屬小民奸奏下
獄者罪固有所歸矣然臣愚以為諸臣不之惜
所可惜者 朝廷之大體爾夫
天子所以為至尊而天下之人仰之如天敬之如神

明者特以等級明白截然不可踰體統森嚴凜
然不可犯爾故曰廉遠地則堂高又曰體統正
而朝廷尊今所屬得以奏去其堂官小民得以
奏去其方面是等級可踰體統可犯也是豈
陛下之福耶且陳彥章所奏憲臣方因首垢而係累
於法司而彥章何人顧偃然得寧家以去樂護
等刑部鞫之於前大理寺評之於後法律具在
誰敢容私於其間而 內批降級調用亦莫知
所由臣聞之道路凡此皆非
陛下本意或有左右其間者爾臣謂此
先帝朝權姦播弄威福之所為而謂

聖明之世亦有之乎倘有之則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彼
獨不見前日播弄威福者之禍耶況西虜跳梁
正日夜占驗天象之時而少知天文者使之不
在左右恐亦非計之得者北邊軍士反側議者
猶欲添注官司以備之易州兵備豈可遽議裁
革故當時兵部執奏科道之交章殆有見矣
陛下嘗得一一省覽否乎臣願復諸臣之官正妄奏
者之罪以存大體或有擬除令吏部考其賢否
而為之黜陟焉庶幾乎用刑用人各得其當也
臣與前項諸臣三四人鮮有桑梓之好筮仕之
始亦寡平生之交但念臣前疾雖已漸平弱質

終難父恃而不及時少盡微忠萬一填委溝壑
則負
陛下擢用之責則負臣父訓育之恩則負師友也誨
之功臣每思之誠有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意
此或臣之良心也所謂人無不善者也所謂君
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臣安敢避嫌
遠罪自賊其良心而不盡其愚耶昔有虞皐陶
為大理天下無冤刑其稱舜曰臨下以簡御衆
以寬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唐戴冑至大理犯顏
據正衆處法意有罪當流者太宗欲置之死冑
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
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置諸法此釋小忿
存大信也太宗從其言夫虞舜皐陶二聖父子
太宗戴冑兩賢相得惠澤流於當時聲譽垂於
萬世凡有道之君有志之士莫不嗟嘆企服於
無窮今臣位微才劣固不敢望戴冑之賢於萬
一況皐陶之聖乎然
陛下寬信之德則上追虞舜而下視唐宗者矣臣敢
曰吾　君不能從付諸太息而已哉況邇者水
旱癘疫風雹星隕地震山崩泉湧蝗蝻之災殆
遍天下又西戎犯順說者謂應春首五星聚於
營室之變有識多為之寒心臣以為消弭備禦

之道固自有在然平反刑獄亦一事也蓋刑獄
不失其平然後下得人和以上致天和近得內
寧以遠消外憂爾其轉移斡運之機亦非此疏
所能盡者伏乞
聖明採狂夫之言舉蒙瞽之意下臣言於法司議果
前項諸臣其情可原請從肆赦以昭
陛下之仁如臣所言於律有礙情甘顯戮以彰
陛下之義拳拳忠懇不勝待罪之重
嘉靖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聖旨這事各有旨其未發落的朝廷自有處置章固
這廝不務本等職業却又責直沽名肆意奏擾
好生輕率煩瀆本當拿問姑從寬降二級調外
任該衙門知道

都察院右都御史臣俞諫等謹
題為亟除姦邪以正
國法事案查正德十六年四月內該科道官交章
劾奏節奉　欽依王欽王錦錦衣衛拏送都察
院問得明白來說欽此該衛挨拏王錦脫逃止
將王欽并其弟王銓拏送到院依律問擬題奉
欽依這廝每朋姦日久亂政多端都情罪深重王欽
依律處決王銓牢錮枷釘連當房家小押發兩
廣極邊烟瘴地面永遠充軍遇赦不宥但逃殺
了欽此續據河南巡按御史拿獲王錦到院問
擬如律題奉　欽依王錦依擬處決欽此其後

王錦屢次捏奏俱經本院覆題奉
欽依仍依原擬取决贓銀照舊監追查得王欽該追
贓銀三十萬兩王錦五十萬兩王銓一十六萬
兩依奉節行該道將各犯每日杖併本院將該
吏每五日一杖併二年之間陸續追得王欽銀
四萬二千四百五十兩王銓一萬八千七百四
十六兩其王錦到院未久亦止追銀五萬八千
八百三十一兩共計一十二萬兩仍欠八十四
萬兩未完蓋臣等本當不嚴限追併以自速悖
逆　明旨之罪也近日王欽仍前捏奏意圖緩
死而已遽奉　明旨各犯贓銀免追都饒死王

欽發遼東鐵嶺衛王錦陝西肅州衛王銓廣西
奉議衛各永遠充軍家小隨住欽此臣等思於
新政自相違異兩經執奏未蒙　允命既而科道交
章乃奉　欽依王欽等該追贓銀都察院監二
年之上如何不行嚴限追併近已有旨饒死充
軍了罷欽此夫以各犯之贓銀未納罪臣等追
併不嚴臣等固不敢辭但各犯譸張為幻姦邪
叵測自恃囊橐可以通神安肯完贓相率而就
死地故　新命一下物議沸騰臣等尚促無所
容措竊以各犯紊亂　朝廷侵盜
國課載於律例具有明條處死追贓發遣又節奉

有　明旨今王錦亦獲監追未幾而
聖旨忽爾中改既全宥其死又各免其贓且所配皆
得善地則姦計大行而
國法全廢矣臣等雖欲阿狥奉行以逭
陛下之責豈能逭天下後世之責乎又况各犯浚淮
揚之膏脂以害乎衆侵　朝廷之課稅以肥其
家蓋有年矣然則今日淮揚災變非常人之死
者過半謂非若輩惡孽之所至殆不可也戶部
近奉　欽依集廷臣會議多方區畫欲足銀二
十萬兩之數以充淮揚之濟然謂太倉所積僅
七十萬兩難於動支夫以堂堂

天朝大倉僅七十萬兩之積一遇有事動則告乏顧
王欽一家應追贓銀尚餘八十萬兩之多悉從
寬免至於賑濟乃復多方區畫如此不幾於慮
事之疎為謀之失耶與其庇此一二免死姦人
以布私恩孰若追盈其數用活數十萬饑民之
為大德乎且各犯之心不過畏死設以
陛下之仁務存　欽恤則姑免其死已出望外至若
免其追贓以甦　國用與之善地以廢
國法非臣等區區之私所望於　新政之隆也伏
望　皇上大奮乾剛收回　新命王欽毛銳既
免其死與王銓未完贓銀仍照各數追完三分

之二俱發兩廣極邊烟瘴地面永遠充軍遇
赦不宥仍照前
旨施行如此庶乎
國法不至於大廢
國用尤得以小補而姦邪亦少知所警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奉
聖旨王欽等已有旨了便着發遣再不必奏擾

刑部尚書臣林俊等謹
題為申明律例嚴禁酷官以全民命事臣等竊惟
我　國家稽古制律例為五刑其笞杖既有百
十之數而大小之杖又有圓徑分寸之等求其
可以決罰而不欲其見骨也至於徒流各有等
則亦不過苦之遠之而已若夫罪大惡極衆所
共棄者乃入於死然不遽置之法問以刑部評
以大理　朝審以多官及至臨刑又三覆而五
奏若不得已而後加刑焉蓋兢兢乎視人命如
此其重也此我
皇祖秉欽恤之典即虞廷欲並生哉之意也我

皇上登極之初大布　恩赦與民更生以至停刑有
旨熟審有貸此其　矜憫之仁即帝舜好生之德也
顧我　皇上惻然有憫念黎元之意而在外有
司無以奉承　休德臣切憾之如鞫審止宜隔
別衆對多方詳究自可得情即有決罰應用鞭
朴今以為不足示威乃不論罪犯輕重動用夾
棍等刑剥皮碎骨慘不忍言有問一事未竟而
已斃一二命到任甫期年而拷死數十人者輕
視人命有若草菅其見諸章奏如汾州知州齊
宗堯三年致死五十人滎河知縣吳朝一年致
死十七人初聞甚駭惜未有以重處也乃今遠

近聞酷以成風殘民以逞在在有之是
皇上用之以牧民而彼自以屠民任之也且痛楚之
下何事不成威刼之餘何求不得此囹圄所以
多寃抑之人而貪饕所以滿谿壑之欲也小民
何以堪命弍若不嚴加禁戒日甚一日則下激
民變上干天和所繫非小也伏望
皇上特降嚴旨勑下臣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處撫
按官督同司府等衙門加意戒諭各該有司不
許設置夾棍等項慘刻刑具如有仍前濫用者
即照非法用刑事例問以降級爲民中間有故
勘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抵死本管監司若

姑息縱容只以爲人惜官而不知爲民惜命者
酷官別有舉發監司責有所分如此則上下知
警有司不得肆爲刑殺而小民得以爲生矣再
照守令所以敢於酷刑者不知律例之故也律
有故勘故禁故入抵死之條例有非刑降級爲
民之戒各官素未講讀是以任意肆行全無忌
憚夫既不知以律自治而又安能以律治人查得
大明律講讀律令條下有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
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
分巡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
解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

三犯於本衙門遞降敘用欽此則是於已仕各
官皆令講明律意矣乞　勑各該監司着實舉
行其未仕如辦事進士各衙門聽官督令人各
熟讀講明仍不時考校務使通曉其舉人監生
待選於吏部者每遇考選摘取律文數條令其
背錄本文解釋大義觀其通否分數以定銓選
次第則凡在官者皆能通律例之人既不敢以
自犯而於民之觸犯者可以按律而治刑罰清
而百姓服貪殘歛而天下無寃獄矣臣民幸甚
隆慶四年七月初八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近來有司官不遵律例酷刑害民
撫按官全不禁察任其所爲負朕愛恤民命之
意你部裡便行與他每着嚴加體訪有這等的
便參來處治如有姑息容隱法司該科一併指
實參奏

刑部尚書臣毛愷等謹
題為乞 禁刑獄之濫以慎職守以弭災眚萬一
事臣等遍者屢覩在外各撫按官後先
奏報災傷殆幾徧吳楚之南北山之東西與夫雲
中五谷之間率洪水暴溢壞人田舍雨雹飛蝗
彼此薦作地方被災廣且重大大變不虛生災
由人召仰惟
皇上恭儉仁慈愛民勤政宜乎人安物阜時和歲豊
今若此將非大小臣工職守未盡有以致之也
乎否則何其反常若是也夫水與雹蝗皆陰物
也為災廣重陰莫盛焉求諸所致厥類雖多而
刑獄乃其尤者蓋刑隶陰令主肅殺臣等所職
業在於是無亦中外之獄容有橫濫不法如水
之泛濫莫可防隄如蝗雹之害稼奪民生命者
乎夫漢廷遇災策免大吏律以漢法臣等誠莫
知罪之所逃矣謹以中外刑獄之濫者有六敬
為我
皇上陳之竊惟大凡詞訟自下而上而越訴者有罰
非係正官而擅受者有罰今則有舍本縣而驀
告之州有舍州而驀告之府有府縣未結而上
驀告之監司志在誣人紛然無忌又多私自詐
諸州縣之佐貳首領等官彼既利其易行此亦

因以自利至於正官之好事者則或不審其情
之輕重理之是非輒行准理遂使告訐之習相
煽成風險譎之夫終訟不止是曰濫詞虛誕之
詞累人衆多本無毫而揑稱之犯非知見而指
作證人蔓引枝牽動至數十各該問官祇宜摘
取緊關數名聽審為得至差人下縣盡數弗遺
發笑叫呼驚及雞狗束縛馳驟無異犬羊拘到
則纍然滿庭供明則被誣過半而欺詐凌雲無
論也是曰濫拘人犯到官審理宜速然或才性
遲慢而未即審或事勢忙迫而未暇審則又不
分人數多寡事情重輕且行寄監寄倉寄鋪焉
至於追贓之犯有以斗粟貫鈔而久為拘繫有
以家屬姻黨而罰令代償怱漫因循動淹歲月
被犯之人坐井觀天悲歎抑鬱被累之家晨昏
供給生理俱廢是曰濫禁從古訊獄固未去刑
然刑之即加自有所在故鞭扑祗以作教決罰
不過臀腿固未嘗濫為非法之具而猛以用之
遍體也今之用刑者異於是刑手則有拶指刑
足則有夾棍刑頭則有腦箍甚至烙鐵灼體錫
龍灌身竹簽釘指燒酒澆鼻諸如此類備極慘
毒身無完膚因或就斃其意以為不如是則不
足以得其情而服其辜即未必盡如臣等所言

然如傷之視百不聞一如草菅之視十當八九矣是曰濫刑獄之擬議貴在明允與其過求毋寧過恕故罪有惟輕之疑殺有不經之失蓋一成莫易君子慎之也柰何今之司理好事吹求苛刻是務以深文巧詆為能以哀矜勿喜為拙故入夫罪則旋添情弊以合律妄引夫例則摘去字句以從招甚至情托狗人通賄自鬻於以程其是非之實又有不可勝言者由是扣胷之夾接踵於獄中茹冤之婦不止東海一人而已是曰濫擬獄有定議自宜查照經落開有以為情重律輕罪外加譴或指修理或指備荒或指作興或指軍餉巧立名色重為厚科遂使賣男鬻女散之四方破產蕩家委之溝壑者往往而是是曰濫罰凡此六濫刑獄之蠹民生之殃召災致沴大率因之儻蒙

皇上不以臣等所言為謬或於修省萬有一分之助

伏乞

勅下臣等遵將前弊嚴飭司屬及各南京法司并各巡撫衙門仍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一體痛為禁革夫大事二十日程中事十日程小事五日程而濫禁者應以不及論刑猶兵也不得已而用之因公科歛律例猶嚴為之防而濫

刑濫罰者應以貪酷論政出多門議罪不當均非法紀也而濫詞者掌印官以罷輭論擅受與夫濫擬者俱以不謹論若夫濫拘一節初犯次犯量為戒飭其屢犯者送調别用以數者袪革濫弊似或宜然務在着實舉行毋事姑息庶乎幾致刑措太和洋溢豈惟災沴不生將雨暘時若年稱大有矣弭災召祥固非一端此其最先者云臣等不勝惓惓不勝待罪

隆慶三年九月初四日奉

聖旨近來刑獄太濫致干天和委當嚴禁你部裏行與內外各該衙門務要平恕明允痛袪濫弊以副朕欽恤弭災之意有仍前苛刻害民的在內法司在外撫按官參來處治

浙江等道掌道廣西道監察御史臣王濂等謹
題為守　成憲以平國法以服人心事臣等切聞
創業垂統之主必立綱紀以遺子孫繼世承序
之君必守紀綱以法祖宗是故紀綱也者成憲
之謂也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司馬光
亦曰謹守祖宗成法不隳之以逸欲不敗之以
讒諂則世世相承豈非萬世人君之所宜省念
者哉仰惟
太祖高皇帝除乱以造區夏稽古以立紀綱是以置
刑部以司刑獄平民情置都察院以糾百司辯
枉究置大理寺以審成獄評重輕故犯人經此

三法司者始無枉縱矣其後姦惡重情亦有付
錦衣衛鎮撫司推鞫者不過取其供詞奏行法
司擬罪而已成法具存也久而弊滋則權姦擅
威福之柄高下其手蓋至正德年間此法變乱
極矣
陛下丕承前烈剗除夙弊一時大奸大惡悉付法司
天下稱快比及二年漸不如初臣等竊為
陛下惜之且如王欽兄弟姦黨乱政法司問擬死罪
聽決者也乃奉
欽依饒死充軍李洪殺人罪應抵命者也法司覆奏
提問則又節奉　欽依降五級而已至於劉最

之私起關文黃國用之私出紙牌顏如瓌之私
用違禁包袱皆當付之法司擬罪者也乃今特
奉　欽依劉最充軍黃國用降邊方雜職顏如
瓌為民夫王欽李洪皆犯至死罪常赦所不原
者而皆縱之今以劉最視王欽以黃國用顏如
瓌視李洪其情罪重輕不啻霄壤懸絕也而充
軍降級為民不論情罪不恤人言至此皆臣等
之所未解者也
陛下新政豈宜踵此舊弊哉臣等嘗聞舜為天子瞽
瞍殺人皐陶亦且執之舜亦不得廢法於其父
如此也況王欽李洪輩憸邪小人兇悖大惡法

所必誅者乎今亦何獨曲為輕縱至此極哉漢
之時渭橋犯蹕高廟盜環文帝欲誅其人致之
族張釋之執法抗論而犯者皆得平反盖法者
天下之公共也如此況劉最黃國用顏如瓌情
犯殊科緝訪被逮法當擬罪者乎今亦何獨故
為重譴至此極哉此臣等之所深思而未解其
故者也夫王欽輩故輕縱之毋謂不足患也大壞
祖宗之綱紀而使小人者得計效尤無復顧忌深可
患也劉最等故重譴之毋謂不足惜也自壞
祖宗綱紀而君子者解體失望無以展布深可惜也
小人效尤君子解體而人心不服則天下之事

將有不可知。矣臣等官當執法責在言路曰
擊此弊豈容嘿而已哉伏望
皇上念 祖宗之紀綱而不阻撓於私恩小忿奮乾
剛以獨斷而不偏惑於左右嬖倖仍將王欽兄
弟照舊追贓侍尖李洪劉最黃國用顏如環俱
付法司問擬如律奏 請發落如此則
國法平而 威憲不悖人心服而天下萬世稱聖
矣 宗社之慶也豈獨臣等之幸哉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奉
聖旨劉最先因劾奏不實擅起關文黃國用之私出
紙票顏如環違例欺法用黃龍袱私包自物各

輕玩法度罪已從寬發落了這廝每又如何來
奏擾各犯事發又不行衆劾恣意回護本當拿
問究治姑饒這遭還各罰俸一個月該衙門知
道

刑科等科都給事中臣劉濟等謹
題為議處重罪以存
國法事近該臣等具題犯人王欽兄弟誤蒙
寬貸以為
陛下惑於請託之言故弛縱奸惡務為姑息奉
欽依下該部等該追贓銀都察院監禁二年之上如何
不行嚴限追併近有旨饒死充軍了罷欽聆
睿旨仰測宸衷乃知欽等之罪不惟公論始終以為
當殺而
陛下亦始終以為當殺欽等之贓不惟公論始終以
為當追而

陛下亦始終以為當追但寬縱之由臣等則歸罪於
權倖之請託
陛下則歸罪於該院之延緩夫奉法不敏致生弊端
既違嚴限追併之
旨復唱三分減一之議該院之責夫豈能辭
陛下既以為然何不遂奮乾斷追究欺弊孰為延緩
孰為請託各抵之法以大振綱紀攝伏群奸而
乃隨以罷之一言知惡而不能誅知弊而不能
革自古有天下者之大患可不戒哉夫欽等負
必誅之罪累百萬之贓死有餘辜而獲全免臣
等連疏論奏

陛下略無俯從臣等欲阿順不言則廢
祖宗之法欲堅執前說則拂
陛下之意展轉思惟求一善術不可得也竊意欽之
兄弟罪應有差銓則原奏
聖旨定擬極邊煙瘴地方充軍矣至如錦者固在不
赦而欽則允爲首惡可同錦而并赦之乎大凡
侵盜官物雖微必償今各犯贓幾百萬俱是侵
冒盜價
國課所關
陛下既赦其死復免追贓既不爲 國家惜此
憲章復不爲 國家惜此財用滋亂長奸莫此爲甚

方今多事之秋公用浩煩內而戚畹營建第宅
外而四方賑濟饑荒供億不敷計臣莫措使得
全追前贓給散應用亦自所濟不少
陛下何不思及於此而惓然改圖乃惑說言以爭大
計此臣等之所深惜也故臣等議以爲欽兄弟
之罪宜必誅首惡不可盡數欽兄弟之贓宜悉
數追完不可少免如錦者既係首領亦宜改發
極邊煙瘴地方不得與之善地如此則
祖宗之法不至盡廢而奸宄之徒不至大橫矣伏惟
深念 國法俯從衆議不勝幸甚臣等適論平刑方
遭讒罰然而言不容已冒死再陳忌之者必以
爲好名訴之者必以爲好殺所恃寸心無愧上
祈
陛下之垂鑒耳他亦何敢計哉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刑科都給事中臣李錫等謹
題為正刑法以隆　聖治以服人心事臣仰觀
陛下大禮告成載頒　新詔內外臣工咸與更始有
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臣等悚聽之
餘不勝忭幸以為
陛下含弘之度其啓誘臣下者至矣於此不言負
陛下也臣等待罪刑科刑法不中臣之責也敢不昧
死　上陳臣等竊惟刑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
至公大正之制也一有偏枉天下獘矣令人君
不可以尊而亂臣下不可以卑而撓故曰三尺
法王者與天下共者也又曰惟刑之中中之為

言不偏與枉之謂也是以大舜不奪皐陶之守
法中才漢文於張釋之之守法未嘗不屈意從
之盖謂此也洪惟
陛下德侔大舜量陋漢文　踐祚以來於刑法一節
尤加慎重矜恤之　詔屢頒審讞之臣再遣迷
谷田春寃獄清雪天下臣民不勝慶幸夫何二
三小臣自罹恢恢之網
陛下所以哀矜者容有未盡是以不避斧鉞為
陛下言之且如掌欽天監事光祿寺少卿樂護華湘
易州兵備任忠一則奏於釁官馬能一則呈禀
欽允人犯固皆不能以無罪也法司據法擬議

陛下依擬處斷罪斯當矣顧廼徑　批降調
聖斷雖審恐無以服數臣之心至如浙江布政馬卿
杭州知府查仲道南京主事俟廷訓一則督過
於使臣一則訪奏於東廠亦皆不能以無罪也
鎮撫司已行問報
陛下付之廷評法司宜矣顧廼由中徑批　聖意雖
詳恐有以拂本　朝之制臣等考之禮曰刑者
鉶也鉶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者也今樂護等
推情於鎮撫擬罪於刑部大理寺又從而詳允
刑已成矣
陛下烏得而變之夫不變者公也變者私也舍公就

私將焉用之又曰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
命三公參聽之言獄不可專也今
陛下於馬卿等徑行　批斷不付法司似與此禮之
意不同也又如御史歐珠已蒙免提今復提問
不幾於食言反汗矣乎凡此皆背經旨之訓戾
祖宗之法違中外之願孕禍亂之胎其所係夫豈淺
淺哉伏望
陛下恢廓弘人之度克克無我之公念古訓之宜從
思
國法之當守將樂護等並依原擬馬卿等付之法
司歐珠速賜釋放則明刑足以弼教大法可以

服人大舜之德可匹漢文之風斯下矣天下幸
甚謹題請
旨
嘉靖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曹懷謹

題為信法令以全紀綱事臣聞宋臣朱熹曰人君正
心術定紀綱蓋紀綱定則朝廷尊而萬事理故
之紀之綱以定四方我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
司存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以聽常刑令之三
法司是也設鎮撫司以聽禁獄古之掖庭是也
事下鎮撫者必送法司擬罪乃
祖宗至公至平之法即刑人於市與衆共之者也使
奪法司之獄而下之鎮撫必奸佞之徒快私憤
復睚眦順指氣使以養成禍階豈聖王所以壽
命脉之源培根本之道哉前者奪刑部之李陽
鳳以歸鎮撫此則

陛下之失刑也今奪都察院之程景貴以復歸鎮撫
忍視
陛下再蹈之哉不知誰為
陛下畫此策者試思之其人可勝誅耶信若是則五
刑之用任一鎮撫足矣殆恐法司為空庭法官
為冗員豈古所謂士聽之公聽之而後王需之之
者耶如皋陶之所掌呂侯之所訓鄭僑之所鑄
蕭何之所定以一鎮撫而能議擬耶是則倒持
太阿之柄授之刑政舛錯孰大於是耶且景貴
乎官也李景中貴也信景之請而遠械景貴已

不能無偏聽之私而必付於鎮撫者豈為曇報
復之地耶蓋法者天子與天下共者也烏得縱
曇一人而壞天下法耶譬之主人委臧獲以田
產人有告臧獲某私某私為主人者將治吾之
臧獲乎抑訶譴其告者乎今景貴能發曇之贓
私猶告臧獲於主人也乃下景貴於獄猶訶譴
其告者也臧獲能畏其主哉以
陛下之聰明天縱何暗於此而不潛消默奪其奸佞
之心耶嗚呼景貴或不足惜也所惜者
祖宗之法也　朝廷之紀綱也伏望勿蹈前轍速收
令　命并付景貴曇等以歸法司則有罪無罪

《嘉隆疏抄》卷十八　一七七

昭然於畫一之下庶刑以弼教而奸佞可杜紀
綱可立矣
嘉靖二年六月十二日題二十三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欽差總督江北等處鹽法兼理九邊屯田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龐尚鵬謹　題為誅逆賊正
國法以銷禍本事臣自為書生時讀嘉靖初年
欽明大獄錄前後翻異若矛盾然及詢諸海內士大
夫乃知李午係山西太原府五臺縣人本逆賊
李鉞之姪初名福達因發戍逃歸竄居陝西洛
川縣倡白蓮教聚衆稱亂攻殺長吏屠其城後
餘黨盡殲惟午變姓名占籍該府徐溝縣詐稱
張寅納授太原左衛指揮使數被韓良相等詰
其罪悉夤緣脫免已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
錄捕治之午即賂武定侯郭勛移書請托欵待

《嘉隆疏抄》卷十八　一七八

以不死錄飛章劾勛黨逆賊執其手書及午反
狀以　聞尋奉　欽依李午抵法郭勛着回話
勛懼
先帝怒禍且不測遂陰結貴近陽欺　朝廷流毒
縉紳如刑部尚書顏頤壽都察院左都御史
聶賢大理寺卿湯沐等皆讞議法司也或逮繫
詔獄或禁錮終身給事中劉琦御史姚鳳鳴等皆抗
疏言官也或埋魂犴陛或委骨窮荒山西布政
使李璋按察司使李珏都指揮馬豸等皆原問
三司也或已遷官而行提於別省或已罷職而
追捕於私家甚或以通問致書而稱為朋黨以

偶語立談而指為訕謗其餘羅織成獄者通計
部院各寺科道等官凡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
謂烈矣逆賊李午與其親男李大仁李大禮等
乃脫然於法網之外業有成案人不敢復言臣
亦以事經數十年無從發其隱矣近巡歷山西
三關至安綏訪徐溝洛川二縣皆李午狼蹲之
鄉也質知故老益知其詳復聞嘉靖四十五年
四川妖賊蔡伯貫反逆就擒狀招以山西李同
為師即李午之孫也傳習白蓮教自言為大唐
子孫當出世安民結謀倡亂扇惑人心隨該四
川撫按移文山西捕李同下獄反覆按問佐驗

甚明稱李大仁李大禮皆號為祖師查刊刻大
獄錄姓名來歷一一相同則李午以妖術傳家
世為逆賊別無可疑今撫按衙門將李同等依
律坐斬題　欽依聽秋後處決臣復行山西按
察司取原發招由與大獄錄參對彼此互見不
謀同符乃擊節嘆曰天之所以誅逆賊信毫髮
不爽能巧護於生前而不能撫詞於死後能苟
免於其身而終不免禍於其子若孫如此天網
恢恢疎而不漏似亦足以示凶德之報矣然李
午身為叛賊殺長吏屠城邑且縉紳之禍徧天
下雖舉族誅夷人猶有遺憾乃得仍復其官老

死牖下豈天道乎今覩李同之獄而午之罪狀
益彰法當剖棺磔其屍以正斧越之誅以洩神
人之憤此千古一大斷案也李同以妖言稱伏
罪止其身若以李午之窮兇極惡盡法絕之即
使闔門無噍類亦不為濫是在持法者權衡于
其間臣何敢懸斷也午之罪誠不可勝誅矣若
助世受　國恩結納　明主乃黨逆賊陷縉紳
白日撼風逞蒙蔽　日月使衆　朝側目卷舌
藏聲而樞要之人悉願指氣使默會其意權奸
之可畏一至是哉嵩一陰蓄異謀人人皆重足
而立倪首聽命焉其為禍豈可忍言哉正勛之罪

似當并其生前之爵貶為匹夫以示懲創誅權
姦於既往垂鑒戒於將來此誠今日正人心銷
禍本第一義也至於大學士桂萼張璁等時以
三法司被逮缺官奉　命典獄彼皆心膂大臣
也一言悟主動若轉圜乃覩望扶同竄易原案
甘犯天下之清議而不郵使
國是淆乱人心危疑載筆特書不免為
清朝之玷禍端寖長誰任其辜似應追論前愆以明
弼直之責係之仕牒察之輿情使罪坐所由當
無他詞矣先是獄既定
上以䝉錄為首惡欲誅之賴萼等申救得改永遠充

軍編發南丹衛錄之免死多其力他或有所牽
制不得自專使當其時正色危言以去就爭之
必不至此乃以迎合徇時曲為自全之地究是
心也亦將何所不至哉再照大獄諸臣多一時
忠讜之士其英風勁氣百折不回寧忤權臣而
不敢忤　國法世之所謂狂流砥柱非耶今以
姓名官階具載獄狀刻本見存凡未經
恤錄者乞通行擬議請自　上裁特加優異以廣
天地生成之恩以伸忠良感慨之氣其於士風世教
豈謂無小補哉或告臣曰往轍可鑒何所招尤
臣謂天地有正氣宇宙有正人故天綱地維萬
古不墜若依阿邪人埋沒正論終使亂賊之徒
得以苟容於後世天地且顛覆矣
國家何賴焉天道有知亟當返正豈渠魁釁熖猶
能為厲於銷滅之後耶
陛下秉道嫉邪為萬世計倘不以臣言為大謬乞
勅該部覆議施行臣素抱綱常嫉惡已甚故得諸見
聞義難緘默惟
陛下聖明少垂矜察臣無任隕越祈望之至奉
聖旨法司知道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張英等謹
題為守法除姦以隆
聖治事臣等竊惟姦不可惠惠姦則弊政益滋法不
可撓撓法則臣必失守是故古之聖帝明王法
必與天下共之刑一有罪而世以為懲賞一無
辜而世以為勸焉
陛下龍飛大寶光啓中興　登極之詔有曰一凡問
囚犯今後依　大明律科斷又曰其有奉旨推
問者必須經由大理寺審錄此則帝王與天下
共法之心也奈何近日以來法無畫一事多中
出深入則不必擬罪輕縱則徑從末減臣等不
敢多舉謹按死罪犯人王欽王錦皆經都察院
問擬明白大理寺審錄評允又屢次奏奉
欽依追贓處決人數廼今一旦奉　命俱得免死充
軍又免其追贓發遣不幾於惠奸撓法乎夫王
欽兄弟特一匹夫耳在　先朝則結交黨與以
亂　先帝之法在今日則當緣請託以亂
陛下之法大臣執奏於前言官論列於後俱奪於原
擬恬不為動是豈足以懲勸乎天下耶況其應
追贓幾至百萬除送官外尚欠八十餘萬皆百
姓膏血邊境軍需今太倉所存不滿六七十萬
以供百官萬民

陛下豈可思縱一人而免其數十萬乎天下之財此
盗則彼縮今淮揚水旱 廷臣議賑移東補西
不過二十萬之數使當時欽錦不壞塩法以賈
利或者未必至此極也小民之命得一金則可
生今地方窮困道殣相望則陷小民百萬之命
者未必非欽與錦也
陛下何故而可輕宥之乎方王錦就獄乇欽脱然
陛下嚴督之
命惟恐其不獲今王錦已獲則欲并欽而釋之是豈
陛下之初意乎致仕布政潘鐸不過舍匿保藏之耳
罪亦褫職論徒而首禍者乃止充軍此生者之

心怨未以為平也欽等朋黨實繁有徒
陛下新政之初誅元兇而窮黨與或明肆市朝或監
死桎梏而欽延得以其貲力從容倖免則死者
亦將不瞑目於地下矣况見監未決如廖鵬初
獲方問如魏英輩能保其不循竄穴以求僥倖
於萬一耶弊法滋奸殆無紀極是宥一王欽乇
錦而於人情
國法無一可者
陛下何不容臣等守法而可撓之如此哉臣等備員
言路兼有法守故敢反覆論之伏望
陛下斷自宸衷急寘
新命嚴辟以止辟之戒絶惟貨惟求之私將王錦王
欽仍照前
旨處決其未完贓銀或於家屬名下追併或儘其家
產盡絶以備
國用以資賑濟如不獲已乞於欽錦内殺一人以正
法宥一人以示 恩又不獲已則追贓完日同
王銓俱發極邊烟瘴地方充軍如此則刑罰平
而人心服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巡視南城地方福建道試監察御史臣蕭廩謹
題爲懇乞
聖明遵　成法愼庶獄以重民命以光　聖德事本
月二十三日該錦衣衛題奉
聖旨這該司官是何問理且不究王印等係海戶這
等刁惡錦衣衛拏去紅門枷號一箇月滿日發邊
衛充軍欽此臣惟我　朝設立法司職掌庶獄凡
一應大小事情皆當付之聽理然必具兩造而
後其情之曲直可辨必據律例而後其罪之重
輕可明今查王印等訐奏積書劉儒交通死官
大肆侵盜等罪太監孟冲亦奏王印等久不應

役詐騙官銀等情論死官海戶統攝之分則王
印等如果逃役騙財固孟冲所當參治據屬官
被本管非理凌虐亦聽開具奏陳之律則死官
如果欺
君虐民亦王印等所得奏言是其彼此攻訐虛實未
明正宜併行法司逮爲質成可也先奉
欽依不問劉儒而止問王印等不送法司而止送鎭
撫司中外臣民已共駭異以爲
陛下仁孝根心素守
祖宗成法何以有此今若該司具奏未經平允而遽
奉　中批未賜矜疑而特加重罪中外臣民又

共驚異以爲
皇上明愼用刑素存
欽恤至意何以有此抑豈左右之人陰爲黨護之計
以故回易
天聽重撓法紀乎夫孟冲奏實未有質證安知其爲
實王印等情虛未嘗覈訐安知其盡虛即使本
犯果有枷號充軍之罪未備兩造亦不足以服
其心况查　大明律例其罪似不至此今乃移
情以就法重法以快情臣恐不足以服天下之
心也王印等固不足惜其如
皇上何哉法司縱不足惜其如

祖宗何哉臣叨任言責巡視南城前者錦衣衛之齎
帖拏人今者王印等之囊頭就戍皆在臣巡視地方
且見二日之内士民動色道路興嗟竊謂此雖
一事之失一夫之微而上爲
祖宗成法
皇上盛德所關下爲法司職掌黎庶生命所係不得
不爲
陛下言之伏乞
皇上仰　成法之當重　念民命之不可輕
勑下法司將王印等幷劉儒等一干人證事情從公
鞫問如果王印等刁惡情重查照律例奏

請究治倘或別有冤苦亦許其毋泥
成命奏
請開釋庶法自不撓民自不冤法司之職掌以明而
陛下之
欽恤盛德愈光顯矣臣不勝
威嚴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萬曆三年七月題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趙漢謹
題為亟處倖臣以保　新政事臣聞我
太祖嘗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
之漸蔽哉戒辭豈非百世　嗣皇所宜慎思而
深畏者哉是故國無權奸僭亂何由而作朝無
壅蔽專恣安得而容故將擅政者必先閒於言
言不足以通上下之情而其奸以售其權以攬
禍亂始矣夫方其竊弄之初不過便己之私逞
己之勝而已上挾制令下拒人言至於自知不
免則騎虎之勢不亂不止況夫勢之所在爭附
者衆故奸不獨成亦黨之者成之耳臣觀近日
習倖之臣根據於
陛下左右其間擅政如太監崔文者曰漸以長尚可
不豫處之乎今論文之罪者不止以十計頻煩
勅旨不曰已有旨了則曰該衙門知道回
天之力若無如柰之何者臣竊不勝憤而復以為言
正以　聖明受其壅蔽[illegible]行道之人皆
知其亂抱　新政之[illegible]獨未知耳臣
竊見
陛下繼統以來納言如嚮從諫如流苟有一得之愚
陳於前者必嘉其言之有理而舉行之
玉音在耳何光且大也而今者以文之故致使

命令漫出不厭衆心豈
陛下知而顧爲之弐盖文之力能使轉矯詐致此也
且　睿覧於論文之疏果一一得而悉之乎抑
止見其略節也如止於其略節者見之安知不
有冀文者爲文妄匿被劾之條泚索言者之過
以激　聖情之喜慍乎又安知其不覬見
聖情護成前　旨且以詖
陛下爲優容以防
陛下之見疑乎夫謂已有旨則文之罪不必諸人之
再言謂該衙知道則文之罪已逃
一人之獨斷此即文之挾　皇命拒人言以諱已罪

其爲壅蔽可謂甚矣若文之所專恣者豈特庇
一斷役李陽鳳而已邪李陽鳳之事不甚大而
文快心之大者在能矯　詔獄以制人在能制
尚書以回話在能加言官以奏擾臣恐充其勢
盖不亂不已也近者相傳初工部尚書趙璜准
呈發文家人之罪文疾之輒捕告人痛杖幾死
叱之去曰此　杖寄與趙尚書的文之作威無狀
至此則其呼吠大臣如正德年間劉瑾之爲者
不患其不能爲也是以再干　勑旨責林俊以
違旨以試於俊也俊何人也而文敢誤
陛下幾罪一耆舊邪此皆其壅蔽之深而

朝廷之上有所不得而知者也臣請
陛下俯察臣言念臣非讐文也不忍
新政亂於文也不忍
皇上粹質茂年誤中文間而有過舉也由臣言之誅
文以慰人心可也如
皇上好生之德爲文求全請亟　賜斥逐使之遠去
左右則所以庇文者
恩莫大焉文不斥人言不已文必執迷自圖臣恐權
奸之禍無日矣
嘉靖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臣楊永祐謹
奏為斥奸佞杜深患以隆治化事臣備員法曹歷
事二年所理斷惟民間鬪毆姦盜事是皆冗瑣
末節未足深究獨恨 國有大姦根據
君側關生民之利害繫 社稷之安危履霜堅冰不
可不早為之慮也昔漢臣張綱奉使州郡埋輪
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
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恣肆貪叨條其無君
十五事臣嘗仰慕其人之手采今為法司官乃
坐視 朝廷巨惡元兇而不敢發一言以正其
罪惟日求民間之小疵臣誠赧赧然有尸位素

餐之羞是以不顧利害敢昧死為
陛下言之恭惟
陛下嘗學好問昔在 藩邸時蓋已傳之四方
登極初年委任元老釐革弊端殆十之八或者又謂
從 龍諸臣如會司禮監太監張佐等多練達
應靜之人可與共成化理也黃童白叟莫不延
頸以望太平之治柰何不一二年內臣崔文間
用田顒蔡秀諸群小伺隙投間首倡左道蠱惑
聖心建設齋醮 宮無虛日彼數人必曰為
陛下求長生之術而
陛下以為 宮中事無與於 朝政可無害也昔晉

年百有十歲文王九十有七未聞有此秦始皇
求仙海島不免沙丘之亡漢武帝比昵方士徒
招晚年之悔宋徽宗事道教當時王志老王仔
昔林靈素等群起而迷之卒召北虜之禍至今
談者猶恨
陛下試詰崔文等歷數秦漢以後之帝王事道教為
仙者誰邪不惟不能為仙而保享於太平無虞
者又誰邪臣固知其無他彼輩不過為要
君固寵榮身肥家之策耳不知天下大事皆由此而
壞蓋邪正不兩立出乎此則入乎彼其機漸不
可長大臣科道交章論列皆忠悃誠恒為

國深計者
陛下每曰知道了而群小之胡為自如也故崔文自
以為得 君既專莫有能捍之者矣遂肆行無
忌縱放家人李陽鳳多索工價科取城夫有身
在工所而地方又以夫征錢者怨咨載道側目
以視 輦轂之下而有此良可畏也是以廣東
道御史劉黼發其奸工部尚書趙璜移咨刑部
拘孰李陽鳳等追究情狀為崔文者正當痛悔
一往失具 奏認罪以逭萬一之誅柰何恃
寵驕恣巧言飾詐奏奉 駕帖取刑部人而付之鎮
撫司正恐奸貪敗露而為脫免之計也刑部尚

書林俊執法不與盖亦漢臣張釋之之忠於文
帝耳釋之為廷尉罰犯蹕者金帝欲加重而不
肯易藁盜環者於市帝欲族誅而未之從雖申
屠嘉辱寵幸之鄧通帝且遣使謝焉然則文帝
非為臣所屈也為天下伸法也桃應問曰舜為
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
之而已矣言舜雖愛親不敢撓皐陶之法今刑
部按治一內豎家人未正諸法而竟奪之鎮撫
司夫林俊即
陛下士師廷尉之官也
陛下以其官任之而不容其守法何用是官之為哉

必崔文巧佞譖愬曰
陛下明旨林俊且敢抗故林俊不惟不得執法且冒
違 旨之罪崔文巨姦至是愈不可遏矣俊經
術學義以為士人師範家居十餘年
陛下特起而用之可謂知遇矣一旦崔文以私意阻
撓林俊且爾況其他又孰敢有發其姦以回
天意者乎鎮撫司平素受制內臣承望崔文風指不
暇又豈敢直陽鳳之罪以昭 國法乎此不待
智者而知其必不然也使
陛下法不信於天下取識後世有愧於孝文帝則
崔文為之也即文之所為蠹[illegible]

宮闈蠱惑
君父縱放家人扼搤卿相凡此皆人臣之大惡而文
兼有之又不自以為罪方且假伕
主威挾制中外揚揚焉略無忌憚是何異於逆瑾在
先帝初年也耶瑾初詭謀秘計以要
君寵而乘隙伺機以中縉紳之禍然後天下之權悉
屬之瑾幾危 社稷遺禍徧天下歷數年而始
定臣恐崔文不去終非 國家之利周用田顒
蔡秀相與朋比植根膠固皆不可不早為之處
也臣不勝犬馬受 君之誠輒敢事為之說而
昧死以獻伏惟

陛下曲加容貸 留神省覽 奮發剛斷 一正宸
心乞 勑司禮監按崔文并周用田顒蔡秀左
道惑君之狀迸諸殊域無為 君側之害必欲
昭布天下付法司以正其罪則又義舉也仍
勑鎮撫司將李陽鳳等務求科究實情從公奉
請必付法司擬罪庶幾 國體不至盡壞而小人
欺罔之端亦可少塞也臣無任激切戴罪之至
嘉靖二年五月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劉最謹

題為乞除大奸以正大法事臣惟自古人君雖不
能不用臣而用之必慎所擇苟非其人則譸張
詭異足以懷君德朋黨奸惡足以成國禍故君
側之惡古以為患而毒藥猛獸之喻賢士垂切
戒焉仰惟

陛下聰明天授洞燭事機即位之初首竄前朝元惡
有所委任必擇淳良由是　聖德昭明天下稱
誦柰何一日壞之於一么麽之崔文臣按崔文
身素卑微驟居近侍　恩榮莫逾不知感恩揣
分乃敢首導

陛下於有過之地法宮深嚴恣為齋醮言官論劾

陛下一切不省近聞指此為名動支
內帑銀六七萬兩任意侵尅司禮監既不奏　聞

陛下亦惟付之不知　內帑之藏　累朝積蓄國家
命脉所寄文視為已藏而探取之陰耗國本其
罪彌彰且憑恃寵盛折法司之囚折正宮之氣
使天下謂

陛下庇邪黨拂大臣以上累
清明之德文實啓之不賴天下之不知

陛下何辭以謝天下伏乞聖慮臣又訪知今提督東
廠太監芮景賢性雖恬靜任用匪人如千戶陶
淳心性險惡衆所素知藉用牙爪積年兇狡䌫
網良善細隱莫遺外以酒食結縉紳而陰圖彌
縫其惡前給事中閻閎御史曹嘉素惡之不與
交通則因事以文致其罪由是黨錮勢盛無敢
言者近聞於陳勲家緝獲錢寧家人朱言與同
官校分其贓銀萬計不以奏

聞擅自脫放又賄爭奏訴究逼其懷狀者自縊只此
二事其狡猾欺罔之罪有不容誅而景賢不悟
任其愚弄壞事此景賢之罪難逭矣臣愚欲乞

陛下大奮乾剛亟將崔文查究其支費帑銀必誅之
於市以為首惡之戒芮景賢降

勑切責陶淳下之法司究問明白以正典刑庶權奸
知警地方以寧

陛下清明之德有光平明之治無損世道幸甚臣職
當言路苟有所聞不敢緘默惟

陛下垂聽焉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林鉞謹
題為除大奸以信號令事臣竊見司禮監太監蕭
敬　本懸白是非辯誣極乞
恩放歸以延殘喘事內開嘉靖初年三月內該都察
院出榜於京城街市張掛將臣姓名入於犯人
之列伏乞察誣枉　准臣私宅養老以終殘年
等因奉　聖旨爾歷事累朝供奉
列聖諳練事體才行老成多效賢勞忠勤茂著嗣位
之初特加委任宜照舊安心供職以副眷遇至
意不允所辭榜文便着收了各衙門不分是非
只據論列之詞一槩出榜張掛都着叫將話来

欽此　成命播宣傾朝驚愕皆知
陛下誤信邪言遂其奸計夫
陛下初服俯從言官論列首闢異端以正人心
勑頒榜文四方風化丕有闢頼不獨指揮使孫洪之
疏槩列蕭敬於殲黨而天下咸知蕭敬即未敗之
劉瑾畢真也　先帝嚇怒斥廢私第驗之錢寧
廖鵬王准得實豈獨蕭敬與錢寧張銳張雄等
十數元悪顯有徵証及查都察院問過小吏孟
鎮等文卷內蕭敬在　先帝時因太監劉養得
其金七百兩屢捏寫　先帝旨意故為御史曾
鳳儀參　奏云脇臺憲以行私通姦臣於役剎

情何減於劉瑾罪實浮於錢寧又都察院題復
云明受吏胥之賍故潰　朝廷之法情罪既嚴
於獄案姦欺悉洞於　宸衷據此則蕭敬為奸
黨之魁豈謂枉誣之耶徙減
陛下不知而誤用之群臣交疏堅乞斥誅
陛下獨宥之益其奸謀之深黨援之衆具見於當時
孫洪之疏禮部覆　奏蕭敬在司禮監已所經
閱不可謂不知胡不即時
請辯而隱待於後耶頼
陛下明聖獨允其奏奉　聖旨是這本內所言都係
風化重事着都察院查照律例通行出榜申明

禁約今後再擬庵觀寺院私度僧道尼僧女冠
等項的都拿問治罪欽此欽遵是蕭敬之是非
誣枉節奉　聖斷緣係　欽依事理臣子豈敢
擅妄增減一字耶如部院之臣慴惴權勢泯去
其名不惟取戾　國憲自知有敬不知有
陛下則大不忠也今蕭敬所暴白申明故在榜文須
掛之後蓋恃
陛下柄用之專且不先陳具疏而輙擅取榜文一道
以觀蓋輕
陛下妙年大肆無忌實蓄無
上之心時司禮監無一人正救之者非惧

陛下傾寵之故而不敢言必彼之奸掩其不知而收
邪之偽托辯疏佯若請老以熒惑　聖聽
陛下憐之至加慰諭眷留着令收榜切責部院四語
陛下保佑姦回之過一知其終是敢威天下令天下
知其勢之能轉移乎
天子與明其允付　者之專且甚也
陛下特令收榜使天下臣民咸知蕭敬之故遠近競
傳必相謂曰蕭其權勢傾動中外雖在左右親
信者咸避之若不然
天子號令力得而反之九卿大臣以之而請罪雖以
尚書毛澄都御史金獻民係望於時皆憚勢內

顧持位而結舌是
朝野惟知有蕭敬矣夫都察院受寄
天子之耳目導布號令以執擿臣民而歸之治易曰
渙汗大號言如汗出而不可復反舊日令出惟
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今號令行則
朝廷尊令一不信則人莫適從今
陛下徇蕭敬一人之私情以廢天下之公論及令敗
政是
天子大權蕭敬所得以其制臣見挾矣之黨將躍趨
以争附萬方之耳目弗定將援而無[illegible]志不軌
之徒將輕令以玩法綱關係誠切重也伏望

陛下大奮乾斷誅罷蕭敬以警懼奸黨仍乞
勅都察院須行原榜崇信號令以伸
朝廷之尊用定萬方臣民之守臣不敢愛生避禍
焦心冒昧陳　聞
嘉靖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童僑謹
題為糾劾事先是東廠太監芮景賢接受人民趙
紀詞狀具奏追斷[illegible]蒙
陛下過聽不疑輒[illegible]校將知府郭九皋一干人犯
拏解來京問理已經刑科批帖去後都給事中
劉濟會臣等駁言之於是景賢有分理之奏
陛下褒崇獎借侈美溢情雖古寺人彼呂强張承業
秦瀚等若無在其右者使誠操持而廉慎也才
識而老成也行事而安靜也
朝廷委任臣方為得人賀而安所庸吾喙奏之何
其不然耳只以拿官一事言之其罪狀有六

祖宗設立東廠名為緝事衙門京城內外密訪逆謀
妖言等項重情原不該受外方民詞景賢無上
事而接趙紀之狀罪一先年張銳張雄等雖當
天地閉塞之時狐鼠縱橫之日其或有詞不當
理則送法司景賢招權無[illegible]作威作福而甘出
銳等下罪二受詞誤美奏行彼處撫按勘報一
吏人事耳何必追提來京天順年間大學士李
賢極言錦衣衛官校差出害民
英宗為之斂戢成化中大學士商輅又復言之時坐
廠汪直也至弘治以來此風頓復踈稱我
明成康正德不足論也今景賢差此輩手握

駕帖兩處拏人未免騷擾地方置
陛下有過之地罪三知府秩二千石視諸侯今之所
謂方面　天子共與安天下者也故治理效璽
書褒嘉九皋雖庸知府也一旦差人數千里外
檻械之奴隷之殆賈誼所謂不可令衆庶見者
乎辱　朝廷名器失士大夫心罪四會題時臣
等咸謂景賢以安靜聞不應有此舉繆其必千
戶陶淳為之令而曰未嘗被其愚美將誰欺歟
夫陶淳京城三尺童子皆知其惡或呼為陶蝎
豈景賢獨不知之邪政主文於內陶淳行事於
外彼此相覆搜洗作奸正恐景賢由之而不覺

也夫不知而用之謂之不智知而縱之謂之不
仁不智不仁其究不忠罪五近言者止於陶淳
罪狀不聞有景賢考之於理罪人不在臨洮永
平而在蕭墻之內乃欲以身庇之畜其猛狗之
力覆車在前明鑒不遠失今不治後患益深罪
六夫此六者　祖宗有神靈　朝廷有法度天
下[illegible]人有公論景賢其何說之辭老成廉靜不
如是也向拿主事陳嘉言則以太監[illegible]之
訟者有說也迺今輕信一民人而便拿一[illegible]府
自此開告密之門長刁惡之風興羅織[illegible]家
衣冠之辱解志士之體變

成法之良嘉靖之治蹈正德之亂是誤
陛下者昔有崔文今又有芮景賢矣可勝誅哉為景
賢計聞言引咎亟請停差將人詞連送法司以
謝天下天下之人皆將聞景賢之貸也如此而
能不悍改過俾補新政如此則臣等亦與有休
焉默可也而其執迷自是不能會釋終為亂法
之臣乞將芮景賢罷斥將陶淳那政等送法司
將郭九臯等一干人犯改付相應衙門問理速
罷差遣天下幸甚臣不勝一念憤激知言出禍
隨惟
陛下察其愚悃無使箝天下之口

嘉靖二年七月初七日奉
聖旨趙紀事情待一干人犯拏解來京之日問理明
白朝廷自有處置這給事中如何這等來說顯
是輕率妄言本當查究且饒這遭罰俸三個月
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趙漢謹
題為杜群奸以保治安事近見南京閑住及請
孝陵司香內使谷大用奏乞來京閑住及請
康陵司香自叙不端致有憫念微勞殘喘等語臣觸
目激中不勝駭異此奸尚蓄此意耶臣未暇審
其平生以汙簡劄即其大者蠱惑
先帝濁亂　朝廷天下之稔惡也而顧以有勞自居
逃避斧鉞保全首領　朝廷之誤恩也而復以
殘喘自計出死而過求喙窮思噬蓋未但已也
舍罪而言勞積怨熟負蓋未少忘也故假乞哀之
詞行姑試之術積由來之漸冀再竊之威言似

淺而謀實深迹若孤而力有恃臣不知谷大用
以何特視　今日謂　聖明為何如而復萌此
意也臣無知識嘗過慮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正
今日之大防也觀於谷大用之奏蓋信然矣不敢
不為
陛下言之臣惟罷閑官吏干預政事律載明條嘉靖
以來屢有禁革近聞京城潛住此輩其所干預
者殆非細故也
陛下知之否乎　新政之初大臣不為清議所容者
被斥而去近聞此輩時令家屬挾貲來京告求
起用無所不至其於清議誠不少顧矣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壁謹
題為遵
詔旨戒專橫以安地方事查得　詔旨新政詔書內
一款近年各處鎮守協守分守守備等官違例
奏帶人衆到於地方科歛財物奪占功次所在
不才官員因而乘機指一科十貪利成風以致
百姓受害深可痛心詔書到日例外奏帶人員
即便各回原籍原衛開住當差違者許撫按并
按察司訪查參奏拏問官舍旗軍調邊衛差操
民發口外為民書辦省祭等官革職不叙今後
敢有仍前奏帶人多及軍民官錦衣衛旗校者

該科即時劾奏究治欽此近該鎮守湖廣等處
地方御馬監太監潘真奏帶參隨家人奉
依准他續又奏討書算人役奉
依各處分守鎮守太監合用應付書辦跟隨官舍
等項取用着照成化弘治年間事例行撫按官
勿得搜索阻滯還通行與他每知道欽此臣等
聞　命不勝惶懼竊憶正德年間權奸用事各
省鎮守內官科擾地方殘害百姓廢法逞私無
所不至未必皆出自本人正由參隨書算人等
獻諂貢諛出奇用智一以乞主者之憐一以為
肥身之計以致民不聊生盜賊峰起幸賴

陛下登極一詔如日中天天下臣民方得更甦而真
乃復蹈故轍為諸藩首倡
陛下畧不加察特　賜俯從臣等不敢遽行參奏者
以為此　朝廷一時誤　恩該部執奏諒蒙
俞允今但曰已有旨了誠臣等之所未諭也仰惟
陛下登極之初欺公玩法者悉聽糾察蠹國殃民者
置之重典豪橫屏跡奸詭縮頸是誠雍熙太和
之機也夫何年來漸漸
聖旨凡鎮守分守等官或狀惡著明或贓私敗露或
非分請求撫按交章彈劾科道屢疏執奏
批答之下不曰着安靜行事則曰不許生事害人辭

尚從容決流寬縱然詳味
綸音猶禁其欲而不得肆此貽後患使知所畏而不
敢為雖儉小希緣取家庇覆然而
陛下勤恤民隱之[illegible]而不虧損也不意近來復有此
等小人[illegible]等請求以致
陛下有此等批答濫亂長奸誨頑縱惡
朝廷多反汗之失閭閻喪樂生之心久矣
勑政將來不知何所抵極也臣等竊[illegible]之意自以為
權在我而勢惟一旨非復向之一太和比矣欲
事誅求未得肯綮故必以此輩貲相之然後可
從而羅織也

陛下不惟不禁而又使人不得禁雖曰縱一人而實
乃以導衆人在直雖得私恩小惠其如設湖潞
之陷穽何況鎮守之置以鎮靜地方用防意外
撫按之司所以除奸革弊鋤梗別强
祖宗良法美意凡以為民也今勢應鎮靜者假借以
爪牙理宜振作者消阻其風采倒行逆施不可
明甚
陛下何所見而復為之哉訪得太監潘真蓄智蔵機
設柔奸而飾悪佞詞下士假偽貌以濟私夤緣
恣法外之求破例需　維新之政即其廣置心
腹已可燭見肺腑如蒙乞將潘真取回量加懲
戒別選奉公守法之人往代其人惟復降
敕切責使勉圖自新以贖前罪仍乞收回前項
成命以後遇有各省積年無籍投充鎮守分守衙門
書筭人等生事害人者撫按官訪拏重治庶效
尤者得以杜其漸而灾傷憔悴之民僅得安生
矣臣等待罪該科謹遵
明詔伏乞
俯賜施行臣等不勝幸甚
嘉靖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戶科右給事中臣孟奇謹
題為消沮姦黨以重
朝廷事訪得太監李宣在
先朝時出入逆瑾門下差往江西看事得貨數萬田
見逆瑾而有重寶八千之餽駭人心目此時宣
府馬氏女得幸就以私第見之遂謀京倉提督
大肆貪饕人不堪命嘉靖初奉
詔裁革人心大悅近者又更諂諛
皇親結為姻好夤緣左右復有提督京倉之
命上累新
詔畫一之法下啓奔競女謁之端宣之罪惡不容於
誅矣抑宣之為此豈無所效尤邪蓋
先朝姦黨如太監魏彬者其弟魏英不惟以女而婚
江彬之子且又以一女而配
皇親長寧伯以一女而妻襄城伯張明者張太監銳
之兄也其女而與豐潤伯之子錢寧者錢太監
之家人也其女而與王駙馬之孫彼廖鵬又何
人哉以大寧侯而為之婿夫非我族類徃哲格
言薰猶不雜聞之前典彼數大家或其先姻連
帝室或其先勳紀太常世業苛守前徽未遠乃姻婭
淪雜罔計厮養納采於管庫之人同穴於輿臺
之児惟利是求曾無靦顏志士聞而傷心舊臣

為之歎息盖高門降衙實自已作而蔑先辱親
於是為甚自
皇上中興以来克遵　典憲除舊布新而
先朝姦黨內臣弟姪家人猶潛居都城布列
禁地鑽刺伺窺無所不至襲前日之故智圖後日
之牽復若其謀遂成則其禍匪細此風不剪獘
源益開黠世壓主家將遍勳戚伏望
皇上奮宸興懷思清汚俗將李宣取回閑住將一切
姦黨名下管家及弟姪家人盡行逐外則肘腋
之下翛然清謐若夫勳戚之家敢有似前貪利
結姻者即係姦黨許科道官直言糾舉及緝事

衙門訪察挐送究治雖與仍通行出榜禁約如
此庶使已汙之族知所愧懼而方犇之黨革心
於將来矣
嘉靖二年八月三十日奉
聖旨李宣已有旨了一切奸黨名下管家及弟姪家
人先年蠱惑誘引亂政壞事都不曾明正其罪管
家的還着司禮監查發南京各監局當差弟姪家
人不許擅入禁門今後勳戚之家都不許貪圖財
利與結婚姻有違犯的從重治罪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張原謹
題為
請逐憸人以端治理事頃者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
啓充封進宸濠與太監蕭敬交通私書因具疏
以發其奸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繼而兩京科道等官交章論
劾節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側聞　綸綍無任驚惶晝夜
思惟莫得其說夫罪之至大莫過於謀逆情之
至可惡莫過於逆黨故春秋示無將之戒漢法
垂不道之誅我

太祖立法擬以十惡之律而著於常赦不原之條盖
皆為此
陛下豈以敬之交通宸濠謂為小過而可輕宥之邪
宸濠本以宗室至親尚且削其譜籍置之典刑
敬何人也獨可追其罪邪
陛下昔在藩邸隔越數千里之遠知其奸多未之詳
猶可諉也今自即位以来凡江西逆黨之所招
承宸濠簿籍之所記注與夫兩京科道等官指
其實而數其罪者不下二三十疏則
陛下知之亦已明矣乃復排群議任已私不肯罪之
不罪之猶可也顧又置之左右委以機務抑豈

屡賜　温旨勉留之臣不知其何為也且敬受
累朝厚　恩不思所以圖報乃敢植私黨而潜為異
謀則其得罪天下得罪　宗廟得罪
社稷大矣
陛下獨不能無疑於敬而有所不安乎雖敬亦自知
為天下為　宗廟為
社稷之所不容而凡朝夕侍奉
左右之際將亦有疑於心而不自安也上下相疑恐
非　陛下之利敬平日收恩於名下私覆其黨
與凡　皇城各監局及各宮分置皆有其人况
其掌家太監如劉恭門下家人如王諒者素號

狡猾最善夤緣布在内外為之應援而
陛下左右多所交通設或
陛下時一不察誤聽浸潤之言使彼得施其默助之
奸則敬又將得地矣先日以罪放逐之人皆倚
敬之去留以為起復臣竊為
陛下危之書曰去邪無疑今
陛下知敬之邪而曲護之延以歲時竟猶豫而不肯
去之不去敬則愛全矣
陛下縱全私愛奈天下人心何奈
宗廟　社稷大計何
陛下若以敬為知事而司監執筆不可無敬今敬之

年八十五六亦已老矣就使其精神尚健能復
幾時他日若敬已死
陛下亦將復用人乎抑亦以必欲留敬不死而用之
乎敬以柔媚而惑人以陰險而賊物歷年已久
更事頗多謀慮設謀最深且熟真所謂老奸巨
猾也自成化年来累被言官論劾略不畏懼退
避每語人曰我受
國厚恩不忍遽去俟
大婚後即當懇辭耳今大婚之禮既成止見其一嘗
具疏請陳旋即復留自臣觀其意祇欲以壓服
人言也厚顔據位貪昧隱忍無一毫愧耻畏避

之心敬尚得謂之人哉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洞垂離照俯念敬之事已敗矣罪已
大矣順天下心為　宗社計速發
詔旨將敬放黜則
陛下保全敬之恩實大且至况敬橐資積貲甚多計
其餘年用之不盡使敬優游安享老死牖下亦
當感
陛下於無窮也臣又按劉恭先因納賄招權被人論
列彼乃稔悪不知悛改王諒及其子仁以市井
匹夫投托敬之門下席其權勢冒閗受官凡此
皆繫置打點為敬腹心肆為貪饕極其富貴敬

賴此輩以為保固寵位之計而不恤壞
陛下之事此輩賴敬以圖富貴之資而不恤壞
敬之事敬之所以不肯去不能去者以有此輩
為之計也臣以為此輩之罪不可赦也更望
陛下敕下法司將恭等明正其罪遠示竄斥仍
勅內府內臣以後敢有代敬請托夤緣者一體罪之
庶有以剪其羽翼除其本根而奸計不得潜滋
賴陛下於投間抵隙之時姦黨無復翹首跂足於
依草附木之望矣臣與敬等本無睚眦第見其
壞
陛下之事亂
陛下之治者甚多是以昧死為
陛下備陳其愚臣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嘉靖元年十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章僑謹
題為申嚴禁令以杜姦謀以保治安事適者南京
孝陵神宮監司香火使谷大用奏為懇乞
天恩司香圖報以便調理一節
陛下付之該部知道是蓋不與其進也仰惟
聖明銳意中興決不為此輩所惑而臣竊有過慮者
則為谷大用等罪大惡極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幸未即誅方喘息不寧猶恐不保首領以沒而
何敢於自鳴哉其為此謀蓋以嘗試
陛下也不於此時早辨而痛絕之死灰復燃之心亂
豕躑躅之勢豈一大用而已此臣之所謂過慮
也痛惟　先帝初政清明可繼　列聖之美未
幾為大用等所誤內連瑾賊外引寧彬樹八黨
之兇釀十年之禍而污我　明百五十年之治
遂使　先帝不得正其終論者言之備矣
陛下知之悉矣是故節奉　欽依列其罪狀則曰他
每隨侍　先朝朋奸黨惡百計蠱惑離間
宮闈竊弄威柄變亂成法放逐大臣陷死忠諫導
引巡遊招權納賄盜竊名器冒濫爵賞古今
大惡神人共怒本都當重治姑從寬處谷大用
丘聚降俸南京　孝陵司香欽此乃正德十六
年四月之　明旨也禁其夤緣則曰谷大用魏

彬張永等皆先黨比蠱惑專擅亂政張銳張忠
張雄于繼蘇縉孫和劉養等相繼進用彼此效
尤朋奸壞事幾危　社稷貽累　先帝俱罪惡
深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新政之初姑從寬發
遣黜革豈容夤緣再亂天下今後但有與他每
通請謁的即係朋黨一體從重治罪欽此嘉靖
元年十月之　明旨也夫　天語戒嚴雷霆凜
於鈇鉞由前　旨則大用等死有餘辜由後
旨則大用等生無還理不知一旦何所窺瞯何所依
賴故違　詔旨而敢於陳乞如此敘
奉迎之勞懷　康陵之便假生還之語投干進之

機既誤　先帝復欲誤
陛下既誤　先帝於在御復欲誤　先帝於
康陵其為設謀積慮可知也罪不容誅矣臣謂不早
辦而痛遏之而姑從慮之恐乘間伺隙每飯不
忘一邪先登群兇競起擅久債之毒而甘心於
熟路不但一大用不但如往時而已也
先帝既誤
陛下豈容再誤耶且今在左右諸臣號為老成練達
者有之所望中外夾持共塞蹊徑將小人似無
容足之地萬一慮不及此而輕啓其竇致被煽
亂天下將來玉石不分矣臣之所過慮尤[illegible]

之所當慮者也關係匪輕宜早禁絶不惟是也
臣又風聞有等先年壞事罷閑文武官吏人等
或以考劾或以裁革自宜畏罪遠去老死牖下
未為不幸顧乃潛住京師交通往來夜聚曉散
鬼秘神奸或亂衣冠以混衆或假名姓以欺人
或挾貲以營求或流言以飛謗變黑以為白倒
上以為下權門乞哀怨家致仇恣肆浸滛漸不
可長凡此皆　先朝之罪人　新政之所宜誅
而不赦者也即其奸謀去谷大用等無幾矣如
臣愚慮亦合通行禁約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申嚴兵命先將谷大用遠徙以示決

不復用之意然後
勅司禮監及南京守備衙門務要嚴加鈐束其有夤
緣如大用等前項罷閑官吏人等更圖復用蠹
害　新政者宜着緝事衙門通行訪拿斥逐務
在盡絶不得容隱回護知而不舉者許臣等科
道指實劾奏以故縱論仍望
陛下以謹微之思圖精勵之治庶上下一德法度整
嚴久安長治之策端在此矣臣待罪言官今日
不言將有不勝其言者以故冒昧不敢謂杞人
之私也伏惟　聖明裁擇　嘉靖三年五月二十
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王廷等謹
題為內臣糾衆　闕下毆打朝臣乞賜
乾斷以全　國體幷自劾退以振紀綱事本月初九
日辰時臣等候
陛下退朝散出　掖門偶見內官集有數百餘人填
塞　掖門外臣等以為　朝廷須賞伺候因即
前行聽聞喧攘因見衆內臣擁採監察御史李
學道按拉在地剝去冠帶口叫打死拳毆脚踢
扳髮棍打頭破血出兇橫莫敢一時大小臣工
相顧駭愕以為自古所未有之變蓋帝王所以
治天下者在法度臣民所最敬畏者在

朝廷今　掖門之外皆　朝堂也乃糾衆多人毆
打朝臣猶謂有法度乎猶謂有　朝廷乎又詢
被打之故蓋因御史李學道巡視中城兵馬司
地方於六月二十七日總甲具呈幷徐氏投告
有已故夫陳用先日逐去義男許義私自淨身
投入　皇城今来家持刀赫財等因到官已經
本官拏　奏夫許義既入　皇城即不當出外
既已具　奏即應候　朝廷處分今乃不候處
分糾衆毆打御史于　闕廷之下臣等切惟御
史為　朝廷耳目之官　掖門係　朝廷嚴禁
之地敢有稱亂是視　朝廷為無法度矣[illegible]視

陛下為何如雖　先朝奸宦橫恣亦所未見不意乃
見於　今日此事傳于遠近人將謂何四夷
朝貢何所觀瞻臣等甚為
陛下惜也今所毆人衆臣等不知其誰何然　掖門
內臣必知之錦衣旗校必知之內官監必知之
蓋許義既選入　皇城必有執事係何太監名
下以此推求則今日糾衆毆打皆此太監之所
為也身為太監為　朝廷禁近之臣敢於蔑視
法度蔑視　朝廷猶使近在左右殆恐不可況
漸不可長奸不可縱臣等不能不為之隱憂也
伏望

陛下興念及此大彰　乾斷亟行究治以振綱紀以
保治安再照臣等待罪紀綱重地才識闇劣先
事不能寢朋奸之謀臨事不能為解禁之策目
激此變實切慚悚乞將臣等速行罷黜以為不
職之戒臣等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隆慶二年七月十一日奉
聖旨這行兇的着司禮監并緝事衙門照前旨上緊
訪拿同許義送法司究問紀綱法度朝廷自有
主張卿等各宜安心供職

雲南道試監察御史臣詹仰庇謹
題為懇乞　嚴究恣肆内臣以戒逸欲以端近習
事臣惟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逸欲而逸欲之
漸每起於近習蓋人君深居　九重延接正人
之時少親近便嬖之時多侈靡習成逸欲易生
至於隳德害身則莫之知也是可不為之戒哉
臣聞本月初五日夜内官監研製火藥發火延
燒房屋十餘間道路傳言謂製辦煙火進　上
臣聞之不勝驚駭夫
陛下躬行節儉四方仰頌阻抑寵倖中官斂迹臣固
有以知
陛下不肯為此也兩廣不寧邊關報警災異疊見
餘哀未忘臣又有以知
陛下不樂為此也蓋由此輩細人謟諛側媚譎巧奸
邪思無以悅
陛下之心志將欲緣此以為取寵之階慮無以娛
陛下之耳目將欲藉此以為求媚之漸而於
君德有損　君身有害彼何知焉況
宮禁之地法當嚴防禁何以研火藥而燬燒房屋
設若蔓延難遏將若之何縱肆無忌至於此極
若不嚴行究治則小人得肆其奸而侈靡之事
皆抵隙而進矣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敦尚儉德深惡逸欲之漸以端近習
之風乞　將内官監失事人員盡行查究而一
切煙火燈棚悉皆禁止則於
聖德不為無補　聖身不為無益也且今正春伊始
萬象更新茲一舉動天下所由傾耳拭目者矣
若以上元之樂為微事烟火之舉為細故不足
以為　聖明之累者是歟
陛下而誤
國家也再照每年正月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
京師東角頭張設燈市繁華異常每燈一架值金
數百中官富家競財誇貫而遊觀喧嚷男女混
雜淫侈之俗莫此為甚臣請
京師者四方之表率也
陛下既以節儉為天下先而　京師顧奢靡若此則
四方相尚民用俗偷有由然矣仍乞
勑下廠衛禁革使天下知敦本崇實以成朴儉之風
未必非　國家之福也天下幸甚臣民幸甚臣
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隆慶三年正月初十日奉
聖旨失火人犯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林潤謹
題為再裂忠肝述民情申逆罪乞正典刑以彰
天討事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故亂臣賊子天下
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也臣近因嚴世蕃羅
龍文罪惡顯著敬陳其槩上瀆　宸聞仰荷
聖明洞察專委拏送臣感激就道馳赴九江凡所經
過府縣及江西境內之民聞風聚觀歡呼鼓舞
若出於湯火之中而躋於春臺之下又莫不舉
手加額祝曰
聖天子為民除害造福誠願
萬壽無疆臣備詢其事始得逆狀之詳竊思世蕃之

首惡雖拏而餘黨猶未解禍根猶未絕人情洶
洶尚慮其後此臣所以切齒痛心不避鈇鉞而一
再瀆　天威伏惟
陛下少垂察焉切照逆犯嚴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
而近時不法之事又非一端任彭孔為主謀任羅
龍文為羽翼任惡男嚴鵠等家人嚴珍二等為
爪牙窮兇極欲無所不至在省城已占食基而
又併吞　宗室之府第在袁州已占官地而又
侵奪平民之居房改祝　聖之寺以為家祠鑿
穿城之池以象西海其直欄橫檻峻宇雕墻巍然
朝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為五府南府居鵠西府

居鴻東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康而嚴嵩與嚴世
蕃則居相府廊房迴繞萬間店舍環亘數里招
四方之亡命為護衛之壯丁森然　分封之儀
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傾天下之庫藏
莫比其蓄世蕃已踰　天府諸子各冠東南其
豪奴之嚴年謀客之彭孔倚勢而作威福家資
亦稱億萬閭閻膏脂剝削殆盡民窮盜起職此
之由從古以來未有以擬其貪而彼方揚誇於
眾曰　朝廷有我富乎粉黛之女列屋群居所
衣皆龍鳳之綉所飾皆珍珠之寶張象牙之床
圍金絲之帳朝歌而夜絃左斟而右舞宣淫無
度汙衊綱常從古以來未有以擬其奢而彼又
揚揚誇於眾曰　朝廷有我樂乎養家丁已踰
二千納亡叛更倍其數以造屋為名而聚四千
之眾以防盜為名而聚數千之兵精悍皆在其
中妖術並收於內旦則撾鼓而聚暮則鳴金而
解故有嚴珍二則窩藏強盜而白晝行兇如郭
宜三劉相誼洪斗文搶奪錦段田鍾福秀等百十
餘人明稱嚴府官舍出沒於湖廣江西之界打
劫無忌近有萍鄉縣裴恭八之家則被其殺死
男口淫汚婦女有瑞州過客況巧兒則被其截
死性命劫奪財物此則袁州府已擒獲三十餘

名招中兵備道可証也有嚴壽二則陰養刺客
而昏夜殺人壽二與胡龍之妻何香兒䜂姦遂
令勇士刺其夫而拐其妻此在分宜縣訪獲成
招監候可証也或奪人子女而致其孤寡者則
有嚴銀一占周龍一之妻嚴銀二占易通秀之
妻嚴恩一占易江一之妻嚴來童占鄢銀六之
婦或受人投献而毆傷人命者則有嚴和鳴之
傷鄒均重嚴鳴鳳之傷黃質鍊嚴樊之傷任良
諫嚴瑞朋之傷鄒公顯或奪人田地而負累陪
糧者則有嚴富之騙陳實也有嚴景八之騙孔
源也有嚴臻福之騙彭栢也有嚴進壽之騙鍾

彂聲也有嚴琴之騙楊宗儀也有嚴珍之騙郭
寓也有嚴七之騙鄧承勳也有嚴積之騙彭槐
也或奪人房基而指價不與者則有被嚴保之
害者李元三也被嚴恩之害者崔元二也被嚴
勳之害者王鎧也被嚴珍之害者黃裘也被嚴
漢二之害者袁光明也被嚴興四之害者傅運
也被嚴亥之害者林紹新也被嚴仲一之害者
彭廷吉也被嚴留二之害者蕭珠也被嚴銀之
害者張文耀也被嚴志之害者宋寳王釜也被
嚴珍二之害者楊允積陳學良也凡此皆嵩之
黨令彭孔之主謀贓賂者已如斯而陰秘者又

不知其何限也臣切思宸濠逆謀之初亦不過
結納賊首誘致姦人受献田產而已今世蕃之
不法揆之於逆濠無異故今日民苦于蕃殆甚
於當日之苦於濠耳且江廣閩楚山谷之賊垂
涎彼家積貲蓄厰觀釁蓋未嘗一日忘也是在
江西隱憂不在世蕃則在山賊矣况世蕃包藏
禍心已著於在　朝之日臣又請舉而實之伊
潘典楧妄懷思念籍沒其府則有咀咒之詞又
有九五當乾之牌見貯河南布政司是楧不軌
之迹甚昭彰矣然其陰結於内者實世蕃也世
蕃受典楧賂金十餘萬而主其謀故典楧敢逞

其狂背之志及聞世蕃問遣而典楧之望已孤
遂差縈工三十餘人至其家倒賍回至吉安地
方俱為世蕃計殺此中外大小臣工之所共明
也故臣前論伊蕃之號有曰託交宸逆之門数
萬通神陰扶默助蓋已指世蕃而言矣是世蕃
之陰結典楧又何異於錢寧臧賢輩之交通宸
濠乎幸賴　聖明英斷早發典楧之姦光逐世
蕃於外以消階禍邪於未萌不然則内外夾謀
雖萬不能為　宗社之憂而中州之民恐亦無
噍類矣然則世蕃在　朝之日猝沐
厚恩有懷異念况今怨望於罪遣之時乎况今不法

之迹又昭昭如是乎是世蕃居　朝則為寧賢
居鄉則為逆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群姦之惡至
於財壞上風流毒善類紊亂紀綱斵傷元氣則
又群姦之所無者臣謂雖赤其族猶有餘辜豈
特止於一身而已哉臣又反覆思之嚴嵩又惡
得無罪孔子謂事君之道止曰勿欺嵩獨不聞
是訓乎夫嵩位極人臣寵絶百僚以義則不可
欺以　恩則何忍欺而嵩顧公然欺之何耶自
世蕃問發雷州並未赴伍僅居南雄二月而迈
南雄去雷州三千餘里而抵袁州則數程耳嵩
於往歲乃敢朦朧奏　請量移附近衛所夫近

已近於家不知又更移何處未赴伍而求改移
既在家而復請之斯跡一上物情俱駭嵩獨不
顧恣意行私茲非嵩之欺
陛下乎既而復蒙
聖旨云嵩有孫鴻看侍此恩已特是
陛下辭婉而意嚴真明見萬里亘古莫及矣嵩又恬
不為怪仍復容留在家以　明旨為不足恤以
國法為不足遵惟知有私恩而不知有公義茲非
嵩之欺
陛下乎近奉　旨拿問有伊孫冒功監生錦衣衛指
揮嚴紹庭在任京隨差家人走報只二十餘日即

祇袁州嵩一聞報又遣世蕃潛遁乃躬謁兵備
有司囑之曰小兒在家即不能隱今回文只云
老夫有不赴之病今其回家既次日度世蕃之
去稍遠又遣其婿袁應樞囑之曰但回云向在
該衛乱未回家各官乃應之曰無病而謂有病
已不敢誣籍伍而曰在伍孰能當罪是衆睹昭
然尚猶粧餙無忌茲又非嵩之欺
陛下乎向月在　朝嵩猶諉曰以一身供奉
皇上家中之事難以盡知今在家矣世蕃朝夕與俱
矣訴冤哀泣者聲徹穹[illegible]嵩亦曾聽聞矣有司
受詞數千為之問理者十之一二其餘盡送與

嵩嵩亦檢閱其詞而處分矣然則世蕃之惡嵩
猶諉於不知臣未之信也夫既知之而又縱之
不特縱之而又曲庇之此臣之所以反覆思之
謂嵩誠不能無罪也故敢披瀝血誠以極忠悃
而併鳴於　君父之前伏乞　聖明詳察
勑下三法司會同多官將臣所奏事件逐一查究如
果臣言歷歷可據願將羅龍文嚴世蕃處以極
刑碎肉梟首圖示天下以洩神人之憤嚴紹庭
併提查革仍乞　遣忠直剛正[illegible]德望大臣
一員領　勑前去會同江西撫按[illegible]將
彭孔明正典刑以謝萬姓之[illegible]人與

招納亡叛之輩尚有數千餘人則設法解散毋
貽地方之患其家財不啻千萬則籍沒輸邊且
以杜姦賊窺伺之心逆軍嚴嵩等與家人嚴珍
一等則提問如律其地基田基應還官者還官
應給主者給主原占妻女曾否給配原負稅粮
曾否斷分今袁州一府四縣之田七在嚴而三
在民在嚴者皆膏腴在民者皆瘠薄在嚴則縣
戶優免在民則獨累不勝臣聞百姓困苦難支
逃散流離者接踵併乞行議處如近日言官所
請限田之制限制之外悉與百姓均差以蘇困
疲仍出給告示聽民赴理一一俱為處分毋畏

強禦要在安民茲豈特地方一時之幸實
宗社無疆之慶也其致仕大學士嚴嵩伏乞
聖明裁斷少加切責以為人臣欺君之戒臣僻遠孤
寒感激知遇糜軀圖報乃其素心衙直沽名委
所深恥此犬馬之微衷實神明之共鑒謹此干
冒
天威臣無任忠憤激切恐懼待罪之至
嘉靖四十三年
聖旨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林潤謹
題為逆軍怨望　朝廷黨衆肆害漸成大亂懇乞
天威速賜處治以昭　國法以絕禍根事臣巡
視上江備訪江洋夥賊強劫皆土豪巨室以為
之窩主有軍犯羅龍文逃回原籍歙縣藏亡匿
死迹涉可疑臣隨密行徽州府推官栗祁緝捕
據本府揭稱文龍近潛往嚴世蕃之家不知何
故臣又訪得到家隨差兵番同該縣協拿詎意
龍文擁衆自衛竟致脫逃聞又投入世蕃家矣
夫世蕃龍文二犯悖逆究醜罪惡滔天仰荷
聖明洞察速獄考訊一時人心奮躍孰不曰使世蕃

龍文粉身碎骨庶可以洩神人之憤伏蒙
聖恩寬大宥以不死姑從末減充軍為二犯者宜感
激再生沒身圖報可也乃弗自省愆反懷怨望
蔑視　國法竟不赴伍而安享富貴僭擬王公
此無忌憚何如哉如龍文之居則據山為險去
縣五十餘里謁祖則鼓舞盛張冠裳炫燿居常
則擅着蟒衣妓女環列且招集惡少出入靡常
今之江洋行劫雖未必盡出其門要皆多彼之
黨矣世蕃之暴橫無異於在　朝之時或肆為
訕毀或縱為淫樂或奪人財產負　國背
恩亂風敗俗莫此為甚聞鄉閭含冤每赴愬於官司

者動以百計近以造屋為名聚眾至四千餘人
竒誘詭秘人心動搖百姓挈父母妻孥而逃有
司以城池倉庫為惧不有推官郭諫臣申文上
司解散而地方之變成矣夫此二犯積惡素著
於平時狂悖更彰於謫後以世蕃之逆而濟以
龍文之險以小人之無忌憚而更懷怨望之心
況其交結往來神出鬼沒而莫知其狀招集黨
與夜聚曉散而莫測其蹤此其意欲何為哉夫
今不誅後患難圖亂機所伏關係匪輕故敢披
瀝以 聞伏乞 勅下法司詳訪如果臣言不
虛乞 將嚴世蕃羅文龍差校提解或行各原

籍撫按嚴拿竊恐臣已發覺二犯必聞風暫赴
該衛仍乞行各着伍所撫按嚴提解
京究問明正典刑庶法度昭而姦究知惧禍根絕
而 朝野寧謐矣
嘉靖四十三年
聖旨這逆犯着林潤拏送來京問

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林潤謹
題為乞黜巨蠹以消民怨以快士論事臣仰惟我
皇上敬
天勤民任賢圖治邇者偶因旱暵經時風霾示異又
俯從言官之請
特命兩京部院考察諸司百官四品以上京堂着其
自陳又聽科道衙門拾遺糾劾甄別賢否去留
至明至當故凡在位諸臣莫不洗心改行勉圖
職業以共成太平之治蓋彬彬然盛矣然內外
喧騰咸謂風憲大臣之中有罪惡昭著極為公
論所不容者尚得倖脫是猶未免為

清時之一塵穢也臣待罪南臺博採群議不忍隱默
敢舉其人併條具蹟跡為我
皇上陳之謹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鄢懋卿奉
命總理淮浙等處鹽法蓋因
內帑空虛邊儲匱乏我
皇上特勅其經理財用以濟時艱亦出於不得已之
計也為懋卿者仰體
聖心潔己奉公調停區畫使上不失
國課下不失民[illegible]情斯為大臣謀
國之忠也頗乃[illegible]自蔑
[illegible]因法行私所[illegible]屬郡掊尅無遺府則定以

州則五百縣則二百三百各有遞等其盬運司
則無算焉兩淮尤為盬商輳集之所懋卿明對
運司歆取銀十萬兩應用運司遂令商人黃球
黃煥王鎧等照引科派共計四萬兩送進其管
收則經紀周仁等其挨遞手本則知事龍楚瑞
其押送出境則楚瑞同商人黃球等也以兩淮
一運司推之則兩浙長蘆等處可知矣夫懋卿
查理盬課不知有增於
內帑幾何而攖入於私囊者如是此黷貨無厭背
公營私其為罪一也又平民李守謙告親人王
鏓等侵匿寄頓財物懋卿将鏓等親提面審定

罪發府鏓等懼罪具送禮銀三千兩被守謙妻
父千戶杜詩在於本院門首與執又商人吳章
被人首告頂堆事情吳章懼罪送銀八百兩主
簿吳道東門子徐熙遞進其送銀之時吳章令
家人持銀被聽事官捜獲併原遞進發出照收
手本衆目共見道路傳醜夫懋卿職司風紀正
當嚴加律紀以振肅百僚而乃恣黷贓私如是
大喪名檢玷辱風憲其為罪二也每張筵會百
金為常及至揚州明知巡撫景韶貪殘過甚則
以為奇貨而挾之乃對府官作參語曰吾将參
之使景韶聞風曲意阿承設酒一席幾費千金
金銀器皿極其奇巧金花飾以寶珠而下貯以
銀瓶餽贐之禮聞亦萬餘然後始得其懽顏又
往鳳陽謁
陵敢帶戲子王權王灼等仍分付江都縣帶領茶廚
郝信張元等及承應人等共百餘人各給路費
工食皆出自里役靡費無紀此奢侈縱肆反道
悖理其為罪三也且陵轢有司欺虐百姓在揚
州駐劄纔三月耳而平民斃於杖下者二十餘
人如塩官姚佩送冊稽遲廚役蔡京置酒欠整
皆小事也俱杖三十而身故聞沿途打傷人亦
不計其數小民吁嗟無所控告此殘忍酷毒不

恤怨言其為罪四也北直山東連歲荒歉餓殍
盈野死亡枕籍至廑我
皇上宵旰之憂多方振濟懋卿躬履其地目擊其形
畧不知動念仍責取於有司有司勢必取之於
民是浚垂斃之民膏血以自封也我
皇上愛養元元而懋卿固欲戕之果何如其為心也
揚州
[illegible]重地自有倭患以來兵費浩重盬以去歲之
水災重以撫臣之剝削富者蕩產貧者流竄[illegible]
商亦相挈而逃懋卿查覈過嚴人已不堪[illegible]
加無名之派去歲盬徒幾欲相聚為亂[illegible]

邦本斲喪元氣禍雖隱而貽害實深其為罪五
也夫懋卿之罪
朝野共知遠近側目此言官會議論列皆私恨竊
嘆遲疑發言消懋卿廣以結交巧為彌縫非惟
言之無益抑且惟其中傷臣一介孤寒愚蠢寡
廬獨念忝居言職既知而不言是自負脂常之
罪不忠之甚也豈人臣事
君父之道哉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禮於君者愛
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誅之若
鷹鸇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臣犬馬區
皇 區實如此伏乞

皇上察臣微衷衷伏乞
勅下部院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鄢懋卿速
賜罷黜庶民怨消而士論快如臣有一言涉虛臣甘
受顯罰以為言官妄言之戒臣無任激切忠憤
之至
嘉靖四十三年
[illegible]旨

兵科右給事中臣[illegible]伯辰謹
題為庸鄙具臣不堪憲臺重任懇乞
聖明亟
賜罷斥別選才賢以安邊徼以重名器事頃者
治郎陽都御史員缺該吏部會推而以通政使
趙文華充任一時傳聞舉
朝臣工莫不相顧駭愕驚訝不已胥謂文華何以
堪此抑何遽任此耶夫鄖陽重鎮界轄夷方方
今苗患未盡正疆埸多事之秋而劣猜僨猿非
庸才得據之地臣竊謂其有不可者敢併舉其
平生而悉陳於

君父之前謹按文華本以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其素
行久不齒於士論徒以獵涉浮詞濫叨甲第初
受部屬即放肆不檢乃以考察謫調外任及佐
州善狀無聞會聲者鑽剌寅緣營遷京職未
及數年荐至通顯然猶謂其所居非切要之地
尚可置而弗論也乃以今循資遂得濫推撫治則
繼此而二以六卿又繼此而長於六部亦將循
資而槩可濫及矣[illegible]固不徒為今日撫治惜將
為他日之名器重惜也夫古今小人不假之以
權未有能濟其惡者何也勢不得行耳苟虎而
[illegible]將盡烈矣鄖陽之民何罪哉矧邊徼距

任付之匪人抑將何以彈壓軍民示威夷服以
紓
朝廷南顧之慮耶臣固知撫治斷非文華之所能
堪而名器之壞尤不能不爲之深惜也參照通
政使趙文華邪媚鄙夫汚庸末品並仕不謹即
考察而謫官鑽刺通神遂夤緣而復進部屬甫
遷通參尋改即其寵斷於富貴之場可知兢奔
於權賄之路狐媚猱攀憑藉勢而寵賂日章蠅
營狗苟恣貪饕而廉恥盡喪鄉黨羞稱縉紳共
鄙縱居閑散之地猶爲淸玷於班行加茲憲臺
之重何以充堪於任使伏乞

聖明俯察愚衷勿俞所擬仍
勑吏部從公看詳如果臣言不誣將趙文華亟行罷
斥毋得顧望回護復使之靦面充位久玷
清朝所有前項撫治員缺另行推舉才望相應者
疏名
上請庶名器不致於濫觴而邊方緩急爲有賴矣
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王廷譔
題爲乞亟罷姦佞強辯無恥大臣以勵臣節以昭
聖斷以光
聖政事臣惟禮義廉恥立國之四維刑賞予奪君人
之大柄匪四維以攝之則風流俗敗其潰靡極
匪大柄以馭之則畜惡長姦其亂將大歷考古
昔聖帝明王臻美當時垂休百世率由是道莫
之有改也今
陛下明聖洞燭幽隱收攬威權親握大柄雖古帝王
何以加之然
陛下之臣乃有不公不法冒姦慝以叨大位廷議亦

既暴白之矣
陛下亦既洞悉之矣而猶使之自決隄防自破廉恥
強辯飾非靦顏在位是不能不吐露血誠仰望
陛下早爲之所也近該科道等官交章論劾吏部尚
書汪鋐在任奸慝情狀該鋐自陳乞休節荷
俞旨勉留臣仰見
陛下推誠待物以禮遇下一以全大臣進退之體一
以養上人廉恥之節甚盛事也臣聞賈誼有言
曰上設禮義廉恥以待其臣而下不厲節行以
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汪鋐若果以禮義自防
以廉恥自厲當不恧人言披瀝誠悃再四懇乞

必欲求去則
陛下優容之體大臣進退之義兩得之矣今汪鋐自
陳畧無懇詞且强為飾辯大肆猖狂全無忌憚
臣聞宋仁宗之時任用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
改容事關廟廊則宰相待罪至今相傳以為盛
事今鋐處
聖明之朝敢肆其奸佞貪鄙之狀掇拾奏辯欺藐
朝廷天下後世其將謂何臣實不勝憤忿其汪鋐
奸惡諸臣已悉言之臣不敢贅惟觀其奏辯
之蹤必欲上挾輔臣旁及僚友下逮司屬以圖
報復盤根固蔕之計人皆指為神奸鬼猾牢不

可破臣則知其實市井無頼小人之所為而鋐
甘心為之决裂甚矣其辯諸臣劾已者俱指為
挾私夫挾私與否臣不能知然使鋐平日果正
大光明清白自持人雖欲挾私有言將以何為
指實鋐不自引咎而惟欲以挾私一言鉗制言
官之口古來姦臣肆惡堵塞言路皆此等之言
為之也近聞其語人曰御史出外巡按自有許
多政事當幹不在進言臣聞之實驚且駭此實
李林甫專權誤國之術而鋐取以自用耳昔李
林甫作吏部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
召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烏

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
斥去悔之何及時補闕杜璡上書言事即黜為
上邽令自是諫諍路絕而朝廷之士皆容身保
位無復直言任李林甫之所為矣今鋐以林甫
自待臣不知其視
陛下為何如主也至於所言欲禁偽學此尤奸險兇
惡輒敢無禮自有宋大儒闡明道學之統我
祖宗列聖及我　陛下
聖聖相繼以道化民而於申
勑天下提督學校憲臣之諭猶拳拳焉道之化成天
下之士方知講明義理砥礪名節有所倡而勉

於為善有所畏而不敢為惡今鋐欲以此為禁
將欲使人盡如鋐貪財無耻蠅營狗苟桎梏於
貨利不顧禮義不惜廉耻然後為善耶何其不
忠之甚也昔漢桓帝誤聽牢脩而有黨錮之禁
唐文宗誤用訓注而有朋黨之禁宋哲宗寧宗
誤信蔡京韓侂胄而有姦黨偽學之禁一時端
人正士斥逐殆盡至今言之猶足酸鼻漢唐宋
之天下竟以滅亡載在史冊一一可覩也今鋐
欲以誤
陛下臣不知其視
陛下為何如主也臣反覆觀鋐之疏其奸惡無耻其

可槩見而
陛下猶不即斥去尚使供職者臣仰見
陛下之意欲存大臣之體以聽其自决耳然禮義可
行於君子而黜罰當加於小人臣觀汪鋐之意
决不能自裁以義懇切求退仰承
陛下之休美何也臣有以驗之而知其必然矣往年
汪鋐在都察院科道諸臣嘗糾劾其姦惡至斥
為面帶千層皮鋐乃强顔就列動輙肆辯今復
蹈之是
陛下之所知也不知累朝大臣被劾曾有此論辯否
乎被劾人員不許論辯所以防奸徹壅故

祖宗重禁之今被劾論辯實自鋐始此知其不能懇
切于求退一也後遇吏部尚書員缺鋐乃自陳
才能獻於
陛下以求任用其轉吏部亦有跡
上陳臣猶記其語曰使臣十年不死得以十年在部
而天下有不治者請斬首以謝不職之罪夫天
官冢宰人物之權衡
陛下所慎重而不輕以授人者也苟非其人一日不
可使居其位而况可以自售得之且使之十年
在位乎鋐之意不過欲媚假
寵招權納賄行私報怨以肆姦惡耳其為此言誠

溺於其中而不自覺也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
二也夫官階之可予可奪
陛下實主之也臣下何得而專之往年
陛下常有旨責吏部矣為汪鋐者自當輸情服罪祇
候
明旨可也卻乃先詣權門長跪乞憐且曰
汪鋐得吏部尚書是老先生與的全仗老先生
扶持其跟隨官吏莫不掩口非議一時士夫傳
以為笑雖卒以嫁禍而鋐之行檢益彰於人矣
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三也夫由前觀今則汪
鋐姦鄙成性無恥自恣若非待
陛下明示譴發彼中貪昧隱忍戀榮慕祿且或不免

有長跪乞憐如昔日之所為者是不惟有負
陛下待大臣之盛心其為汙
聖朝清明之化損 國家威重之體亦不少也孔子
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曾謂患
失之鄙夫而可使之冒大位列
清班乎且冢宰者百官之首也士風者治理之機
也上之所以稱治者以士夫尚廉恥而風俗厚
也後世所以不治者以士人寡廉恥而風俗薄
惡也今之士風惟奔競交結阿諛趨諂之為務
而禮義廉恥漫不知為何物若汪鋐前後論列

幾數十疏且猶偃然在位恬不為怪談笑如故
掇辯不已是無禮義廉恥之尤者也今其姦惡
已敗露矣　陛下若不亟去之則在
朝諸臣將亦傚效成風廉恥道喪實不知其所抵
極故臣欲　陛下亟去汪鋐者非有深讐宿怨
於鋐實以百官表率之地非鄙夫壬人所宜久
據而强辯無恥之臣尤非　聖世所宜有正以
導正習而勵臣節也孔子曰遠佞人記曰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是無非言斥邪
遠姦實平治天下之大機括也伏願
陛下俯察陳言之奏深為治理之源察汪鋐奸佞欺

罔之狀早為罷斥別選德望素著老成廉靜公
清直亮大臣一員以充其任使凡內外大小臣
工如有姦佞無恥如鋐輩者決不容於
堯舜之世而相勉為善不敢效尤則士習可端風俗
可正而太平清明之治可坐致矣實天下生民
之幸
宗社無疆之幸臣冒瀆
天威無任惶悚待罪之至
嘉靖十四年九月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孫應奎謹
題為乞斥大姦以昭懲惡本以光
聖治事內開臣惟君子小人各以類聚而消長之機
繫人主進退之何如故願治之君好善固篤而
惡惡尤加嚴焉何也蓋君子以禮義為大閑求
之不誠則未必輒進小人惟利祿之圖營營窺
伺何所不至非深拒而痛絕之則寔繁有徒此
小人所以常勝君子而亂之所以常多於治也
然則進退之權容可不知所輕重乎昔曾參大
賢也其傳大學之十章論平天下之道在絜矩
繼之以公好惡均財貨矣又繼之以容賢利國

妨賢病國之臣對言之以見得賢臣而治道斯
舉然獨妨賢病國之臣則申之曰唯仁人放流
之併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夫曾參繼推得賢為
絜矩之要而尤諄諄於去惡若與之為仇者蓋
狡獪一入則賢俊必無所容而禁伏兇人乃所
以保安善人凡以平天下之道不越乎此也臣
一介書生遭逢
聖明簡置諫垣惴惴終日常以無所補益為罪然竊
覩時事若於曾參之說正今日所宜採擇者焉
臣請昧死為
陛下陳之臣覩邇者御史曹[illegible]等感激思報忘其危

屛斜㓨群小劉龍輩以効愚忠奉
欽依吏部從公看了來說臣不勝欣躍慶幸臣謂
陛下明目達聰察微燭隱　洞破諸奸大開言路意
汪鋐者彼敢逆言官杜之口以自固陰黨諸臣
而封植之結為腹心張其羽翼然必有所畏而
不敢也及鋐將具本覆題揚言與部臣曰若欲
去他每官寧去我官曲為餙說悉加褒美一時
諠傳臣甚駭愕自古奸惡排人好惡變亂黑白
敢為朦蔽者以君之不能察也今
聖神御極離照中天猶肆無所忌如此不知視
陛下為何如主鋐固昔所無而今僅有之奸臣即欲

忘身奮擊陳於
丹陛既而思之奸弊昭白情狀畢露必為
聖明所燭而迸逐誅竄理所必加大奸數盡實天亡
之矣臣坐不安席臥不安枕仰望
明旨逾於飢渴是月二十一日趨入本科聞鋐覆本
已下臣即往吏科視之伏讀
御批盡正鋐之所罔而各區處之使群邪震疊四海
聳觀臣歡幸喜悅不覺舞蹈嘆曰真
曠世盛事
大聖之所作為也非我
皇上聖學精一心源澄澈曷能無私好惡以建此

皇極哉但鋐罪止罰俸一日此固王者重絕人之意
然愚臣竊有說焉凡亂臣賊子與其知而不亟
去不若不知之為愈蓋方其君之未知則彼雖
為惡尚懷顧忌曰君特未之知耳知之則禍將
不可言及其既知猶遲疑不決誅逐不加則彼
復將逞譎用智誣上行私殆無紀極延至大弊
然後從而處之甚不過一死然民禍以極國事
已非亦已晚矣此理甚彰明不待慮而知者也今
陛下於鋐既已知其奸發其隱其明亦極矣何不毅
然遂去之以為天下大快而尚使之在位哉春
秋大義君人者律令臣聞春秋無將若取之以

律鋐則鋐之誅當不逞之今日而
陛下猶未明法勅法甚將小懲而大戒以為小人之
福歟臣則以為
聖意曲成固無不至然鋐血氣既衰行險僥倖之機
已熟雖聖人與居不可化而入且人賞之可使
為善者而復罰之可使不為惡臣觀
陛下於鋐晉顧大臣之中挈冢宰之任排群議而用
之位長六卿封及三代加之以宮保廕之以子
孫其委任　恩寵亦云極矣
陛下之所以必為此者將以利其忠也苟有人心容
不肯躬鋐猶大為欺蔽若無關於

君父之休戚誠恐積而不可解臣恐區區詞僚未必
能為之懲勸以變其奸直將以縱其無忌憚之
心耳臣意
陛下將無以銓臣為能勤且忠令特小失姑再試之
而後絕之微臣則以為自古小人其得君秉權
必有可觀之才必有可見之績但其心惟欲藉
此以竊君之寵患得患失重負
君恩流禍且深他何足錄今鋐於部事辰入申出罔
間寒暑誠不可謂不勤也順承
意旨足稱任使誠不可謂不能也然積招物議怙終
不悛身黨邪小職招邪佞可謂之忠乎惟其不

忠故欺勤能祇足為部事之蠹逞奸之具而已
人臣之罪莫大于不忠尚可再試之耶
陛下所賴以與共治者人才也銓衡之地人才之端
縱秉執公正或失不明而邪正之權低昂稍欠
猶足以為十習之害敗亂之兆況不忠如鋐而
可與之、朝居之也臣知鋐不亟去則風之所
鼓氣之所蒸既不勝其漸染而彼復以從違為
禍福以奪其所守中人以下將悉化為邪佞
陛下一日萬幾鋐之抑揚播弄豈能一一而察之亦
可以為默識矣然則
陛下欲得真才以臻治理可不汲汲於銓曹之也

加之意乎臣請復以臣之所見者言之嘉靖十
四年正月期當考察十二年冬正底官入覲之
期誤身斯任其當知所飲飭亦明矣臣於十三
年起復赴京十月內行至徐州以下道路傳呼
咸謂汪公子來矣臣行數日果撐駕座舡牌榜
吏部人爭走郡縣而奴隸之夫皁官快迎送接
踵由沛縣至矣夫撫按二司監守一省猶且榜
禁子姪親舊勿令過所屬如以考察論之則天
下司府州縣孰非鋐屬而乃適期使子招搖於
道途此何為哉餽遺滿載關節私通一時物議
之沸騰真足以為 清朝之辱也又請以臣之

所聞者言之富饒大驛每選本科承差此謂之
償勞猶有說也大縣典史之缺悍然張主欲留
以陞大驛驛丞其應選人員則沮抑久或反以
窮絕驛分處之多致無所控訴姑乞
恩開住遂使積年勤苦不得以享一日之榮豈我
皇上欲使物各得其所之意哉衆口傳議謂亦惟視
賄賂之有無為俯仰之頓異耳欺天罔人負
君誤國臣不知鋐之所為何如也
陛下誠以睿明已照復即臣之所聞見者參之則鋐
果忠乎奸乎果可以不速去乎進退之幾臣知
陛下不崇朝而決矣夫臣家居三載入科甫及數月

固非有積憤夙怨於鋐者也臣聞君之所愛臣
亦愛之其在狗馬且然况大臣乎則欲相忘於
無言者亦臣之心也比年以来又聞一忤鋐者
則立中奇禍不然亦以計漸去其或僅存十無
二三則臣亦譏危矣然臣不暇自顧猶諄復為
陛下陳之以鋐之必去為快以去之不速為憂蓋君
臣之義憂樂同之大奸當路群枉門開冒瀆公
器而爵祿不足以為天下勸庸非
陛下之所憂乎則臣亦焉能默以為容恝然自便耶
伏望
陛下諒臣愚之匪他　俯採末議

大奮乾斷將鋐亟賜斥逐以絕奸諆仍乞
命下明正其罪　宣播於朝與衆棄之使天下曉然
知兇惡之斷不容於
聖代而千萬世之下永仰我
聖明之為不可及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愚不勝疑欵祈望之至
嘉靖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南京戶科等科給事中臣陸鳳儀等謹
題為督臣欺橫不法罪惡㫁彰懇乞
聖明亟　賜罷斥以肅臣紀以安地方事伏惟
皇上御天立極任賢輔理一時內外臣工罔不精白
一心以承　休德間有一二恣肆不忠者皆出
自　聖斷即時擯斥不使厠迹於　治朝壯誠
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而萬年太平無疆之慶端
在是矣然今之元兇巨蠹猶得以肆然一方長
惡不悛未及去焉是其雖幸容於堯舜之時而
地方之受其害者何限也臣等待罪戶兵二科
事干錢粮兵馬有所見聞不容隱默竊照總督

浙直福建江西等處兵部尚書胡宗憲才不逮
於共驩而兇則過之握兵八載于茲不思畫厘
竭忠以報　優眷之萬一而乃敢於欺
上罔下蠧　國害民無所不至雖累百牘未足以
數其罪也臣等不暇他舉姑摭其前後數事大
為公議所不容者試一一為
皇上言之前者海賊王直本與宗憲同鄉素相識善
受其贈遺軍前所用恭時宜將洲陳可願皆賊
人姦細先於太倉州敗露被熊知州拏禁倖脫
者宗憲乃倚為腹心使之往来賊巾賄相約好
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內王直勾領倭舡六隻入

寧波府岑港約衆不過三千上岸四散抄掠燒
毀房屋殺害居民不可數計而軍門但以招降
為名按兵不擊及出薪米酒肉以供饋之日費
百金以上參政劉燾屢請出師不聽甚為扼腕
嘆憤賊住港内半洋彼此交質往來無忌總兵
官盧剛造其舟飲宴屢夕而近宗憲乃預為賊
具奏乞　赦其罪且欲以海防任之盟約已堅
王直遂挺身来詣相見之際待以賓禮伴以指
揮朱以肆驕任其自便畧無防禁此果何為者
也幸賴我
皇上明見萬里斷以必誅宗憲始不得已倒牌將王
直送按察司收監復口諭按察使寛之在外蓋
欲陰令之逸去而諉罪於該司也該司覺之不
從其言雖王直卒正典刑而三千之衆竟遁天
誅人心憤憤無所以洩誰之咎歟而猶搶以為
功叨竊　殊恩橫行胸臆自立報功廟於吳山
塑像其中飾虛侈繪無壁比於燕然勒石不以
為恥果何以慰衆望而服人心也或此宗憲之
欺　天冒功大罪一也上年江西報警賊亦熾
矣宗憲屢奉　明旨覲詣會剿然竟不聞過江
西一步延至十二月始為一出徒逡巡觀望於
衢婺之間所過縣驛每於夜半取辦海味珍羞

稍有不前輒箠辱吏卒無數甚驚懼而自盡者
不知其幾矣彼何特也乃泄泄然自恣如是耶
使非　天威遐震而江西之諸臣併力則前寇
何從而滅也即今福建盜賊尚爾紛紛興化福
州之間皆倭寇也雖有巡撫游震得為經畧未
能盡殄亦不聞宗憲協謀戮力一舉而匡攘之
却乃晏然杭城府第與歌童妓女淫佚無度時
或宴客遨遊西湖之上則以兵為戲自城門直
抵湖山擺列軍士盛張旗甲以為觀美軍中有
能彈射一禽一魚者賞以銀牌又或托稱焚火
養重不出其視福建之賊肆毒三年恬不為意
近日巡按浙江御史張科屢促之親往福建乃
不得已於今年九月二十二日始離浙省猶復
逗遛中途不急進也伺彼一捷則又將貪天功
為己力耳然則前日之　明旨屢下豈宗憲皆
未之聞耶此宗憲之違　旨玩寇大罪二也浙
江自倭寇為孽餞粮除正賦外每歲加派田地
山場稅銀共四十七萬五千九百兩名曰軍需
是固不得已以救目前之急也而宗憲乃大肆
侵蝕於其間主客兵徒張虛數支銷案卷莫可
稽查已經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尚鵬查盤計
劾計其冒破侵尅入己每歲當不下十數萬矣

邇來兩浙稍寧而連年大水渰浸民不聊生加
派無已而侵費益廣此宗憲之自為身家計也誠
厚矣然其如民命何哉故兩浙素稱殷阜乃今
則富者貧貧者逃且相率而為盗矣前春夏間
衢嚴蘇湖之民千百成羣白晝搶掠若更削而
竭之以積總府之銀山而填宗憲之慾壑臣等
切恐盗不在海上而在境內張璉林朝曦之事
不可發矣此宗憲之剝削為害大罪三也夫加
派有四十七萬之多矣前此又奏取各省解到
軍餉絲兩直隸一十九萬兩兩廣一十五萬兩
以及南贛河南山東江西浙湖廣等處亦幾百

萬陸門徑發批迴銀兩貯之杭州府庫以腹心
寄之知府李景峯不用牌票惟口傳取用此銀
係四十七萬之外文移不經布政司而亦科道
查盤所不及者也彼四十七萬之數開除既無
下落此銀更又作何支銷其與李景峯交通乾
沒無疑矣又曾發銀一萬兩付鄉官嚴中才坤
買綿以賞倭為名㠯其不擾省城二人各將前
銀盗匿入已竝無買綿一兩仍派湖州寧波二
府出綿夫賞倭已非矣況又任二人者之侵盗
乎蓋其託為軍前犒賞旹敗名檢行趨利附勢
之徒雖有文墨全無行止宗憲與之日夜耽嗜

滛逸雖明知其侵匿不計矣如蔣孝如呂希周
如田成法皆游古握槧出入軍門䙝為儕僚重
費供給盡財生事不可勝言此宗憲之靡費無
紀大罪四也至於歲造段疋所以供
上用也浙江一省該派銀四萬三千四百八十一兩
六錢宗憲妄為尅減乃令各府每銀一千兩扣
解一百兩名為助軍前任金華府知府李一元
扣解稍遲即以怠忽軍機參論則各府孰敢有
不順風附承者哉大約一歲扣除共銀四千餘
兩即一歲而他歲可知矣計其前後所侵歲供
銀兩奚啻數萬但機房必得銀兩足之數庶幾

造可供 上用宗憲既侵其十一之價則段疋
濫惡不堪供用有由然矣如前年曾委嚴州府
通判胡方監造卒以段疋不堪究罪此宗憲之
侵欺誤 國大罪五也且總督自有常俸又有
廩給宗憲久住杭城該驛每日一小送三日一
大送修費亦已極矣及查浙江通省共三十九
驛每歲為計處軍門供應事假以廩給名色派
取通省驛分共計銀八百九十二兩八錢又杭
嘉寧紹台溫六府每府各派銀八十兩金衢嚴
處湖州五府各派銀八十二兩四錢通計各府
派解共銀八百九十二兩零與各驛銀數相等

皆以供應軍門除省城不計外據各驛派解每
歲供應共得銀一千七百八十四兩夫以總督
之官既有省城之送供而又派之二十九驛既
有三十九驛之派供而又倍取之於十一府是
何供應之廣也不獨浙江爲然今直隸江西福
建各亦解供如之四省民力竭矣更何堪此其
所差舍人徤步人等到驛每口粮一分折銀二
兩馬一匹折銀一兩武林驛以此大書木牌宗
憲屢至驛中雖目見之弗問也盖已身罹剥取
之事又安能禁其下之不效尤也故驛遞自南
至北皆被此輩朋合赫詐所執皮套火牌不令

人看但口稱軍情緊急應廩粮若干馬匹若干
任意綑打勒騙慘酷猛於虎狼要皆軍門縱之
使然貽害不小此宗憲之毒流驛傳大罪六也
官爵之命出自　朝廷總督雖專治一方命官
豈得而擅耶宗憲但知財賄之可貪而不知明
器之不可假如胡良瑞富商也因其送銀八百
五十兩與之把總張曉里戚也因其送家鄉花
園一片而授之揮使他若承差章廷桂先在温
州打死舖夫已革而不用矣後以指揮戚冲霄
扐進即給之劄付發募兵五百名與其管領指
揮祝夢麒納銀八百兩收貯賞功所以爲公矣

次日取進私室給與把總劄付四道千總劄付
一十六道隨賣與龔十九等得銀二千餘兩宗
憲亦何故而私章廷桂祝夢麒賄入劄出如持
左券故凡納銀領劄而得冠帶者無慮數百皆
爲假虎之狐張威挾勢生事害人詐取財賄乘
以歸之宗憲此則其賣官通賄大罪七也又
鄉宦茅坤旦夕與宗憲飲酒淫樂者也近日
請杭州右衛軍器廠以爲私宅宗憲竟不念
務重大此廠非可以私授人者而乃輕徇茅
之求茅坤遂圈圍廠界占爲巳有該衛軍士呼
號乎曰

祖宗以来有此官廠一旦送人將来何處造軍器耶
此則其以私滅公大罪八也兵隷督府本爲地
方防禦而設其不宜調用明矣上年夏間宗憲
親男前往直隷應試乃發壯兵銃手一百餘名
護送出境所過騷擾其隨行門子池榮德與
鄉宦余田家僮爭妓閧致彼妓婦懼等自縊
郤乃專惑門子之言發兵七百緊拏平所無辜
平民數十餘人到院各加綑打八十當時殞命
八人復欲羅織余田加以他罪使非布政使胡
松力爲救解則余田之冤抑又將無伸雪矣今
年六月内強盜四日餘輩擄掠宗憲本亦聞有

銀山之富也宗憲得報輙差指揮張暁統師神
弩手及精兵五百名前往家鄉看守夫兵者
朝廷之兵也以之送子以之守家又以之為門子
報擧何軍門之自便如此耶此則其私自調兵
大罪九也居官以名檢為先雖在卑冗無敢踰
越總督具瞻豈容蕩檢宗憲聞杭城鄉官洪楩
之女有殊色密託罷閑中書葉彩通意使洪楩
就花園中置酒酣飲乃陽醉入内與女相見繼
即以見禮銀一百兩致欵竟不顧部民娶之為
妻洪楩以是出入都府說事過錢倚勢逞威白
奪人田地財物氣燄熏灼自潘泉諸司以下無

不折節下之者甚至通事袁來住之妻倡婦人
每令進府通霄不出或迷浹旬出則重以金銀
賚之外人有告不准狀者皆此婦帶進批出又
部下建步徐子明之妻亦以戴沖霄婿報常取
進用與之比狎人視督府為宣淫之地矣此則
其縱欲敗度大罪十也參照總督浙直福建江
西等處兵部尚書胡宗憲姦欺無比貪縱異常
海上要功屢致言官之論劾閩中參亂敢於
明命之抗違志怠於宦成而恣意荒淫罔有靖共之
節權專於勢盛而擅作威福畧無臣子之忠剝
數省以實一家東南之財力已竭盜

國賦以充私室兵民之怨憤難平任險詖以為慕
賓積蠹滋甚濫冒名器以張鴟翅播雪無窮軍廒
送作人情奉公之意何在官兵調充私用守法
之戒奚存沉湎酒色之場毀褻衣冠之寵官常
大壞臣識盡隳負
國殃民莫此為甚此天下首惡人共以浙中大倭
目之蓋不可一日復居總督之位者也伏望
皇上俯鑒臣言
勅下廷臣再加查訪使臣等所論宗憲十罪一有不
實是誣忠為欺將臣等坐以重罪以為言官妄
指之戒如果臣等所言不妄伏乞

聖斷速將宗憲罷斥另推資望相應忠勤公慎者以
代其任則庶乎督府得人四省賴以安息而
皇上永紓南顧之懷矣臣等冒昧陳言無任殞越悚
恐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吏部看來說

刑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高時等謹
題爲跋扈權奸稔惡怙終抗違強辯懇乞
聖明早賜褫奪重權以正欺罔以杜後患事近該巡
按御史車邦祐等遵奉　明旨查參翊國公郭
勛招納亡命兇徒濫開遠法大店擅收私稅酷
用官刑四路邀截客商貨物百計霸占軍民房
屋貪賄專權召災致異等項不法事情據實具
奏仰惟　聖明洞察弊源着勛從實回話續該
都御史胡守中亦將郭勛奸黨重情串結緝事
旗校暗握廠衛機權冒占官軍侵欺糧賞嚇騙
各商資本貪濫包辦工價狂悖不忠抗違

明旨怨望不遵　勅書等項欺心情節具本論劾欽
奉　明旨着令鎮撫司一併勘問臣見先後
命下之日京師兆民賢愚老幼相向歡騰皆云老奸
巨猾蔕固根深賴我
皇上離明乾斷一旦與民除害逆折奸萌百姓之福
也是以輿情公法律之勛之罪不容誅矣茲者
僅蒙
皇上漸令認罪回話姑待勘明處治訊實
聖明御極頓挫奸權之道必有深思遠慮非臣等愚
昧所能窺測顧爲之勛者法當惕然省感吐實
露情辭避兵柄哀乞貶竄贖免重愆猶難逭於

放殛之誅矣夫何郭勛文過逞奸執迷不悛數
日之間違章三次摭拾妄辯中間情實忿戾一
則曰臣實不甘深懷怨望在　聖明固已盡識
其微而狂悖支吾端不止此欺天罔人聽言可
以觀志臣不知其何心也意者勛之恣肆飾非
尚謂守中邦祐所論事情未得肯綮要若可
巧言遮蔽殊不知跡蹤敗露欲蓋彌彰雖使三
尺之童亦能言其梗槩夫以勛之罔利無厭言
之如南京東南財賦之地淮揚魚鹽饒腴之所
臨清徐州德州亦齊魯貿易之區也勛皆置有
私店同夥許與販群聚充斥道路水陸船車各

懸翊國公金字牌面騷動地方關津不敢正視
侵漁民利歲入鉅萬而貪夫谿壑難塡之慾可
謂無遂不至矣且以頻年剝削畿輔軍民膏血
已盡雖至朝廷近侍內官房屋勛亦任情吞併
全無顧忌如南城水頭華嚴庄屋一所田連阡
陌值銀三十萬兩此則勛之白占近故蕭敬太
監之業也東城溝沿衚衕大宅一所中間古銅
玩好之器未計其數又有城外庄田二處值銀
二十萬兩此則勛之白占近故魏彬太監之業
也城外八里庄房屋田園一所值銀十萬餘兩
此則勛之白占近故帛彩太監之業也城南八

里庄輪奐膏腴墳宇田園一所值銀二十萬兩
此則勛之白占近故寧瑾太監之業也又如太
監温顯物故家資玩好值銀十萬勛則用强奪
取過半又占庄田一處值銀萬兩究抑無伸磐
將各官一應護 勅御祭龍碑毀廢無存所創
庵院寺觀殿宇拆毀改造庄舍孰敢攔阻盖由
郭勛威力暴著凡有觸其怒者欲求止於破家
而不可得所以聞風戰惧不但犬羊之畏猛虎
也人言但願得罪於官府不願得罪於後府勛
之忍心害理當何如其為報也且以運粮船隻
成造工價不少 國家賴以為用勛則每年慣

使黨惡光棍槩將銀貨挨借運粮軍士按月收
息幸其浪費貧窘逼勒就將官船准折私債不
論船之大小新舊一槩折卸變賣是誠何心我
權奸之惡貽患於商賈貽患於畿民貽患於内
官貽患於漕運從此不治日久月深殆將無所
底止矣民之蠹國之盜臣不圖見於
聖明之世也已上貪饕大畧是又出於御史車邦祐
聞見之外者矣又以私植黨與言之郭憲郭勛
通同壞法嘗為守中所論矣若夫勛之坐地運
籌藉為謀主則有逆黨張綵嫡弟張維亡命生
員楊紹言罷斥鄉官錢俊民翁守法喇唬高廷

專一舞文弄法擬置行私五人尤為無賴中之
巨魁至於託之心腹可備緩急之用者又有横
豪官校人役陳録孫聰梁永濟彭福李福鄧経
劉宣洪鐸郭慎黄曙李魁陳益趙勲王叢林邵
寶申鑑司昇王瑚孫應乾李濟王月李昂李秉
馬奎張鑾莫非鷄鳴狗盜之輩也若夫布為牙
爪生事害人則有棍徒孫錫孫霈裴應龍袁元
璜戴保光周踏王三孫淮来福邵宗嘉李茂日
逐走透廠衛消息詐財為生則有刁潑校尉劉
玫李淮吕保居鐸梁术等狐假虎威軍民切齒
且又尅剥官軍極其狠毒與言至此真可流涕

每年山東河南等處春秋領班都司到營槩取
磕頭銀二百兩領班指揮磕頭五十兩隊下千
戶寫字旗軍各五兩辦納各為定分要之皆非
各官之己資也却將班軍行粮賞米一一扣除
交送明白方免綑打恥辱凡遇外衛工價無措
明縱孫聰陳琭用强挨借低銀每一百兩先扣
保頭銀二十兩互相影射完工一候官軍班滿
回衛輙便濫批詞狀或差管工把總守催責令
該衛監併加倍追收解償私債以致原籍軍餘
貧窘徹骨而轉徙流離者踵踵也勛之貽患及
此可謂忍矣又如京衛官軍未盡派撥工所盖

國家節養餘力優恤軍士之渥恩也柰何郭勛私
室計月役占者不計其數聽信投充跟用者有
之仍令辦納月錢者有之買閑回籍者有之脩
造房屋庄田凡有一技一能手藝軍士莫不輪
番役使止給米一升皆隷陳禄孫聰置有私簿
挨次分派含冤勤動控訴無門損壞營務實由
勛始蓋勛者既叨掌管府事又兼提督京營全
不仰思我
聖明委任眷注者何如而勛顧可以為是也是其上
孤
君父之恩天理人心泯滅盡矣再照郭勛舉動乖方

乖方機緘叵測踪跡可疑者非一事也且如重
犯張延齡包藏禍心罪在不宥乎人稍知法度
者自能遠避嫌疑以圖全身家勛為閥閱權貴
與之交通代伊管理店庄家私如此存心豈無
所為也我京師舊制不許堆積粮食律法必有
深意勛之庄第貯蓄雜糧各以萬計可謂多矣
又如各倉每月放粮之期令人隨處糴買多方
私自豐殖有積無散此欲何為律開違式器用
不許擅置勛先年令漕運忝將李節鑄造流金
圓炉六十面發藍方炉四十面又嘗造金銀山
架項後肆物件臣庶之家不知作為何用然其

僭擬玩法尤駭觀瞻外國不許交通關津不許
私度亦禁例也勛則牽拳然必欲革去巡關御
史又令家人李福孫錫王二等潛住躲廣邊郡
販鹽販茶販馬交易恬無忌憚
祖宗之法度森嚴不知是為何物是必勛之貪鄙兇
残根於天性恣惟一堯舜在上尚不格心感化
聖明今日不可不為之所矣易謂童牛之牙豶以預
防其觸也積家之牿將以預制其長也臣等伏
覩
明旨責勛内云好生强悖無禮恬不畏法欽此則知
勛之姦譎情狀自惑於

聖明日月照臨之下若無容言矣臣又切謂小人為
悪亦恐人知人未及知猶有所憚也迨夫貫盈
敗露人皆知之矣然又不能明正其罪屈法姑
容彼將安意肆志養成陰憂履霜不戒而堅氷
必至天下之勢則然也且駙馬謝詔英國公張
溶惠安伯張鑭也一
朝廷勳戚罪犯輕重此勛為次今皆置之明法而
不貸者蓋以功臣外戚位望已隆則强梁難制
故悪雖小而必治使人不敢輕犯也夫勛之過
悪深重無以加矣且悪之羽翼尚多聲勢猶熾
與昔無異一時執法閒官未免遅疑觀望丰證

尤為不便中間疑忌機會所在不可不審
聖明天縱高出尋常萬萬臣等何敢多言伏乞
皇上大施剛斷早奪坐府督管權柄
勑下錦衣衛將首惡郭勛及一干奸惡人犯拏送鎮
撫司同前謝詔張溶等一併究問明白不許回
護狗私從公具本奏 請
明旨治罪將見軍民之冤抑可伸奸邪之黨類自散
禍胎永絕
國法昭明而
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嘉靖二十年十月十七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郭勛受朕恩眷出群臣之上不意
交結逆囚包藏禍心代管家店跡此一端槩可
知矣朕奉天命以倫序入承天位張延齡謀為
不軌人誰不知勛也敢復為之便着錦衣衛拏
送鎮撫司一併問了來說科道正係耳目所寄
這等事情通無一言都當追究且姑記這高時
能與忠言加俸一級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張潤身等謹
題為乞究不職武臣早振 威德以綏遐荒事昨
見撫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咸寧侯仇鸞題為地
方盜息民安事內開嘉靖十年正月起至本年
十二月終止各處報到賊情共九十七起已獲
賊人二百四十五人未獲一萬一千八百四十
名盜賊充斥莫此為甚然民罹害不言可知是
惡得謂之盜息惡得謂之民安乎然此猶其小
者耳姑舉一二大者言之先該巡按廣東御史
吳麟題稱陽春西山等處賊首趙林花等一千
餘徒吶喊攻打擁進高州府內刼去庫銀八千
四百七十兩銅錢六萬二千七百餘文并雜貨
寶石及胖襖褲鞋等件刼去茂名縣監囚九名
刼掠官衙吏廨內外城關軍民二百四十餘家
被傷官軍男婦二百三十八名口燒燬房屋四
十餘間財畜等物難計其數隨該兵部查參失
事人員節奉 聖旨這各官且不提都着照前
旨住了俸戴罪殺賊林富仇鸞也住了俸督同
都布按三司守巡等官[illegible]照奏內事理務將前
賊擒剿盡絕以靖地方欽此仰見
皇上天寬地容正各官勉圖後效用贖前愆之時也
柰何推避者託疾乞休貪懦者素飡僨事鎮巡

且然他尚何說哉故未幾而黎文貴等起於欽
林越城劫庫拒捕傷人御史徐錦之疏可徵也
未幾而許折桂等肆於海洋官軍被戮凌轢逼
省御史吳麟之疏又可徵也然黎文貴等之惡
比之趙林花等有間而論法俱所不容許折桂
等之兇比之趙林花等過之而原情或在可憫
向使鎮巡得人恩威素著應剿者擣其穴不失
時而縱恣應撫者為之所不先時而隱忍則一
張一弛動中機宜法立而軍威遠振令行而盜
賊屏息矣詎有嘯聚竊發以至月異而歲不同
者哉所據前項失事地方各該鎮巡兵官俱經

該部參論已奉　明旨處治外似無待於臣等
之贅言者切惟事論大體當委任以責成弊袪
太甚必更化而善治今兩廣之寇漸以滋蔓兩
廣之兵類多怠緩若復因循姑息後必救藥不
勝矣選將練兵固今日之急務也參照鎮守兩
廣總兵官仇鸞叨承倖位模稜踵厥祖之風奔
競權門納賄竊征蠻之柄必不經事胷中未有
甲兵私以威公嶺外奚堪保障三年從而莫展
一籌豈能決勝千里群盜起而流徙兩省未必
學敵萬人即其策勵不前益知自託已甚備倭
官江寶職本專於司兵才乃疎於禦患任海寇

之縱橫初不動擊揖澄清之念恐官軍之陷覆
畧不輸同舟共濟之誠鎮守廣西副總兵張經
歷任有年禦戎無策或搖獞伏莽時聞有竊或
赤子弄兵歲無虛月地方之弊已極干城之將
奚賴分守參將　縉偷安弛備失事罪無所逃
奏病乞歸避難情尤可惡以上四臣均統兵權
而任大責重仇鸞尤為之綱均曠厥職而玩寇
殃民仇鸞尤為之首然兩廣之時勢頗殊而一
以得人為本苟非出衆之才必不能樹安攘之
績也如蒙
聖皇軫念遐荒小民仁當徧覆兵戎大事機貴先圖

乞將仇鸞等早賜罷黜仍
勅下兵部詳議其事慎選其人必其盡剿兇殘大彰
鑒戒而又宣布
朝廷之威德無遠弗屆申明中外之教化無思不
服則庶乎奸謀潛閉而不興亂賊懼而不作也懇
惟　採納地方幸甚
嘉靖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

南京廣東道署道事試御史臣謝琦等謹
題為乞燭姦貪驕恣武臣以廣　聖德以全
聖治事臣等近接得邸報武定侯郭勛奏為陳愚見
遵　祖制答　聖明通選法用人材立稽考惜
民財蘇困苦添鎮守以清政治永圖奠安事奉
聖旨這所奏事宜各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臣等覽
誦大駭　聖明在上內外大小臣工莫不祇肅
靖恭罔敢踰越而勛乃妄言瀆亂肆無忌憚如
此據勛之言則是六部院寺科道及撫按監司
守令盡皆不才天下政務盡出勛之指畫乃理
也謂　聖明之世盡無一人可用盡無一事得

宜何其誣妄之甚乎觀其所言各項事宜類多
影響恍惚妄意億逆未嘗灼見有何利弊其添
設鎮守乃其至意之所在也必是久閑內臣重
賄鑽求勛乃利其不貲之入并其日后肆出雲
民以供奉於已為之惑探
陛下卻乃謗讟諸臣以鉗衆口臣不敢緘默以塵
天聽請只以此一事與勛辯之其曰天下官吏貪污
害民皆因
陛下無腹心耳目之人在天下也又曰文武官員推
諉避事該內臣劾奏則奸貪斂跡此正　先朝
奸邪之人所以蠱惑　君心蠹害

朝政之言而勛乃敢以陳於
陛下之前乎果如勛言則內臣用事莫如正德年間
內臣斂手莫如
陛下臨御以來是以正德年為太平極治而以今為
積弊之時也夫數年大壞極弊
陛下一洗而更新之得失治亂不較自明而勛之倡
議顛倒若此意豈無所為乎如勛之言果行則
陛下累年惠養安堵之民一旦困苦愁嘆當復如正
德年矣且宦官用事害政傷治不獨正德年為
然自古有之
陛下斷自宸衷毅然裁革可謂度越百王傳之萬世

而運祚綿永書之史冊而宇宙增光乃謂嘉靖
年來不知何人奏請
皇上節次因事取回豈奏者為妄奏而
陛下為過聽耶
陛下光明俊偉之事而勛以為偏私不公之甚其恣
肆不臣何如耶
陛下為萬國臣民之元首凡文武百官莫非
陛下之股肱耳目心膂而刑餘之屬特以備洒掃之
役耳君臣一體忠義天性豈惟宦官之親而大
臣群臣皆疎也宦官鎮守利於宦官勛欲庇之
科道巡視不利於宦官勛欲去之欲

陛下盡疑天下之臣而獨倚宦官爲腹心耳目勛何
切切於宦官也前代有以宦官爲腹心耳目者
陛下視之爲何如而勛欲以此望
陛下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勛之言不恭不敬莫大於是又其言曰文官弄
法武官已被鉗制不得如文武并用之時又非
虛心爲國忠於
陛下之言也勛亦武官獨被厚 寵位極太師班列
三公之上此武臣之極也正宜持滿戒盈謙虛
自保以求無負殊遇斯謂善道乃欲以一身攬
九卿之權以數言鉗百僚之口內結宦寺外悅

群小揔握兵機忌人干預何爲者哉使其真有
感恩圖報之誠經 國濟時之略方今邊塵累
警當決策以折衝 天討方行當身先以邁往
其職分之宜補報之地胡爲逡巡退縮罔無一
籌可展而招權出位爲此誣妄之說乎知人如
陛下聽言如
陛下照臨如日月摧折如雷震不昵近習不悅佞倖
如
陛下而勛敢肆無忌憚潰亂 聖聽如此萬一得
行又將無所不至矣天下之人一聞勛奏莫不
驚愕憤嫉籲控無地臣等待罪言責敢鉗結以

自固乎其他怙 寵作威輕世罔利又不能盡
舉者伏惟
聖明俯察則勛之忠邪自見速賜區處天下幸甚
嘉靖十七年六月初二日奉
聖旨這鎮守內官無益於治朝廷自有處置這本所
言專借事攻激勳臣本當拿究且不究治該衙
門知道

戶科右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糾劾事先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錄劾奏
武定侯郭勛黨詫犯人張寅事情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續據武定侯郭勛奏辯奉
聖旨張寅事情着撫按官從公審問歸結郭勛既從
實認罪該衙門知道欽此臣切聞
命下即欲論以為郭勛受財囑事徇私撓法事既敗
露又不輸服假捏事端驕橫尤甚無大臣之節
漸不可長疏具未上隨訪得張寅情罪深重乃
知勛之罪有不止於專橫者查得張寅即李午
係延安謀叛賊首李鉞親姪習白蓮教術惑愚
民僭稱王號糾合徒衆攻破洛川縣城池刼掠
庫獄焚燒縣治賊殺延安潼關等衛指揮千戶
及洛川知縣等官擄掠居民財物頭畜以萬萬
計又妖徒邵進祿等假授為官規取宜川鄜州
雍州等州縣幸被官軍撲滅脫身逃走續該兵
部題奉
欽依將該道守巡守備兵備各該軍衛有司掌印捕
盜等官住俸扶拿後李午改名張寅潛住山西
徐溝縣地方買置庄田役居民薛良告發擒獲
在官則張寅者罪大惡極人神共怒王法所必
誅而不赦者也勛為

陛下股肱大臣明知張寅係謀叛首惡自宜應時覺
發為國討賊乃與之往來交結為逋逃罪人
之主至捉獲到官又多方救解欺 君負
國莫此為甚勛非喪心病狂何至於是謂勛利其
厚賂而為之邪則是貪黷無厭在
國有常憲在勛為常事耳謂非利其賂直平素與
之交游而張寅者其家世則逆賊也其所為則
圖為不軌謀危 社稷也勛果何利而與之游
邪勛為五府大臣掌握戎樞乃與逆賊交通此
其意何為者邪參照武定侯郭勛狡獪宅心險
賊成性往往差防軍出關擅拏職官嚇詐銀兩
被都御史孟春都察院糾劾又假採石脩理等
項科歛軍士財物禁約燒酒遣邏卒搜索酒家
挾詐人財被給事中葛鴻糾劾他如希錢寧之
意則箚辱諭官御史周廣幾至於死受李隆之
囑則 大廷對衆涕泣為其稱寃及司禮監三
法司會問李隆果以逆誅且勛近又貪圖虎賁
衛所官地便好隣近房屋買囑本衛指揮劉勳
王璁等具本捏奏窄狹不堪居住隨買已故學
士唐皐家倉壞爛房屋抵換夫
朝廷設立衛所拱衛 京師而勛敢貪圖騙奪非
懷不軌之心豈敢如此昔竇憲奪公主田圖

卒以逆誅勛敢謀奪　朝廷衛所其悪豈止憲
比夫　祖宗設立衙門各有深意就使損壞但
當脩理假使功臣第宅有與府部廠衛相近規
圖更換者
陛下亦將許之乎臣知其決不可也且唐臬住房價
止二百三十兩而衛所地址寛敞堂宇高大奚
翅拾倍勛乃上下囑託朦朧欺蔽其悪復何所
不至邪夫易稱履霜堅氷言馴致有漸也况罪
狀昭著如勛者若不加罪何以為人臣欺罔不
忠者戒
陛下何惜一勛不以正　國法哉如蒙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將郭勛革去管事重加罪譴其張寅
事仍行山西撫按衙門差官押解陝西撫按衙
門審係情真照依先題事例明正典刑如果干
礙郭勛一併參究其今拆虎賁左衛速為改正
該部受囑朦朧欺蔽及指揮劉勳王琥千户唐
相等及兵馬等官畏勢通同罔顧　國法俱屬
有罪乞　勅該部從實回話其指揮劉勳等及
兵馬等官着錦衣衛拿送法司問罪如此則政
刑不惑而人臣欺罔不忠者亦知所儆矣
嘉靖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南京吏科等科給事中臣王爗等謹
題為新任輔臣素著奸悪恐終負
聖眷乞　賜罷黜簡賢良以圖　盛治事臣等每讀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有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
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化洽四表横被無窮至此
未嘗不三復欣感焉恭惟
皇上天縱仁聖求賢圖治之心勤惓朝夕真天下臣
民千萬載希闊之遇果得貞亮純實之輔仰宣
德化則豐功偉績高明廣大何啻天地日月也夫何
臣職不脩上負　聖主關輔理之效以勤
宵旰之慮臣等實為承眷　命者懐憤懣焉前歲

之去如距斯脱此固仰頼
明威之昭格矣臣等猶慮後人之負　聖眷襲前非
而加甚耳竊照新任太學士仍掌禮部事嚴嵩
貪婪無耻汚同騶儈娼嫉成性毒甚虺蝎外謹
恪而内即諂淫陽恭順而陰肆驕横姦邪百狀
屡經論劾復加鄙悪是雲焰方熾又從而煽之
也
皇上不世出之主而斯人猥居端揆豈不瀆
聖朝哉竊惟嚴嵩奸悪之詳已徹　宸聽而復加要
任將惟以其位次之及而姑試之於賛畫樞機
庶務之衆廢係於斯百官之邪正係於斯而輔

臣非姑試之位況士風日匱民生日艱夷狄日
横求賢更化正今所宜汲汲也而非姑試之時
臣等蓋反覆思之設或人心可感萬一嚴嵩感
激　殊眷獨舊悪以勉新圖亦有可望乎但古
昔大臣勳業之建皆積之深厚故能發之光大
嵩自筮仕以来其汙辱之行街談巷議譁然以
為口實雖欲改圖如大本之既撥素望之不孚
何哉則後效之不可望彰彰明矣臣等又思之
聖君當極萬一不敢大肆其悪但内外臣工多沒溺
於利欲之私而忘其忠義之良久矣若復樹斯
人以為之標則互相朋比為害滋蔓是故嵩一

人之貪雖未足竭天下之財然貪者皆將憑附
焉而天下之事債矣悪源不塞末流愈濫是則
塞源之計正當於嵩謹之夫嵩之柄用簡在
帝心而臣等敢言之似不免於違拂之罪然
君門之深重萬里奸臣之詐偽百端故堯智如神而
共工驩兜得以象恭而雜進此街巷之議蓋堯
之言堯之所必採也　新命甫加任事伊始而
臣等遽言之似不免於躁妄之罪然與其言之
於蠹政之後則焦頭爛額何救於焚不若言之
於方任之始猶得以效曲突徙薪之愚款也臣
等之論嵩亦既屢矣而猶譊譊不已似不覺於

執贖之罪但輔臣政樞也嚴嵩奸邪之尤者也
嵩不去則必蠹　聖政以煩　聖慮舍是不懇
為
陛下言之餘無足言者矣況洗潔乃心脩舉乃職綸
音煥若而猶畏權避罪隱默乾沒以自取容臣
等雖至愚極陋如上負　聖明何所不敢也亦
不忍也且　君父即　天也而臣子者精一無
二矢心對越以俟明命之降而已
皇上俯賜鑒察以為出於天下之公議而採納之將
嚴嵩罷黜別求賢輔以成高明廣大之業使微
末小臣得依　聖主之光以竊榮照臣等之幸

也若以為大臣之進退而小臣是議罪其冒昧
而黜罰之則身僇辱而仰報　君父之心庶幾
其無負焉實臣等之分也披瀝悃誠冒干
天聽不勝隕越戰懼之至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奉
聖旨嚴嵩朕簡在既久眷任方深前已有旨留用
了這本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

兵部武選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
奏為感激 天恩捨身圖報乞
賜聖斷早誅姦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
朝政以絕虜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諫阻
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
嚇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于
死荷蒙
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
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轉如此
之速自今已往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
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
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死有所不顧而日夜懼思
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于
請誅賊臣者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為職然賊不專
于胡虜也凡有害于 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
臣大學士嚴嵩盜權切柄誤
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
胡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胡虜者犬羊
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
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
以除外賊者故臣

請誅賊嵩在剿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
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皆
言嵩貪汚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
佞又善為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
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 恩而圖為改邪歸
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
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
之計因
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為衆惡俱備四端已
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
顧矣幸賴
皇上敬天之誠格于 皇天 上天恐姦臣害
皇上之治而屢示災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發聲占
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于嵩而專政亦未有過
于嵩者去年冬日有赤色占云天下有叛臣夫
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
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于
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
當應于賊嵩之身乃日侍其側而不覺
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
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
上天示警言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

叛　君之十大罪爲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　詔天下罷中
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　殿閣之臣
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　國事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
死此其爲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
臣儼然丞相自居挾
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　題覆其初
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面禀而後敢起稿嵩
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驛

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
及至失事又謝罪于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
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
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下係以故各官
之陞遷未及謝　恩先拜謝嵩蓋惟知是權出
于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　人君之所統馭天下
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
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
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
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

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不親附于我故
票本罷之
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
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
本報之凡少有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
尋別本帶出　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
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惠假
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群臣感嵩之恩甚於感
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威
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小臣工又
盡附于嵩嵩之心胆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

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
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
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
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蓋
人臣以已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
之德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于
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
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
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已也及今則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刋行爲書十冊名曰嘉靖
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擬置主張心
皇上右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如此乎
此掩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
票恣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
文華等群會票擬結成姦黨亂政滋弊一票屢
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 旨意未下滿朝
紛然已先知之及 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
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東
禀事于嵩曰昨御史蔡朴僉守備許守等失事

本部覆本已具揭與東樓巳票送入未知何如
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
分兩等甚有分曉
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 旨下果如嵩言即
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
劾嵩
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於嵩奔走
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倉皇
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
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
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

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
之權又以子而竝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
孰敢不畏故今 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
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矣深恨
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姦子之僭竊 四大
罪也邇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
為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龍斷之
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欵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
布之伊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
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王汝桂為廣東
巡按朋奸比黨朦朧奏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

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首
級七顆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
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
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吳孚十九號堂稿
可查夫效忠嚴鵠皆為世蕃子也隨任豢養未
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
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
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
府印信黃汝桂得驟陞大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
私黨此俑既作傚效成風蔣應魁等今子冒名

打死發遣已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會冒科道則劾之在嵩會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然則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冐　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
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
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囑通兵部鸞為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蔭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嵩嘗自嘆以為引

虎遺患後又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
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皇上有疑逆鸞之心故耳是句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其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

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于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　中國之威以紓
皇上之憂可也乃曰　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
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回去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皇上拿問汝夔求於嵩嵩又曰雖是拿問我自有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毀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辨及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

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主張特
皇上不知之耳此誤　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自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苟蒙
聖明洞察其姦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
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于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

罷斥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與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
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
何可以勝數耶夫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
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
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
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
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
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
權則府部之權皆掇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
在尤其所專主於文武官遷陞不論人之賢否

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
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
不得不剝削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
方為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
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地方之民為甚一人專
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
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害之苦非
皇上德澤之深
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人心既怨
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城

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
天下之亂治我
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為少變
皇上即位以来躬行古道故風俗復古及嵩為輔臣
諂諛以欺乎　上貪污以率其下通賄慇懃者
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疎拙者雖廉如夷
齊而亦罷黜一人貪婪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
為固滞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循涓介者以為矯
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
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
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

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
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
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
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顧若不知者何哉蓋因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于至誠嵩嘗
皇上之姦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
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姦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必託之以
伺察　聖意故先用實賄結交[illegible]熟于
皇上左右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喜笑欬戚之聲遊

觀燕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
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
迎之巧以悅　皇上之心
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
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姦一也通政司納
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
文華爲通政使凡奏章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
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
皆預知事少干于嵩者即先有術以爲彌縫御
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
得以展轉撫飾其故是

皇上之納言官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姦二也嵩既
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
則令子世蕃將衛廠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
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
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
西去京肆千餘里乃結親于此勢屬不便欲何
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是誰之女便可見矣是
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此其姦三也廠衛既爲
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于科

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
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
考選之時又擇其輕圓融出自門下者方選科
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
使知其罪而不得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
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贐或心
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
所建白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
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
皇上之恩心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
而皆齒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泄其敢諫

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怨負于
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
絡倚當而部屬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
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
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
通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
嵩得預爲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
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
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小[illegible]之人
皇上所恃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直可爲流涕

者也是
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嵩之十
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姦則其十
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
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
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
之巧足以肆其謗惧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
快終日凡事惟聽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
為嵩積威所刼然于
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
足怪以
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忍
于嵩之顯惡顧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盖不過
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
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
在位則為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
況邇未疑
皇上之見猜已有乖異之心志 如冊
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
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
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

惡家業衰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非
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
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僥倖萬一之功哉顧
皇上既以再生之恩
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激
于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
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于鸞將
來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
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者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姦群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
必問也
皇上或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
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之
罪以正 國法輕則
諭以致仕歸家以全
國體則內賊既去 朝政可清矣然可見胡虜前既
聞逆鸞之死今又聞賊嵩之誅必當喪
皇上之
聖斷知 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 氣聞風而喪
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當 見曉明軍威自

震如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繫俘答之
頸梟吉囊父之頭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
其不除虜患何憂其不絕乎内賊既去外賊既
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
必以討賊臣為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
去内賊者則
皇上之事臣感
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情
皇上再生之恩不得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嘉靖二十　年　日奉
聖旨這廝因謫官懷怨摭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内引
二王為詞是何主意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好
生打着究問明白來說

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臣董傳策謹
奏為姦貪輔臣主持邊帥欺　君誤
國黷貨鉅萬大負　聖恩懇乞
宸斷早除元惡以圖安攘事臣近見北虜寇邊
財用詘之屢蹙
皇上宵旰之憂至發帑藏濟急
聖意所嚮遂令言官糾劾邊臣累下
明旨究治此誠感發人心之一機也然邊臣之敢於
欺罔皆由輔臣嚴嵩之主持而言官所爾未有
極陳元輔奸惡之誤　國者臣側耳數日寂無
所聞蓋皆畏彼之中傷而愛身惜死故寧負

陛下而不敢負姦臣耳臣知
陛下之英明神武非不洞燭其姦特以輔臣尚為優
容令自悛改而嵩恬不知警負
恩日深不思主憂臣辱之義益肆誣上行私之姦居
位一日則天下受一日之害今言官既不敢言
諸曹又不能言　國家養士二百年一旦披靡
不忠至此臣竊私心痛之
祖宗舊制天下軍民諸人直言無隱況今有
君如此寧忍負之臣敢披肝瀝膽條列嵩之大罪伏
惟
陛下少垂聽焉夫邊疆之守責在督撫諸將官督撫

諸將官所以鎮安邊陲者徒以財用得人之死
力也今戶部所發歲不下百萬至為一切苟且
之謀日不暇給而諸將臣尚猶深結嵩心以求
護己之敗所請財賦大半入嵩之家或以數萬
希圖內轉或以盈箱篚掩喪師展轉饋送殆無
虛日遂令軍士嗷嗷待哺救死不贍虜至閉城
仕其得利而去嵩為元輔匿不以聞甚至邊臣
已罹法者嵩猶受其賂遺曲為掩護所謂豺狼
當道安問狐狸此其壞邊防之罪一也吏兵二
部文武人才所推用恒必由之而嵩擅撓部事
賄賂公行選司注官至持簿入嵩之門任其填

發將官求推善地動輒掊尅軍士以充饋獻如
近歲萬寀為文選方祥為職方皆嵩之至親擇
為心腹順指氣使不異奴隸至有文管家武管
家之謠此其鬻官爵之罪二也
大工鼎建財用不貲識者蓋以民力為憂而嵩猶乘
機侵尅縱恣無厭採木侍郎劉伯躍係嵩同鄉
行郡動支贓罰銀兩或坐派民錢致之嵩家前
後累致數萬他如築堡脩城之費嵩皆假公營
私而餽諂者又甘為浸潤或因而攘人私囊遂
至自破日甚講求無措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
不在官則在民今天下財賦既不在公帑又不

在民間其在嵩家可知也
陛下試令人查檢嵩家恐當有富於帑藏者此其蠹
國用之罪三也趙文華罪惡滔天賴
陛下英斷斥之使去而嵩猶恃乾兒之愛所得囊橐
鉅萬盡寄嵩家蓋造大房居
皇城之西鎮壓亡游而嵩擅收入己略無顧忌遣令
數人護送文華南還比至徐州即駕座船滸州
縣私役民夫及支給供費敢護私人類如此其
樹黨與之罪四也天下諸藩臬有司歲時問安
嵩家動以千計勢不得不掊尅民財民財日困
則嵩家日富駱繹道人解間江西動起關文騷

擾驛遞勢如狼虎所至折乾要索綁縛官吏莫
敢誰何此其擾驛遞之罪五也自嵩貪饕不顧
一時嗜利無恥之士盡出其門昏夜乞哀或以
五六千求改要地或以七八百與選清班士風
大壞官箴日喪緩急不得賢才用而嵩猶洋洋
坐政府自謂得計田視要地皆彼腹心莫敢出
一語即有能自振拔者亦不得不隨風而靡此
其壞人才之罪六也夫此六者罪大惡極釀成
患階徒以甚嵩之奸邪善能變眩名實擠人死地
而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入市攫金逢迎父
惡恬不為怪一時臣子非受嵩父子之舉即畏

嵩父子之姦誰肯為
陛下言者臣待罪刑曹目擊子姦慝平生讀忠孝書盡
熟聞致身之義久矣臣豈不知此疏一入縱
陛下知臣忠直而違忤姦臣之意一有譴責立可斃
節致死況臣羸弱多病亡易傾危加之以親老
無子孤立異鄉寧不自惜但有感於
聖明在上何姦不燭而諸臣患得患失動以及身之
禍自委有 君無臣誠可憤惋臣故不論一身
利害冐昧上 陳為天下蒼生懇祈
明主速 賜乾斷以求安攘貴效臣之微軀何足惜
式僨蒙 俯賜採納乞

勅九卿科道官從公會議數嵩罪狀取自
上裁但令解柄放還即天下蒼生受福而
陛下勞心焦思不為無益將見人心聳然思奮三軍
之士氣增百倍而黨惡漸可消除賢才漸可效
用邊防漸可脩舉官爵漸可愛惜
國用漸可充積地方漸可寧謐矣臣不揣踈賤發
自忠憤伏惟
聖明憐察臣不勝激切惶悚之至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董傳策這廝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同時奏的
問來說

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臣張翀謹
奏為懇乞 聖明亟處大奸巨惡輔臣以謝天地
以靖虜患事臣自幼讀書知
君父之恩等於天地每懷忠孝欲報明時耿耿於中
久矣臣自二月以來病卧在床屢聞邊報甚急
錢糧空虛至極 聖慮求所以備邊禦虜之宜
久安長治之策臣因扶病強起感激泣下曰
聖明求治如此之勤憂民如此之切而下有奸臣重
負 國恩使 朝廷美意不能下究今天下臣
民徒痛入骨髓然皆畏彼之威愛己之死既不
敢言夫畏威愛死而不敢言其自為計則得矣
其如 君父之前時事之急何哉乃敢焚香具
疏瀝血懇陳誓希赤心仰瀆

天聽語曰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察之憐之臣謹按大學士嚴嵩
陛下任之甚顓優之甚厚以貴則位極人臣以富則
背蓋天下錄其子至工部侍郎錄其孫至錦衣
中書賓客盡登顯要親戚盡衣青紫古今以來
可謂極榮遇矣犬馬尚知報主而況人臣受知
君父又極其優渥者乎報恩且不暇而又況恣行貪
險大壞政事乎臣不暇歷舉姑以今日邊情之
所以急錢糧之所以乏人才之所以下皆本於

嵩所致為
陛下陳之何為邊情之所以急
國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乎邊鎮而已苟邊鎮
諸臣皆由公道推舉各得其人則必能留心邊
務何至今日皇皇栽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
將帥由賄賂所得方其未推之先俱不論其才
但闕節通於嵩者該部廼敢以其名上及其既
推之後俱不論其功但問安勤於嵩者該部隨
以其名陛托名脩邊者實非脩邊以餽嵩也托
名築堡者實非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
敗為功或謂入為逍覆沒全軍得以廕子戕殺

平民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
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盡為廢壞如此則醜虜
安得不橫防衛安得不弛耶臣切謂嵩不罷雖
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為也何謂錢
糧之所以乏　國家定額以給發邊者取之戶
部而已苟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需
嵩不重責常例似亦足用何至今日大費栽自
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既以賄賂為事豈
肯取之私家必至尅減軍餉朝出戶部之門暮
入姦臣之府以十分計之四分輸邊六分餽嵩
矣臣每過長安街即見嵩門下無非邊鎮衣

齎餽絡繹日以十數計未見嵩先餽其子世蕃
未見世蕃先餽其家人嚴年即嚴年之富已至
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人臣不可使富於
國家欲何為耶致使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士
凍餒不保朝夕臣不意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為所耗散如此則戶部
安得不竭四方不得不窮也臣切謂嵩不罷雖
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餉亦不能足也夫
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為之人才者猶足以供
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柰何今日之人才又為嵩
所敗壞無有底止乎盖自彼輔政以來不顧

朝廷名器為綱紀所在惟知私家囊橐大開鬻爵
之門其子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藉父虎狼
之勢凡百貪惡害人罔所不至故一時無耻之
徒如梟獍鼫鼠如蛆蠅穢肉或在內也則謀為
遷秩終歲打點于　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美
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與選者公行白日乞哀
昏夜遂致靡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然臣不意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廉耻禮義盡為嵩所
敗壞一至于此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貞忠為
國愛民憂時也臣切謂嵩不罷則人才日下人才
日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為也夫

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粮人才盡之矣今
皆為嵩所壞如此
陛下雖愛民之深求治之切奚益哉雖然不但已也
其險足以傾人其詐足以惑世其辯足以亂正
其才足以[illegible]惑附己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
不附己者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蓋以箝
天下之口使天下之人深畏其威而不敢言既
不敢言然後益得以遂其兇惡無所顧忌忠義
之士安得不悒悒激憤懷深長之憂也臣讀宋
史至仁宗之朝夏竦任位當是時元昊陸梁女
真犯順于是歐陽脩論竦奸邪傾險懷詐不忠

仁宗遂罷之蔡襄言於仁宗曰陛下罷竦之日
士大夫賀于朝萬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為
歡夫退一奸使人心踴躍如此則忠義奮發群
策畢舉又何憂乎元昊何畏乎女真哉今
陛下聖神剛健即堯舜禹湯文武豈宋仁宗所能彷
彿其萬一如襄者亟斥罷奸臣趙文華當時百
官兆民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咸服
聖神明見萬里以為太平盛事今嵩者又文華十倍
斂怨已深不可不亟處以謝天下者也況今虜
騎縱橫東南未靖府庫空虛天變屢見正人心
恐懼之際若不先因其惡速加罷斥則不足以

謝天下又何以鼓舞忠義責其成功哉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等官會議如果臣言不謬即
賜罷斥則人心歡悅猶有甚於蔡襄所云者沿邊將
士不戰而氣自倍[illegible]可[illegible]將不令而攻自清邊
防立見其[illegible]盛[illegible]見[illegible]人才立見其正矣
臣區區之[illegible]
主與嵩素無[illegible]豈不知言出禍隨況臣孤身萬里
抱病日久[illegible]加譴責即性命不全母老妻少流
離[illegible]御[illegible]臣之愚不及此哉但念古人忠
君愛國[illegible]益於
社稷即捐[illegible]為之臣以是惟知

君父之恩為重平生之學為重而不遑恤其他也惟
陛下察臣之心赦臣之死罪不勝悚懼恐惶之至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張翀這廝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同時來究問
求[illegible]

刑科給事中臣吳時來謹
題為乞
察姦邪以清政本以光安攘大業事臣連日伏覩
聖明以邊事為急將各悞事之臣究問大小臣工無
不忻躍者舜四罪而天下咸服一怒而天下舉
安也
聖明今日之謂也夫邊臣剋剝軍餉以餽執政之臣
罪也何辭至若執政之臣與之交結通同上欺
人主下誤邊防摠其所自厥罪惟均若不一併究治
臣恐病根不除久必復發臣待罪諫垣有聞而
不告是之謂上負

天子也臣不敢也臣聞四方多壘士大夫之恥宋臣
呂蒙正尚以四方無事變衮服自卜相識之
盡人問其故直以為我無他能可見唯知為國
求賢使文武各稱其職而已今大學士嚴嵩輔
政已二十年若謂文武進退悉由吏兵二部則
輔臣不宜下侵其事今既下侵其事而引用匪
人以致壞　國害民邊事日非誰之過歟嵩年
已耄志慮精神大不如前位極志滿無所他望
唯有贖貨之心不自厭足私令其子世蕃入市
托言書寫干預　國政擬摽揭帖蓋出其
旨意未下先已傳播人口世蕃亦每每托以示人不

稍辭避嵩曾對臣言小兒之意如此臣謂
聖天子明明在上萬機獨斷即有一二諆及宰執嵩
宜自竭其愚不應諆及其子世蕃以輔臣之子
自當避嫌不應窺覘幾微以市恩欺人於外也
濫引伊親萬寀為文選郎中方祥為職方郎中
彼此為姦賄賂公行吏部推一官覆一事必稟
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兵部推一官覆一事必
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世蕃何曾有思報之
心論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助其父以忠於
君上哉不過視其所入之多寡而已即不論他趙文
華嵩所引用也征南回將銀二萬兩銀絲帳一

床送與世蕃嬖妾二十七人各金玉首飾一副
世蕃猶以為未足文華告病疏草即世蕃為之
若非
聖天子明明在上文華且馳驛榮歸矣張經之被逮
也將銀五千兩送與世蕃求救及其不免止將
銀五百兩送還經弟張中洲名曰賂費夫經
朝廷之罪人也若非先前受其重賄死後何為贈
以賂費乎若非
聖天子明明在上經且幸保首領矣王汝孝蘇州失
事將銀三千兩央檢討梁紹儒過與世蕃止問
軍罪當有給事中袁愈劾去紹儒特畏世蕃

敢言耳蔡克廉一陞淮陽巡撫即行吉安府將
銀三千兩送至其家赴淮安不及數月賊報方
急而克廉果陞戶部侍郎去年給事中張璧乞
要久任蓋指克廉特求顯言之耳楊順誤
國欺　君
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三廕其子既送監讀書
為錦衣衛千戶及百戶乎人言陛賞一次順即
用銀三萬兩方祥以職方司承行亦得二千則
三萬之多必無疑也臣思
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姦矣必不肯輕以廕
子之典濫加順有罪之人必世蕃誤嵩嵩因以

誤
陛下也吳嘉會脩邊冒破
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驟陞三級連廕三子乎
人言嘉會將脩邊銀兩打造銀器五扛送與文
華轉送世蕃曾被尚書方鈍面折其事今御史
萬民英言其鑽刺結援蓋其所鑽所結非世蕃
而誰臣思
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肯輕以廕
子之典濫加嘉會有罪之人必世蕃誤嵩嵩因
以誤
陛下也夫為　朝廷彌盜安民於外者不過文武諸

臣然而以智撫為尊
朝廷之激勵人心者不過曰賞曰罰然而以得中
為權今唯賄賂之行可以免罪可以脫身又可
以陞官蔭子亦何難於剋軍民之脂膏以博顯
榮而復禁於任難為　朝廷圖久安之業者哉
邊事之難人人知之若知其難必須自盡其力
不能則繼之以死又不能則宜自度罔效以聽
其罰於　朝廷但不應掩其莫大之罪以竊非
常之　恩今日陞官明日廕子欺罔
天廷一至此極也今之軍民貧困極矣謀
國者既乏長策又敢私其黨類任其掊剋而又酧

以陞賞之厚典焉是幸賊之來以為市也不亦
深可痛哭流涕乎故今邊事之不振由於軍民
窮由於上官貪由於謀
國之無人拔本塞源之論願
皇上察之也昔楊溥相業俱可稱述其子以事受誅
家藏十萬金今嵩之貪汙不比楊溥而世蕃之
狠過於楊因每月二次差人搬運田家充斥道
路絡繹不絕其果何所從來哉萬寀方祥南行
俱各滿載人有萬百萬方千萬之號其在世蕃
又可知也伏乞
勑下九卿衙門提証如果臣言不謬將嵩放[illegible]田里

以存
國體世蕃肆諸市朝以正　國法庶幾
天討彰而弊源清将内順治而外威嚴安攘大業掀
揭古今於南倭北虜無難矣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邊臣不忠欺君禍國已處治了呉時来這厮原
非真忠為主本懐讒怨朕躬事
玄怠政先説一二遠臣次及於首輔必有主使同計
的又日久奉使不行自以亡命待之祉恨朝廷
假此沽名錦衣衛便拏送鎮撫司好生用刑追
究主使之人来説不許支護

刑部江西司署郎中臣徐學詩謹
題為奸貪輔臣欺君誤國懇乞
宸斷特　賜罷斥以清治本事頃者逆胡犯順入侵
畿甸焚殺之慘前所未有致歷
皇上勅諭文武群臣凡有見聞可以助大破逆賊虜
寇者人人盡言昨又蒙
聖諭示諸府部院科道欽此仰見
皇上憂勤惕厲之誠先事預防之慮群臣莫不震疊
思効條舉目陳而未嘗有探本之論盡言於
皇上者臣備員郎署非不知隱默遷延可以苟禄全
身而出位言事罪當萬死伏念委質為臣身非
已有覩事積忿義激於衷又遵奉
聖諭人皆盡言所以不避貴勢冒死陳之臣惟外攘
之備在於急脩内治脩内之要貴先端正本原
歷觀前史得人則理匪人則亂其應如響今照
大學士嚴嵩位極人臣職司政本姦險莫測貪
黷無止以内動貴之交結以外群小之趨承賄
賂填門舟車載道凡文階武職自布按參遊以
下瑣瑣無論至如巡撫總兵等官每一遷擢例
索銀千兩諸他珍奇玩異之物尚難數計盖不
如是即不能安其位凡此非扣軍[illegible]糧則剝民
膏血而来也故嵩每歲四季遣家人數十輩[illegible]

籍樓擂壓舡吏番迭運擅役夫皂肙支關領沿
河驛站州縣望風承順嵩輔政十年不爲不久
不爲不專大臣不法小臣鮮廉民貧軍剝日甚
一日釀成虜患其由來漸矣而嵩且泄泄焉自
爲得計日肆欺罔臣嘗計嵩住歲叅論序班龔
桔等跡內無故自表云寸絲尺錦不敢收受門
可羅雀等語嵩目所視嵩手所指將誰欺欺天
乎然此特無事時爾見今虜勢猖獗武備廢弛
正宜張皇六師之語戎兵之日况身爲元輔世受
皇恩如嵩者尤宜食不下咽寢不帖席創徃更新捐
軀殞報圖贖前愆而何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

漫清問且其饕餮如故恬不知畏薊州總兵羅
希韓奏
旨拏問嵩子太常寺卿嚴世蕃接收失事問革參將鳳
鳴銀二千兩囑伊代任他日鳳鳴必將倍尅邊
軍取償倍利尚安望其練兵蓄銳爲京師之屛
衛哉漕運總兵員缺世蕃又接年老昏庸郭琮
銀三千兩囑伊推補他日琮必將倍尅運卒取
償倍利又安望其釐奸清弊爲漕河之保障哉
此二臣失事老廢衆所共知又當多事之秋一
旦舉而委之重任聞者莫不錯愕問故而臣亦
得以知其槩又近日史館書辦例與八品此

聖恩也該部未題覆先世蕃即邀爲己力而預索顧
布陳世良等一千二百兩　王府科吏至瑣猥
也舊吏未滿之日世蕃即許爲註撥而得受盛
尭相銀三百兩故大而銓曹本兵之選擢起用
微而官辦吏胥之營求頂撥以世蕃攫臨勢托
而得美地者十常八九臣徒見積怨痛心流毒
滿目故不得以悉數而亦不敢以瀆
聞綱利之密不遺鉅細誠前此輔相所未有之貪亦
前此輔相所未有之富也夫嵩即蒙
聖上之優眷父叨一品之厚祿歷計不下數萬似可
充其欲矣而不知足平居無事賣官鬻爵罪賂遺

請托之贓歷計何啻百萬似可充其欲矣而不
知足柰何於
宵旰不遑緊要用人之際以京師安危糧餉緩急所
倚賴之官而復以賄囑李鳳鳴郭琮爲之不知
嵩之心何心也又自九月初旬以求嵩之私宅
後門暗集車輛數十運行李出張家灣旬日未
息本月十三日黎明時分嵩潛自北直所住私
宅着發女轎四十餘頂回去非嵩眷屬即世蕃
衆多之妾媵今河路攅舡一十二號滿載南還
彼亦自知其非各舡封識悉假別衙門名號以
誑道路臣聞　君逸臣勞又聞

主憂臣辱嵩既平昔不克任事以成
主上之逸臨變又乏籌策以紓
宵旰之憂及事稍不寧人尚鑒汹即顧其家爲重賄
悉徙而南以先衆望於巳得矣如
君父何負天地罔極之恩積神人共憤之禍不知嵩
之心何心也臣授職至今旡接士大夫論嵩父
子無不切齒痛恨而七八年間竟無一人少敢
抵牾誠以内外結成而世蕃狡驁擅執文政諸
衙門奏　請稍涉疑畏者必先關白世蕃而后
聞又嵩權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
利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構隙足以示威脅衆文

詞便給足以飾非强辯而精神鑒敏揣摩精巧
足以趨利避害而彌縫缺失其私交密會令色
脂言又足以結當路之權心而緘其口即巨奸
老猾鮮能逃其術者至今
天威在上　離照方中未敢論嵩者不能顯禍於正
言直指之時而往往托事假令陰中於遷除考
察之際臣晚進不能悉記姑即目覩如先任給
事中王爗陳塏御史謝瑜童漢臣等彼時供蒙
聖恩寛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
如蜮不可識度寧痗心疾首敢怨而不敢言者
誠畏其陰中之不測也伏乞

皇上勅下科道備加詢訪指實條論如臣言不妄將
嵩父子早
賜罷斥別簡忠良委任責成
乾綱總攬於清穆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自無阻撓
叢脞之患天下官司庶府庶幾革心向化而治
攘之政一舉可振内順治而外威嚴尚何醜虜
之足慮哉此
聖諭所謂大破逆賊虜寇之大端也昔宋臣岳飛以
精忠神筭之將當偏安板蕩之餘論天下太平
不過曰文臣不愛錢武將不惜死而巳况今四
海一統

聖人在天子之位又何太平之難致然文臣愛錢欲
責武臣之死大臣不止而欲責小吏之廉必不
可得今街衢小民亦相語云賺了到門前閣老
還愛錢有口不敢言况陳列食祿者乎故臣不
量猥哭蹢分觸權姦嵩無一毫私怨惡也儻涉
虛誣甘受欺罔之誅死無悔憾
嘉靖四十　年　月　日奉
聖旨這厮乘間上言復報私情着錦衣衛拿送鎮撫
司打着問了來說

南京廣東道試監察御史臣王宗茂謹
奏為糾劾誤　國輔臣深負
皇恩不堪重任懇乞
聖断速　賜罷黜以快　朝野以圖安攘事臣聞舜
之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
元而難壬人註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不
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服從矣頃年
我
皇上九重靜拱百工怠事以致蠢茲北虜敢肆南牧
仰賴
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剛赫然震怒如　軫念度支

多方夙備食可足矣罷息誅求敦崇節省遠近
懷矣　從諫如流求賢若渴德元尚矣而獨所
謂壬人者或為
陛下之緊察或為言官之論列
皇上亦俯念忠讜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輒加咎譴雖
舜之明目達聰禹之去邪無疑何以加焉但豺
狼當道此特狐狸之問耳澄濁必於其源芟莠
貴去其本臣敢昧死為
陛下言之自古宰相之設所以上佐一人下率百僚
相道得而邦國理中華清而夷狄賓蓋以京
乃四方之極宰執為具瞻之係此調燮之機[illegible]

理亂之本也故有苗來格虞歸益贊之功而越
裳來享周賴姬旦之力以至北門鎖鑰之對中
國司馬之相則夷狄之強弱每視輔弼之忠佞
是以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良相敵國豈敢
侮哉則其責誠大而其任誠不可不得其人也
惟其責大而任重故唐之陸贄亦曰古先聖哲
之垂言立訓必懇懃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
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
致禍之源傳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家者不得
不去之耳良由自古以來雖明君而為奸臣蒙
蔽以致亂亡者多是以我
太祖深鑒前轍罷置丞相恐滋偏聽獨任之弊也臣

訪得太學士嚴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
廉鮮恥之行
陛下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久持
國柄叨掌　朝綱凡有奏　請多資其判決一應
陟降咸出其用舍雖三尺之孫亦沾一
命之榮
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靖共爾職用酬殊遇尚懼
至德之莫報忝據之可羞也乃因根蒂盤固氣
焰熏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總[illegible]為[illegible]以
彌縫為嘉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為智巧[illegible]

之所戒以為行餂賕通萬國宛含九地引用奸
邪以為羽翼之助大小諸臣半為門下之人使
中外噤嘿人神怨恫雖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
嵩將殆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之曹黜陟之司
也嵩撓吏部之權則毋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
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自州
判而上以至二司雖間多恬退而奔競之出其
門者每年生旦不分遠近皆來稱壽折段銀皆
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頓移也一不從
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耶兵部者將帥之府邊
陲之管也嵩撓兵部之權則毋選額要十餘名

員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三邊要地
不許匪人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雖不無安靜
而營求之感其恩者至於歲時皆來叩頭果償
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其職之不專也一不從
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耶即二部而諸部皆然
臣獨舉二部者例其余耳此嵩誤負之罪一也
如應天府監生滕應表借刁琛銀五百兩充為
饋送即除廣東德州判官未及到任物故此債
尚未償完至今告追不息臨江府富豪滸三桂
逃罪來京潛住吏部考功司郎中員外萬寀私
宅一月用銀二千兩萬寀恃鄉曲伊親百計[illegible]

免寀既由賂而能脫人則由賂而能官人可知
即今外官之升沉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勤惰但
視禮物之豐菲簡書之疏密是以方正志誅之
士或不得為
陛下之用矣此嵩誤負之罪二也如已酉年因人論
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財物玩好
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曰請老爺
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卓嵩
坐於後愈出愈奇惟見卓之前增椅之後退尚
無置處蓋不知其數目有一門官窺視其間云
殆籃金銀溺器狼藉卓下此皆雲南之物而遠
集於此不知

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袁
州府分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投献地宅不遑
悉數聞相府之後別置庫室五間下鑿一丈二
尺傍砌大石上布竪板盈室皆積石灰烘炭云
內皆積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并
賞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藏貽遠誠竭盡心思
勞費畫謀若以此而謀　國尚何不臧之有此
嵩誤負之罪四也所畜家人五百餘名在袁州
所屬皆冒伊親名色絡繹水陸其供應船隻馬
匹月無虛日日無虛時少有遲緩即細打需索

雖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阻當雖督
運粮船亦且譲其先過至於閘壩商舟未有免
其破碎即今除准地方驛門晝閉過客有闗文
者惟在門樓坐縋上下盖懼狼僕鄉里之擾害
也此嵩誤負之罪五也如
陛下所食大官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
盖不極王食以費天下也嵩除
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凡窮海之腊極陸之毛絕域之
所産人間之所無罔不畢至以供宴飲是九夷
四方之待嵩有甚於待
陛下也其故何哉以　國家之事皆由於彼也此嵩

誤負之罪六也如往年虜犯京畿正　主憂臣
懼之日卧薪嘗膽之時嵩不惟漫無禦備之策
尚有業時之索謡云賺子在門前宰相還要錢
雖北狄亦聞之可謂　國之有人而陰消其犯
順之謀乎都人兒童稔聞其黷貨病
國之久亦為謡曰介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
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盖嵩積惡之聲貫盈
負　恩之殃不小負　國之罪匪輕不能假手
於
陛下而但假手于上天也為人臣子致人怨惡之至
無可柰何而求乞降災於天其惡可想已此嵩

誤負之罪七也如
陛下近因邊鄙多事太倉空虛雖各處
王府尚有羡積亦奉　表輸納以助軍需盖以見
忠愛之心且臣子之分所宜爾也　王府於
陛下有骨肉之親嵩於
陛下有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
國之心當不知何如為裕
國之謀矣而乃因
陛下不信人言遂愈縱貉壑之欲不顧賢否之混自
為編脩以迄於今聚類從惡凡為乾兒子三十
有餘其踪跡尚藏猶可致言者以貴後效者臣且

不敢毛舉外若尹耕梁紹儒之數則其已敗露
者也即其已敗露者如此則其未敗露者又可
知此皆衣冠之盜獸心之人雖不嚴氏之姓實
同一本之親其猶因城社鼠憑社黠肆毒稔害
不可勝述夫富貴者
人主之操柄而嵩之能貴人富人如此則其柄不由
於
陛下矣此嵩誤負之罪八也此尚之欺天罔人雖汗南
山之竹不足以紀其惡終有張蘇之口不能以
言其詳而其冗大彰明較著痛恨太息於天下
者茲其梗槩耳臣惟

陛下臨御以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殷富四海
向風何至邇年百物虛耗軍民窮困南征北伐
殆無寧歲乎蓋天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財
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剝民脂
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民幾
何而不困其困民如此又安有撫恤之政哉不
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侵漁朘粮或支之
不及其時或散之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弱
其弱軍如此又安有折衝之功哉即今天下之
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罄其廬之入不
之以免其禍征誅之酷及于雞豚嗟怨之聲徹

於蒼旻又以公家之賦稅既有常數而私門之苞
苴又無定額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卓之器
皿五閒庫之深藏豈神輸鬼運哉官斂之於民
而又納之於嵩也嵩之授受若固有之視之若
不甚惜而不知箠楚之苦膏血之盡一號之大
向隅之悲儻
陛下聞知亦不能不惕然而憫矣臣惟直省各處地
震由臣下專權之徵也而所謂東[illegible]者寧有出
於嵩之右者乎
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乃於傷天地
之和招怪異之至何取於嵩而信任之哉乃

聞
陛下之帑藏不足以支諸邊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
可以贍諸邊數年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
周公而且富於
陛下矣夫
陛下以四海為富尚不如嵩哉蓋
陛下之積而有施而嵩之獨積於無用祇見其多而
為害之甚耳
陛下與其為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用盍去此蠹財
惑衆之臣以全　國之元氣乎臣又聞數年以
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結足以

售其姦陰險足以肆其毒未為朝陽之鳳即為
立仗之馬不為　廷挺之鶻則為遐徼之卒苟
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為此無用之言
以買必死之慘哉是以多卷舌而長吁結氣而
有待也臣為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心
久矣彼以尚非言責思懼出位邇蒙擢用待罪
南臺輦轂當言之列遭遇受言之
君既知姦慝復為緘默則臣尸位素飱之罪既不可
逭而　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為人而列之
於　朝且無食祿之費矣臣非不知嵩日薄西
山暴虐無幾然一日葉乎其官則一日流毒於民

陛下為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共工驩兜之屬以月
恒日升之聖而賍此朝不謀夕之姦臣不知天
下後世將以
陛下為何如主也臣非不知謝事高蹈獲勇退之名
隱惡可全養壽命之道何乃自若如此蓋以身
許　國則死亦人之所不免耳而況於毒民以
逞誠非細故為邉開釁實由斯人可隱忍自全
以貽
主上之憂乎臣非不知憸人無才不足以動
人主一為所動非踈逖之臣未孚之言所能離也然
進言在臣聽言在

君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臣非不知
左右爰立皆其深締之腹心一言浸潤則為借故妄
瀆刀鋸伏焉臣亦盡其職焉耳其他不暇顧也臣非
不知嵩之數十假子待嵩而舉火一旦或去諸
蘖安附則所以為竊符之救井石之下者不知
其凡幾也臣既為機上之肉其后不遑恤也臣
非不知錢至百萬可以通神以嵩之富恠順指
氣使臣無死所矣臣雖握粟又何計焉臣父母
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承歡膝下樂其妻孥之
為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妻子零丁孫苦有
甚於天下臣民罹嵩之害者然時事至此殊

非太平之象將為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燎自
經林木有甚於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
言猶為不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
福有甚於臣之生矣臣以一死而易天下之治
父母妻子之安顧不偉歟夫嵩之血氣既衰戒
之在得固也其所以得之不以其道愈得而愈
無厭者嵩能持之入地下乎為後計也臣亦人
也寧無計後之心而犯
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姦以取必不可生之辱
雖後亦不遑計良以世受
恩榮作養之遠每欲捐軀以報

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當言而不言也哉臣大馬之
誠誓不隨綴班行之後以累平明之治伏乞
俯鑒臣言將嵩速　賜罷黜以謝
陛下并究臣不當訐大臣之罪以謝嚴嵩則臣鄰幸
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為百官之長選司為衡
鑑之公衡不公則輕重或得以淆其筆鑑不空
則妍媸或容以逃其形此進退人才之機而古
今理亂之源尤不可使一壬人廁乎其間者也
冢既以奔競而為中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
法干紀肆行無忌公禮私覿明受不辭道路中
外嗟罵賢愚共怒號私宅為囊金之府閗

京師有小萬之謡夫以嵩之奸佞貪而案又以
邪僻濟之則寵賂之彰
國家之敗臣不知其所終矣頃値
皇上宵旰求賢若此近臣濫竽並秩固宜上體
一人之憂允稱百僚之式使來异之遠人聞之赧然
有韓范之威可也而乃纖墨如此傳笑四方何
以示 中國之清乎且朝
覲在邇冠裳咸集似此巧人僞天必善潛匿詐寮亦
不可一日居乎其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并將萬案亟爲罷斥別選正人以充斯任
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而蛮方可
遏矣臣感激於衷不識忌諱冒昧
上言干瀆
天威誠無任戰兢隕越俟
命之至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十七日奉
聖旨

錦衣衛經歷司經歷臣沈鍊謹
奏爲懇乞 早正奸臣誤 國之罪以决征虜大
策事臣觀昨歲逆虜犯順得和而歸邇又揚言
入貢陰懷故智致屢
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師必欲乘時以興
壯伐此固天地神人之所共憤文武群臣之所
願戮力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
廟筭方今 廟筭必先爲天下除奸邪而激忠義則
虜賊不足平矣伏讀
聖諭有能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欽此臣至今
思割肝膽竭股肱以效其至愚臣誠憤懣誓不
與此賊俱生切見輔臣嚴嵩受
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
頑於鉄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
豪咨詢方畧以爲治 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
世蕃日夜圖惟不過爲自全之計人有欲爲忠
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則多方以阻之人有欲
貢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
摩之術利於錐刀而不用之以經
國狐媚之態病於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
鬻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
蹊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則外懼其顯而不能

止原其所以納賄者以為既得其財而又可以
制其心既得其心而又可以資其力此其為身
謀善矣其如　國家之事何哉邊將非多用黃
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
守臣非累通書弊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巳愛
民以私而為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
之日矣　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
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於是人人皆思所以
討嵩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
朝廷之恩威矣臣今不能指其細姑舉其罪之大
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陲之釁罪之一也

受　諸王饋遺令
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贓狼籍至於驛
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
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致有
司聚斂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
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嵩階嫉能中
傷善類以一忤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人為
國之心消沮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斂怨
天下罪之七也日夜搬移財貨騷動道路民
財竭國之元氣大虧罪之八也為內閣滿
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協謀

夫討以舒　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今虜寇之來皆
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又況重之
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為公室之臣實
為私門之吏大事而白嚴世蕃而後敢行小者書
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從朝議豈可以父子
而干預六卿之政耶為所謂者少有骨鯁之風
昌言執法彼不能不回面而改行精能陰措其
手不過鮮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一動則患
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既也因官而納
賄勢利堅於膠漆道義薄於秋雲妾婦之道至
工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

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於
是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恥不行盜賊蜂起今
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三人者雖去贓
墨之吏無庸也身為汙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
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內閣吏部盡忠則
六卿盡職矣又何至於丁汝夔之失事乎迺今
日之事未為艾也猶未有阻北伐以為不可者
然虜賊之稱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
朝廷之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
守亦可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
矣今能阻　朝廷之不北伐能保虜寇之不南

優手但整兵列陣候隙而後動以保萬全之勝
則將帥之能耳今之欲阻北伐其心曰事
成則功歸於將帥事失則罪歸於輔臣此所以
倡為不可戰之說于其間其為欺君誤
國之罪又大矣伏乞
皇上勅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
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劍
而起感激奮勵爭先效死而虜不足滅矣邇者
飈風大作
皇上所宜速發乾剛以回天變以慰人心臣不勝
惓惓激切之至

嘉靖三十年正月初八日奉
聖旨這廝作縣壞事被調今見考察在邇自知不免
乃敢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內閣吏部計取直言
而去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打問來說

戶科給事中臣胡汝霖謹
題為懇乞杜大臣奏辯以存
國體以勵士風事臣竊見禮部尚書嚴嵩近為河南
道監察御史桑喬等論列奏稱懇乞
天恩辯明心迹乞
賜罷黜以謝人言事臣讀其疏竊為嵩恥之臣惟
廉恥節義以治君子先時大臣被論列者惶恐
待罪乞
恩求懇而已是非虛實付之廷議用舍與奪出自
上裁不復飾辯強辯如嵩之為者大臣進退體貌當
如是也故當其時朝多恬退之士人厲廉恥

之節風俗惇厚世稱治焉伏自
陛下臨御孜孜化理側席求賢以
恩禮遇大臣以廉恥勵士氣宜其報
陛下者厚也然而奔競成風貪夫日盛雖貴臣大官
而亦有懷徒隸無恥之心者穢行既彰致招論
列輒為具奏辯誣欲以明其心迹此皆鄙夫細
人飾辭文過名為辨誣避實辜
陛下或偶信之不加譴斥以持位保祿而已夫心迹
既明是自謂不負陛下也是猶可以冒顯秩食
重祿也而曰乞
賜罷黜豈其情哉是以貪且詐者報

陛下迺此風既久習以為常損傷大體恬不知愧非
所以崇禮讓勵廉恥之化也仰惟
陛下乾剛離照至斷至明群臣之賢否言官之是非
如物在鑑洞照無遺誰足以欺罔
天聰而嵩為九卿大臣
陛下之知尤親且切者豈待諜諜自辯然後其心迹
明哉況嵩貪跡顯著更將何辭自其被
命典禮以來
眷任隆重正宜竭誠秉公仰荅
陛下恩遇萬分之一而老惟貪得志非報主持身多
穢見利垂涎甚不稱典禮寅清之職頃者考選
譯字童生賄賂公行貪濫無節始則開口以邀
其金繼則增價以厚其利中外傳笑誰不知之
此其跡甚顯著故御史桑喬等指以論列而嵩
乃謂被劾事情中間容有未白于衆者强顏飾
非不顧清議嵩可謂無愧恥之心矣伏蒙
陛下不究其罪不奪其官
陛下遇大臣以禮如此臣愚竊謂奏辯之風不息則
無以存大臣之體廉恥之節不立則無以勵小
臣之行士趨日下往而不返
陛下惕勵憂勤任賢圖[illegible]朝有奏辯之風士乏廉
恥之[illegible]

陛下雖欲臻唐虞三代之治當誰與共之哉伏乞
宸斷自今大臣有被劾者止宜遵照故事乞
恩求退是非虛實廷議自在用舍與奪
聖斷自明不得飾辭强辯有傷大體其言官挾私懷
隙論列不當者一惟
陛下察之罪之此于
陛下禮義廉恥之化或可以仰裨萬一者也伏惟
聖明裁擇臣工幸甚風化幸甚
嘉靖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奉
聖旨是今後大臣被劾着省已不許强辯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周冕謹
奏為懇乞　聖斷究正輔臣冒濫軍功以肅
朝綱以清選法事近該工部尚書歐陽必進奏為
員外楊繼盛論劾輔臣嚴嵩懇乞
天恩辯明無干事情以白心迹事奉
聖旨覽鄉奏知道了嚴效忠事情兵部查明來說欽
此臣濫厠武選職方武職功次稽查册籍聞見
頗眞不忍含默以負不忠之罪按大學士嚴嵩
平生心事兩京科道及部衛各衙門等官數其
事而責之其該已詳且盡臣不敢再瀆
聖聽謹即其冒濫軍功一事為

陛下陳之臣卷查嘉靖三十七年十月該通政司連
狀送據嚴效忠告稱見年十六歲係江西袁州
府分宜縣人考會武舉未第圖報無由願咨送
兩廣總兵衙門聽用以圖報效本部咨送提督
兩廣軍門聽用訖未及年餘該鎮守總兵官平
江伯陳圭都御史歐陽必進題稱嘉靖三十八
年廣東瓊州等處黎賊剿平差委效忠赴京報
捷即比例將效忠與做錦衣衛試所鎮撫未及
月餘隨有嚴鵠告稱有兄效忠患病不能受職
情願與親弟鵠替又告稱效忠前項軍門斬獲
首級七顆該陞二級與做署千戶題奉

欽依備行去訖臣任職方協司郎中時因見邸報指
問嚴效忠為誰皆曰內閣嚴嵩家人也又指問
嚴鵠為誰皆曰嚴嵩之孫世蕃之子也臣聞之
不勝驚駭意以嵩為　朝廷輔臣受
皇上寵眷至厚其子官階已崇其孫亦多庇廕天高
地厚之恩雖粉骨碎身不足以報豈有令家人
報捷又令其孫冒濫軍功之理竊疑不信既又
聞士民傳言道路這次兩廣功次有嚴閣老家
人姓名在內原未有人親去平地要功得官臣
始信人言不誣憤悶不平久之不意嵩居宰輔
表率百僚乃惟知為家謀而不知為

國謀敢效市井之行忍壞
朝廷之法一至於此臣以事非職掌不敢進言今
幸　聖明在上因尚書歐陽必進之奏辯
勅下本部查明來說嵩合當任部查明奏請
聖斷可也其子世蕃乃私創一稿令人封送到臣皆
一片虛詞與堂稿多不相合欲臣依從題覆臣
深憤往事皆非眞實上下蒙蔽緣係為奸正欲
明目張膽直言無隱以上聞於
宸聽顧恬不知畏猶自作稿欲部聽其指使欺罔之
心可容誅哉天地鬼神鑒臨在上其稿見存可
以對證臣請析之如曰嚴效忠果有勇功何不

咨送宣大之近而惟送兩廣之遠如曰效忠曾
考會武舉未第何本部並無本省起送公文今
又自開民人不言武舉之故如曰效忠果係鵠
之親兄世番數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此滿京
士夫軍民所共知如曰效忠果世番之子據當
時通狀止十六歲豈有能赴戰陣親冒矢石之
勇如曰效忠斬獲首級七顆何軍門將士未見
有斬獲之多者止宰相一孫獨能勇冠三軍遽
妝七級之功如曰效忠對敵右手中傷左腿砍
破計二月二十五日方在陣中不及一月差委
何以身體畧無他恙即能飛報軍情于萬里之

京師如曰效忠到京金瘡舉發近日疾故何以嚴
鵠替職之日止告不能受職而捏添病故之說
一如曰效忠試鎮撫之官當替況奏捷之功止終
本身原無承襲之例如曰效忠功次當併見行
一事例當先奏　請何故止用通狀而逼迫同官
以行臣訪得原無嚴效忠親赴軍門聽用嚴鵠
原非效忠之親弟其奏捷皆詐添之姓名其功
次皆買奪之首級千計百較神出鬼沒無非做
成圈套以為嚴鵠造謀欺罔之情明若觀火有
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將誰欺乎其歐陽必進嵩
之鄉曲陳圭係世番親家依阿朋比預為之地

誰謂其無蓋谿壑之欲巧詐之術發端于嵩之
權奸濟成於世番之詭譎者也夫嵩之惡已無
所不至況又加以其子之惡中外之臣順之則
有喜拂之則有害一惟言莫違罔不畏之如虎
即此一事其他罪狀可勝言哉昨世番又封一
帖與臣云昨稿明日即上本勿遲蓋恐
朝廷因遲致疑等語臣仰見
皇上所以待嵩者真如肱股腹心未嘗有一毫疑二
于其中嵩亦以
陛下待極其隆人言難以搖動故欺上罔下之事
公然肆行畧無所忌憚於外今乃自知事出

詐有干軍國法典懼
日月之明奸莫能逃是以惟恐因遲致疑蹤跡敗露
自懷疑而不能安也天地鬼神昭然在上其帖
尚存可以對驗臣竊思
祖宗之法有汗馬勤勞真正擒斬者方准計功陞賞
所以鼓舞將士為萬世不易之法紀猶慮有法
外之遺奸也又參之以冒功買功奪功之明條
行之既久法為甚嚴
累朝以來未見有宰相之孫送軍門報效者今嵩不
惟咨送軍門而且捏添名姓以無作有是大壞
祖宗之法者自嵩始惟嵩以輔臣敢冒濫於其前是

以將應奎唐國相以卿貳之臣亦敢冒濫于其
后
陛下方追論之內外人心少知驚畏今嵩之冒濫若
不究正將來效尤誰復禁乎在
陛下無一毫損于嵩在嵩之負
陛下已到十分極處
陛下以公天下之心尤欲望嵩之不欺臣恐不可得
矣臣與嵩原無夙怨臣雖至愚非不知含默可
以免嵩父子之毒害但功次真偽係臣職掌將
來薦籍俱在於此今日自甘為嵩之奴隸則得
罪于天地

祖宗得罪於天下萬世之公議
陛下他日追論其罪臣雖萬死亦何能贖是以寧盡
言以致彼之害不敢畏忌隱默以負
陛下官守之責以孤　朝廷作養之恩是忠于
陛下之職分也嵩見臣之言必設為他說以自辯以
激
皇上之怒以中臣孤危之禍伏望
聖明察臣犬馬之心特
賜究正使內外臣工知
朝廷之上有森然不可犯之法則賞不加於無功
而將士知勸

朝綱整肅選法精明臣雖隕首亦無恨矣臣無任
冒昧恐懼戰慄待罪之至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內奉
聖旨這事已着該部查這廝不俟處分肆行報復着
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鄒應龍謹

題為貪橫蔭臣欺

君蠹國懇乞

聖明亟賜黜罰以隆　聖治事臣竊惟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貴以崇爵富以厚祿
以榮其身潤其家足矣然未已也猶卹其私而
蔭及其子若孫復為之崇爵厚祿視其父祖亞
焉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夫是則為之
臣者正宜夙夜匪懈雖捐糜其軀猶不足以仰
荅萬一也而況有貪橫欺罔靡所不至者可以
為之切齒痛心者乎此臣所以不避斧鉞而敢
披瀝乎

君父之前也切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父官得
承　簡命歷陞清要位二冬卿
朝廷之優禮也可謂至矣為世蕃者臣不知宜何
如以報
朝廷也夫何頻年以來大肆身謀蔑視
國法臣不暇一一悉數其罪謹摘其尤者一二以
瀆
天聽夫爵賞者
朝廷之大典也臣下烏得而私之然世蕃則視猶
已物廣致賂遺每一開選則其官銀若干其官

銀若干金于陞遷也亦然其缺銀若干群衆相
競則價值騰增蓋未有不遂其所需而可以自
然得者誠舉一以例其餘往年吏部稽勳司缺
主事凡資格相應者遂競而謀之如群兒爭啖
一餅然于是世蕃之門紛然如市有刑部主事
今告病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項治元本以富家
必欲得此乃增至一萬三千金世蕃家人嚴年
為之遞送見陞吏部主事人以所賂之數有符
昔之富豪流萬三者乃以流官兒呼之士論貫
然醜聲日甚本官亦以抱愧抑鬱遂告病去夫
京官之陞將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

夫是以往歲河南道監察御史今陞河間府知
府張九功條陳時事有謂吏部舊用千金今則
增至萬金蓋指治元而言之惜乎不明言其
姓名而公論至今惜之爾今歲三月陳選官員
有舉人潘鴻業等欲得山東臨清州知州自揭
金八百乃稱貸在京賈人一千五百金託中書
嚴鴻以二千二百金送世蕃竟除此官于時宰
執大臣多月面斥其非者鴻業則惶恐自失事
遂露于同儕夫有司之陞授未必盡此輩也然
此輩不終無也竊念京師稱貸利十其[illegible]
[illegible]所償已不下三千金矣[illegible]

而誰敢乎夫即此二事觀之則餘可類推矣不
特此爾每遇歲時及父子生日中外各官俱有
饋遺遂為定例略不見疑然則世蕃父子所蓄
可勝計哉以過送之人言之有轎夫牛班頭者
有家人嚴年者有親識中書羅龍文者有伊子
中書嚴鵠者此輩固多而此數人則其尤著者
爾然數人之中嚴年尤甚蓋由主人勢焰熏天
故彼自爾尊崇以鶴山為道號與士夫相往來
歷年蹟貲何止百十萬金往歲以大學士嚴嵩生
辰彼則以數萬金為壽夫家人之富如此主人
當何如耶又有極惡家人嚴冬者今在南京楊
州儀真等處用強奪買人田產不下十處每處價
可數千金賣者價銀纔得十之四五而已剝取
民則侵奪民利如此類甚多昔人所謂敢怒而
不言者其斯之謂歟夫世蕃蠹[illegible][illegible]欺
君不忠甚矣然猶有可議者往年母丁喪例應回籍荷
蒙 皇上軫念伊父篤年老
綸音留以侍養 命其子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嚴鵠
送喪夫為世蕃者猶當比例陳情以盡子道可
也夫何一聞
成命遂喜不自勝蓋彼自知所為不道唯恐身去被
人指摘且縱淫偷安已久亦不任行路苦辛憊

酬惶惚也故肆然家居明示無忌賓客請通賄遺姬
妾滿前酣飲竟夕今一旦已言而恬心不悛昔
人謂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者誠以敢必其不可得
矣然縱子鵠沿途取索郡邑至為空況意鞭笞生
民塗炭此其為心何如也夫今天下水旱頻仍
倭虜未服民窮財乏難以措置者正由世蕃父
子貪淫過甚為官者勢必剝民脂膏空人皮肉
以奉彼之欲以償已之費而后已夫是則民奚
以不貧民貧則
國奚以得富去歲因天旱奉
聖旨斥貪墨荷蒙
皇上聖明所斥降者凡數百人而此賊實為罪首反
不與焉何則彼父子積威所劫天下畏之如虎
狼蛇蝎且黨類布列動搖牽制肘言之自取禍階
故人不敢及之爾比臣待罪行人原無言責今
蒙 聖恩擢以言官尚可愛惜一死而緘默苟
容以負
皇上以負 祖宗乎恭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
鄙夫謬膺蔭秩不思奉公盡職顧乃罔
上行私明開請託之門行同狗彘陰塞忠良之路狠
似豺狼頃治元一主事也只以受金一萬三千則
陞京堂者所獲之多具見也鴻業一 知州也必

用金二千一二百則轉方面者所費之數可知任
中書羅龍文為腹心自目之曰此吾弄臣是
朝廷之官輒敢玩侮聽家人嚴年之主使人稱之
曰鶴山先生是僮僕之賊亦爾尊榮一歲而生
日禮節序禮各官之解送魚貫珠聯一季而茶
果儀問安儀以各處之饋遺斗量車載遞運珍奇
貨貝水陸絡繹無休道路為之長嗟奪占田地
房園左右侵凌未已士民付之一嘆錦衣玉食
僭擬王侯作福逞威權傾中外生民之膏髓剝
斂無遺時事之艱難坐視罔恤居喪無禮教子
惟貪不忠不孝大姦大惡故天下雖婦人小子

亦願臠其肉以泄其憤懣之心然內外有文武
百官莫敢指其名而數其欺罔之罪此臣所以
切齒痛心而冒死以瀆
天聽也再照大學士嚴嵩致位首相受
國厚恩植黨蔽賢何有廟廊之度招權納賄寔同
市井之為庭訓無方官常失職戒之在得甘悖
先聖格言專擅選官輒犯
天朝明律此其罪當首論者也錦衣衛都指揮僉事
嚴鵠叨　朝廷之冠裳藉父祖之威勢視祖母
喪為奇貨一旦恣意需索郡邑因之罄囊送錦
衣官為近臣百官極力承迎豪傑為之喪氣此

其毛頭鼠輩亦敢狐假虎威罪當併論者也如
蒙
皇上俯納臣之愚衷　同察逆黨如果臣言不謬將
嚴嵩等或姑念老臣或加之顯罰或斬世蕃之
頭懸之藁竿以示天下萬世為臣子不忠不孝
者之戒則天下之人有不稽首稱快仰頌
聖明者未之有也如是則群黨可以漸除善類可以
日進官清則政善政善則民安
國用有不足四境有不寧
聖化有不隆盛者亦未之有也如或臣言不實則願
斬臣之首亦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以為天

下萬世言官欺誑者之戒則臣雖在九泉亦無
恨也臣干冒
天威無任惶悚戰慄之至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嚴嵩小心忠慎祗順
天時力贊玄修壽君愛國人所嫉惡既多年矣却一
念縱愛悖逆醜子全不管教言是聽計是行不
思朕優眷着致仕還着馳驛給祿米一百石資
用這疏奏有名各犯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好生
打着究問來說鄒應龍盡忠言事當有特嘉吏
禮二部擬官來看各衙門知道

欽差巡撫延綏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臣郜光先謹
題為條議榆鎮兵馬事宜以裨節省事准兵部咨
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蕭　款題議處額兵班
兵擺兵操兵家丁兌兵六事本部覆奉
欽依備咨到臣又准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戴　咨同前事煩照該
部覆奉
欽依開款內事理中間應議者會同總兵官逐件一
一酌議可因可革務求長便經久可行希稿過
院以憑會

奏施行等因准此除議處家丁兌兵二事遵照部
覆應酌處者徑自酌處應欽遵者通行欽遵外
該臣會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都御
史兼兵部右侍郎戴　議照邊方事務勢以時
移機因宜變更化斯善者何憚於更張久道可
循者不嫌於仍舊所有議處額兵等四事謹揆
驗時勢相度機宜開立前件議擬上
請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酌議覆
請定奪施行臣等幸甚疆埸幸甚為此具本開坐謹
題請

旨

計開

一議額兵御史蕭　原題按榆林主兵原額六
萬七千七百有奇兵部冊開實有五萬四千
五百有奇據各城堡冊開實有五萬二千三
百有奇近該臣督同左參議沈人种及同知
等官分投點閱除有數無名有名不到原係
虛冒相應開除外僅有兵五萬一千六百有
奇而原額新增家丁通夜與入衛四枝皆在
其中一應老弱減存役占歸伍亦在其中夫
榆林素稱雄鎮而兵額僅此勾募其容已乎

但臣訪得清勾最為民害往往旗識假以單
票挾詐而勾到者亦隨拘隨放特為貪猾開
一騙局召募苦無土著往往將官各以家丁
頂充故募到者亦倏有倏無反為尺籍增一
弊政如先年募兵詭名領賞旋即逃亡而里
族無干之人歲被混勾至有願出賞銀還官
以自免者此則召募之弊又為清勾之弊也
况用兵貴精精兵在練若將役占歸伍與見
在著伍之數時加操練較之召募似更實效
如蒙容臣先入會計姑俟接管御史再議惟
復別有定奪該本部覆議看得所擬議額兵

一節其意主於減兵額而因以減餉費也但榆林係西北重鎮逼近虜巢且窮邊絕塞寒苦極甚其兵之額數雖缺仍當設法充補雖清勾召募有弊亦不可因噎廢食若據其見在兵數遂定為額則原額錢糧亦當裁減此後雖欲增一兵而不可得勾募之法即盡廢矣合行該鎮督撫官再會議停當具
奏至於按臣所謂用兵貴精精兵貴練將役占歸伍與見在著伍之數時加操練則最為切要此本巡撫總兵著實查出者著實舉行勿得因循玩愒視為故事

前件臣等議得延鎮雖[illegible]極為衝險兼之入衛累苦軍士逃亡數多止額兵日虧而召募清勾之議並起然一法立一弊生勾募俱不能無弊若併其清勾而廢之不惟原額之兵不得復舊衛兵逃亡無所充補而老軍係干版籍土軍係免田糧亦將棄之而不勾乎據此見在之兵似難即為定額合無停止召募之令以杜虛冒之端照依近日臣等題奉
欽依嚴勾補一款申明清軍之令責成有司著實勾解不許聽憑吏書里老扶同破調年終分別查參以示勸戒嚴禁各將領不許僭勾騷擾縱下生奸再照延綏鎮固稱雄兵亦殘弱但大操小操合操分操之法俱不講久矣自今臣等會同總兵官督同各道責成副參遊守操坐等官將清出役占與見在及勾到者俱照法著實訓練務臻實效期堪戰守斷不敢玩愒因循自取罪責庶兵可日強而餉不虛靡矣伏乞　聖裁

一議班兵御史蕭　原題按榆林自開鎮以來每年蒲州南陽潁上寧山及潼關等衛各撥班軍防守年滿交替除地近衛分防守不缺外其南陽等衛每班約計二千有奇而其上

班多不及期又不及數無馬無甲無異菜傭一入地方分派各堡止供修築口糧鹽菜歲費萬金彼中人情不樂遠戍常願解銀充募先經撫臣奏行自嘉靖四十三年為始免其上班每名徵銀五兩四錢即於應支月粮內扣除解鎮募人應役行之三年尋復停寢此等班軍在各衛則困疲客作在本鎮亦耗費客粮誠為無益似應議處臣近查閱該鎮各兵應汰頗多除前項虛冒開除外幾有二千亦係老弱以之征戰誠為不堪以之備守尚可備數合無俾免前項班軍令之納銀即令

仍留老弱代充備守似亦兩利但人情苦不
自足異省情不相關各衞既免終歲戍守所
省甚多前項量扣粮銀若復任意短少則該
鎮反致無措伏乞　勅下該部著為定例比
照納班銀兩責限觧京併入年例轉發該鎮
庶各衞無敢逋負該鎮別可裁省該本部覆
議看得所陳議班軍一節固為權宜之計但
恐班軍既撤徵銀復難則輪戍召募俱至廢
弛且事干　舊制遽難輕議變更合無咨行
該鎮督撫官將蒲州南陽潁上寧山潼關等
衞所班軍從長計議要見徵銀觧京轉發該

鎮募人應役果否於邊備有賴恭酌停妥具
奏以憑覆議　定奪
前件臣等議得蒲州南陽潁上寧山潼關等衞所
班軍輪戍乃　祖宗舊制徵銀募役之議嘉
靖四十三年曾一行之計非可久旋即停止
今議復行恐人情懈於偷閑異省視為秦越
軍既不來銀又不觧因噎廢食徒為畫餅各
堡脩守將焉賴之但每年上班發不依期軍
不及數相應申飭合無將前項衞所班軍照
舊輪戍仍照近日題
准申明舊例痛懲玩法官軍以保孤危邊鎮事例通

行各省撫臣嚴行各道每年將該班官軍照
數揀選依期賫發如領班官無故脫班及軍
士不到數多者與衞所官俱照所少分數查
叅提問住俸降調若該道不嚴行督發以致
備禦缺人一體叅究雖征戰之用難以責成
而脩守之力亦有攸賴矣伏乞
聖裁
一議擺兵御史蕭　原題按榆林每年秋防自
七月初一日為始調集各城堡兵馬分布定
邊營等有牆去處名為擺邊至十月初一日
撤放每兵日支行糧一升五合每馬日支料

三升草一束歲費不下三萬查得該鎮東起
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五百里中間有牆不
及三一其餘皆係極衝無牆有兵亦向不擺
夫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兵志甚明況有所備
有所不備虜獨不可由所不備以攻其所備
乎且以二萬三千之衆擺四百餘里之牆約
數夫而一兵以此禦虜其不格亦明矣又虜
舊止秋犯今無時不犯如去年雙山堡之犯
則十二月擺邊已類搠木搏沙立限又若刻
舟求劍故虜先秋而犯則擺兵未至後秋而
犯則擺兵已撤即當秋而犯而擺兵亦莫之

其爲徒費無益如此矣石省之以供脩築之
用重哨探之賞也蓋虜駉零剽唯牆可禦賞
在脩築脩築固則分布乃爲有據其或大舉
數月有聲肯在哨探明則徵調自不後時況
所調兵馬遠者亦三五日可至何必曠月株
守以費師靡財也前項擺邊之兵似應停止
但令各在原所整搠聽候調遣庶爲兵費兩
省該本部覆議看得所陳擺邊徒費無益其
說甚詳至謂脩築固則分布乃爲有據哨探
明則徵調自不後時尤爲確論但人情安逸
易懈秋防時刻難緩若擺邊一罷將士乘機

偷安倘致誤事關係匪輕合行總督撫鎮等
官再從長計議擺兵應否遽行罷撤及照脩
邊不如脩敵臺脩臺即所以脩邊也守邊不
如守敵臺守臺乃所以守邊也近日薊鎮脩
臺甚堅保障允賴延綏一鎮可否照式脩築
議處停當一併回　奏
前件臣等議得擺伏官軍乃總督軍門節年題
准行該事務但延綏一鎮邊延一千五百里西路四百
餘里有牆可恃有兵可擺東中二路則無牆
可恃又無兵可擺矣今[illegible]套虜納款臣等會
議少調早撤已省客餉[illegible]萬當比
將藏詘乏之時委應議處以圖節省合無每年防
秋仍照舊規分派果虜堅守盟誓邊烽稍息
擺牆腹兵減半派調固原正兵遊兵馬亦量
選帶與軍門標兵以備緩急本鎮擺守官兵
仍舊預布或在堡團練或乘時脩築選差遠
爲偵探如有渝盟結聚消息傳調馳赴原分
信地相機戰守至於脩敵臺一節本鎮沙漠
木石不便且無人守仍合查照近日臣等題
奉
欽依築邊垣一款次第舉行應動錢糧陸續具
奏務求一勞永逸足堪保障庶徵調少而客餉可

節脩築固而防禦有賴矣伏乞
聖裁
一議標兵御史蕭　原題按榆林兵馬自正兵
遊兵而外有所謂標兵者不知起自何時蓋
緣巡撫身膺閫寄時復邊巡故招選親兵以
備緩急其爲慮非不深也然自臣言之則竊
以爲過計夫撫臣專制一鎮一鎮之兵孰非
可用豈必別選親兵而後用之是不廣也況
兵以標名將領不敢知司道不能詰覈究若
得馳於法外游情者得潛其伍中雖以何
之約束最嚴前弊頗別然終不若除此名色

之為大公也臣查得三邊總督止有遊擊亦無標兵惟甘肅巡撫創招標兵河西切齒此亦所當議者伏乞
勅下新任撫臣將前項兵馬再加簡閱除牌馬司酌留供役其餘併入遊兵一體操調此雖無節省可言然撫臣無養兵之名則事權專尊而役占無所藉口兵去親兵之號則軍法齊一而家丁亦將革心今之墮惰潛消後之影射較寡其為節省亦必有可計者該本部覆議看得巡撫都御史事權與總督不同責任與總兵亦異盖總督總兵凡遇警急即當躬擐

甲冑親履戎行以此各設標兵所以便臨陣備策應也今各處巡撫身不臨敵乃亦設標兵一枝名為親兵徒滋驕横坐費錢糧此不獨延綏一鎮為然揆之事權責任均屬未妥御史蕭　備陳其為不可誠為至當之論合咨延綏巡撫部　即將標下兵馬併入遊兵營內一體操調不必另立親兵名色若別有滯碍明白具　奏

前件臣等議得巡撫事權既與總督不同責任與總兵亦異標下親兵委宜預防驕横併之遊兵營一體操調但遊兵各營俱係軍人四枝又係入衛而標兵多係召募餘丁及節年投降虜人若使歸之遊兵各營必至解體堂堂鎮城何以恃之查得正兵營兵馬除軍人外多係家丁降人常年提馬搗巢與標兵常並立功相為犄角應議召足五千今不足數合無併入正兵營分為奇正聽總兵官操調臣等節制該道稽察其標留精銳者二百名新建鎮以來原有牌馬司官舍通夜軍人五百名責令中軍官督率齎捧
令旗令牌防護
勅書符驗關防及巡邏之用庶事勢可防未然而人

心不至解體矣伏乞
聖裁
奉
聖旨

欽差巡撫陝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部光先謹
題為陳末議以裨邊政事臣一介草茅叨承
任使前撫延綏茲移關陝自分譾劣未效涓涘頃際
廟謨責成及時大脩邊政臣日夕惴惴焉以曠廢是
懼緣循例防秋謹親詣沿邊閱脩城堡查理倉
場物竭庸愚期圖報稱然兵馬錢糧事關地方
大計隳缺訛紊有不容不亟為議處者相應題
請伏乞 勑下該部再行查議覆請
定奪施行倘於兵食有裨臣愚亦可少塞責分矣
計開
一議復將領以重安攘竊照陝西省城舊有叅
將一員統領馬步官軍三千員名時常操練
彈壓礦回 七月間撫臣隨帶赴固原防秋捍
禦虜患該前任撫臣議 題裁革叅將量留
馬軍一百八十名與同標兵一百二十名選
委中軍官一員統領操練隨帶防扒其餘散
歸西安左等四衛止食原糧固為節省行糧
計也該臣視事以來看得本鎮地方遼闊外
而防禦番虜內而控制礦回難以內地例論
且不論秋防禦虜即如近日區區回徒竊發
一時兵將無可用者卒難措手一營之兵練
已將成削去將領任其散歸坐食甚非所以

於邊儲簿內實在項下數目不按銀米草束
大約又差二萬有奇隨行該道及監收官逐
一細覈據同知王世科開稱廣積等倉官攢
逢文相等將自嘉靖四十三年起至隆慶五年
止支放過銀三萬一千三百三十四兩零糧
八千三百二十二石零草三萬三百四十二
束於季報冊內仍造實在項下未曾開銷等
因臣惟錢糧支放必由該道掛號覈實支放
而不報開除其中虛捏冒支等弊難保必無
除委隔別官員細加查覈外夫財用詘之雖
百計稽覈節縮尚恐不足經用而臨鞏一道

所屬倉場錢糧侵欺者已三萬有奇不明者
又三萬有奇其餘各道所屬倉場其侵欺其
不明者又不知其幾矣及今若不通行嚴查
求一清絕的數恐弊日滋徒充姦蠹囊腹虧
損國儲致誤邊計干係豈小合無
特勑巡按御史與臣會同選委廉幹官員親詣本鎮
沿邊倉庫吊取嘉靖四十三年起至今止收
支京運民屯鹽引等項錢糧卷簿并該道收
支掛號底簿逐一對查詳細磨筭其見在銀
糧料草務要拆封倒廒拆槊秤盤支放明白
者准令開銷果係差訛者即行改正侵盜那

移者追究下落有罪人犯擬如律例干碍職
官一併招參造冊呈詳臣等覈實具
奏庶倉場為之一清而將來姦弊可祛矣伏乞
聖裁
奏
奉旨

欽差巡撫陝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郜光先謹
題為遵
舊章嚴申飭以重地方大計事竊惟全陝政務莫先
於邊備莫急於錢糧所以整飭稽覈者邊道各
有責也所以督催轉輸者糧道與有責也規條
雖昭然具在而弛玩由於因循相應申飭以示
喫緊伏乞
勑下該部再行查議若於邊備錢糧有裨覆請
定奪施行地方幸甚臣愚幸甚為此開坐具本謹題
請
旨

計開
一飭邊道候代之令照得沿邊地方兵馬錢糧
為重兵備兵糧守巡各道監臨責任匪輕查
得先該總督右都御史郭 題為議處邊道
守巡兵糧官員以重邊防以清錢糧事該吏
部覆奉
欽依山陝等邊兵備守巡官員如遇陞遷不許徑自
離任務候新官至日交代誠有見於邊道官
員干係之重而特加嚴責之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年既
久原行寖廢各該官員一遇陞遷[illegible][illegible]以憑
限逼近為詞不候新官交代即行離任以故

視監司為傳舍每優游以待遷一切錢糧收
受支放惟付之監收等官及各倉官攢之手
任其侵欺虛冒季報歲報之數不過抄謄轉
報徒為外錯難憑凡脩築城堡清補士馬偵
備夷情等項何嘗一一親理及遇一時員缺
有一人帶管二三道者地里寫遠固稽察難
周緣更代不常且姦弊易作而邊儲之不清
機務之稽誤有由然也合無申明前例凡陝
西邊方兵備兵糧守巡官自 責令專心本等
職業著實整飭各將所屬屯糧設法清查追
徵應派鹽引及時從公召納糴買糧料草束
選委廉幹官員兩平召易出納親為稽覈盈
縮每自創董務使姦蠹盡除倉場充裕城堡
刻期脩築兵馬加意訓練查虜情狀時時偵
探先事預防與夫整器械等項務要一一躬
親經理求塞職任果有勞績顯著者不次陞
擢以示優異遇有陞遷必候新官至日將任
內經管錢糧造冊呈請總督撫按衙門詳允
交代明白方許離任如憑限[illegible]稽遲聽總督撫
按查照離任日期扣算原憑明限行移彼省
撫按查叅其丁憂降調等項不便行事似難
稽留亦須一體造冊呈委鄰近該道交代明

白不許徑擅離任如玩愒怠忽致錢糧有姦
弊職務有疎虞者照例查參究治庶責成專
切而邊儲邊務俱有攸頼矣伏乞
聖裁
一飭糧道分督之責照得陝省八府額徵秋糧
外供四鎮軍餉内給
諸藩宗祿欠一分則缺一分之用所需甚急而催
督不可不嚴也查得布政司設有督糧道參
政一員督催通省糧儲又該巡按御史潘民
模題
准責成分守隴右道參議就近督催臨鞏二府民糧

緣以職掌互攙事不畫一兼之各官畏避嫌
怨未嘗親歷督催以故各該有司徵輸怠緩
每遇查參之時顧又朦朧捏報甚至銀米未
徵在官勒令大戶虛文起解即作完數批迴
通關經年不獲及行查究始拘大戶監追方
於花戶追討各官固苟免罪罰而於
國計民生胥病矣又因督糧道裁復不常幷分守
隴右道及布政司官每年參疏之所未及推
延姑息逋負如常而固靖河階等衛所軍士
月糧
藩府宗儀祿糧累年積欠職此由也近奉

新例查參有司降俸降級者數人稍知警惕但全陝
八府圻界遼闊必督糧道與分守隴右道照
地分管依例參處斯可以杜推諉而便督催
合無今後民運糧草在西延平慶鳳漢六府
聽督糧道在臨鞏二府聽分守隴右道各就
近專管每遇夏秋開倉之期二道各偏歷應
管府州縣嚴督掌印管糧官員上緊追徵依
限通完批差經收人役解赴原定倉口上納
勒限掣取通關銷繳不得任憑紙上之數即
作已完徒滋規避其督糧隴右二道并布政
司官視各府完欠分數一體照例查參庶督

責既嚴而糧儲有濟矣伏乞
聖裁
一飭軍需清理之法照得固原鎮軍需錢糧有
朋合銀有地畝銀朋合銀者成化十三年事
例原領官馬官軍每指揮歲該銀六錢千百
戶鎮撫四錢二分旗軍三錢地畝銀者成化
元年例屯田一頃除額徵糧草外徵銀一錢
俱解陝西行太僕寺收貯聽買馬支用然總
貯雖在於該寺而徵收則由於衛所軍職倉
都中鮮奉公朋合銀兩例應本官本軍出備
事故既起解官則派於舍餘軍則派於戶丁

[illegible]如收弊端百出屯田糧草既聽應管該
道查催赴所近倉場上納而地畝銀又解行
太僕寺交割地里遼遠甚有在千里之外者
起解艱難多有因而竊費武流事熟人既不
惟追併不前甚者有通同經收人役乾沒侵盗
如臣查出西安左衛千戶蘇宇宜可鑒也若
不立法徵收終於軍需無補及照延綏鎮朋
合銀兩即隨官軍糧俸扣留近據該等各道
議稱地畝銀兩應隨屯糧一併催納人情事
體俱屬順便今無通行固原鎮兵備兵糧守
巡及屯田等道自萬曆三年起將朋合銀兩

行令各營衛管軍掌印官員每遇雙月支領
官軍俸月糧銀之期分別應出朋合有馬官
軍職名明白開於冊內指揮每員一錢千百
戶鎮撫每員七分旗軍每名五分齎赴本管
該道查明掛號送監收官於支放之時照數
扣留每年應出之數六箇月可以扣完通以
雙月為期而畫一便於查扣將地畝銀兩行
令管屯官隨屯糧一體催併赴附近監收官
處照數納收一項糧草即收一項地畝銀
併出實通關之內二項銀兩俱另行收貯
[illegible]借用如遇各營衛官軍缺少馬

呈臣督撫巡按巡茶衙門詳允方許造冊赴
該道掛號步領買補其收支數目行令各道
俱填入近立軍需循環簿內倒換查考仍聽
各監收官將收支數目每半年一次報行太
僕寺類查互相覺察朋合銀不扣留者監收
官以徇情罪輒查究治罪地畝銀有拖欠者
管屯官照屯糧事例一併查參則科派之擾
侵漁之弊解運之苦一舉俱革而買馬之需
可望日充矣伏乞
聖裁
聖旨

欽差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郜光先謹
題為省繁文以節財用事近准吏部咨該本部題
前事等因奉
聖旨這冊籍繁文前有旨著各衙門查議裁省竟未
見有著實奉行的覽卿奏崇簡務實深得為政之
體各繁冗文冊依擬盡行裁革其朝覲考查文冊
都察院亦照例止用二本內閣及該科俱不必造
送其餘各衙門都着遵前旨裁省具奏欽此欽遵
又准〻部咨該總督薊遼右都御史梁　題同
前事內一件錢糧百分缺乏乞

申飭中外臣工協心體
國以足經用事該本部覆議查得前項一冊恭備
御覽既經各該巡撫具數奏
進青冊送部本部憑以具揭
進呈總督又造一冊亦屬無用相應通行督撫衙
門自萬曆六年為始巡撫將前冊奏
進送部總督止於會本冊不必造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先後備咨到臣除欽遵通行外照
得臣總督延寧甘固四鎮兵馬錢糧事務文簿
浩繁然關係稽考而勢難減省者不敢輕議外
所有繁冗冊籍無裨實政徒滋勞費科斂亟應

裁革者相應開列題
請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查議覆
請行臣等督撫等衙門遵照施行庶繁文可省而財
用少節矣
計開
一件查理脩守工程以固邊圉事臣查得延寧
甘固四鎮撫臣每年終各將春秋二時督脩
過城堡邊垣墩臺敵臺水洞水口等項工程
并用過錢粮及督工管工效勞官員造冊咨
臣總督衙門覈實揩造簡明文冊具本會同

各撫臣　奏報青冊送部查考臣總督衙門
又照前造萬一冊送各撫臣備照而各撫臣
亦間有又復造冊隨本　奏繳者是一事而
造冊四翻矣夫工程一也　奏報亦一也以
一事而造冊四翻事體重復勞費不貲相應
議裁合無照依錢粮百分缺乏事例通行臣
等督撫衙門遵依自萬曆六年起以後每年
將脩完工程用過錢粮等項聽各鎮撫臣就
近查覈明白造冊　奏報青冊送部覆行巡
按御史或閱視大臣勘覈具
奏其撫臣

奏報之時止具本稿會臣具
奏不必造冊送臣臣亦不必造冊
奏繳以省勞費伏乞
聖裁
一件軍務事查得臣總督衙門每歲赴邊防秋并不時巡閱凡兵馬錢糧邊垣城堡墩臺等項該道既有稽覈專責已造冊呈報矣而各將領守操各管糧監收等官各又造報雖係沿習舊規然糜費紙工徒滋科斂臣昔閱視薊遼特止責成該道造冊其餘官員免造地方頗稱簡便所據前項文冊通應議裁合無

行臣通行守巡兵備等道總副參守操防等官遵守今後臣不時巡閱該道將所管地方邊垣城堡墩臺軍火器械境內將領所管操防等官各實在兵馬數目各倉庫主客本折并節省錢糧及軍需等項總類簡明一冊送臣查閱及與循環查對其中脩廢强弱盈縮自可攷見其將領操防管糧監收等官俱免重造共圖省節杜絕科擾如有指稱造冊科斂軍丁者照例參究此雖臣可以徑行裁革者但邊方武弁科斂成風恐不題奉
欽依無以易觀聽而祛宿弊也伏乞

聖裁
一件仰承 德意酌定降罰官員事例以一政體事臣查得每年終該延寧甘固四鎮巡撫衙門并陝西布政司及督糧屯田二道各將全陝府州縣衛所守巡關內關南關西河西隴右西寧分巡平凉撫治商洛潼關神木榆林靖邊定邊寧夏固原靖虜臨鞏洮岷甘肅西寧莊浪兵備等道各將所管州縣衛所額徵起運夏秋民屯糧草開造已未完分數文冊并應參掌印管糧管屯官員職名揭帖咨呈送臣總督衙門覈查類本會同各撫按官

題參此乃舊規也爲照前事既有四鎮巡撫衙門造到該鎮民屯完欠分數并應參官員職名冊揭即可類參而布政司係通省會計之司督糧屯田二道俱有專理之責其前項冊揭亦不可少但應照舊至於守巡兵備共二十七道各造冊揭事屬繁文徒爲無用相沿日久相應議裁合無自萬曆六年終爲始將前項冊揭止聽四鎮巡撫衙門并布政司及督糧屯田二道依期開造送臣覈查類本會同各撫按官
題參其餘守巡兵備各道俱不必重造以省[illegible]

聖裁　伏乞

聖旨

奉

欽差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郜光先謹

題為虜部各歸原巢仰贊

廟謨申飭善後事宜以維

貢市以重安攘事萬曆七年十二月十六等日節

據延綏總兵官傳津塘報據坐營官龍成清水

營守備侯璉各塘報差通事文達子泼妆兒崔

天才等出邊哨探得套虜大小頭目隱布台吉

阿賽把不能莊禿賴也鐵哭莽吉素阿不害等

各帶領部落各於十月二十四及十一月十三

等日西搶四套等因又據延綏東路管叅將事

副總兵濮東陽孤山叅將丁思忠各塘報差通

夜王効高敬等出邊哨探得套虜酋首卜失兎

阿不害帶領部落於十月二十六日四套等因

本月二十六日又據延綏總兵官傳津塘報據

定邊副總兵䣊大經塘報據原差通夜張達子

湯忽等報稱出邊哨探得虜酋切盡黃台吉同

伊毋哈屯并弟奈把都兒男打兒漢把都兒又

部落各小頭目帶領衆達子從寧夏邊外五岔

河過河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四套各等因到臣

案查先准巡撫甘肅兵部右侍郎侯　咨稱已

將原住甘涼永昌南山一帶接擁海寺河套虜

酋卜失兎阿不害切盡黄台吉等撫押并大小
頭目威正恰把不能等十四五大枝各隹給牛
羊小市令其作為盤纏其餘頭目及零星諸虜
一面境荒無行驅逐各部落精兵并老小俱從
石硤水泉毛卜刺水塞於旗黑山寧遠新河乾
河板橋等處各閙門偏地馱載帳房跟赶牲畜
陸續東行數年結聚之虜各邊會集之酋一時
出邊盡絶等因備咨前來併於虜王東歸疏内
具
題訖隨行據寧夏西路叅将張夢登靖虜
管叅将事遊擊李崇義各塘報西四各虜屯聚
大小松山陸續起行漸次四套等情前來臣維

時值冬深河氷結凍各虜屯聚大小松山雖曰
漸次東歸然酋首卜失兎阿不害等尚在住牧
未見起行恐住牧日久別啓異謀又經通行各
鎮撫鎮嚴行各該大小將領加謹隄備及哨探
動定消息去後今據前因為照東虜順義王俺
荅託言禮佛雄任青海西虜都督同知卜失兎
阿不害等共圖兎[illegible]蜂聚河西譬之癰積之久
也必潰譬之水壅之溢也必決遠近咸以為可
虞臣朝夕切隱憂焉仰仗
皇上
聖德弘敷萬里固封疆

神武遠震三尺懸繫單于幸賴宰輔之忠謀益張
廟堂之勝算以故臣等得以敬遵撫防而大小諸酋
罔不奉
命惟謹東虜固安静歸巢西虜亦聯絡四套一時邊
境安堵無虞真曠世而僅見也然事難逆覩而
謀在預圖其制馭之機宜所當因時喫緊而自
治之永計尤當未雨綢繆謹集衆思勉抒管測
假羈縻之微權而維
貢市者其事有三圖戰守之長策而重安攘者其
事有五臣職任閫外惟當見之施行第上關
廟謨下係邊紀非祇奉

宸斷無以聳華夷而揚文武也相應題
請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詳議覆請
定奪行臣遵奉舉行西陲幸甚臣愚幸甚為此開坐
具本謹題請
旨
計開
一重播告以宣
威信竊惟
朝廷渙號尚爾三令五申中土編民亦須時諭辰
告況夷狄乎向来套酋西鄰因俺酋東歸

亦以漸田套雖聲言日後仍復往餂尚爾
繫情敵國但因前被挫而田勢頗窮蹙目
今游散住牧抑恐別起戎心乘此群醜初
回之時當為儆防鎮定之計相應大宣
朝廷威信而播告之合無容臣會同各鎮撫臣
選差官通備諭河套松山各酋以及西海
諸虜人都云我 大明列聖皇帝受
命凝圖代 天御世以至仁綏中夏以大信撫四夷
曩者因爾等納款效順 嘉其慕義嚮風
錫之官爵許以 貢市數年以來安享福利爾等父
住西海拋棄原巢今俱歸還各復故土為

爾等若今後益當嚴戒部落堅守盟誓毋
得縱容猾虜別生事端毋得聽信奸徒分
外求索献 貢依期互市循法恪守外臣
之禮則 上天鑒爾忠赤為爾福祐
聖德包荒 皇恩浩蕩凡可 寵賚必不爾靳其視
爾昔年雖曾入犯所獲不過粗粟布衣痛
跋牛羊各逸將士亦必擒爾巢穴殺爾老
幼且婦子窮年通宵不得安枕其利害安
危何如也況我 天朝 聖君宰化於上
賢輔贊襄於中文武戮力盡瘁於下余重
信義振爾綱紀四夷賓服萬邦作孚光天

之下以及海隅莫敢不委命無二心者非
特爾扯虜一域輸誠已也若不守初盟間
有狂態䫂奪鼠竊致啓釁端奏聞 闕廷
天威有赫不惟絕爾 貢市停爾撫賞抑恐聲爾罪
狀利既不得害已隨至後悔無及等因俾
之通曉庶播告一布
威信益昭可以懾定群心而恪守
貢盟矣伏乞 聖裁
一別市地以便撫防竊惟陝西三邊酋虜游
散塞外雖無疆界然住牧亦各有定所如
卜失兎阿不害打兒漢台吉威正恰把不

能等在河套分水梁等處與延鎮榆林迤
東以及黃甫川一帶相向切盡黃台吉等
在河套可可臘等處與延鎮鎮靖堡迤西
以及寧鎮清水營一帶相向賓兎台吉著
力兎台吉炒哭兒台吉等在大小松山與
寧鎮中衛甘鎮涼莊相向丙兎台吉克臭
台吉等在西寧境外西海一帶其互市地
方原議分鎮分地各照附近立廠交易者
固取其道里之近俯順夷情實所以分諸
虜之勢便見制馭數年以來遵守無異頃
因套虜西搶瓦剌遭其挫衂而虜王倚㕘

假以迎佛西来卜失兎阿不害切盡黄台
吉糾合諸酋率領部落傾巢而西與俺答
計議舉兵以圖報復俺答料其備嚴不與
同讎率衆東返卜失兎阿不害等因前謀
未成遂懷羞憤蜂聚於甘涼永昌內地南
山一帶雖云尚欲西讎實則住戀水草臣
恐任情占住久假不歸邊防大界豈宜混
潰計會撫臣指授守巡該道方畧務期廓
清內地㨿報撫諭力逐已出境外聚牧大
小松山漸次回套而該鎮內地頓爾一清
矣臣査得先因諸虜経過甘鎮指稱討降

人尋牲畜纏擾買賣生事已於虜王代乞
藏僧條　貢疏內併言禁諭以後互市俱
要各頭目躬至市所方許交易給賞如或
流住別鎮即將賞賜收貯俟回日方給不
許別虜代領以長驕志至於各虜經行邊
地缺少盤纏者許隨地告賣牛羊以資路
費此謂借道西讎一時事也此外不許妄
行纏討以啓騷擾之患各鎮亦不許濫行
給與以滋無厭之求已經題奉
欽依通行各鎮遵守第當此各虜還巢之期不為分
別區處申明初議令其各照原地各守不

市則將来東奔西逐迄無定時些乞彼求
何以酬應不免啓爭端而糜撫費雖夷狄
不可以　中國之治治虜情不能以疆域
限而杜漸防微機不可失況虜中順逆向
背之情得之全在偵探而偵探之法臣已
行之詳且悉矣茲者惟在當事諸臣一加
之意分地制馭從實譏察而虜安能有道
情弐合無容臣通行各鎮撫鎮諸臣各選
差的當官通不時深入各虜營帳譏察偵
探是否原地原巢住牧不許往来別市地
方遊走生事無端求乞以後凡遇互市之

時査照前例預先宣諭有名各酋首務要躬至市廠監
督惟平交易應得賞犒照例給與中間頭目在帳不能親
身詣市者亦即准互市給賞如不在帳者即差官通往
調覩身赴市方行互市賞犒不得送給以長驕玩如違則
鎮地方官通即躡蹤尾尋隨帳而往不許遽歸必至
其地見其人而後已察其情形據實容報本鎮一面塘報
該鎮撫鎮及該道將領以便撫防一面咨報軍門施行仍
要互相覺察毋得自分彼此則虜中動靜消息時在目
前得順逆向背之機以用我攻心伐謀之計端頼於是
匪直維持市事已也伏乞　聖裁
一優市長以責統約竊惟陝西三邊

貢市在河套松山諸酋首　貢馬則統之順義王
俺答代　進在西海諸頭目則獻之甘鎮
具　題給軍而互市之所則有四馬延鎮
一市在紅山墩套內大酋都督同知卜失
兔阿不害主之而赴本市者則指揮千百
戶打兒漢台吉等二十九員寧鎮二市一
則在清水營套內酋首龍虎將軍切盡台
吉主之而赴本市者則指揮千百戶著力
兔台吉等一十六員一則在中衛松山酋
首指揮同知賓兔台吉主之而赴本市者
則千百戶那木太等六員甘鎮一市在扁

都口頭目丙兔台吉主之而赴本市者則
大小頭目著力兔等九名然卜失兔阿不
害係一套相傳之長年雖尚幼性實雄馴
就中主謀者則切盡黃台吉也切盡通佛
經而有機變者賓兔台吉部屬頗衆雄據
松山丙兔台吉乃俺答幼子因西搶流住
虎踞海上四市雖四酋主之以其狡也夷
類以狡為能故衆屬服而歸之我因其狡
而以計馭之俾為我用則餘酋則不出籠
絡中矣昔者漢臣征夷就中豪傑用之以
夷治夷亦制御夷狄之常道也茲四酋者

監市有年恭謹可尚雖每年類題
賞賚止於常格今若稍加優異責以統約各市諸酋
是亦以夷治夷之一策也合無八年互市
如果謹恪如初容臣於監市疏內特為題
請將四酋各另給　敕諭加給　賞賚優以市長名
目責令約束本市酋夷平時期安靜不擾
互市務公平無爭但有近邊騷擾竊奪作
反及不守市規者即責成本酋追還仍照
夷法罰治以示懲戒若以後統約有功破
格題　請加　銜厚賞如理市無規約衆鮮
法於本市撫　賞及應請　欽賞量行減削

以示裁抑庶操縱張弛之權在我不爽而
羈縻駕馭之機措施有要不然每酋而撫
之日亦不足矣伏乞　聖裁
一固人心以嶮大防竊惟內夏外夷古今之
大防等如天地乃截然而不可紊者自酋
虜款互以來各邊關要隘去處未免盤詰少
疎延鎮草莊往往以及寧鎮花馬池一帶草
塞外彼時守口將官率領結隊往返今則
出入無時甚有奸頑軍餘夜宿虜帳數日
方歸者蘭州頭莊紅地方人等希竊邊外松
山礦利潛入草地甚有甘為虜使[illegible]

涼永等處向因虜衆往來内也胡越一家容易句引如涼州奸軍王隆者幸而按之早也又兼以猾酋善結人心每遇亡命徒徒稍加恩馭推食觧衣曲為牢籠以致流民及窮寒降丁間有歆艷動心投身塞外者若不嚴法禁以峻其防彼既知我虛實他日反為虜用貽患匪輕合無申明律例備行四鎮撫鎮責成各道各將領操防軍衛有司官員凡各邊隘口關門處所專設官軍嚴密盤詰守墩軍夜谷照邊墻地界常川瞭望除官通軍夜公差外其餘軍民

人等但有無故越墻過口擅出竟外者即便追襲嚴拏審究照例問遣若係故背本土潛從外附及走泄事情者容臣會審明實照依律例議擬具　題即使斬首梟示邊關以為漢人投夷之戒其延寧採草務要定期委官率領朝出暮返不許奸徒潛留塞外致惹事端蘭靖莊紅寺處嚴禁礦徒如潛放出邊該管將領操坐官以縱容治罪甘肅虜既盡數出邊乘此清理盖加譏察俱期嚴峻大防杜絶後患又如地利不如人和為淵敺魚者獺也華人之入於

夷者豈得已哉夫虜壓不警獲免屠戮沿邊生聚日漸蕃衍矣但鄰邊有司雖多公勤政鮮拊輯操坐防守等官則科擾習為常套而培養沐息則未也軍丁息戰無鋒鏑死亡之禍脩築工役亦少告休矣但將領等官潔已恤軍者固多利已剝軍者已有之而蓄養威斂則未也勢窮思迯無怪乎有轉而之他者仍容臣會同各該撫臣立法禁約以後沿邊住種居民止於供辦租粮派守營堡各營堡軍丁止於整器養馬練習戰守此外一錢一物一差一役不

許科派苦累如有不才官負仍蹈前弊照例糸舉重示懲處庶恩法並行而軍民懷畏必將樂為我用而效死弗去矣收人心以固根本嚴邊界而鞏　中華安攘之長策或者其在是也伏乞　聖裁

一祛積累以實訓練竊惟用兵貴精兵精在練延寧甘固四鎮軍兵素堪戰陣自欵塞以來操練罔聞士氣靡振倘醜虜渝盟緩急何恃該臣視事即已酌立規條播告各鎮將各營堡軍丁盡數查出逐一簡選先定部伍次定執把大操小練日省月試教

訓演首之副參遊守稽查試驗屬之守巡
兵備臣與各撫鎮各於春秋巡行偏閱考
其成而行賞罰由此著實舉行可望成效
抑有三累焉三者何延寧之抽兑也甘肅
之節省也四鎮通丁寄之壯士之消耗也
而延鎮缺餉另案查議不與焉夫入衛之
兵在延鎮者四枝在寧鎮者三枝重在護
衛　陵京固難軽議但往來更替歳無寧
時工役備營人無遺力比其反也輿尸携
單悴不勝言而士卒之死亡馬匹之倒損
十居二三矣休息無幾徵期又至一時無

措則於各鎮守營堡抽取壯丁壯馬補之
若副總兵祁秉臨行抽兑搶攪紛紜甚無
紀律已經參罰姑為記過然軍馬之精壯
有數遞年之抽取無休全鎮株連坐致消
耗一累也節省錢粮原為虜款免調客兵
以故兵餉應有盈餘甘肅鎮原無客餉屡
年以軍士逃亡馬匹倒死者即扣主餉内
月粮料草而名為節省夫兵有額餉亦有
額餉既有餘則兵必有虧顔區區於節省
之名任其軍士消耗營伍空虚而不之問
一累也兵以奇用戰重前鋒四鎮降夷通

丁破敵衝鋒屢見奏凱自納款後既無搗
巣赶馬之利而月粮一石不足糊口時毎
枵腹既銷壯氣因無固心或流徙他方或
復歸虜地而驍椎之士日漸消耗何以倡
勇敢而望批擣一累也以臣愚見延寧二
鎮入衛兵馬田鎮之日即行整理軍缺則
清勾户丁丁絶則另行召募馬缺則議討
馬價買補或取之互市惟求兵馬堪以禦
侮抽取積累永為祛革寧鎮軍馬單弱相
應照延鎮例止以兩遊撃營二枝更番副
總兵一枝免其入衛協守地方以備緩急

甘鎮孤懸既無客餉免論節省原缺額兵
責成各該守巡兵備等道逐一清勾召補
完足充實行伍至於降夷通丁先該前任
總督戴　曽經題奉
欽依以臨倉扣除給犒然臨倉還官數本不多毎名
毎季不過二三錢斗亦難濟數況甘鎮
又扣為節省乎臣任御史時巡視京營彼
時議重前鋒各營漢人家丁毎名支粮二
石又查得宣大二鎮通丁除每月支粮一
石外真虜毎名每月加粮一石降虜毎月
加粮五斗聊可養贍合無先儘臨倉還官

粮銀次於主餉內湊放照宣大例真虜降虜分別加給以示優養就中分等與夫本色折色聽照各鎮事例施行據四鎮冊報名數總計不過一千五百餘名計其所加以真降二項一石五斗而分每鎮每年加粮不過二千九百餘石耳汰老弱覈虛冒一加意之間而自可充抵亦不必另議別項庶足兵足食而訓練可臻實效矣伏乞

聖裁

一甄將材以肅軍令竊惟各鎮總兵官係一方安危例得便宜行事而裨將

勑內亦明開軍士不用命者許以軍法從事是將之所以責士卒效死力者以其有此令耳奈之何款塞以來人心弛玩法紀因循苟且偷安怯懦不振漫然不知軍令為若何間有憤惋流弊者而欲振起之飛語四起流謗通衢竟不得安位而行志平時視之藐然臨陣則畏敵而不畏將安能驅之制勝乎若此者圖玩愒之所致實威愛之未孚也蓋良將之治兵猶善御者之訓馬豐其芻粒節其延力而後責之千里脫或逸軏則鞭策之夫撫摩惠愛將之芻粒也申令

勑法將之鞭策也若先以潔己自失禁私役止科斂恤饑寒同甘苦卒未寒不先著卒未食不飯蓋視卒如嬰兒然及有不法者即加戒飭之取民一錢而立斬以殉楊素之後隊觀望而悉行誅戮彼三軍者方將服其公且明畏威懷德之不暇而敢有非其上者哉合無容臣以後執此以甄馭諸將如愛洽矣威行矣號令嚴明三軍懷畏將之良者也雖謗書盈篋勿惑焉久其任五年十年可也崇其秩由亭障以至登壇亦可也若貪饕冒濫寡恩損威號令不

嚴隨參墜軍法即便參拏究治永錮終身不許夤緣復用庶將領得人而軍令自肅戰守之大要在是矣伏乞　聖裁

一嚴守欽以資保障竊惟四鎮仰奉

廟謨大脩邊政各城堡墩牆俱脩有次第矣然邊地土多沙鹻無之風雨剝落日久難免圮薄若不以時善葺則數年之後盡為丘墟矣而蓋地保守之令不可不申嚴也款順以來餘丁寓民逐於耕牧逼近大邊穴居野處忘其與虜鄰矣不惟孳畜散失致虜垂涎而土重難移收斂未易況流離之人尚

有不識面者一旦有警將何歸著且城非
不高也臨時兒守倉卒何恃而乘墉拒守
之令不可不預講也合無備行各該撫臣
責成守巡兵備等道及副叅守操等官將
所轄城堡墩牆畫地保守毋致損壞按季
一閱如有頹塌坍塌工少者董率本管軍
夫脩補工大者查撥鄰近軍夫彼此協助
務期脩復如舊相傳永久本管將官凡遇
陞遷比照交代兵馬事例將城堡墩牆一
一交代明白方許離任新任將官亦不許
朦朧接管違者俱以不職一體叅治其沿
邊居種人民仍責成各道照節年編派守
城之法相度地里編入就近堡分春夏耕
作任其便宜治生秋成移住堡內若警急
與在堡人併力乘墉拒守聽本堡該管官
提調自守城之外分毫不許干擾則金湯
永固收斂預明昔人所謂設險守國堅壁
清野者在我處之守盟否有以待之矣伏
乞　聖裁
一假便宜以寄閫外竊惟虜情秋防爲急每
年秋防三月總督駐守花馬池調度撫鎮
伏空官軍往回及製放兵馬俱具疏奏

報此係題　准舊規節年遵守無異蓋彼時虜衆
擁河套邊患惟延寧爲急自亦不刺殘破
之後松山西海尚鮮虜蹤而甘固二鎮邊
情稍緩以故經畧諸臣節次題行前議誠
據要害扼喉吭之勝筭也第今日虜情則
非昔比矣賓兔台吉延據大小松山父子
兄弟種類日漸繁多切近甘鎮涼莊固鎮
蘭靖等處丙兔台吉流住西海與莽兒臭台
吉等九枝跨牧黄河南北切近甘鎮西寧
固鎮河洮等處而甘固與延寧均之爲急
矣四鎮俱臣閫外事如上年夏中丙兔台
吉掠番前督臣董　將有洮河之行今歲
秋中東虜與套虜由巢臣則有蘭靖之行
若照舊規仍駐花馬牽制遥度安能悉中
機宜矧該兵部題奉　欽依革除舊套一
切戰守悉聽邊臣調度是授之以便宜也
合無容臣以後每歲秋防一至花馬巡督
不必株駐餘日仍歷緊急要害關隘一體
閱查遇有警急隨之提兵向往庶少假便
宜而調度可期不爽矣然猶有二議焉一
則軍門中軍官　欽設之當議也一則陝
西總兵官株守之當議也夫中軍傳宣號

今襄賛軍機關係匪輕向来於養病閑住總兵副叅中往行選擇委用查得蓟遼宣大二軍門中軍官副總兵叅将俱奉
欽依陞授陝西三邊事務重大與二鎮相同似應一體陞授或副或叅查照
欽依事理欽遵行事專聽臣節制舉刺以便責成陝西總兵官秋防三月跟隨總督帶領兵馬擺守寧鎮花馬池延鎮定邊營大墻亦緣固鎮無事移彼協守是亦一策第近年以来陝西總兵官非剿階文之番則防河洮蘭靖之虜顧此失彼若仍令株守定邊花馬等處勢不能也且延寧二鎮目為陝西總兵官擺守邊界彼此秦越推諉疏闊邊備不無廢弛今歲秋防臣相度時宜除去擺守舊套責令各本路将領嚴督主兵分守信地協以客兵决援陝西總兵官專守固鎮地方撫防番虜衆議俱以為便其陝西總兵原分延寧邊界相應仍聯二鎮各照一體脩守如有緊急聽臣酌量事機臨時調發協力禦防伏乞
聖裁

欽差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郜光先謹
題為敬遵 明命甄別防禦文武諸臣并議虜王
藏僧
賞賚以慰華夷以廣 聖化事准巡撫甘肅兵部右侍郎侯 咨准總督部 咨為敷陳防虜事宜以圖保安邊疆事照得近報虜王俺荅已離海寺漸次東移将出甘鎮境界出境後各該防撫文武官員俱應遵照先奉 明旨分别功罪具
題合咨前去煩将該鎮大小文武官員俱自虜王上年初来入境為始迨今歸巢出境之後凡住牧與夫往返經過各地方要見某官提調某事某官經理某事某官防禦某處某官協守某處與夫處備犒賞差遣出入虜巢等項各供事人員某為勤勞某為疎略某為處置得宜某或周章錯戾某為勤能濟事某或徇畏誤事一一錄敘實蹟分别功罪明白備細開咨本部院以憑覆覈具 題施行至於虜王誦經脩善鈐束部落跟隨頭目恪守法令及藏僧導化有益幷今随送小僧應否併敘 賞賚亦希咨報准此行據分守西寧道右參政李汶呈稱遵照軍門撫院屢行牌案提兵會同副參等官李

州尹濂汪廷佐等晝夜防禦西至水泉東至安
遠邊迤幾五百里諸虜經行關門隘口多至數
十處自到任迄今撫逐過達虜二百八十起計
虜士萬有餘二年来奔馳行冒日無寧晷應
守者守應據者援其款順乞討者量行撫犒分
外求乞者理諭停止及虜王東經鎮羌復蒙督
撫檄示親帶兵馬移駐黑松一切宴賞賞馬防
撫情節督同同知張栢通判胡松年涼州衛掌
印官滿繼隆巡捕官李可久等曲突徹桑事事
戒備虜王辭謝東歸地方保障無犯錢粮撙節
有經絶無啓釁招侮各官勤勞允當敘録分巡

西寧道副使張九一呈稱本道先任分守涼州
正值虜王初過聲勢甚急即遵照督撫屢行凡
一應宴賞分投委官先運赴經過處所沿途有
備虜王忻然戴恩部落無敢跳梁為地方憂今
當經鎮羌回巢又預備叚梭器物責令經歷李
士褒客移占浪附近協濟守莊二道本道親駐
山丹以防卜失兎切畫諸虜乘間反側一切防
撫事宜自任事以来逐虜於硤口扁都開市於
洪水山丹或受策撫院羈縻日勤或視將窮過
艱辛備歷節據塘報共計撫逐過虜數約二十
萬有餘各官勞勣宜録並無畏徇踈虞西寧一

備道副使董汝漢呈稱蒙軍門并撫院因虜王
移駐西海案行本道先事戒嚴及一至海寺今
日索米麪明日索布帛今日索匠役明日索頻
料虜或七八人或十數人肩背累騎者塞鄙相
望可處者酌給運持以去如過索無以應亦大
費唇吻曲諭之以塞其請其西北二川俱係通
海要路番漢雜沓毋時夕設兵按伏隄備雖未
對壘俘馘實枕戈未敢解嚴虜王并藏僧終始
帖然其各項官役通夜撫諭勤勞功當叙録甘
肅行太僕寺卿馬出圖呈稱自虜王過海之日
以及今出海之期地方原無積蓄錢糧止有椿

頭朋合銀兩係買馬支銷今蒙軍門并撫院牌
面預備虜王經過量准買馬盤纏虜衆紛擾該
本寺行主簿李鳴鳳分鑒親驗秤兌無差著落
同知張栢給付官軍領買又督本官各偏莊堡
省諭鄉兵防範收斂一特地方毫無踈虞鄉村
安堵且馬匹印烙給軍營伍賴以充實錢糧查
無冒破情弊莊浪兵備道少卿兼僉事石槚呈
稱自本道入境以来即當順義田網少衛每會
參將劉承嗣差人前赴西海哨探及報過虜羌消
息地方寒苦百無所出遵照軍門并撫院屢行
牌案星夜差人前去臨鞏二原等處收買叚梭

犒各項雜用物件及復差人邀其入境宴賞禮
待一一各照等第行令通判李逢明等撫待本
道帶領兵馬移駐谷口凡所管堡寨盡行設備
買馬銀貨並無短少虜王及各部落各皆安靜
守法一毫無失供事官員人役誠為效有勤勞
甘肅兵備道僉事李尚呈稱向為虜王在海遵
蒙督撫明文謹守信地以防復讐諸虜遂督責
兵將晝夜偵哨隄備一時不敢怠緩嗣是果有
諸部落屢差驍騎窺視乘刺往來不斷又欲結
好哈密以圖假道該本道蒙督撫示諭密遣人
於哈密守土者以離間之後有超忽兒極號狡

猾先行帶領部落二三千以為前鋒盤住數月
聞虜王東還乃驅逐卜失兔等各回故巢又復
經由所屬即親行督率參遊守操各官嚴明烽
堠隄備致令邊外徑行亦無敢復肆驕橫又據
督理甘固糧儲戶部郎中高時呈稱自虜王以
來部落往來甚衆聞知將領軍士多發沿途邊
堡按伏防範應該折色民運銀兩各州縣但有
解到即照原封發給如有拖欠不時嚴行催督
依期餽運並無延緩各等因到職卷查先准兵
部咨節該宣大前任總督兵部尚書今 侍郎
吳 大同巡撫今陞總督宣大侍郎鄭 宣府

巡撫今陞兵部侍郎王 兵科都給事中裴
才 左給事中李 先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
邢 趙 李 雒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黃
雲南道監察御史馬 南京廣東等道監察御
史林 等各具 題俱以虜王離巢遠赴西海
孤懸重鎮為分可虞均求邊境寧謐等因節該
本部覆議責成督撫同心協力設法隄備及或
曰傳諭俺答不許妄行索討或曰隨宜撫處不
可周章憂懼或曰勒令約束無容驕擾密諭熟
番斂避或曰經過處所整兵設伏以備不虞或
曰脩戰守示羈縻處置番族得宜或曰禁茶市

量酌給申嚴法令以重
典制 俱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准宣大軍門咨內稱虜王欲過西
海甘寧延固各宜隄備撫犒等因准此該職會
同前任總督董 將分布兵馬防撫事宜題行
該部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該職慮以本鎮孤懸絕塞地方綿邈
番虜四逼窺伺乘時尚且難支今加順義又總
雲谷衆酋拜卜失兔環套枝部蜂擁貴出一
兵力何勝撫遂故當虜王未入境之先即出
榜諭各該地方官餘軍民凡虜王應用預備

犒俱係在官錢糧一毫不許聽信科派本院親
行督兵防範自保無虞毋得妄言惑衆毋得啓
釁交通選差官通在於寧夏賀蘭山後寒洞處
所探得虜王帶領頭目并部落甚衆欲由凉州
寧遠入水泉兒境一面行令先任分守西寧道
參議今陞分巡道副使張九一賞給犒待一面
行西寧兵備道副使董汝漢備辦海寺應用諸
凡物件一面令撫夷官薛如玉帶領通事持職
牌面限以日程住止所在安置鍋灶備給供應
以防奔逸問萬曆六年四月內節據副總兵等
官李昫等各塘報虜王俺荅率領各頭目於本

月十六日自境外吕寧湖起營由寧遠堡關門
入邊住歇周家灣職又恐虜情叵測跟隨撥置
乃以佛本夷教虜風宗信可即以迎佛利導差
弘化寺僧人領真藏卜率領徒衆七八人與虜
行則聯轡教以正果善言止則焚修誘以慈悲
諸法群酋禮敬奉持十七日起營由永昌城迤
西過大跎到横梁山滾石溝一帶住歇二十二
日起營到新城兒石頭口一帶駐歇三十七日
起營由西南川到大河口駐歇二十八日起營
由西九條嶺透洪水花寨背古城地方到大馬
營泉腦住歇五月初一日起營到扁都口住歇

初三日辰時帶領隨行部落俱已出境續後虜
騎不時絡繹行走沿途一毫無犯止於出口時
量買馬匹充爲布施以准西海弟姪子男互市
之數一應料理俱都司姜河并今遊擊王國柱
原任守備鄧勲共爲之及至扁都口又備出境
宴犒賞待使往西海禮佛去訖所用油蠟米麪
香紙遇乞甘州則甘城備之遇乞西寧則西寧
備之事情冗俗雖不可枚舉一時虜王果聽諭
守法玆無別項情態至虜部僧徒人衆齋供浩
繁或半月而一賣馬或數日而差人討賞又欲
大開馬市於甘凉之說比照番夷求賣茶馬之

說在市馬則無錢糧在茶馬則犯
明禁勢甚難爲時兵部左侍郎部　奉
命總督自到任以來每准咨文通行各該兵備守巡
將領操坐等官整練兵馬振揚威武慎固城守
儲積糧餉選差官通傳諭虜王鈐令各虜遵外
經行哨探各虜西歸消息如果守盟照常撫處
倘有變動相機堵遏不時馳報以憑施行是誠
與職協心共謀凡事著實舉行該職時常巡歷
西自嘉峪東至西寧無險遠大小堡寨靡不躬
至其地一有見聞申飭各道轉行各該將領文
武等官刻意遵行但有干涉虜情星夜飛報調

度處分然西海相離固原甘鎮隔遠其宜大總
督侍郎吳　并大同巡撫今總督鄭　原差宣
大官通事劉弋桃趙從政相伴而来甚為暢曉
夷情[illegible]曾同軍門選差甘州二僧把死卜虎
囊素守定藏僧固原通官申小迭子即中佑陶
染等甘州通官李福保部[illegible]等守住虜王復以
百戶王良臣官通周東李文學王甲饒彥章紀
臣宄得才胡祿紀淮等輪番探聽往来傳報凡
僧虜動向靡不先知隨有虜王信佛甚篤代求
藏僧進
貢該職咨行總督部　會本題

准頒給
勅賞圖書職事虜王自謂有功藏僧而藏僧受恩
中國朝夕思樂為用職與總督部　見得虜衆傾
巢而来不可不防其思藏僧遠来虜衆號為活
佛其轉移回巢鈐攝群醜此固大機括矣遂以
三事邀請藏僧一曰為
聖上祝延萬歲二曰祈
天風調雨順伍穀豐登三曰禳除疾疫天下太平藏
僧乃躬詣壇宣虜衆誦祝職復譯公署靜室相
與講扣釋典性多聰悟情[illegible]以
内閣本兵大意諭令順義回巢恐其年老無常反

與爾弗便所賣馬匹指為布施老弱不堪倒死
累罪陪補有損善教茶馬另有
欽差御史專管為番夷度生與虜無干藏僧領受去
後虜王及部落約半年絕口不言賣馬每月可
省千金又因茶馬御史題
准禁止番茶兼
内閣輔臣諭示不可輕許不惟大馬市不開而以
茶易馬遂泯然矣間或求討食茶官庫貯有押
送回夷序班價買包茶五千餘包用之不盡且
未拂其情也但延寧套虜卜失兔阿不害各部
因往年西掠虎剌備遭挫衄乃糾連虜王聲言

讐殺虎剌且欲威脅回番諸夷大小部落精騎
又有十萬餘延亙數百里涼永甘肅硤口水泉
寧遠等處往来如蜂如蟻或戀牧豐草趑趄南
山或施捨佛僧糾纏海上或覬覦近郊邀求犒
賞或會事索降絡繹不絕該職與總督部　通
行守巡二道將領自扁都口一帶恐耕牧不便
發正兵營兵馬分布堡寨自鎮城東至水泉大
路發奇兵副總兵王國動標下遊擊王國柱各
輪一月帶領兵馬每十里添撥巡軍每堡寨加
設按伏督同信地都司守備日每巡邏其永昌
一帶二副總兵李昫尹秉輪住高古城帶領兵

馬防護南山耕牧收穫必皆朝夕無暇職又置
為柄牌不時傳宣一切邊務虜情防禦撫處不
許玩怠仍以軍法警省明示凡百撫待宣賞既
備收斂各求詳盡仍多以差人哨探停妥惟求
夷情允服地方無擾職思虜王居海已久遲遲
不歸者非但部落盤聚難解亦以諸虜相覦復
讐未決及有順義者稱欲求和哈密假道復雖
瓦刺諸闖得肆河西尚有息肩斯邪該職揭報
閣部示以會同軍門當為力止但諸部落復雖以
此為上策乃先陰搗原往虜帳回夷借為間諜
密傳哈密守土老人諭以利害默為禁遏各司

道會議通呈粘附在卷本年六月見虜王不行
恐天寒草枯將支吾再歲隨差官通申佑李福
保等再以
廟堂令其早還故巢不得久留受病撫諭該各官
通回稱虜王云因原宣門甘肅都撫傳示
內閣兵部勸我回套為我年老子幼好心我依著
七月初五日起身及宣通問其去踪虜王以先
次已入扁都口地方曾漫令各虜衆多恐攪擾
此事又卜失兔達子俱在踪邊等候倘留住不
得早行可由鎮羌無虞經過方便一般至
軍門即咨行職處虜王已肯聽歸消息雖未詳盡

守盟約固無他虞然隨從頭目部落衆多狼子
野心恐難一一制馭在我防撫尤當萬分嚴慎
除本部院不日提兵移駐蘭州就近調度外煩
為會同總兵官即查虜王的於何月日自其地
方起身由該鎮某地方經過中間左右調有某
營官兵駐劄如或兵力不敷再應調鄰近某營
官兵馳赴按伏總兵官提兵與該道俱移駐就
近城堡相機防撫大率兵馬要聯絡形聲不可
先露陽示撫處陰為隄防其一切撫賞宴待乞
求盤纏等項固不可過厚以滋虜欲亦不可峻
拒以啓觖望要在本院與主將并該道臨時隨

機應變斟酌而行仍將起身的日經過出境地
方該備官兵緣由咨報該職查得虜王起身離
海雖有消息而經由道路尚無的確況回巢窮
處與先至之日不同所有防禦事宜委應預備
以保萬全備照軍門及先今題
准兵部議覆事理行令莊浪道備辦入境撫待分守
道備辦出境撫待分巡道通行協濟二道以備
缺乏職仍將兵馬一一設備以防不測其西寧
參將楊繼芳并二操守張繼武史守寧兵馬聽
會該道分布各川以防復雖未行之虜不可以
虜將行既行而懈其終甘西平川守備馮官廿

肅遊擊楊恩領兵探守洮因肅州叅將姜顯宗
兵馬會該道各整搠預待以防復讎將過之虜
或聽調遣不可以虜未至而偷安探得虜王仰
華寺起身欲至黑河會爭此其入內總路如由
鎮羗日黑古城西古城濫泥覺溝橫過大踏無
堡寨直從本堡閙門出邊有安遠黑松古浪靖
邊大河涼州居虜行路之左仕安遠有備禦都
司唐堯輔黑松有涼莊遊擊謝鉉古浪有操守
方濟文各兵馬靖邊大河止有防守管驛官但
鎮羗兵馬不多而安遠古浪靖邊大河亦止宜
守本堡其黑松遊擊兵馬半駐黑松半調安遠

遊擊隨之涼州副總兵李朐亦量帶兵馬移莊
安遠相聯防禦岔口武勝莊浪居虜行路之右
武勝岔口止有防守其兵馬宜守本堡莊浪叅
將劉承嗣兵馬移駐鎮羗協同守備王允恭百
凡料理帶管上操曾光輔護守莊浪城池紅城
子守備王一心分兵南大通各相聯防禦如有
不敷鎮番叅將汪廷佐馳赴古浪永昌副總兵
尹[illegible][illegible]駐涼州各按伏暫署總兵事副總兵王
國勳[illegible][illegible]正兵并本營兵馬二三十名親行分
布安遠黑松古浪等處東則莊浪兵備道移駐
[illegible][illegible]則分守西寧道移駐安[illegible]或古浪分巡

西寧道移駐石硤會同王國勳相機撫防甘肅
行大傑寺卿移駐古浪查驗馬匹如由扁都口
入境必至寧遠堡出境中間有洪水黑城花寨
大營堡暖泉山丹新河石硤水泉兒河東河西
二堡居虜行路之左山丹洪水雖有守備石硤
雖有都司黑城花寨大營暖泉新河水泉止有
防守不惟地衝兵寡而荒草長茂青嫩必為虜
所戀牧其各兵馬止宜保守本堡雜項指使而
洪水黑城花寨大營堡因虜衆往來向俱正兵
營撥兵協同防守撫囬石硤水泉并其中各堡
直至東樂俱贊理奇兵二營輪班防範兼保經

行今遇虜王經過見調奇兵營添撥兵馬令千
總官移駐洪水標下遊擊王國柱帶兵移駐大
營堡各駐劄相聯防禦高古城水磨川永昌衛
沙河懷安涼州衛永寧堡寧遠堡俱居虜行路
之右內永昌有副總兵尹濂涼州有副總兵李
朐如高古城水磨川沙河懷安永寧止有防守
帶驛官寧遠雖有守備俱難獨支涼州副總兵
宜至高古城并分兵寧遠協濟永昌副總兵則
分兵水磨川并零星崇岡金川王秀舖及出邊
寧遠送路所在各駐劄相聯防禦如或兵力不
敷贊理奇兵二營應[illegible]輪班官軍查照馳赴按

伏暫署總兵事王國勳提正奇二營兵馬二三
千名移駐附近堡寨分守西寧道移註永昌永
寧分巡西寧道移駐黑城新河山丹會同王國
勳從相機撫禦甘肅行大僕寺卿移駐江水查
驗馬匹並聞六官如同知通判經歷知事武官
都司指揮千百戶遊夜等官役或督率鄉兵收
斂保守或司銀帛犒待或計買馬匹牛羊盤纏
各聽該道隨其所長委用將至寧遠之時與既
過寧遠之後勢皆東壯而行鎮番參將汪廷佐
將沿邊一帶或內或外悉加隄備而李昫尹瀌
兵馬亦不當遠擊仍防後至及反噬各情大率

兵馬聯絡既以陽撫陰防其一切撫犒宴待自
虜王而下各分別大小以為差等纖嗇牛羊盤
纏量其價值以為銀貨多寡勿令過厚以傷財
勿得嚴拒以拂虜一一悉遵軍門方略調度其
本職駐劄所在俟臨期將標下遊擊兵馬親
行盡數帶領相度緩急東則涼永莊浪西則山
丹石峽朱盃事宜主將該道臨時變通不可膠
於一定若夫嚴諭軍民番族早為收斂不許張
皇不許與虜交通竊取虜物俱行該道再出告
示張掛已經咨鄴會行其軍門於七月中旬離
固原至蘭州職於六月初旬至山丹漸移涼州

各提兵駐劄間又准軍門咨稱莊浪兵馬單弱
復行加添標下勁兵分發各堡協同防禦其一
切撫防事宜似為極周且備但隨行虜衆各附
虜王前後而甘永涼州隨山隨口擁集而歸紛
紛紜紜殆不知幾十萬衆內有告討賞給牛羊
乾糧盤纏悉行守巡二道相機分投委官量准
親信頭目易換布梭飯米作速押送就便闇門
聽其出境其虜王處則有軍門與職會給牌面
約束部落不許騷擾虜王遵守且感戴恩禮大
小頭目均霑每切切留心禁治俱不敢纏擾生
事直與編民馴服無異於八月二十八日由大

通河寬溝兒入鎮羌境界職遵照軍門原行備
行各道委官自順義幷妻子而下一切頭目台
吉首領哈等酌量大小輕重各給授賞犒告乞
賣馬兼易銀貨以資盤纏即於九月十一日自
鎮羌東闇門出境透往東北草地去訖虜王及
諸部落雖居海二年所費錢糧數亦不多既未
滋虜款亦未致缺望並無輕率畏徇啓釁招侮
之事是其撫防之勞比之對壘相敵者功倍萬
全等因又准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羅　咨准
總督郜　咨同前事據報虜王俺荅七月初五
日自仰華寺起身西巢除本部院不日提兵移

駐蘭州次移靖虜及寧夏一帶就近調度外合
咨前去煩為會同總兵官嚴行各該大小將領
等官各將所部兵馬着實整練以備緩急一面
選差乖覺通夜遠為哨探虜王俺荅自某月日
離甘鎮某地方境界見在何處或駐牧或兼行
相距本鎮幾日之程約有若干里若徑奔賀蘭
山後迤北經行歸巢即我境外止宜嚴兵固守
免事遠交如彼有所乞求不妨量給以示恩信
若由賀蘭山附近及平虜城地方經行即我境
界所宜周防不可少懈大約至某月日可到該
鎮境外某月日可以離境務要預先籌畫應發

某營官兵若干前去某處駐劄按伏總兵官仍
提兵與該道移駐就近城堡相機防禦大率兵
馬要聯絡形聲不可先露陽示撫處陰為隄防
其一切撫賞宴待乞求盤纏等項要在本院與
主將并該道臨時隨機應變斟酌而行至於赤
木口中衛乃通套捷路惟恐姦人引誘由此經
行亦當先探防備設計預阻一面將近境的日
與經過地方遠近及大約離境日期該備過官
兵緣由先行咨報以憑施行准此該本職即會
同總兵官張臣通行各該兵備參遊協守等官
整練兵馬以備緩急調遣一面選差通官得勝

等前去甘鎮會同軍門原差通官哨探俺荅經
行道路消息續據齎報本王與職書云西海迎
佛已畢有固原宣大總督甘肅都撫傳示
內閣兵部勸我四套為我年老子幼好意今從寧
夏地方過河套內蓋寺造佛又准總督部　咨
據原差守探通官申佑李文學具報虜王欲經
由寧夏地方過河等情本部院切慮自此而東
迤南則逼近固鎮蘭靖一帶地方迤北則由松
山一切近寧夏中衛及赤木口等處境界稍北則
從賀蘭山後經行設法諭阻正在吃緊除本部
院移駐寧夏適中小鹽池地方相機調度一面

差人前去虜營宣布
朝廷恩威諭以
封貢大義彼特西行禮佛止於甘鎮經過今未奉
明旨難由寧夏內地宜從舊路歸巢若有違悖恐難
保令名及設法誘阻外合咨前去煩為查照原
行哨探虜王如果由山後經行差人乞討宴賞
查照甘鎮事規酌行如有欲由中衛赤木口一
帶經行消息一面選差官通深入虜營設法間
諜寢杜虜謀仍一面將中衛赤木口各無踮水
用微斷放水注成巨浸橫城馬頭船隻酌量撐
歷[illegible]之知無船可渡有水難行無草可牧不經

內地嚴峻夷夏之防斯為完策事完將效勞人
員敘錄咨報准此隨據本職原差通丁得勝等
走報虜王已於九月十一日從鎮羌起身出邊
要從寧夏地方過河由套盖寺造佛等情該本
職切思虜王由巢欲由內地渡河此犬羊圖捷
取便之私耳然邊關為華夷大防豈可輕令虜
衆驅馳內地況未奉
明旨安敢聽從自係此際防撫阻諭喫緊攸關職有
隱憂焉隨即會同總兵官張臣遵照軍門原行
選差通官把亦等前去虜王帳內多方撫諭及
宣傳松山住牧分定寧夏互市酋首賓兎勸阻

虜王宜感　天朝恩德守
朝廷法度仍由舊路歸巢不可經由內地賓兎即
欣然應承一面行各該叅遊協守等官查照原
議信地設伏總督部　移駐寧夏小鹽池本職
移駐邵綱堡各通中調度寧夏兵糧道僉事周
有光處備撫賞等物總兵官張臣提兵各移平
羌堡赤水口地方以待十月初二日虜王俺答
帶領大小頭目部落住歇赤木口邊外地名亂
井尚擬欲由內地取捷回巢因前賓兎講說官
通撫即以此猶豫未決本職即查照軍門原行
令偏地放水示以人馬難行之狀撐匿船隻示

以人馬難渡之形復差撫夷守備鄭賜帶領慣
走虜營通丁吳教填等前去會同軍門原差通
官申佑等照前宣諭虜王探實內道難行河無
可渡即行聽從部落求賣馬匹以資盤纏本職
督同該道僉事周有光都司等官戚龍施才等
查照甘鎮事規酌備撫賞筵宴易馬貨價等項
於本月初五日運至赤木口邊外亂井地方虜
王帳內處所逐一宴賞易馬畢虜王傳示部落
受過
中國大恩不可經由內地騷擾漢人即於初六日
申時由川底原路回巢說等因并各敘防撫效

勞供事文武官員及稱虜王俺答等與卜失兎
阿不害切盡黃台吉賓兎台吉丙兎台吉及蔵
僧鎖南堅叅等亦應併敘又准巡撫侯　咨准
總督部　咨為申嚴防範以戒不虞事照得虜
王雖已東歸然套虜卜失兎阿不害切盡黃台
吉等率衆住牧甘泉南山一帶糾聚各枝欲讐
兎刺雖夷狄相攻
中國之利但彼部落既衆徒黨寔繁夷性犬羊恐
難制馭在我防範均當戒嚴合咨前去煩為會
同總兵官嚴行各道及大小将領等官整飭兵
馬嚴慎城池比常十分加謹隄備仍選差的當

官通前去虜營傳諭各酋若欲往犯番巷剌則當
西出境外若不往則當各回原巢不許在此久
住仍將動靜消息不時塘報軍門以憑施行其
一切防撫事宜要在本院與主將相機而酌行
之大要無處彈制並行不悖操縱張弛允協機
宜為上也等因准此行據守巡西寧二道右參
政李汶副使張九一呈稱原住甘涼永昌南山
一帶接捱海寺諸虜巢帳聯絡延亙約幾千五
百里正為復讐原無遠去之意遵蒙督撫明文
一面將卜失兔阿不害切盡黃台吉即省令撫
夷官通臧繼武王良臣王甲着落押送仍督各

該將領將大頭目威正恰把不能等十四五大
枝各准給牛羊小市令其作為盤纏其餘小頭
目及零星諸虜一面燒荒兼行驅逐懷恩者固
不勝其感激而畏威者亦不勝其冢息各皆聞
風爭趨若恐或後原其所以實由軍門帶兵久
駐蘭州先以樹之風聲撫院隨帶兵馬巡行沿
途啟張聲勢因此卜失兔阿不害切盡黃台吉
去力哥等各部落精兵拜老小不計其數俱從
石硤水泉毛卜剌永寧蔡旗黑山寧遠新河北
腰墩乾河板橋等處各開門遍地馱載帳房跟
赶牲畜陸續東行數年結聚之虜各邊會集之

酋一時出邊盡絕等因各緣由到臣卷查先准
兵部咨為虜王擁眾離巢遠赴西寧海上孤懸
重鎮萬分可虞懇乞
聖明速賜禁遏以保安疆圉事該巡按陝西監察御
史邢　題前事本部覆議合候
命下移咨陝西督撫如果諸虜以建醮而求請蕃祭
油菜茶果之類亦須隨宜給發以慰虜情餘聽
隨宜撫處既不可過事周章以自生憂懼尤不
宜示虜疑形以生虜心等因又准本部咨為虜
酋率眾西行仰佛乞
勑該鎮諸臣便宜防撫以戢不虞事該兵科都給事

中裴　等題前事又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太
子少保兵部尚書方　題為夷情事本部覆議
合候
命下移咨各督撫諸臣在陝延寧二鎮虜王果由河
套外賀蘭山後經行遠不相聞但當各守疆圉
免事遠交其甘肅鎮如遇虜王或至境上或由
內地經過預行各地方官嚴加守斂各差官通
聊為犒撫勒定約束無容部落騷擾生釁自然
拒阻務內脩防禦之常外示慰勞之恩如果眾
敢肆別逞即當嚴諭虜王責令戒治仍酌道宜
戰守致縱寇納侮等因又准本部咨該巡按陝

西監察御史李　題為虜王垂涎茶市懇乞
聖明亟　賜禁止以裨
國計以固邊防事又准本部咨該總督宣大山西
軍務兵部右侍郎吳　并巡撫大同右副都御
史鄭　各題為夷情事又准本部咨該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黃　題為虜王率衆西行乞
勑當事諸臣嚴戒備預撫處以固疆圉事又准本部
咨該雲南道監察御史馬　南京廣東等道監
察御史林　等各題為災異頻仍謹條時政懇
乞
聖明隨時備省以回
天變以圖治安事俱覆奉

欽依移咨前來又准宣大總督侍郎吳　咨同前事
節行甘寧延固撫鎮衙門通行欽遵防撫間又
准本部咨為敷陳防虜事宜以圖保安邊疆事
該前總督董　會同巡撫侯　具
題虜王西行一切防禦撫處事宜本部覆議恭候
命下移咨陝西督撫查照原議嚴督本鎮大小文武
各官照依分管信地加意隄防應撫應禦相機
行事固不可周章以損威重亦不宜疎略以啓
釁端如有怠玩僨事不奉約束者並聽指名參
究尚虜別有請索要中茶馬即使差宣大執送

不通大路原設腳力二十九頭人夫八名每
遇接送官使雇馬一匹用銀一兩雇夫一名
用銀六錢擺設中火遠處用銀三五兩近處
用銀一二兩官職大者費銀百餘兩官職次
者費銀三五十兩計一年約有二三千金該
縣無正額錢粮皆借里甲湊辦以致人民逃
竄雞犬罕音言之可為流涕嘉靖四十二年
間該前任撫治鄖陽都御史吳　目擊艱苦
題
請塞路迨今十餘年來竟未見遏絕者雖是人情説
愒亦因當時塞路之議未得其要領爾臣等

為商南縣經過官使由河南來道出南陽府
新野縣自陝西來道出西安府京兆驛此三
處固岐路所由分也合無請
旨申飭遇南來者着落南陽新野府縣官遇北來者
着落西安府官當將傳牌阻回令其從洛陽
及潼關大路經行如府縣官不肯攔阻或官
使仍假徑路取便者即至商南竟內該縣不
許應付聽臣等通將各府縣掌印官及經過
官使據實
題參從重究處則法嚴而人心不敢犯路塞而疲
困自甦伏乞　聖裁

總兵等官李朐等各塘報虜王俺荅於萬曆六
年四月十六日自境外昌寧湖起營由寧遠堡
闇門入邊從周家灣永昌城迤西過大路横梁
山滚石溝新城兒石頭口大河口九條嶺洪水
花寨曹古城大馬營泉腦扁都口至五月初三
日辰時帶領隨行部落俱已出境續後虜騎不
時絡繹行走沿途一毫無犯等因前來該前督
臣董　會同撫臣侯　具本題
知訖臣奉
命於本年九月十九日抵鎮看得虜王俺荅久居海
寺雖曰禮佛建醮恪守盟約但跟隨部落衆多
與夫河套松山西海諸酋往來[illegible]易生選差
通官申佑陶淶周東李文學隨帶布梭米麪等
物前去西海會同宣大通官珊瑚等在於虜王
俺荅帳内假以布施更番守探以觀動定及行
甘肅撫鎮守巡兵備及大小將領整練兵馬陽
示撫處隂為隄防務保無虞間又准本部咨該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趙　題為虜王久駐西海
地方不便懇乞
聖明早
賜議處以慰邊氓事又准本部咨該巡按陝西監察
御史羅　題為虜王援市要求懇不可厭懇乞

聖明亟
賜禁止以靖邊圉事本部俱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通行甘固撫鎮遵依訖續准巡撫侯
咨為議處虜王代乞藏僧脩
貢以彰
聖化事內稱虜王俺荅代乞藏僧鎖南堅參等進
貢方物馬匹乞要優授職事等因該臣會同撫臣
侯　具本題行禮部覆奉
欽依賜授鎖南堅參大覺禪師星吉藏卜都綱職事
圖書僧帽袈裟與俺荅及跟隨頭目把漢那吉
等一併
降勑賞賚衣襲綵段等項已經委差臣標下千總原
任都司張九功等領賫前去西海虜營
頒給領訖續准兵部咨為邊鎮急缺馬價收買市貨
懇乞　聖慈早賜議發銀兩以濟急用事題奉
欽依動支太僕寺馬價銀三萬兩差主事朱衣解發
前來聽臣酌量分發甘寧二鎮各一萬五千兩
以充市本及虜王在海東歸宴待撫賞之用又
准本部咨為秋防届期乞
申飭邊臣以禪安攘事又准本部咨該兵科署科事
左給事中李　等題為遵
廟謨獻愚忠以飭秋防以保治安事俱覆題奉

戒飭備䖍通行各撫鎮遵依去後續據臣原差通官
申佑等從西海𧷤回虜王與臣書內云七月初
五日從西海起身等情隨經通行甘肅撫鎮督
同該道將領查探經行道路相機撫防臣量帶
標兵移駐蘭州就近調度及通行固原寧夏延
綏各撫鎮嚴督文武將吏一面整兵以備緩急
一面偵探以為預待本年八月內據莊浪兵備
道少卿兼僉事石櫃叅將劉承嗣探報虜王隨
帶部落於本月二十八日由大通河覓溝兒入
鎮羌境界等情臣恐莊浪兵馬單弱量發標下
千總劉斌鑾等帶領標兵三百名前去協同防禦

間續准巡撫侯　咨稱虜王俺答於九月十一
日自鎮羌東闇門出境透往東北草地去訖等
因准此隨據原差守探通官申佑李文學探報
虜王要從寧夏中衛赤木口地方徑過河套內
盖寺造佛等情臣隨於蘭州起行東移靖虜及
寧夏適中小塩池地方相機調度仍一面備行
寧夏撫鎮整兵預待選差官通設法間諜寢杜
虜謀徹壩放水撐匿船隻以阻行計及差通官
申佑等前去虜營以大義宣諭虜王亦即依允
續准巡撫羅　咨報撫諭虜王俺答依從於十
月初六日仍由邊外川底舊路回巢寧夏犒賞

馬緣由前來該臣隨將虜王出甘鎮境界及經
寧夏境外由川底原路回巢日期緣由二次具
本題
知訖今准前因臣惟北虜為
中國患自古然矣
二帝三王不能除秦漢以來不能服迄於胡元而其
變極矣幸而
天啓
皇明
大祖高皇帝迅掃腥膻復古今
帝王之統

成祖文皇帝犂平沙漠奠內外夷夏之防二百年來
各虜固向背靡常至嘉靖間俺答則黠橫滋甚
雄據北庭萬有餘里侵擾各塞五十餘年遇我
穆宗莊皇帝
格
天心之助順致孽孫之來降俺答執叛獻俘傾心效
款仰蒙睿衷獨斷
特用良輔淵謀
錫以王封許之貢市俺酋既稽顙而臣服套虜亦嚮
化而来歸盖九年於此矣然東西塞界各有攸
分而照種撫防尚易為力詎意順義王俺答託

禮佛教移帳西行大糾宣雲以及河套諸部盤
據西海者三十餘萬往來涼永者日無寧時癰
結難消積薪可慮呼吸之間安危之繫也其相
緩急而隄備因情勢而輯綏期不輕率畏狗啟
釁招侮以仰副
明命誠有未易者大小文武咸切隱憂臣關外叨司
更抱危慄而安能逆覩有今日也即如虜王入
甘境首以開馬市為乞夫宣大已開馬市矣毋
論荒邊匱耗措辦不前即屬贏餘事體亦礙幸
而百方開諭及謂先
奏停宣大而後此中徐圖虜王遂語塞而馬市止

矣臨行雖易馬五百匹乃告作盤纏以恤窮蹙
耳虜王日會藏僧無涎茶市夫茶市乃
中國制番之命而濟邊之急甚大計也若奪番之
茶而阨之矣番不中馬而化之虜非所以羈戎
羌而翦羽翼也幸而諭以番虜各有所市而虜
不易茶奉有
嚴旨若應佛僧齋醮之用止應量為處給難以侵奪
番利遂不復言而茶市止矣佛僧乃虜王之所
敬信以為進止者使貪其餌而為之謀吾事去
矣幸而撫臣招邀入鎮首祝
聖壽次祈年豊次禳民災徐徐密語以機事及

貢方物授職給賞佛僧益為我用矣虜聚日久
易起戎心動靜消息全在偵伺通官申佑陶染
李福保等密約宣大通官珊瑚等日窺左右以
覩其變或用間以離其心或危言以挫其銳及
結誘親信者以旨其機而虜情常在目中矣虜
王名雖迎佛意在搆怨若乘勝則驕溢之氣益
恣遭挫則憤蹙之心未已進退徘徊歸巢無期
其為疆埸害未已也各通官每以成敗利鈍借
言為間虜王老於兵者討正無聊及宣諭
內閣兵部之意即帖然依聽假以年時未吉且東
回以圖後舉其情尚繫敵國而利我

中國者有在也虜王既不得志於羌刺則無以掩
群醜耳目遂倡和土魯番哈密之說令虜使出
嘉峪關意欲挾
中國之勢以要之及諭以大義不得由禁關而又
先洩其謀於哈密係全貢夷而為我藩籬者尚
固也虜王乃切盡貢合吉誘之而西切盡因虜
王不與同讐鼓卜失兔同糾虜衆十五枝住於
黃草灘已將那吉誘之帳內而欲邀留虜王會
事以阻東歸及道之出鎮羌謂水草便虜王
唯而姦計遂沮矣寧夏鎮城
宗藩樹屏于條匪 而外有漢唐渠壩本鎮今永

所關安可使虜窺之倘此端一開則套虜狃焉
松山逕踏而後事未可知也幸而放水匿船多
方伐謀及諭以失信難保令名遂仍回川底行
而寧鎮內地得以無擾矣虜王巳行卜失兔切
盡羞憤無聊蜂聚涼永南山占戀水草惟恐別
啟事端及設法宣諭而驅逐之遂席捲而東而
甘鎮內地無一虜帳矣其若虜之往者陳兵彈
制行者隨兵護防或犄角或按伏勞不勝言告
恤者隨宜處置妄乞者據理諭止朝應此暮酬
彼時無少息千端萬緒累牘難書大都虜王以
及授官各酋俱恪守外臣自雲部以及河套諸

虜俱馴如編氓自西來以及東返兩閱歲矣而
始終不擾若此豈人力之所能致哉蓋由我
皇上 聖神文武 德冠百王 順治威嚴
業超千古 垂衣裳而朝萬國王帛攸同
飭綱紀以靖九邊戎矛載戢華夷一統蓋稱漢武唐
宗干羽兩階快覩
堯天 舜日遠光 二祖之烈近揚 先帝之休
中興之治倚與盛哉
奉
聖旨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蕭廩謹
題為懇乞
天恩俯容入衛兵馬番休以甦疲鎮事臣奉
命查理四鎮兵糧自入境以來日夕講求利病用圖
節省但所見士民皆云四鎮最苦無如榆林榆
林最苦無如入衛兵馬緣本鎮孤懸套口逼近
虜巢地既五穀不生兼且百貨不至較之諸鎮
最號衝疲邊墻千五百里城堡三十八座僅有
軍丁五萬而竒馬二萬而竒較之諸鎮亦頗單
弱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薊昌議將本鎮兵馬
挑選精壯四枝入衛節年奔疲節年傷損兵則

逐營抽補而抽補不足則取諸捉生馬亦逐營
買補而買補不得則許其搶兑每年三月例當
上班開歲以來即行整搠馬給官價每枝歲幾
萬金而鞍轡衣裝出於兵士整備者每人尚須
數兩也此等窮軍何從措處既牽揹傍人出錢
幫貼又預指月糧減價扣賣大率身未出門而
一歲之糧去其大半矣其在隻身單丁尚猶可
說如有父母妻子竟將疇依此整搠之苦也整
搠未畢啓行屆期婦女耄倪倉皇奔送情同死
別禱求生還號哭震天踣人掩泣此離別之苦
也別去兩月始達薊昌一到薊昌地方即[illegible]

危敷坐三秋防守晝夜不休餘暇修工催促愈急此戍守之苦也兵不得顧馬又尅馬料以聊生故馬多倒死將不得顧兵又科兵糧以供費故兵多多逃亡亡者間有灰骨來歸大半委填溝壑存者僅餘黃瘦喘息多有顛踣道途此死傷之苦也幸而還家有同再世閭里稱慶骨肉相依曾不月餘又當整搠賞糧束裝捉生搶光紛然襍出無異轅駒又有一班存留冬防其情尤苦去來之際動經二年又有一班選留摽兵其苦更甚征戍之久閱歷五年歲月既深情狀尤別身世寄寓室家仳離風俗傾頹閭井蕭索總

計二十年來損傷兵馬何止數萬糜費公私錢糧何止百萬畢竟薊鎮僅以供脩築之工未必得其防禦之力也且先年士馬強壯習俗忠勇尚能綴虜東犯之謀為四方應援之助今則役久而疲人窮則詐不惟為虜所輕自保不暇亦且人懷怨望漸逞兇狂此其所當亟為議處以弭後患等因臣惟兵馬入衛薊鎮本以鞏固
京師大義所關諸鎮似不必恤然苟有益於薊鎮則困恤於諸鎮亦可也而論者皆力言其無益苟無害於他日即無益於今日亦尚可也而識者皆逆計其有害何也內外賓主其勢既分則秦越肥瘠其情自將不切勞苦怨咨其心既貳則橫潰決裂其究必將不支此河上之詩閒左之戍所以為千古明鑒又不但日費料糧歲費裝賞為　內帑之尾閭漏巵所過搶奪所止奸盜為地方之城狐社鼠已也節經中外論列不下數十疏然　廟堂之上則以兵不中制必聽薊鎮自裁薊鎮之臣則以事難逆覩必俟教練有成而後裁教練既日復一日孰為成就之期入衛則年復一年未有停止之日近該兵部題覆秋防畢日議處邊人望之不啻雲霓今又寂然是尚未有定說也茲者臣涖事該鎮之際正

上班整搠之期羣擁馬首備訴諸艱臣亦勉以臣子大義再三譬曉但耳聞其室家悲號之聲目覩其道路窮蹙之狀真有一念慘怛不能自已者故敢竊附於使者宣德達情之義冒昧為
皇上陳之臣亦知　廟堂尚以醜虜匪茹為慮薊鎮尚以擺守不敷為詞姑不敢言諸鎮請言榆鎮姑不敢言撤戍請言番戍臣查得該鎮兵馬原定四枝分為兩班更番入衛後因三十二年薊鎮有警議留一枝冬防止放一枝回鎮次年仍發二枝遂使每年止有一枝休歇而休歇一年者又該冬冬防行役一年夫所責衛兵者以其心一

勇可戰守也若一年一度往返燕秦如此奔疲
而責以捍禦容可得乎是薊鎮徒擁虛名榆鎮
備受實害而　國家又抱隱憂殆二失也臣又
查得寧固衛兵俱係更番薊鎮修練頗已就緒
如蒙
聖明察臣之非敢飾說念疲鎮之委已莫支
溥浩蕩之恩　施節宣之政俯容四枝兵馬照舊番
休三月上班十月回鎮前項冬防摽兵俱行撤
放姑俟虜情有定再為議處庶兵力少節而不
致重困人情少安而不致重傷必將戴
聖主噓枯之恩奮壯士敵愾之勇而在榆鎮稍省買

補馬價在薊鎮稍省賞給客糧其於
國計亦或少裨矣此亦愚臣節省一事也臣干冒
天聽無任激切惶悚之至
萬曆五年三月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欽差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郜光先謹
題為議處虜王代乞藏僧俯　賜　以彰
聖化事准巡撫甘肅兵部左侍郎侯　咨據甘肅行
太僕寺卿兼河西屯田道僉事馬出圖呈稱會
同甘肅兵備道副使武尚賢鎮守甘肅總兵官
陳銳當堂譯審得僧使鎖南釋迦執稱鴉兒論
哈乃是藏稱其主之名其泰化王即官制內載
烏思藏原封闡化王初封年分失記今長男名
札釋藏卜又有弟札釋堅參俱在藏未來先年
差人進　貢因路間難行至今未回已經二十

三年未曾進　貢見在西海活佛是答賴剌麻
係札釋藏卜師傅因差本僧隨來着他代求進
貢欽討　勅書復封札釋藏卜襲頂國師闡化王
札釋堅參亦隨進　貢量討賞賜佛僧答賴剌
麻名鎖南堅參見與順義王說法勸化眾達子
西番為善近了　朝廷地方仰慕
皇帝爺爺進　貢求討　勅書毘盧帽袈裟印信陞
授世界佛號或國師禪師今差來番僧南迦札
釋是活佛徒弟又佛僧阿撒賴剌麻係答賴剌
麻徒弟名星吉旦藏卜今討進　貢任
朝廷賞何職事差來僧管綽是阿撒賴剌麻徒弟

各齎捧番表四紙順義王一本係屬官內開、
欽封順義王臣俺荅稽首頓首謹奏
大明仁聖皇上投遞番文先前永樂年間有好善作
佛的僧原進　貢来賜法衣加衫僧帽各加職
品隅兒麻巴失陞佛像名薛兒超兒討陞我箇
我乞兒剌麻先前超兒討陞買荅兒包的素都
是佛名俱有職品加衫僧帽賴義王又求討取
和如今荅頪剌麻討大寺金剛佛刀兒討長討
王石印加衫僧帽鴉兒論哈討古世泰佗王穿
的衣阿撒賴剌麻討大國師衣服三人所進
貢物件俱開達子漢人西番三國大事成一家上
邊是　天下是　朝廷　皇帝進　貢萬曆六
年九月二十五日藏僧三本係番字搽弘化寺
頪麻僧真藏卜譯稱不能盡職大畧內云
仁天自在　朝廷法主
皇上頂上莊顏如意寶珠尖一聖上寶座無垢蓮花座前
進文釋迦比丘鎖南昭一絫供敬多多叩頭今脩
積福禄如水中之船照生烏思藏地方自稱經
綱身一切地方尊聖如來法知轉代洪輪世界
盡数不去妙座恩典不盡我今　朝廷法主
皇上你的恩典如同白界蓋罩一切為塵倚靠皇上了
東方　朝廷國度熱事佛的教門一時不違俺

大皇上身受萬萬堅牢分付各衆僧懺悔祝讚重抑
本進　貢釋迦磨彌佛舍利子一顆西天聖地
彌麻銅造就的無量受佛一尊青獸頭上肥一
簡氆氇物件俱全上進火牛年十月初上吉日
思也洞地方寫又一張星吉藏卜番本大福壽
吉祥大高天一切恩典法主
皇上脚下供敬叩頭進這時九節受福吉祥如須彌
山堅牢住世千年又說雪山地方上中下得濟
普生妙法自無垢讃觀世音菩薩顯化這是名
稱上師鎖南堅衆賢吉祥名為輪大地衆生三
俱全照法所成供敬可憐念保佑經剌麻鎖南
堅衆同我剌麻為輪田轉法功德今討貫頂國
師水晶印信衣服俱全
皇上荅報恩典護法靈應
皇上的身與意三吉祥保佑祝讚不絶進
貢彌麻銅救度佛母一尊西牛角一隻馬一匹氆
氇等物上進土虎九月內寫各等情據此議照
烏思藏闡化王原係先年議　准進貢之國由
四川路經行入　貢嘉靖間曾進一次因夷使
未回今二十餘年向未　朝進其藏僧荅頪剌
麻即鎖南堅衆在烏思藏號稱活佛本國甚為
敬信順義王俺荅懇求一見因而遠久住西海

答順義王爲頭邊底壁障的根盡除備積白善
無邊分外這一方增盛上禀心腹讚言又供敬
三寶供養爲妙捨施世主我自心想月月日日
不忘這一方烏思藏釋迦磨彌佛增送供養香
火有裏讚文無量收執者裏順義王説這世該
我流興時節到了乞討職事印信官帽衣服俱
全賜與我同一切姻緣們無量不可思意祝讚
朝廷萬萬歲超聖元覺如來成就果位祝讚懺悔
不絶押本西天聖地彌麻銅造就連座背光佛
一尊進　貢等物數目另有文書上
貢土虎年吉月初頭大成法輪仰華寺寫吉又一

張貫項國師闡化王番本吉祥三足世界一切
想不盡天地大力徧滿轉輪法主
大皇上脚下如意寶座前盡焚香頂禮禀奏世界一
切主
皇上壽如不動經綱堅牢世法二禮如日月光普照
天下我們分又好有這西邊　朝廷地方安寧
大皇上脚下安生禀奏心腹事有我的父封貫項國
師闡化王職事見在如今我的老父身好
皇上與了職事到今我們自想化身這箇俺順義王
請到邊地調理陸道衆生顯同禀奏有先好貢
討與職事水晶印信衣服俱全我們一切

尊禮極崇事事俱從指化向善戒殺率衆守法
以數十萬之部落往来於甘凉道路之間未敢
結驟騷擾雖虜王父欵之誠亦藏僧教化之功
也我　朝二百年来未聞此事關係
國運之盛豈小補哉今闡化王託虜王俺荅轉求
代進方物并復本王名號願爲臣子及藏僧荅
賴剌麻阿撒賴剌麻進　貢授職無非敬順
天朝之意似應准從及查本鎮西寧并肅州甘州一
帶住牧番僧多有印信圖書襲授國師禪師剌
麻等項名號之規並有毘盧帽袈裟之賜順代
請藏僧求討悉爲有因及查前歳順義進

貢鞍馬等項該宣大軍門差中軍官朱瀚等代
進事規合無將藏僧荅賴剌麻阿撒賴剌麻并代
闡化王男札釋藏卜進　貢方物驗收原来夷
使省諭回海查照前規會同軍門
題請差官代　進其藏王札釋藏卜討
勅封貫項國師闡化王男札釋堅叅討賞賜荅賴剌
麻討　勅書授世界佛號或國師禪師并討毘
盧帽袈裟印信阿撒賴剌麻任當職事俱聽禮
部議給　頒賞以後或准幾年一次進
貢隨遣善持經呪番僧比照前例齎進方物隨虜
物化感悟仍於順義佛僧各給賞賜諭令[illegible]

既又私回原住地方約束部落遵守
朝廷法度一以協藏僧求　貢之意一以慰虜人
向善之心是亦以夷治夷之一機也今將取到
口詞譯過番表並進　貢物件開列於後呈乞
會　題等因到職案查先據虜王屢次投書懇
求有法佛等一名咎頼刺麻等二名阿撒頼刺
麻我今請他念經并藏裏秦化王乞
題本著他三人進　貢賞物陞秦化王男貫頂國
師秦化王奉頼刺刺麻世界佛國師禪師阿撒頼
刺麻任　朝廷陞職事賞賜和合一統共守
朝廷地方江山益見大了是為萬古之該職查得

官制內載洪武初年改封烏思藏都指揮使司
封番僧為六王內有闡化王名色即虜所稱秦
化王之意由四川路歲時進
貢今虜所云亦似有據尤恐未的復差通官饒彥
章等親赴西海面會虜王藏僧查審端的隨據
虜王差首阿郎甲兒亦大同恰等藏僧咎頼刺
麻差徒弟南迦扎釋闡化王差番僧鎖南釋迦
阿撒頼刺麻差徒僧管綽各執番本隨帶方物
以見恭順不為虛假今乃求討進
貢職事原為編屬曠古盛事莫大於此隨行該道
會同甘肅道鎮守衙門逐一會議應否准從計

處停妥呈報去後今據前因看得虜王過海迎
佛佛僧勸化遵守信義又各請求進
貢陞職是固　國家太平之福實
聖明柔遠敷化之效　廟堂訂猷所致況河西地方
各寺番族原有授國師禪師刺麻等項名色賜
有印信圖書僧帽袈裟衣物已為有據若令各
寺自進方物但恐路遠難於驛遞應付況屢年
順義進　貢鞍馬等項俱係宣大軍門差官代
進今亦查照前例行之實為省便但闡化王復封
之事雖據番有口詞進有方物惟人不屬於本
鎮事止見於官制難以遽准而遠人向化情不

可孤合將方物准其類　進量同藏僧給與
賞賜其復封之事聽禮部行四川巡撫查明議覆請
自　上裁然又切思甘肅孤懸河西環繞四隅
非虜則番而番信佛尤篤於虜如使聽藏僧之
進　貢而安居虜衆日益趨赴西番日益搆結
物聚必爭焉知久而不變哉此虜王藏僧既皆
有求於我則我之所以收撫操縱者正其機也
宜將藏僧各准進　貢從宜叅授其職事賜
給　勑書衣帽闡化王等藏僧亦量授職事衣
帽仍同順義王及跟隨頭目把漢那吉青把都
兒綽力庫台吉撦臊台吉周俺兎頼恰一併量

須賞賜傳諭藏僧率衆回籍選差高僧伴送順義回
住原地聽　朝廷就近號令約束套虜西虜一
槩守法住牧如不即回查照分定地方各該撫
鎮責差通官調取務期解散回則目前宜然耳
且虜之信佛極為誠篤使不因其機而利導之
則驅逐甚急又生別虞又合照依近行事例前
宣大總督王　方　每年行本鎮將肅州經僧
馬倫卜剌見授指揮童亦卜剌欲復指揮祖職
每年遣送入虜傳教經典無非繫縻以堅納款
之義今藏僧既授有職事合其進
貢即為我屬民矣况佛僧原教皆稱入虜化胡仍

當行三年一次或鎮南堅參星吉藏卜輪流一
名親來帶領高僧三名分給宣大虜王帳一名
榆林寧夏之中共一名西海仰華寺一名二首
僧往来其地撫化使各虜多居原地念經脩善
其今次所准進　貢之事每三年一次即隨所
居虜營撫臣查照地方代進永為定例再照
甘肅貧苦百物不産互市所費原有
京帑至於數年一應撫賞非於内里紙贖則出
於商旅課税亦間有脩築城之剩餘銀並不
呈請錢粮亦未嘗扣派軍[illegible]且於地方毫未
滋悉皆一時措處以貧苦[illegible]歷數年之久

有寧能幾何達虜無知居海者求布施賞賜住
来者求衆食犒賞寄無虛日况住父達虜若松
山賓兔西海丙兔等應酬[illegible]煩原係分定市處
俱各安靜守法是無侯言[illegible]往来酋虜如超胡
兒一枝原不係本鎮市虜指稱迎佛見虜王留
戀内地每貴驅逐又出又々指討降人孳牲畜
纏擾賞貴生事考其所以於原市地方身不
親行止制須給賞賜在本鎮又討買賣未見多
有牛羊亦不過止討賞賜已見今順義在海
亦當講明凡遇各鎮互市[illegible]有頭目正身方准
互市給賞如流住別鎮暫[illegible]賞賜侯回日方給

其經行之虜縱使隨地告[illegible]牛羊過路盤纏並
不得妄索賞賜以文善後[illegible]策制馭之權也盖
虜王藏僧既培其根本以[illegible]大勢而零虜碎枝
亦當裁抑以示警戒庶納[illegible]之義斯可永久事
干虜情相應併議為此除[illegible]使僧鎮南釋迦等
省令暫回西海聽候明文[illegible]合咨軍門煩為酌
議具　奏施行等因并所進番表方物鞍馬
差官齎送到臣卷查先准[illegible]部咨為虜王擁衆
離巢遠赴西寧海上孤懸[illegible]鎮萬分可虞懇乞
聖明速　賜禁遏以保安疆圉事該巡按陝西監察
御史邢　題該本部覆題[illegible]欽依備咨内開

如果諸虜以建醮而求請齋祭油麪茶果之類
亦須隨宜給發以慰虜情餘聽督撫諸臣隨宜
撫處既不可過事周章以自生憂懼尤不宜示
虜疑形以生虜心斯無外之化與無虞之戒並
行不悖矣等因又准本部咨為虜酋率衆西行
迎佛乞 勅該鎮諸臣便宜防撫以戒不虞事
又准本部咨為虜王垂涎茶市懇乞
聖明亟 賜禁止以裨 國計以固邊防事又准本
部咨為夷情事俱題奉 欽依備咨前来節經
通行遵依續該前督臣黄 將虜王俺荅經過
甘肅地方防撫事宜及前赴仰華寺建醮鈐束
部落不擾地方緣由會同甘肅撫臣侯 具
題訖續准本部咨准宣大總督侍郎吳 咨為虜
王懇求撫賞預行酌處以慰夷情事合咨前去
煩將虜王請乞撫賞斟酌量給等因准此該臣
隨行甘肅巡撫侯 斟酌議給務期撫處得宜
及行總兵官陳銳并守巡兵備等道通行各該
大小將領多方防撫去後續准巡撫侯 咨稱
萬曆六年扁都口西海酋首丙兔等互市其跟
隨順義王俺荅部落住海念經設醮各頭目屢
次懇討賞馬布疋斟酌具准以抵四海頭目互
市之數部落雖衆各安守法並無騷擾等因

前来隨該臣具本題 知會今准前因該臣會
同巡撫甘肅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兵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侯 議照自古明王有
道守在四夷来則不拒制馭之常道也曩者虜
酋俺荅以愛孫把漢那吉歸降
朝廷制馭得宜彼遂感 恩慕義稽顙稱臣
錫以爵賞 准其 貢市烽燧不驚邊陲寧謐八年
於茲矣頃者俺荅信尚佛教率領伊孫把漢那
吉及頭目青把都兒綽力克台吉擺腰台吉周
俺兀賴恰各隨帶部落前來西海仰華寺求見
烏思藏番僧荅賴剌麻名鎖南堅參與其徒弟
阿撒賴剌麻名星吉藏卜齋誦經談禪說法
遂尊崇二僧為活佛而二僧乃能勸化本酋與
把漢那吉等向善戒殺結修行以致俺荅等
傾心信服守盟愈堅約束部落秋毫不擾今鎖
南堅參星吉藏卜與藏主闡化王長男札釋藏
卜次男札釋堅參因事效順各具番表差齎方物鞍
馬求託俺荅亦具番表差人鎖南釋迦南迦札
釋管綽進 貢懇乞復授職事北虜西夷相率
歸化寔由我
皇上 聖德光昭海宇 神威振蕩遐邇是以萬國
來王四夷輸貢順[illegible]威嚴[illegible]誠於

今為獨盛而曠古所僅見也所據
進到番表方物相應差官代　進以達悃誠
道里窵遠相應照海虜丙兔等　貢馬并逃
一帶番僧進　貢事例并鞍轡留邊聽候給賞
及照　封授錫予自
朝廷出外夷之羈縻臣服固以得沾被為榮而
國家之懷遠綏来以假此以為羈縻之術虜王既
為各藏僧陳乞相應分別議處况俺荅率衆西
牧已久若非早令還巢不但東虜無人鈐束抑
恐西海致生他虞因彼之求乞而示我之操縱
此其機也與夫申諭正晋互市禁戢往行索擾

各事宜通應一併題　請伏乞　勅下禮兵二
部從長查議合無　俯順夷情將藏僧鎖南堅
叅授班事仍　頒給　勅書衣帽圖書星吉
藏卜亦量授職事給與衣帽仍與本藏闡化王
長男札釋藏卜次男札釋堅參先行厚加
賞賚以勵其效順之誠使鎖南釋迦等三名併行量
賞順義王俺荅厚加　賞賚仍　降勅獎諭以嘉其
率賓之義跟隨頭目把漢那吉青把都兒綽力
庫台擺腰台吉周俺兎賴恰一併量
[illegible]藏王扎釋藏卜乞請　勅書復封事宜聽該部
[illegible]宜　典制酌議上　請定奪欽行四川巡撫

查明具　奏仍容臣等選差通官傳諭鎖南堅
參等率衆回藏另差高僧伴送俺荅回住原巢
約束部落以後每三年一次鎖南堅參星吉藏
卜輪流一名親帶高僧三名分給宣大虜王帳
一名榆林寧夏河套之中共一名西海仰華寺
一名二僧往来其地撫化各虜各居原住地方
設齋誦經戒殺脩善不許為非作歹仍乞着為
定例許令鎖南堅參等每三年一進
貢一次其所　進方物隨其所居虜帳地方聽各
鎮撫臣就近會同各督臣差官代　進應給
[illegible]查給如果撫化有功亦聽臣等督撫官據
實奏　請加職優賚以示厚勸仍通行各鎮及
傳諭虜王鈐束部落以後互市俱許各頭目躬
至市所方許交易給賞如或派住別鎮即將賞
賜收貯俟回日方給不許別虜代領以長驕志
至於各虜經行邊地缺少盤纏者許隨地告賣
牛羊以資路費不許妄行纏討以啓騷擾之患
各鎮亦不許濫行給與以資無厭之求其原
進馬三匹容臣等查給無馬官軍騎征為此今[illegible]
原　進番
表方物開坐具本專差指揮張九功齎捧代
[illegible]

欽差巡撫陝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李光德
謹
奏為災報頻仍民隱可憂乞
勑當事臣工備查恤民事宜酌定經制以蘇困窮以
永治安事據陝西布政司呈蒙臣案驗前事行
間又據經歷司呈蒙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張憲
翔趙揖案驗亦同前事等因抄呈到司依蒙查
取邊腹守巡等道及西安等八府州縣應裁應
留公費公差等項銀兩數目前來該本司左布
政使朱炳如會同按察司按察使孫坤覆加查
議斟酌裁留總計陝西通省原額均徭里甲銀

力二差及各衙門公費等項共該銀五十九萬
三千七十二兩七錢三分八釐萬曆四年蒙巡
撫陝西右副都御史董世彥巡按御史劉光國
會議裁減銀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六兩四分一
釐今復裁減銀三萬九千四百四十五兩五錢
七分七釐存留銀五十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一
兩一錢二分呈乞奏
請以後照此行令各該有司遵守編派等因具由仍
分別總撒備細造冊通行呈繳到臣案查萬曆
七年十月內准戶部咨該戶科都給事中郜[illegible]
參等題該本部覆議恭候

命下移咨各省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各巡
按御史備行司道將各府州縣均徭里甲及各
衙門公費銀兩公差人數凡一應錢粮但係小
民出辦者通行清查議處某項應減某項應革
某項仍舊查照各省賦役書冊舊式分類開造
某州縣銀差若干力差若干各衙門公費若干
量減若干止存若干原設人數幾名今量減幾
名止存幾名呈報撫按衙門再行酌量會議財
必求省亟除冒濫之姦事必求妥永立畫一之
法固不可因循故習止報虛數虛文亦不可裁
革過多使之難行難久陝西限明年二月具

奏本部覆議上
請行撫按刊布成書以司冠府以府冠州縣止用銀
力各差總數每州縣各另一冊備列細數以後
年分依此徵派永為遵守及申嚴撫按查訪各
有司有清約樽節實心為民者即行奬薦如堅
持故套仍前加派小民餽送交結以要聲譽者
指名參究即贓非入己但係額外濫用者亦照
科斂例罷黜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准此已經案行布政司會同按察司查報
裁留冊由前來看得各項銀兩數目冗濫尚多
又經駁行復查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按陝

西監察御史趙楫議照民間之苦累莫甚於里
甲差徭而欲蘇其困疲尤急於除革冒濫今查
陝省所屬西安等八府州縣歲派均徭里甲銀
力二差及一切公費等項有司不能秉公覈實
積書得以夤緣作弊相習故轍任意加編銀則
恣肆驗貲人則濫役生姦在官司以為年年之
成規遂皆稱便在小民乃受日日之剝取被累
何堪茲者荷蒙
皇上俞允部科之議責成各該撫按諸臣查議裁革
誠為祛積弊恤民瘼之
盛心也臣等待罪地方仰遵

聖明軫念元元之意悉心奉行期圖節愛督責布按
二司嚴加清查酌量裁革今據所呈各項銀兩
除前任撫按諸臣裁減過三萬五千六百有奇
今復裁減過三萬九千四百有餘計其先後共
減去七萬五千餘兩則於全陝久疲之民或稍
得寬恤矣既經該司反復查議前來相應具
奏及照裁定之數即當以來歲為始但本省均徭
例係二年一編其萬曆九年各項差銀業已預
行編定揭示刊冊矣若即更改恐啓姦人那移
侵隱之弊應併入 議伏乞
敕下戶部再加查議上
請合無行下臣等轉行布政司將前各項銀兩除先
年裁減過銀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六兩四分一
釐外今次裁減過銀三萬九千四百四十五兩
五錢七分七釐自萬曆十年為始停免派徵仍
出示曉諭使各小民知悉以彰
朝廷寬恤之恩其存留應照舊實用銀五十一萬
七千九百三十一兩一錢二分刊刻成書以司
冠府以府冠州縣止用銀力二差總數每州縣
各另一冊備列細數照此編派永為遵守仍嚴
諭有司官員務要痛滌前愆果有清約樽節實
心為民者聽臣撫按即行獎薦如有堅持故弊

通同積書人役仍復濫派以充私橐者亦聽臣
撫按查訪得實照依該部所議論以科歛從重
參黜如此庶冒濫既革而疲民獲蘇息之澤法
紀嚴明而有司免加派之弊矣
萬曆八年十一月

欽差巡撫陝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李堯德

謹

奏為欽奉

聖諭事據陝西布政司呈稱卷查先蒙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石茂華并巡撫陝西右都御史董世彥案驗俱為前事行間又據經歷司呈抄蒙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光國邢价案驗亦為前事抄呈到司依蒙查得全陝各府州縣自隆慶二年起萬曆二年止額解各邊鎮民運夏秋糧草除各年徵解并陸續帶徵及奉

詔蠲免外仍有拖欠未完隆慶二年三年四年糧共

一十五萬四千七百六十二石七斗草三十五萬三千二百一十九束應照山東河南事例盡數

蠲免隆慶五年六年糧共一十九萬三千六百八十二石六斗草四十六萬五百九十五束并萬曆元年二年糧共一十七萬四千一百四十六石八斗草五十六萬九千四百九十八束俱應照例每年帶徵二分但陝西設臨邊徼地土墝薄兼以水旱頻仍故見徵錢糧不能全完帶徵尤難催併縱使嚴刑峻法然民窮財盡惟情有不堪抑且徒斃無益合無將前隆慶五六兩年拖欠糧草亦行題

請免豁萬曆元二兩年未完糧草照舊帶徵其屯糧折價一節查得西寧衛被遭冰雹災傷軍士凋疲而萬曆四年見徵屯糧內九百九十六石每石應准折銀三錢以恤貧困其餘衛所俱應照舊徵納等因造冊通行呈詳總督撫按各院先將西寧衛萬曆四年見徵前項未完屯糧批行准令折價以示優恤訖及查民運錢糧存留本處者亦應併查

蠲免據呈尚未議及仍駁行本司再加查議蒙此行據西安等府各將民運存留錢糧查明併入起

祿之內分別已未完應徵應免數目冊由到司覆查相同議照全陝稅糧外供四鎮邊餉內給

宗儀祿糧及官吏師生人等俸廩等項支用額數已定難容拖欠第延平慶臨鞏五府設在邊徼土墝民貧田無豐厚之獲歲多水旱之災所以節年追徵不前積累欠數官司比較雖嚴小民逋負如故西鳳二府雖居腹裏而邠州淳化麟遊汧陽等州縣素稱疲累糧草亦多未完夫自隆慶二年起六年止拖欠除二三四年內奉

詔量免三分外仍該未完粮五十九萬八千八百五十三石一斗八升九合七勺九抄六圭草八十

五萬六千三百五十四東一十二兩一錢五分
內五六兩年拖欠之數似應仍照山東河南事
規照舊帶徵但前項地方委俱窮困且係既往
年例終難盡完合無俯從會
題併行
蠲免其萬曆元二兩年該糧二十九萬九千九百五
十三石一升二合七勺三抄三撮九圭草五十
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三東六斤二兩三錢七分
仍照例帶徵庶錢糧不致虛存小民得霑實惠
等因造冊通行呈繳到臣接管卷查萬曆四年
九月內准戶部咨該本部題稱邊鎮錢糧山東
河南北直隸各省府自隆慶二年起至萬曆二
年止拖欠二十五萬餘兩皆在見年以前之數
若不酌量
蠲免則遭逢
恩諭之日而獨起運邊鎮者不得霑
恩其何以彰
浩蕩之盛查得隆慶二年三年四年
詔徵七分之數該銀六萬九千餘兩續止完得一萬
七千餘兩歷年既久勢必難完況前項拖欠又
係已往年例合無通行各邊鎮督撫衙門及各
省撫按官查明盡數

蠲免其隆慶五年六年萬曆元年二年拖欠共銀一
十八萬八千餘兩每年帶徵二分又查得山西
陝西自隆慶二年起至萬曆二年止各拖欠分
數雖據該撫按冊報尚無前後完數臣等查照
冊報列在後開合亦通行各鎮督撫聽自會同
各該撫按官查照山東河南前例分別年月久
近分數多少酌議應徵應免數目一面
奏報施行一面造冊繳部查考至於各處原係存
留本處地方以備歲支者難以懸斷本部亦咨
各巡撫官查覈有無拖欠勘酌地方盈縮應免
應徵具本
奏報又各處屯糧舊例原不改折但遇有災傷奏
請議處災重者折銀三錢災輕者折銀三錢五分今
漕糧既蒙
恩諭改折屯糧亦宜照例施行合行各該撫按衙門
查果地方貧瘠軍士凋疲者本年見徵屯糧每
石亦准折銀三錢以示優恤候
命下之日通行各鎮督并各省直撫按衙門督同司
府州縣一體遵照施行仍備將
蠲免過并應徵錢糧各數目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計開陝西布政司隆慶二年三年四年未

完糧三十四萬三千八百石八斗草一百九萬
六千四十四束隆慶五年六年未完糧二十一
萬二千四十七石草七十萬四千六十一束萬
曆元年二年未完糧二十萬一千九百三十二
石一斗草六十萬二千五百三十九束一議改
折屯糧本部原無額數聽彼處撫按徑自查照
前開則例施行准此行間又准總督右都御史
石茂華咨准戶部咨同前事該前任巡撫右副
都御史董世彥案行該司將本省應徵應免邊
鎮糧草查報前來祇因存留錢糧未曾議及又
經駁行再查及該前任撫臣傅希摯并臣接管

屢行催查去後今據前因除西寧衛萬曆四年
見徵屯糧內九百九十六石原被冰雹災傷軍
士凋疲已該前任總督撫按諸臣批行該司每
石折銀三錢以示優恤無容再議外該臣會同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
左侍郎郜光先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張憲翔趙
楫議照全陝乃西北重地而沿邊八番虜為鄰
較諸他方誠屬衝要其應徵賦稅仰
朝廷為經
國之需在小民為惟正之供雖毫釐升合亦難容
於逋負但本省地方延袤廣闊田有增腴之殊

民有貧富之異中間易完郡邑不待官司鞭朴
即爾依期通完至於疲敝去處縱加嚴刑峻法
竟難盡輸所以年復一年積負數多茲者荷蒙
皇上憫念黎元
特賜
聖諭下部查議
蠲免則
浩蕩之洪恩誠千載之奇逢也今據該司查議要將
隆慶六年以前者盡數
蠲免萬曆元年以後者照舊帶徵雖與山東河南事
例稍有不同第所欠之數皆係已往年例且歷

歲既久勢必難完據其該司所議無非推廣
聖恩寬恤生民之意相應奏
請如蒙
敕下戶部再加查議合無行下臣等備行布政司通
行所屬各府州縣將隆慶二年起六年止糧五
十九萬八千八百五十三石一斗八升九合七
勺九抄六圭草八十五萬六千三百五十三束
一十二兩一錢五分盡行
蠲免以彰
朝廷休息貧民之典其萬曆元二兩年糧二十九
萬九千九百五十三石一升二合七勺三抄三

該允圭草五十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三束六斤
二兩三錢七分仍照例每年帶徵二分務期通
完若各府州縣掌印管糧官員怠緩催徵不行
依期完報者査照
例從重參處如此庶法紀嚴明而有司免致廢事
恩允廣施而小民均沾實惠矣

萬曆八年二月

欽差巡撫陝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李堯德
謹
題為査議驛傳以蘇疲困事據陝西布政司呈蒙
前任巡撫右副都御史董 批據本司驛傳道
呈蒙本院案驗照得陝西地方遼遠事體參差
即以驛傳一事論之有召募者有親當者有州
縣大而馬贏牛頭編僅十之二三者有州縣小
而馬贏牛頭編至十之七八者有粮輕而站價
亦輕者有粮重而站價亦重者若不稍加調劑
參互折衷輕者無論已如重者偏累何備仰本
道即便會同布按二司并在省在外各道將驛
傳召募事宜稽諸往牒酌諸民情采之輿論從
長査議應否將西鳳延慶平涼五府所屬各驛
遞馬贏牛頭分別衝僻每匹頭定銀若干俱照
粮石均攤通融較比哀多益寡務俾輕者獲蘇
重者不累在西鳳二府應否官為召募與臨鞏
漢中三府一體施行在延慶平涼三府應否仍
存頭役或親當或雇募聽其自便而價值一以
官定之為準不得擅自增損其各所牛頭應否稍
倣山西事規酌量衝僻定議車輛夫頭名數與
夫合用工食草料每年共計該銀若干或令車
夫常伺候者若干外剩銀若干應否收貯在官

以備臨時不敷雇募應用與其餘未盡事宜議
擬明白通行呈詳以憑施行又蒙巡按陜西監
察御史劉　案驗亦為前事照得本院巡歷所
屬諮訪民瘼僉謂陜民苦累莫甚於驛遞頭役
若求調停莫善於徵銀召募合行查議備行本
道會同本司并守巡該道即便查議西鳳二府
馬驢頭夫應否徵銀雇募近驛殷實居民代當
若果有裨於民就將合用馬驢價銀草料工食
酌量地方衝僻物價貴賤各擬定數每馬一匹
該銀若干驢一頭該銀若干寧稍寬裕使募夫
樂從與其餘未盡事宜一一從長計處務要事

體穩妥經久可行通行呈詳以憑施行蒙此該
本道左參政李戴會同在省各司道議將各驛
遞西鳳漢三府徵銀召募延慶平三府仍存頭
役酌驛遞之衝僻定頭價之多寡查州縣之貧
富擬徵銀之高下與夫各項事宜逐一列款通
呈巡撫都御史董　蒙批據議官民兩便可垂
經久仰布政司會同守巡該道即便委官分投
召募完日冊報以憑具
奏應禁條款摘出總示曉諭欣動聽[illegible]在
於此惟臨鞏二府所屬富墦亦有[illegible]否比
照各該行屬稍稍調停仍會同分守隴右道試

再酌之仍查五年應裁支值銀兩應於其年其
季分減派查明揭報施行蒙此又據經歷司呈
抄蒙巡按陜西監察御史董　詳批頭役為陜
民苦累久矣革去頭役易以召募而又酌衝僻
墦腴之宜詳節縮禁約之制舉而措之陜民其
蘇矣但槩言召募未及替換之期且徒立一活
法聽民自為之恐澤猶泥而不行也所定各驛
馬驢等價固知有權存焉若論大體一馬而用
數百一驢而用數十或至百十此列省所無人
之所駭聞者然稽其實用則又不減是數是用
雖實而名則濫將無以請

命於上名不正則事不成又何以責成於下本院謂
莫若再查各驛昔以一馬而包用五匹者即以
五匹召募包三四匹者即以三四匹召募昔皆
包馬今皆實數銀不加而名亦正似為近妥以
是而請於　上豈不明且易見哉至於牛夫歲
用之銀似覺太濫鋪陳造作之法似有過奢布
政司仍會同按察司各道再加酌議通詳行繳
依蒙備行各道委官召募及將應禁事宜徧示
曉諭仍行再議間又蒙巡撫右副都御史傅
批據分巡關西道呈稱長寧隴汧等處始因關
山林稠虎盜叢生公差皆由此踏高平等[illegible]

行續因山開盜息寧由南路合用馬匹廩糧在
隴汧俱係本州縣應付在長寧取給甲軍苦累
逃竄似與秦伏等州縣事體相同合無摘掣北
路之有餘以補南路之不足等因蒙批仰驛傳
道會同守巡關西道從長査議務使事體人情
俱各交便通詳定奪此繳行間又蒙本院看得
驛傳重務節經集議雖業已施行恐中間猶有
未妥確者屢催司道再加綜覈以憑具
題及蒙本院査得先呈驛傳款開西安等府協濟
各處站銀數多經該官吏往往自分彼此視站
銀若加派以協濟為緩圖不肯及時徵解以致

申討紛紜牌仰本司即便會同按察司并驛傳
道査議西安等府歲徵站銀應否再加調劑各
照地方之等差定為站銀之規則其分發各邊
各府州縣者應否裁去協濟名色止與本處站
銀一例徵完收貯府庫聽驛傳道酌量緩急分
發應用官民有無兩便作速會議施行依蒙行
准驛傳道并守巡關內關西關南隴右河西固
原臨鞏洮岷潼關榆林神木靖虜兵備兵糧等
道各將掣改馬驢量減牛隻應增應損各項事
宜逐款査報前來該本司掌印左布政使朱炳
如右布政使張國彥會同按察司署印分巡關

內道副使李時漸驛傳道左參政李義提學道
副使李維楨分守關內道左參議徐汝翼屯田
道僉事賈舒議照全陝地方內通三邊四鎮傳
報繁　奏轉輸軍餉外達諸夷川貢進
貢朝　賀解運錢糧往來公使絡驛不絕較比別
省獨為衝繁共設驛遞一百八十九處馬驢牛
船一萬一千四百七十一匹頭隻向因差無定
規費出不經額外科派之弊漫無限量小民私
幫之苦不可勝言先年議改官支民困少蘇然
頭役尚存驛遞視為奇貨一遇吏頭官吏需索
見面牌頭科歛使費百樣剖克加以差遣人員

分外需求稍不遂意輒行凌虐弊端種種難以
枚舉況僉頭人戶率多隔遠親詣不便私雇代
當而積猾攬募又多方勒索如中馬一匹原編
銀九十兩下馬八十五兩往往多至三四百金
故僉頭之家必至破家蕩產小民焉得不窮迯
驛遞焉得不疲累耶今蒙各院軫念民瘼議令
徵銀官為召募誠解懸之良策除臨鞏二府先
有題奉　欽依見行召募外延慶平涼三府驛
遞稍僻百姓辦銀不便各願仍存頭役西鳳漢
三府路當衝繁徵銀頗易俱情願募當業已試
行年餘民果實霑省惠至於西安等府歲徵站

銀原以夏秋粮石起派分觧各邊及各府州縣
支用因其地方衝僻相懸驛分用銀迥別故裒
多益寡剖量調停以此處之有餘補彼處之不
足闔省通融原無恊濟之説後来官吏因循玩
愒將徵觧外府銀兩稱爲恊濟緩於催徵每每
觧不及時亦應酌處等因與夫一切應議事宜
斟酌損益列欵咨答通行呈詳前任巡撫右副
都御史傅　祗因𨤲減牛價等項未明駁查閣
本官陞任該臣接管以来屢行查催覆議去後
今據前因除召募頭役之法禁革科索之弊已
該前任撫臣批行司道徧示曉諭無容瑣

瀆外臣會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張憲翔逍拱議照
通變以宜民爲貴節省以覈實爲先全陝民瘼
莫苦於驛遞之供尤莫甚於僉頭之累緣親當
不便私相雇募積猾勒索漫無紀極而爲之應
頭者又往往有一科十大家侵費何惑乎小民
之困極而驛遞之疲弊也茲從長議擬將西鳳
漢三府革頭徵銀官爲召募延平慶三府仍存
頭役或親當或雇募聽從民便而馬驢頭匹之
工費又各酌議規則已經試行二年餘矣上下
稱便似屬可久惟派徵站銀視舊額雖若少增
然詳覈其實所省不啻過半是無節省之名而

有節省之實法莫良於此者及照萬曆八年又
當更審之期既經司道多官會議前来相應列
欵題　請如蒙　勅下該部再加詳議上
請行下臣等欽遵再爲明白開行所屬永爲遵守庶
經制一定驛遞有裨疲困之民自此獲蘇矣
計開
一酌衝疲以定頭價臣等看得驛傳之衝疲不
同頭匹之多寡當審全陝驛遞往時頭匹有
額而衝僻未分止是因習舊規以致勞逸不
均今值更變之始亟應調停以蘇偏累該前
任撫按諸臣行據該司呈准守巡關南道議

稱漢中各驛馬驢價銀原係近年創議召募
恐人不樂從故稍從寬裕今行之二年始覺
大豈似當量減又該固原道查稱永寧馬驛
額僉馬驢四十三匹頭原額價銀二千二百
六十四兩今各募夫告要加增隨該驛傳道
議免量增銀一百八十八兩於減扣各所牛
隻銀内撥補又該分守隴右道議稱臨鞏二
府近因關山路開一應公差不往北路多由
南路故慶平洮陽二驛差撥加繁安會一帶
汧洮岷驛遞差撥稍簡應將臨洮府恊濟鞏
昌之秦清寧伏通遠五川縣驛下馬四匹驢

五頭内掣改洮陽驛馬一匹驢一頭慶平驛驢二頭其餘馬三匹驢二頭俱行裁減其鞏昌府屬保寧青家西鞏延壽秤鈎灣洮州六驛各減下馬一匹共六匹改抵臨洮府掣減前項秦清等五州縣驛馬驢之數又准驛傳道查稱各驛原議馬價似應量加增益其應增銀兩俱於減扣牛隻銀内撥補等因該本司會議得漢中各驛路當棧閣山險崎嶇額頭甚少如正馬一匹率以十數匹副之先年僉頭正戶親當不便私雇近驛居民代當每馬寓至八百餘金續該驛傳道分別衝僻每

匹定銀二百八十兩或二百四五十兩每驢定銀一百八十兩或一百四五十兩自萬曆五年為始徵銀召募視昔僉頭私雇之費已蠲十之四五矣即今行及二年猶覺銀數太多守巡該道議要裁減不為無見西鳳二府上年亦議召募斟酌衝僻定價每馬多則一百七十兩少至一百二十兩每驢四五十兩以至三十餘兩自萬曆六年為始試行年餘民皆稱便今查西鳳漢三府各驛額定馬驢原議等差續因頭數已定不欲增損於頭上共頭價隨時低昂故馬價列有十四等驢價亦

不下十餘等是頭數既有多寡而頭價復有高下不惟事不畫一難於稽查抑且文移瑣繁不便緩分且各驛馬差嘗稱繁而驢差嘗稱簡既行召募止當計驛之衝疲實用銀若干而馬驢價值三府雷同銀多而馬驢自多銀少而馬驢自少事體歸一人無藉口合每馬定銀一百一十兩每驢五十五兩脫有輕重之別即二驢可併一馬雖馬驢均撥亦無偏累查得三府屬京兆驛設在會省實用銀七千一百五十兩應定馬四十五匹驢四十頭渭水驛當川貴諸省之孔道四鎮八府之

交衝實用銀五千五百兩定馬三十匹驢四十頭潼關潼津華山豐原新豐五驛係兩京各省之通衢内豐原驛多涇高一路且隔涇渭二河道理頗遠實用銀五千六十兩定馬二十六匹驢四十頭潼關潼津華山三驛各實用銀四千九百五十兩各定馬二十五匹驢四十頭新豐驛視豐原迤東少涇高一路實用銀四千六百二十兩定馬二十三匹驢三十八頭底張威勝永安新平四驛路接寧固甘肅三鎮各實用銀三千九百六十兩各定馬二十匹驢三十二頭宜祿驛視新平迤

南少寧夏慶陽一路共實用銀三千五百二十
兩定馬二十匹驢二十四頭岐陽驛設在附
郭實用銀二千九百七十兩定馬一十七匹
驢二十頭白渠邠城渭泉岐周四驛路接川
貴臨鞏陳倉東河草涼梁山四驛視岐周迤
東雖少臨鞏一路然棧閣崎嶇道里頗遠俱
應一例各實用銀二千五百三十兩各定馬
一十五匹驢一十六頭漢陽驛設在附郭視
岐陽稍僻三岔松林安山武關馬道青橋開
山七驛視梁山迤東少徽當一路內漢陽松
林馬道三驛原係民站各實用銀二千三百

一十兩各定馬一十三匹驢一十六頭其餘
俱係軍站各有甲軍相兼走遞開山驛軍少
驛疲實用銀一千九百八十兩定馬一十二
匹驢一十二頭青橋武關安山三驛甲軍稍
多各實用銀一千六百五十兩各定馬一十
匹驢一十頭三岔驛軍多路近實用銀一千
四百三十兩定馬九匹驢八頭黃沙順政青
陽金牛柏林黃壩六驛止接川貴視開山迤
北少漢南一路內順政金牛黃壩三驛原係
民站各實用銀一千九百八十兩各定馬一
十二匹驢一十二頭其餘俱係軍站々[illegible]

軍相兼走遞黃沙驛軍少驛疲實用銀一千
四百三十兩定馬九匹驢八頭青陽柏林二
驛甲軍稍多各實用銀一千二百一十兩各
定馬八匹驢六頭建忠順義漆水三驛路通
榆林延安內建忠多涇高一路實用銀一千
六百五十兩定馬一十匹驢一十頭順義漆
水二驛各實用銀一千四百三十兩各定馬
八匹驢一十頭延慶平涼臨鞏五府驛遞向
係僉頭內臨鞏二府先經河西按院查議近
驛者准令親當隔遠者於正頭名下徵銀官
為召募題奉

欽依遵行已久今據隴右道既議前因合將臨洮府
協濟鞏昌府秦清等州縣驛下馬四匹驢五
頭內掣改洮陽驛馬一匹驢一頭慶平驛驢
二頭其餘馬三匹驢二頭俱裁減其鞏昌府
屬保寧青家西鞏延壽秤鈎灣洮州六驛各
減下馬一匹共六匹俱改抵臨洮府掣免前
項之數其餘各照原
題遵行延慶平涼三府除永寧馬驛召募年久今
稱不敷量增銀一百八十八兩於減扣牛價
銀內撥補外如彪雲安定白水高平彪亭涇
城涇陽七驛路通固原甘肅差撥頻繁雖與

西安宜祿接連然各驛俱不置買馬匹止備
騾頭走遞用價頗少其驢頭又與馬站相無
撥差較比宜祿等驛頗輕又當另為一等每
馬定銀一百一十兩每驢三十八兩政平彭
原華池弘華靈佑曲子靈武清平山城九驛
路通慶陽寧夏雲陽翟道三川鄜城撫安含
明千谷文安奢延石嘴青陽銀川一十二驛
路通延安榆林雖與西安新平漆水等驛接
連而各驛亦不置馬俱係騾頭且與驢站一
例差撥又當另為二等每馬定銀一百兩每
驢三十五兩義合河西二驛止通山西隆益

張村宋莊邵莊四驛接連延慶園林一驛止
通靖邊驛馬關賈家井彭陽城三驛止通固
原大沙井一驛止通寧夏榆林驛設在鎮城
與歸德魚河一驛俱係解銀協濟以上十四
驛又當另為三等各照原編銀兩取給在西
鳳漢三府徵銀官為召募在延慶平三府仍
存頭役照依後款議定事規遵行如此庶輕
重適宜而人無不均之嘆矣伏乞
聖裁
西安府屬一十七驛共定馬三百五十五匹
每匹工料銀一百一十兩驢四百九十二頭

每頭工料銀五十五兩共用銀六萬六千一
百一十兩內粮站銀六萬三千九百五十一
兩扣留牛價銀二千一百五十九兩
鳳翔府屬五驛共定馬七十七匹每匹銀一
百一十兩驢八十四頭每頭銀五十五兩共
用銀一萬三千九十兩內徑留平涼各所牛
價銀一千六百五十兩六錢
漢中府屬一十八驛共定馬一百八十一匹
每匹銀一百一十兩驢一百八十六頭每頭
銀五十五兩船六隻每隻水夫工食銀二十
八兩八錢共用銀三萬三百一十二兩八錢

平涼府屬九驛原額中下馬一百六十三匹
驢二百四十八頭定價不等共該用銀二萬
六千七百九十三兩內扣留牛價銀一百八
十八兩
延安府屬二十驛原額中下二百三十一匹
驢一百七十八頭定價不等共該用銀二萬
八千一百兩
慶陽府屬一十四驛原額中下馬一百三十
三匹驢二百六十六頭定價不等共該用銀
二萬一千九百七十九兩
鞏昌府屬一十九驛共定中下馬一百七十

匹驢二百七十頭各價不等共該用銀二萬
三千五百六十兩
臨洮府屬一十一驛共定中下馬一百三十
二匹驢一百四十一頭各價不等共該用銀
一萬六千六十二兩
寧夏所屬六驛原額中下馬二十八匹驢一
百二十八頭定價不等共該用銀六千五百
五十六兩
甘肅所屬一十一驛原額中下馬一百五十
一匹驢一百八十七頭定價不等共該用銀
一萬四千一百一十七兩四錢

一裁支應以定經費卷查萬曆四年六月內准
兵部咨為查處驛遞銀兩以昭
聖恩以寬民力事該保定巡撫都御史孫丕揚等題
前事備行前來已經案仰布政司即便會同
驛傳道速查通所屬驛遞每年某某驛遞各
額徵工料支應銀各若干已支若干餘剩若
干見貯何庫計筭積至幾年約句一年支用
即應免派一年用寬民力依蒙會同驛傳道
議照陝中道里遼闊驛遞星羅內有四鎮八
郡之轉輸外有各省番夷之進
貢路當凡道事係邊情較諸別省尤為繁劇查得

全陝共設一百三十驛五十九遞運所額編
馬驢牛船俱係僉頭坐戶自行置買走遞先
年差多費靡民間陪累無窮近來差少役閒
節省過半比之北直隸山西等處徵銀在官
按月僱募者不同故撙節雖多難以數計惟
有各驛支應銀兩先年亦派於夫頭名下聽
其自行收取輪日支銷向因浪費不經自萬
曆二年議允徵銀改作官支酌量地方衝僻
定為規則通省共派支應銀六萬四百八十
九兩視諸往昔十中已蠲其四五矣迨自萬
曆三年七月以後遵奉

新例一切郡縣行禁止驛遞應付者止於勘合一
項日積月累贏羨頗多行據原委西安等府
同知等官沈紹先等查報各驛餘剩支應銀
乏供一歲正用較之未裁以前所省又不啻
五六矣除甘肅寧夏二鎮并臨鞏漢三府所
屬共六十五驛該支應銀一萬二千四十二
兩原係西鳳二府協濟之數據中地方窵遠
觧銀不齊俱各僅足用無容別議外其西
延等五府所屬共六十五驛額徵支應銀四
萬八千四百四十七兩內西安府原派銀一
萬七千二百六十二兩延安府原派銀八千

三百五十二兩慶陽府原派銀六千八百七十六兩鳳翔府原派銀三千二百七十六兩平涼府原派銀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一兩今查西安府每年實用銀九千八百八兩扣貯三四兩年節省銀一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兩一錢除萬曆五年扣抵免徵外尚餘銀二千四百三十兩一錢延安府實用三千六十兩扣貯三四兩年節省銀六千六百三十三兩除萬曆五六兩年扣抵免徵外尚餘銀五百一十三兩未完民欠銀二千五百五十四兩九錢慶陽府實用銀一千九百八兩扣貯三

四兩年節省銀四千六十八兩除萬曆五六兩扣抵免徵外尚餘銀二百五十二兩未完民欠銀四千九百五十九兩一錢鳳翔府實用銀二千一百二十四兩扣貯三四兩年節省銀三千二百五兩一錢除萬曆五年扣抵免徵外尚餘銀一千八十一兩一錢平涼府實用銀五千一百一十二兩今稱各年支應銀兩支銷盡絕並無扣貯止有未完民欠銀一萬四千二百六十九兩四錢總計五府每年止用銀二萬二千一十二兩該省銀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五兩自萬曆三年七月起至

四年終止共節省銀二萬六千一百四十四兩二錢拖欠在民者不與焉除西鳳二府各免徵一年延慶二府各免徵二年外尚有扣餘銀四千二百七十六兩二錢并漢中府積餘銀六百八十三兩五錢共該銀四千九百五十九兩七錢即今衍之殆及二年未嘗有不足之討較前實用即可定為額數以後西安府止徵支應銀九千八百八兩減派銀七千四百五十四兩平涼府止徵銀五千一百一十二兩減派銀七千五百六十九兩鳳翔府止徵銀二千一百二十四兩減派銀一千

一百五十二兩延安府止徵銀三千六十兩減派銀五千二百九十二兩慶陽府止徵銀一千九百八兩減派銀四千九百六十八兩等因前來臣等覆查相同除批行該司將前各驛應減應徵支應銀兩俱自萬曆七年為始查照實用之數派徵應用候有餘銀再行扣減用寬民力外其各府前項見徵未完銀兩俱係姦民拖欠合無嚴行各州縣勒限追徵務要通完與前扣抵餘銀四千九百五十九兩七錢俱另項收貯再議免徵如此庶幾出有經而小民受賜矣伏乞 聖裁

西安府屬京兆等一十七驛實用支應銀九千
八百八兩
延安府屬金明等二十驛實用支應銀三千六
十兩
平涼府屬高平等九驛實用支應銀五千一百
一十二兩
慶陽府屬弘化等一十四驛實用支應銀一千
九百四十八兩
鳳翔府屬岐陽等五驛實用支應銀二千一百
二十四兩
漢中府屬漢陽等一十八驛實用支應銀四千
五百九十五兩
臨洮府屬洮陽等一十一驛實用支應銀原議
一千八百一十四兩四錢
鞏昌府屬通遠等一十九驛實用支應銀原議
三千一百八十九兩陸錢
寧夏所屬在城等六驛支應銀原議一千九十
四兩四錢係西鳳延安三府徵解
甘肅所屬沙井驛等一十一驛支應銀原議一
千三百七十一兩六錢係西安府徵解
一減夫車以均轉輸臣等看得各逓運所脩迎
設有衝僻而編大略相同苟無分別則難[illegible]

不均之嘆歷查各所差撥底簿以一歲通融
計筭大率俱有餘力該前撫按諸臣備行該
司行准分守關西道議稱平涼各所每編牛
一隻即車一兩夫一名今每年議給淨銀二
十兩止備轉輸軍需經過轎扛應用大率用
日少而曠日多此外別無夫役且各所相去
不過四五十里斟酌衝僻應將高家𡋥涇州
花家莊上郡現因原隆德神林靜寧高家堡
九所各減牛一十五隻平涼瓦亭安國鎮三
所各減牛一十隻共減牛一百六十五隻該
銀三千三百兩免行僉頭又准分守隴右道
議將臨洮府協濟鞏昌府之好地掌鈽布峪
甸子川三所牛一十五隻暫免作節省將青
家寨家嘴會寧西鞏安定秤鈎灣六所各減
牛二隻梅川野狐橋二所歸併一處梅川所
減牛一隻共一十三隻改抵臨洮製減前數
又准驛傳道議將潼關起至乾州止每牛一
百隻量減五隻蒿店起至宜祿止每牛一百
隻減扣一十隻共減銀三千八百五十七兩
又將鳳翔府原僉平涼各所牛隻共減銀一
千六百五十兩六錢俱改抵各驛加增馬價
支用其該府既有編派平涼牛隻而平涼郡

又協濟該府牛七隻彼此徵解往返不便各
應抵數換回及稱西安府設在腹裏各所額
派秋青馬草半係折價每年該銀一千三百
餘兩無所支銷若有忙差此項銀兩足供應
用其應扣牛隻雇夫銀兩相應於縣府額粮
內通融免徵又准該道議稱南路隴汧二州
縣并長寧驛近因關山路開差撥加繁北路
平涼一帶差撥少簡各遞運所每牛一隻原
定工食銀二十兩秋青草銀三錢似屬尚多
每隻再減銀一兩止給一十九兩三錢所減
銀兩於內應給隴州一百兩汧陽縣二百五
十兩長寧驛六百五十兩召募民馬與甲軍
里甲馬匹相兼走遞其餘銀兩平涼府收貯
以備忙差雇夫支用其西安府各遞運所站
道與平涼相等亦宜一例酌減等因通呈詳
允備咨本司查得各遞運所原額牛隻鳳翔
之編派平涼者十分之九西安之協濟臨洮
者十分之七鞏昌者亦十分之五若倣傚山
西扣留之法似俱可行相應酌量衡僻定擬
應扣應留以適均平之宜除各道已議改制
外及查西安遞運所設在會省差撥煩繁[illegible]
量扣牛一[illegible]十隻存留二百九十隻霸橋[illegible]

潼關止當京諸省之通衢咸陽所又加川貴
各邊之轉運七所差撥亦繁內霸橋新豐二
所視渭南咸陽少涇高一路各減扣二十隻
存留一百八十隻其餘潼關華陰羅汶橋渭
南咸陽五所各減扣一十隻存留一百九十
隻底張起至邠州止共五所視咸陽遞東少
鳳漢川貴臨鞏一路內底張萬店底窨三所
設在腰站各減扣三十五隻存留一百六十
五隻乾州邠州二所設在附郭各減扣三十
隻存留一百七十隻停口宜祿二所視邠州
遞南少慶陽寧夏一路與平涼各所衝僻相
同內停口設在腰站減扣五十隻存留一百
五十隻宜祿亦有駐劄同知減扣四十五隻
存留一百五十五隻高家凹起至安國鎮止
共五所路接宜祿止通固原甘肅然各所額
頭原少俱照該道前議高家凹花家莊上郿
現安國鎮四所各減扣一十五隻存留一百
五十五隻涇州有守道駐劄減扣一十五隻
存留一百六十隻平涼所設在附郭存亭所
路當交衢各減扣二十隻存留一百八十隻
固原所雖在鎮誠止供一路減扣一十五隻
存留一百四十隻隆德所起至定遠所止共

一十二所俱接甘蘭鞏昌一路内隆徳高家
堡靜寧神林翟家嘴五所各減扣一十五隻
青家會寧安定三所各減扣一十八隻西鞏
秤鈎灣二所各減扣一十七隻金縣所減扣
九隻定遠所減扣一十四隻俱各一例存留
一百四十隻蘭州所係甘肅接境減扣一十
二隻存留一百六十隻鞏昌止關遞運所設
在附郭差撥亦繁量扣一十隻存留九十隻
栁林所路當偏僻減扣一十隻存留七十隻
石井兒沙泥梅川句子川好地掌錦布峪六
所尤為偏僻各減扣五隻存留三十五隻定

羌寧河河州三所各額牛二十五隻酒店所
三十六隻三岔所三十五隻野狐橋所二十
隻路雖偏僻數亦不多與河西各自来原係
觧銀召募俱各照舊免行減扣價值在西平
二府俱每隻二十兩三錢在臨鞏二府俱每
隻照舊二十一兩在河西各所亦照舊一十
八兩應存留牛隻係西鳳二府徵銀者照舊
召募係平涼臨洮三府僉頭者覈當召募查
照前欽遵行其減扣銀兩在西平二府除改
抵馬價等項并免徵外其餘俱觧該府貯庫
如遇番夷進 貢軍餉轉輸夫車一時並集

果係十分不常繁差臨時方許議請官銀聽
其雇募短差每十里每夫給銀一分騾車六
分牛車一分五厘照依地里遠近以為二食
多寡仍令所官置簿明白登記事完在西安
者送驛傳道在平鞏臨洮者送守巡該道各
稽查若係平常差撥止令見在之夫以有餘
補不足照常應役如此一以杜冒濫之弊一
以免査盤之擾伏乞 聖裁
西安府屬西安等一十五遞運所共額牛三千
一百隻内除議減一百八十五隻外餘牛二
千九百一十五隻每隻工料秋青草銀二十

兩三錢共用銀五萬九千一百七十四兩伍
錢
存留各所走差牛二千七百四十隻每隻議減
銀一兩共減銀二千七百四十兩止給銀一
十九兩三錢實用銀五萬二千八百八十二
兩
扣留牛一百七十五隻共該銀三千五百五十
二兩伍錢連前走差牛減銀共六千二百九
十二兩五錢内除撥補本府各驛馬價銀二
千一百五十九兩又撥抵鳳翔府減徵站銀
一千一百兩尚餘銀三千三十三兩五錢該

府貯庫聽候忙差雇夫并各所官紙紅等項
支用
平涼府屬平涼等一十二遞運所共額牛二千三十隻每隻工料秋青草銀二十兩三錢該用銀四萬一千二百九兩
存留各所走差牛一千八百四十隻每隻議減銀一兩共減銀一千八百四十一兩止給銀一十九兩三錢[illegible]該用銀三萬五千五百一十二兩
扣留牛一百九十隻共該銀三千八百五十七兩連前走差牛減銀共五千六百九十七兩

內除撥補永寧馬驛馬價銀一百八十八兩鳳翔府徑留抵補各驛馬價銀一千六百五十兩六錢又留抵補減徵站銀七百四十七兩六錢二分二厘二毫分撥隴州銀一百兩汧陽縣二百五十兩長寧驛六百五十兩餘銀二千一百一十兩七錢七分七厘八毫俱解平涼府貯庫聽候忙差雇夫并各所官紙紅支用
臨洮府屬蘭州等九遞運所共額牛七百七十隻每隻站銀二十一兩共用銀一萬四千九百一十兩

存留各所走差牛六百五十五隻該銀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五兩
扣留牛五十五隻該銀一千一百五十五兩該府貯庫聽候忙差雇夫并各所官紙紅等項支用
鞏昌府屬北關等一十四遞運所共額牛一千二百九十四隻內裁減一十三隻餘一千二百八十一隻每隻站銀二十一兩共用銀二萬六千九百一兩
存留各所走差牛一千一百六十一隻該銀二萬四千三百八十一兩

扣留牛一百二十隻該銀二千五百二十兩該府貯庫聽候忙差雇夫并各所官紙紅支用
一酌派徵以蘇疲困臣等看得全陝州縣設有邊腹不同而地土肥墝亦異額派粮站如通融較論固當以八府分差等若細加調劑仍當於各府所屬之中亦分等第庶適輕重之宜該前撫按諸臣已行該司查得西安府屬三十六州縣如涇陽三原渭南臨潼盩厔鄠縣華州蒲城同州朝邑韓城富平咸寧長安一十四州縣地豊民富宜為一等共粮四十七萬七千四百六石一斗九升每粮一石派

銀二錢六分七厘咸陽高陵藍田興平醴泉
華陰郃陽商州鎮安洛南山陽乾州武功一
十三州縣地土稍豐宜爲二等共粮一十七
萬五千五百四十一石四斗五升每石派銀
二錢五分八厘其餘州縣俱宜三等内耀州
白水商南邠州澄城五州縣地方雖疲猶可
支持共粮一十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一石二
斗六升每派銀二錢四分七厘淳化永壽三
水三縣民鮮生理地土墝瘠共粮五萬四千
九百一十四石三斗五升每石派銀二錢四
分一厘同官縣比昔繁累額粮一萬一千一

百九石二升每石派銀二錢二分三厘一絲
華耀二州韓鄠郃商富永山七縣共查布三
萬二千六十三疋一丈綿花七千一十一斤
每布一疋花二十斤派銀一錢鳳翔府屬八
州縣原派站銀頗重通應量減如鳳翔岐山
寶雞隴州郿縣五州縣地土肥饒宜爲一等
共粮一十二萬六千四十石九升每石派銀
二錢六分九厘八毫六絲一忽四微八纖四
塵一眇扶風縣雖居衝途民生稍豐宜爲二
等額粮三萬七千一百九十五石一斗七升
每石派銀二錢六分七厘四絲三忽一微二

纖四塵五眇麟遊縣雖僻邑小稍累汧陽縣
雖繁於站役漸減二縣宜爲三等共粮二萬七
千四百四十四石六斗每石派銀二錢五分
九厘八毫七絲漢中府屬一十六州縣共粮
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一石一斗大都額數俱
屬輕省每石派銀九錢五分八厘九毫四絲
查布五百九十七疋七尺每疋派銀三錢平
涼府屬一十州縣地臨邊境素稱疲累比之
別府不同難列一等如涇州固原靜隆德莊
浪崇信平涼七州縣雖疲猶可宜爲二等共
粮七萬七千六百石二斗七升每石派銀二

錢五分四厘鎮原靈臺華亭三縣疲累爲甚
宜爲三等共粮六萬六千六百七十八石每
石派銀二錢三分六厘延安府屬一十九州
縣地臨邊境亦與西鳳不同難列一等如鄜
州安塞保安安定延川甘泉延長中部綏德
米脂清澗一十一州縣雖稱疲累猶可支持
宜爲二等共粮七萬七千三百六十五石每
石派銀二錢四分一厘洛川宜君膚施宜川
神木府谷吳堡葭州八州縣素稱凋瘵宜爲
三等共粮八萬八千六百二十石每石派銀
一錢九分六厘慶陽府屬五州縣地臨邊境

土堉民貧與延平二府相類如環縣合水真寧三縣稍稱疲累宜爲二等共粮一萬五千一百二十九石每石派銀二錢五分九厘寧州安化二州縣素稱凋疲宜爲二等共粮七萬六千六百二十七石每石派銀二錢五分三厘臨洮府屬五州縣如蘭河二州民生頗可宜爲二等共粮二萬三百八十三石每石派銀二錢四分狄金二縣地方稍疲宜爲三等共粮一萬七千四十石每石派銀二錢三分渭源縣地堉民貧難列等第額粮四千二百六十石每石派銀一錢八分四厘鞏昌府屬一十七州縣如秦州徽州安定會寧西州縣地方頗豐宜爲一等共粮三萬八千八百一十石每石派銀二錢六分五厘清水伏羌階州成縣文縣禮縣西和漳縣泰九州縣民生頗可宜爲二等共粮四萬三千三百八石每石派銀二錢六分一厘其餘州縣俱宜三等內隴西寧遠兩當三縣雖稱凋疲猶可支持共粮二萬九千七百四十石每石派銀二錢一分六厘通渭凋疲猶甚額粮一萬一千八百三十石每石派銀一錢六分九厘以上各府一歲所派止足一歲之用總計比舊西安府增銀五千九百九十六兩二錢鳳翔府增銀三千四百四兩七分漢中府增銀一萬四千二百五十八兩鞏昌府增銀八十兩延安府減銀三千三百一十兩慶陽府減銀三千一百四十兩平涼府減銀六千兩一錢臨洮府減銀一百九十兩如此庶輕重適均而地方無偏累之苦矣伏乞　聖裁

西安府實徵站粮八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二石查布三萬二十六十三疋綿花七千一十斤各派價不等共徵銀二十一萬九千七百九十八兩一錢

各驛馬騾工料銀六萬三千九百五十兩

各所牛隻工料銀五萬九千一百七十兩五錢

支應銀九千八百八兩

應解各處銀八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兩六錢

鞏昌府二萬七千七百九十三兩

臨洮府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兩

固原各所堡七百二十五兩

甘肅各驛遞二萬八千八十九兩

寧夏各驛三千一十五兩

平涼府一百兩

漢中府二千五百兩

慶陽府四十兩
涇高二縣一千七百七十八兩
鳳翔府實徵站粮一十九萬六百七十九石派
價不等共徵銀五萬八百四十三兩八錢
各驛馬驢料草工食銀一萬三千九十兩
支應銀二千一百二十四兩
應解各處銀三萬五千六百二十九兩八錢
平涼府三萬二千九百五十五兩內除徑留與
改汧陽縣牛七隻銀一百四十二兩實解銀
三萬二千八百一十三兩
漢中府四百一十九兩
寧夏各驛二百四兩
隴州五百二十兩
汧陽縣八百八十兩
長寧驛六百五十兩
漢中府實徵粮站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一石查
派五百九十七定各派價不等共徵銀三萬
一千九百八十八兩外西安府應解銀二千
五百兩鳳翔府應解四百一十九兩共銀三
萬四千九百七兩
各驛馬驢船隻工料銀三萬三百一十二兩
支應銀四千五百九十五兩

自隆德起至蘭州止又自寶雞起至褒城止
又自政平起至華池止又自三原起至甘泉
止共三十二驛每驛月給紙紅銀七錢書手
并潼關驛加增抄報一名工食俱六錢其餘
各驛俱每月給紙紅銀五錢書手工食銀四
錢五分各遞運所自潼關起至咸陽止共八
所每所月給紙紅銀六錢書手工食六錢自
底張起至固原止并華昌北關遞運所共一
十六所每所月給紙紅銀四錢書手工食銀
四錢五其餘各所俱每月紙紅銀三錢書手
工食銀三錢至於應備傘扇除舊規原係有
司并軍站預備者各照舊外在各驛預備准
於支直在各所預備者准於減扣牛價各銀
內動支置造明白登報循環以便稽查如此
庶用有定議而無臨時之失誤官有常供而
免私下之需求矣伏乞　聖裁

一申明鋪陳以便稽查臣等看得各驛額設鋪
陳原有等差每副上鋪陳定銀一十二兩五錢
中鋪陳八兩五錢下鋪陳銀二兩每五年徵
銀一次官為置造通計一省上鋪陳二十七
副中鋪陳七百六十四副價各照舊其下鋪
陳二千八百三十二副改絹換俱用綿布其

幷西安府應觧銀一百兩又於牛價內抹鳳
翔府觧減徵站銀一千一百兩鳳翔府實觧
銀三萬二千八百一十三兩五錢七分七厘
八毫通共銀六萬九千五百二十七兩七錢
七分七厘八毫
各驛馬騾料草工食銀二萬六千七百九十二
兩
各所牛隻料草工食幷與鳳翔府互換牛七隻
共該實用銀三萬七千六百一十二兩七錢
七分七釐
支應銀五千一百一十一兩

臨洮府實徵站粮四萬二千六百九十五石六
斗五升派價不等共徵銀九千九百六十二
兩外西安府應觧銀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四
兩四錢共銀三萬二千七百八十六兩四錢
各驛馬騾料草工食銀一萬六千六十二兩
各所牛隻料草工食銀一萬四千九百一十兩
支應銀一千八百一十四兩四錢
鞏昌府實徵站粮一十二萬三千六百九十七
石九斗八升派價不等共徵銀三萬一百二
十五兩四錢外西安府應觧銀二萬七千七
百九十三兩二錢共銀五萬七千九百一十
八兩六錢
各驛馬騾料草工食銀二萬三千五百六十兩
各所牛隻料草工食銀二萬六千九百一兩
支應銀三千一百八十九兩六錢
應觧各州縣驛銀四千二百六十八
秦清寧伏四州縣四千一百八十八兩
靖虜郭城驛八十兩
甘肅及各驛遞西安府應觧銀二萬八千九兩
各驛馬騾料草工食銀一萬四千一百一十七
兩四錢
各所牛隻料草工食銀一萬二千六百兩

支應銀一千三百七十一兩六錢
寧夏各驛西安府應觧銀三千一十五兩鳳翔
府應觧銀二百四兩六錢延安府應觧銀四
千四百三十兩八錢共銀七千六百五十一兩
四錢
各驛馬騾料草工食銀六千五百五十六兩
支應銀一千九十四兩四錢
一酌處公用以免科求臣等看得各驛遞往因
僉頭其一應公用紙紅傘扇幷貼寫書手俱
係夫頭輪流供送雇覔應用此外又有单日
之下程[illegible]日[illegible]催需求難以枚舉盖

■遞各官職卑祿微養贍不足致科求難矣
先該驛傳道議允驛丞每月給薪水夫銀一
兩貼寫書手京兆驛二名其餘每驛各一名
每月給工食銀九錢續增潼關驛抄報書手
一名月給銀六錢其一應公用紙劄等項每
月衝驛一兩五錢餘驛一兩俱於官支銀內
徑自開銷近查各驛報到不拘衝僻一槩俱
一兩五錢綠事無定據以混冒又查議各所
紙紅止在西安而未及別府事關一省均當
酌處但驛遞有衝僻事務有繁簡錢粮有多
寡迎送有勞逸苟無分別不惟無以示激勸

而自縱冒濫將無紀極如陽平白水二驛各
歲該官支銀三十六兩各以薪水紙紅書手
工食計之僅足本驛自用將何以應付官容
而求節省附餘哉通應酌定數目以便遵守
除驛遞各官每員月給薪水夫銀一兩以資
養廉外自潼關起至咸陽止共七驛每驛月
給紙紅筆墨等銀一兩五錢書手京兆驛二
名其餘各驛俱一名每名月給工食銀九錢
自底張起至固原止又自興平起至鳳翔止
幷金明弘化通遠漢陽洮陽共二十一驛每
驛月給紙紅銀一兩書手工食銀七錢五分

手巾靸鞋俱各裁減每副計該減價銀四錢止
用銀一兩六錢共該減銀一千一百三十二兩
八錢總計八府三等鋪陳共用銀一萬一千三
百八十九兩七錢幷漢中府屬船價銀一百五
十七兩二錢每糧一石加派不等西安府五釐
七毫八絲四忽六微鳳翔府二釐六毫七絲三
忽漢中府二分四釐八毫五絲延安府一分四
毫七絲慶陽府一分二釐一毫八絲平涼府七
釐七絲七忽臨洮府八釐九毫四絲鞏昌府九
釐一毫九絲徵完各該府查照分別三等置造
印記分發各驛收用二年半拆洗一次五年期

滿聽該道委官清查堪用者聽令拆洗充用不
堪者變價奏補新置即於應徵銀內照數減除
庶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伏乞
聖裁
西安府實徵銀四千八百一十六兩六錢
本府各驛上鋪陳一十副中鋪陳一百六十四
副下鋪陳六百六十六副共用銀二千五百
九十四兩六錢
應解各處銀二千二百二十二兩
鞏昌府三百六十一兩四錢
臨洮府五百二十六兩二錢

甘肅各驛一千一百二十一兩四錢
寧夏各驛二百一十四兩
鳳翔府實徵銀五百九兩六錢
本府各驛上鋪陳二副中鋪陳二十副下鋪陳
一百一副共用銀三百五十八兩六錢
應解寧夏各驛銀一百五十一兩
漢中府實徵銀八百二十四兩二錢
本府各驛上鋪陳二副中鋪陳四十八副下鋪
陳一百四十五副共用銀六百六十七兩
白水陽平二驛船六隻每隻價銀二十六兩二
錢共用銀一百五十七兩二錢

平涼府實徵銀一千一十一兩
本府各驛上鋪陳四副中鋪陳四十六副下鋪
陳三百六十副共用銀一千二十一兩
延安府實徵銀一千七百三十七兩六錢
本府各驛上鋪陳二副中鋪陳一百五十四副
下鋪陳二百五十一副共用銀一千七百三
十七兩六錢
慶陽府實徵銀一千一百一十七兩六錢
本府各驛上鋪陳二副中鋪陳六十六副下鋪
陳三百三十一副共用銀一千一百一十七
兩六錢

臨洮府實徵銀三百八十四兩外西安府應解
銀五百二十六兩二錢共銀九百一十兩二
錢　本府各驛上鋪陳二副中鋪陳六十四
副下鋪陳二百一十二副共用銀九百一十
兩二錢
鞏昌府實徵銀一千一百三十六兩三錢外西
安府應解銀三百六十一兩四錢共銀一千
四百九十七兩七錢
本府各驛上鋪陳二副中鋪陳一百三副下鋪
陳三百七十二副共用銀一千四百九十七
兩七錢
寧夏各驛上鋪陳一副中鋪陳一十五副下鋪
陳一百四十副共用銀三百六十五兩內西
安府應解二百一十四兩鳳翔府應解一百
五十一兩
甘肅各驛中鋪陳八十四副下鋪陳二百五十
四副共用銀一千一百二十兩四錢俱西安
府應解
一預徵解以期給募臣等看得全陝驛遞傳報
聲息馳遞軍餉極為苦累而所需站銀最為
緊急比緣立法欠詳徵解每至愆期僉頭自
後者經歲取討不完即先稱貸加利倍償逃

致蕩產未免逃移驛遞若之何不疲敝難支
也今西鳳漢三府改議徵銀與甘肅寧夏一
帶一體召募凡應募者多係貧乏身負重役
藉此為生買備馬騾牛車什物等項必須預
給銀兩草料工食亦須按時給領人方樂於
應募苟失時貽害孰肯以他人之累而自苦
也若不嚴立催徵之法則站銀必不可完驛
遞必不可振民困必不可蘇矣合無行令驛
傳道通行各府嚴督各屬州縣掌印管站官
各將應徵站銀如夏站預於頭一年冬季秋
站預於本年春季徵完類解該府道融收貯
專聽驛傳道酌量緩急分發應用各該官員
不得自分彼此假以協濟為名緩於催督以
致愆期誤事如違聽臣等遵照兵部題
准沂例比依拖欠京邊錢糧一體查叅住俸降級仍
先提管站官家屬該吏監併完日方行釋放
各府州縣仍置站價文簿按季令該吏齎赴
驛傳道查比庶責成既嚴而站無負逋夫頭
樂募而驛遞可支矣伏乞　聖裁
一議南馬以便走遞臣等看得京兆至潼關等
六驛每驛原有安置南馬户李順安等九名
共五十四名每名每年給工食銀四十二兩

共銀二千二百六十一兩零往時各夫止供探報徒費工食原非事體若責其與民馬一體走差又非人情今酌以銀數之多寡定以走差之次數如京兆等驛中下馬每匹一百一十兩則視南馬四十二兩幾三倍矣況南馬銀非見領似應從寬以三差走遞一差委屬均停合無行令該司轉行各驛將安置戶李順安等各歸原驛其工食銀兩自今為始買馬與召募民馬分別等第民三南一輪流走遞不許失悞庶差有定規銀有實用其有裨於衝驛亦多矣伏乞

聖裁

欽差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楊俊民謹

題為議處救邑以蘇民困事臣為照鄖陽一鎮接壤四省周環盜藪礦穴無處無之該前任都御史徐　彈勞經畧章程且備臣自接管以來練兵弭盜戢礦安民一應職掌事宜督同司道官次第修舉行據陝西布政司分守商洛道右參議文作勘稱陝西西安府商州商南縣戶口逃亡殆盡夫馬供億不給百姓敖敖困苦已極若不早為計處將來整頓益難除中間事涉細故該臣徑與處分外所有係干題

請方能經久必行者臣會同巡撫陝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傅　摘採三事仰瀆

天聽伏冀

勅下該部詳議可否早

賜施行臣等不勝惶悚祈懇之至

計開

一議塞徑路臣看得商南縣僻在山徑之中東至河南內鄉縣三百里東南至河南淅川縣二百七十里南至湖廣鄖縣三百一十里西南至山陽縣二百八十里西北至商州二百六十里北至洛南縣二百五十里委係小邑

官遞明行曉告以茶市乃
中國待西番之市行之二百餘年虜人不得恃強
欺壓番人侵奪市利如馬市乃北虜新款之市
甘寧延綏已各有定處行之數年賓兎等亦不
得分外求開自失信義若虜人挾奪番人茶市
則番人亦可侵奪虜人馬市此乃自起爭端我
中國必不輕聽并將馬市亦禁不與是彼求利而
反有害矣至於虜王會佛量准給茶以示恩信
則本部前覆已明在督撫諸臣酌議而行惟求
國體不失虜心無二而已如有他逞務要相機堵
截毋得過為疑畏再照兵難遙度將貴專謀機
會變於斯須便宜在於閫外諸凡未盡事宜徑
自臨期酌處固不必一一取成於千里之外以
坐失事機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撫禦事宜著該鎮總督鎮巡督率各該文
武等官查照先今題覆事理協心著實舉行務
保無虞毋得輕率畏徇啓釁招侮事完後仍着
開具頁蹟分別功罪來說欽此欽遵又准本部
咨該兵科都給事中光　等題為狡虜撲掠熟
番挾求茶市伏乞
聖明早行議戰以保邊圉無虞事等因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隨經通行整兵預待閒續據涼州副

一議補戶口臣等看得商南縣土著人丁額數
原少近年逃避差徭舉家四散鄉壤日就凋
耗所遺田產盡為鄖陝一帶流寓人民典賣
甚至田連數頃糧未過割課積千金差不承
認在原籍勾攝假稱占著商南在商南徵辦
却謂差當原籍徒使孑遺之民節受包賠之
累臣等再四揆度合無將各省流寓人等置
有產業勢難遷徙者行商洛道委官清查通
將貧富等級兼比的確候今次大造之年盡
入該縣版圖認納差糧不得似前規避仍行
各原籍除名免其重役貫址既定可杜影射
之奸衆擎易舉庶解倒懸之苦再照流民新
附義當優卹除正額粮草難以議減至於均
徭銀力二差十分為率土民派六分新民派
四分稍待三五年後人心樂從然後一槩均
攤將見人隨籍定戶口漸充糧隨地納供輸
自裕救焚拯溺計誠無便於此伏乞
聖裁
一議革冗員臣等看得商南縣賦役繁重廛里
蕭條官司供應委果不能支持洛南縣生員
九十餘名山陽縣生員七十餘名各儒學設
教諭一員今查該縣五十三名設教諭訓導

各一員每員年該齋夫銀二十四兩門子一名銀七兩貳錢稍有拖逋寔官無頼終歲追徵民力不堪合無比照二縣事例將訓導一員永為裁革及照見任訓導祁修業歷任已久復令其赴部候補本官難勝跋涉之苦該縣不免齎送之費姑俟陞員不必銓補齋夫門子銀兩照數除豁所謂寛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伏乞

聖裁

嘉隆疏抄二十卷 内府藏本

明張鹵編鹵字召和儀封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調南京太常寺卿是編專録嘉靖隆慶兩朝臣僚奏疏分三十七類凡四百餘篇蓋續張瀚疏議輯畧而作故類例雖稍有出入而大致畧相彷彿云

皇明兩朝疏抄十二卷（一）

〔明〕顧爾行輯

故宫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大名府刻本

皇明兩朝疏抄序

余覧古今之疏議宋元以前盡於名臣奏議其書也博而能載

國朝以来盡於皇明疏輯其書也詳而有體是輯也盖張太宰公典郡之時而銓次正徳以前之疏議以成帙云歷祀而嘉隆間凡正士藎臣所為條紀綱見情素者闕弗載時君大名郡守桂君以其槖中時得

賈石葵所輯稿若干卷謀梓之會弗果而司理顧君成其志以續疏輯之傳廼走使請弁言於余余嘗側瑣闈之列矣凡

列聖所以懸鞀置鐸而求諸臣之所竭志畢慮而謀者余故得縱觀之矣然其冊蔵於璇宫而不得聞於青衿之士其言筆之於史而未廣之金石之傳凡學士大夫曾不得稽

國家之故實睇先哲之芳猷蓋自踪輯之
後得是書以備所未備者而
十聖之事詳天下之蜀耳目者衆矣余聞
之立言者先於經世稱實用也考治者始
於近代識時務也人之情靡不貴遠而賤
近然稱古則易而言今實難跡其說遠引
乎臯夔周召之事而究其用未足以當歐
富司馬之一籌者比肩是也今第即皇王

以談漢魏其事殊矣即唐宋以談
熙朝其事殊矣而即我
祖開創之時以談
今日其事復殊矣夫言非得實弗可用已
言不可用直秕稗耳故由今之時徵前言
致實用則嘉隆其始也蓋天下之事有始
勤而終怠不戢其振刷有始行而終斃不
戢其更張而論著建明者因歲異而月不

同矣至如國家之典禮臣下之賢邪謗議
一定而說當兩存午
意於一時而定論於異日者皆有志之士
所欲比觀而覆視也宜何所去取焉嗟乎
鏡治理於方今則不必襲太上之空言覽
先達之獻替則不必起賈董於異代是書
也將
廟謨是以也豈曰備故諜已乎顧君佐郡

有聲其職此執是往矣
萬曆戊寅孟秋
賜進士資政大夫工部尚書前大理寺卿
戶部左右侍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侍
筵應城李幼滋撰

皇明两朝疏抄序

荀卿子曰逢衣淺帶觧果其冠畧法先王而足亂世術是俗儒也余始不信迺今知之夫古今推知言者宜莫如孔子孔子序次詩書如周召畢散之屬敍言崇議班班詳矣而芮伯家父諸詩所為憤時政作也每篇之中反覆三致意焉夫孔子於周何勤勤哉豈非以時之所趨政之所宜周召諸人之敷陳往往能當於用而古昔可勿論耶我

國家經制遠軼前代

聖聖翔守盖二百餘禩矣床化醇政淪浹寓內一時忠藎石畫之臣龍變雲蒸聲施響赴無不談王說霸述禮徵樂然或一不當而請尚方搜城社折檻鎖樹而不動

上之人亦聽然嘉納見諸行事以此其際

何讓周召畢散而芮伯家父所盱衡扼捥不能得萬一于君者從今日得之藉第令孔子而在舍周無適矣噫嘻士君子學古入官固為

國家用耳苟一切糟魄往訓砻兹陳迹而不關于時宜世且圡苴視之

國家亦何賴焉故曰法後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薄以今持古以一持萬今時之大儒世治之所必賴者也今夫醫其小者也長桑君知病人之死生望氣診脈虛虛實實針砭施焉迺克有濟不而執方書以印病病愈不治何則見見聞聞勢固殊也諸縉紳先生訂謨遠猷無不望氣診脉言中其實此之不為而動曰先王先王法守之謂何余駐節郡中幸北虜欵塞無羽檄驚退食暇即取諸名臣疏議讀數四過凡

國家制度之沿革俗化之隆汚臣寮之忠邪生民之利弊君借箸指掌畫在目中而世廟以来多董董不傳私心罔憾之一日郡理顧君手一編示余曰此世穆両朝奏疏也今将就梓矣余受而卒業逌然嘆曰美哉洋洋乎其詞直其事核是不足償余之私憾式發青甫就謹為志于簡端

萬曆戊寅孟秋

賜進士中憲大夫河南提刑按察司副使

奉

勑整飭大名兵備前監察御史膠東姜繼曾撰

皇明两朝疏抄凡例

一是編止嘉靖隆慶間前此經濟錄及疏議輯畧所載者今不重錄

一是編止據肖署舊錄中多脱遺草率抄謄未敢選擇往往憶及昔時海内所傳諸疏及近年諸名公忠謨讜論在人耳目者今多未備容俟購補

一分類三十有七疏凡四百有竒中間事屬經濟者率多掛漏至一事而経二三人言者或并錄之取其有關封駁非必備時務也

一門類先朝廷後庶事畧倣經濟錄及疏議輯畧例至各類諸疏前後並不編年論爵一随抄謄早暮序入爾

一諸臣意見不同言論各異有堅持古道而時制未協有忠憤激發而論事過當者均取之以備參考

凡例終

皇明疏議續輯畧目錄

大名府知府滕陽王嘉賓

同知新城王之輔

通判金華王三錫

青城于　掄

推官吳興顧爾行

開州知州新淦丘東昌

元城知縣雲中萬世德

上黨竇　傑

大名知縣晉川孫　杰校刊

卷一

君道類

卷二

君道二

卷三

聖學類

法祖類

宮闈類

宗藩類

卷四

巡游類

差造類

好尚類

修省類

修省二

卷五

弼違類

卷之六

時政類

卷七

貢獻類

釐弊類

爵賞類

卷之八

國是類

挨直類一

卷九

援直類二

表忠類

崇節類

際盛世竭愚忠以裨邊政疏　明　胡維新
設險隘以固邊防疏　胡維新
集輿論列邊情以光[illegible][illegible]聖治疏　胡維新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入寇以申法紀疏　胡維新

武備類

嚴武備以壯國威疏　陳明時
特增武舉額名以廣羅將材疏　張鹵
預上京營五論以大振戎機疏　張鹵
附進京營議疏　張鹵
修兵政以固根本疏　管律

修舉農兵以壯邦本疏　葛守禮

卷十一

外戚類

隆繼述抑爵賞以圖治理疏　曹懷
惜名器以全戚畹疏　王璜
重名器以全戚畹疏　張仲賢
裁抑戚畹恩倖疏　張漢卿

議禮類

行大禮以慰人心疏　周冕
收成命躬時享以光聖孝疏　張鹵
舉曠典以備大禮疏　唐臯
舉行盛禮以安群情疏　馬明衡
守禮義以明國論疏　鄒守益
遵成憲以昭典儀疏　唐冑
議舉典禮以隆聖德疏　王治
降胡邪正祀典以昭華夷大分疏　陳棐
定從祀真儒以端士習疏　酌議從祀先賢疏　周弘祖

士風類

振賢科定額貢以羅真才疏　張鹵
表揚六世同居義族以彰風化疏　賀一桂
揭官箴明上節以正始進疏　葛守禮

民隱類

議救災預防後患疏　何孟春
全大信昭至公以惠窮民疏　張漢卿

輿地類

議天下郡縣繁簡疏　楊博

河渠類

議處黃河疏通運道疏　霍　韜

曆法類

正曆元以定歲差疏　華　湘

刑獄類

平刑獄以服人心疏　劉　濟

信法令以全紀綱疏　曹　懷

平大獄以圖治安疏　韋商臣

正國法以光聖治疏　唐　樞

酌處緝訪事宜以廣聖恩疏　歐陽一敬

申明律例以全民命疏　葛守禮

正國法以銷禍本疏　龐尚鵬

禁刑獄之濫以慎職守疏　毛　愷

卷十二

處倖臣以保新政疏　趙　漢

糾劾近倖疏　章　僑

懲究內臣以塞弊端以清化源疏　賀一桂

嚴禁令以抑奸詐疏　章　僑

全國體以振紀綱疏　王　廷

嚴究恣肆內臣以端近習疏　詹仰庇

權奸類一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討疏　林　潤

斥大姦以除惡本疏　孫應奎

罷姦佞以勵臣節疏　王　廷

庸穢不堪憲臺疏　朱伯辰

昭國法以絕禍根疏　林　潤

黜巨蠹以消民怨疏　林　潤

權奸類二

褫奪跋扈權奸疏　高　時

劾姦貪驕恣武臣疏　謝　瑜

罷斥奸貪以清治本疏　徐學詩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一

君道類

獻愚忠以答聖眷疏　楊一清

伏念臣章句腐儒樗櫟庸弱幸遭際盛時久塵仕籍既
塵而興任每兼乎文武求退而進位乃躋乎台衡頃當近
俾千紀之暇獲遂山林優老之願駑駘久病豈有意於騰驤
朽木不凋分宜供於釜爨恭遇
新皇御極圖任舊臣改任今官俾總邊鎮伏讀制詞屢
有寬朕西顧之憂之　諭夫主憂臣辱安敢避難
用是扶疾以起千里返征誠碩以其力之所能為者圖報

聖恩於萬一也邇者遽蒙
召還內閣之
命屢疏悃誠未荷　俞允進退維谷不知所為仰惟
陛下膺運挺生代　天化育日新庶政而機柄獨操器
使群材而權度在己虞舜之好問好察知何加焉大禹之
克儉克勤德斯懋矣
嗣位以來五年於茲敬　天法
祖愛民勤政日有孳孳不自暇逸然而求治之心徒切至
治之效未弘臣竊觀正德年間　乾綱下移權奸竊柄始
則劉瑾中而錢寧後乃江彬海內騷然幾成大亂

陛下起而振之政務歸於 內閣裁斷出於 宸衷近臣
非惟不能與力亦且不敢與聞是宜 天人協應海嶽效
靈柰何近歲日蝕地震旱乾水溢之災曾見疊出至於物
異人妖有近代之所罕聞者 聖德清明豈宜有此皆臣
下奉職不效之過也臣年老久疾非但乞骸骨將就木既
不能仰承 聖眷任事供職若終無一言以去則上負
恩私下干物議其罪莫可自贖矣謹以今日至切至要者
疏爲五事爲 陛下陳之倘蒙留神覽觀 俯賜施行於
治道不爲無補臣雖屏伏田野與世長辭復何憾哉然此
特其大要若夫 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未阜康有任官

之誠而事多苟簡兵政容矣而夷狄不免於侵陵法令彰
矣而奸頑未見其懲艾其他弊政尚多臣昏耗之餘不能
畫述 陛下責公卿之所有事言官諫使得盡言必有陳
其顛末以俟 采擇者矣臣不勝惓惓愛 君體 國之
至
一曰 聖學臣惟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原也然方寸之微
而衆欲攻之苟無詩書理義以維持之百凡聲色貨利
珍之物遊觀田獵騎射俳優之技[illegible]凡異端邪術[illegible]
間抵隙皆足以動搖君心而讒諂面諛之人又從而[illegible]
之日積月累幾何不蕩蕩然而陷溺於物欲之中乎臣故爲
物欲之所溺則於天下之事安能真知其是非得失之所
在務決去而必行之哉此講學所以爲 人君圖治之第
一義也臣竊聞 陛下在藩邸時 恭穆獻皇帝專教之
讀書令紀善伴讀等官誦說經史一切玩好俱不令至前
一切憸人俱不得在側故 幽潛之德孚於上下 恭默之
化洽於臣民 嗣位之初首開經筵祇循 舊章選擇儒
臣日侍講讀又聞 命內閣取尚書以俗說訓釋且爲韻
語以便諷詠至於無逸洪範等編尤加嚴究書史之外凡
百玩好悉無所用天下之人皆謂仲虺稱成湯不邇聲色
不殖貨利周旦稱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陛下盛德何以加諸是雖 天性高明而 獻皇帝之善
教有之徵矣臣愚竊謂 帝王之學與書生異不必求諸
文詞之幽深不徒事夫章句之尋摘要在繼其功得其要
而已 經筵有定期然儀衛森嚴勢分隔越恐講官不得
効其忠 日講乃常典然往年或厭於寒暑或阻於風雨
所謂一暴十寒之弊或不能免焉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
厥修乃來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所謂時敏者
謂勉於有所不及也所謂緝熙者繼續光明無少間斷也
臣昔觀京師每見舊時講官其進講也多摘取書中好語
稍有嫌忌者即不以講且其所講不過隨文釋義不能推

廣言外之意以開　聖聰又或於講終獻諛佞語以驕
上心臣知今日必不為此伏願　經筵之餘　退朝之後
日御　文華殿　命官進講仍乞降之　霽色接以　温
言令其從容開說不許嫌忌其講經也務發明身心義理
之大要其講史也務推演興亡治亂之大原所謂必求諸
道于焉能自得師因而推及今日之政事某事有合於古
某事當用於今某事善可為法某事惡所當戒　陛下凝
神定慮默繹深思聞聖賢義理之論譬猶親近其人監古
人隆替之原設若身處其地有所疑必形諸　顧問有所
得必措諸躬行如此則講讀之制不虛行講讀之官不虛

設心常在於詩書理義之中百凡外物自不能奪之本源
澄徹而物理自明推之仁民愛物而無不通放之家國天
下而無不準致治之大本實在於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
大學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伏惟　聖明留意焉
二曰　聖政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我　聖祖稽古建
官以政事大權分任六部即六卿分職之意我　太祖皇
帝始設　內閣簡儒臣居之以備　顧問職論思資望深
者荐加師保職銜以輔養　君德翊贊化猷即三公論道
之意・列聖相承亦皆不時　召見部院大臣面議政務口
與　內閣之臣共秋決可否金匱石室之藏不可見其見於

御製五倫書及故太學士楊士奇李賢等所著三朝　聖
諭錄天順日錄等編　君臣答問藹然情愛都俞吁咈之
風百餘年來政事修舉道化隆洽實由於此至於臺諫論
列事情天下方面官述職來京得入覲　天顏面承　清
問不惟周知郡邑之利弊亦得以見人之賢否逮至　憲廟
稀接大臣而上下之情始見疏遠我　孝宗皇帝弘治十
三年以後時　召太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并尚書馬文
昇劉大夏都御史戴珊等諮訪政務　面賜裁決其大休
明之氣象至今思之正德年間　視朝稀濶大臣不復接
見以此威福之權下移近倖紀綱法度幾於蕩然　天啓

聖皇誕膺　寶曆積年弊政剗除無遺廢黜奸佞登崇俊
良嘉靖之治號為中興天下之政務必由六部擬議必由
內閣　皇上總攬乾綱　萬機獨斷近臣不敢干預可謂
千載一時矣但　內閣之官自　朝參日講經筵之外未
聞時時接見六部等衙門未聞　召對商高宗之命傅說
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
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上既不得常接　天顏則交修無
所用其力納誨輔德亦或托諸空言及其久也繼嫌之患
生猜疑之人或由此出矣臣願　陛下退朝之暇
進講之餘不時　召見內閣重臣將一切機務面議可否

取　旨裁決六部都察院等官凡章疏之上并臺諫之臣
有所論列亦乞將　聖覽畢召面加質問聽其盡言不許忌
避庶幾　朝無失政　國無隱奸非惟大臣不敢欺蔽行
私怠忽荒政而　陛下亦得以明習天下之事矣
三曰聽言臣聞　朝廷之有言路猶人身之有血氣也血
氣一日不流則百病生言路一日不通則百邪作古昔盛
時嘗使庶人皆得進言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後世以
諫設官其途已狹若為謗嘗而後不得盡其言則　朝廷
耳目將誰托耶我　國朝設立六科十三道皆以言為責
列聖相承未嘗不以開言路為事言路開則庶政清言路

塞則庶政紊矣　陛下即位之初求言如渴納諫如流凡
科道官有所論列輒下該衙門看了來說又或　褒之以
所言有理其所建白多見　采行言路可謂大開矣奈何
各官人品不同識見各異通達　國體實心効忠者固多
事體未練輕率妄言者亦有以抗[illegible][illegible]高者每過乎激戇
見聞之偏者多失其真或一事而辨論無休或數人而自
相矛盾遂至上干　天威每加詰責雖多所寬貸亦或因
而貶黜者有之甚至有下之詔獄者有械繫入京者似與
聖世從諫弗咈者不侔似與　初政聽言之意不類然此
豈　聖德之不能優容其實諸臣有以自取之耳顧彼言

官雖涉狂妄猶勝緘默雖涉戇直猶勝軟熟論事有過當
其心必自誇曰我所見如此不敢不盡也論人有失真必
曰我風聞如此不得不言也若從而詰責之罪黜之自非
灼有定見確有定守者孰不思全身遠害而為容容唯唯
之歸耶竊恐中外相傳以言為諱弊政無由而祛官邪無
從而糾民隱無從而達天下之事日入於弊矣嘗聞陸贄
之言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往
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禍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
盛德李絳之言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
幾就有諫者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

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近歲以言得罪者臣
不能知其詳恐不敢泛有所指且如去歲冬間御史侯秩
論臣不宜入　內閣上激　聖怒降一級遷方用夫秩之
論臣辭雖無據心實無私臣之昏老委不當用　陛下雖
誤用之臣亦不能自強侯秩所言不為無見伏覩　陛下
遠師帝王聽言納諫之德近循　初政樂聞讜言之美令
後給事中御史論列時弊指陳缺失及糾彈官僚者一一
親賜省覽擇其言之當者或即　賜施行或令該衙門看
詳覆奏上請定奪其有未當亦乞　曲賜優容置之不
問仍　召還侯秩復其舊官或令吏部量才陞用豈但愚

臣之心獲安而兩京言官皆得安心乘職矣再乞 勑吏
部通查二三年來以言得罪之官開具事由跡名上 請
或復其舊職或量為叙遷如此則 聖德彌光治功有補
凡有言責者咸激奮發孰不思所以自効哉
四曰省過仰惟 恭穆獻皇帝至仁大德克敦 天心篤
生我 皇上濟能升御 出震繼明奠萬國於熙平固群
生於嘉靖推原本源功德隆矣 皇上嗣位首議尊崇之
典考經據禮至再至三既而采納廷議斷自 聖心尊尊
親親亦既兩盡無復遺憾夫何一時言禮之臣不能推廣
聖上因心之孝紛紜牴牾力持初說終當率衆伏 闕諠

嚷無忌在禮法為不恭在事體為不順上壓 聖怒將學
士豐熙即中余寛等下之 詔獄加之鞭箠或充軍或為
民甚至有斃於杖下者罪誠自取夫復何尤但推原各官
大抵狃於學術之偏襲於聞見之陋其心惟恐 陛下之
所處者有非典禮將為 聖德之累不思 陛下之所處
者正所以為禮也今經二十年矣充軍者猶備遐徼有伺戍
役之夫為民者編齒村氓不與衣冠之列雖有自新之念
無復自致之門所以節該大臣言官屢有論列未荷 俯
從近該御史張袞具奏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中外臣
工又然稱頌既而吏部覆題又復挨滯衆心惑焉夫 陛
下之罪諸臣者亦因其可怒而怒之俟其改悟固未嘗終
絕之也譬如 上天之於萬物霜雪雨露皆所以為恩然
霜雪雖折必有雨露之沾涵然後群生得遂未有嚴寒之
後不繼之以陽春也 陛下始因諸臣罪狀可惡而震謫
之又因其能自改悔而收復之正合 天道生長肅殺之
義臣湖南人也稔聞 獻皇帝容人恕物之量 陛下體
而行之 獻皇帝在天之靈必無不喜且慰矣孟軻氏曰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諸臣抱罪既久
悔悟已深叙而復之必當有以自効伏願 日月同照
雷霆釋威乞 勑該部通查言禮被罪之人充軍者令其

生還爲民者量授一官叙用不幸因罪致死者亦令
有司優恤其家庶足以見 聖德如天無所不包非惟被
罪之人感再造之 恩而凡為臣工皆與踴躍愛戴之誠
矣
五曰和衷臣聞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釋之者曰君臣
上下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默會流通民彝物
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夫人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其情
易踈而難親其分易暌而難合故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
後歲功成 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 上下不
交則德業不成有國者之深忌也 陛下即位之初 召

用者雋委任忠良視大臣如股心崇獎臺諫聽受讜言待
群臣如四體　上下可謂交矣中外欣欣謂和衷之化可
成矣自夫　大禮議興大小臣僚不能仰體　聖心推廣
聖孝各持初見務求必勝　朝廷之上如聚訟然二三言
禮之臣乃援古典執經義以釐正之於是衆論歸一而
大禮告成矣然自此上下之情不通和德之風不著是
皆群臣負　陛下而　陛下何負於群臣哉夫虞廷九官
濟濟相讓推賢讓能庶官乃和竊觀近歲臣僚正直忠厚
之道微乖爭凌犯之風起嚣閙人善而樂談人之過失務
驕亢者不顧　朝廷之事體喜攻訐者不究事情之虛實

公卿降志於庶僚賢否混淆於横議或因一事之失而緊
其平生或信一人之言而輙相附和怨戾之氣每形於章
奏交構之辭幾成乎駡詈自古太平有道之世未嘗有此
不可聞於四夷不可訓於後世伏望　陛下恭已責成
虛懷聽納　元首股肱上下相須手足腹心相視一體使
上之情必宣於下無纎蔽之憂下之情必達於上無扞格
之患伏乞　天語丁寧戒諭中外臣工各以恭遜相師毋
襲猜忌之風以惇大成俗無祟傾險之行協心以理　國
事如輔車之相依同德以亮天工如巨川之共濟然大臣
者庶僚之表也尤當廓有容之德体包荒之度求賢如恐

不及見善如已有之正身以率下則孰敢不恭平心以應
物則孰敢不服干以和與禮之衷于以迓衡平之治大臣
既和則庶官無不和矣然所謂和非和光同塵之謂也不
矯為異所以為和不苟為同亦所以為和古之大臣上殿
論事互有異同下殿則不失和氣何者其心公也公故和
凡其比周服與相非相想者皆私心為之也臣願　陛下
和德於上百官和德於　朝萬民和於野漢臣所謂心和
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之
由是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民人育諸福之物可致
之祥莫不畢得豈但災沴可消而一清未盡之年惓惓一

寸之忠所甚[illegible]命[illegible]留神省察

勤朝講重延納以臻新政㡯隆疏　張　鹵

仰惟我　皇上丕受　乾符嗣登　大寶人心謳慕千載
一時臣祇以職任事宜塞責應　詔未即盡言非敢黙也
固以紛沓章奏已盡諸凡亦以　皇上未有行事而臣固
未得其所以言也今自冬徂夏已歷三時謹以三事大端
頗有明徵而萬政弘敷盡此攸繫者上為　皇上陳之一
曰早視朝以肅觀聽臣惟惟天行健而奉　天者所宜
先惟勤有功而勤民者所最急故憂勤惕勵為帝王相傳
不易之心法以致治良圖誠未有先于是者我　太祖高
皇帝大訓有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後出逍遙乃

罷又曰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天命去留
人心向背皆決于是甚可畏也自是　國家　九制隆平
率先是訓今　皇上自臨御以來每　視朝太晚向當
先帝梓宮在殯　山陵未畢之時而晚固以此時　奠獻
几筵贍依哀慕實以式崇大化之本不欲遽嬰機務之煩
若此者臣固得而解之也今　大喪免矣　山陵畢矣雖
聖心孝思無窮而人心觖望殊切乃　皇上每視朝之際
為　祖宗既退朝之時遲遲晦朔或鼓漏移刻鍾鼓方鳴
或曙日盈廷班行未就又視　祖宗退朝之時而更晚矣
且臣僚所切望于　皇上者固欲振久弛之人心也今每

見諸臣退　朝各濟明之氣盡消節領之程又促恐或廢
事實切憂惶是于臣僚之屬望者而未有以答其心
先帝嗣位之年每朝過早惟二十年之後漸緩　朝儀故
復以蓋衍成美托之　皇上今若當　龍飛虎變之初而
不除　宵旰明作之績是于　先帝之付托者而不有以
成其美臣故以是切望　皇上無為改圖然臣所望者非
欲　皇上一日三朝一如　祖宗之舊亦非欲　秉燭視
事以為過甚之勞惟望　明初發而視　朝日既出而
罷朝則截有規程人心既定時方炎暑　聖體亦安所以
樹萬年四海之觀瞻者此其一也　二曰勵　經筵以資

啓沃臣惟帝王之學雖于韋布不同見聞之功由于積累
則一蓋人心易危道心易微一日之暴良不足以勝十日
之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猶不足以勝其接宦官宮妾之
時少故必功不間斷者而後可懋其修為又經以載道固
所以盡帝王之心法而一帝一皇一王一霸又各自有心
法之不同史以載事固所以盡古今之治亂而一代一朝
一人一事又各自有治亂之不一講學之功必次第詳陳
始不悉述則知亂生于治而圖治為難否多于泰而保泰
為難邪間于正而去邪為難善雜于惡而從善為難其用
始鑒戒而啓經綸故必義不間越者而後始綜其條貫

學貴君德誠非易易我　祖宗披荊棘擐甲冑於時之至
難學而學者莫先于　二祖自是勤學一事為　累朝世
守家法在　先帝初年其輔臣領之有曰憂勤惜大禹之
寸陰始終念　高宗之舊學大極典謨之與細包史冊之
繁可謂修為條貫備極無餘至　遺詔諄切猶以廢學為
恨今　皇上初御　經筵宥容凝神恭默體道于諸臣所
進奏講章直講必諦觀詳聽灼有心得其人心鼓動所望
以紹　聖學而基至治者何如也夫何　經筵方啓而即
罷　日講間日而數罷近復蒙　宣諭　經筵日講俱暫
罷停臣愚以為勵精之初即其如此駸循以後更將若何

講筵經幄之臣必有為　皇上言者纔今數日旮不一聞
夫近代人主有能開聽納復御　經筵則史必特書以示
襃與　皇上何如主也詎可謂　成命已頒即默不以告
臣故以是切望　皇上速為改圖然臣所望者非欲
皇上竟日窮年以下同于韋布亦非欲分章限卷以苦偪
于章程惟望　於禮部所請　經筵日講之日俱有定期
矣非闌遇　大朝會典禮其功不宜少停　累朝所御
經筵日講之書俱有定名矣不可趨為節律避忌其義脈
為間越且　內殿清涼亦不侵炎暑縱以盛夏將臨　經
筵難于具儀宜且暫罷其、日講之儀固猶為間便仍乞

宣諭照舊施行于、日講之官更乞量加員數當講之際
更乞、親賜討論至于　經筵事宜亦更乞、裁定是後
寧期簡約而常行無苦儀文而暫廢所以收存心沃心之
實功者此其二也　三曰勤　顧問以決壅滯臣惟德業
成于上下之交而否泰係夫君臣之際自我　太祖首著
君臣同遊之篇　列聖相承以為太平我　孝宗每與諸
臣論事多或連日久或移晷君臣堂陛一藹然家人父子
之風至今大小臣民猶切頌播至我　先帝為西苑春遊
平臺夜召文華紀盛之時其來諸臣格心讜論造膝嘉謀
以成喜起休風明良盛事視　祖宗　列聖尤有烈光茲

惟、皇上與望益隆曩臣嘗必大臣入閣奏事必諫官隨
入為　請即誤蒙　首詔嘉納今既數月矣羣臣既無
召對之命輔臣亦無　數語之及歷稽　先朝向所未有
況今士風傾側國是倉皇財用詘乏甲兵疲敝凡可憂甚
危之事舉萃目前雖極力圖惟恐將有失而乃乘以虛文
怠玩之人心臣固有不知其所終者故以此切望　皇上
急為改圖旬日間于退朝之際或日講之餘　首命輔臣
六卿進之　便殿下及臣等但列名諫署亦輪次隨從或
親給筆札或第為　而對令其於見今時政最急且大者
各舉數端即陳所見其言寧質勿浮寧畧勿泛必求實用

以濟時艱既盡群情隨加　乾斷果當可據即　賜施行
如　日月一照臨雷霆一震發盡決凝梗大致訢合天下
雖大庶務雖繁固可自　皇上一言括興之而有餘所以
望　明目達聰之機要者此其三也且自　皇上即位以
來間多浮議即今臣民之疎遠無知者尚有諸臣民章奏
多不　省覽　宮中鎮日惟事遨遊若此者固以三者無
勵精之跡以行之也三者既行則人心悅豫　義問宣昭
聖德益崇訛言自息凡臣等所欲言　皇上所當行者始
可期次第而舉矣臣犬馬朴忠煩言瀆冒無任隕越惟
皇上爲宗社臣民之留意焉

慎五始以隆新治疏　任維賢

臣伏觀　詔書內一欵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
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惟體元居正係澄源端本之
幾而謹始圖終實長治久安之要易曰君子作事謀始書
曰慎厥終惟其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自古帝王未
有不謹其始而能謹其終者亦未有圖終而不謹於始者
也仰惟　陛下聰明仁孝　潛邸著聞順天應人入承
大統踐祚之初首頒　渙號與物更新弊政則釐革之
舊章則率由之而又聞　諫斯從力行不惑退奸如屍距
進賢如拔茅天下臣民莫不歡忭鼓舞易聽改觀顒仰

聖人之作而思見　德化之成也何慶幸歟然而　聖人
莫測愚昧難明葛衙草茅愛深望遠不無默議潛疑於萬
一謂　陛下暴者　經筵御矣而徹講太早大臣敬矣而
延接太疎言官論奏間有依違政事處分不無同異謀畫
不專於輔相腹心尚寄於貂璫事干權倖遂寢閣不行罪
本貫盈或倚緣得免凡若此者殆由中心好之故見
德而不見威矣臣竊恐　陛下孝友純篤　聖情靜專在
在疚悲默之餘而適當一日萬幾　追尊之禮未隆思慕
之心甫切宜其有未遑者闕於前而補於後將有待於
今日也耶道以思至言以時進書靖億萬年太平之治端

肇於此去故即新繼前應後萬幾之會不可失也臣輒忘
愚賤謹述慎始五事條列于 左上塵 睿覽臣非不知珠
玉填委焉用瓦礫而顧纖芥之誠 龍飛下 詔之初覬覦
於 鳳曆紀元之始良念直守雖異忠愛則同誠欲 陛
下慎諸始也慎而可以善其後保其終矣惟 陛下能兼
萬方之善故小臣敢效一得之愚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
體語曰不棄九九之數則嘉謨可聞也伏望 聖明寬誅
采納以勤敬自勵以堯舜自期光 列祖之閎休衍 中
興之景運實惟臣等幸甚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一曰務學修德以端出治之始蓋務學非博聞強記之謂
經則師其意史則師其迹考古今以昭勸戒論人物以辨
忠邪親近儒臣切劘治道 躬覽章奏察納善言窮天下
之理通天下之情此務學之大也而其要則在於勤勤則
心志開明義理昭著而無他岐之惑矣修德非彌文外飾
之謂靜則養其性動則節其情存祗懼之心以畏 天變
愛惜之偏以應物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視聽言動率由舊
禮嚴忿懥之戒絕嗜欲之萌此修德之大也而其要則在
於敬敬則天理常存人欲不肆而無非僻之干矣二者交
養而日進無疆則 皇極以建化源以清大本正而天下

之治可成也董仲舒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
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之謂也 陛下春秋鼎盛
睿智夙成及時有爲心逸功倍當務之急莫先於此惟
陛下留心幸甚
二曰親賢遠奸以慎輔治之始蓋君子小人勢不
容並立 人君用舍之際實關治忽之機內君子外小人
此泰之所以吉亨也 陛下雅重耆碩不吝俊乂堯舜之
資殆不過此但薰陶涵養貴謹其初今與士大夫接不過
視朝數刻 經筵片時而 尊嚴如天咫尺千里雖有
嘉謨忠言何階可進臣愚以為師以道之教訓傳以傳之

德義保以保其身體此古之義也 陛下退朝之後必當
數召大臣相與圖畫推誠盡禮不為虛文其 經筵勸講
亦須 虛心盡下假以 温顏反覆咨詢消疑必問非盛
寒暑不可廢遠侍御僕從擇正人以充之直諒多聞踰常
格以待之正心養德必有助也其若趨和承顏逢迎導欲
此奸人也厚貌深情妨賢醜正此奸人也招權市寵背是
從非此奸人也而凡恃私恩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
窺伺間隙惑溺聰明者必深排痛絕使無所售其術而容
其欺知之必去去之必決無係吝也將見 大明既升群
[illegible]伏小人革面不仁者遠善人以之而 升庶事[illegible]之

而庶績屢熙治可以幾也惡之戒辨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此致治之良規百王之永鑒也惟　陛下留心幸甚

三曰聽言專任以慎求治之始古者諫不專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所以廣視聽而防壅蔽也我
朝科道之設既有專職以廣言路規而　往上布告之條又許人直言無隱是以旌言開伏讜論時聞訐復者似於頻煩諷切者隣於譏訕援據者幾於擬入指斥者類於迂闊詞激者近於沽名慮深者嫌於過計然惟求其濟世興邦之益而無計功謀利之私言之必聽聽之必行行之必果甚至犯顏逆耳亦當獎借優容必求諸道其或因論列

以濟私假辨劾以復怨詭訐驚愚言非急務曲以阿世則又不可不察也方今　聖明在上任職惟良員無冗濫各得其分乃商厥修周公之戒成王曰勿誤于庶獄庶慎孔子曰先有司此專任之意也　陛下誠能以格心屬輔相以進學責講官以進退人才聽之銓曹以理財賦聽之民部據禮守經聽之宗伯與將論功聽之本兵懲奸戢惡聽之法吏程工謹度聽之司空激揚糾察臺諫得行其言糾彈澄清風憲得伸其志期可持循事無掣肘不拘牽於內批不遷惑於衆口不阻撓以近習不煩擾以紛更臣勞於下功歸於　上夫何為也先民有言受諫則明拒諫則

答又曰為政莫先於守法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盡其職群策畢用庶政無壞治道之成斷可必矣惟　陛下留心幸甚

四曰重吏安民以慎其治之始蓋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故曰守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者也其可忽歟今群縣長吏遴選則上於銓曹而獎率則由於撫按是亦守令之綱也秉心惟公則愛憎取舍之不偏激揚懲勸之皆當賢者得以安其位而行志不肖者無所用其佞而肆奸此民之所以安也然而尊者易驕卑者易凌急之上者殊情異尚甲是乙非

或以安靜為因循或以興作為生事或以忠厚為遲鈍或以老成為迂闊或以介特為簡傲奔走承順者謂之能辦集期會者謂之敏此曰賢可舉彼曰必不可舉此曰不賢可刺彼曰必不可刺雌揚或因於喜搏擊或遷於怒將見逢迎奔競之徒興而循良實行之風泯矣臣愚以事貴協恭不宜獨任莫若巡撫有所舉刺則下巡按覆覈之巡撫乏焉則科道等官勾當公事於其地者亦可移屬廉勘必使彼此同辭兩見聞一轍然後從而進退之設其幹理操持不無可録而封章薦刻脫或見遺則亦兼考藩臬守巡之署而博參臺諫輿論之公量材登用無輕棄也臧否據之

撫按而斥陟黜之銓衡而又為撫按者同心合力互察交稽惟以人才為可愛而不以形迹為可拘惟以賢否為去留而不以好惡為進退獎之重而待之優期之深而望之遠不記其舊愆而開其自新不録其暫失而責其後效則公道昭明人心奮激吏稱其官民安其業其間聲聞卓絕者亦宜準昔人故事或　璽書示勞或章服示勞或增秩賜金或録屏書績俾得專於化理而布其才猷久任而超遷之非過也亦以為民也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朱熹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則　朝廷亦可無事此探本窮源之論守約施博之道者也伏惟　陛下留心幸甚

五曰養將治兵以慎防治之始夫安不忘危大易所訓文事武備聖人所兼古者不以無事忘戰良有以也方今
聖明在上大德誕敷萬國賓貢遐陬之域四方無金革之虞臣不言兵茲惟其時而何犯是不韙耶蓋宴安易溺儆戒難忘而木蠹始於虫生法弊由於人壞我　朝兵將之制內則總之以府部而外無聯之以重鎮其養之厚教之嚴擇之慎悉臻其極設奇制勝將不乏良而舉墜振頹兵自足用故法無不善或奉之者慢之也　禁旅饑兵不容置喙以在外者言之兜鍪之胄本由膏粱而作養之方亦殊曠缺上之所以致待與其所以自期既多乎凡苟且無以端其本於前及其以序而承家循資而涖事又多玩愒畏法無以矯其習於後韜畧則不閑也騎射則不習也趑趄支發膄削部曲怙勢輕與靡不為之至於城池器械之當修亦廢棄而不省而撫按守巡之統閥或督率而未嚴至徒媚於私役饋送非其素備其或羽檄方至桴鼓甫鳴固已睢盱蹙縮而股戰心寒矣而況以行伍有限之財供將領無窮之欲鎮守斂之都司都司斂之衛所衛所斂之軍旗家無儋儲身無完衣名徒掛籍力不兼人何望其敵愾禦侮也臣愚以為修武在治兵治兵在擇將擇將在素養素養在申法武弁適于方其幼也悉養於學教之必至而

不狃於迎規提學專其責守巡課其能撫按覈其進窮其優劣而糾之以為異日委任之張本及其長也克任其官考之必嚴而不容以倖進撫按司其柄守巡勵其成本兵覈其實別其臧否而刑賞之以示多官懲勸之典常礪其氣節治其驕慢察其穩占止其誅求慎屯田之修飭馬政之廢申律例之禁謹戎器之除訓練於無事之時振作於有事之際將卹其兵兵愛其將孰敢慢其上以殘其下者耶若其才之可以推轂而授鉞參謀而制閫固自有文武之科推選之制足以羅而致之而駕御之方鼓舞之術纂聚之運則又　廟堂之上自有其人誠能專其任而不撓

其權何患將之不養養之不擇擇之不良而兵之不治也
易曰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
患此保治之要法經遠之宏圖也惟　陛下留心幸甚

立本慎幾明法以廣　聖德以保大業疏　　洪敎

臣惟人君繼世而有天下天下之大主之一人上有宗廟
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
子孫長久之計一日而委萬幾之紛叢一舉而係萬世之
仰瞻苟預治之志未定而治道不于其大者圖之則德意
不洽于民心何以至治安之盛基業勿延於可繼何以紓
負荷之隆若道缺失而天下將日去矣自古聖智之君必
致念於修身立政之本而加惜于重熙累洽之時以之圖
治則功成以之守治則澤久有道之長良不誣也仰惟
陛下德妙日新業承富有夙夜孳孳勵精圖治期登天下

於全盛之歸蓋廣德而保業無所不至矣臣等方將仰成
不暇也尚復何言哉但臣猶有見聞不能緘默自分愚昧
不識忌諱敢試言之而　陛下賜覽焉臣嘗考宋儒之
言曰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上
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是矣大幾萬變也一曰
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
是矣大法三綱也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
婦之法是矣是三大也德之所由行而業之所由固　陛
下不可不加之意焉者也臣請疏其十目條舉今日之事
而纖陳之嘗聞　陛下登極之日旱雨旋霽五色雲見天

心之昭格是固有爲於嚮明而致理矣邇年来旱乾水溢
南甸之飢荒弗食山崩地裂西土之變異尋常方春而地
震不寧幾遍天下今淮揚且苦疫癘大行矣入夏而風霾
屢作竟至經旬今寧夏又報風火延燒矣若是者豈殆天
心仁愛之深乃時出夫驚懼之象而人事脩省之實尚莫
禳夫召致之愆也　陛下之於天心固宜有者其待否矣
然則敬　天之怒上帝是祇者今可少自暇佚哉　陛下
即位之後　親幸太學起用老成賢人爭慟是誠翕然於
聖作而物覩矣邇年来　經筵日講一暴十寒聽諫納言
甲不移乙道換法守可徵也所以遵用之者何如　成憲

舊章具在也所以率脩之者何如君子若恐　銳意圖治
之念無以澄固於親近君子之時而望治求見之心終亦
必亡於幽獨得肆之地也　陛下之於聖賢心宜亦自度
其得否矣然則　聖不自聖賢以致賢者今可輕自棄忽
哉　陛下改元之始　詔頒大赦民樂更生物情之欣戴
是誠所謂革故而鼎新矣邇年来盜賊蔓於賑恤之無方
緝捕不見軍兵之用命夷虜肆於洮岷之潛入驅禦不聞
將士之奸謀糧運過淮遲限多矣民困軍疲雖漕臣之自
劾奚及京衛逃軍解散久矣官殘吏黷雖憲臣之清解何
加　陛下之於兆民心宜亦自驗其得否矣然則存心天

下加志窮民者今可漫自怠緩哉　陛下總攬乾綱因勢
而利導事制而曲防所以救弊者初亦甚可觀矣而迄今
則殺人者不抵生似有以開輕視民命之端蠹國者免發
遣亦何以嚴懲除奸黨之戒織造之官差矣恐滋城社者
不顧杼柚之空龍虎之璫建矣恐求福利者弗嘗嚴鼠之
耗夫救弊猶防川也不惟其塞築之捍而又從而決之則
末流不可復塞矣然近者諫官還奏而太監王堂之撥軍
遂寢則又懋昭　聖明而答滋之漸杜矣說者以為弊之
有救其幾正在於此語曰履霜而知堅冰雨雪而先集霰
非　陛下所宜深省者乎　陛下分正庶職登元臣於休

告復諫官於斥遣所以用人者初亦大稱善矣而迄今則
太學士蔣冕辭去弗惜[illegible]為　社稷之計尚書汪俊遂
准還鄉曾不[illegible]忠直之[illegible]以言為責如給事中鄧繼曾試
御史季本等則謫逐[illegible]之氣因事納忠如修撰呂
柟編修鄒守益則　詔獄炙貸而剝以膚夫用人猶任木
也不察其梁棟之材而為斷而小之則柱石無所資矣然
貽者銓曹舉相而太學士石瑤之　眷任獨先則又允愜
輿情而覬倖之萌絕矣識者以為人之善用其機亦正如
此書曰知人則哲任賢勿二非　陛下所宜常念者乎夷
夏大防不可一日不辨　陛下分番直於京操求將領於

武舉所以預待乎應敵者慮非不周矣但一遇有警所在
動搖月糧之而也出之故紛紛條陳者皆給　內帑矣犒賞以卒
之兵何以驅其力戰長技設而火射之訓者習臨時以卒
予敵矣求乎之卒何以望其成功失事之戮不般於玩寇
之官則日姑責後效也而倉卒孰肯效死辟難之科不行
於政衛之職則曰方有新詔也而京師誰與守衛應敵之
機殆委之不察矣奸宄之萌盛世亦不能免　陛下專設
總督於兩廣時遣總制於三邊所以定計於行師者備非
不飭矣但一旦多事飛帑旁午腹裏之患似不足平而請
調邊兵或見於潢池之竊弄逸獵之急我則何恃而繳取

狼兵不問夫所過之騷然紈綺膏粱之子不習戎行而手
握兵符奚取於身先士卒少年新進之夫不讀兵書而遙
制閫外何在其為師貞丈人行師之幾將自此不振矣
天地之泰本於君臣之有義而君為臣綱則臣之得舉其
職者亦由上之保全何如而其道尤在於相信耳　陛下
端拱穆清而奔走群辟則既處之有章矣但禮分潤絕而
情意或不孚揆事決策寧執不容于秉持而豈諫不容於
補察議禮制度禮官無可以執奏而儒臣無可以論思
詔許直言矣言似切直者則以黜削不嚴恐長其漸而習
以為常　敕同修省矣職務不修臣則又据辱畢及將執

辭而欲加之罪若是則君使臣以禮之道乖矣將見忠賢
解而讒佞日來臣為今日所甚懼也人道之大本乎父子
之有親而父為子綱則子之備極其孝者亦視分之限制
何如而其大則在於無違耳　陛下議隆大禮而無盡至
情則既行之曲賞矣但議論攙棲而意見或不定因心之
孝本無窮已而儀文崇厚禮宜有以制情罔極之恩自難
報稱而　位號尊崇名必須于考實自　王國而統天下
天命人心固自有在也然始封之地　統緒當存而不可
忘其所由興先　尊尊而後親親天理人情於是為至也
然　大禮既定邪說可廢而不必徇其所偏執由是而天

下之為父子者定矣故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臣為今
日所深願也家道之正本於夫婦之有倫而夫為妻綱則
內之所以長發其祥者亦由外之所以保合者何如而其
要莫先於正始耳　陛下年方富於春秋而位正乎內外
則居室之今宜矣然　宮闈雖近而大順所關　儲嗣不
可不念關雎和樂而後麟趾振振斯　國本為有繫本支
期於百世雞鳴警戒而後家人嗃嗃斯　祚祇為無窮節
欲於言語飲食此身常使強固也則必近嚴敬遠技能以
養　壽命之源慎動於出入起居清明常在躬也則必檢
姻戚杜請託而莫啓　長之祚看是而王教之端無不舉矣

夫臣之有言則既如前但言或有過心則無他惟 陛下
採而擇之因言以考實不以為可棄而以為可行 省察
於念慮之微體驗於事為之著持循於 朝廷之上檢束
於燕閒之時事 天必脩德以召祥致治必法古以建極
御民必行仁以成化救弊必拔本以塞源用人必信任以
責成應敵必治內以攘外行師必推敵以布威君臣必孚
誠以合道父子必則義以弘恩夫婦必養福以達順如是
則 聖德之治益以廣大大業之固益以永長矣臣不勝
惓惓願望之至

陳愚見以保治安疏　譚纘

臣伏讀易傳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
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
以身安而 國家可保也今天下事至正德十六年矣入
危亂其去敗亡者無幾矣 皇天眷佑 凡俯有靈篤生
聖人入承 大統天下臣民思安如救溺願治如拯焚圖
存如追亡 陛下即位以來奉天勤民賞善罰惡痛懲前
弊革故鼎新固未嘗不汲汲圖治以荅群望也臣以為今
日之事治之名則有矣治之實則未也夫事常患於名勝
而實不見天下無治之名則君臣之間尤以為未治思有
以圖之惟其名勝而實不足則玩愒歲月坐失事機不惟
其治而亂已潛藏隱伏於其中矣昔賈誼在漢文帝時欲
為之流涕為痛哭 陛下之聖明遠過文帝臣之忠愛尚
不如賈生 陛下自以為今日之事比之文帝之時為何
如也臣竊憂之而不言言之而不盡其心皆非所以
勉修職業圖報 陛下也是以輒忘愚陋不避斧鉞謹條
陳四事一曰澄 聖慮以鑒興衰一曰親大臣以脩政
一曰開間辨以新 聖學一曰容直言以廣 聖德臣昧
萬死為 陛下獻 陛下察臣之心矜臣之愚不錄其罪
不以其非見責少加 採納施行或於 新政有補萬一

死其無憾矣澄　聖慮以察興衰臣竊謂天下事無大無
小要必歸於人心思慮之中故孟軻氏曰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天下事有安置之思慮之外漫不經意鮮有不
顛仆者仰惟　陛下上承　祖宗萬世之洪基為中外
人心之仰望以一人而御四海之廣以一人而應萬物之
衆所居者何地所守者何業可妄而不切於思乎臣以為
不必遠求唐虞之觀姑請於　孝宗一十八年治至隆
盛　先帝一十六年幾入敗亡少攄　聖慮究其所以在
孝宗朝其敬畏　天戒者何如其恪守　祖憲者何如其
親信大臣者何如其開納忠讜者何如其培植　國脉者

何如其愛養民力者何如其慎重名器者何如其寬征薄
斂者何如其使諸司不失其守者何如其使人人之樂於
効用者何如至今父老言及　孝宗朝政至有泣下者蓋
思慕之切其如赤子之於慈母也在　先帝朝一切反之
以致末年大壞極弊宸濠乘隙而妄覦帝府諸宗室以此
而速禍敗皆　陛下在藩邸時目擊耳聞非臣子所忍一
一盡言也臣以為宸濠之變　先帝啓之寧府諸宗室之
死宸濠悞之使　先帝守　祖宗之法體　孝廟之心則
宸濠必不敢妄覦　神器寧府諸宗室不遭屠戮保全
國家矣臣知　陛下於此固已未嘗不為　先帝惜亦未必

不為寧府諸宗室痛也然深宮無事之時夜氣清明之際
於　先帝之所以招亂　孝宗之所以致治曾一仰思之
乎今日　朝政敬　天法　祖用人行事親賢納諫勤政
愛民果能一一皆　孝宗之舊乎亦或有一二已蹈　先
帝之失乎臣以為殆未之思也　登極以來惟改元一詔
深類　孝宗行事所以收拾既失之人心培養已喪之元
氣　宗社萬年靈長之命脉正切於此改元之後漸不如
初矣今日之事又漸不如元年矣一二年後臣又不知為
何如也臣願　陛下凡一切舉動深計念慮此在　孝宗
朝何如其在　先帝又何如務痛鑒其所以如　先帝朝

者力追其所以如　孝宗朝者由此而進之三王五帝不
難到也若但苟且因循漫不著念臣恐養成禍本紀綱壞
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　國步日危後之悼今亦如
今之悼昔也詩曰殷鑒不遠孟軻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
者此　社稷興衰之介天下治亂之機惟　陛下其深思
之親大臣以脩時政竊謂內閣大臣在　陛下為腹心之
寄六部大臣在　陛下為喉舌之官故曰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庶事康哉謂之曰元首股肱蓋言君臣相為一體不
可岐而為二也　陛下所以處之者貴親而不貴疏在內
而不在外宜着實任用不宜禮貌虛文今在位大臣一切

事務託之章奏章奏之外竟為限隔臣以為大臣不時
宣召相與商確政事茲在唐虞三代聖帝明王行之漢唐
宋英君誼辟行之我　國朝　太祖　太宗　仁宗　宣
宗　英宗　孝宗行之罔限隔者　先帝一十六年在位
大臣未聞一　宣召　先帝時　朝政日非其悞正在此
陛下登嗣寶位已入二年其諸大臣曾幾蒙　宣召相與
議及時政乎不意　陛下之聖明乃於　先帝之已悞者
不改圖也臣願　陛下自今以後但凡一切事關機務政
切大體者宜御便殿宣召大臣相與商議斷自　聖心以
決行止如是在臣下不致多煩章奏　陛下不致多瀆

宸聽最為簡便　陛下何憚而不為哉如大事大疑該吏
部者　召內大臣并召吏部堂上官相與商確裁決施行
其餘別部并三法司重務俱一例　宣召周歲之間不拘
日月一日之內不限遲早因而據外以察其內因跡以究
其心某忠某詐某正某邪某攄誠體　國某罔寵懷私又
則未有能逃　聖明之見者於是本之　聖斷定為去留
設或不公不法縱跡詭異於人望不協於公論有違者臣
等科道官有所見聞聽其糾劾如是在位大臣不奉公守
法以忠　陛下有是理哉如其有　主威不立國勢不昌
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有是理哉

陛下泥而不行意者謂其為舊規乎所謂舊規者非我
祖宗列聖之舊規非漢唐宋英君誼辟之舊規非唐虞三
代聖帝明王之舊規特我　先帝朝之舊規爾況凡事當
裁以大義度以經權事當更化何拘於舊規事當守成何
拘於創立臣願　陛下急改圖之所以上述　宗社之福
下答蒼生之望者在此也開明辨以新　聖學臣竊謂開
人君之致治本於道人君之求道本於學故堯舜禹大聖
人也生而知之君無待於學矣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曰精曰一曰執者明雖生知亦未
嘗不資學以有成也學而有切于治道有補于聖心臣以

為非問辨不可故書曰舜好問孔子告哀公曰博學之審
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易乾文九二論聖學曰君子
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唐太宗開文學
館一時儒臣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分為一番更日直
宿暇日輒至館中講論文藝或至夜分我　國朝楊士奇
解縉等七人在　太宗時旦夕侍左右承顧問兼稽古纂
述之事不虛寸晷自古人君養成君德以隆治化延　宗
社靈長之慶造生民無窮之福未有不兼勤學好問而得
之也邇者傳奉初二日　經筵大小臣工無任忻忭　陛
下切於求道勇於進學之心是可見矣仰酬　聖志俯慰

群臣豈復有加於此哉然道在六經有是非得失邪正之
歸事在諸史有公私理亂興亡之鑒勸講之臣所以啓沃
開導 聖心者要不出於此然 天威嚴重下情惶惑而
義理之在經傳又非急遽倉猝中所能盡意雖見三者欲
其有所啓沃開導恐亦難也在臣下近於空談或者無益
于治體在 陛下徒為色受或者無補於身心臣願 陛
下自今以後儒臣進講之時少降 威重賜以溫顏反覆
問辨咨訪道理於一章中或要指未會於一句中或體認
未明何者於政體最關何者於治道殊切務盡 聖懷究
極所以如是則勸講之臣舒徐展布必能盡其委曲發其

奧妙該貫詳明巨細畢舉庶亦無負於格心之責矣仍乞
再 命儒臣於我 國朝遠而 祖宗列聖近而 孝宗
皇帝朝故事有裨於 社稷有關於治體有益於生靈者
編作講章進講之時亭入一條相攙講論一以仰見我
祖宗列聖保邦致治之意一以見 陛下憲章述祖之心
如是而聰明不日開君德不日成志氣不日強聲聞不日
美政效不日彰者未之有也臣於 陛下深傾望焉容臣
言以廣 聖德臣竊聞古者 天子聽政使公卿列上獻
詩史獻書工誦箴諫庶人傳語是古之人君舉動凡人皆
得言之不特言官也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

有後言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
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傅說告高宗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
則聖是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未有不以求諫為務也前賢
范祖禹曰天下如人一身一身必血氣周流無所壅滯而
後能無病從諫者使下通上意上達下情如血氣之周流
於一身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之關係言路而
已我 國家稽古定制設立給事中御史等官寄以言責
蓋防臣僚不法時政失宜 朝廷用之為紀綱 陛下委
之為耳目凡官曹設施措置乖方刑賞踰制 朝廷政事
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其舉劾言雖過當亦示曲全非非

為 宗社生民至計也臣見近來言官言事不惟不用其
言而且罪之令不惟罪之而又外黜矣臣子立 君之朝
當死君之事降黜豈其所避忠哉臣實不忍 陛下之
清朝尚見此舉動也言官不允惜 國體可不顧乎 先
帝朝權奸播弄威福凌虐百官欲塞言路其初止類此前
轍已覆後車可不戒乎臣恐臣隊非得計巧飾成風忠臣從
心言者結舌是非莫辨賢否不明縱竭節盡忠欲報 陛
下皆恐讒畏禍不敢抵觸 國家之事非是而望體統
正紀綱立政體清 國勢尊看是理哉宋儒張栻曰平昔
無犯顏敢諫之士臨事無伏節死義之臣吾平公問叔向

曰 國家之患孰為大向對曰大臣持祿不極諫小臣畏
罪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達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
吾欲進善有謁而不能通罪至死晉平公且如此况不
為晉平公者乎望 陛下擴山藪之通大虛受之量勿罰
及無罪以失平明勿用撓職官以壞執守勿過罪言官以
喪士氣勿常差胥校以橋人心勿濫賞外戚以重民力勿
信任巧飾以叢衆怨遵崇 祖訓禁邪時失虔已以受犯
顏必容上以彰 陛下好諫之誠下以免 朝廷舉動之
失雖堯舜禹湯文武復出不是過也以上四事臣一得之
愚感時念切遭值 聖明不知忌諱上冒 天威不勝戰
罪之至

稽古修德以答 天眷疏 周相

臣竊惟黃河之清所以應聖人之出天生 陛下為中興
之主固宜有是澄清之徵然河之未清不足以虧 陛下
之聖清而張大喜祝之臣從而文飾之竊恐諛佞之門漸
開大非 陛下遠宗帝王之意臣嘗聞之伏羲之時圖出
於河禹時書出於洛文王時鳳鳴岐山成王時海不揚波
此皆 帝王之瑞而今昔所共誇者然四聖人不聞有致
祭于河洛山海之間而瑞傳于今益烈今 陛下黃河之
清固與四聖人同瑞者而獨遣官濟祭者豈不自異乎聖
人哉夫以 陛下敬天勤民七年而始得與四聖人同瑞

以一旦祭非其禮而不得與四聖人同傳以世為天下法
豈不深可惜哉禮官不能遠稽古昔以大將順之美而獨
近採宋事以襲凡陋又不重可惜哉且河之澄清效靈夾
非區區河神所能得私者今獨祭諸其側得無棄本從末
而河神又焉敢貪天功為己力乎奉答神貺亦非所宜臣
仰窺 明旨免賀則 陛下亦既燭祭禮官疏請之非典
特以 聖度包荒不欲直拒人故姑 任其遣官祭告一
節以示不當從之意但 聖意淵微類非臣民之愚所能
深察臣恐繼是以祥瑞獻諛者或踵接於四方也臣願
陛下特罷其祭修德答天親賢納諫稽古垂憲且三復

太祖高皇帝諭丞相汪廣洋之言，勑諭天下臣民凡祥瑞不必奏凡灾異蝗蝻即時報聞如此則 聖德有徵 天心悅豫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 宗社臣民不勝慶幸臣昌昧觸瀆無任戰兢隕越之至

保泰九劄

吳時來

臣聞履泰不難保泰難故易於泰之九三泰之極矣而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直致其艱貞之意蓋慮時之不能常泰也以堯舜之聖當唐虞之際泰之極矣而曰克艱厥后克艱厥臣尤吁咈於叢脞之戒蓋言泰之不可不保也以今日之天下 陛下視之豈不幸其太平無事謂既泰矣乎不獨 陛下以為泰也臣愚亦以為從古熙皥之世亦若未有今日者矣然臣愚獨有憂焉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若上下不交而志不同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則謂之否臣是以憂之也

敢以君德之大與政體之要條為九劄 上陳太約鑒微願者欲通上下之志明消長之勢令久安長治以圖 永保萬世無疆之業耳伏乞 聖明親覽而施行之則 宗社之福也緣係恭 進保泰九劄以光 新政以隆萬世無疆之業事理未敢擅便為此開坐謹題請 旨

第一劄曰致戒懼臣聞堯之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堯知舜之大聖而授之天下矣又何慮舜之不克保而以困窮永終之語戒之也凡人之情有所畏則克戒懼無所畏則不克戒懼至於人主深居法宮之中習於安樂易於怠荒方其為安樂怠荒也

從而告之曰是所為困窮之永終也則困窮永終之事未有其形不見可畏既以無形而不畏而其為安樂怠荒也日甚然而人心天命自此去矣此堯之所以誠舜而肯啓之以執中之說也臣惟天以天下之大托之 陛下 先帝二百年全盛之天下傳之 陛下不識 陛下將安享其盛以為無事而一無所動心乎抑以天命去留之幾不可期人心向背之伏不可測而務戒懼乎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臣覩 陛下天性高明 聖度愽厚御 朝聽講思道求治誠若克自抑畏然不知退朝之暇亦如御 朝之時乎入接宦官宮人之時亦如接

賢士大夫之時乎臣願 陛下靜而自思嘗存戒懼之心求悟執中之旨以為祈 天永命之基伏讀 太祖高皇帝造觀心亭諭學士宋濂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以為難朕罔敢自暇自逸此 太祖之克戒懼也 成祖文皇帝諭近臣曰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管束此心為切要此 成祖之克戒懼也臣願 陛下遠法堯舜近法 二祖也誠近法 二祖則必思所以操存此心罔暇逸矣則必思所以管束此心為切要者矣此心既定一中常在將見四海永賴矣天命益固 陛下將保此全盛之天下以傳之萬世豈不休哉是臣愚所深望於 陛下第一義也伏乞 留神 第二劄曰端遊幸人皆曰 陛下好遊幸臣愚以為遊幸者 陛下之適也特遊有善有不善所與遊得人不得人耳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此遊之善也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此遊之不善也齊景公與晏嬰遊而作君臣相悅之樂此與遊之得人也魯隱公觀魚于棠而僖伯稱疾不從此與遊之不得人也宋太祖與諸臣賞花釣魚賦詩 我 太祖與宋濂同遊令侍臣賦醉學士歌且諭曰俾後世知朕君臣相樂居此也此皆古今美談然則遊幸何可無也惟與遊得其人則遊自善可以為度與遊非其

人則遊自不善可以為憂惟 陛下審其所與遊者何如耳臣愚以為 陛下退朝之後欲遊幸共處盍 召一二輔臣同遊或敷陳道德或商確政事或歌詩或寫字蓋堂陛禮嚴下情每阻於上通不如遊幸之時稍略形跡藹然如家人父子使諸輔臣有讜言忠益得以造膝 上陳人將指此遊曰是虞廷賡歌氣象再見於今日豈非曠古盛事耶如此則遊幸正為訪道問瘼之資臣猶恐 陛下之不好遊也不然流連荒亡般樂怠傲損令名傷大體臣竊憂之遊何可得也是端遊幸所以為怠荒之防也伏乞留神 第三劄曰戒嗜好夫淫聲艷色之移人也久而不

覺其入焉故自古邪人欲投主人之意而陰移其權則必
多為玩好之具以誘人主之好故誘以好色所以移人主
之目誘以好聲所以移人主之耳人主不察其意因而視
之聽之以為此小節無傷也不知一有嗜好即生悅樂一
有悅樂必至沉溺此不足別為淫巧以亢之玩好日深政
事日棄精神損於內聲名損於外是故耳目之嗜一成而
國家之敗由之彼邪人亦豈訓其禍之至此哉其初意無
不喜其君之持正則彼無所利故多方求悅其君非真愛
其君也不過為固寵之計而其禍乃足以敗人國家甚可
寒心也昔　太祖謂宋濂曰自古賢哲之君知天下之難

保也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
不厭後世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蓋誠深
感於此也宋儒曰人主之心惟在所養養之以善則善養
之以惡則惡夫所養之惡孰有過於聲色哉臣仰窺　聖
德恭儉必無此好誠恐邪人有以此而希寵者伏乞　陛
下審察於此見美色必思曰是蔽明之物也罷之見淫聲
必思曰此蔽聰之物也罷之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誠
養心養德之要務也伏乞　留神　第四劄曰繹　綸音
臣誠規　陛下每臨朝維雍穆穆蓋有大舜恭己正南面
之度焉舜稱無為而治不言而信以其有五人為之左右

贊襄也今　陛下將毋以在位者師師濟濟固有所謂五
人者足倚任乎臣聞舜雖曰無為雖曰不言而都俞吁咈
未嘗一日不接見亦未嘗一日不籌咨焉臣愚願　陛下
退朝之後日講之暇　召閣臣一發　綸音臣竊想　陛
下所以慎重而不發者必將曰言或不善則人或議之故
特慎之至耳臣愚以為帝王之言不必皆盡善正在因其
不善而與天下共改之臣聞　太祖嘗謂徐達曰人之行
事一時知慮有未周及既行之後亟欲更之已無及矣其
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請亟為更張誠　帝王之度
也故言雖善君不聽人言而執持之猶之乎不善也言雖

未盡善若能聽人言而速更之猶之乎善也弘治之政於
我　朝獨稱盛焉亦以　孝宗皇帝延接群臣而諫諍講
讀之官日不離左右得以獻其可替其否而美意良法遂
因之而旁達於天下也今以庶事之煩不必勞　陛下一
一親裁定之而問之也章奏之煩不必勞　陛下一一親
翻閱之而問之也任　聖心所欲為與所急務者隨　陛
下之意發一語兩語一二事令諸臣　面奏可否臣見　陛
下誠一宣召之而臣工之惕勵自萬倍也誠一咨問之而
風聲之暢達自萬倍也大舜恭己之化正在於此夫諸臣
之事　陛下猶父也　陛下之視諸臣猶子也焉有父子

不接一語而情得通者乎臣誠願　陛下之一發　綸音
也所謂事約而功博也伏乞　睿神　第五劄曰君奏事
臣聞敷奏以言漢唐宋之盛皆有　面折廷爭之臣又曰
以口舌爭則不獨以封事奏而且以口奏矣故封事雖千
百言不如口奏何者以　上易知下易達也或者以　大
庭奏事尤恐　聖覽未遍　聖心未達難於對衆處分臣
愚以為不然今此諸臣中有聰明如　陛下者乎此心無
之矣但諸臣親之故習知之耳　陛下未嘗親之故不知
之耳夫以素不親習之事一旦而欲諳練若素官然即堯
舜以為病矣臣愚以為此不足為　陛下患也患在不親

而習之繼自今誠親而習之未有竟不能知者也臣愚以
為稽定　大庭奏事之儀尤須復　會極門奏事之規故
事　會極門封進章疏　列聖於此親對諸臣批答臣曾
見有　寶座在焉今政務雖煩其大者日無幾也章奏雖
煩其切要者日無幾也　陛下亦何憚於此不一親之習
之乎誠令各部院科道擇其大而切要者如軍情警急地
方災異民間利害疾苦不公不法弊端奸萌等事務為明
白簡易之文或每日一見奏之如妨政病國之甚者仍口
奏　大庭　陛下居高而聽之若不　省覽則亦徒然無
益矣臣愚即請　陛下留意知　大庭之奏者必軍情警
急也必地方災異也必民間利害疾苦也必不公不法弊
端奸萌也須納之　御前即退　御會極門　召奏事者
問故如此日以為常一日習一事知一事明日又如之十
日之間可知十事矣由此推之有不盡知天下事者乎臣聞
成祖謂侍臣曰朕於閒暇作書覺御筆精妙甚稱人意因
嘆臣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所致今之學不及
古人亦由自怠之過臣未嘗不稱嘆　成祖之因書悟學
也臣願　陛下勿以不知自為恥惟以不親為戒長存積
習之心毋懷自怠之意為天下國家之故可以漸致通達
而坐割之豈非萬古不世出之　聖人哉伏乞　睿神

第六劄曰　嚴票旨夫票旨者代言也天子代天言宰相
代天子言此自古君相相須之義必然之勢傳曰天子之
道惟在貴相論如此也　先朝批答每與輔臣面相可否
輔臣擬　旨奉　御筆親裁然事機煩瑣一時　覽者不
竟未免調　旨封進內或閣臣所議未當　上心有欲改
更者亦必發下閣臣再看詳過然後批發所以重王言求
其至當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
之於外宋臣歐陽脩有言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曰
是宰相曰非夫宰相何敢與天子爭是非可否也蓋欲求
其至當服天下人心也自七月以來批答　嚴旨文理未

協者有之事體未當者有之中外駭異以為此　皇上親
筆也則閣臣何不爭之於內或閣臣擬票御筆則又何以稱
順之於外也又安知不有不由閣臣之筆閣臣不得而知
也或有未經　御覽不由　聖心　陛下不得知也臣愚
以為即今發票務遵成規其合　上心者行之其有未合
者須發閣臣明示　聖意再三詳看　更之未為不可也
如不由擬票徑從　內批者若事理未當容閣臣執正閣
臣不以言是閣臣不得行其志又何以厖居其位容臣等
指斥之矣是重票　旨所以為舞政之防也伏乞　留神
第七劄曰　慎傳奉夫傳奉者　特旨也以其無前事而

由中出者也如前日修邊賑恤之類是也至於陞官差官
節有　明禁祖宗設法防範奸弊意深而慮遠矣昨該兵
部題覆太岳太和山事旬日之間六更明旨已經該部執
奏伏蒙　俞允臣無容所喙矣但如此之類奉　旨差官
相應備云前由具本題奏該臨乃不具題而兩奉　傳帖
是即非　祖宗成憲矣安知不有舞文之徒假　內批以
求必行其私者也易曰渙汗其大號書曰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傳曰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於傳奉一出
人人爭覩一有不當則　朝廷之上成一過舉而可輕易
乎臣愚以為今後傳奉事例必該衙門備本覆奏擬議可

覆請　旨定奪然後施行當必以部議為必可據弗以
內降為必可行即覆議未當　上心亦必下之閣臣擬票
安妥至於　聖明果有美意欲行亦必先與輔臣商確庶
政體歸一而　朝綱以肅若事體未當該部不以執奏是
部臣不得其職又何以虛居其位則容臣等彈劾之矣所
謂慎傳奉所以為侵政之防也伏乞　留神　第八劄曰
弘虛受　陛下自臨御以來旌　召遺直延納蓋言既而
厭言官之不諳事體者一閣都給事中馮成能之言又概
然　温俞之矣　陛下之仁不惡切諫如此故凡懷仁抱
義之士孰不爭趨　召命一扣　宸前吐其胸中之蘊故

諸臣之不憚切諫者無非一念之誠亦仰　陛下之仁能
容之也易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此泰之象也臣方為今
日賀焉近因太常司少卿周怡進言冒昧致動　嚴旨黜
之外省怡言誠誕　陛下薄譴之誠是也然臣觀諸臣中
稍稍志意消阻數陳條鯑恐不得復如前日之慷慨而激
切者且使海內願進效忠之士或生思歸甘隱之念則是
征之吉又轉而為彙征之凶萬一事所不敢言誰其言之
恐　陛下自此不得復聞直言又何從以復彰　陛下之
仁臣愚以為言之當而容之非　陛下之能容也彼其言
之當也惟其言之非非當而容之乃　陛下之真能容之也

斯舜之所以為隱惡而揚善也夫以怡之一身前以狂言
忤先帝 而 先帝謫之今蒙 陛下召用之又以狂言
忤 陛下而又被謫怡兩立制而兩見黜為怡得矣其
如 陛下召用之初意何哉願 陛下即下 温旨大開
言路仍 召怡補之原缺使天下之人聞之仰 天地之
大見日月之更則怡不得自進言以謗之名而白古人君
納諫之美名皆歸於 陛下之一身雖善言得以日進於
前而奸萌不得以潜生於下矣伏乞 留神 第九劄曰
禁誣指夫誣指者告訐之漸也小人欲害君子則必創為
誹謗之說或更為違抗之論夫加之以違抗誹謗之名則

人君不期信而自信之一旦怒觸雷霆雖欲救之不可得
已此風嘉靖末年最盛趙文華以之殺李默胡宗憲以之殺
楊允繩杜篆以之殺馬從謙致使天下奸險壬人凡挾私
忿者持此一說以挾制有司傾陷良善而怨聲至今未磨
也彼小人不過為報復之計以伸其私憤而乃使 朝廷
之上無故而罪一人成一過舉可為寒心傳曰欲加之罪
何患無詞此風一長非 國家之福也今蒙 陛下昭雪
冤抑臣知其無此患矣臣愚以為不中誣指告訐之條則
惡無所懲求樂時有校尉訐朝臣謗毀時政之失者 成
祖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命錦

衣衛訐之果挾私忿誣之因曰人主聽言之際豈可不審
向者不察則死誹謗者多矣即付之法司此其明驗也夫
委質縉紳之流安有誹謗之事不特無誹謗之事身依日
月之光將順不遑又安有所謂抗違之意也罪以誹謗則
誹謗矣罪以違抗則違抗矣臣聞天下有道君子有所恃
而敢於為善小人有所懼而不敢為惡今後願 陛下照
亮天下臣子原無違抗之心誹謗之事如有告違抗者即
以違抗之罪罪之如有告誹謗者即以誹謗之罪罪之庶
奸險不得竊視人主之好惡以行其中傷之計賞罰得中
舉措得宜而人心服矣伏乞 留神

敷陳大政切務以裨中興盛治疏　夏　㦤

臣自通籍至今叨荷　國恩十有九載念昔經事　先帝
濫厠瑣闥未效涓埃旋蒙譴謫漸緣收録寵歷外臺頃者
皇上龍飛御極臣以服闋赴京忻見漢官威儀快覩　天
顏咫尺誤荷　甄拔遂貳冏　卿感激　洪恩誓圖報塞
顧臣駑劣殊非駿逸之才日閱輿群徒循驗寄之舊兹勤
千慮之積用攄一得之愚謹以時政之大有關於　國體
有切於　聖躬者列為六事冒昧上聞伏乞　留神詳覧
俯賜採納施行臣愚無任惶悚懇祈之至緣係敷陳大政
切務以裨中興盛治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一曰修　朝講之實　祖宗朝會群臣每日　御門奏事
四方人員無間大小並得引見蓋欲不時咨問備知地方
之災害生民之疾苦政事之得失官職之賢否俾下情得
以　上通　天子明見萬里法甚善也今日事引奏竟成
虛文而所奏者又多泛常瑣細不足以從聞聽行之既久
自不覺其厭且玩矣臣愚欲乞　皇上於　御門奏事之
時間垂　清問下及芻蕘使羣朝政觀聽四方易聽下民因
之疾苦職官有所警惕機括轉移之間治化流行之盛實
繫於此仍乞　勅該司今後所奏之事務擇緊要重大者
引其處奏何災異其處報何聲息其官係某何官員賢能
某官參劾何官員貪濫其他瑣細不必瀆　聞如此不惟
聖聰日達　聖心日謹任廷之臣亦莫不知所儆戚惕
矣至於講筵之設原為進德之階非為經生俗士尋章摘
句為也臣愚欲乞　皇上於　講筵之後召見大臣商確
政事評論時官諮詢風俗料度夷情其有倖對失次欺蔽
不忠者科道官得以面糾之將見諸臣日近　天顏遲承
顧問莫不爭自磨濯益脩職業而　聖德益純　國體愈
練施之政事洵有不得其理者矣伏乞　聖裁　二曰肅
郊廟之儀人君父天母地而紹統於　祖宗郊社禘嘗所
以虔報祀而重本始也　皇上郊社廟祭親臨舉禮誠之

至矣第　乘輿出入儆蹕森嚴萬民於此具瞻四方由之
式聽　居尊之體不容或褻臣愚欲乞　皇上自後出幸
南北貳郊駕所在前屬車在後冠服　御輦率由舊章以
示臣庶至於行禮之際仍　勅該部諭令執事者雍容雅
飭毋致贊呼迫促拜跪參差庶乎致敬盡慤各竭其誠來
格來歆並受其福矣伏乞　聖裁　三曰慎燕息之容宋
儒有言人主一日之間親賢士大夫之時少接宦官宮妾
之時多燕息之間正謹獨之處也臣愚欲乞　皇上於退
朝之暇不忘　臨御之儀凝然淵默端然靜重詳繹　祖
訓熟閱奏章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悟

見食息起居儀不忒前後左右間隙罔窺涵養精純
天德於茲日懋神元愈粹 聖壽爲之日增矣伏乞 聖
裁 四曰降心膂之託人君一日萬幾所與共理者宰相
也古稱君明臣良治具畢張又曰相道得而萬國理輔弼
之所係大矣臣愚欲乞 皇上日親輔臣慎終如始即票
擬之未合惟中 諭以示公苟啓沃之可從務 俞允以
示廣而爲大臣者亦必仰體 眷倚之重共攄爲棐之忠
受善貴虛而濟之以斷接下有禮而處之以公鑑別惟明
深惟誠僞之辨取舍攸當務核名實之眞庶乎上下交而
德業成矣伏乞 聖裁 五曰重耳目之寄自古言官之

設以爲耳目之司故史稱唐有李勉朝廷始尊又曰今百
職落於溫御史言官之重由來遠矣我 朝建立科道以
司糾彈凡以肅百僚振紀綱使人有所憚而不敢肆也頃
者 朝廷之後乃有中官群毆御史幾殞節奉 聖旨將
許義等拿送法司重擬又申 諭五廷等紀綱法度朝廷
自有主張臣竊謂 乾綱獨斷將必重懲群惡追究主使
各正其罪以明至公而後凡無何許義不必送法司矣全
使者不究矣李學道又從而翻外矣紀綱法度于此大索
恐非所以示四方傳萬世矣夫中官者 陛下之僕從也
言官者 陛下之臣子也漢將明官懲群司校尉尚從

以磔諸市今許義一賤廝耳御史纔行糾參即被毆辱幾
命未保謫調隨加觧氣憲之官以快近習之忿重不諳之
譴而輕無 君之誅僭侍之海隅遠夷將謂 中朝御史被
內臣痛毆幾死又調外任紀綱法度一至此哉且許義何
人敢於 朝堂之間肆行兇惡抑有何力能驅策群小恥
此必陰有所受乃敢欺 君辱 國如此所謂豺狼當道
安問狐狸顧不求首謀之人而薄示加功之罪耶夫御史
巡城據法行事亦其常職今横被毆辱毀裂冠裳即驟遷
以奨之平生意氣如此沮喪甚矣况謫之乎嗣後六人不
足惜其如耳目之寄何其如 朝廷之綱紀何臣愚欲乞

皇上申飭近習追究主使明正 憲章以示懲創其御史
李學道仍乞 勑下吏部議擬仍令照舊供職耳目無所
壅蔽綱紀不至陵夷官寺知警而群工思奮矣伏乞 聖
裁 六曰專督撫之任 國家控制夷狄關堡星列將士
雲屯督撫分閫調度備亦密矣承平日久邊事日非黠虜
跳梁爲謀叵測頃者推選督撫之臣責以簡練之任 戒
諭申飭每廑 聖懷其所注念於邊防者何切也夫邊徼
之務自古爲難西北之患于今孔棘自非嘗試其事目擊
其時與身履其地者固非可以揣摩測度據紙上之陳言
爲幄中之勝算也今衆言盈 廷群策角立督撫動有掣

肘行多顧盼其何以鼓精神而樹勲業耶臣愚以為備邊
御虜惟在擇人既得其人矣則必聽其言行其志兵馬錢
粮衣甲器械機宜調度一任其所為而無中制焉又必寬
其文法假以歲時一捷且録小衂勿罪而惟要其成功至
於三年無成冒破欺怠者治以重罪不宥如此庶乎賢者
得展其謀猷不肖者難免於罪戾而虜患不足平矣伏乞
聖裁

竭愚忠補袞職以隆萬世治安疏　劉奮庸

潛邸臣一介草茅謬通仕籍昔荷　先帝簡命供事
職雖微賤豈徒效章句之末技以希身家之富貴哉臣區區
徇馬之忠竊將有所　啓沃以裨　皇上身心之助　今
日治理之地竊伏自　即位以來六年矣海內無不乂安
而災疢未消外夷非不底順而伏機可慮　朝政若振飭
矣而權柄漸移仕路若清肅矣而熟套仍舊凡若此類百
司庶府引領　勵精之治海隅蒼生思見　德化之成其
仰望於我　皇上者何切至也而近日　精神意氣漸不
建初臣　潛邸舊臣也憂心積慮豈忍恝然謹條列五事
冒死為　皇上陳之伏惟　留神採納獨出　英斷　宗
社幸甚臣愚幸甚

一曰保養　聖躬蓋　人主一身天地神人之　主必志
氣清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當萬機之繁　人主前後左
右何者非聲色之娛嗜慾之端此非大智大勇鮮有不為
所動者而精神意氣坐此日損雖有願治之念先失其振
勵之本矣如之何其可伏願　皇上繼今以後思此身付
託之重念此心保守之難凝神定慮忍性抑情毋逞旦夕
之樂而輕萬年之慮毋以有限之精神而當殺欲之攻如
此則　君德日益清明　君身日益強固　宗社無疆之

治端在是矣　二曰總攬政權蓋　人主之權禮樂刑政之本必一政一令出自　上裁而後臣下莫敢自行其私在昔　先皇英明果斷恩威莫測一時大小臣工歛手承跡竊柄威福者誰與令政府之所擬議百司之所承行非不曰奉有　欽依也而斟酌依違之際　皇上曽出獨斷否乎故人才之用舍果盡協於公論而無敢自快其恩讐歟臣未敢知也　國事之紛更果盡出於忠謀而無敢私意其上下歟臣未敢知也即如輔導　東宮原係閣臣之責而敢為身便之圖　朝廷名器本為勵世之典而今皆為市恩之具　先皇之世誰敢如此乎伏願　皇上大勵

明作之志獨攬　萬化之原於凡用人行政即庶府之所建白閣臣之所擬票而恭以　聖義時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權柄不至於偏重矣　三曰愼乃儉德蓋人主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而窮奢極欲以縱耳目之玩逞旦夕之樂者何所禁而不為不知有　國之藏富皆小民之膏脂也矧　朝廷歲有經常之費邊鎮歲有年例之發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而復加以無益之作財用幾何而不匱哉自　皇上御極以來　內府取銀之數不下數十萬矣求珎寶之異作鰲山之燈服御器用之間及金彫玉之飾淫巧之技勝而耗財之弊滋其於身心

實用果何所裨益哉伏望　皇上念內帑空虛之甚憫小民征輸之苦不作無益不貴異物當中外無事之時而廣為儲蓄之計則府庫充於節用而有備可以無患矣　四曰留心章奏蓋章疏之達於　上或言　君德之臧否或言　朝政之得失或言人品之忠邪或言時事之利害雖建言者未必一一皆中而原其心無非效忠之心也　皇上置之而不顧不惟進言之人托諸空談而憸邪之夫忽生　猜忌讜言之不聞於　上職此也伏願　皇上至之以含弘之度而狂直者優容其過參之以精詳之思而當理者曲順其情言及　君德而反己自修言及　朝政而

更化善治言及人品而邪正必公言及時事而酌議必當如此則聽言者既見之行事而進言者益樂於效用矣　五曰起用忠直蓋忠直之臣　國家之幹古之聖帝明王必培植其氣節而隆重其委任是以　國運恒必賴之然所謂忠直者非曰承望風旨而肆為攻擊以泄他人之憤迎合權要而互相應援以樹淫朋之黨者比也自　皇上御極以來臺諫之臣或以勸政諫或以節用諫或以進賢退不肖諫此等之臣抑何所利而為之要皆忠直之所發也　皇上業已斥逐之矣夫以臣之庸劣揣分遂愧於逐臣而班行濫竽於　近侍忠直之士反使之白首於林壑

乎非　盛世所宜有也伏願　皇上嘉其執節之忠怒其
愚直之罪宥　詔賜還俯列庶位廣仁宥於既往作直讜
於方來不惟　皇上包荒之德同於覆載而諸臣之感恩
圖報於將來永矢啣結矣　皇上誠味臣之言而默自
改省臣雖干冒斧鉞死亦何憾如不以臣言為然而但假
之優容臣即叨冒官秩碌碌班行思之有餘愧矣非臣所
敢知也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為
此具本謹具奏　聞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一終

為黜元惡戮大盗以正　國法事　　方鳳

臣惟內臣之惑上也或一言之欺蔽一事之導引皆所謂
惡也而非所謂元惡也必據天下之大位擅天下之大權
專天下之大利壞天下之大法若古之讐士良魚朝恩輩
而後謂之元惡也求其人以實之太監蕭敬是也大臣之
欺君也或一事之自利一法之自便皆所謂盗也而非所
謂大盗也必侵上而剝下損人以利己竭天下之膏血喪
國家之元氣若古之元載史彌遠輩是也而後謂之大
盗也求其人以實之尚書李燧是也蕭敬以鬼蜮之奸
培月養漸成巨猾勢在劉瑾則附劉瑾勢在錢寧則附錢

寧勢在江彬則附江彬其惡浮於三逆之上而其術超於
三逆之外故三逆以次敗殛敬獨恬然無事罪愈深則位
益安禍愈烈則福益盛在　陛下聖朝尚為所惑況其下
者哉在　先帝時凡各處鎮守太監揔兵一進一退動賄
萬兩方得批發　旨意及交錢寧講立宸濠長子繼承
大統又得數十萬兩其心未嘗一日在　陛下也且近日
亳州知州顏木奏敬得受參將石璽金銀萬兩蕭敬迴送
石璽貨物數多搜出交通書信三十五紙皆有實跡則其
惡不為不稔矣天下皆曰可殺而　陛下獨以為可用
陛下之舉錯其公安在哉李燧以奴隸之才污縉紳之列

在津瑋特以逃誣太過公論不容累劾而去因見太監張永在彼經過緣乃褰驅敝服跪伏道左且訴且泣感動永心曲為救援其子李繼先星馳至京多方打點遂入要地父子謀求利孔百出父事錢寧託為城社內臣有力者欲漆官地則曲意奉承外戚有勢者欲借官銀則專心饋送凡工部數十年所積之財一旦假以修造為名外則分獻於權門內則潛入於私橐以致官物一空公用告乏臣近日奉 旨查算每件支吾奠究其實給事中儲昱劾其查算公文洗改五十餘處侵失官銀尚欠五十餘萬則其盜不為不多矣天下皆曰可誅而 陛下獨以為可赦 陛

下之賞罰其明安在哉夫蕭敬不誅則張銳等其心不甘於法曹錢寧其目不瞑於地下而內臣之在司禮者無以懲惡而勸忠矣李燧不罪則貪墨者得以肆其志廉潔者無以申其情而大臣之司 國計者亦怠於奉公而守法矣伏望 陛下昭明公之心行正大之法將蕭敬即日拿送法司明正典刑而李燧父子務要查算明白盤其百萬家貲還充官庫然後依律處罪則人心服而 國法正矣臣每侍朝見敬在 陛下左右未嘗不心熱面赤輒欲借上方劍斬佞臣以謝天下實不欲與之同朝實不願併生之時有此奸惡者 陛下必欲用敬乞將臣放逐以為多

言者之戒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君道二

陳謹始之道以隆　聖業疏　　陳以勤

恭惟　陛下剛健純粹之資稟之自天高明光大之學養之有日茲者　出震乘乾統御萬國　德音煥發治象更新在廷之臣莫不舉手加額躍然奮勵思有以自效其尺寸而況臣曩獲侍　經幄奉　清光叨承　恩眷者踰九年餘居常兢兢焉以靡所裨益為愧乃今躬逢千載一時之會其叩心瀝膽以效忠于　陛下者敢後時乎臣嘗聞萬化之原出於君身治道之要存乎謹始易曰正其始萬

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書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所言不同其意一也今　陛下紹登寶極正履其始上而　天地神靈之所顧屬下而華夷臣庶之所觀望前而　祖宗列聖　九廟之所寄託後而　聖子神孫萬代之所效法皆于斯時繫焉凡舉措云為一或不謹則所失豈細故哉宋臣司馬光曰楊朱見岐途而泣非虛言也臣爲此懼乃敢援古證今條為十事以　獻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皆有關于君道之重而不可不謹諸始者君夫正心謹學之大要安內攘外之弘略臣且有待而

不言也伏惟　陛下留意焉臣竊惟人君欲有為于天下其始也莫先乎定志故宋臣程顥有言曰君道之大惟任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何者人君主天下之利勢也富貴尊榮所自出也志或不定則事之感于外者何限而吾心汎汎然應之靡所適從凡夫求富貴尊榮者且將窺其間而以不正之端中之矣夫心有所中遂牽引之而不返其流之弊可勝言哉臣竊以為　陛下今日之心涵養于積學之久如水之澄如鑑之明以此為帝為王固無不可者但當時萬幾紛至窺伺甚多若不先定其志示人以所嚮往之實則

治化又安可圖也臣愚過計惟願　陛下堅持聖志一意以求太平為主此志既定吾心始有用力之地而念茲在茲拳拳焉日趨于正聲色不足以亂之貨利不足以奪之逸遊不足以間之便佞不足以惑之克之不已則志向益純所為益力其致帝王太平之治也何有此定志之術所當謹于始也天下重器也得之固難守之尤難知其難而畏之則天位可保而可恃不知其難而忽之則負荷恐有未能勝者故傳曰君以為難易將至矣君以為易難將至矣嘗觀古之言保位者曰帝乃在位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曰心之憂危如蹈虎尾涉于春冰誠知大

君位之重不可忽也伏願　陛下俯察此意不以有位為樂而惟以保位為難在閨門袵席之中常若議者之在其後嘗積日累月之久不敢頃刻縱其心毋以一念之逸豫而貽四海之憂毋以一時之暇畧而致千百年之累民雖安輯也而皆恐其携離政雖修舉也而常恐其廢隳世雖治安也而嘗恐其亂危如是則可以永保天位而　國家之祚垂于億萬斯年矣此保位之難所當謹于始也天人相與之際流通罔間華作乎下象動乎上不可誣也在昔成湯顧諟天之明命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皆能祈天永命後世稱之彼昏不知以為天人遠不相涉惟所欲為

而莫之懼及天命既去悔何及矣由是言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舉動以禮則福祉隨臻一有私僻則咎殃必至影響鼓桴莫踰其捷可不畏哉伏願　陛下深察天道之甚邇務修德正身以為順承之實雖房幽獨而常若降監之孔昭雖對臣民而常若在帝之左右凡發諸念慮必思曰得無拂于天心乎凡施諸政事必思曰得無忝于天工乎一瑞應之見不以自後益懋德以副之一災異之臨不以自諉必引咎以回之如此則　上天孚佑景福熾昌其于維新之治不有光乎此畏天之誠所當謹于始也治道不必遠引前古其要在于善法當世之成憲而已故夏

遵禹訓商奉湯典周守文武之謨烈何其惓惓不敢忘哉蓋祖宗立業其更事也詳則其防患也深其謀慮也遠則其立法也密故子孫承之自可以世守而無弊苟非至於大壞固未易以更變也至後世則不然或自作聰明狹小制度或庸昧寡識廢棄典常卒之國無藉焉何以為治洪惟我　太祖肇造鴻基　成祖嗣承大烈其勞心焦思垂訓立法以為　子孫萬世計至深遠矣伏願　陛下思貽謀之深隆繼述之孝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必法其所以為治人民者　祖宗之人民必法其所以為養官爵者祖宗之建置不可授之非其人府庫者　祖宗之蓄藏不

可用之非其道至于　聽治之暇尤望恭取　祖訓置之座右細加省覽守而勿失仍申飭中外諸臣凡有關于成憲者一切遵率如故則纍聖平治之畧足為今日守成之規所謂率由舊章永無愆矣此法祖之善所當謹于始也聖王以一身立乎萬民之上能固結其心而使之無亂者亦惟能保愛之而已故禹感皐陶之言則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周官大司徒之職亦曰以保息六養萬民可見愛民實為人君之先務繼世之主率多生長深宮于民間疾苦不能盡知遂使寢處不經于四方君門隔絶于萬里竟痛結于民而上不恤窮愁徧于下而上不聞不知民猶水

也君猶舟也水以載舟亦以覆舟民以載君亦以覆君豈
可忘情也哉伏願　陛下重念民為邦本弘施曠蕩之恩
大慰黎民之望民好安逸也無工役以苦之民急衣食也
無暴斂以困之貪吏非所樂者黜之以悅其心法禁非所
便者蠲之以順其意而　聖衷尤當念念在民毋以巖
廊之尊而遺荒澤之賤毋以萬乘之安而忘匹夫之憂斯
溥海內外均蒙休澤而民有不懽然戴上者乎此愛民之
心所當謹于始也自古帝王莫不崇尚節儉故唐堯所居
之室茅茨土階大禹菲食周王卑服民到于今稱之後世
若漢文帝惜露臺百金之費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宋仁宗

見後宮首飾珠玉輒閉目不視我　太祖乘輿服御以銅
代金　成祖所服衣袖至于敝垢此豈不知享有四海之
富而顧靳于此其意誠以一錢尺帛皆出于百姓之膏腴
故不忍妄用焉相沿至後此意遂泯驕費金帛有如泥沙
毋誠乎上下之積益空百姓益蹙愁歎竊苦也伏願　陛
下以此軫念先帝所司會計務藏之數嚴其出納仍取弘
治以前支費舊籍一一遵守而又　躬尚儉朴為天下先
宮室之奉但仍舊貫乘輿服食之物悉加裁省凡宮中冗
聚之人奇巧之玩無名賜予無度取索一切出而罷之庶
幾遠近向風家給人足而天下治矣此崇儉之意所當謹

于始也權柄者神聖之所資也故當常使在上而不可使
在下洪範有言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言
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漢之衰也元帝移于近嬖孝成委
于臣下至唐末淳閹悉歸宮掖天子拱手而已此所謂倒
持太阿而反授人以柄未有不傷敗者矣宋臣呂公著曰
欲威福之不移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為之衆
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獨為天下公議
之主威福將安歸也斯言良為有見伏願　陛下深玩此
意凡　朝廷有大興革人材有大進退治道有大刑賞先
與諸大臣參詳可否而　陛下方臨以日月之明斷以
乾之斷　躬自裁決而施行制量一出于　淵衷咨詢不
及于近昵庶幾威固于內權重于外治天下可運于掌上
又何患焉此攬權之要所當謹于始也古稱明君者惟在
辨君子小人而用捨之故雖唐虞之朝俊乂在官而所以
難壬人者猶加謹焉況後世乎嘗觀齊桓公始任管仲則
興後任非其人則替唐玄宗始任姚宋則治後任非其人
則亂夫以一人之身委用不同而利害懸殊如此則所關
係亦大矣哉我　太祖嘗言用人之道當知姦良君知良
而不能用知姦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伏願　陛下以
此為鑒于內外臣工一一清心以圖簡照之方大抵君子

多敦實行小人多託空談君子多體國任事小人多諉身
規避君子多面折廷諍小人多阿諛順旨君子多為國憂
賢小人多妨賢病國由是以觀庶可盡得其情實矣然後
因人而進退之一則優禮保全使得畢其靖獻之忠一則
深慮曲防使無容其巧投之術如此則衆賢之途開群枉
之門塞而太業可成矣此用人之方所當謹于始也君臣
之分等諸天地然天地之氣必交通而後萬物可成君臣
之情必相孚而後理道可立故帝舜之于大禹曰臣哉鄰
哉鄰哉臣哉高宗之于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其一
時相與之氣象何其親且密也後世君之于臣太相隔遠

于朝參之外接見頗踈遂使經邦之道闕疇咨于大猷宴
安之私溺偏信于近習有如昔人所慨者惟我 祖宗之
朝每每召見群臣講論治道至於大誥首篇特著君臣同
遊之訓其意遠矣伏願 陛下篤一體之誼于退朝之暇
即御便殿召文武大臣入內與之親接或訪以撫夷夏和
陰陽之道或詢以進賢退不肖之方或于簿書之外命極
言臣隱或給筆札俾疏陳時務庶幾君臣道合血脉流通
政事舉無不當而世道可登諸理矣此接下之規所當謹
于始也人君以聽言為尚故言路有通塞天下之治亂係
焉孔子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所以

祖宗臨御之時文武軍民凡有可言之事許其至御前陳
說此無他以人君一身之寡而應萬幾之繁必有所不知
因之詳耳目于言者且闢而廣之所以圖天下之治也方
今 更新之始在臺諫諸臣知必竭心膂以論天下事
伏願 陛下大開言路凡政令之得失百姓之休戚群臣
之忠邪使之皆得直言無隱其言之當者納之用之且顯
擢其人以示勸其未當而或過訐者亦涵容而不加罪
夫以言者上逆龍鱗而犯忌諱下結讐怨而取禍患亦何
所利哉其心蓋忠于國也不諒其心而挫折之則勁氣消
沮忠臣杜口漸積不聞其過遂以階亂豈非大失者乎此

聽言之公所當謹于始也右臣所言以 陛下英明天縱
加之 銳意更新知其優為之無難而臣獨懷此區區貪
于傾竭不自知其言之繆妄亦以唐虞成周之君古之所
謂聖人也而其臣乃以兢業陳謨抑畏作訓蓋恐忽之于
微世必有以受其病縱之于早後或無以圖其終故其言
不能已也臣愚淺劣固不敢上擬古之賢臣然款款致 主
上于唐虞成周之盛是臣犬馬一念之忠也竊不自揆輒
敢敷陳觸冒忌諱儻 陛下不以臣鄙猥常談或有可取
即留中省覽一一裁而行之則于 中興聖業亦庶幾有
毛髮之助此實 宗社生靈之幸不但臣一人受賜而已

效愚忠陳末議以仰裨　聖治疏　　吳　獻
臣待罪南銓曾無善狀思以月晴日獻其道無繇每念衰
病侵尋精力困憊恐一旦隕先朝露竟無以報塞萬分徒
負　恩私將不瞑目於地下矣謹條陳六事用塵　上覽
伏望　皇上採擇施行臣不勝幸甚
一曰勤召對臣聞高宗之於傳說也命之曰朝夕納誨以
輔台德乃置左右勉以交修而說也惟逸豫是戒師古典
學是訓茲用克紹先王為有商令王恭惟我　皇上懋勤
聖學　日御經筵豈不以　養德進道在是乎顧　經筵
率拘常例　皇上之聽講也不終日曾無反覆問辨之功

儒臣之進講也有成規殊無從容啓沃之益時方欽承靡
暇而感動無繇實效鮮矣臣愚以為　經筵之外莫若於
退朝之暇仰遵　祖宗成憲　皇上時御便殿召進輔臣
或講學論道上下古今於一切軍國重事悉諮議而審行
之則咨諏善道詢納讜言謨明弼諧之風將復見於　今
日矣敢乞　聖裁
二曰崇輪對臣聞漢文帝入涖大統首問丞相陳平曰一
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
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識者以其言為知體正以當時無
輪對之制所問非職掌之人故平對乃爾自今言之大小

九卿森布在列而分職任事各有攸司若非延訪之勤咨
訪之數其何以考庶政而綜覈其名實耶顧今　皇上接
見群臣不過　視朝之頃耳且　朝見自有定儀即　奏
對常規姑取以塞責若事關大計非數言可了其悽悽之
誠自難以上達也臣愚以為常　朝之外當更煩　聖慮
將各部院寺衙門編為班次分定日期所輪期　皇上親
御便殿暫免　朝參依次召入輪對其科道官亦得分番
參與可否凡錢穀兵馬禮樂刑名民風吏治之汙隆政教
紀綱之得失　皇上一一垂清問令其各照職掌次第敷
陳斯　聰聽之下自足以得其要領久之則人品優劣職

業修否悉難逃於　聖覽即諸臣數覲　天顏仰承　休
德亦罔不知所奮勵而庶績其熙矣敢乞　聖裁
三曰容直言臣聞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奸宄不
生良以直言者決壅去塞邦家之利也今之諫官言事或
識未通練意每失於稍偏氣涉輕浮詞多傷於過激所謂
犯忌諱觸逆鱗有非遑恤者矣伏望　皇上少霽天威曲
加寬宥其言果善不徒加納而已即亟見之施行其言未
善姑置之勿論耳不必加之以責罰有優容而無嚴譴所
以倡敢諫之風開納善之路也假令言出禍隨動先咎至
人人卒以為戒將使賢智結舌忠貞杜口大臣持祿而不

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萬一有伏奸隱惡其誰肯蹈不
測之禍為 皇上陳之語曰一指在前泰山不見壅蔽之
謂也敢乞 聖裁
四曰崇節儉臣聞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約為貴故堯舜茅茨
土簋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亦惟省財
以養民敦樸素以為天下先耳恭惟 皇上登極之初
下詔發之 詔罷侈靡之供四海之民莫不延頸跂踵喁
喁望治以為更生之辰也 節儉之風聞於天下久矣邇
來經用 內帑匱乏復取足於戶部人人駭之且戶部所
掌財賦乃軍國重費一切邊方 奏討兵馬支用皆仰給

於此倘餽餉稍缺調度不克則患伏肘腋豈直司 國計
者之憂哉此費之决不可不省而儲之不可不饒裕也若
內帑則尚有可權廢者伏乞 皇上於賞賚服食之需裁
損從儉玩好靡麗之物屏棄勿陳誠一崇雅素則可省者
自多可費者自少積之久儲蓄有餘羨矣不然財源已竭
搜括已空此外無他術也敢乞 聖裁
五曰正題覆臣聞 國是不定孫叔敖昔以為憂何邇來
言事者執德不弘往往各持己見凡有建白期莫敢為少
有異同即生他議以致法甫立而弊生令朝行而夕改意
見紛紛何時定乎伏望 皇上勑下部院大臣凡遇各官

建議下各衙門議覆者事果簡易可以變通宜時人人稱
善即 題覆中亟請施行務有以愜乎輿情事苟非善徒
爾紛更滋弊人人稱不善即 題覆中明剖是非不必曲
徇乎彼見惟求事理允當無嫌於人己相形大臣絕黨比
之私言官何恩怨之有此受益之道取善之公人臣為
國而非為身也敢乞 聖裁
六曰復執奏臣聞 內批下各衙門稍有干礙者大臣遂
有執 奏必直陳利害明列是非準則 典章援引事例
積誠布欵務以感悟 聖心在早塞弊源永絕禍本斯功
實不謬而大臣之節屹然矣設以 成命不可復回姑委

曲以聽固辭是自為之地而誤國深矣脫有權奸乘釁掌
伏隱微其害未有易言者將誰任其咎乎昔玄宗停斜封
而致開元仁宗收內降而致慶曆此前事之驗也伏望
皇上離明洞察 勑下各衙門務秉忠赤凡事應執 奏
無但首鼠兩端重貽後悔斯上下之情通而依憑城社者
無施其計矣敢乞 聖裁

務學親賢養　聖體以慰群望疏　蔣冕

臣等伏聞　陛下入春以來　聖體屢爾違和今雖漸就
平復是自天祐之然臣等私憂過計以為微陽之後當保
小愈之後尤慎況以　陛下一身為　天地　祖宗　社
稷臣民之主所繫甚重不可不謹凡茲致疾之由蓋緣
陛下年方沖幼血氣未定　宮闈之內或不能以禮防制
以致　聖體有所虧損即今以後再不加息日服一日為
疾益深後悔何及此臣等積憂之餘情不能已故不避斧
鉞為　陛下言之夫　宮闈深邃最人之所難言亦人之
所忌言是故以子之親尤不能得之於父況於君臣之間

乎然竊念此等事關係甚大使遂以為難為忌而不言之
其為不忠莫此為甚伏望　陛下恕臣等之狂愚臣等之
責少加　悉納其於　聖體不無少補萬分之一　臣等萬
死萬死且昔聖帝明王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無求不得
無欲不遂若可以自肆矣然必自朝至晏戰戰兢兢居内
之日常少居外之日常多保惜愛護若恐有一毫之不至
者何也蓋所以防情欲之戕養性命之源務使志氣清明
身體強固上以副天地　祖宗　社稷臣民之望下以演
子孫千億之福皆係於此也夫元氣之在人身如木之根
水之源木傷根則枯水傷源則竭人傷其元氣則軀体羸

弱精神短少壽命不宏子孫不蕃是以上世之君務
此率多壽考久於其位而子孫衆多末世之君往往不及
故其歷年尚後亦每不前人若也蓋上之則無欲次之則
能寡欲下之未免有欲非惟不能寡而又縱之此其所以
不同而其效驗昭昭也然寡欲之道惟在於正心蓋欲者
情之動正心之道古先聖賢皆有成論然其最親切緊要
者則莫如真德秀氏德秀之言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
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理欲本交戰
于正修相形真萬世聖學養心之要道也伏望　陛下以
此言為法於視朝之暇退御文華殿將古聖賢書籍日勝

披覽凡義理之可發心道術之可以為治者皆探索其精
微者究其議論又於　經筵日講官揀擇其人醇
謹端厚文學優長者數員與之講論以資啓沃凡　宮闈
所行之事使彼皆得聞之儻有所失庶得以時匡正至於
元老大臣尤宜日賜　召入訪詢治道至日夕乃罷退朝
之後以禮制心以義制欲務使暗室屋漏之中不忘上帝
臨汝之念鼓瑟鼓琴之際常存静而有別之規則心不期
正而自正欲不期寡而自寡矣然則君身強固　君德
清明　宗社有萬年之休子孫演千億之福非惟臣等之
幸實天下　國家莫大之幸也夫古曰之樂治病者利於

挪心之言治國者資焉惟　陛下留神俯納臣等無任顒
望之至

諫止聖躬脩養疏　楊最

八月十二日該禮部捧到　聖諭内云東宫權命監國再大仍奏請朕少解一二年調養或可親政悉若初不敢又取逸耳欽此凡在廷大小文武臣工聞之莫不驚駭　聖諭何為一至此我揆厥所由　陛下不過得一方外之士欲假調攝脩養耳且古之聖帝明王未有過于堯舜禹湯文武也　陛下所欲取法者亦未有外于堯舜禹湯文武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德之功業見于經載于史昭然可考未有欲　東宫監國而自托脩養者也堯舜既不旨爲禹湯文武亦無所事　陛下何必為此哉堯舜性之也非不知脩養可以為仙禹湯文武身之也亦非不知鍊道可以成佛数聖人雖知之不可易而學之不可易而學不可易而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學豈謂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之知不能學仙哉有學仙之術有成仙之人大段所居之地不同所理之事亦異耳　皇宫内院豈有白日昇天者哉昔孔子曾遇老子問禮出謂弟子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龍即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為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可得哉臣待罪僕馬之門傳聞　皇上之諭始則驚而駭繼則感而悲叨列群臣之末豈可默而無言犬馬之誠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望　皇上端拱清穆恭默思

道以純心契 天心以孝念格玄念一日二日萬幾雖勞
目力以處分不費精神以調攝不邇聲色保復元陽不求
仙而自仙不希壽而自萬有千歲矣黃白之術金丹之藥
皆不服而用者恐傷元氣本性此臣所謂所居之地所理
之事不同正謂此耳至于監國事體重大臣尤不敢議自
有五六大臣并九卿科道主議況 陛下神武聰明自有
定裁臣今止云三代以上至于漢唐宋諸君不惟不足法
且不暇及言耳 九重之暇肯一留意焉庶杞人之憂或
可備韋弦一少助云臣昧死冒言不勝戰栗恐懼之至

勸政理以慰人心疏　　石星

臣聞天下之治不日進則日退人君之心不日強則日偷
適今內外更始之期正萬國維新之會刑庶職來同之際
尤群心屬望之時茍因循玩愒日甚一日則不但將來治
效未可羃臻即欲長如隆慶元年之治亦不可得矣臣本
草茅寒士至愚極陋遭遇 聖明待罪諫科思欲補過拾
遺其道無由切見 皇上入春以來天顏漸癯視朝漸稀
章奏頻煩經筵屢廢雄心鋭志不無少減于初年怠政情
萌將大貽慼于後日臣目擊耳聞心實用憂欲先此而言
則日月侵尋漸不可長今正月已畢天氣正融 皇上不

以此時勵精圖治更復何俟臣子不以此時發憤直言更
復何為是以不避斧鉞上陳六事咸切於 皇上之身心
今日之要務至其節目之詳施為之序始末及之焉
一曰養聖躬夫人主一身乃 祖宗之所付託萬民之所
瞻仰關係至重不可不養然養之之道節飲食寡嗜慾其
道也恭惟 皇上即位初年清心省事飲食起居咸中
於禮無容議矣近則有不盡然者試以鰲山一事推之夫
為鰲山之樂則必縱長夜之飲飲食豈能節乎語曰皓齒
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昔賢以為
名言今人以為至鑑 皇上倘不亟戒沉湎於茲爲一起

居失調　聖躬戲損後無悔之其可及乎今鰲山之事已
往不可追陳然酒色之害今尤可深警伏願　皇上念閨
係之匪輕懼酒色之深累因此節飲食寡嗜慾為禹之惡
旨酒為湯之不邇聲色則血氣充氣精神強健　萬壽無
疆而兆民永賴矣　二曰講聖學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
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言人君厝智特達雖由于天縱而
啓迪開發必資于問學故我　祖宗有經筵日講之制定
于二月內舉行蓋天氣融和則功夫之進脩為易萬象咸
熙則人君之政治宜新累朝相承率由不廢所以建大業
于前垂洪庥于後者有此也今經筵一事雖節有言官申

請未見慨然舉行切恐倏而春矣倏而夏矣又倏而秋矣
歲月愈邁德業無聞不亦重可惜哉臣故不厭煩瀆特面
申請伏願　皇上以務學為急以明理為要將經筵一事
及時舉行則緝熙光明而帝王心學可考之而不謬矣
三曰勤視朝人君裁決庶政通達下情莫先于視朝故南
面之訓着于書未央之戒嚴于詩知此為重也　陛下即
位以來未明而衣日旰而食視朝可謂早矣歲無虛月月
無虛日視朝可謂勤矣然自正月以來則似稍倦于勤者
蓋緣元宵以前有歲時之娛元宵以後有　聖節之樂皆
爾優游理亦宜然或有奸諛之徒迎合　聖意必有以

先帝二十餘年不出宮闈天下晏然勸　皇上效尤此則
大不可者蓋　先帝雖不視朝紀綱振肅大阿獨持故百
司奉行可卒無事至其賓天之詔有曰朝講之儀久廢則
亦悔之矣今　皇上當朝儀久廢之餘萬事叢脞之後若
不再加勤力何以保厥有終伏願　皇上日日視朝以周
知乎民情以總理乎萬幾不惟可以作精明之治亦可以
快觀視之私矣　四曰速俞允蓋人臣隨事建言與人主
之聽人主聞言俞允誘人臣之言也故君無稽命臣無隱
情上下相達治化可興　皇上即位初年臣下有言未嘗
不允也未嘗不速也雖或事涉無當不宜俯從亦速降

明旨不致遲悞今則臣下進言有允不允者矣不允者固
未審何如而允者亦違常期矣是豈愚言拙計不當　聖
心故濡滯以示警也抑亦左右內臣過抑章奏不使達於
宸聰耶臣常因而数之事有關于　聖躬者則留中不下
事有關于內臣者則稽遲不允其或有以此得罪如此則
雖有指鹿為馬之欺南仍喪師之禍亦無由以知之矣且
尋常章奏稍緩可也若于北虜消息軍機重情呼吸之間
便有利害若或稍遲為禍不細伏望　皇上從此于尋常
章奏則三日而下其兵機之事則當時進覽庶　綸音遠
示而壅蔽可通矣　五曰廣聽納古者有進善之旌有誹

謗之不所以開治道而求諫也　皇上即位初年虛心求
諫仍詔軍民人等直言無隱雖其盛德何以加矣後以太
常寺少卿周怡言事誤犯忌諱　皇上遂怒而遷之外職
又以禮科左給事中陸鳳儀言事偶遺　聖旨皇上亦大
怒而斥之為民夫誤犯忌諱非諫臣愚也遺落　聖旨非
大不敬也若有批鱗引裾之臣不審又何以處之乎故二
臣去而言路必塞矣伏願　皇上廣翕受之量大樂善之
誠仍召二臣復還舊職仍諭諸臣勿以二臣為戒則忠言
至計因而畢陳于冕旒之下矣　六曰察讒譖孔子曰浸
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故成王息三叔

之流言昭帝識上官桀之詐古今仰其至明以能辨于此
耳方今公道昭明幽隱必宣讒說殄行庶乎絕息且帝居
九重君門萬里雖有讒譖無由上達近有一二内臣專權
威福肆為無忌因言官攻發其奸遂日切隱欲行中傷夫
其所以中傷者不過即其諫諍之言或過于直則曰此人
欺　皇上過于激則曰此人慢　皇上偶一言之倘不允
從漸漬既久自不覺其内而發之怒則譴責加焉而彼忿
洩矣夫人臣盡忠直以獲罪謫固其職分亦所甘心但恐
臺諫由此喪氣諍臣由此杜口彼益得以遂其無忌憚之
為而天下將至于不可收拾此固非人臣之利亦非　國

家之福也伏望　皇上深察其情于凡一切譖毀之言悉
置不行保全善類而天下之至明必歸矣夫當今之時胡
虜猖獗　國計空虛其他背理傷道之事不知其幾更政
損益之政尚費神思悉留易論而以六事首陳者非無謂
也蓋此六事俱干　皇上之身心當今之急務六事既修
天下之治可徐而理也臣憂深慮苦發詞狂直非不知觸
忤　聖懷干犯群怒但念愆不可縱機不可失故為剴切
之談以儆萬一之聽倘　聖心由此轉移美業由此克終
則雖干冒斧鉞亦所不辭矣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
非以縱諛承意陷主不義正臣今日之謂也伏望　皇

上鑒犬馬之微忠採芻蕘之過計將臣所言俯賜加納仍
由此以往面召輔臣以通上下之交躬覽章疏以達重國
之務選將練兵以解疆埸之危節用省費以裕經制之計
于凡節目之詳施為之序一一悉心講畫咸底成績精明
之志與天同健雍熙之化與春俱融豈直斯民不勝願幸
則　祖宗德業亦有遺光焉

懇乞　聖明開言路杜奸萌以全聖德事
見邸報有吏科給事中石星一本感厚更新竊比伊於
懇乞　聖明亟圖政理以慰人心事奉　聖旨這廝惡言
訕上好生無理著錦衣衛拿在午門前著實打六十棍為
民當差不許皆縱欽此臣驟見不勝駭愕切思　陛下即
位緣逾年耳前於太常寺卿周怡則調外任矣於禮科左
給事中陸鳳儀則斥之為民矣今於給事中石星既使為
民當差而後廷杖之幾乎就斃矣數月之間所以處進言
之臣日漸以甚如此此實言路抑遏之機而奸邪鼓弄擅
竊之漸治道亦降于此乎繫誠不可以無慮也臣時見報
即欲具奏陳其不可頃緣　陛下節有籍田春祭冊立之
儀即有疏諒未暇覽乃遲違數日今各衆已竣事萬機從
容輒敢冒昧一言非不知觸犯忌諱拂逆左右然而不容
已者誠以待罪言職不敢顧惜一身之利害而陷　陛下
於過舉也臣請即其不可者為　陛下陳之國家置耳目
之官所以補過拾遺不使人主陷於不義也是故在朝有
諍臣而後人君無過舉給事中以諫為職者也例當隨從
糾拾凡主上言動少差皆得正言之若夫箴楚言官而其
言主上不得聞其過而怠心生矣怠心一生萬幾叢脞
廢矣故臣謂石星一事啟　陛下怠政之漸其不

可者一也古人云伏節死義之士必於犯顏敢諫中求之
是犯顏敢諫之臣世道所賴而立而培養成全則在　大
君優崇而護惜之耳嘉靖末年權奸在朝士氣秀靡　陛
下即位凡以建言得罪者或起用之或卹錄之加恩於既
往實以激勸乎將來士類稍稍生氣矣石星入科未久乃
即能謇謇諤諤正色危論此實　陛下育息之人物是猶
萌蘗始生正宜吹噓培植以期成全顧罷斥廷杖是摧折
其生意也士氣由此銷沮而側媚依阿之風興矣於世道
何賴此其不可者二也臣嘗觀古中世之主欲止人之言
往往加以誹謗之名夫人臣進言于君無非效忠于國詞

非激切不足動人主之聽自非病狂喪心而敢忤犯此情
理之所當察若夫禁人之言而謗加之則言涉于直者皆
謗也是雖欲以箝言者之口而實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誠
恐名色一立非所以訓臣下臣竊惑之此其不可者三也言
路者國家之命脈繫焉其通與塞而治亂隨之言路一塞
則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無敢言之而天下之事去矣
聖明之主方導之使言而顧止之乎臣謂處石星一事是
杜衆正之路而開群枉之門此其不可者四也壅蔽之患
前史載之詳矣故我朝票旨付之內閣擬之昨石星之旨
見其從中批出莫不疑惑咸以爲　宸衷含弘天覆地載縱在

主有未當諒亦包荒而遐棄之如此如果出于　聖衷已
非納諫之美如出左右所擬或生壅蔽之姦竊弄之漸殆
不可長此其不可者五也宦官不預政　祖訓戒之嚴矣
陛下即位加恩從龍之臣雨露霑布欲其沾造化之仁固
然也為此輩者正宜愈加勤慎小心以供掃拂之役可也
但小人難養近則不遜從來內官未有條陳時政者而李
芳則妄肆其如簧之口他如黃沛之蔭襲錦衣滕祥則為
票旨王本之生事高麗　朝廷置之不行此輩防遏之嚴
猶恐其肆然無忌若大縱容之過其亦何所不為正德中
劉瑾事可為明鑒言官斥逐正以示其用事之端耳不兒

其形當察其影今其形狀不已暴著矣乎　陛下不早加
關防則將來之害不可救藥此其不可者六也小人之性
睚眦必報中傷善類以快已私又其故態也近日滕祥輩
每被言官摘其壞事之跡欲起而報之者屢矣石星之疏
所謂容讒諂者則灼見其肝肺而深中其膏肓也其所假
而激　陛下之怒者不過即其語涉聖躬者以為言耳遂
近傳聞石星當廷杖時有內臣數人環列詈罵人言豈誣
事必非虛即其詈罵之跡益覺其讒諂之實矣假使石星
不幸而斃于杖下則　陛下有殺直臣之名左右之誤陷
陛下非淺也縱欲悔之其將何及此其不可者七也是則

由前言之則關言路之通塞由後言之則繫奸邪之滋長
誠非細小然也昔者仲虺之美成湯也不曰無過而曰改
過吉甫之事宣王也不曰無闕而曰補闕蓋人不以無過
為難而以能改為貴語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
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臣願　陛下以從諫為心以
聞過為喜平旦而思留神俯察推前日起用建言廢棄之
意而施于今日以言得罪之臣將石星召用陸鳳儀原因
條陳邊事誤遺言字眼亦非大罪俱復原職使天下曉
然知石星一事乃偶爾一時之誤庶幾可復于無過而不
至于有關矣左右有言臣下短長者必察其毀譽之由左

右有竊弄威福者必治以恣肆之罪如滕祥王本罪過明
著已經論列下之法司問擬仍選忠厚老成如先朝金瑛
懷恩王岳之儔使之供役一切章奏必以二三大臣面議
請旨俱不留中庶上下之情可通壅蔽之奸可除朝政清
明而治道不無少補矣臣俯伏待罪無任隕越之至

陳膚見以裨聖政疏　曹濟

臣聞上下交而德業成德業成而天地泰古之　聖帝明王未有舍此以言治者也　陛下改元一　詔流澤寰區雖深山窮谷莫不喜若更生臣亦手舞足蹈以為從此漢官威儀也詎意甫及二載漸不克終豈如貞觀之盛而延數年而後可議也哉抑　陛下志慮未定而有多岐之惑邪果左右匪人而坐蒙蔽之術邪嗚呼多岐之惑猶養可充也蒙蔽之術實有可慮也傳有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開元天寶若出二君元祐崇寧分為殊軌其治忽盛衰不待智者而可知也　陛下嘗念及此否邪臣不暇毛舉縷悉上瀆　聰聽取以時事之大且急者疏為六條伏乞推揚圖之道採芻蕘之言親賜　睿覽次第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一曰謹嗜慾君身者天下之本　陛下春秋鼎盛其在血氣未定時也椒寢未繁宗祧攸繫必也法健順之德以成關雎之化則螽斯綿綿而國祚有萬世之固矣二曰勤召對人主接賢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　陛下初年太學時聽經筵臣已竊求道之盛心矣第崇重雖隆啓沃未格規諷雖寓聞難不施必也退　朝之後復御便殿或召元老大臣或命翰林儒臣咨而訪焉移時漏下不限試較之深宮燕閑君小比附天理人欲果孰勝邪持以歲月功效自見三曰明進退人主進一有德則百工勸退一不肖則百辟懲治亂之原實出於此如戶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二臣者累　朝舊德一旦起而用之誠所以勸百工也夫何柄用未幾二臣纔明多未採納甚至回話以寒後而交因有齒衰之疑所以屢疏乞休請骸骨之心方未已也伏望　開誠溫諭言聽計從務俾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如工部侍郎陳雍衰而可令致仕者也乃留以供職巡撫四川都御史許廷光貪而可令罷黜者也乃留以調用國子監祭酒趙永師儒之官風化之首屢被人言

五經掃地乃纔賜勉留亦何顏侍講帷之側臨士子之上哉必也嚴禮義之防昭勸懲之典則人存政舉而治功可成矣四曰杜請託明主愛一顰一笑昭侯藏敝袴以待有功　詔罷傳陛固有出於顰笑敝袴之外者矣近者內豎之請瀆外戚之請第隨乞隨與大啓私門臣恐曠蕩之恩難飽溪壑之欲氣洩針芒堤成蟻穴不可不預為之防也凡非分干請一切擯絕不與乃所以兩利而俱全之也五曰重綸音易曰渙汗其大號書曰大哉王言蓋王言者出焉為經天下後世所憑藉也近聞　旨意批答間亦不由內閣如翰林院編修張潮奏緝　聖學以培治本乃批

曰詼術門知道不知所謂詼術門者何所指也大臣建議
言官交章乃屢批一曰已有旨了不知所謂旨者是歟非歟
傳稱成湯改過不吝亦皆非耶伏望用遵 成憲俱付內
閣擬票庶政體歸一而令出惟行矣六曰禁僞行晉尚清
談祀遂不振宋揎國是脉因以微習俗移人不可救也蓋
孔大聖也顏孟大賢也程朱大儒也心學淵源萬世不墜
近者邪說橫流壞人心術一人倡之百人和之雖號為士
大夫標榜道學互相推奬夷考其行則有大不然者不過
欺世盜名以為利祿之階耳始則甚微而末流無所不至
乞 勅禮部申明榜示痛加禁革庶敦士習而崇正學實

聖王教化之源也

獻愚忠恩裨 聖政疏 管律

臣謹按三代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
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緣古無專諫之官故秉
時布令以速天下之言俾民隱上達王化旁通是以治隆
俗美良有以然今 陛下負堯舜之資居堯舜之位任喉
舌以公卿寄耳目以臺諫委腹心以近貴託藩屏以世勳
恭儉求治於今五年矣何海內多屯平康未覩臣仰窺
陛下必有勤於宵旰而未暇逸也蓋此者 陛下以大禮
未定 世廟未成無申純孝之心固不遑他務茲者 大
禮定 世廟成純孝之心盡矣當此歲運更新之初正乃

順序為政之際臣濫冒言官既有督說不忍堅守口之戒
不為 陛下獻焉臣聞為治有術要在擇人故伏羲畫卦
以內君子外小人為泰以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故曰泰曰
否係乎人之賢否關乎 國之盛衰歷漢唐宋之興替未
有不出乎此者臣願 陛下謹於任用務量才度德勿昵
匪人博訪旁求勿循近變如此則 尊德庇民捷於影響
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又聞天地閉
而萬物否上下交而德業成是以政事之興蓋本于君臣
之協也君臣不協則上信下忌縉紳有識之徒必懷巖穴
畏往之思矣百僚庶務誰與輔之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

臣頎　陛下推公愛以體群情發厚誨以攸說川如此則
精白敬應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
之乎臣又聞國之綱紀存乎賞罰聖帝明王賞不避仇罰
不自近故曰人主御天下貴無私也蓋私則啓驕驕則強
強則橫橫則不可制矣豈　社稷之福臣頎　陛下賞
功勿使濫于厮養罰罪勿使脫於苞苴如此則趨善遠惡
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又
聞王言惟作命發乎邇而見乎遠四夷之所觀望萬姓之
所信從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一言以利天下
其機如此可不謹歟臣頎　陛下於批答之間究事情之

可否審關係之重輕務詞與事宜事與理合如此則率作
興事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
臣又聞后從諫則聖蓋人君一身獨任天下之責深居九
重之中民情世事易於壅蔽故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人
主罔與成厥功是以方　　制封駁並奏以正欺弊貴
之給事中激濁揚清爾僚　度責之監察御史　祖宗以
求惟恐諫官依違瘝職故常叮嚀諭之臣頎　陛下虛懷
納聽隱其短而用其長原其狂而亮其直如此則輸誠布
悃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
以樸疏一介之士謬承備用拳拳謹心以事　陛下者惟

此五閑也是五者尤伉之故黎民於變時雍之故萬邦作
乂禹能之故不距朕行湯武能之故兆民允殖四海永清
今之望　陛下三帝四王使中興之業坦多於
太祖高皇帝開創之初者中外臣庶同此心而同此也
陛下豈肯自逸之乎如臣言可采乞於　萬機之暇　賜
清夜之思融會　聖心而進之政事可也如有妄以讒術
門知道罔進臣寸草之心矣

正國體慨群心以全聖孝疏　李儀

臣伏見　陛下繼統之初虛己用賢釐革庶物凡我臣工莫不一心一德相與輸誠致太平但議禮之時群臣各陳所見不無異同蓋去古既遠禮文殘缺聚訟之餘從古則然遂至遷延漸成否隔姦人乘之遂上誣下無所不至　國體既壞人心亦拂　陛下聰明天授豈不知之蓋純孝之心無窮禮儀猶未全備不能不為固執之也今　世廟當成而祀享之儀咸備　實錄既進而尊崇之典大彰臣下何復紛擾奸諛何復覬覦務曰遇雨之吉群疑忘也言剛明居上撫孤之終自當釋合悔悟更新洗滌瑕疵此其時

矣傳曰得四海之懽心以祀其先者然後為天子之大孝歆得四海之懽心未有不自　廟堂始當此之時宜有曠蕩之　恩以昭孝終枉與天下相忘於蕩蕩平平之域謹昧死敢以正　國體慨群心二事為　陛下陳之

一曰虛心以廣　聖度臣竊謂　陛下之於群臣如天地之於萬物蔽臨博愛未嘗有偏特見近日言官累疏欲加死者　恩典欲復竄謫名籍未蒙　俞允又加應該遷陞差遣官員率多從中阻格以進擬之似　陛下尚欲較計議禮異同而督過之未忘爾夫議禮諸臣固守一得之愚不能斟酌從宜以觸　天威自取罪戾又何言說但其初心亦欲以此獻忠　陛下以效區區而不知其拂戾一至於此拂戾之迹既以取怒　陛下其區區之忠亦與　陛下平心亮察之也況忠心一伸萬事可水釋矣伏望釋去前疑不主先入廢以無心示以至公向日打死充謫諸臣俯從言官論奏量為優卹敘用各該遷轉差遣官員有常格者俱照常格使天下曉然知　聖心虛明應物真如天地之無私無物不在覆載之中矣天下幸甚

二曰果斷以消朋黨臣竊謂　大禮已定前事既往天下猶有萬機入才不可緊必正當靖恭分理萬事之機公平以盡群才之用豈可獨指議禮二字為的於天下使人無賢否惟望

其的之所在而趨之近見文武臣工章奏文間必牽引議禮者十常七八或以擠排善類或以援引黨與或以翻異成獄或以脫免罪逆或以變亂　舊章無恥若郭勛亦將援此遮飾愆尤固不特廣書等數臣而已彼其意以　陛下聰明洞察難於欺罔惟此一事足以取信若　陛下既信從之大小臣工誰敢異議於是鹿馬可以易形白黑可以易位天下事惟吾是聽無不如意矣蔡京之紹述秦檜之和議欺上罔下用此術也國家受禍不遠之鑒況　朝廷之間朋黨一立四方效之駸以成風臣見內外百司同事則相傾同官則相爾肆其偏心以相詆病攻乎異己而

代之位者往往皆是也此豈 清朝盛事耶伏望 陛下
宗往古安危之故究群臣忠邪之實督 乾剛獨斷之權
以破背公死黨之私向之議禮是而行事非不以其是而
掩其非向之議禮非而行事是不以其非而沒其是百司
庶府毋得動相傾陷奏牘之間毋得牽引舊事如有仍前
詆佞無恥煩瀆 天聽愚怒是馮陽攻陰擠者聽臣等劾
奏降 旨切責或即坐以奸黨之罪使黨與潛消時靡有
爭宗社之福也天下幸甚

勤初政以保 天命疏 魏時亮

本月初七日該鴻臚寺傳示免 朝一日至十一日後示
免 朝大小臣民咸謂我 皇上初政甫及一旬免 朝
至再臣獨以為 皇上時哀衷未釋耳今當抑哀除服之
日必將勤政事近儒臣悅聖學親經史者不但 御門已
也顧初政一事即繫人心稍有怠忽無以慰百姓延頸想
望太平之心慰百官滌慮思承 德化之意人心所在
天命所繫臣敢不為 陛下悉陳之恭惟 陛下 天地
宗廟之主百官政事之主億萬生靈命脉之主九夷八蠻
[illegible]向之主也 陛下之勤怠關係匪細而初政之敬忽人
心攸繫尤匪細者昔帝舜初政詢岳闢門明目達聰武王
踐祚訪於箕子成王除服訪於群臣古之聖帝明王孳孳
汲汲於初政者類如此 陛下勤於此焉即將舉於堯舜
之隆躋於三代之上迺今 問學問政之勤懇未著而
御門奏事之傳免再申豈人心之所望於今日者哉今
日之天下百姓窮困已極四方盜賊甚多 國家元氣耗
竭夷狄窺伺甚密中外拭目挽回者 陛下之親賢勤政
耳 陛下一加意焉甚非難事甚不勞者若稍稍怠忽則
天下之元氣豈可以再壞哉有諂於 陛下者必曰 先
帝十餘年不 朝今數日暫免何害此最非忠愛

門下以慰人心保　天命者所當言者也盍　先帝初年日勤政事日御　經筵納諫甚多親賢無倦崇敬一之學關事心之旨數十年後方始厥　朝然　先帝明於覩輔臣凡身之疾痛事之大小悉問之剛於制近習凡要緊章奏學習前列雖不要緊者不敢以滋壅蔽斷於去姦邪凡中官姦臣素雖信愛一覺便斥夫　君德最莫先於剛明英斷者而猶不免因　朝政之廢遂致海内之虛　遺詔所謂盍懲成矣端在　陛下則　陛下明斷英烈悉遵先帝即位年　萬壽日隆尤不可怠況今尚在　先帝初年勤政之時天下望治之日而可怠乎昔周宣王初嘗晏起矣後因姜后脫簪之請遂翻然早朝晏罷以成中興令主夫一宣王也晏起幾失人心早朝遂成賢主孰謂　朝政之可怠哉若　陛下以　朝政為勞精神稍覺不勝臣請先言攝養精神之略　陛下將有不勞而治者夫儒臣經史保精神之良藥也宴安近倖戕精神之酖毒也自古致治之君未有不親經史儒臣者而傷生害治之君未有不由宴安近倖者顧　明主之自擇何如耳若　陛下以御門稍覺歷文繁乞　斷然力行科臣所　請并開經筵日親經史儒臣朗誦問答　務講求保愛精神養心致治之法進乾清早晚尤以　尚書并大學衍義娛目養心或

即少屏左右端坐凝神儼對越　上帝務希減幸　御後宮之期則　陛下精神日強將萬萬年無彊惟壽豈但朝政不勞而已哉　陛下盛德大業於此日將隆矣先臣王守仁所謂養德養身只是一事非虛語也若　陛下應有免朝之日直示臣下某日暫以某事免　朝若　陛下出御太早果難只宜　欽定日出為度昔周政不綱而視朝無一定之限或太早或失遲暮詩人諷之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暮蓋言狂夫尚不敢越折柳之限而人君何可越日出之限哉是故一有定限則　陛下慣習將自有不覺其勞者矣夠　陛下聰明仁儉中外傾仰有年茲必不以朝政為勞而恒以宴安近倖為戒臣固謂　陛下一釋服抑衰之後未有不勵政事近儒臣悅聖學親經史者也伏乞　陛下鑒近日之免　朝知臣民之屬望拳拳惟　天下太平為念惟　聖體保愛為心體天之行健以　御門　御便殿　御經筵　勤政勤學為聖功奮　天之乾剛以讀書靜坐養心不溺於宴安近倖為　聖德體　天之光明下濟以納諫諍辨賢邪慎賞罰真意流通於臣下為　聖治此只在　陛下斷然有為不時召見咨訪若古之聖帝明王之孳孳汲汲者則百官政事可以允釐四海生靈可以永安九夷八蠻可皆歸化而

天地　宗廟之付託可永保於萬萬矣

懇乞以裨　聖治疏　　王得春

竊惟聖哲之君應時而興必思明目達聰以廣維新之化賢智之臣獲主而事尤宜披肝露膽以盡獻納之職此固其相須之甚殷而相遇之不偶者也我　皇上嗣登　太寶　朝宁改觀頒布　綸音海邦易聽即求直言無隱之求真巍然中興之令主矣臣切受　簡書巡省兩浙未能身遊　虞廷之盛而一念犬馬之微忠欲有所建明以為更始新政之助者殆夙夜不遑以自寧也敢紬繹　詔款遺意或上有關於　國體下有切於生民者條為八事開列奏　聞雖塵埃之小知無補於嵩岱之高而江海之深又何擇於涓流之細況臣備員臺末既有當言之責而

皇上納諫若渴又有可言之時則亦何忍自甘緘默以速曠瘝之罪哉伏惟　詢謀不遺於狂瞽　兼聽旁及於芻蕘　留神采擇見諸施行庶一得之陋少有裨於　萬幾其所以衍　宗社無疆之庥者亦在是矣

一曰正宮闈嘗聞漢臣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蓋上以事　宗廟而下以繼後世是不可以不重也故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有所限制而不敢過匪惟遏逸欲之漸亦以養壽命之本誠萬世之鑒戒也今　後宮之內老弱幽閉者不知

幾千百人陰氣鬱積怨望充盈有傷天地之和豈可不為
之一處乎昔唐太祖踐祚聽中書舍人李百藥之言遣尚
書左丞戴冑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前後簡出三千
餘人至今傳為盛事況今 皇上嗣極之初治法堯舜將
陋貞觀之政於不足為者臣請 勅下禮部早正 后妃
之位以聽天下之內治更選良家女備充妃嬪之數其餘
婦女若未經 先帝御幸久禁 宮中者皆宜出之各歸
親戚任求伉儷庶陽道常盛陰氣常微而所以順養 聖
躬消弭氛祲者此其大端矣伏乞 聖裁
二曰重祀典嘗聞國之大事在祀祀之禮數隆殺異嘗宜

變殊制凡典其事而嘗其職者必得人以任之則義文可
飭誠信可通由是 郊而格 帝 廟而饗 神否此焉
出所謂惟賢者而後能盡祭之義者此也我 朝建官置
為太常寺職專祭祀原係正三品衙門則隆重之意槩可
見矣故天順成化時有以禮部尚書而掌寺事者宜興蔣
守約涿州郭景賢是也弘治正德時有以科甲名儒而居
寺職者灤州齊章崑山魏校是也豈嘗以異端雜品而濫
厠崇高之地偃然與公卿並駕齊驅者乎昔因 先帝祈
天永命建設齋醮故如師宗記者乃以黃冠羽士之流一
旦顯榮至此今奉 遺詔凡禳祀之舉盡行停止則官守

不可廢而宗記實不可用也臣請 勅下吏部將宗記退
還本宮另選宿儒有德望者為之脩復 祖宗之舊制永
黜異教之匪人庶典三禮者皆寅直惟清之士必能盡志
盡物以秩祭法以明祭義而相 聖天子之明禋者其殆
庶幾乎伏乞 聖裁三曰惜名器嘗聞爵祿者天下之砥
石 帝王用之以礪世磨鈍者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夫以官賞而分功德則德之貴於功官之重於賞古人用
意之微權衡之妙自有不容濫焉者矣惟 英君誼辟寧損
百萬之貲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在此耳竊嘆工部尚書
徐杲者迺執斧斤攻造作一匠役之至卑且賤者也縱令

其有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曾何係於 國家之輕重哉
請經營 宮殿勞苦而功高則優以厚賞亦云踰分矣顧
乃授之高官以崇其爵錫之異服以華其躬隳之世祿以
裕其後名器之濫至此已極識者每以為扼腕而興嗟也
臣請 勅下吏部削去尚書之銜追奪飛魚之服放歸田
里姑與冠帶以終身其子孫之在卿寺及錦衣衛者盡從
罷斥仍編匠籍以供役用以後凡一技一藝之人不得曲
意逢迎希干寵祿亦不得非分遷擢汙蟒衣裳庶官不及
私昵爵罔及惡德薰猶不共器而居牛驥不同皂而牧
朝政肅清而四海之聞風必為翕然稱快矣伏乞 聖裁

四曰禁諂諛 蓋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固天之常道而見
祥則喜見災則懼亦人之恒情顧容悅之臣每藉祥瑞以
希寵榮好大之主多因祥瑞以誇功德臣嘗稽之往牒如
赤雀素雉并柯共穗之類史不絕書而要之諂諛之風則
從此濫觴矣恭惟我 朝開國以越千古欽 大聖人之
所作為亦迥出常情萬萬也姑舉一二事言之洪武二年
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而二穗三穗五穗者甚衆
太祖曰朕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
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為瑞
也永樂六年福建布按二司奏言栢生花為瑞 成祖曰

朕主宰天下于生民休戚未能周知故委任爾等鎮撫遐
方以圖安戢而乃肆志逸樂於軍民疾苦一毫不言今言
栢花為瑞夫時和歲豐物無疵厲百姓富足四夷順安此
國家之瑞也乃降 敕書切責之大哉 王言有以仰見
二祖光明正大之心矣邇年以來獻瑞者不一而足形
諸表疏見諸歌詠者備極諛美之詞間有災異則多所忌
諱匿不以聞甚非所以憂 治世而危 明主也今 皇
上當復端正始之時不可不防其漸臣請 敕下禮部通
行曉諭中外臣工毋得仍蹈前愆以消邪佞之風以養直
諒之氣他日少或有水旱疾疫之災寇賊姦宄之變不時

掀實報聞使可以知戒懼而備修省庶 皇上敬 天勤
民與 二祖同其盛而諸臣忠言讜論亦與魏相同其休
矣伏乞 聖裁五曰慎題覆夫中外臣工身任官守言責
之寄者孰不懷忠悃竭欵誠數陳時政思各建白以自獻
於 上然甲可乙否見多矛盾彼此非言有同異故下
之該部議以覆請於 天子 天子可其奏而降付 明
旨則當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期於永世之必行此實尊
君命重 王言之大義也但前此六卿擔當任怨者固多
獨斷之猷而依阿詭隨者未免狥人之見每至言官論事
奏 旨依擬之時委曲遷就漫無定主不曰誠如言官所

論則曰與本部查訪相同使 如綸之言 渙汗之號玩
若民間之常語多致廢格不加遵守此豈可以為訓乎臣
請 敕下各部今後遇有諸臣章疏務秉公詳覆持衡參
酌是者直以為是即與奏行可也非者直以為非即與論
罷可也蓋苟可以同固不容於立異苟可以異亦不必於
尚同協與論以裨 國是又何嫌疑計較之有哉若建言
者不顧 國家大體仍摭拾以沽忠題覆者不論事理當
否仍阿比以混上許科道官互相糾劾庶乎大臣秉執持
之義則庶官懷畏忌之心是惟不言言必可見諸施行而
明旨之所頒布莫不世為天下法矣寧復有壅逆之患哉

伏乞　聖裁六曰清輸納臣伏讀　新詔款開　內府各
衙門供應錢糧欲加意節省以免徵派之煩又欲差風力
科道官清查以稽侵漁之弊綜核精嚴一旦振刷此真
盛治之事　太平之象也臣以爲積弊固在於清查而善
治莫先於法　祖蓋　祖宗立法至精至密惟行之久而
綫隙則弊斯作焉所望以修舉之者寧不在於　今日乎
嘗聞成化以前糧長解户上納白糧及各料物户工二部
委官同科道驗收運送　內府糧長解户不與內臣等見
面故軍校不得勝勒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致虧害及
弘治以後部官避嫌各欵粮料不肯驗收俱令小民運送

內府以故內臣軍校視此輩爲許貨多方刁指百計需求
有白糧一石加至二三石乃能上納各項料物倍出三四
百兩始得批廻糧解之人費踰常數不得不稱貸賠納輕
則蕩産重則喪身雖有禁例誰敢與內臣抗衡雖切號訴
無由向　九重上達其困抑苦楚之狀不可勝言斯民一
蒙是役殆將與死爲隣矣且積習既久盤結已深彼視魚
肉乎民若秦越也而司　國計者獨忍其陷於危亡而不
拯援之哉臣請　勑下該部查成化年間事例將承永庫
及各監局等衙門凡係　上供錢粮或添設科道一員
或將巡視光祿寺工庫科道就便兼攝如遇糧長解糧料
至京者徑赴該部與科道官處投文掛號聽部委官會同
驗收運送　內府收貯各該內臣止許司鑰紀出納並
不得與民見面肆行索詐仍每月終科道官將一月內舊
管新收開除實在各數目查筭明白備造揭帖進呈
御覽庶乎姦弊可袪財力可省而　祖宗之法度可復
更始之治功可成矣然非　皇上大奮　乾剛毅然獨斷
恐今未下而阻撓之計百出雖有良法美意其何以行之
哉伏乞　聖裁七曰愼貢選夫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故網
羅天下儁傑以布列於庶位者惟貴得其人而已不必拘
拘于資格之限也近奉　新詔以舉人絕望于九卿歲貢

不得爲方面　首諭吏部毋拘三途大哉　皇上所以飭
吏治作士風者信莫踰於此矣但舉人之中年資壯茂志
向高遠者儘有其人久久緣在上者期待甚輕遂消阻自棄
今遇　聖主旁招俊乂破格超擢必有倜儻非常之才奮
發而興起者矣至於貢行非敢謂其獨劣也蓋緣埋沉歲
月壯心已隳雖欲建功立業恒苦于日暮途窮此所以終
難於策勵耳臣請　勑下該部查覆先年選貢之例每歲
於正貢並行然行選貢又先於愼選提學但有員缺必多
方博訪不分內外拔其華實並茂而非徒以道學欺世盜
名者簡居是任諭令校士之時不以一毫徇己徇人之私

得以希乎其間惟取其年力之強健也行誼之雅飭也學
術之純正也儀度之端嚴也然後舉而用之於 國及試
之 大廷果能兼此四長則從而會舉之否者姑黜其人
仍責令提學所取亦坐以不明不公之罪庶幾有薦之
上皆得以及時甄錄賢能兼括可以備一途之用可以追
兩司之權而後興賢之事功亦從此致矣伏乞 聖裁
八曰恤災傷竊惟淮安徐沛乃 國家根本之地而鳳泗
州又 祖宗陵寢之所則所以綢繆底定之者比之他郡
縣尤當加意焉臣去歲出差南來道經彼地見其水患異
常室廬漂沒田野荒蕪百姓流離嗷嗷待哺之狀誠有不

忍言者矣況加以開濬新河工役繁興勞憊益甚今雖竣
事而民之瘡痍未復寒無以衣饑無以食其屯住山嶺者
亦無以活皆脇肩相視間欲嘯起而為盜固理勢之所必
至也夫樹藝者培其方長非難而甦其枯槁為難藥醫者
已其疾病非難而甦其膏肓為難其在于今民方枯槁而
疾入膏肓矣所以回生而起死者君非大加賑恤其何以
濟乎查得嘉靖二十二年正月內 先帝念淮徐等處之
遭水患而不忍斯民之阽於危亡也特 命輔臣所 請
升差刑部左侍郎吳鵬前往被災地方動支徐淮二倉米
麥四萬石運使餘鹽銀五萬兩及各府州縣無礙庫銀與

預備倉糧相兼支給一時百萬蒼生賴以全活而他變亦
因之不作臣請 敕下戶部體照癸丑年事例擇遣大臣
一員詣彼經畫賑賙以宣 德意以布 仁澤或止令彼
處總理河道及總督漕運衙門就便分理優恤以紓燃眉
之急庶乎民皆懷感思服而邦本可固寇亂可弭矣至於
天下但有被災殘破地方并乞即與推廣一視同仁此又
聖明如天浩蕩之恩聯屬人心之至計也伏乞
聖裁

為定大禮正大法急大務以全　聖治疏　方鳳

臣惟禮者為治之本而必先于正名名分不正不足以為治法者輔治之具而必先于賞罰賞罰不明不足以成治至于萬幾庶政尤必以先務為急不急先務則為之無要施之無序而欲禮之定法之行亦難矣欽惟　陛下聰明睿知應天御極未及三月而隆恩善政遍及海宇然謂之大有作為則可進求以堯舜之道而尚有未全者况以近日之事觀之将来之作為又未知其為何如也臣請畧苑陳之所謂大禮者　興獻王之議是也　陛下不肯自私而付之禮部禮部不敢自專而會諸多官其所考定亦惟

遵古人不易之制合天下人心之公而無一人敢以私意參其間者雖周公復起亦難改移　陛下留中不決一月有餘臣仰窺　聖心不過篤于孝思不忍遽定而獻諂希寵之臣遂立異說以搖睿聰伏望　陛下割恩從義堯已復禮不必論　孝宗　興獻之親疎而當躰　太祖太宗之心不必泥一家一國之私恩而當重天下萬世之法則大禮自定而治本立矣所謂大法者處決大獄是也太監張銳張忠等非大惡極無一民尺地不受其害論其情罪當與江彬錢寧一律賊臣蕭敬等曲為救援法司未敢上坐一死雖皐陶再興恐難别議本留于中半月必待御史

糾劾催請方纔發出而又有多官會繳之旨中外聞之不知所謂會審者将以其罪尚輕而欲加之以快人心耶抑因其重賄交通宮掖而欲緩之以壞國法耶伏願　陛下奮然獨斷毋事姑息将張銳等早賜處決勿惑于近侍之回護勿阻于　宮戚之撓扶使将来内臣皆知畏法罔敢作慝則大法正而治具張矣所謂大務者御　經筵以親儒臣開言路以防壅蔽是也雖聖如堯舜舍此無以成治蓋　經筵之設所以培養德學講求治理不可一日而廢也　陛下經筵日講之議遷延不斷而　内閣大臣動以經月不得一見且聞有造為離間之言而多方誘引者臣

切憂之科道之官所以補拾過遺規救時弊不可一時而廢也今　陛下比之即位之初聽信漸疎而事屬左右親信者輒以有旨為辭且聞有不由　内閣調停而徑自批發者臣竊痛之伏願　陛下以經筵為必當御而　内閣師臣時　賜召問義理有未明者相與咨諏事體有未安者相與商度一言一動師保是依而内臣不得與如此則得于講究之餘者親切有味而禮樂法度之施自無不宜矣以科道為必可信奏疏之繁多見　陛下之好諫不當生厭心言辭之激直見　陛下之容諫不當有怒心或可斷之于獨而左右不得沮然此則得于聞見之下者

聰明日啓而害政害民之事無不照矣臣待罪言職幸際
明時必欲以堯舜望 陛下 陛下必如此而後可以為
堯舜否則一心之微攻之者衆邪正相勝不彼則此而天
下事之可慮有不可勝言矣

從儉納言嚴法紀疏　周弘祖

昨覩邸報偶 皇上有收買珍珠寶石之諭隨該都給事
中魏時亮監察御史賀一桂各奏乞 恩停止俱未蒙
賜允臣嘗聞舜造漆器而群臣諫者十餘人武王受獒而
召公反覆數十言於貲德喪貨之辯天命去留人心向背
之機尤拳拳焉夫舜聖人也武王亦聖人也漆器微物也
受獒細行也而集諫至數十人數十言者豈虞周之臣事
此神聖之君當此細微之事未知將順德意而顧為此曉
曉哉良以忽小者累大輕始者鮮終故明王慎德必謹於
微而忠臣愛君當防其漸我 皇上嗣統以來 恭儉之
德見之 躬行播之 詔令不一而足此天下所共見共
聞也豈宜有是臣意茲 諭偶 皇上慮未及此夬非
聖心之所安也敢冒昧再為 皇上言之夫錦繡絺綺奇
珍玩器自古目為迷心之酖毒比為伐國之斧斤矧茲珠
寶寒不可衣飢不可食在天地間尤為無用之物而價買
之勝踰採辦之艱辛甚至一粒一顆可當中人數家之産
陛下亦安忍以數萬家之産而易此無用之物哉昔堯
舜之世投珠抵璧下至漢文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後宮
無珠玉之飾宋太祖戒宮中用翠羽 皇上 盛德配舜
同堯即漢文且羞言之又何有於宋太祖乎此區區太馬

之心所以繼二臣而不能已於言也然臣之此言道其常耳而臣之迂濶如此者抱隱憂焉珍珠產於嶺表寶石出自滇南他處無有也今雖 諭戶部收買然戶部必取辦於商人須轉買於二省今之二省皆昔之二省比我嶺表自張璉造逆以來[illegible]餘存民半盜昨者曾一本揚帆直搗從逼廣城大將俞大猷閉關自守坐視其焚劫殺掠十八餘日飽載而歸及賊去已遠有把總者復斬平民一家七首以充賊級僅餘一子奔訴大猷反杖而殺之其在省城且然其他孤遠郡邑村落鄉井可知矣滇南自鳳繼祖倡亂之後民瘼日瘁臣節日驕歸母嫂於 留都前後

題奉 明旨 欽依無下十數沐朝弼視為故紙若罔聞知即遐方殊域奉絲綸隻字無不風行雷動曾謂中土世臣而偃蹇抗拒如此耶即其敢於慢 君如此其他宄殘淫虐斬芟小民可知矣夫以此愁苦思亂之民朝不保夕又察賊為珠寶之求我兩地之採取既希則商人之轉販亦寡戶部將何從得我縱有得亦必重貲購求於豪富勲戚之門臣不知其凡費價幾何也豈不甚可惜哉伏乞
皇上念茲民貧財盡之日正節用愛人之時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將前項收買 成命 特賜報罷若俞大猷之狡猾驕悶玩寇殃民沐朝弼之狼恣跋扈罪狀尤著均乞 大奮乾剛齊以 國法則民命全而邦本固臣紀肅將 皇威丕著矣臣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受言崇儉以光　聖德隆治安疏　王時槐

臣近覩邸報吏部一本恭遇　大祀成禮內臣欲獻新
天永命十箚備　處採辦臣工以隆萬世治安事該戶科
都給事中魏時亮等奏原任給事中石星過於推用奏
聖旨石星如何起用姑且都不究戶科都給事中魏時亮
等一本懇乞　聖明仰崇節儉以攄恤民艱事內奏停買珍
珠寶石奉　聖旨庫內缺少的著戶部買些來進用如何
這等說姑不究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竊惟寶忠臣者治之
機　皇上則放逐之雖言官為之而不從寶珠玉者治之
蠧　皇上則好樂之雖言官諫之而不止是一念之好惡

雖微而關乎世道之隆汙者甚大一時之從違雖輕而繫
乎萬世之勸戒者甚重臣待罪言官竊得無論臣嘗觀唐
太宗退朝謂長孫后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賀曰
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太宗說之夫
以太宗勉勉納諫晚年猶有廷辱之疑賴賢后之言而悟
甚矣受言之難也　皇上臨御之初召用建言諸臣歿者
則恤錄之度越太宗遠矣乃今獨不容在臣之諫豈不欲
以　明主自居乎臣知　皇上必不為也又觀唐玄宗初
年以風俗侈靡其珠玉錦綉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
服珠玉錦綉及後在位日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焉

夫以玄宗能自刻勵晚節猶以奢敗識者謂之鮮克有終
甚矣崇儉之難也　皇上登極之詔凡織造採買悉皆停
罷超越玄宗遠矣今乃獨不能禁珠寶之進豈不欲以節
儉自勵乎臣知　皇上必不為也又觀戰國時齊威王魏
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寡人國雖小有徑寸之珠照車前
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
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有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
哉惠王有慚色夫威王乃戰國中材之主猶知所寶在此
而不在彼況　皇上天縱之聖登三邁五顧肯居齊威之
下哉臣又知　皇上必不為也夫此三者皆　皇上之所

必不為乃今言官為之而不從諫之而不止者臣知其故
矣　皇上之意豈不以為人臣食君之祿不當言君之過
君以至尊之威雖盡箝天下之口無不可者殊不知君不
自明兼聽則明亦不自暗偏聽則暗故古之人君設誹謗
之木置敢諫之鼓樹進善之旌導而求諫用其言而顯其
身猶恐其人之不言而過失之未聞也況震之以威乎今
皇上之所逐者不過石星一人而已不足慮也然在　朝
之臣鑒石星之慨而以言為諱者所當慮也循是之習既
勝則骨鯁之氣消沮至大臣持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
不敢言比其馴致壅蔽之患不可勝計　皇上之意又以為人

君以一人治天下當以天下奉一人吾以四海之富獻
致天下之珍無不可者殊不知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
於奢何以示後故古之人君捐金於山投璧於谷沉珠於
淵惡衣菲食敦朴以為天下先猶恐其令之不從而淳風
之或漓況導之以侈乎今 皇上之所好者不過珍寶之
微而已不足戒也然天下之人從 皇上之好而以侈相
尚者所當戒也競靡之念咸彰黷貨之風愈熾甚至卿大
夫狥利以賓家士庶人皆狥利以賓身其啓交征之患
不既大乎臣故曰關治道之隆污垂萬世之勸戒者此也
伏望 皇上恢張 聖德俯採狂言察石星陸鳳儀等言

雖逆耳心則效忠誠為圭璋之器亟行起用以復其官思
珍珠寶石等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徒為美觀之具亟行停
買以杜其侈庶言路開而善道日闢儉德崇而淳化益洽
矣

因事納忠以清化源裕 國用疏　傅孟春
臣聞天下之化始於閨門人君之德成於 儉故虞舜
克諧二女必先於民財之阜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之先古之聖帝明王所以維持國本宣暢化機而綿維熙
之業者端不外是仰惟 皇上睿質天縱 洞察嗜欲之
幾 儉德性成克懔奢靡之習天下臣民莫不引領傾心
日望 治化之成本月十一日禮部題出 聖諭祖宗之
制宮中設六尚皆預教以讀書使稍知禮法茲已缺少著
照例選民間女子年十一歲以上十六歲以下者三百人
進禮部知道欽此欲選夫六尚之員以缺則選納之制當

遵 陛下乃於從諫之後方為此舉是誠動中典禮益勵
盛德之至臣部臣仰體 德意亦既遵選以進大供役于內
數百人足矣使新者既入而舊者不少矜放竊恐幽閉之
思上干和氣女謁之盛適召災殄非所以增 宮闈之福
也如蒙 敕下各官量減三百移其廩費以養今日之所
進者庶乎人不必加而使令足費不必增而財用裕一以
消怨曠之氣一以省 宮掖之費所以凝天和而迓百福
者端在是矣本月十八日續該戶部題出 聖諭取銀三
十萬兩來欽此 陛下富有四海則府庫之財皆 陛下
之財取之固無不可然王制曰天子不言有無[illegible]利

所用出貨財者戶部之責也今歸四方之財以輸戶部歸
戶部之財以輸各邊計歲用之缺乏者百六十萬是財用
之不足莫有甚於此時者也今日一朝而取三十萬兩臣
恐不知其將安用之縱今事合給用亦乞 勑下該部量
入為出不必取入 宮中以增 內帑之冗耗昔 太祖
謂宋濂曰自古賢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遠聲色去奢
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 天命眷顧久而不厭明明
祖訓在萬世之龜鑑臣仰惟 聖德仁明恭儉同能恪遵
祖訓但恐左右之人或以發色行利獻說希寵者伏乞
皇上勉崇儉德益敦化源 念宮政之當飭下之禮部上

古戒期還 皇后於宮中以禮陰教以為六 宮之表
率或新選既備獲役有餘乞 降詔旨稍令減放以遂物
性思財用之當節下之戶部核其舊額出入之數與今昔
盈縮之由釐為會計冊錄 上塵 寢覽廣集群議講求
其理財之要以紓 國計之缺遇有緊急下戶部出納
不必取而用之以滋冗靡庶 宮壺之化以肅而協氣流
通出納之數可稽而取用有節將見天常順遊德而湯不
難矣

崇儉德恤民困以永圖治安疏　賀一桂

該司禮監傳奉 聖諭買各樣寶石珎珠睛碌鑽多買些三
三日要欽此又節奉 諭旨催取甚嚴臣聞自古聖帝明
王莫不以節儉為急務蓋生民之休戚國家之安危繫焉
事在前代臣不遠述伐 聖祖深鑒奢侈之害碎胡元水
晶漏却陳氏鏤金床凡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皆令有
司以銅為之其作法于前如此 聖子神孫世世守之遂
使天下富安久遠永賴 皇上登極之詔停止採買珎珠
等項一時臣民舉欣欣相慶咸謂 聖人有作規模宏遠
慨悵 祖宗盛治興難也本年九月內該司禮監傳奉

聖諭買些些猫睛碌寶石來隨該戶部題為傳奉 聖諭事
伏奉 聖旨見罷中外聞之莫不懽忭鼓舞欽頌 聖明
從善如流實天下治安之機即此一念一事充之 聖德
必日新太平可坐致矣今乃復有前 旨臣愚忽聞不覺
驚異以為 皇上法祖之初心從善之真念惜財愛民之
至仁不無少替而中外臣民鼓舞瞻望之心不無少失臣
復竊思 皇上聰明仁儉德由天縱忽傳此 諭必以為
富有四海何惜是微物故未憶前 旨已罷偶再傳之耳
殊不知儉約者君德之本未有不身先而能率下者奢侈
者禍亂之源未有不由小而漸至大者語曰作法于涼其

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安救　聖心轉移之間益天下安
危之會也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夫漆器
雕俎特小物耳何諫者之多耶忠臣事君必救其源若至
橫流則無益矣是故買珠石微事而漸實不可長也況今
災異非常水旱相仍正恐懼脩省之時而蔡民饑寒流離
者遍野未聞急為賑恤之首盜寇跳梁竊伏者盈耳未聞
急求安攘之策顧捐有益之財以買無用之物何者為急
哉伏乞　聖慈俯恤民困務將珍玩等物一切停止惟專
意崇尚儉德以永治安則中外臣民莫不仰頌　皇上恤
民之至仁從善之盛心矣臣不勝殞越待罪之至

聖學類

重經筵以養　聖德疏　　鄭一鵬

臣聞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所
以作聖者亦惟輔養之有道焉耳是故周公在前史佚在
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則承弼之有人也有師以道之教
訓有傅以傳之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則輔導之有方也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積累之有漸也故成王用
能嗣守文武大訓以篤周祜其輔養君德有此具也恭惟
皇帝陛下春秋尚盛睿知夙成日　御經筵緝熙典學此

大有為之基也曾子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
則光大矣光明高大不在乎他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所
謂加意者無他惟在以周成王為法而已臣待罪諫垣思
效涓埃莫補崇深夙夜思惟謹以切于　經筵者三事條
陳于左伏惟　聖明裁察幸甚緣係重　經筵以養　聖
德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一講讀之官莫難於得
賢古之人君急於得賢也咨詢蓄牧明揚側陋乃至假夢
卜以求之矧近者乎竊見南京吏部尚書今起復羅欽順
國子監祭酒今養病嚴嵩翰林院修撰今謫官呂柟道德
深純經學淵粹皆負海內重望或累薦而未起或遷謫而

表選士類莫不惜之乞 勅吏部亟加甄用俾以舊銜且
侍 經幄使得盡其論思啓沃之忠其有巧言令色便佞
側媚者願 陛下速斥而遠之無得為善類之蠹則左右
前後莫非正人書所謂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旦夕承弼
厥辟此之謂也 一學問之功莫先於論辨臣聞 太祖
時宋濂等講經義從容 賜坐咨及時事 太宗時楊士
奇等日造 扆前承 顧問漏下十數刻始退 孝宗御
經筵每有疑難曲加延訪吏部尚書王恕至於 聖躬過
勞為言今 經筵講讀數行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而
啓輔養之說不亦難哉乞於勸講之際 聖心有所疑者

無恥下問或 宮中所覽書史 聖意有未透徹處即
賜延訪夫治亂存亡備在史書為萬世人君鑒戒令講官
講治不講亂講存不講亡人主何所儆省乞 命講官臨
文講誦無有隱諱如漢文帝以恭儉守法聽言寬征而治
成哀帝以溺酒色棄忠賢近便佞任外戚而亡光武以崇
儒納諫而興桓靈以銅臭類親小人而替隋煬帝以任刑
罰拒忠諫與土木窮征伐而滅唐太宗以任德教納忠諫
息營建寬征徭而盛玄宗初年任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
則治末年任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大要於一代之中其君
如何而治其君如何而亂一君之中其事如何致治其事

如何致亂下至閭閻艱難生民疾苦務令詳究敷陳俾治
亂存亡之迹常觸于目儆于心自然知所鑒戒中庸所謂
好問好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此之謂也 一學問
之功莫貴於有恒切見 孝宗皇帝御 經筵至十二月
方綴傳免近年率以十月傳免夫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日
與聖賢相對則道心常存而鑒戒慕之念自生日與賢
亡相親則敬心常存而規誨弼直之語時聞則此心而充
之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合德 祖宗矣今天時尚未
甚寒伏願不必傳免或別於 便殿溫和去處令講官日
逐進講既得以調攝 聖躬又得以輔養 聖德使天下

曉然知 陛下好學樂善崇儒重道之意出於天性非徒
行故事崇虛文而已大學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

豫戒遊逸以謹君德疏　湛若水

臣久以險難退廢山澤恭遇　聖明繼極以人言起臣草
野之中置諸勸講之列臣勸講官進講之時　聖容淵穆
聖聽靜專臣豈勝　聖學緝熙之望邇者以暑月暫輟講
事臣切憂之夫人之心無所用則放有所儆則存故豫於
講學則或繼以逸欲不可以不豫戒也孟軻曰雖有天下
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言人主不
可以一日不親賢講學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
作聖夫聖狂遠矣乃係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夫天下
之事禁之於未然者易救之於既壞也難此臣所以日夜

念此至切也夫以大舜之聖其臣猶戒之罔遊于逸罔淫
于樂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
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言雖聖不可以不念也不念
則怠荒怠荒則傲傲則慢遊慢遊則暴虐暴虐則朋淫而
殄厥世也夫殄世極矣其始起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
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首陳殷三宗周文王之無逸其後
嗣王生則逸故享年有永有不永繼自今嗣王其無淫于
觀于逸于遊于田無逸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
若言不可不念勤恤戒遊逸以永命也夫不惟勤恤是念
則觀逸遊田之事興觀逸遊田之事興則耽樂之心勝故

下絕於民上逆乎天也夫天民貌矣其弟訓弗順乃生於
一念逸欲之微可不寒心哉臣謂　陛下今雖未御　經
筵日講然而憂勤之念兢業之心蓋不可以寒暑間者臣
願　聖明於一日之間以端居靜思為本以溫習舊求為
業以敬親並天為職分以勤政親賢為急務凝旒拱存體
認天理俾此心無異於　經筵日講之時稍防逸欲即為
禁止舊德老臣如大學士楊廷和等新起宿望如戶部尚
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等及九卿大臣時　賜召問以然
其成王畏相之心尤擇內臣之老成忠厚者俾給侍左右
以取其旦夕承弼之益外則有輔相之賢內則有侍從之

正出則有正學之程入則有遊息之規謹十寒之戒遵克
念之訓存儆戒之心勵無逸之教法天不息與時偕行則
君德成而萬化理矣臣職在於以經義勸聖學以德業裨
人主故不容不言記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實臣愚
之心伏乞　聖明留意覽臣所奏根本重事存省坐隅為
天下力行之臣不勝犬馬之願

請冊立東宮疏　　張居正

臣聞太子者國之大本君之儲貳自昔聖帝明王莫不早建元良預定儲位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臣昔侍　潛邸竊聞　皇子聰明岐嶷　睿質夙成我　皇上茂膺　天眷篤生　聖子中外人心咸切仰戴去歲　皇上登極之初禮官即疏請　冊立伏奉　聖諭以　皇子年尚幼先賜名而後　冊立臣有以見　皇上慎重大禮之意但人心屬望已久大計亦宜早定查得我　祖宗故事　宣宗以宣德三年立　英宗為皇太子時年二歲　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為皇太子時年六歲　孝宗以弘治

五年立　武宗為皇太子時尚未周歲也今　皇子年已六歲比之　孝廟年適相符較之　英　武兩朝則已過其期矣伏望　皇上率由　祖宗之舊章深惟　社稷之長計以今首春吉旦　勑下禮官卑正　儲宮之位以定國本以慰群情至于　出閣講學及一應朝賀等禮稍俟數年　皇子睿體充實然後舉行亦未為遲臣愚昧荷皇上恩遇列在輔臣之末事關　宗社不敢不盡其愚伏惟　聖慈俯允施行天下幸甚

法祖類

遵成法革弊政以培國脈疏　　張翀

臣聞　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伏惟我　皇上英資神斷超絕古今登極以來夙夜憂勤不憚興革思以復我　太祖　太宗之盛海內臣工皆有以仰窺　陛下遹追祖宗之盛心矣節該都御史何孟春及科道等官徐景崇汪淵盧瓊楊銓王秀等各題欸將各處腹裏鎮守內臣通行查革以靖地方節奉　欽依或推廉革老成的去或查照舊行或謂鎮守雖不是舊制或謂這所言與成法有違因循牽制不欲變更臣竊惑焉　聖意非謂

鎮守內臣之設真可恃以保我子孫黎民也特以左右之人交譖合謀皆曰此　祖宗舊制也載之會典而可稽陛下亦曰此　祖宗舊制也行之累朝而未改遂訛襲非不以為非不知所膠固者　景皇帝之弊法而非我　太祖　太宗之貽謀也夫　太祖之時內官不得與外事諸司與內官監文移不得往來其為檢柅之法不可尚已永樂初我　太宗皇帝乃命三四內臣鎮守遼東開原及山西等處盖專為撫備近邊然非常制而設至於腹裏地方或遇有事其鎮守之任或以公侯伯都督之武臣或以尚書侍郎小卿之文職事寧之日仍取回京所以為萬世計

者益巳不遺餘力矣及正統之末權閹誤國遂致我 英
宗皇帝漠北之征 景皇帝以郕王監國 尋攝大位天
步艱難所在盜賊蜂起於是福建浙江山東四川等處始
命兼以內官為鎮守易文職以巡撫之名隨 該山東右
布政使裴綸奏稱山東為畿輔之邦勅遣內官唐順鎮守
其地緣山東雖同邊徼見有右都御史洪英在彼巡撫督
同都布按三司常川操練軍士保固城池乞勅從長計議
凡非邊境有巡撫官員去處一體取回庶內臣無輕出之
勞有司免供應之擾景泰元年十月十九日奉 景皇帝
聖旨內臣是朝廷家人去年各處賊寇生發人民流散因

此每布政司差一箇人鎮守但有緊急事務着他來說如
今這廝不知主何意擅要取回好生無理都察院便行文
書去着他從實回將話來但飾詞捨撫不饒又該刑科都
給事中林聰等題稱也先雖悔過而稱臣群盜雖畏威而
歛迹然狼子野心情偽難保未可遽以為安而即罷巡撫
鎮守之任今裴綸因見瘡痍甫定輒要將內臣取回獨當
大臣巡撫 皇上不即加誅令其回話但恐跟隨人等中
間指名目需索供應生事害人者難保必無伏望特賜戒
飭俾之謹守法度嚴加約束其鎮守官員俟事妥民安之
日另行處置 景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題奉 景皇帝

聖旨去歲人民不得寧息因此差內外官員各處巡撫鎮
守撫捕他每着安生樂業如今也有不才的縱容跟隨人
科害軍民有之都察院便行文書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
官體訪果有此等之人應拿問的便拿問照例發落應奏
請的奏來處置夫由前之旨觀之始與縱虎出柙操挺殺
人者無異由後之旨觀之是知兒臂之不可縱而姑勸以
徐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善守 祖宗之法者
固未有不討天下之利害不惜事体之是非輕徇左右牽
意自遂如 景皇帝之舉動者也臣惟 景皇帝之時舒
良王文之徒表裏用事政以賄成無復忌憚其前項內臣

固無可革之期矣及我 英皇復辟紀綱一新重以吉祥
石亨恃寵招權獨留此弊政以濟其惡日復一日遂為故
常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提一旅之衆建萬世之業我
成祖文皇帝轉戰五載弘靜萬邦其艱難險阻蓋已備嘗
而所以為 聖子神孫之圖者周思曲慮無不詳盡使內
臣有益人國果可以鎮守腹裏地方臣知我 太祖 太
宗當先為之矣而又何假於 景皇帝之手耶臣嘗伏讀
天順元年我 英宗皇帝復登寶位之詔有庶郕郕王社
絕諫諍失德良多之語綸音赫然天下後世所共聞知則
景皇帝數年之紀綱與其一時一事之指揮偏頗謬戾且

無定法者茲固舍我 太祖 太宗萬世無弊之法而如
景皇帝之法乃謂祭巳持久不復改為不亦乖舛之甚耶
夫 景皇帝[illegible]旨謂內臣朝廷家人但有緊急事務着他
來說其言似是而實非其實無益而多損只如往歲宸濠
之變逆節方萌預發其奸者按察副使胡世寧也反狀已
熾戡定其亂者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也而鎮守江西
太監王宏先事不能告密於京師臨時竟為其心腹則
所謂有事來說之云其果足恃耶夫太平則坐一省以毒
朝廷之生靈遇變則懷顧望以孤朝廷之委托是鎮守內
臣之設不惟[illegible]無名而適以為奸雄之資固愚民之所

未解者也頃來各處鎮守內臣並面革心不敢作惡臣固
知 陛下聖智神武以大臣用人嚴純銜勒無復狂逸奔
踶之患然縛騎奇之腹而散其不養雞鶩腊之口而使之
不肉區區之私竊恐其可制於一時而難保於他日此愚
臣所以不識忌諱而肆為狂瞽之言也夫漢尚畫一之法
變於孝武而復於昭宣然後有吏稱民安之效宋室忠厚
之規變於神宗而復於元祐然後成旋乾轉坤之功今自
承 先朝大壞極敝之餘所任黔黎困窮已極重以災異
迭出邊儆交馳此正 陛下痛革弊政以迓天休扶植洞
脈以培國脈之日也伏乞 仰思 太祖 太宗盛意之

良 俯察 景皇帝立法之弊及[illegible]會前後臣僚紛紛不
已之論 勅下該部集議通將前項地方應革鎮守內臣
逐一查革以復我 太祖 太宗之舊他日書之史冊曰
革守鎮內臣自 陛下始益真足以追配二帝而掩迹成
王矣顧不偉歟臣自分此言一出未免為 陛下左右所
不喜然失今不言為國家異日之遺恨慰臣負國之罪將
無所逃矣

正法守中令式以隆中興盛治疏　洪　興
臣聞繼世而治天下不脩　祖宗之法治不可得而致也
歆修　祖宗之法不任賢智之士法不可得而脩也治以
法致法以人立天下其果無人乎顧所以用之者何如非
得其人矣守其法矣如此而不　祖宗其治者臣未之聞
也洪惟　太祖高皇帝撫有天下稽古定制斟酌損益通
變宜民旰食宵衣垂三十載仁心美意洋溢於善政善教
之中真若精金美玉行諸萬世而無弊者也　聖子神孫
期於世守以永億萬年無疆之休夫何中被群奸蠱亂更
變不常陵夷至於正德末年壞亂極矣幸而　祖宗功德

之在人心者未艾是以天命有歸肆命　陛下龍飛　潛
邸出繼　離明即位一　詔汛掃姦弊之流恢復　祖宗
之舊規模大備昭然如覩青天如循大道天下臣民懽忻
鼓舞皆謂　陛下將大有為而太平之治可以指日而待
矣　即位以來昧爽視　朝孳圖治又選用老成人望
布　列庶位三公九卿率多　先朝耆舊練達方正之臣
然而及今三年民困未甦流亡未返災異未息刑罰未清
士論未明　國是未定盜賊滋熾風俗日偷夫以宜治而
又不治者何也臣愚以為　祖宗之法未修也　祖宗立
法之意未明也夫自正統以來　國步多艱奸臣誤　國

舊章或意率意變更樹黨招權巧立名第　祖宗之法非
不昭然在也得其名者已非其實有其職者或無其權妄
增濫設愈變愈多加以　累朝補偏救弊之政屢有轉移
急切新進之徒只謀近利條格冗雜事例繁多欲便已私
隨意援引一有論駁則曰此　先朝之制也此某人　奏
准之例也以之而惑　聖聽以之而排衆議　陛下將伊
誰適從乎方今天下之事臣未暇悉舉姑以其大者言之
陛下今日之法果皆　祖宗之舊已乎昔年弊政果皆盡
去已乎職任之外別置所司傳奉之徒尚未盡去守爵之
未修也子粒莊田與民爭利無名之費倍於正供賦役之

未修也下多僭上甲衒騎算一食百金一費巨萬風俗之
未修也軍士驕縱尺籍罔憑鼠耗狗偷儲絕之軍政之
未修也水行陸挽動費千夫鑿山析乾巧於需索驛傳之
未修也條例浩繁記無定主生死出入隨行愛憎刑名之
未修也倖臣第宅僭擬王者名山勝地半入淄流建置之
未修也凡若此者皆天下之所扼腕嘆息而莫之奈也
陛下嘗考諸　太宗之時曾有是乎今之三大臣雖皆
在位然但使之循常供職例以奉　命為賢此殆孟子所
謂奸臣其所教者也雖有不失亦將無以自見列其年皆
六十有奇西山景暮未見有無幾矣　陛下春秋鼎盛政

務倥偬治效未臻老成將盡　朝無人焉誰與共理可不
及此而為先事之圖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
繆牖戶言修政及時也且我　朝自洪武以來百五十年
矣　國祚中微　陛下入承大統實為　中興再造之主
正當及時追復舊章修明　太祖　太宗之業以新天下
耳目以一天下心志而顧可以無事自委乎當此可為而
不為此臣所以蔚結而長嘆也伏願　陛下不以微臣之
言為不可行而以　祖宗之法為必可復遴選三公九卿
之中有賢良方正識達治体者特加　眷注使之披瀝肝
膽具盡所見備將今日內外官制職掌倉儲錢粮賦役風

俗禮制軍制驛傳刑名造作之類逐一議擬何者為　祖
宗之法何者非　祖宗之法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何者
行於今而不戾於古何者宜於古而不宜於今繁則刪之
冗則去之害則除之善則使之務求於理而致於道無避
忌諱毋沮權豪毋以　先朝之所常行者為拘毋以耳目
之所習聞者為是隨條論　列纂成　中興令典進呈　陛
下揭諸廊廡日暘廣覽校正每遇　經筵之日復與諸臣
面訂可否務求至當永為不易之規頒行中外使各臣工
術此而行若有法外生事必罪無赦如此則天下之政出
於一而凡奸巧之徒無由而得紊亂　聖聰　陛下於此

然應者亦將自有一定之見而非奸巧之徒所能惑矣上
下一心君臣同德　太祖　太宗之法庶不復見於今日
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願　陛下留意焉干冒　天
威不勝戰慄悚懼之至

慎選東宮內外官僚以端大本疏　　張鹵
臣于正月十二日與禮部尚書高儀等同日具本以
冊立　東宮大禮事上　請旣而荷蒙　明旨允俞臣仰
見我　皇上上欲以隆　宗社萬年之計下且不遺臣愚
一得之言爰暨中外臣民不勝慶戴已各該衙門已具儀
擇吉第行在邇臣惟自昔帝王慎重儲闈閫貴于早定尤
貴于預養故臣前本有謂周成王爲太子方其尚在襁褓
之中必太公爲之太師周公爲之太傅召公爲之太保伯
禽唐叔與之遊詩書禮樂以爲習故成王能聖爲成周令
王今所有　外廷宮僚之選除師傅保之官輔臣與大臣

兼領其餘官僚尤宜于慎選臣僚之中求其德誼誠篤學
術純正心行光明之人而　簡任之必不宜一使浮薄矯
飾之流得廁清貫以妨至公但　東宮講學備官事尚有
待臣且不敢贅　讀至于　內庭應選人員近在目前其
機最尤爲切要何者　皇子殿下當此　千秋春齡與內
臣侍從其勢易爲親密其情易爲浹洽其爲事易習其爲
言易入故昔我　孝宗敬　皇帝之在　東宮也我　憲宗
純皇帝擇內官覃吉任典璽局覃吉爲人溫雅誠篤通詩書
識大體議論方正每于　孝宗前口授大學中庸論語諸
書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祖宗六部及天下民情
農桑軍務以至諸凡情弊無不直言之嘗曰臣安敢望而貴
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故至今仰　孝宗之聖者而必多
吉輔導之功臣愚以爲　東宮內臣之選見今在內人員
抑豈盡無能如吉者乎不則亦須求得其近似者方慎選
以充此二事係于天下國家首務誠非他事可比萬望我
皇上遠法帝王懿則近遵　祖宗成憲果以臣言不謬乞
敕下內閣今其遇　東宮備官開講之日會同部院大臣
以選　外廷應備官僚再請　敕下司禮監令其月令即
會同在內近侍及各監局老成公直管事人員以選　內
廷應備官僚務各秉至公以求至當如有營求冒進之人

計內外諸臣但有聞知即指名論究庶我　皇上啓後洪
猷　皇子殿下基命成德皆于是盡得其機要而　國家
億萬年無疆之治將益厚于昌隆矣

慎選宮僚疏　呂應祥

臣等恭逢　皇太子冊立該衙臣等官選擬序事恭抄等員吏部題　請銓註開隨該科道等官先後論列選擬非人仰荷　陛下高明洞燭各有　處分或歸原職或令欽化中外懽服今各缺已衆　聖諭有吏部推補臣等待罪該科無所知識但讀禮有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又曰選天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皆正人也以此觀之則今日推補必有孝悌之行而有博聞今古者然後為有道之士可備禮樂之輔者漢唐宋以來輔翼非人不足言矣獨嘆服我

先朝　列聖之慎於擇人而未嘗限於所選也又嘆服我皇上　勅諭且不備員之見誠邁越千古而與　列聖同一心也　成祖文皇帝問楊士奇曰汝今兼　東宮何官士奇對曰左諭德　上曰吾嘗察之獨胡廣與汝所行不忝　東宮官則　成祖文皇帝所倚以輔翼　東宮者胡廣楊士奇二人而已又聞　仁祖皇帝擇　東宮講讀官尚書蹇義等以侍郎儀智應　詔益以儀智道理明執守正雖老精神不衰是　仁宗皇帝倚以輔翼　東宮者老臣儀智一人而已及至　宣宗皇帝擇用宮僚以兵部尚書張本兼太子賓客　英宗皇帝擇用宮僚以吳與弼為

左春坊左諭德然以上諸臣考其出身或以歲貢或由學官或自守令或從布衣蓋期在得孝悌博聞之才以備禮樂之輔然亦不過此臣耳今　陛下且不備員之勅臣等仰見　陛下之心即　列聖之心也但今宮僚方輔而諭紛紛至豈不以　太子天下之本宮僚輔翼之臣然與茲選者未盡皆孝悌有道術之士所以效忠于　陛下者不得不犯衆怒一言之耳今　陛下　勅吏部選補萬一選補之後衆心難服甲可乙否再致人言臣等竊以　清明之朝師保之選誠為榮盛之事而致使人心疑惑指摘納賄之跡形於章奏傳布四方有碍觀聽故臣等思得今在

京在外九卿總兵等官其職不過一事其治不過一方凡有員缺尚書會同九卿等衙門各官公同推選題　請點用況宮僚太子之輔其關係天下國家之大伏願　陛下勅吏部照會同推選事例集各衙門官公同于　朝會內閣輔臣将已補各官及各員缺應補之人一一究慶先之以孝悌次之以博聞有實行顯著者方許疏名上請點用庶幾合衆公於下遵　聖斷於上則人心自定人言自息舊之世世以為選宮僚之法真才可得矣再願　陛下　勅會推各官不可推舉奔競之人蓋奔競者之立心也隨時勢以為轉移人好利則進以利好名則加以名頁

詢營求以快其欲遂其貪而已少遇利害輙叛而去望其
納忠責其死報不可得也今 陛下 聖神文武默運化
成其奔競者因無所容而太子進德之輔尤宜斥去此輩
臣一得之愚上塵 聖覽如可採納伏 賜施行豈惟臣
民之幸實 宗廟無疆之休也臣等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早舉 東宮朝儀以備典禮疏　[illegible]

臣聞自古聖王之貽謀也未始不以禮為防而其禮之待
[illegible]以肯慮微隱以周其慮盖於辨等威防漸消遏節目至
細聚動至暫其關係至大而可久者尤不敢忽盖所以為
天下萬世而非以自私也臣伏覩 皇天眷祐 前㩳揚
輝 陛下深惟古典早建儲宮已嘗 詔曁息四方矣
既而慎選宮僚備輔導以隆法制天下皆知 陛下此舉
至公至明所以定大計而消覬覦為慮至深且遠也獨於
令節上箋之禮稍遲以歲月者意者以 玉體未充而又
熹以謙抑耶夫人情之不容已者即禮之所由生今天下
荷 陛下覆育者已二十年有位者皆出援置而有知者
皆由涵濡而與之生成而又屢被 罷滯之恩正思所以
報稱而莫之為圖者及聞 儲宮之建又二年矣使其徒
抑法制之隆而未覩威儀之盛亦何以一其觀聽作其忠
愛而使之不倦哉臣聞竭股肱之力致保護之誠天下臣
民與臣殊責至於望 清光樂盛美而罄私願者其心則
一而已竊以明年正當天下臣儒朝 覲會試之期而元
日又為三始之吉敢乞 聖裁即於是日候 奉天殿大
禮既成請 皇太子出御 文華殿受朝賀如儀臣愚是
[illegible]内自幾何外達邊鄙上計之吏下及蠻夷君長雖殿左

祁之晋凡奉正朔而來王者皆得與聞 庭墀必自慶以
爲朝 覲而且得見吾 君之子也儒生學士稱說仁義
者莫不矢初服而篤忠貞必且自慶相與謳歌吾 君之
子也是禮雖止於拜稽而實則可以萃群情可以叅衆望
可以昭大義不出 宮禁而關四海不逾頃刻而垂萬萬
年無疆之休是豈區區節目之動而已哉或疑未告 廟
而臨臣民與禮不應臣請暫於 奉先殿行禮或即代
告自可通誠盖惟 祖考之愛有甚於子孫之敬而繁文
在可畧矣或疑廢質和粹不宜遠離阿保臣請擇左右慣
習之人委之扈從重裘累茵周帷複幔戴日而出納陛而

行亦自與深宮不異又況血氣得動盪而益舒智識由習
熟而漸廣其於宜節不無相宜至于出 閣講讀自有常
期不敢預賣此正所謂禮之權也 青輅既乘絲侯斯備
凡冠服之制几案之規旆羽節盖之並其職掌有常員而
納藏有常處也乞 勅所司及時督造仍查内外執事侍
班員缺從公推補務得人不得其從至於周廬之士虎賁
之威亦望嚴擇然後任使是不特取其膂力以壯羽衛實
欲審其志意可托干城氣文物以昭數而 陛肩以飭威
斷二者又禮之徵者也臣待罪宮寮職當引古證以賛助
道術今覩典禮未備分不宜默惟 陛下亮其忠察其微

隱而早斷之

請舉冊立 東宮大禮以端 國本疏 張鹵

先該禮部尚書高儀等于隆慶元年正月十一日以
冊立 東宮事上 請隆慶二年二月十二日該 內閣傳奉
聖諭 冊立東宮事年尚幼且 先賜名後行 冊立事
欽此于時臣仰見 聖心謙冲慎重雖于禮官之 請未
即施行而 明旨昭然業已 允俞一時中外人心莫不
誦傳慶忭已共戴吾 主器之有屬矣今欽遵 前諭已
一經年而 皇子齊齡又及六歲益聞岐嶷英發茂異[illegible]
時所宜蚤 諭教啓 聰明親正人習正事其機正在于
此故周成王之為太子也方其尚在襁褓必太公為之太
師周公為之太傅召公為之太保伯禽唐叔與之遊詩書
禮樂以為習故成王能聖為成周令主洪我 祖宗列聖
先後建 儲諭教時期與 太祖高皇帝[illegible]
後裁恭 成祖之立 仁宗也亦惟于踐位之三年
仁宗之立 宣宗 英宗之立 憲宗也俱于踐位之元
年且 英宗之 冊立之時纔年甫及二歲 孝宗之
冊立之時其年方及五歲詳稽 九制中間時則年歲稱
是尤多此皆往牒堪憑而 成法莫稽今 皇上自正位
以來視之 祖宗列聖建 儲之期則已遲 皇子千秋
之齡視之 祖宗列聖及 冊之年則已過 皇上雖欲

後事撝謙而前聖良規 祖宗明憲固豈可盡違耶况且
今當一歲元春尚方在 觀人心屬望于此彌切臣以待
罪該科充闕職司伏望 皇上俯鑒愚忠 特垂天聽
敕下禮部再加詳議眾臣所披瀝懇誠言不盡謬 容令
將 冊立事宜即具儀擇期上 請 欽定舉行則 國
本一定而後祿昌 儲聞預教而 至治永矣 宗社臣
民不勝幸甚

早定東宮朝賀禮制以慰衆情疏　　唐順之

臣聞古者豫也太子所以重宗社也太子既立則有臨蒞之位有制命之儀所以繫人心昭殊度也伏惟　陛下聖謨獨運深惟　宗社根本之重早正　東宮儲貳之位以繫宇內之心者一新於茲矣然以儲躬冲幼務存謙抑凡遇歲時令節及千秋慶賀令進箋　內庭此皆微出從權時有待令　皇天迪保啓集日昌雖龍德尚綱而麟姿茲茂至於来歲首春又當天下百官述職多士有典衣冠咸萃於　天都歡欣交通於萬國咸思望　元良游衍岐嶷之光以思報　陛下曲成範圍之大德者其心益有窮極哉而文華受朝之儀缺而未講臣民稽首之敬抑而未伸非所以彰　主器之殊尊答群心之屬望也臣愚伏願　陛下俯覽萬物作覩之誠大昭育震重華之盛特　勅各該衙門凡　東宮朝賀一應儀注早為詳訂贊與麾伏一應法物早為完繕所貴周慎豊美以飾来章而聳觀聽其青宮內外侍從禁衛一應職屬早為擇補務求忠誠端亮以昇羽翼而資併護儀物既修官聯既備及茲正陽發端之辰蒼龍應律之候群臣請　奉天殿朝賀禮成則詣　文華殿朝賀　皇太子則離明之照成於兩作　前星之耀增光紫極而內外官僚之聚四表　朝貢之臣咸於快

覩年覲之餘興起其愛戴趨附之忱各思恪共乃職以對揚　聖天子貽謀燕翼之休命者必自茲益篤矣

願獻微忠疏　　　　郭希顏

臣退伏畎畝生未報　恩死無以瞑目今天下談士皆稱南倭北虜為中國憂臣切以帝王欲安天下有緩急若孔子所謂不在顓臾者是已明内之尤急也臣往歲恭讀　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賀臣度曰立儲難皇上誠欲立儲宮則重臣有司請言者如猶未也莫若安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以為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不從則出位死罪臣之大懼也乃間歲星變地震繼又　大殿災皆天垂仁愛之象諄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為皇上計此迄無一二調護者臣欲避死終不言亦忠　主

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嘗疏罷監國後有議者必追咎及臣則是不言亦死為負　國言之雖死為報國臣寧一言報　陛下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　君相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儲之急務何謂釋疑臣觀自古家無故之議者仁君不及全其臣發危疑之地者慈父不能庇其子今　皇上至愛甚於二子至重莫如元輔其初固何嫌何疑也蓋自古者倡為二王面陳嚴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爲後然尚可諉也由差遠也　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誰與承祧此大可慮也由最近也不必疑於王　諭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於嵩夫然後　王心無所惶惑而所保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匡贊愈力臣故曰疑釋而　君相相信是為至和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分封臣聞神龍離淵人易狎之美玉出匱人或伺之如此於外防也　二王親則　皇帝之子也貴則國體之寄也顧同處京府猶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則讒隙所由萌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常守以衛邦國而况于親子乎是故幼而雕就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出就藩封者所以彊本也今親藩遠離禁闈臣仰覲　天慈為

王縶繼但宫府不宜久居出封若已預待　王誠能慕叔齊之風高子臧之節大臣遺計　聖明早斷及時　敕王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為兩盡臣故曰分封而兄弟相保是為至福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攬臣惟父子之愛天性　皇上之子幾何恒情體子者未有不身任其艱大而欲相安于無事也不攬之今將何時乎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天意人心莫不顧　大聖人為萬年難措者誠以南面事權非　皇上孰諉獨逝太平未可坐享而收也若曰儲宮臣知天序所屬堯舜不能以揖讓聖哲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即京府獨處尤宜親就而賢

涵養沖資討論往古得失相切劘於仁孝之道而一毫外務不得與聞況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 聖父又非倦勤之年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臣願 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似無不可者臣故曰總攬而 父子相體是為至治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內外各守屏翰彼此永無猜妨宮中問省之餘不時而進麾下富貴之想悉自而生大之而傳世享國與天齊久次之而全終股肱與國咸休至治昭而夷狄自賓至和感而天地自位至福隆而 宗社自延此安儲之上計而今日之先急也每嘆古者忠臣不退耕而忘君烈士不避僇以直諫臣嘗得遲

輔臣只知 天恩莫報輒憤激椎心且先國者不譽其私愛君者必及其後知而坐視非忠國之不早非智是故在廷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 聖明仰慰 祖宗九天之望深思 聖母一脉之託察臣愚始終為 主無他赦草莽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刎首而爭效 闕下者哉

宮闈類

慰問中宮以全聖德疏　詹仰庇

臣本草茅荷蒙 先帝作養發身科第分任原應無益尺寸伏蒙 陛下簡拔擢臣臺諫荷國厚恩懼無補報前次二疏干冒 天威自分將斥革而 聖恩浩蕩俯賜寬容臣雖粉骨碎身未足圖報切謂職居言官有關輒言無忠君愛國之誠又以 聖君明時不宜多言又謂言官所言又中機會外此皆為無益臣謂此言未必皆非但負聖君負明時則非臣所以惓惓報國之忠也今不敢一一煩瀆 聖聽切舉事之最大有關於 聖德者為 皇上

陳之嘗謂天子之有后猶天之有地也天子理陽教后理陰教所以建天下之極為萬世之經也恭惟 皇后殿下先帝所賜以配 陛下以正位中宮者也 陛下宜遵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以為 宗廟社稷之主以為四方家人之則可也切聞 皇后殿下舉動端莊有拂 聖心去歲 聖駕謁陵 皇后隨行朝野懽慶群疑以釋近聞久出坤寧宮處之別宮寢食起居不侍左右以致抑鬱成疾陛下略無眷顧之意中外議論紛紛聞者莫不垂涕萬一疾甚不起其如貽天下後世之譏何其如為 聖德之累何伏望 陛下遵 先帝之命念 宗社之重及今請就

正宮命直侍晚事宮人奉以湯藥加以慰問則 皇后抑
鬱之氣以舒而靡體亦因以平和矣臣每入朝之際聞諸
大小臣工無不以此為 陛下懷憂但以事屬宮禁不敢
直言臣謂知而不言者欺也言而不盡者蔽也欺與蔽臣
子之罪死有餘辜也用是披瀝心血冒犯 天威伏望
俯賜鑒納臣雖萬死亦瞑目甘心矣

諫前正位中宮以端治本疏 王時舉

臣近覩邸報該吏部道御史詹仰庇一本披瀝忠悃乞加
慰問 中宮以全 聖德事奉 聖旨后已侍朕多年無子
又多病近因病移居別宮以暢意樂心或可疾退而不曉
宮中事多言姑不究又禮科都給事中王之垣一本懇乞
聖明正位 中宮以慰人心以光 聖德事奉 聖旨知
道了待后疾調理稍愈即還本宮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覩
之不勝駭諤臣待罪萬里之外雖朝政之得失尚不附其
詳況 宮闈事乎今書之邸報傳之中外矣凡大小臣工
莫不相顧番泣以為事關 君德之最大者臣敢惜死不
為我 皇上陳之臣惟天者萬物之祖地者萬物之母故

子思子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能
育 君猶天也 皇極者則 君之位也所以理陽教以
聽外治者胥此焉 后猶地也坤寧者則 后之位也所
以理陰教以聽內治者胥此焉位之時義大矣哉今 皇
后母儀天下其位尊矣置諸別宮其處卑矣位尊而處卑
謂之拂經拂經則必有乖戾抑鬱之憂譬之地不得其位
則水旱震騰之變於此乎召之雖天有剛健之德其能獨
運於上以底萬物之育乎故曰妃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物
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此之謂也 皇

上之意以為　皇后多疾移居別宮或可疾退殊不知
皇后之事　皇上也猶地之於天也地非天以為之帡幪
則無以安其靜正之貞　皇后非　皇上以為之瞻依則
何以慰其坤順之懿悰遂日深抑鬱日甚疾將日劇況能
退耶　皇上之意又以為待調理稍愈即還本宮殊不知
皇后之居宮中也猶地之居中央也豈可以疾之增減為
中宮之出入耶　皇上中天地而為綱常主將使天下之
天夫婦婦無不各得其所今　皇上乃與　皇后共奉
神靈之統者而可使之不正其位乎共理萬物之宜者而
可使之不安其居乎又　先帝之選擇而作配者可使之

不遑啓處以致抑鬱成疾乎恐非所以訓八方而昭四表
也此猶自其名位言之耳且聞　皇后有關雎之德尤所
當親有樛木之賢尤所當敬有脫簪待巷之規尤當虛心
聽納以為天下萬世法豈可疎而遠之而不得日炙　聖
德之光華耶臣之事　皇上猶子之事父母毋不得於父
必幾諫號泣以求親心底豫而後已況　皇后天下之母
乃今不正其位抱病別宮臣豈敢不號泣極諫以自罪不
忠之罪哉伏望　皇上早賜　綸音速請　皇后正位中
宮加意調慰則　鳳體自平　聖德益光典禮崇而彝倫
叙矣臣之死生不足恤也

宗藩類

議處宗藩事宜疏　　戚元佐

臣聞國家極重之勢慮不可返天下殷憂之伏謀當預圖
方今　宗藩日盛祿糧不支人皆憂之言官亦嘗屢切陳
之然而卒未聞有善處之策往歲本部會議　宗藩條例
事有畫一之法冒濫不得容其奸宄蠹頑裁時稱一快然
天潢繁衍而椒聊瓜瓞者不可限也　國課有額而歲徵
難派入者不足供也近因科臣建議事下本部臣係該司
職掌已經通行各藩及兩京各衙門人據所見得且疏
請今已及期止有南京禮部一疏稍摭條格畧陳其槩而

其他亦未有言及之者蓋以　宗藩事體動關　祖訓是
以議即窒礙法多掣肘然欲不拂　祖訓而聊且通融則
亦補偏捄弊之法而非拔本塞源之道也諺云揚湯止沸
不如釜底抽薪今日之事若非大破常格以處之則將來
祿糧必不可支有司必不能給　宗藩必不能謀生　國
家必不能無事不出數年而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今之議
者每曰　祖訓在上不可少干而不知　祖訓之言　祖
宗未嘗拘也故欲議　宗藩而各衛所當先統觀　宗藩
前後始終不一之故而深察　祖宗微意之所在然後可
以審其權衡而酌議之耳蓋　高皇帝肇界開創首啟宗

封泉建諸子屏翰要地 如北平天險 文皇啟之北平東
盡諸侯而西瀕大河如大寧遼左上谷漁陽 遼寧谷代
四王為之藩塞鴈門而控河上而西為嘉谷如太原關中
延慶環靈酒泉張掖則 秦晉慶肅四王為之衛也如內
郡 諸王亦皆秉鉞部兵崇權握勢維城維翰基布星羅
此固一時也迨於靖難以後世襲隆平承各繼譁漢趙旋
戢或懲或貸日積猜嫌舜泉益煩兵權悉釋 朝堂無懟
謀之迹府寮無內補之階情親而勢愈疏養厚而防滋密
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驕侈漸盈間作不典荒酒謡暴戕
無虛牘亂倫逆節屢犯明條法多國丘之收碎有勤盡之

慘況乎邸用繁增經制無畧觀觧莫觧尾大為虞仁人悽
惻而異心志士痛哭而不足此後一時也其在於今則入
多祿寡支用不敷假貸揭借朔食望采以致貧身無業日
不聊生乃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未婚二十載而
不定語及中冓則言之醜而不可詳殍為道殣則狀甚悲
而不忍見強梁者彎弓走馬白晝殺奪於郊衢柔懦者執
撻擁譟潛身竄入於輿皂此又一時也夫 高皇草昧之
初利建宗子 文皇靖難之日思鑒前車用意不同各有
攸當至 列聖以迄於今時移勢改恩以義裁其分其理
自有不能以曲盡者矣即如 高皇見超一世豈不知宗

人之有今日但 開國之初固當如是年久世遠親降因
時損益亦待後善繼述之 王變而通之耳夫 國初親
郡王將軍總四十九位女總九位至永樂年間增封 親
郡王將軍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其數尚未甚多也而當
時祿入已損於前不能全給今二百年來宗支造入 玉
牒者共計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五位而見存者二萬八千
四百五十二位視 國初不啻千倍天下 王府之祿反
多於歲供 京師之米即使盡發 上供之輸猶不足王
祿之半為今之計欲裁 宗藩之祿以分給之則各宗所
入刻削已盡而且至於無可裁矣欲加小民之賦以周給

之則貧民之業誅求已極而且至於無可加矣夫各宗迫
於饑寒而嗷嗷相聞有司苦於無措而遑遑在慮況乎名
封婚禮請乞保勘奏報查駁文移展轉更有甚不易者以
參之乎夫今日之事已為難處十年之後截長補短每人
而生二子又知其增幾何人也中間雖有老死夭亡然死
者不如生者之多所增率四五萬添一人則添一人之封
添一封則添一人之祿繼此而復益以數千百萬祿米
國家常賦不足以供豈有神運鬼輸之術以濟之哉議者
有曰 國課不給稍倣漢家分王之意使各宗人自為養
生育多寡皆不必顧則胄濫自絶亦可少蘇有司之力為

此說者意非不美然以一人論之且如　郡王其祿千石
儀生十子則每人而百石三七㴑之尚有本色米三十石
也又一相傳則或生三四子或生十數子則以三十石米
而三四十數分之矣又一再傳亦復如是則愈分而愈微
夫婦感獲以者不下數人朝饔夕飧婚姻死喪其何以贍
彼庶民之家亦有産薄而世傳不乏者以其各有營業而
日生不窮也今　宗室坐食自守而欵人自為生臣固知
其不能矣臣謂當今　國事之極大者莫如　宗室天下
之大可憂者亦莫如　宗室於此而不開之以生路固不
可開之以生路而不善通夫　祖宗亦不可盡不覼諸

祖宗朝乎彼　國親王之祿五萬後有段絹茶㮄等用亦
復或計不數年而止給祿米不給雜用又不數年而減為
萬石又不能給而．代簡遼慶寧國諸王且歲給五百石
是　高皇令出自己而前後之言已不侔矣至永樂祿日
殊　秦晉唐府各五千石　遼寧伊府各二千石　肅府
僅七百石　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　郡王常於數內撥
給而　文皇去　國初未遠而　祖訓之文亦不盡守之
矣況　親王出城歲時訓練兵征討武　祖訓也而靖難
以後則寢之　郡王子孫任用以官陞轉如常　祖訓也
而　累朝以來皆無之則　高皇　祖訓　列聖以不遵而

奉行之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尚可膠柱而調瑟乎即使
高皇而處今日之困如此　文皇而遇今日之難為又如
此將援照制祿之初而盡給之乎抑通變其術而別為之
議乎况封建同姓世世相傳此古之所有坐食祿官爵職
世授則古之所無臣故以為欲善其法必須大破常格不
拘　祖訓各藩封爵不必盡授有不封者士農工商各從
其便一切出城越関之例盡弛其禁使人人得以力業則
各宗有謀身之策而　國家紓匱乏之憂我　皇上親親
之誼亦庶可以善其後矣臣之此議人非智不及此而不
敢以聞於　上者良以　祖訓難更又恐出城之禁一開

萬一有不逞之徒啓釁生變則追論首事之臣不免甚錯
始禍之誅耳又聞　高皇帝時平遥訓導葉伯巨應　詔
陳言首請裁抑　諸王而　上赫大怒被逮死獄其後不
數年而　親王之祿亦遂大減是　高皇誅其身而用其
言伯巨之身雖僇而有功於　國則大矣臣於此時無故
而發大難之端非不知其事之可危但今日之事　國事
也人臣之義苟利於　國死生以之臣職掌所関禍福利
害皆所不計即使用臣之言而誅臣之身臣無所悔何者
害及一身為甚小而利在　國家為甚大也昔扁鵲過齊
桓侯客之及見其有疾諭以不治將深乃三見而不信以

致於不可救令　宗室之病已在腸胃然酒醪可及西益
數年而深入骨髓則扁鵲見將僖而走矣臣故僭擬數款
開列如左條議上　聞伏乞　勅下本部通行各　親郡
王大集將軍中尉從長計議當今各宗子女見有幾何各
處賦稅見有幾何自今以後人數合增幾何天下民力足
能供億幾何各省錢粮尚可加派與否各宗坐食可為久
計與否將臣之所議與相沿之制彼此參酌孰便孰礙何
利何害當必有一定之見如於事體人情果為利便即具
奏前來聽本部議覆施行至於臣之意見所不及與之易
地所難行者則化裁通變全在當　國者一斟量之耳臣

不勝切望之至　一限封爵　查得嘉靖年間　豊林王台
㙔奏稱　宗室之中其數難免不必較其妾媵有無止定
其子女多少議　親王限以五子之外其餘多生者止給
冠帶榮身並無爵祿令其自行營業或附試農所行從便
郡王以三子為例將軍以下各隨等差已經本部覆議具
覆　先帝未賜決允遂寢其事臣謂人之子女原有多寡
不必限也惟限其生子之數則於人情似為少怫宜乎
先帝之未允也然而生不必限封則可限蓋　帝孫王孫
親疎有等　恩數禮秩隆殺有差今　國朝歷世已二百
餘年以親論之亦疏遠矣故除初封　親王及始照例襲

襲三世而後再加詳議外其　累朝支派之分列各藩者
當立為定制以限之如　親王嫡長子例襲　親王次嫡
庶次子許封其四其五位焉　郡王嫡長子例襲　郡王
次嫡庶次子許封其二其三位爲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
許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以封庶子一人　請封鎮輔奉國
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爵職如有生子數多不
得請封者　請名[illegible]書者與民
間俊秀子弟一體[illegible]王親軍
例止任外官其[illegible]墓表曰
親王之子例為[illegible]各將

軍中尉之子例得職祿今[illegible]所而不
封者竟與齊民等不啻而生稍君[illegible]所分貴賤貧
富迥然懸絕已為不情必讀書必賴燈火之資經商必籍
貲遷之本力穡須得耒耜之授工藝不能無俯仰之累
彼將何以為生耶臣以為宗女宗婿尚有婿資多者給銀
百兩今後合無將　親王之子不得封者至十六歲　賜
之冠帶仍給銀六百兩　郡王之子不得封者至二十歲
亦　賜之冠帶仍給銀四百兩將軍中尉之子不得封者
有志入學　賜之衣巾若止務生業不必紧　賜各子仍
俱給銀二百兩以上各子通減處給則或仕或不仕咸有

所賴似無失所之實但與世斷一節撫當慎詳處
以滋宗室之弊如是而各宗之子猶或有不能自立所務
務勞業者則聽諸家有不肖之子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擅出城郭 國有明禁今既任其生業則必不能出
恐為不可臣謂稽之 祖訓並無禁出城郭之文其所
以禁之不使出郭者為近日放縱不法者設也苟能各務
生業遵守法度一有不檢稍加繩之雖出城何害也或曰
宗室有罪例不加刑今入化矣職與交易情事一切貸之
則貪婪放縱凌弱暴寡益多事矣臣愚以為 宗室不加
刑責原非古道即刑罰不加則大亂之道也夫人情有欲

所以平其情而不亂者特有司之法繩之耳今 宗室一
有小過不以有司治之而動必奏 請苟以錙銖斤兩彼
必忿爭而遽欲聞之 朝廷則往來勞費廢時妨業彼小
民者豈願為此哉若復不較而姑縱之則錙銖不治千金
可擾斤兩不戒則腴產可侵故曰有司之法不行大亂之
道也夫常人之愛子弟者必擇師傅用夏楚以威之今之
有司皆古大夫 國朝之師傅也今之宗室皆 皇家貴
族之子弟也與其姑息而養成惡德以就罪辟孰若
懲戒而造就成才以歸於正之為愈哉且聞今之貧宗儀
無所不為匿名乾役甘心攙撲是以諱其名而

忍其争也若顯拔縉紳之列而均受舉劾之公分授四民
之業而平以市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不足以言恨矣
臣嘗熟思而酌議如此 一議繼嗣查得 郡王無嗣止
許本支奉祀不得援兄終弟及之例近已申明人知共守
惟 親王若得之親弟親姪繼襲臣愚以為 親王之得
封謂其為 帝冑所分 天子之次子親之欲其貴愛之
欲其富故崇之以禮貌不使與兄弟同輩大相懸絕耳今
子孫相繼世世冨貴固不必言但至乏嗣則統緒已絕即
以本支奉祀使香火不祧亦已矣而何為又使親弟親姪
繼襲其爵哉 國家功臣遇有乏嗣則許族人襲爵此謂

先世嘗有勳勞於 國故報功之典不當剗絕繼其世緒
是所以勸百工也至於 親王則以親論而非以功論傳
之數世其澤已斬其福已過彼親弟親姪自有本等爵職
何緣躐進王者之尊乎臣愚以為自今以後有絕嗣者止
推倫序相應賢能著聞者一人管理府事雖有親弟親姪
不得冒 請復繼王爵 一別疏屬查得 國制郡王六
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夫奉國中尉之職自 親王而
推則七世矣自 郡王而推則六世矣即自奉國中尉而
推世世不改則與 國終始將萬世矣攷之古昔典禮莫
備於周然周家五世外然會慶問皆弟之及非薄之矣觀

親之殺天秩本然其禮固有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
親族竭矣今至奉國中尉孰非 皇家祖免以下親乎且
祖廟之制親盡則祧今我 朝開國 四祖肇基 德懿
熙仁皆為祧主則於 祖且然矣而况平屬乎臣於前款
議將中尉止封一子然奉國中尉世世皆封一子則恩數
無窮親疎無等揆諸古者六世親竭之說大不侔矣合無
今後奉國中尉授封一子自曾而下不必 賜封止將所
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為資本傳至五世而止其孫悉
聽自便庶恩義並立而法制亦可遠及矣 一議王君查
得郡縣王及郡縣鄉君各隨父之等〻請封初不限其

數之多寡及至選配儀賓各有職事誥命祿米從人等
項今男封既有限制合無將 親王之女止封其三郡
王之女止封其二將軍中尉之女各封其一王君之祿俱
各照舊外其選配儀賓既有職事 誥命列之官階足為
崇寵合將祿衣免給亦無不可以上各女有不盡封者仍
各給以婚資使為贍用出自 親王者給銀二百兩出自
郡王者給銀一百兩出自將軍者給銀八十兩出自中尉
者給銀五十兩選配之婿聽其自為生理其應舉入仕者
悉授宗女宗婿除已前者勿論外以後各宗女婿給銀五
十兩之外不必另給冠帶婚資一體聽其自便 一議冒

費查得冒妾子女擅婚之氏並爵子女與一應庶人例應
皆不與封然其各子猶有不等口糧尤為便利但前項各
宗各庶或有年已長成不堪讀書及無產運營或驕惰遊
蕩不能生理者一旦革其口糧恐不聊生似亦 聖世之
棄人矣合無將以前者俱各照舊遵行外自今以後所生
之子各宜豫為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則宗
人不至告病而 國家亦可以節無益之費矣 一議擅
婚查得 宗室 請封選婚必有本部題覆行選各宗選
有之日奏結完備本部查明具覆方有勘合行令入府成
婚若未經奏 請而徑自配偶或雖經奏 請未授封號

而先以成婚皆為擅婚擅婚之子例不得封歲給米五十
石仍本折中半無支此定例也但各府擅婚最多皆不顧
言其弊或假捏奏到勘合或言遵照相沿舊例原未奏
請淑恭宜安人等號此等名色雖各有不同皆屬擅婚例
無授封之理然後既不肯自首其弊而奏抄到部必不能
違例題覆則一切立案不行固其法之不得不然也夫各
宗格於例而無由申其願臣等拘於法而難以徇其情乃
有老大未婚而饔飧不給種種苦抑不可勝述者矣為今
之計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為擅婚之子照例給與本
等口糧士農工商仍聽其便自今以後生者止許 賜名

不必并給口糧聽令從官生理可也伏候 聖裁

條議 宗藩至切事宜疏　何起鳴

臣等惟當今 國家有二大事所宜及時講求者外之邊防内之宗藩是也邊防近蒙 聖明軫念已經會官集議見今各邊整頓漸有次第惟是 宗藩一年來益斯麟趾綿衍繁盛邸禄歲增民財日詘比之邊方尤為難處近按玉牒實在之数親郡王將軍中尉及未名未封與庶人等項共計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一位郡縣主君儀賓不與焉其視 國初分封之数不止萬倍總計歲支禄米八百六十餘萬石較之漕運四百萬石之入又不啻倍之 國初以十税一今則十而税二三未止也夫本根茂盛則枝葉

蕃滋臣慮再越十年又不止前数矣以故 宗室則衣食不充數數控訴有司則艱於廢給莫可支持賈誼所謂失今不治終成錮疾誠可憂矣恭惟 世宗皇帝周覽遐思爰 命禮官集議定為 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各藩永為彝典無容議矣但中間條例未盡遵行臣等職掌所關妄陳管臆列為九事仰塵 天聽惟 聖明留意焉 一臣謹按洪武八年初定諸王宗人禄米每歲 親王五萬石郡王六千石二十八年 太祖謂戸部尚書郁新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 親王歲禄米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彌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今稍節省以資之用議更定親

王歲祿萬石郡王三千石矣洪武八年至二十八年封建
未踰時也即憂之用斟酌節省如此　祖宗不爲萬世計
耶查得議處改折　郡王以下裒多益寡尚有定論惟是
親王歲祿參差不一夫　親王爲　朝廷懿親歲祿隆重
良不爲過但　親王一體祿以懸殊而本折有輕重地方
有貧富尤非所以遵　祖訓而一衆心也合無降諭　親
王使知　朝廷經費之難同宗貧窶之極使議願減原額
之數或願改折若干或願每歲輸祿若干以補本府宗室
不足之數各令具　奏　朝廷降勅褒異堅坊示勸倘數
月之内後一無奏　聞者該部通計斟酌節減務令均齊

合一恭聽　宸斷處分亦不爲過一各　王府生息日繁
同處一城不惟地産有限　天祿不贍其養抑且居處沓
雜小民恒失其生及今不處後愈難各在得分封地方山
西湖廣各十處河南七處陝西四處江西山東各三處四
川廣西各一處蓋　宗室數少則常祿可濟易與爲善數
多則常衆祿窘易與爲非此韓代周府所以日益多事往
往越關奏擾甚至凌詈長官白晝切奪非爲逋逃淵藪而
莫之禁也是豈無其故哉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凡係　宗
室衆多不能並處一城者分封鄰省及附近州縣或尊有
王府故絶去處其府第規制各照爵秩遞減使爲可繼夫散

處以治其生亦得宗子維城之義似不必過爲拘泥者一
先年　郡王有犯罪革爵者嗣後弟姪遠孫多至貲緣冒
襲乃又并其子女同進封者糜費國力莫此爲甚除例查
革僖不刊之典矣何須行之諭四年不開一疏奏襲豈以
天下　郡王一一承繼正爵無冒襲者乎臣不暇悉數如
晉府交城王表袖以輔國將軍冒襲而得襲榮端王表枂之
爵又加弟爲鎮國將軍　郡王絶　祖訓未有其文耶
舉一交城而諸如此者尚多也請乞　勅下禮部通行有
王府去處撫按官轉行長史司等官具啓　親王及管理
等爵查係以前犯罪革爵及故絶　郡王弟姪遠孫冒經

冒襲者作速具　奏冒襲本爵能自首者仍許襲爵身終
其子以鎮國將軍管理府事餘爵悉從改正通查具奏到
日該部該科覆實施行毋得用爲具文徇情容隱一　宗
室新封一位則祿米新增一分年復一年無所底止及今
不處則病國病民病宗室無一可者臣見該部題覆各
宗祿米行文各布政司止云於附近倉廩撥李撥給不知
作何坐派處分以故賦日多歛日急而民亦莫知其所以
然矣合無　勅下該部通行有　王府布政司備呈以前
本處祿糧若干作何撥給或於額糧内增加或於額糧外
區處有無完欠各查明造冊具　奏此後凡遇　冊封郡

王將軍中尉等爵應給祿米若干作何處分派撥俱年終
類奏查考至缺少去處各該撫按官近日 詔旨督率所
屬查催完納此外亦宜善為區處毋只能損貧民如山東
泰山湖廣泰和香錢之類積剩者皆可補湊是在有地方
責者一加之意耳一 國家覃恩宗室全在名封婚禮不
失其時今據 王牒所開將軍而下未名者八千八百位
有奇未封者五千二百位有奇至使 恩禮過期宗人怨
憤殊非聖体臣見該部題覆可謂疏通而猶復閣若此何
也蓋議務雖由該部而 奏請遲速應否合格實在 親
王與另城郡王也訪得各處 宗室初生奏報及 請名

請封選婚必有同室司府保結然後具 奏關節通於錢
神文移駁於歲月是故名封未得而祿領以為借債之券
矣臣愚以為此必輔導嚴 欽限凡宗子初生該府審實
限一年以裡奏報名封婚禮俱不許過期如無遠碍而奏
請過二年之上者年終類參凡十位長史教授罰俸二十
位以上者長史教授輕則住俸重則議斥其長史六年無
過賢勞茂著許得一体陞用給 誥命服色自本年六月
以前各 王府奏到名封婚禮有礙題覆者該部備開蹉
錯失格及保勘不到緣由通行巡按御史轉行各府長史
教授等官限文到一月以裏作速回 奏以憑提覆施行

如再力蹬故違稽錯該部悉遵 詔旨嚴行查參治罪
郡王故絕府第屯廠暫歸 親王掌管待有親轉給此定
例也近又著之條例甚明何迄今未見以一第一椽奏歸
朝廷者此微有為乾沒計耶抑有司者依行之未至耶即
臣所知如 南陵王故絕遺下府第莊田金銀財物不止
數十萬計者非御史趙若因將軍勤燔等有司幾何不
為田剿王語等所影射耶觀此一府餘可類推也乞 勅
該部一面再行河南撫按官將南陵王遺下府第莊田等
項查追實數作速具 奏一面通行各處撫按備查凡係
故絕 郡王及削除 親王處所逐一查明從實具 奏

其莊報到之數該部登記冊籍付所司掌管候本處有新封
者照數撥給以充祿糧不必更屬該府以滋隱沒一條
例開載改正樂工蓋有見於花生啻育之弊最為濱亂
天潢所當首革臣等訪得 王府間有一二裁革而其占
悋者尚多即有議革會綠復業 朝廷法紀沉閣不行近
如 潞府收樂工張紹之女寵作川兒朦朧 請名希圖
承襲若非該省御史相繼糾參幾於冒亂 宗親乎
親王如此郡王而下從何究詰此樂工所當盡革而收買
子女之禁尤當嚴也合無 勅下該部通行各 王府及
各該巡按御史原設立冒亂樂院盡數變賣入官樂工編籍

當差樂婦從良改嫁通限二月以裏將改正過數目要遞
変賣過妓樂若干編配過男婦若干造冊具　奏敢有仍
前占恡者重行參奏先將該府輔導官提問凡　王府收
買子女果係缺人使用照例具　奏限以名數收買一次
不許在於境内境外擅自收取以恣淫樂違者許所在官
司申達巡按御史將輔導官并差遣人等參奏治罪一
親王而下至中尉自王妃以至妾人御君身後皆有　御
祭葬　朝廷親親厚終盛典也臣頃奉使見一二處　御
祭有司供辦祭品豐儉不一在　王府則款極豐在有司
則款儉在　遣祭官則於豐儉之間稍為裁酌故有一祭

費數百金者有一祭費十金者處處不同歲歲不定其間
不良有司未免因緣為奸本以敦族適以病民臣査得
會典所載止見牛犢羊豕其餘祭品止云轉屬買辦豐儉
未有定數合無　勑下該部酌議凡遇各　王府應行祭
禮照依爵位定差等文移該衙門通將合用品物備細開
寫各照彼處時估動支官銀買辦不許額外多增一物遺
累小民各　王府亦不許布囫折乾變賣盛典庶典禮歸
一人易遵守一　王府承奉司止許照一應雜事有事呈
長史司并護衛指揮司發落與内官衙門無相統攝備載
祖訓可考近訪得各　王府内使等官專求出外管庄收

□租乃需索有司夫馬張打旗號擅作威福羅織平人重
科厚歛靡所不至　王處深宮無緣得知所以然者由各
府近來玩視　祖訓私收閹人偏滿宮中各求覓利是以
在外生事極害軍民招納投獻恬不知畏且其第宅墳塋
之費務極華侈僭踰制典依憑城社莫敢誰何伏乞　勑
下該部通行各該撫按轉行長史司啓　王知會嚴加禁
革内使人等悉遵　祖訓一應錢糧止令屯老旗甲人役
催辦不許擅自出外擾民仍通行各　王府將見在内官
内使盡數清查凡不係照例　奏封不由内監撥給者一
一革退仍嚴私割之律并第宅墳塋違　制蓋造者通行

釐正敢有抗違者巡按御史査參長史官一體治罪凡此
九者或議勸捐祿糧或議査革冒襲或議清府第正樂工
無非以義　御親之意或議分封或議祿糧或議名封婚
禮無非以　恩厚親之意至於定祭物禁内使又無非恤
民衛親之意皆處　宗藩之至切要者所以廣條例之未
行而濟一時權宜之計耳如蒙　勑下該部議覆上　請
發賜施行其於　宗藩未必無小補矣此外又有　國家
經久計者議論不一有謂　郡王以下宜定限子女襲封
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者有謂奉國將軍以下宜節
其祿秩者有謂　親王傳至祖免以外與一有之嗣者止

許親支以本爵承管府事不得繼封者有謂 郡王六世
孫以下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 賜宗派名目聽其自
便者有謂 宗室既有限制不許 請封則不宜困之一
城使爭力農商其有才識超邁者悉照 祖訓許其肄業
所在儒學以取科目仍照 親王往格不得授以京秩有
違犯者 體糾劾此則事關重大臣等至愚極陋何敢輒
陳臆見惟願 廟堂之上上張擘畫 特降 手勑廣集
公論定為經常遠大之計上請 宸斷施行實 宗社生
民無疆之福也

覆岷王奏加祿米疏　王國光

湖廣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 岷王定燿奏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 岷府
始祖 岷莊王於洪武二十八年分封雲南永樂二十二
年移國湖廣武岡州奏奉 仁宗皇帝聖旨岷王每歲全
支本色一千石欽此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府奏稱
祿米日用不敷本部覆奏奉 英宗皇帝聖旨還添本色
祿米二百石不為例欽此天順元年六月十九日本府又
奏稱不敷本部酌議具題奉 英宗皇帝聖旨加添祿米
三百石折鈔與王欽此成化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本府又
奏照依 親王事例賜與祿米一萬石本部又經覆奏奉
憲宗皇帝聖旨將折鈔數內支與本色一百石欽此成
化十年四月初五日本府照前具奏本部又經覆奏 憲
宗皇帝聖旨王既奏稱祿米日用不給准將折鈔二百石
都撥與本色欽此正德九年十月初八日復照前具奏該
本部看得鈔內填寫日期不同恐差來官羅尚仁撥置捏
寫投進及詆府輔導官不能以理勸諫又經覆奏 武宗
皇帝聖旨是差來賫奏輔導官本都察院究治且饒這遭欽
此俱經節奉 欽依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
看得 岷王定燿奏稱原支米一千五百石係所在行糧

分封祿米未經准復欲比照　宗藩條例　請給祿米石數二千石將前項米石截日停支一節為照　岷王祿米石數原支一千本　祖宗分封之定制續增五百實　累朝惇睦之殊恩查有卷案原非行糧且查該府自成化年來累引　親王事例奏擾俱未加增今定擬復又假捏名色混行奏討以近各　王府宗室藉衍歲支祿米視　國初不啻數倍雖照舊制支尚不能供使額外加增何以取辦照得　岷王淺聽為欲不思體恤多所羣小是憑敢違　祖宗之制所據陳乞難以別議恭候　命下本部照會湖廣布政司轉行　岷王長史司啓　王知會將前項祿米照舊

關支不得再行具奏

駁肅王請地疏

賈三近

臣查得萬曆元年十二月初六日該　肅王縉熿奏為懇乞　天恩憐憫親藩歲用浩繁俯從該部初議存留欽賜祖業莊田以資世世養贍事內開先為討已奉　明旨裁革抵補軍餉莊田等因奉　聖旨戶部查看來說欽此臣隨具本參駁該府抗　旨違例亂法罔　上納賄買覬等情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該部據例參駁迄今一年為該府者正宜循禮省愆安分知足終其身享有　王爵以及子孫亦云幸矣乃本月十五日復捏得　肅王縉熿一本為再乞　天恩憐憫親藩歲用不支國恩是舉早遵

明旨俯賜查給祖業莊田以濟十分窘迫以資世世養贍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謹按　肅王所　奏大畧與前相同而欺罔偽辯無人臣禮且咎臣不宜參駁言詞乖憤比前尤甚臣請據實為我　皇上陳之夫該府不當襲　親王路人所知也不當襲而竟襲焉亦路人所知也當是時禮官執　奏幾矣數萬之賄朝入權門　王爵之旨夕從中下熱手可熱錢神有靈不然　世廟與　先帝之初旨固在也而何一夕遽變也哉通神之賂既可以謀王得王則巧賄之媒自可以求地得地此其故智無足異者但天下事假令不論可否不究是非既曰無財可求吾

力可辯焉則渾敦迭詐饕餮得志而　國家之紀綱法度
蕩然矣臣竊詳該府偽辯欺　君罔　上者蓋有六焉夫
仍支輔國祿見有　明旨也而該府所奏乃以叨進　親
王愈難倫約為詞中若鞅鞅然不安於輔國之俸者此其
偽辯欺罔者一也裁折祿之莊田抵補軍餉奉有　欽依
也而該府所奏乃曰莊田盡歸　朝廷能補軍餉幾何還
給臣府能損　朝廷幾何夫歲一萬二千所入　國家豈
有愛焉直所不當與者雖錙銖不妄也徒知與　朝廷較
量多寡而不論事理之應得與否詞語悖戾諜諜撫飾此
其欺罔偽辯者二也不曰百年之蓄積務於一朝之賄賂

而顧駕言於歲用浩繁二麥未舉百口為累矯詐之情顯
然立見此其欺罔偽辯者三也該府富饒誰無耳目二百
年來岐藩壽汝之所不能繼者一旦破例得之此何等營
為也而詭言十分窘迫窮其刻骨將誰欺乎此其欺罔偽
辯者四也前項莊田一則曰　欽賜一則曰　祖業不知
賜自何　朝受自何王　祖訓未開　會典未載臣嘗考
載籍宣德年間該府康王請加祿米　宣宗諭之曰洪武
永樂間　諸王歲祿五百石　莊王不言者以　朝廷念
地遠輸轉甚難故也　仁考即位即加五百石矣朕遵
祖訓不敢違由是觀之則知該府先王祿止千石有自來

矣使當時有前項　欽賜莊田則　宣廟勅諭中何不及
之縱使有此亦　懷王以前之所當得者耳而豈支輔國
祿者所宜有耶此其欺罔偽辯者五也該府奏中又妄引
皇上登極新詔　宗室節年因事革祿糧者准復有違
及該部題覆天下　王府田土洪武永樂以前不動之例
不思　恩詔所言乃是復其所本有非增其所本無也況
中間更有除敗倫傷化之條查得該府以叔繼姪倫次非
紊風化倒置雖謂之敗倫傷化也亦宜縱有是祿例不宜
復況未有乎至謂部議洪武永樂以前不動之說臣未詳
考即如所奏亦但指舊係　親王所有者言之耳使　懷

王尚在孰得而議革之該府冒爵其土田正所當勤者耳
而安得援以為例耶此其欺罔偽辯者六也夫該府欺
君罔　上者六而反咎臣之不宜參駁橫謂未聞奉赫然
之　明旨一經言官駁論遂可詘然中止者肯該府亦未
詳臣之職掌乎　朝廷設言官職主參駁內可以封還
奏章外可以糾正姦蠹上自　王侯下及庶職中有不公
不法者孰非臣等所當言者乎故棄德崇姦讃膺同者
臣得而指摘之驕奢淫佚賄賂宣彰者臣得而糾劾之狡
詐異常貪饕無厭者臣得而駁正之蓋　朝廷為紀綱之
宗而臣備員耳目為　國家衛紀綱者也使天下無此紀

綱無此議論則寧漢遼伊接踵於世矣且逆如寧漢橫如遼伊其初尚未敢肆也姑厚賂左右以求試焉一試不已以至於再再試不已以至於三屢試屢效如取如携夫然後見天下事惟吾所欲為而無復忌矣臣數年竊見　肅府之已三試也洪王則得王號地欲得地嗣是以後更復誰忌乎尾大不掉昔人憂之無將之戒春秋所謹晉鄭勤周吳楚抗漢始終僭踰幾始妄求此其漸不可長也伏願皇上大奮乾斷察偽辨之姦塵(?)世固之說體　世廟越世豈有相繼之意遵　先皇續煩不准繼報之旨　勅下該部速集　廷臣會議將該府仍舊革去　王爵特從禮部初議於　肅府諸君

擇一人掌理府事庶使倖得者獲正而綱紀肅清妄求者寢謀而藩服帖然矣臣不勝諫息待罪之至

極懇　宗室乞早為處分以正紀綱疏　胡維新

據山西布政司分守冀北道右參議范大儒呈先據大同府知府師世(?)衢　廣靈等王府輔國將軍充爚等不肯紅領迫脅本職要將節與各府祿糧白手全領因無印領未曾放支充爚等率領衆宗俊𢜫等到府治大門外喊叫擁入府堂圍繞將本職捻扯衣領羣行兇毆衣服盡行扯碎緣由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胡　批行分巡冀北道速查報又蒙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張邦孝批行分巡道查明議報蒙此已經備行大同府同知周國鄉會同長史司查勘去後今據本官會同左長史孟鵬年右長史周祐呈稱會查得　廣靈王府輔國將軍充爚等先因平素不守禮法濫費多端致將原給祿領當與各宗去訖嘉靖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糾同　昌化王府鎮國中尉充鍜及不知爵名百十餘位在本府東公廨將本府知府師桂圍繞要將原當與人祿糧白手支領比師桂因見各宗無有長史司原給印領向伊理說本府放銀全憑印領比號相同方行支放黏附卷內以憑開銷查盤今既無有原給領狀本府憑何執照況各宗衆多面目亦不盡識㳂(?)候計議停當方敢奉命各宗不聽即將師桂圍繞定要將[illegible]前銀比充爚因恃平素豪強主使充鍜及　宰瀈

王府素因將軍充爁等将師桂來帶捹作三段救觧方散
師桂隨具呈間有充熔不遂前謀因見　來強王充熇素
有瘋疾且手下常有先在今脫逃棍徒馬秀曹猺子許廷
實及未到儀賓郝國用平素教誘為非於本年伍月初二
日充熔又糾同　昌化王府鎮國中尉充蘇等百十餘位
前到府内楪形赤體百般辱罵又主令充蘇究拉要拔府
洽井内救勸方散至本日二更時分充熔串同馬秀等及
不知爵名　宗室五六十位擁請　來強王到於大同府
大門外各挐甎石等物将大門砍打減稱定要将無賴
宗室祿糧先放方罷及聲言要打府官北因昏夜及鼎獄

在内師桂隨令巡更人役将府門關閉各散訖至伍月初
伍日該府因見各宗窘迫不已隨将前因具啓　代王乞
為酌處給與各宗間當准長史司牒奉　代王令旨各宗
素不守禮騙借人錢不肯撿用專一開場賭博包姦酗酒
任意花費未及數日罄盡返又糾衆聚宗顛倒告害著長
史司行文大同府轉呈撫按守巡衙門自四十一年冬季
領狀為始其放債之家止許得要本錢不許圖利分文等
因奉此該長史司隨将前因行諭各宗及移牒大同府訖
充熔等不遂前謀仍向師桂處堅要白手全領比師桂復
将前因啓知　代王處蒙允令書辦官王鴻儒等傳令本

府将無領各宗支與七分收有印領各宗支與三分以後
再不許借貸以啓爭端師桂遵奉支放間於本月初八日
不期充熔仍要白手強行全領平空糾合各　宗室擁跑
至府堂主使　潞城王府鎮國中尉俊栦将師桂衣領揢
住又主使充鍜充燊及　潞城王府輔國将軍充炋　饒
陽王府奉國将軍廷坩各下手將師桂自府堂採拉至二
門外羣行兇歐又有　昌化等王府奉國将軍等爵俊槿
俊椂充㸒俊𪓐充蘇俊櫕充焾充爔俊𥻂充㷣俊楳及不
計名爵百十餘位先後羣計詐勒不已以致充熔等肆行
無忌比有　代府監放祿糧官校閻文道王大印等在傍

看見慌懼當即啓知　代王差令各役前來将充燴等及
為首充熔等節次挐獲赴府拘禁去訖各宗見事不諧方
各走散師桂隨将前因及各宗節次懷恨減支等項支離
詞語一併具由關行本府啓知　代王及通申合干上司
照詳外今蒙會查前因為照前項宗祿係干錢糧支放自
有舊規率循已非一日今各宗既無原領強脇放支挨之
條例已屬違礙該府曲為啓允三七放支酌諸事體亦似
調停為各宗者正宜悔於平素之浪費而感其今日之酌
處可也頋乃愈恣驕橫敢肆謀圖糾衆而歐打府官恃強
而致裂章服　典制罔念紀綱何存所擽充熔充鍜俊

州充炫充燋廷拱所當首懲者 秦強王充㸌并俊櫾儌
棣充㸌俊櫶充蘇俊櫝充燴充爔俊緻充焍俊棵止於陋
從似難槩論再照馬秀曾瞎子許廷寶郡國甫撥置枉訥
同惡相濟相應重究及照 潞城等王府教授田國用郝
米李廷寶蘇民望周文騰均係輔導之官俱乏匡救之義
亦應併究曾勘相國緣由到道查照輔國將軍充熁等并
儀賓郝國甫楊從馬秀等及教授田國用等已經各官會
同勘議參究前來無容別議及照左長史孟鵬年右長史
周祐責令攸存啓陳不早似應併論等因備由到臣據此
案照先據大同府申前事已經批行查報去後今據前因
除批行該道將化人馬秀等拏問另報其 秦強王充㸌
併俊櫾等協從雖出一時原無下手兇跡姑行長史司啓
王省諭戒飭外臣會同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張邦彥參
照 廣靈王府輔國將軍充熁 昌化王府鎮國中尉充
𤈦 潞城王府鎮國中尉俊桝輔國將軍充烄 寧津王
府奉國將軍充燋 饒陽王府奉國將軍廷拱縱情怙惡
心蔑 典章生事造端習成風俗白日橫行城市張聲
勢以作威半夜羣擊府門聚徒衆而逞惡視 命吏恒
如臧獲何事輒肆欺凌棄公法有若弁髦故意不行遵守
其它不法雖未及通查據此真情亦自宜首論相應從重

議懲者也 饒陽王府儀賓郝國甫以邪押聯姻 宗室
助兇惡羣奪府臣朝夕之羣聚為非明其教誘強霸而自
手支領暗是主唆亦應從重究治者也 潞城等王府教
授田國用郝米李廷寶蘇民望周文騰年居須識義昧匡
持救正失於先時不使循規蹈矩坐視忍於臨事遺至敝
冠裂裳相應提究如律者也 代府長史司左長史孟鵬
年右長史周祐職司輔導豈宗儀漫不相關見昧幾宜致
聞見喧然可駭雖幸 親王之禁戢底定於一時所據各
官之啓陳終亂於後至相應併究者也再照大同地方稱
當邊境虜巢緊切應鄰軍民積素驕悍周畫區處為力甚
難思患預防猶恐無補仰仗 朝廷恩威讐服維繫事後
又安奈邇來 代府各宗宗枝派日加繁行心行各難齊
一樂善循禮者固有而怙終恣肆者不無祇緣用度後靡
每致常祿不支因而冥心昏顛結黨恣橫若不預為懲處
將來愈莫能制萬一致成他變關係豈比尋常如蒙
勑下該部詳議將充熁等從重懲治郝國甫田國用等孟
鵬等行令撫按問擬幾法紀昭彰而將來知所懲戒矣緣
充熁等係 宗室郝國甫係儀賓田國用等係教授孟鵬
年等係長史俱 王府官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
高富親齎謹題請 旨

巡遊

聖駕南巡懇獻愚忠疏　王廷相

仰惟　皇上下諭禮部欲躬詣　顯陵相卜吉兆何日之
内合行事宜雖不整辦務備戒行有期臣竊觀　皇上南
行之計決矣必矣無疑矣但臣日來積有私憂過計之慮
欲聞　皇上九發九止而不敢輒瀆　君父之怒既而思
之人臣事君有犯無隱心有所不忍而不言是自欺其心
不忠莫大矣況大臣有心膂股肱之托與人主有同戚共樂
之義者哉故終不得不為　皇上陳之伏惟　宥其[illegible]

之誅少加　聽納幸甚幸甚臣伏見　聖諭下議南巡以來
說者曰所過地方必須特差人相度從沿路盜賊竊
與恐有犯蹕事之虞以致驚動　乘輿者又有云　聖駕
南巡近邊直廣如花當部落聞風為患深入腹裏如往年
搶至昌平地方致使京師戒嚴者又有云今日之行恐
衛官軍旗校及内外從官諸色人役不下數萬其糧料草
束車輛馬匹各處供應所費不貲郡縣倉庫在在空虛百
姓聞風逃避有司無所措處有此三者皆衆人之所慮患
之在外者若倉猝得宜猶可保其無虞臣之所慮乃不在
此仰惟　皇上聖體清明常宜安靜養善猶時小有不快
今也遠涉長途日月晉歷縱安輿輕輦未免勞頓而況衝
冒風塵隔殊水土六氣攻之五内受之萬一偶致　聖體
違和　聖心不暢雖[illegible]之[illegible]傾山谷不如深宮大庭雍
容之為安觸冒風塵不如遊神靜志逍遙之為樂　皇上
何乃自苦而必欲親行哉臣嘗揆日於明發之時獲觀
天顏潤粹發氣滿容便於一二大臣言之不覺喜動於心
時而聞有不快即為不樂今者　皇上遠行去適就勞舍
靜而動安行不為　皇上慮之此臣之所以不得不竭愚
忠陳之也臣又再三思之人君巡幸一時其所關係至大
至重至要至危要何以言之居中可以制外事勢機權盡由

我也處外必假付託事勢機權半由諸人也況勞人動衆
之餘加之遊豫無聊之故變生於倉卒患起於不測此理
勢之或有者觀諸自古以來人主巡幸之事載在史冊是
為後世殷鑒者其得失安危之跡可考而知也知之而不
言之是無深遠先機之見者也是以至難之事草草視為
容易之常者也是不愛重其君犯險履危微倖于萬無事
者也伏望　皇上再鑒往事少為加察焉且　皇上必欲
躬詣　顯陵者乃欲自致其誠孝於　先皇也以臣觀
皇上之孝蓋自古以來所未有者矣何以言之漢宣帝曾
繼昭帝之統矣而不能尊　皇其父宋理宗能皇其父矣

而不能稱帝以廟祀漢哀能稱皇而廟祀矣而不能宗
祀以配天今 皇上之於 睿皇廟祀矣薦謚矣稱 宗
矣配 天矣而因心之愛無所不極自 臨御以來建
皇極賛 天地康四海服諸侯而繼述之業日為之隆雖
大舜之克孝武王之達孝亦未有過於此者伏望 皇上
自信之自重之况天子之孝與士民不同又何必躬自勞
苦遠涉數千里之途以下同於士庶人之愛敬乎今日之
事 皇上必欲合梓或送而南或遷而北定有 宸斷臣
請當事自行仍望 皇上選遣安靜老成曉事親信內臣
一人與臣同事再 勅內官監選責各色該用人匠數十

人聽臣指使或送或遷兩月之內即有次第 皇上安居
九重清穆高拱而臣等亦能辦集其事却將戶部所供糧
草賞賜各項銀兩留為修建 顯陵之用一舉三得不惟
可以慰 皇上誠孝之心亦可以免 皇上遠行之勞亦
可以濟修 陵之役大事易得以襄而亦無意外之虞矣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 天威不知避忌死罪死罪

慎舉動以光 聖德疏 張岳

非、於二十三日該 內閣題內開伏蒙 聖諭 祖宗設
立上林苑海子朕于三月二十六日往視止用京營官軍
包衛各該衙門知道欽此其閣臣合辭勸止意極明切乃
不蒙 允命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入 朝聞之不
任駭愕退而思惟蓋自 祾祀回鑾之月人心即洶洶攜
議以為 聖駕未久當又有遊幸南海子之行臣彼時仰
體 聖心懸斷事理以為必無是事今果若人言何
皇上一不詳察致有此舉動耶夫帝王一舉一動臣民仰
之史牒書之未有無事空行者故于崇之觀春秋示戒以

為萬世人君昭垂大法 皇上自臨御以來鑾輿數出無
非克謹 天戒上法 祖宗如 奉 郊祀耕籍田謁
陵幸學動皆以正忽于此乃無故而出其將謂何况 陵
祀回鑾迄今才兩浹旬正宜晝息 警蹕之煩以養安寧
之福而事又在所萬分得已 皇上夫何樂于是舉以徒
致駭與人心負累 聖德伏望 皇上俯鑒群情 特賜
收回 成命停止是行則光昭 聖德安定人心實大有
裨補臣等以職司所在犬馬愚忠無任祝願誠切之至

差遣

停止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近該臣奏等乞免撰差官織造　欽奉　聖旨已
差了再不必奏欽此臣等一聞此　旨相顧驚愕備
員大臣素蒙　禮貌不意　聖明一旦有此在　朝群臣
亦皆彼此駭嘆非止正德年間亦未見此　批答　內閣
題奏有如此　旨意者臣等固當引身退避以明不可則
止之義但展轉以思不能然幾改之之望若以具奏執拗
為嫌而乃俾俾然見於其面非臣等之所宜自處也臣等
豈敢以此擾　陛下哉恐災傷不堪織造之擾千百成群

起而為盜賊以擾天下也亦非敢固執已見違拗不通也
執　祖宗之法欲望　陛下遵而行之以保　宗社勿與
天下公議大相違拗以取後世之譏也今臣等言之不聽
九卿言之不聽六科十三道言之皆不聽獨二三邪佞之
言聽之不疑　陛下獨能與此二三邪佞之臣共治
祖宗之天下哉　聖旨又謂織造係　累朝事例臣等考
之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天順　累朝並不曾差官織
造雖成化弘治中間一行之亦非　朝廷美事　憲祖
孝考䘏民節財　聖德善政非止一端　陛下尚不取以
為法乃獨此不美之政以為事例言也方　陛下登極之

初曾傳　旨欲更換廣西鎮守廣東市舶并提督大勝馬
房守備倒馬關等處及看守雷州府珠池各項官員臣等
先後具題俱蒙　俞允停止各官不差　欽遵俱免擬寫
海內之人方傳頌　聖政之美今日何故織造一事乃不
蒙　嘉納且特降　旨鐫示　御筆親批決非司監官所
敢擬議不知撰寫進呈果出左右何人之手我　祖宗臨
朝一應批答皆由內閣擬　進惟正德年間權奸亂政始
有擅自改擬營求　御批以濟其貪私者　新政以來不
曾明正其罪遂令此輩邪佞小人敢於今日復蹈前車覆
轍其心惟欲蒙蔽蠱惑以圖身家富貴不顧生靈休戚

社稷安危　陛下何忍陷此奸計墮　祖宗之法度哉
祖宗至正德間幾致傾覆仰賴　陛下再造乾坤轉危為
安中外軍民始獲稍甦然　國勢民力比之成化弘治等
年百尚不及一二今日豈堪再敗壞耶與言及此可為流
涕臣等決不敢撰寫　欽奉以重誤　國殃民之罪伏望
陛下俯垂鑒察停止織造官員不差仍乞　命司禮監官
將前項蒙蔽蠱惑邪佞小人逐一查取斥逐在外不許仍
前奉侍左右以杜後來亂政敗　事之漸實　宗社萬
萬年無疆之慶也

俯從讜言停止差官織造疏　張翀

臣等頃見　皇上徇內織染局之請差內臣二人前去蘇杭織造科道諸臣力言其不可九卿諸臣力言其不可前後章疏累數千言凡天時水旱之災民生死亡之狀織造開端之弊差官剖剝之苦　詔書反汗之失治道進退之機不惜忌諱披瀝血誠以入告我　后於內者要亦詳且盡矣而一二起斃之徒持之益堅　陛下入其奸言主之愈力人心恫疑莫知所為於是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起而為　陛下懇懇言之是宜　陛下垂苦口之論以快　宗社億萬年之圖尤不忍

人之心以救江南數十萬就死之生靈也顧督之以上緊撰寫　敕書責之以必具樣執拗　刺者謙然相顧失色廷和等惟重愛　君無已之情體　國不私之義復抗顏論奏直欲以言之從違為身之進退豈得已哉正以遣官提督織造既非　祖宗令典所載又非今日事勢所宜正德年間差去內臣雖或未良猶恐　朝廷一日清明不無按法之誅是故有所畏而不敢盡其惡者　陛下猶得以救之也今　陛下槩之華之尋自復之縱之於既壞之後而與之於再構之餘雖有　明旨不許生事擾人其將何所忌憚而欲責禍脂以不肉也此廷和等言之不可以不

聽者一也往時百姓忍死十五六年以望今日謂隆冬之後必有陽春若而　陛下首詔天下凡織造內臣盡數革回天下歡然若更生不圖未二三年即有此舉則是百姓之厚望於　陛下者卒然失望於　陛下也夫以無所忌憚之內臣而取此失望之百姓安危之兆明若觀火此廷和之言不可以不聽者二也況今四方災異疊見迭出蹄江南北奏報危急大抵皆乞求拯救痛哭危苦之言　陛下終夜以思亢有惕然未寧者為民父母忍復重荼毒以失其心乎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前項重傷之地多係古時稚傑之區切應來春二三月間賑恤無術幸災伺隙

之徒緣此以逞潢池多盜弄之孽　九重靡宵旰之憂其時雖欲衢生之肉肉已無及于事此廷和等言之不可以不聽者三也廷和等所職古之所謂三公居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也臣等所謂古之諍臣立殿陛之下與天子爭是非者也臣等爭之不足而廷和言之　陛下督責之廷和等爭之　陛下依違之猶未慨然明　詔天下曰織造停差臣等雖碩劣無狀未敢言去恐廷和等之不能安心於厥事也以輔臣言事不聽望望然而求去此豈國家之利哉此其言之不可不聽者四也伏望　陛下仰觀天時人事之變俯察諸臣懇悃之言崇儉朴以先天下

京兆庶以固邦本前項差官織造之　命亟賜收回只如該部原議施行誠為官民兩便仍乞嚴行蘇杭等處凡織造之家不許造作淫巧奇異服色以長侈靡之風以傷醇醲之化實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臣等不勝惓惓顒望之至

慎出　命以示大順疏　　　　　　汪思

邇者給事中劉宸得罪褫職科道諸臣以為斥逐言官殊乖治體交疏懇請乞　賜優容不意已犯　天威嚴加詰責　聖恩浩蕩尚免刑誅螻蟻微軀粉骨難報臣已隨班入謝感激無涯退而深思猶有疑惑既存肺腑不敢腹誹謹用敷陳冀回　天聽此臣區區一念之忱　陛下誠有社稷深憂則曰是朴亢者或可聽也不然則曰是狂愚耳不足問也其又不然則是妄幾之罪無復可逃萬鈞所壓雷霆所擊摧折敗壞臣復何惜但恐天下之事方將勞聖慮耳然臣念　陛下聖明必不肯至此極也臣聞之易曰重巽以申命夫巽順也重巽者上下皆順也上順道以出命下順道而從之於是乎風四方而成萬姓古之善治天下者用此道也　陛下之出命於此始有數乎　陛下即位之始　詔旨流宣臣工奉行罔有或忽可謂得其之義矣既而務心漸弛　德意頗乖人心未免驚疑臣下未免駭異馴至今日更又可愕　陛下豈未自知乎臣請言之　聖諭有曰朝廷設言官務以指實其奏不許虛詞奏擾似也然言官風聞言事自　祖宗來固已許之蓋勢有所不及詳機有所不可泄一有見聞即當奏報徐行勘實庶足防奸如曰止當據實不許風聞則論諫日難愉邪日

肆矣 聖諭又曰劉寀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回話又
不認罪寀誠輕率可罪矣然崔文之惡群言競興各以所
聞告之 陛下多康内帑寀亦奏所聞耳其虚其實固不
可知寀既有聞不敢不告寀之心律文曰奏事詐不以實
寀何嘗詐使寀而不以所聞告乃為詐以不實耳若夫回話
之説尤有可議方崔文有訴 陛下止令寀查明銀兩耳
寀之再奏亦止言内帑不得查究崔文不當搆陷耳 陛
下固未嘗責寀回話寀又何得認其罪哉 聖諭又曰姑
從寬調外任以稱朝廷容宥之恩臣則以為 陛下何能
容宥之有夫崔文 陛下弄臣也劉寀 陛下爭臣也弄

臣以快一身者也爭臣以利天下者也假使寀更疎狂偃
許 陛下猶當宥之以彰仁聖乃為弄臣私昵之故而黜
忠直之臣未見其為容宥也 聖諭又曰這厮每如何這
等奏擾恣意回護本都當拏問究治且饒這遭再不許仍
前奏擾夫諸臣之言蓋為 社稷深憂故敢冒昧匡救豈
敢為同官奏擾 聖情以輕蹈拏問究治之禍又況冒疏
初心已分顯戮其身不敢保於求乎何回護之有 陛下
殆亦不亮諸臣之心矣虞夏之治亦既盛矣而君臣之間
更相勑戒不敢怠忽 陛下繼亂而興治績未就而災大
沴所在興嗟正宜恐懼修省訪問缺失乃禁臣下使勿復

言臣之愚狂誠不收拳 詔也夫自 興獻帝尊崇一事
廷群臣不能盡合 陛下之意及為近日都督同知陳萬
言 賜第之事又復議論牴牾左右近褻必有獻諛貢佞
抑或借此興讒將謂外廷於 陛下懿親每不相假遂使
聖情疑惑心意漸疎謂此輩為尊承謂群臣為違慢言不
足聽計不足從是未可知也如其信然則 陛下之赫怒
固亦然此豈盛德事哉又使内帑銀兩 陛下既有職掌
不容擅支矣若以妄劾崔文為寀之罪則亦罪之可也何
為而使寀查明以難之及寀言其難然後加之罰也是乃
挾術排陷之謀殊非王者正大光明之體又 陛下先因

刑部之參已曰崔文已有旨了餞他後因崔文之訴乃又
極其慰留 温語褒詞不一而足是方以有罪而怒之忽
以有德而彰之私情公議輾展相妨意有偏投便為所勝
臣恐 陛下剛明之資或其有可憾也夫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一言一話若甚細微流布四方
實關大體焉一時詰難雖下情易窮而必有乖違則人心
未服甚非重王言慎出而順從之義也 陛下如欲諸臣勿言
何不 俯從衆論念省察慾尤割去已私深惟至計納諸臣
之説復劉寀 官自今 譬言擬行一切責付 内閣務
俾詳慎名當人心如或過差責有攸在若是則群臣

將順之下又溪奏摭之病乎唐臣魏徵言於其君曰願使
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固亦臣之夙願也臣言已盡涕
淚交零待罪 闕廷不勝戰慄

信 詔旨以正 國法疏 許復禮

頃者錦衣衛左等所鑾輿等司旗校王邦奇等奏本到科
為懇乞 天恩比例查功復職等情臣等披閱奏詞相顧
驚愕不意 陛下維新之日輒敢有此欺罔奸貪之徒以
惑亂 聖聽此事關理亂之機臣等不容緘默照得
皇上登極節奉 詔旨正德元年以後各衙門官軍旗校
人等緝捕妖言奸細并不係臨陣對敵強賊一應陞授職
役者通行查革欽此欽遵今王邦奇等係先年厰衛緝捕
妖言奸細近奉 詔旨查革人數先該兵部題為 開讀
事詔差科道部屬等官遵照 詔旨內事理查革題奉

欽依選得兵科給事中夏言四川道監察御史鄭本公兵
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汪文盛錦衣衛千戶陳瀞李經公同
會勘各據本衛所關造文冊兵部選官當稿各人親供遂
壹清查磨對扣算停當備造文冊會本題 請奉 欽依
是這冒濫人員既會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部都着
了來説欽此欽遵隨該兵部題覆節奉 聖旨是各該官
員旗校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職級的還與他冠
帶閑住被革人員有朦朧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糸奏重
治欽此欽遵先因錦衣衛旗校費宏等及王邦奇等六次
抗違 詔書奏辯復職已經臣等六次糸出兵部立案未

紓治今又妄引 勑諭 指勘官大為欺罔之詞以肆
朦朧之語惟欲蠱惑乎 聖聽不顧辜乎 詔書其所
委勘官為奸邪指查革為欺罔是非倒置變白為黑大
肆狂悖之言無復忌憚之意則是狐鼠得其依憑而目中
已無法度矣此輩若猶縱而不治終將何所紀極乎且奏
內首以遵 勑旨為言乃為近者節奉脩省之 勑諭也
臣等嘗能究貪裁冒濫乃為脩省敬天之實未聞究濫復
職而反謂可以修德動天也查得弘治二年七月內該禮
科都給事中等官韓重等題為修省弭災事內稱武職非
軍功得陞旗校因行事陞職甚非 祖宗舊制合通行查

革具題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拏妖言的只照成化年
例給賞不陞拏強盜的旗捕人員舊不陞定為例欽此大
哉 聖訓萬世當遵以此觀之 先朝修省弭災正欲禁
革冒濫而邪奇等乃引此以為查革復職之媒不亦謬乎
知 勑諭之當遵則必知 詔書之不可違人不違 勑
諭而先違 詔旨亦獨何哉蓋在 先朝權奸用事納賄
買官中官弟姪濫叨封爵權門廝役驟得大官金紫雜沓
於班行車馬喧填於道路至於廠衛門下從為聽易倚仗
權奸之勢竊弄威福之權串同番子誆挾奸細妖言不信
法司煅成深奸大罪或一年而兩次頻奏或乘便而陳乞

陞官神人共怒道路興嗟幸賴 皇上飛龍九五開 國
成家數年冒濫貢緣一 詔盡行裁革或追奪 誥券而
為民或削除職級而歸伍事出至公裁之 聖斷臣民悅
守孰敢故違今邪奇等麼恃頑冥肆行抗奏自非依憑城
社倚任錢神何敢乃爾蓋不思嘉靖乃正德之改元而倖
門不容於再闢 詔旨又 中興之命脈而 新政豈可
以阻撓然隄防一决潰突滔天末流難制典守者孰敢少
得而慢邪其奏內稱見在食糧者止百十餘人似欲以少
自恕而幸其或可見容也然一人破例千百隨之容一人
是容千百人矣况百餘人乎况 中興一 詔撓人心於

既去之餘圖治化於更新之始昭如日星天下共見 朝
廷紀綱法度率此焉立理亂攸關誰得冒犯今必欲違之
是壞亂紀綱法度欲轉嘉靖之治而為正德之年矣且正
德元年治道未始不善而二年之後竟爾變之非遽變也
亦由小人潛通僥倖之門而執法者因循不守方徇情以
示私耳卒至極亂大壞幾危 社稷殷鑒不遠可復蹈邪
故孔子贊易乾則致謹于幾坤則致戒于漸良有以也况
前日查革之餘邪奇等尚有旗校之籍若果奉公効勞自
有崇進之途何苦惓惓焉為非分無益之求自罹于罪戾
耶又况 聖恩浩蕩不追既往與物自新邪奇輩自合安

亦懷刑以覩太平之盛可也乃敢屢逞狂悖之詞[illegible][illegible]
發之罪蓋由爾來法令不行事尚姑息以致人情玩忽養
成奸宄之風上下相安而不自覺矣臣等伏望 皇上大
奮乾剛痛懲往事守 維新之 詔旨使群小不得以抗
違申渙汗之 綸音俾奸宄不得以挑釁乞 勅法司將
王邦奇等一干人犯收押下獄從重問擬遵照 聖旨押
發邊衛充軍以為小人欺罔之戒庶法令昭明俾進者知
所止矣

重降 明旨大懲奸黨疏　　章僑

頃因旗校王邦奇等乞恩比例復職 陛下荅之曰該部
看了來說續該都給事中許復禮等反覆論辨其不可乞
將王邦奇等置之於法為小人首亂之戒 陛下則曰該
衙門知道臣竊疑焉臣嘗伏覩前後 旨意大率曰該部
看了來說者示所司急施行之意也曰該衙門知道者所
謂泛然應之可否之間所司視之以為尋常者也攷元
詔書應查應革者一十有三條給事中等官夏言等奉
詔查革官軍旗校三千一百九十員名誠所謂積年宿蠹
一旦頓清嘉靖 今日一大機括也其王邦奇等係先年

緝捕陞授人数委的冒濫壞事允宜裁革會題言之盡矣
陛下於邦奇等曰看了來說臣竊以為看其所謂徇私有
無之說非看其所謂比例復職之說也乃於復禮等則漫
應之若無大緊要然者仰窺 聖意不知何所主持曾未
幾時輒自懈怠如此其直以為天下戲乎為邦奇等之言
則曰兵部已許我矣為左右之言則曰此彭尚書許他非
關我事夫彭尚書或一時無情之言該司不能舉奏致有
今日玩事之咎固莫能逃且今 明旨之下輕重判然彼
玩不知則謂 陛下亦已許之矣 陛下左右皆將許之
矣所不然者臣等科道天下人心 祖宗在天之靈耳然

則又非獨該部之罪也則其搖唇鼓舌引類呼朋跂足權
倖之門抵掌玩侮之術何足怪哉凡其袖手而畫籌謀陰行
以倖成者且三千有餘今茲舉以邪奇為試待之以恕則
闃然而起繩之以法則帖然以伏此其情狀大略無難見
者也又如淨身男子千百為群雖曰死灰尚有復燃之心
張銳張雄等鷹隼在籠每遇秋風不無飛揚之志此途一
開不可復止決隄而欲思版築之功燎原而後求撲滅之
術雖有智者莫能繼其後矣然則如之何亦曰治之而已
矣禁之而已矣蓋此關於 國家也甚大革之則安復之
則危革之則治復之則亂革之則進君子復之則進小人

革之則為嘉靖復之則為正德其機如此一反掌間耳豈
不大可寒心也哉近聞該部具本執奏思舉其職以補過
也伏望 陛下振乾健之威赫雷霆之怒細覽該科之奏
特 允該部之言將王邪奇等盡送法司從重問擬以警
其餘實 國家無窮之福也苟或依違可否之間仍前不
斷之 旨如此等輩終無望帖之期嘉靖新政乃 陛下
自壞之耳天下事尚未可知也

停止差官以重恤邦本疏　張原

先該內織染局等衙門監太監刀永等題 請差官
前去蘇杭等處織造工部執奏以為不可反覆辨論殆千
餘言蓋據時世而極言之事理儘為詳盡不圖 聖意竟莫
之回而有內臣二員振督之 旨此事關係 聖政之得
失生民之休戚世道之治忽臣不得不昧死一陳其愚
陛下登極之初將各處新添差出內官盡數取回 聖明
洞見萬里或知其為地方生民之害也天下方蒙更生之
福不勝幸幸迄今日月幾何而乃復有此差官之 旨向
前日知其害人而停止今復不慮其害人而允其請于息

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殍殣載道而畿內直隸一帶災傷尤
甚為今之計正宜加意存恤尚猶恐其無濟矧可又加之
以徵科朘剝之擾耶 陛下每遇各處撫臣奏災傷之大
府部臺諫以疏論救濟之方累降 明旨發內帑蠲徵派
諄諄戒諭皆欲其家家存恤務使民沾實惠似此所行則
是一面差官賑濟一面差官科害所謂實惠者何有存恤
者何如也 明旨所許雖止蘇松然將來源一開倖門再啓
於是謀利之人遂援以為例浸淫之勢乃火不可復止則陝
西之羊絨江西之燒造與凡貢辦採辦管莊管店之數亦
或在所不免矣今天下地方大半多盗而陝西重鎮已經

夷虜之所殘掠民或死於饑饉之間[illegible]之下者[illegible]
矣呻吟之聲疾蹙之狀已是遍滿閭閻何以復堪此[illegible]
竊恐民之無告者或逐於反仄而不軌以逞巳梗聖化喧騰
何盍夏間風聞浙江鎮守太監求瑤指稱 進貢差人私
齎實貨滿載舳艫前來打點意圖管織造比時給事中
黃僑預以爲言止欲沮閣其迹綏延數月而太監刘永果
有此請永瑤當倭賊擾亂之際不聞出謀策以靖地方乃
惟汲汲營求幹圖管織造究其心蓋止知謀利而不知謀
國止知愛身而不知愛 朝廷 陛下試詳察之彼果何
如人也永瑤之營幹雖因黃僑之言而暫止然實啓其端

矣自後賄託 左右貪緣 宮掖以圖委用者皆由此以
施其引伸覬覦之術致今差官之 命竟爾必出而莫之
挽回臣按瑤之擅啓弊端違格 詔書致 陛下歛衆怨
爲朝廷生厲階誤國殃民背公徇利罪可斬也伏望
陛下常懷民惟邦本之心重念民窮盜起之義所有差官
提督之 命速賜追寢俟後歲時豐稔人民充足再爲議
行仍將永瑤取回究治以杜貪緣將生民幸幸

憫念窮民亟停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先年各處織造內臣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各行取回京
師以甦民困天下之人方稱頌 聖德不已近者不意一
時 誤聽內織染局所奏差官前去蘇杭提督織造 命
臣等撰寫勑書臣等行待南直隸蘇州府并松常鎮等府
浙江杭州并嘉湖寧紹等府今年四月以後亢陽爲虐入
秋以來大雨不止旱澇相繼災異非常受傷地方十分狼
狽本等錢糧不能辦納尚要奏求蠲免若又令織造一應
物料工匠何從出辦湊給非惟逃亡遍近又恐激成他變
又況經過地方淮楊等府徐邳等州見今水患非常尚低

遠近一望皆水軍民房屋田廬盡被渰沒百里之內斷無
一爨之煙流徙死亡難以數計所在去處白骨成堆幼男
稚女稱斤而賣母子相視痛哭投水而死者各該地方官
員奏要賑濟該部爲因公私匱乏錢糧無從出辦方且晝
夜憂惶計無所處自今至於麥熟之時尚有數月各處饑
民豈能俯首枵腹坐以待斃其勢必將起而爲盜但聞鳳
陽所轄地方泗州洪澤饑民聚集舟中者已不下二千餘
人劫掠過往客商船隻莫敢誰何所聞未實未知何日始
得剿平將來事勢尚有不可預者臣等職叨輔導實切驚
惧所有前項 勑書臣等決不敢寫伏望 皇上俯從六

科十三道各官所言　憫念地方災傷重大收回成命
停止織造官員不差　祖宗生靈不勝慶幸如果袍服
缺乏止照工部覆題着鎮巡三司官計處物料人匠鎮守
官提督織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億亦不至於有悮矣

信　明詔以杜弊源疏　鄭自璧

近該　御用監太監黃錦題稱該監匠作不敷要將本監
裁革過人役并軍民匠餘選收照舊食糧應用該兵部覆
題奉　欽依這人匠查係弘治年以前額設的准選收藝
業精通五百名應用不許名目影射徇占欽此臣等聞
先朝權姦柄事政出多門各衙門俱公行私收集無賴無慮
京儲數萬告空賴　陛下登極改絃易轍　詔令一布如
日中天其剗刷宿弊扶植綱紀條約雖多而裁革冗食一
節是又元氣賴以綿延　國是因以少定而大慰人心者
奈何痛憤未幾旋自墮効隨革隨覆不恤反汗則是自易
其　令自侮其法而非畫一之政矣政非畫一豈　帝王
之政哉此臣等之所以駭也自　陛下臨馭以來宵旰孜
孜圖維化理形諸　綸音一則曰紹成嘉靖之治二則曰
共成嘉靖之治注切　淵衷焦勞　聖慮卒使嘉靖之治
渾融完確如金甌排璧上欣　祖宗在天之靈下慰赤子
雲霓之望而　陛下之心始釋然矣今日之衆無乃嘗者
毀完若缺欣者變而望者觖乎此臣等之所以惜也年来
各省不登民戶逃亡過半加以邊務孔殷未及一歲發去
各邊銀兩不減百萬京通二倉僅有二年之積重之以此
各監局循例效尤難以阻遏將來必至狗名按圖索駿括

然猶不識司　國計者有何擘畫也且　孝廟之時倉
庾充實故雖有正德數年之耗然所耗者耗　孝廟之實
猶可支也若正德則固已耗者也以今日之耗耗正德之
耗不可支矣脫或各省不繼復如往歲此天時人事之或
然者其何以善後哉此臣等之所懼也臣又思之　陛下
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
雖竭天下之財力以供億　闕庭未天下之枝葉以趨事
恭死良不為過今　陛下方欵用人臣等輒行諫止豈過
為矯激以取批鱗之罪哉但所慮者已渙之　詔令所靳
者歛匱之粮儲所謹者易追之務轍所慮者難料之後艱

故敢嘵嘵如此耳連日京師聞有此　旨閭巷紛籍彼自
仍以其項下進且曰今不得于此衙門彼必得於彼衙門
一時遊手之人競出安身之術傍觀側聽是豈好消息耶
况該監人匠見有二千餘名若能日省月試事亦不廢今
此請乞意將何為且今四方饑饉薦臻妖祥疊見　陛下
正當脩德飭行百凡供御宜自减損以荅　天戒豈可更
啓此端以興遠邇咨怨重傷　天地和氣也哉如蒙乞
賜追寢　成命將人匠不必選取以立冒濫之幟缺名人
匠　勑該部查照先今題　准事例轉行各處清軍御史
嚴督司府州縣衛所官員清查正身或戶有人丁即行起

解送監上工仍　勑黄錦等安靜行事毋得倚閣悻門自
招物議庶工作不妨倉庾不費而清平之政無疵類矣

從衆論以塞禍源疏　　王瑱

近者浙江鎮守太監鄧文奏乞換給　勑書始而該科執奏於前繼而科道交論於後人言雜衆　聖意未回事關安危不容遽默故敢不避狂愚再瀆　聖聽臣等竊惟天下之事所以行之者三曰理曰法曰勢揆於理則不可行遊於法則不敢行阻於勢則不能行以是三者而律鄧文之請殆無一可者焉文之請也固欲兼管銀場矣銀場利之聚也文既兼管將為國而利之乎抑為己而利之乎為國而交征利者必危為己而放於利者多怨曰怨曰危俱是屬階於己於國兩無所據欲兼理詞訟矣在外之詞訟

有司理之按察司總之而詳允於撫按文欲兼理其亦會同撫按乎抑亦任情而為之乎會同則非文之心任情即成民之亂以理為請而乃以亂終之可乎欲參提職官及罷閑官吏矣鎮守各官而乃參提行事是鎮守而撫按也不知撫按其將何事況罷閑之官已無官守罷閑之吏即係編氓彼有何事而亦欲參提之邪此理之不可者也

大明律內一款曰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　聞請　旨六品以下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并分司取問是鎮守不得參提官吏也問刑條例內曰在外詞訟除叛逆機密重情許鎮守受理外其餘不許濫受是鎮守不得兼理詞訟也

以此推之鎮守不得兼銀場亦明矣夫律定於　太祖高皇帝例行於　列祖而經孝廟因點須行者也文能知祖宗百世之律例乎此則法之不可者也財者民之心也管銀場則傷其心矣固未有傷民之心而可以治者也理訟擎官則奸宄者將挾訐薦賄以求逞善良者皆積怨含憤而罔伸世未有惠奸宄賊良善而可以治者也夫理不可法不可勢不可而鄧文乃肆為欺罔甘於首禍朦朧而請之罪固不容於誅矣向使該部見其詞語含糊少加察焉而執奏之則當事未定之先未必不可救正而乃輕舉妄動即與會　勑及因該科之執奏然後徐起而覆題曾

謂堂堂本兵國之司命而舉事草草一至於此哉若曰不知是謂不智知而會之是謂不忠不智不忠焉用彼相若該部者亦有不得辭其責者矣伏乞　陛下因臣等之言覽前後之奏審事機察利害將　勑書收回明正鄧文之罪戒飭該部之悞惟期治道之有成毋拘　成命之已發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收　成命以防後患疏　　喬棋

臣等竊惟聖人貴未然之防而人臣有先事之戒蓋事關利害幾伏安危有目前之所不必慮而為他日之大可憂者惟在乎人主早見而預圖思患而預防之耳近該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　敕書內織染局太監刁永請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袍袄近該科道論劾該部執奏未蒙一俞允臣等遠在南都聞之駭以為　陛下明聖而一旦忽有此舉切恐非　陛下本意也　陛下臨御以來節用愛人絕遠方珍怪之物禁　內庭玩好之供一供役之必慎一用舍之不輕惓惓乎周天下之慮以圖萬世之安薄

海內外皆有以知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矣今即此二事觀之若有異焉臣等妄料決非　陛下本意也臣等請條其甚不可者為　陛下陳之　祖宗設鎮守太監於各省者凡以為安地方計也自張慶請　勑以便己私而兩浙生靈至今受困又况成化弘治年間民殷物阜已不能堪即今水旱頻仍邑里蕭索生民凋敝莫此為甚若是而更加以此旨之剝削兩浙之民如之何而可以生活耶訪得鄧文見在浙江以張玠為謀主養無賴為爪牙擅作威福多方害人索杠有分利魚塩有供應粮長機戶索取銀兩段疋富家大戶無故訪拏必得重賄方肯釋放知

府以下官員勒要拜見銀兩方許進見地方軍民甚是不堪道路以目既如此而又　賜之以　勅是猛虎而益之以翼也民不堪此命者必矣　陛下設鎮守以安民而使民不堪命亦何以利於是哉此真淵知覆轍在前切恐此勅之換亦非鄧文之福也至於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袍袄尤為不可蓋陝西地方連年苦於兵革病於饑饉　祖宗百五十年以來所患者惟陝西邊境之最要也其在今日甘肅則有回夷洮岷河州則有亦不剌延寧固原則有套賊邊警不時支給不暇連年勤遣重臣震壓其境雖收薄效尚未底寧而今乃復有此舉差官一出供應不貲[illegible]

隨從之徒惟利是索有司驛傳恣意誅求陝西地方近已匱於軍餉民情皇皇今復加以科擾必將騷動地方震驚邊庭譬猶抱薪以救火也其不動外夷之覬覦者或寡矣　陛下宵衣旰食內修外攘言及邊事輒勞　宸慮今秦隴之民尚未全瘳邊方之警尚未寧息而又可重於此等騷動之哉切恐此舉殆非　國家之利也夫天下大勢在東南浙江為財賦之區在西北山陝為藩籬之地近年以來東南民力凋竭無餘西北兵威困憊不振譬之人身元氣索然殆自支持其不仆者無幾識治者每為　國家危之今又重以軍民不堪之甚者忽然加之臣等恐天下之大

可憂者必無出於此矣臣等待罪言官有事當言而言當
盡使　廟堂之上有此不令之舉以遺後日之憂一旦變
生噬臍無及異特臣等雖身伏斧鑕亦無以逭其責矣伏
願　陛下不以　成命為難回不以微言為可忽緬念萬
姓之艱危　俯從諸臣之論諫將鄧文　亟賜罷黜以為
生事者之戒另選安靜老成之人以充鎮守陝西織造羊
絨乞如該部所議著令彼處官司照數織造解送來京以
給公用庶幾地方不擾民生得安而後患可以潛弭矣
國家億萬年靈長之休端在於是臣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憫人窮以昭　聖德疏　　　楊一清

臣近者被　召赴京途間聞　朝廷以內織羢局之奏差
官前去陝西織造心竊疑焉陝西之民極矣方懼克之未
有其道拯之不得其方果有是舉則如見火之烈顧欲從
而營之似與　陛下平日恭儉愛民之德不類也既入京
聞則閣工部尚書趙璜等工科都給事中張嵩王科等御
史陳察王朝用等在陝西則提督軍務尚書王憲巡撫都
御史王藎巡按御史郭登庸景王卧節有論列俱欲停
止前項織造取回差去內臣連章累牘未聞尚回　天聽
則又隱憂深念以為人心所存即天理所在內外之論不
約而同事關地方安危誠非細故乃皆不蒙　省覽而獨
於內織羢局之言是用似與　陛下平日聽言納諫之美
不侔也前日臣在閣見發下工部所覆各官奏本大學士
費宏石珤賈詠與臣擬票當依該部所擬乞請停止昨日
早送下欲仍照前　旨施行臣等相顧驚愕除仍將原票
封　進外伏乞臣久官陝西近又於自三邊取回生民困
苦之狀戎虜強橫之勢邊方利害之情耳聞目覩嗟經八抱
痛忽聞是舉若映不作一言則　陛下斷自　宸衷
之地將何用哉竊惟天下之事有重者輕
言有緩有急以　輕重言則卻以固本安內攘外

者也而該局所奏各色羊絨織造者或服飾衣之類既
非先王之制又非當用不可無之物其間輕重固自有別
矣以緩急言各官極陳地方凋敝錢糧缺乏之憂外患之方
殷內變之將作其最急者也而該局之奏止恐有悞供應
其緩急亦復不同矣以今陝西織造言 我朝惟弘治
年間始行之彼時外內無賊民樂業有收間一舉行民不重
困 孝宗皇帝采納人言旋行旋罷至正德年間太監廖
鑾等以織造之故剝民膏脂痛苦入骨當事者方網其利
而 朝廷獨任其然而非 天啓 聖衷掃除弊政群奸
伏棄地方稍得安堵不然事勢所激不知至於何地也今

陛下所遣內臣絲使譴原安靜不能前人遂蹶而帶去官
舍匠作人等豈皆一一能守禮法假借聲勢生事擾人之
害難保必無切見延綏河套達賊雖大勢過河而伏藏之
任之賊其數尚多不時窺伺侵掠今年河凍難保不復入
套寧夏賀蘭山後又多賊營河西亦不剌賊眾盤據西海
近渡江在我洮河番境住牧此腹心之疾也而甘肅回夷
之傲旦夕難測較之弘治年間可憂不啻數倍平涼鳳翔
等處盜賊又復肆行切掠人畜守臣方將調集兵糧以備
戰守復恐公私匱竭無以為謀事勢至此而欲蹈正德年
間之弊政以不急之務而重困七八發奄乘甚之民乎誠恐
民愈窮而盜愈熾將有被乘之而入河西洮岷之地將非
國家所有臨鞏平慶諸郡安能保其晏然無事乎故今日
陝西差官織造臣以復思之誠未見其可也及又查得陝
西各府州縣拖欠各 王府祿米折色不下數十萬石
各衛官軍俸糧至二三年未支節蒙 明旨責限令其補
支所司瞠目束手無從處給拆東補西催支目前不繼之
費加之此地甚非所出且織造開局雖在西安而羊絨必
取之臨洮蘭州此地凋敝已甚年成薄收見今銀兩錢止
糴粟米六七升民不聊生若吏追之急適賊集非死於溝
壑則驅之從賊耳夫工部尚書侍郎為 朝廷之股肱科

道為 朝廷之耳目而提督巡撫巡按等官又 朝廷簡
用以寄一方之命者也今諸臣合辭乞罷情懇意切彼豈
不知逆耳之難入而順志之為安哉亦職掌所在利害切
身有不容不言者耳臣仰窺 聖意蓋以 成命已下難
於追改差官已久不可復回然因時制宜聖賢明訓從諫
弗咈 人君盛德始因該局之 請而行之繼因群臣之
言而罷之則 陛下視民如傷之仁改過不吝之勇上有
光於前古下作則於方來君之何其不可也況該局原奏
止言各色羊絨見在數少不敷供應不言欠缺而各官所
懇亦欲該衙門將緊關該用供應絨服開數行令陝西鎮

巡官如式織造亦未嘗敢議停止若依其所言 上用既
不得快下人亦無所擾似不難從而何必規規於該局先
入之奏以拂中外之公言哉且 天子至尊無對若服用
之常必不可缺惟正之供何足為過但羊絨初未應民賤
者之服非 宮庭所宜御故常貢之所不及近年奸巧之
徒造為織金粧花之麗五彩閃色之華人始貴之一袍費
至百餘金一疋價可十餘兩在先王嘗置諸淫巧之科在
今日當申嚴侈靡之禁從而重之以病吾民 聖明亦偶
未之思耳不然則 陛下嗣位以來勤恤民隱究微之令
無歲不降 軫念遐方內帑之銀不時及發不以玩好奪

心志不作無益害有益仁聲善政竟藹名言何獨於此一
事執之甚堅豈非視之輕而不覺其為害之重若是乎伏
望 陛下慎守儉德以廣卹民之仁博納讜言以成從諫
之美乞早降 德音將差去太監梁玉取回一應該織羊
絨袍服等件交付陝西鎮守太監晏宏巡撫都御史王蓋
等督同三司官員如式織造陸續 進用惟復照依工部
所擬令太監梁玉先將急缺 上用龍袍攢造完備定限
回京其餘可從緩者內見織未完者俱交付鎮巡等官織
進一應織粮寧取諸官 務無派於軍民若其年歲荒歉或
虜情緊急即便具奏 停止待豐成有收地方無事之日

照行如此庶使民心不搖邦本自固而各官得以盡心督
徵遺儲防禦外寇地方可保無虞矣

懇停織造以蘇邊民疏　吉棠

臣見邸報該　內織染局太監刁永等題稱供應羊絨袍服不敷奏　欽依差官織造隨該科道交章論奏欲要停止未蒙　聖允仍欲差官臣見聞之餘不勝憂快竊惟絨袍止是弘治五年鎮巡官織造一次正德二年差官未久隨即停止後被太監廖鑾等假此大肆科取算及銖錙剝民骨髓至今追思無不蹙額寧逢　聖明御極　詔革一切浮費二四年間疲瘵之民方脫橫征之厄休棲舊業而窯崖堡洞十常九空重以北虜在套土番出沒井泉亦不剌占據青海四面受敵報無虛日今歲買戰馬明年易

粮草攻守之計未成倉廩之虛亦甚平居無事人有隱憂況今流賊竊發平涼雖擒首惡餘黨尚存亦不剌歷夜洮境大肆侵掠掣兵防禦而洮地不產五穀全靠腹裏雖銀一錢止糴粮七八升民經掠奪破家幹運供億不前外迫於搶擄內追於銀粮勢若水火人心驚惶此正所謂門庭之寇腹心之疾萬一其患不止不獨臨鞏可憂雖全陝不得安枕而臥也當此困極之時正宜多方休息加意愛養乃復差官織造以增一番之徵求啟百孔之瘡痍臣恐貧民甚有不堪其苦者矣　陛下亦嘗垂念全陝特復總制節發內帑銀數十萬兩接濟軍餉以裕民力至於差官織

造獨不暫為停止臣固知非　陛下之本心也且今西征將士枕戈而臥茹蘆而食臣竊仰窺　陛下雖有絨袍亦當自服之不安顧乃務要差官織造重耗財力疲瘵之民何時得蘇伏望　陛下憫念時艱俯就衆論收回　成命停止差官或暫命鎮巡等官查照舊規減半織造或待邊患稍寧照舊舉行庶全陝之疲民需用一緩二之恩各邊之軍需無顧此失彼之患矣

獻愚忠以惜財費疏　　李廷相

仰惟　皇上頃因　慈孝獻皇后梓宮南祔　顯陵即下
南巡之命意欲恭詣　陵下另卜吉兆此固　皇上大孝
之心純篤深至雖書籍所載自古帝王之純孝何以加焉
但臣等區區愚見有終不敢默然者敢為　陛下披瀝陳
之　皇上之南巡有不可必行者五有不可不知者一其
一　梓宮在殯朝夕　上食雖付託有人而我　皇上遠
去數千里外其純孝之心終恐不能一日恝然而已其二
臣等嘗備員扈從　山陵每見　皇上聖體少有過
勞輒便咳嗽況今遠去數千里外雖侍衛有人而間關途

路淹歷月日　御膳稍有愆期或為霧露所感或為風沙
所觸當此之時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不知何以處之其三
皇太子監國春秋尚幼雖內外付托得人但我　皇上
之心未免旦夕憂繫其四自北直隸河南直抵湖廣三省
地方去歲以來災傷重大人民饑窘甚至相食以苟活旦
夕壯者又皆聚而為盜千百成群傳聞西平郾陵地方
晝夜攻劫撫按官未曾奏報所以　陛下尚未之聞也況
大　駕遠臨供億不貲雖木部差官另為協濟終恐悞事
其五北虜自數年以來頗為驕肆窺我邊鄙虜我人民邊
臣恐恐幸而無事近日京東朵顏等衛夷人亦頗縱橫去

冬以來亦往往失事雖撫鎮等官降級革職以示懲戒而
腹裏之患亦不可不預為之防也　大駕遠出此北虜聞
之安保其不跳梁乎其一有不可不知者自我　成祖肇
定燕都即設大倉銀庫收貯天下之財以供軍國之用
皇上入極大統尚有四百餘萬頗為充溢今各邊奏討無
虛日工部借支無止期　大駕遠出支費又不下百餘萬
而即大倉所貯不過百餘萬而已萬一遠方有警不知
將何以應之臣私相謀維雖有心計如唐劉晏者輩亦恐
無以善其後此今日之國用　陛下所宜急知者也臣等
職司邦計日夜憂懼計無所出大馬愚忠竊敢陳獻以

聞伏願　陛下少寬鈇鉞之誅特賜採納豈但臣等之幸
寔生民之幸　宗社無疆之休也

慎差遣以廣仁恩疏　郝杰

本月初七日該司禮監太監滕祥內官監太監李芳傳奉
聖諭着內官監太監李祐與同撫按官照依　御前發去
原様織造如法細膩鮮明不許遲悞違者有了的陸續解
進寫勑與他工部知道欽此續又該本部題為欽奉　聖
諭事奉　聖旨已有諭了如何又這等說着遵行寫勑與
他上緊去欽此臣等仰窺　聖衷無非以織造衣服　御
用攸歸或恐造作諸工罔稱上意故特命中官責成專理
也臣等敢不仰承　德意而復為是冒昧以瀆　天聽也
哉但以為　朝廷迺風動四方之原而政令為鼓舞萬民

之術恭惟　皇上臨御之初首頒　明詔特召南京蘇杭
織造臣等俱即回京是以宣布之日遠近傳聞莫不謂
聖心軫切民瘼首釐弊政舉欣欣然思見　德化之成也
今歲時未久　詔墨尚新　德意綸音一旦廢閣是　陛
下之令將不自信於天下矣矧　登極之詔　新政所關
先後異同法難遵守　帝王畫一之政恐不如是也且臣
等恭覩　陛下即位以來銳意太平　屢懷若納銀鮮充
貢特　肯即停遣使監營聞言報罷是其心未嘗一日不
在百姓也邇何以織造之故不思賤其　明詔而遠遣中
官復勞東南之赤子乎況撫按各官咸有地方之責者君

陛下專責二臣俾其幹理則隨事效忠人臣之分也孰敢
不為　陛下進解以時造作如法而自得　明命也耶此
固事之所可已者也蘇杭等處賦役告煩邇年以來困踣
特甚今殘喘未蘇督造復往乘興服御所用不多而工役
科派所費必衆且　禁闈近侍聲勢尊嚴大小有司奉承
恐後一應財物均係脂膏愚民無知必將以為　陛下之
惠不終於天下也止一事之微重　恩詔之大寧非
陛下之所當留意者乎此臣等所以不忍緘默而冒昧陳
之伏乞　陛下俯納愚衷收回　成命仍將應織等物專
責彼處撫按等官欽遵　御前原様如式織造陸續上

進庶　聖恩得以久霈　詔旨不致中廢而　帝王克循
之　盛德復見於今日矣

禮臣類

優老乞言以裨聖政疏　何天衢

題者　欽蒙著臣備辦絲幣羊酒親詣致仕大學士劉健
家宣諭　皇上優禮老臣至意臣欽遵親詣存問訖　恩
加耆舊禮遇非常凡在臣隣咸知砥礪竊以古之優老也
五帝憲老三王乞言蓋五帝雖不乞言有善則記之三王
則養老乞言之禮并舉行之故王制九十者天子欲有問
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夫貴於天下之老者以其閱世久而
更事多其於　國家治忽之源生民休戚之故知之審見

之真而其言也如龜卜蓍筮足以輔君德而裨政理也是
故古之聖王優其禮不以人君之勢臨之而曰乞言尚其
德也此所以上行下效治隆俗美不可及也已後世養老
若安車之召徒含哺邸臨雍之拜祇取美觀是皆無養老
之實心安望其乞言乎無惟乎治之不古若也仰惟
皇上首出庶物瑞應昌期敏德　潛邸之初已繫天下元
元之望及嗣登　大寶更新政化而於耆舊尤加優禮畢
恩之　詔存問高年民七十以上　賜賚有差廷與先王
養老之政異世合符天下翕然稱　聖人中興之業在是
矣然而乞言之詔未聞于天下豈徒修養老之禮而未乎

尚德之實耶臣竊疑焉夫以人君患無帝王之德是以不
能復帝王之治若我　皇上有堯舜之資有禹湯文武之
德舉　國家而還於唐虞三代特易易耳夫何憚而不為
哉臣竊惜之孟子謂不以堯舜望其君不敬其君者也臣
敢不以堯舜望　陛下乎臣見大學士劉健歷事　四朝
垂四十余年　孝宗擢居　內閣與今致仕大學士謝遷
尚書劉大夏韓文等委身匡輔弘益居多故在當時眷遇
特隆　武宗皇帝初政皆同心翊亮既而為權奸所擠遂
不復用今劉大夏已物故而劉健謝遷韓文俱在林下又
如大學士王鏊劉忠楊一清亦皆　先朝耆舊廢退以來

於茲有年之數臣者在古謂之　國老在今民之具瞻屢
有臣僚論列已蒙　陛下降　勅遣使齎子存問殊恩異
禮無復加矣臣愚以為謝遷王鏊劉忠楊一清年歲雖老
精力尚強　陛下亟起而用之必能有所裨益萬一不欲
勞以職事或　召至京師　賜之以延問亦必能有所獻
納劉健韓文景迫桑榆命懸朝露況今各處災異迭與正
陛下求言之日若不及早乞言以為圖治之規臣恐一旦
相繼凋謝非惟諸老愛　國之心無以自見而　陛下法
古求治之志亦有孤矣伏望　陛下追隆古之休風慕
聖王之盛節特降　綸音分遣輅使下造大學士劉健諸

臣之愚衷宣 聖意令其條陳所言隨便上 聞以備采
納則曠世之隆典創見於一時 盛德之光輝高出於萬
古六五帝四三王以顯揚我 祖宗之大烈於無窮矣

好尚類

速停齋醮以光 聖德疏 楊廷和

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
左右前後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則奸佞之徒不
須斥逐自然遠去而異端邪妄之說何從而生臣等先於正
德十六年四月初間已曾具啓請於 昭明慈壽皇太后
乞 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殿
內答應掌宮侍衛牌子等項人員一一豫選老成重厚愼密
小心之人以侍 陛下任使其曾經 先朝隨侍壞事人
員不許濫與即蒙 懿旨施行暨 陛下登極之初臣等
又嘗極言異端邪說瀆經亂倫傷風敗俗亟宜痛絕又條

奏 愼始修德十二事寫成牌匾懸置 殿壁其一事謂
齋醮禳禱必須豫絕其端不可輕信不意近來無故不時
修設齋醮 恩寵賞賚過於尋常遠近傳聞莫不驚駭推
求其故皆因先年壞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
計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 陛下不察誤蒙信
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一端於今日猶以齋醮
一事試探 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
此名目以為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
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

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累繫金虜朝社亦
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
使二君當時左右陪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
且未暇詳論如此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
張雄建慧 寺僧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
恩寺所費金銀不可勝計此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身被誅
籍家抵敗亡身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
足信也明矣夫何繼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 祖宗法度
不畏天下議論至使 宮闈之內脩設齋醮 萬乘之尊
親蒞壇場上惑 宸聰下誑愚俗以為福田可種利益可

求災害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
何不誦一經念一呪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隷山東河南流
賊往來焚刼殺戮彼何不驅神兵役鬼將以掃平之乎
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辯矣況 陛下親
蒞壇場行香拜籙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 御講筵脩設
齋醮靡費錢粮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 周窮困盖正道
異端不容並立心既繫於彼則必不繫於此邪說既入則
聖賢之經訓自疎播之天下傳之萬世其為 陛下聖德
之累不小非止虧損 聖化耗蠹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
導陳善閉邪培養 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

諄諄未蒙嘉納今不得已形之章奏揚言於 廷以為不
如是則不足以聳動 天聽故不避干犯率爾 上瀆伏
望 聖明亟納臣等所言特 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
蠱惑誘引人員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黨緣
阿附者盡數斥逐不使仍前隨侍再 命禮部查訪在外
寺觀同惡相濟表裏傳姦僧道一體治罪又 命光祿寺
備查近來每次齋醮取用過米麪菜果等數又 命內庫
查報各該人員賞過襯施銀兩等物各開數 進呈究問
追奪以杜冒濫更乞大施 乾斷於凡無益齋醮一切停
免惟日以敬 天法 祖脩 德保 身為先務則 聖

治益隆 聖壽自延而 聖德愈光所以綿 國祚於千
萬年而無疆者端有在於是矣

闢左道以保　聖化疏　　鄭一鵬

臣聞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禮左道惑衆者必誅無赦春秋辨華夷中國而夷狄則夷之故杞侯用夷禮則貶而稱子惡用夷也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恭儉出於天性自　臨御以來汰冗省費蠲租責已一切無名寺觀輒弛以利民其於好惡節儉之慎古帝王莫能尚矣近該臣巡視光祿視正德十六年五月以來欽録簿者知宮中用度之節自常膳之外少有所取比年以來禱祀繁興調度彌廣有　乾清宮好事有　坤寧宮好事有　清寧宮好事有西天西番漢經廠好事有　五花宮好事有

乾清宮西煖殿　坤寧宮東次間好事有學習道經日給茶飯者如此之類或三晝夜或一永日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　經筵供具日虛設而無所用夫以　陛下明聖可為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不以古之聖帝明皇自期日事釋老之教不親儒生師友訓日以脩齋誦經為事傷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此為甚臣愚以為此輩挾此術進者必皆魏彬張銳之餘黨藉持此術以欺　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內虛耗至今莫可藥救臣謂此輩一日在　宮中則貽一日之害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願　陛下亟誅之遠之今朝野嗷嗷咸謂　經筵既疏則忠良正直之

士日遠道場既盛則番僧寺觀之事日興雖　聖明在上决無此事而履霜堅冰可不寒心哉臣嘗散錢糧每一齋醮豆腐麪觔用錢萬八千有餘以日計之所費不知其幾千萬以月計之不知其幾百萬　陛下頃因　天戒停止齋醮知其費財無益明矣而　宮中猶為之者豈非左右以福田利益之說欺　陛下也邪臣請為　陛下陳之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其生死於夷言語侏儒不通中國假使來王不過當　陛下一見　賜之酒飯而已今既化之鬼乃崇信而尊尚之不取輕於夷者幾希且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岳瀆視公侯中外無文之神靡所弗統今舉夷狄

之神祀之　宮中勞民費財為禱祀之具其拂經悖禮孰甚焉且古之帝王享祿位名壽全福者莫如堯舜禹湯文武堯壽一百十有六歲舜壽百有十歲禹湯壽百歲文王壽九十七歲武王壽九十三歲當時未聞有佛也考其為治曰嘉言罔攸伏稽衆舍己野無遺賢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又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曰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曰徽柔懿恭惠鮮鰥寡懷保小民自朝至昃不遑暇食其為戒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又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

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又曰恒舞于宮酣
歌于室時謂巫風殉于貨色恒游畋時謂淫風侮聖言逆忠
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又曰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聞小人之依又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
神則難未聞有禱祀之說也當時有傑師師萬邦咸寧烏
虖允哉若天下言治者莫加焉漢文帝迎佛於天竺而
佛始至中國梁武信浮屠澄三舍身為奴又講佛經于同
泰寺臺城之變遂至亡國唐憲宗迎佛骨而唐業衰宋徽
宗惑徐知常王老志林靈素作千道會班金籙道場于天
下自謂教主道君言路雍塞恩倖持權遂成靖康之禍自

有傳以來事佛得禍者有之未有事佛得福也書曰與治
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陛下上嘉下樂動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詎肯蹈梁武唐
憲宋徽之覆轍乎方今天災時變月無虛報京師之民苦
於賦繁役重有鬻妻子者有無衣裳而行乞者有女子
五六裸而餓餒者州縣則徵法煩擾仍以饑饉窮者轉而
為盜賊其良者往往糜爛於兵刃邊境之民日夜望燧荷
戈而不得食此其為亂豈難哉昔景公疾欲誅祝史晏嬰諫
曰雖善祝豈勝億萬人之詛君欲誅祝史修德而後可景
公說命有司毀關寬政薄斂責已景公遂愈　陛下以為

今之民怨邪樂邪　天地　祖宗之付託兆民之仰賴哉
宜如此雖有忠言讜論往往以已有旨却之忍斂民怨不
忍傷佞倖之心忍拂元臣弼士之諫不忍違寺僧之請此
愚臣所未解者也　陛下勿以民怨為不足懼秦末民怨
矣勝廣起漢末民怨矣黃巾起唐宋末民怨矣黃巢金元
熾書曰不見是圖又曰民可近不可下可不懼哉臣願
陛下思　天地付託之重念　祖宗創守之艱以民怨為
必可畏以人言為必可恤時御　經筵召儒臣咨諏善道
召大臣諫臣察納雅言清心省事為靜養君德之基節用
愛人為深固邦本之計伏願改西天廠為寶訓廠　祖宗

御製諸書盡貯其中西番廠為古訓廠五經諸子書盡貯
其中漢經廠為聽納廠諸臣奏疏盡貯其中令司禮監同
太學士楊廷和等共選內臣知義禮小心畏慎者司其鎖
鑰　陛下經筵之暇朝夕游息其中凡誦習道經者盡數
逐出無使左道夷狄之教得以熒惑　聖聰則壽何以不
若堯舜禹湯文武治何以不若唐虞三代哉

乞誅蠱惑遺姦以隆　聖治疏　　張翀

竊聞治功難成而易敗邪術易惑而難袪若辨之不早而去之不力未有不敗其垂成之功而蹈已覆之轍邪正盛衰之分理道得失之判不可不察也　陛下英明神聖追古帝王自入正大統以來凡覆轍之獘不憚更張而治平之望已有端緒頃者　大內之間禱祠祭典上而　乾清坤寧等宮下而東次經廠等處或三晝夜或一永日名為吉祥好事脩建不時傳聞宮中以此成俗而又特於　乾清宮令內臣十數人專一習學經典講究科儀賛發遍遲寵幸日密夫齋醮之設止就寺觀之中而復假之宮闈修

設之徒例用緇黃之流而禎籙之內堅識者皆以　先朝罪人各名下掌家管事人員自分不逞挾此邪術以為嘗試之計而　陛下耳熟詔說之言心遊老釋之教不覺墮其愚弄曲奉滔誕觀若塲功不以為異流聞四方播傳後世使　陛下負恭道之誣蒙好佛之名太監崔文等之罪固有不容于死者矣近該太學士楊廷和等題為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　聖德事極言虛誕誣罔利害望　陛下特命司禮監官查取蠱惑誘引人員從重究治升黜緣阿附之黨甚為斥逐更欲　陛下日以敬　天法　祖修德保身為先務廷和等腹心大臣義均休戚其為慮甚遠

甚為　陛下甚忠伏請批答　旨意但云覽卿等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而前項蠱惑阿附之徒置之不問側耳旬日重駭人心夫去不善而不能遠大學之所謂過也知惡而不能去郭公之所以亡也往年小人假託吳茂輩寔挾此術以誤　先朝殷鑒不遠殊為可惡茲復踵其故智上累　聖德使　陛下不知其非則亦已矣知之而猶惑于其說昵於其人彼必以為崇尚之深非物議之所能搖愈肆奸欺凡以中　陛下之欲者無所不至因而干撓政事牽復群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其為可慮不但一節一月小小虧損而已也切計今日當遠君子而不忍

斥其徒寧害人言而不欲違其教亦以倡此說者皆謂　聖明一心敬信可以延年可以已疾交讙不已用堅　上心而不知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古之聖帝明王深懼尤物之惑周女戎之敗晉慎之遠之福慶用昌止不必過崇妖妄以徒事無益之請也昔宋太祖嘗問養身之術而王昭素以寡慾為先真德秀進言於理宗以親賢為致壽之道昭素之言詞約意盡而德秀之論懇切詳明其意以卷阿寔召康公廣王心之詩既曰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而繼之以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何者情慾易縱德性易移近妃嬪褻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

則逢迎蠱惑罔非物慾豈惟敗徳抑以傷生惟有孝有徳
者以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則日聞正言日見正論其心
恬淡而和平其體優游而泮渙保身長世之道要不出於
此者臣等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積闈帷而其間一二人
者號為黠慧柔曼為惑尤甚是怠於日講疏於　經筵一
切施行漸多頗僻荐養從度時見違和小人窺見間隙遂
以前項左道上進　聖意殊無所忌夫以齋醮為足恃而
恣無已之欲於宮壼之間以荒淫為無傷而要難必之福
於夷狄之術講筵一暴而十寒引翼日疏而月遠甚非古
之帝王所以求福不回親賢保身之道也伏願　陛下思

祖構之艱難恤人言之旁午深察邪正之辨深探理亂之
歸亟從廷和等所謂先將崔文并一樣蠱惑誘引人員嚴
緣阿附表裏售奸之黨通行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尤望
御　講筵以親道德之士日謹閨闥以塞情竇之非或
令治亂人心向背務嚴包苴之戒而咨諏之益詳或雞鳴
淑女厲階婦人務慎貫魚之寵而取舍之有定如此庶幾
道体不奪於人心術德不搖於褻昵有以養性情之正有
以培壽命之源政治光於　祖宗而名壽加於堯舜區區
齋醮之舉無益有損豈無足置之牙頰者矣

乞信大臣守職以光　聖德疏　　張嵩

臣惟君出令者也臣承君之令而致之下者也令出於公
孰敢不行以自取夫抗犯之罪也哉惟拂於道於是乎始
有不敢承令之臣矣近者　陛下誤聽太監崔文奪取刑
部見監犯人李隆鳳等付鎮撫司問該部尚書林俊等執
奏不發　陛下責其違旨竟以奪之臣工相駭父老私議
皆謂　祖宗成法鎮撫司因送法司問未有奪之法司而
付鎮撫者也惟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竊　國威而移　主
權始變亂之不圖嘉靖之治復有此舉以　陛下明聖豈
昧斁鑒直以崔文巧於蠱惑　陛下為其蒙蔽致然耳夫

祖宗立法深意攸存萬世子孫慎守非　陛下可得而更
之法官可得而曲從之者也况刑部為天下首法之地法
不能守何以示極恣奸長暴他日不可救藥皆自今始矣
此臣等所以執奏而不敢曲從者要亦有見夫取罪輕而
守法重也且君之於臣忠信重祿大臣尤加隆焉凡以欲
其奉公守法以觀成治理而臣之自信所以結主之知以
免圖報稱者亦惟以此而已　陛下即位以來優遇大臣
每出　温旨俊尤荷褒留顧非以其學術之正名實之隆
爾耶迺今　旨意嚴峻不亮其執法之公是視之以容悅
之臣耳惡用褒留為哉夫俊不得其職必不安其位不安

北位必去猶一宦豎而使老臣去　國臣甚為　陛下惜
之且　聖諭近又曰着鎮撫司從公問是為俊等不能從
公者乎竊原　聖意欲遂崔文之計而又不安縻俊等執
法之公故不得已姑為是少慰之詞耳豈所以推心置腹
而敬信大臣之至意也哉然崔文所以儌　寵而不可能
者徒以設醮修齋妄言不可必之福以欺　陛下諸臣連
章論劾竟置不問遂使驕橫得志以致　祖宗成法至文
而再亂之必待其釀成瑾寧之禍始為之慮則晚矣伏望
陛下少由　睿恩大奮　乾斷俯從左都御史金獻民之
奏科道諸臣交章之論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究問崔文

治以誘引變亂之罪則眞氣爭輝群情稱快而中興之治
遂邁商宗矣

闢異端以隆治化疏　　鄭慶雲

往者　聖體違和臣等奏請務學親賢保　聖體以
慰群望一節實自古帝王祈天永命之本也近見邸報伏
聞於　乾清坤寧等宮復開番漢僧經廠設齋醮　陛下
親臨晚拜行香受籙或永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甚至三晝
夜通舉名為吉祥好事又於　乾清宮特令內臣十數輩
專一演習經典講究科儀豈將以求福田利益邪臣等聞
之將信將疑且憂且畏近日遠近聚談皆謂　陛下初無
此心蓋因太監崔文招引先年罪人張銳各名下掌管家
人執挾邪術以蠱惑　陛下耳且此輩豈真為　陛下求

利邪不過乘此以亂聰明以自為權寵計也況佛為教不
足信乎自古人君信佛之篤而得禍之重者莫如梁武帝
[illegible]論佛之詳而見道之明者莫如唐韓愈愈以佛為夷
狄之法怪誕不經歷述自古帝王壽考皆本於反身循理
之實而非緣於事佛之故至謂後世事佛尤謹享年尤促
數語尤後世人臣論佛者之所當法也梁武帝之於佛圖
澄珍膳廢而不食宗廟廢而不享雖其自有之身亦三度
舍之而不恤崇信可謂至矣卒之侯景臺城之禍佛莫之
救此萬世人君事佛者之所宜戒也然猶異代不足覽觀
先帝遣使自蜀西徼外入吐番直至西天迎取活佛以七

八年之久入萬餘里之深靡費億萬佛亦未有幾成大亂
而西南遂以虛耗至今悲怨之聲尚猶未息各處創建不
正淫祠及前王諸王佛子俱經　皇上所痛而親革者也
陛下豈偶忘前日可戒之轍而復蹈之也豈古之帝王為
不足法而乃下效梁武帝之所為耶不然或以臣等論佛
之害未盡明悉而韓愈氏之言亦不足信耶此臣等之所
未喻也況　宮闈深邃地隔塵凡設立齋壇紛紜誦讀誠
為溷瀆　陛下以萬乘之尊百神之主乃自屬身夷狄之
教傳笑天下後世光祿寺每日供設費用不貲令民脂財
竭正貢不給額外何堪誠有如諸臣之所憂者然臣等之

憂蓋又有甚于此者先儒程頤有言曰人主一心攻之者
衆故凡有舉動則左右憸壬之徒皆將各挾其術日夕窺
測以為投間抵隙之地或以女色或以貨利或以遊觀否
則察知人主之意不在此數者則必倡以神仙之求餌以
金石之藥教以房帷之邪術啓以宮觀之興造一竇微開
群蠅畢聚人主之于好尚可不謹哉今諸邪者必謂　陛
下經筵日廢而禮義之念幾微　聖体違和而禱祠之說
可入萬一　陛下不悟而輕信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彼小人輩但知希圖富貴利己為身至於誤君誤國彼又
奚恤伏望　陛下舍已從人反躬思道將太學士楊廷和

等尚書喬宇等科道官張翀張偁等所奏詳加睿察痛懲
其非速將太監崔文及罪人張銳各名下家人拏送法司
明正其誅　上行私之罪祈禱之事再不舉行習學之人
盡行罷去自今以後古訓是師而不惑於異術之支離正
人是近而不移于左右之引導清心以寡欲保身以保民
則年不祈而壽自永災不禳而福自至矣非惟臣等之幸
實天下國家莫大之幸也

禮臣下以勵節行疏

葉寄

臣聞為治之道君有賴於臣故隆禮貌以禮其下臣有賴於君故勵節行以報其上此二者勢相殊而實相資所謂上下交而德業成者也使為君者不以禮貌禮待其臣則為臣者必至於屈辱其所志斷其所學則廉恥不立廉恥不立則節行不脩其何以輔成君德以弘治化哉臣請以今日之事為　陛下言之邇者郭九皋為東廠接受密告之詞葉寬翟璘為陳萬言奏　請房屋之事　陛下赫然震怒郭九皋則差官校拏解來京葉寬翟璘則拏送鎮撫司打着問節該科道官會本論列而臣猶言之不已者正

為　陛下惜禮貌臣下之道耳何以言之彼郭九皋知府也葉寬郎中也翟璘員外也此三臣者皆大夫秩也　陛下嘗以爵祿貴寵之矣　陛下嘗以部司府治委任之矣　陛下之吏民亦嘗俯伏而敬畏之矣今兩事未見其可罪而執縛以下之獄臣恐貴貴尊尊之道殆非若此中庸曰体群臣　陛下不察而休之反怒而罪之則所謂禮遇之道安在哉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其爵勢皆在尊貴之列故有賜死而無戮辱亦所以禮之也今以天子貴寵委任之臣吏民俯伏敬畏之官一旦因事而束縛之係縲之使下民小吏皆得以詬詈而捶笞之此豈可以令衆庶見哉此正漢臣賈誼所以涕泣而為文帝告者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讐夫君臣猶父子也寇讐之言雖若過當而手足腹心則非溢美　陛下何不察之且如郭九皋遠在外方其罪狀臣所未知若葉寬翟璘不過為　陛下愛惜財物而已而其心實所以盡忠也今不察其心以其違拘而執之有如昔臣杜衍之封還內降陽城之慟哭裂麻李沆之引燭焚詔者則　陛下將何以處之又宋臣朱熹言宋朝有超越古今八事而其一亦曰遇士夫有禮夫禮下亦君道之常也宋之人君亦三代以下之中主也尚能行

此以超越乎古今　陛下以堯舜之資豈可以自處於中主之下哉臣惟冀　陛下有以察之則造福於天下　國家者非淺　陛下儻不以臣愚之言為然今日拏一官明日拏一官則人皆重足而立諫者皆以言為諱有識之士皆思見幾而作憸夫小人皆彈冠相慶矣自古未有君子退小人進而天下不亂者也　陛下試與思及此獨不可為寒心哉臣願　陛下察臣之言翻然改悟待臣下以禮節養臣下以廉恥將拏解郭九皋之官校追回將葉寬翟璘釋放今後諫官言雖未當亦優容之如前日罰俸之臣悉從寬宥則臣等人人感激思欲効勞惟恐廉恥之不

立惟恐節行之不倘有悖乎 陛下之禮待也人皆如此
欲治化之成何難哉

固政本以隆 聖治疏　　汪思

臣惟天下之治忽在於政事之得失政事之得失在於輔
臣之賢否上有願治之君而下無輔治之賢下有誅治之
臣而上無任賢之實天下卒歸於亂而已故夫輔臣者政
本所係不可以不慎也 國家自 太祖鑒前代專恣之
弊不置丞相政分六曹 太宗乃有內閣之選謀議機務
票擬 旨意無專恣之虞有輔佐之益法良意俱善 累
朝相沿獲有成效正德年間始沮於劉瑾再沮於錢寧三
沮於江彬進議而不允者有之擬 旨而擅易者有之甚
者大小章疏或從中以徑批或沉匿而不奏內閣備員而
已悉乎其無所知也政本廢抜枝葉凋瘁天下日入於亂

甚可畏懼天啓 陛下應運中興舉由舊章一洗近弊群
工言之六曹奏之內閣議之 宸衷裁之百司行之天下
仰之何其盛也改元以來事漸可議 即位之詔多付空
談陳乞濫於近習恩蔭私於舊邸元兇逃於誅殛憸邪狃
於狎昵陟罰異於 宮府訶責輕於耆碩論之累牘而不
可入也爭之盈庭而不可回也臣民蚩蚩蚤夜惶惑於是
有不省章奏之疑有不任內閣之疑有左右蒙蔽之疑是
三疑者人多蓄之而不敢輕爲 陛下告也近因御史余
翱之論而 陛下報之曰各衙門章奏朕皆親覽與內閣

商確施行一遵累朝舊規張佐事朕小心畏懼未嘗蒙蔽
綸音一發群蒙皆開莫不煥然以釋而復耀然以喜然徐
思之又有大疑者焉夫既云與　內閣商確施行矣則今
日內閣猶新政諸臣也何闕失之漸多而不滿天下之大
望也豈左右欲之　陛下惑之而內閣姑順之歟豈內閣
言之左右營之而　陛下姑聽之歟豈　陛下咨之內閣
陳之而左右巧阻之歟不然是必　陛下實有所不省內
閣實有所不聞而左右實有所蒙蔽者而　聖諭云云殆
亦自覺非是外姑設此以相答邪臣愚知　陛下必不肯
也　陛下有堯舜之資必能成堯舜之業以光　祖宗之

治然而春秋方富閱歷未熟所賴左右弼臣盡小心畏懼
之節以無損　聖明內閣重臣竭股肱輔導之忠以大弘
德化而乃使根本不固闕失多端惑衆心以致廑　聖諭
此臣之所大懼也夫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故
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而今也　聖心不
得明於下庸愚不無疑於上科道近臣顧猶若是況疏遠
乎當今內閣不賜　召對章疏不聞面議　陛下所謂商
確者不過司禮監往來通之而已縱見信從亦恐不能罄
所欲言矧或有已言而不得從逆己逆而不得盡從者邪
內閣如是況余臣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誠望　陛下念

內閣為政本所係不以尋常輕率視之追省前失究其所
由果係內閣諸臣阿順不諫則是貪祿固寵誤　國蠹政
書曰臣不匡君者其刑墨使臣等得而劾之　陛下從而
罪之別選賢俊以圖治安其或為　陛下之不信左右之
所搖是　陛下外託為商確之言而實有朕殊不覺之奸
以間之於左右矣則望　普明離照大奮乾剛逐其所不
可親而置之掃除之役信其所不可疏而延之坐論之禮
政本既固　常載用熙　聖德光明衆志安定而天下之
治不隆　祖宗之盛不復堯舜之業不成者臣未之信也
大抵　先朝之綱紀壞於正德之權奸　陛下起而救之

不可不痛加懲創豈得復循覆轍猶人有飲毒而殆者幸
而醫師甦之乃謂毒不殺人聊試再服其有不遂殞絕者
乎臣自奉　綸音踈息累日欲言不敢然食　陛下之祿
冒　陛下之官有懷不吐罪實難逃故不敢終默伏惟
鑒螻蟻之微恍寬斧鉞之嚴誅　俯賜覽觀試加採納則
豈特微臣之幸實天下臣民之大幸也

敬大臣優臺諫以隆聖治疏　李錫

臣竊惟人君之於群臣古人論之詳矣皆以為君則元首
也大臣則股肱也臺諫則耳目也體貼親切比擬明著豈
之簡冊萬古不磨是以人非元首固不足以為人有元首
而無股肱耳目則執持運動瞻視聽聞皆無所資動作不
前險危莫睹亦塊然一物何足以為人哉是知元首至焉
股肱耳目次焉人君之於大臣臺諫亦猶是也是故人君
知股肱吾藉之以運用也則於大臣不可以不敬知耳目
吾藉之以開先也則於臺諫不可以不優不敬大臣是自
戕其股肱也不優臺諫是自賊其耳目也戕股肱者敗賊

耳目者危此皆漢唐末路之弊政君天下者所當深以為
戒者也尚古君臣之間都咈一堂稽拜抗禮所以敬股肱
也野木朝旌闢門明目所以優耳目也故曰大臣不可以
不敬也是民之表也又曰諫諍輔拂之臣國君之寶也明
君之所尊厚也古訓昭然寔今龜鑑洪惟我　朝酌古定
制列六卿以分理庶務設臺諫以糾察百寮今之六卿即
陛下之股肱也今之臺諫　陛下之耳目也　陛下於即
位之初遍徵故老欽任重臣所以敬股肱者至矣側席求
言虛心納諫所以優耳目者至矣中外欣然臣工交慶皆
以為三代不足追唐虞不足並矣夫何使始勤終怠判為

兩途開元天寶迥然二治漸不克終人心失望且如刑部
尚書林俊退休有年昔老林下固無求於　陛下也　陛
下下詔徵之林俊翻然就道固欲共成嘉靖之治也　陛
下於俊言聽計從宜矣夫何於執奏之間往往令其回話
遂使賫忠而歸此非所以敬俊也戶部尚書孫交碩德重
望偃仰在閣亦無求於　陛下也　陛下下詔徵之孫交
彈冠而起亦欲共成嘉靖之治也　陛下於交言聽計從
宜矣夫何因其遜揮多方挽留令其回話此非所以敬交
也至於工部尚書趙璜不來　欽賞之詔為國計也為大
體計也於己無與焉　陛下一入都督陳萬言之奏奪其

蔭官下之鎮撫使璫跼蹐待罪古之敬大臣者似不如是
也以至吏科都給事中李學曾慎大柄番大號之奏是故
賢國之良臣也咸望　陛下嘉納　陛下既不納矣又從
而罰俸一箇月何以服天下之心禮科給事中章僑因東
廠接受民詞奏擊知府有糾劾之奏是亦救時之急務也
咸望　陛下中止　陛下既不止矣又從而罰俸二箇月
何以作言官之氣禮科給事中劉最糾劾太監崔文蠱惑
聖心侵剋　內帑風聞言事言官職也　陛下受崔文之
佞輒令劉最查明來說且　內帑銀兩外官不與久矣
陛下令劉最查存不過快崔文之忿惡劉最之劾耳豈有

有意於　國計而欲會計之分明哉竟謂外任尤為已甚
夫不敢大臣則大臣皆將告老所謂有元首而無股肱也
不優臺諫則臺諫皆將解體所謂有元首而無耳目也
陛下將孤立於上孰與共理天下也哉伏望　陛下頓悟
前非速還今是體　祖宗建官之意鑒上古相體之情以
股肱而待大臣而體貌之有加以耳目而待臺諫而優容
之必至以執奏為忠以敢諫為愛勿疑其違拂勿計其小
過勿聽左右之惑勿受讒邪之間勿移於始終勿偏於愛
惡勉留林俊以共致昇平慰諭趙璜以肅其屬下孫交俞
加敬禮李學曾等免其罰俸劉寂仍留供職則　朝廷有

雍穆之風天下仰嘉靖之治臣工幸甚　宗社幸甚

除邪妄以彰　聖化疏　夏言

比者恭遇　皇上詔及群臣欲除去禁中釋殿奉建　兩
宮以備一代之制一時廷議翕然仰贊　皇上篤孝盡制
之孝闢邪崇正之化盛德大業光前振後矣今月十一日
伏奉　聖旨命太學士李時同臣言入看即所謂太善
殿者臣等有得殿內有金銀鑄像鉅納不下千百且多夷
見淫褻之狀仰惟　聖明燭其誕妄不經一旦奮然舉而
除之甚盛舉也但臣見諸几案之上及懸庋深扯之間與
夫金函之所藏貯者為物尚多不可識辨問之守者但云
是為佛骨是為佛牙枯朽摧裂奇離魂磊計不下千斤臣

惟佛法之入中國自漢明帝時始然不過人誦其書習其
教而已至唐憲宗朝乃迎佛骨至京師其臣韓愈上表極
言其邪穢不祥不宜以入宮禁憲宗不能聽且深罪愈竟
遠斥之臣意自是厥後人莫敢矯其非凡奸夷持以誑惑
中國之人而名為佛顯佛骨者相傳於道由是流入天子
宮禁之內歷世皆然而不以為異今殿中所有未必非勝
國所遺　累朝以來亦必以為彼法則然未嘗深究以延
至今茲者恭惟　皇上躬堯舜禹湯文武之資行堯舜禹
湯文武之道乃始議徹佛屋撤像使詭捏之形不得瀆留
清禁此真卓越千古之見出於尋常萬萬者也然殿宇像

設既除所有前項佛頭佛牙之類皆屬穢汙不宜使之尚存臣請乞以此物　敕下所司瘞之草野一切掃而靜之以永杜愚冥疑惑之端實為　大聖人非常作為有補名教甚大功德罔極臣等不勝幸甚後世幸甚

重延納以隆新政疏　胡應亮

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　新詔一頒臣工懽慶薄海內外莫不顒顒然以向　至治臣等叨列侍從尚有一念忠愛之愚欲為　陛下獻者竊以君臨萬邦機務至眾諸司奏牘剖析為難自古聖明之君未嘗一日不接見大臣商確治道所以國家能保乂安虞廷風動之化謂非都俞吁咈之所致哉我　國家之制　太祖以來　列聖相承皆躬臨臣下以決庶政所以達四聰延群策者每至於日昃弗恤也迨　英宗皇帝以冲年即位軍國之計尚不能對眾處分當時輔臣楊榮等權一時之宜創為早　朝奏事之例所奏者惟取常行數條先期擬答　上陳臨時止依所陳者傳　旨而已自此之後遂相沿以為故事上下之情未通擬票之詞雖盡懷忠愛之心者每建議復舊惜未舉行至　孝宗皇帝雖循往例以奏事然奏事之外其接見大臣及諫諍講讀之官日不遑暇從容延訪虛懷聽納故弘治之政於我　朝稱獨盛焉今　陛下以長君而踐祚正宜　親決庶務然萬機至賾而　孝思方殷諸凡舉措非資於大臣之商確不可苟　端居法宮之中一切利弊得失盡憑紙上以察詳則章奏浩繁紛至沓出閣臣之擬票未悉者不獲　面進而　陛下自錮聰明以臨之誠恐

聖慮必煩　聖慮既煩則　聖躬必勞且倦矣倦心一起
百弊俱生左右投間抵隙何所不至此不得不慎之於始
亦不可不防其漸也臣等乞自今　喪禮稍暇　強抑哀
情　軫念國計每月早　朝雖必視　文華殿及御
入　乾清宮雖云　梓宮在殯然　聖人之大孝固不專
於依戀　靈几也三四輔臣不時接見凡事之有關於興
革行止者必與之商計剖決及一應　賞各委任除拜之
類亦皆一一與之詳酌事屬六部則　召對六卿義當疑
難則　顧問儒臣　溫顏欵語務悉其底蘊期了悟於
聖心則事至而無凝滯較之偏閱奏章獨勞神智者其勞

佚難易為何如乞　陛下深思之急圖之萬代瞻仰真在
此舉也臣等又查得昔之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
隨入諸所陳奏皆得預聞而我　國朝之制六科亦輪官
於　殿廷之左右執筆紀錄　聖旨注寫簿內亦古諫官
隨入之遺意也今各科之須知開載頗明不知廢自何年
伏乞今後　延接大臣之時科臣亦得更番隨入大臣有
奏事不忠敢肆欺罔者許即糾正之或對仗彈劾以司析
其是非或退上封事以詳析其可否則大臣敷奏益存敬
畏之心而　陛下之延訪必得事理之當　聖心有朋明
之益　聖慮無煩擾之累且大臣之人品自莫逃於　聖

鑒忠直者必正人也諂諛者必小人也而諫官亦不得挾
私妄論邪正臧否於此皆可辯之矣今首務孰有急於此
者故敢據竭誠悃以為　陛下先及之也伏乞　特加睿
斷即　賜施行則　聖政之隆將與都俞吁咈者同其盛
而　聖體亦得以垂拱仰成坐收延納之效矣若止循故
事一　朝而退言語不交商確無自似非君臣一體之義
致將閶闔萬里之遥而海內之所以拭目於　今日者恐
不足以荅其惓惓之至念也

丞圖覧本顧問以隆交泰疏　温純

臣讀易至泰而曰坤上乾下至否而曰乾上坤下乃知君
臣與天地等天地交而後化工可成君臣交而後萬幾可
理自昔聖帝明王以及我　朝或憲老或乞言或顧問或
形諸章奏今憲老乞言不可復矣顧問章奏即漢唐宋之
主亦未有不須此以為治者我　皇上御極以来　朝講
勤矣言路開矣臣姦斥矣獨　覧本　顧問二事雖言官
往往言而該部未暇為　皇上請者豈非以　皇上即位
之初服制未闋在古有三年不言禮乎又豈非以政務旁
午奏牘雜陳欲　皇上一一而問之一一而　覧之將漲

於勞而無其要乎今　先帝之喪已踰中外臣工莫不以
高宗邁訓　成王訪洛故事仰望我　皇上我皇上必思
有以答臣工之望者臣計今切務則莫如　覧本　顧問
而已何者往歲臣在山東聞　皇上於講筵之暇以石州
殘破下　問輔臣臣不勝欣躍以為　聖天子留意邊方
如此不惟臣欣躍而海隅蒼生莫不傳頌九邊將領莫不
警惕是我　皇上一言即可以興邦一怒即可以安天下
儻由此日與大臣商確時政則其所激發臣又不知當何
如也我　皇上何惜一言而不為天下計哉方今天下災
異頻仍盗寇弗寧閭閻多稱腹待哺之状邊鎮有脫巾求
極之苦我　皇上試於此時　勤顧問　覧章奏下言
中必有以修攘大計為　皇上言者諸臣言之　皇上採
而行之一　留意而天下太平之期可坐致無難也且
覧章奏不必於諸司之章奏而盡閲之凡為諸章奏有関於
軍務者有切於民瘼邊疆者有招擬題覆為各衙門之所
當徑行者於此類之不移晷而章奏可　覧也　顧問非
必於天下事理而泛問之也歷代何由而興衰君德何由
而進退中國何由而又安四夷何由而賓服於此番之不
終日而　問對可悉也伏望　皇上乘此諒陰之餘俯順
臣民之望　勅下禮部會同　内閣九卿諸臣再加詳議

如果臣言可采合無行令閣臣俟　皇上日講之暇將票
擬過諸司章奏分為二等凡招擬題覆為各衙門之所當
徑行者不必煩　瀆其関於　聖躬切於民瘼邊疆者另
開節要進呈　御覧即時　面請應否采納施行我
皇上一有疑難更留意或　召閣臣或　召部院諸臣特賜
天顔俯賜　清問必使歷代興衰之迹君德進退之由與
夫安内攘外之要昭然如在目前始君勢分懸隔久之而
上下情孚將見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藹然於一堂矣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運不其永乎於休哉

進召對録疏　張國彥

近本月初八日伏閱　陛下御　文華殿日講該太學士李春芳等　面奏言荷蒙　天語優答一時大小臣工莫不舉手加額欣欣然有喜色而相慶曰美哉茲二十年來未有之盛事也雖閭巷小民亦皆同聲　祝頌播為美談使自今能行之無斁則內外人心其歡忭鼓舞又當何如欽惟我　世宗皇帝晚尚恭默坐致太平自世俗視之鮮不謂　天子之尊無循與臣下接談矣而不知所以勵精圖治培四十五年有道之基則自往年　君臣契合情意浹洽中來矣臣等嘗伏覩先臣太學士李時所紀　召對録始於嘉靖九年郊壇親祀以迄十五年　文華殿議事中間一政令之待止六人才之進退罔不一一宣召臣等虛心究論　面決可否與家人父子無異雖堯舜禹湯文武之聖何加焉其功在當時澤及後世有由也哉　皇上臨御以來　郊廟必親　朝講必勤首　幸太學　躬行大閱凡　祖宗良法美政無不修舉而　面對一事獨久未施行豈　先世典章無據抑　陛下將有待而為乎臣等備員耳目叨直論思深有見乎今日　朝政之大莫切於此者用是不辭冒昧將本科所藏　召對録二冊刪去繁文撮其大要可為萬世法者總計共二冊二十九條各

照次謄寫裝潢成帙隨本　上進錐掛一漏萬無能闡先帝之鴻猷而觸目警心寔可為　聖上之龜鑑伏願陛下留神省覽　銳意遵行速　下該部查照　累朝燕見事規　欽定簡便儀注以後或　經筵事竣或退　朝餘暇不時將輔弼大臣及九卿侍從等官隨宜任便量一宣至　御前俯垂清問令其直言無隱倘遇軍國大計聽該管衙門候文華殿進講罷揭其略節　面奏取自　上裁如此則　聖心日益開明政體日益疏暢非特　君令臣共奠　宗社于有永而繼志述事益將衍　孝治于無疆矣

留用老臣以光盛治疏　嚴用和

臣等竊惟人材之用舍理道所關而老成之去留所係尤重故人惟求舊書訓於書而召彼故老詩旨亦諄切矣良以老成人之不可無也若吏部尚書楊博詎非臣之耆舊所當愛惜留用者乎博自筮仕迄今歷中外餘四十年于茲矣民事邊情諳歷閑練故　先帝試之曰能擢置銓衡留為　陛下股肱之用博亦感戴眷知秉公守正竭忠圖報誠於　國家無負此大小臣工所共知也今以題覆差誤之間不當　聖旨着令致仕而去夫身為大臣得致其仕而去　陛下之恩禮不為不厚而博之獲此不為

不榮矣但以　朝廷大體而言則不可不留之以樹儀刑以時事多艱而言則不可不留之以共求治理以才在博而言則不可不留之以展盡所長以人心公議而言則不可不留之以孚服衆志臣等列職諫垣官係進退皆得與聞若或備員俾位臣等固不敢冒陳以瀆　天聽有臣如博乃相視長往不為一陳於　陛下之前是以蔽賢緘默亦奚以為伏願　皇上特發　勅旨將博仍留供職以付任使俾其勉圖後效仰荅　鴻恩臣等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

修省類

災異修省應制陳言疏　楊一清

邇者　皇上以災異降勅令文武群工同加修省次日臣又欽蒙　聖意責臣等盡言仰體　聖懷俯拊己過如臨淵谷無地自容　聖諭拳拳惟恐不自知其過臣等不言蓋嘗賜臣以繩愆糾違之責矣然實未有可繩可糾之事亦安敢妄贅一辭但政事之缺失或未能當於人心用舍之乖違或不能協乎公議大臣未聞執奏言官不敢論列皇上無負於天而群臣之負　皇上則多矣災變之來豈

無所自臣等職在密勿若先事論列似非大體待其言有未盡自當明白開陳今觀群臣條奏固多節財惜費與民休息之意顧亦有拾陳腐之言者祗應故事立新奇之論者窒礙難行間有切於救民數事又聞報罷是　皇上應天以實而臣下之應詔以文而已竊謂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厚不在煩苛　皇上誠以今之天下為治耶否耶安耶非耶然自古有危亂之跡者圖之為易無危亂之形者防之為難惟在君臣上下無以治安自恃而常以危亂自防嘗聞前代之臣有告其君者曰為國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

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惧小人訛言不足惧山崩川竭不足惧水旱蟲蝗不足惧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循深可畏庶職道消深可畏毀譽失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以為不足惧也非真不足惧也知其可惧而修德以弭之則轉禍而為福其自深可畏者其變無形而其禍甚烈其勢若緩而其伏最深今日之弊實恐類此臣謹就其急且要者曰舉賢才以備任使曰收人心以固邦本曰求直言以防壅蔽敢為 陛下陳之 聖明在上賢俊登庸宜無所謂藏匿者宜令吏部再加訪舉釋幽抜滯登之要途任賢位能無拘常格凡

節行可以厲流俗則小過不須計才略可以濟時艱則浮言不足恤夫古之明王未嘗借才於異代今布列津要未嘗無人而過為忌差遣動稱缺之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此有識者之所深慨也合無行令吏部都察院會同大臣科道集議今四方多事矣何以濟險應變之才四夷侵凌実有折衝禦侮之畧如古之大臣以身繫天下安危者誰欤有若人焉今為置之朝堂以備緩急之用此今日謀 國第一議也內外諸司視臺省為傳舍以官廨為逆旅事多苟簡人無固志欲求治理其可得乎 陛下近命巡撫官不許輕動蓋灼有所見豈獨巡撫為然凡厥有位皆必久

而後可責其成因變之弊其來也久吏部近亦稍稍釐革宜仍令再行查處官能舉職者不必數易待其政成事立而超用之遇有員缺亦就近推補免令奔走道路荒廢職業行之以漸官得安乎其職而久任之規可從而定矣至於救時切務莫先於恤民今小民之失業甚矣 朝廷雖下蠲租之令而黃紙白催比比皆然部檄雖有定額之派而指一稱十歲復如是民之迫而為盜固其所也切觀天下之民貧苦皆同而北方為甚北直隸八府為尤甚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次之今年雨澤愆期禾苗半槁盜賊蜂起有供輸之費挑濬河道有力役之勞而南直隸徐州豐沛

等處地方頻年淯水飄蕩屋廬渰沒人口今不為之所將無民矣乞 勅戶部查照將北直隸八府今年夏稅盡行蠲免勿徵其秋糧待八九月間覆勘如果有收止徵一半以寬民力 王畿安則四方安其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南直隸淮北州縣徐州豐沛等處亦乞將夏稅蠲其半租秋糧待收成時日視其豊歉分為定奪其他各處奏報災異照例令撫按早為覈實具奏蠲免此收人心固邦本感召和氣之至要也北直隸及各省十分貧難地方所蠲錢糧事干起運給邊數不可缺者查支在庫官錢代民輸納如官庫無積乞將淮浙等運司解到官銀量蠲一二百萬兩

代補民粮或折作價解赴各該衙門應用庶免瞞暗之
賠弊貽帶徵之害以負 皇上寬恤之恩其他事例料物
歲徵月派源源不絕民何以堪乞 勅禮工等部通查如
常賦之不可缺者災傷照分量為停徵或量折價銀若係
額外之徵徒省稍紓民難至於直言不聞尤今日吃緊受
病之處夫六科十三道以言為職 陛下令其直言而各
官所陳多浮泛常語況無人敢以直言上 聞者直言既
不上 聞則伏奸隱慝何由而知讒諂面諛之人進矣然
不但言官當直言大臣遇事尤當直言若知之而不肯言
言之而不敢盡是誠有負 陛下克謹天戒樂聞讜言之

意矣乞 勅各衙門大臣各宜就其職業所在盡心言之
無或顧忌若事有未安民有不便繼 成命以下亦當執
奏科道官遇凡用人行政之失矢心以匡正之勿以有所
觸忤輒為忌避尤望 陛下弘天地之量霽 雷霆之威
取其言之善者即 賜施行言之失當者亦必包含不加
譴責則直言上 聞官邪必糾民隱必達于以廣四方之
視聽于以決天下之壅蔽 陛下恭己於上群臣奉職於
下天休滋至庶幾在此不但 天意可回災變可消而已

弭災修省疏　　朱鳴陽

臣等切見本月十一日 清寧宮後房火臣等竊惟 聖
德休明 天心眷格固宜災變不生庶幾純嘏駢集迺於
大祀回鑾之初遽有此災雖云人致實則天為雖曰小災
實關大體 天心方享而警戒之意尤寓咎徵所行而指
示之機特顯臣等反覆思惟妄意揣度典禮失中致直言
廢棄致爵賞太濫致刑罰縱失致外戚驕盈致近幸干政
致有一于此皆足召災況茲數愆各有指驗臣等請為
皇上備陳之頃者所論典禮甲私情則有傷於大義尊
皇號是反戾夫天倫不特舉國以為非 皇上亦自知之

不特人人以為非 天心亦且非之昔孔子在陳聞魯災
曰其桓釐之宮乎喻禮故也漢傅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齊
尊火焚其所居之殿今茲之火切近 清寧 上天
之心備極仁愛豈非以大禮不可喻而人言所當恤故即
聖心於此固為惕然雖上而 宮闈之心猶不因而警動
若乎循指示之迹以體仁愛之心致憂傷之誠以圖消弭
之效此其尤為先務者也大本既端餘弊當收凡行致災
之因皆切修省之實 先朝不用直言馴致蒙蔽 聖明
御極言路始開然近日以來 聽納漸倦持迎心之論或
厭而不從爭大禮之章多留而未報不意新政之初已襲

蔽蒙之舊昔人謂正士道消則火此蓋其一也裁革冒濫
明詔方行錦衣之辯未清而冗流濫進雜趨之途方塞近
幸隙大開文希京官武圖世襲皆得　興邸為詞不知公
義安在雖　明旨嚴加禁革而鑽刺猶復自如是革冒濫
而反增冒濫所謂放賢賞濫官非其人則火此又其一也
權姦亂政天下憤心桃法由今重遺物論所據擬建寺宇
孰非盜民膏而其家人莊業一皆擬奪民利必須盡數
折毀一體沒官庶為絕去禍根稍釋民怨今　明旨於寺
宇則曰不必動於產業則曰不相干是誅惡而反縱惡所
謂廢棄法律則火此又其一也明君之于外戚冀之以賢

教之以禮慎始防微之意不為不至迺指揮邵喜雖聯親
屬宜抑其覬分之求以全其終始之懿今也求房屋而輒
與房屋求莊田而輒與莊田賞賚過多　恩寵太盛恐其
志曠驕希望日廣殆非所以保全之道所謂外戚無功受
寵則火此又其一也至於　綸音之頒所以示大信于天
下也今傳奉問得轉移而　聰明間有蔽惑一事之予奪
前後互殊一人之罪宥變更不一如近日傳奉鎮守是果
主於何人及擬票　旨意多不由於　內閣政本所存治
亂攸繫豈潛操默奪以致旁落下移所謂貴近驕溢則火
此又其一也然此數者皆由典禮失中所致耳蓋典禮之

加既徇乎私於是大小之臣持公論以抑私情而正言始
不用矣希進者恃　藩邸之私而冒濫始多亂政者恃調
護之私而大法始廢外戚恃　宮掖之私始妄請求貴近
恃逢迎之私始得干預孔子名不正之論至是無一不驗
者矣伏望　皇上仰畏　天變俯恤人言推災之所自由
知禮之所當慎不必強加夫　皇號而必先端其本原
聽納無倦容受必弘　大號渙汗而不渝　大綱總攬而
獨斷抑外戚方驕之勢杜僥倖進取之門　興邸臣僚除
原係科貢出身并護衛官員陞任者不動外其餘納銀等
項人員并軍廚匠役人等近因比例陞受職役者通乞

敕下吏兵二部逐一查出或量減其階資或全奪其職任
其千百戶軍旗見註錦衣衛者另改在京別項衛分各處
寺宇并各家財產及賞邵喜房屋莊田仍　敕下法司作
戶工二部應抄沒者照依前項封記無問祖產新產盡數
沒抄已賞過者仍令還官房屋估價變賣莊田照獻起科
其寺宇亦　俯依禮部原議通行拆毀如此庶大禮得中
已足以回　天意而庶幾災祲自無致災召變之由矣

嚴災修以答 天心疏　　程啓充

臣等竊聞 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祥譴告必於大亂之世斯有棄絶之心故高宗則雊雉兆祥太戊則廷桑致異二君者畏天脩德遂至中興 陛下聰明仁孝端拱淵默即位以來刻削弊政放逐奸黨疏黜佞倖親近儒臣治軍恤民勤政講學繼夫動靜語默俱能克享 天心 上帝鑒臨斯須簡在茲者禮成初 郊災變遽作 皇天之子 陛下雖父子親愛不是過也然天人相與殊甚可畏 陛下獨不思仰答之乎蓋以人事忽於幾微天變昭于顯著事成積漸災不虛生 清寧宮 兩宮所居也災及小殿

剝牀以膚也意者猶情之禮有戾乎天常僭逼之名有乖乎典則非 陛下無違之孝失儀禮報之經遷辨大宗忘情所厚且外政撓于風旨親昵肆于貪求輔臣執議而因仍空付于從違禮官建明而奏覆率多于規避加以經生之邪説因而傅會之獻諛逆天理以遂私昵之情使 母后以箝天下之口廢百代之典章貽萬世之譏議臣等以為不正大禮不非禮官不能黜邪説逆旨應天變之劾夫 國是漸搖初政漸改正人漸遠諛巧漸近 旨由中出而 內閣不知則是任賢之貳奸黨獄成而曲為庇護則為去邪之疑講學廢于 經筵視 朝稽于故事諫臣斥逐耳目有壅蔽之虞大小臣疏遠股肱有痿痺之患司禮之權重于宰相樞機之地柔于宦官近雖譴謫而復潛衆覬覦名雖沙汰而實巧為影射邇臣則貪污乾沒經累劾而遲除邊將則賄賂屑夫尚依違而未黜考察或遺于大惡舉錯以戾乎群心莊田之賞賚太多 藩府之乞陞未革廉退之風未獎忠鯁之氣未倡禮樂不興小大之兆常未正刑罰不中輕重之罪犯不孚此皆臣等昧于糾劾令茲多失上干災變致厪 宸衷伏望 陛下仰畏天明俯從衆聽正大禮以隆 聖孝親大臣以輔 聖德齊宮府之體以肅 聖政嚴大小之治以弘 聖化毋徒虛應故

事期于上當 天心仍將臣等罷斥以懲緘默之罪庶幾禎祥必至災變不生是 宗社無疆之休矣

乞脩省以消天變疏　周珈

臣伏覩　陛下紀年嘉靖以來孽火聮罹猛風驟雨江湧
地震之變洊至沓告不可殫述而　陛下修省之詔亦見
再下矣蓋凡史冊所載雖叔季衰閏而天之降凶亦未有
甚於此乃者又有星流於中天光芒異常及震雷迅烈人
有被其擊殺者其灾異亦太甚臣愚不習天官五行之學
姑以春秋之義証之魯莊公七年書夜中星隕則成周失
政之應也魯僖公十六年書隕石于宋五則宋襄殲師之
應也魯隱公九年書大震電則公子翬搆逆之應也又僖
公十五年書震夷伯之廟則季氏之爭之應也夫星失其

度罰異其常而其應皆捷不誣兇逾月之間而二寇交作
其灾異亦太甚矣夫災祥者禍福之應也得失者災祥之
感也天人之際毫髮不爽則　陛下亦思所以自省乎古
昧死請撮其時政之大者言之古者以誹謗而置木懼直
言之不聞也前御史曹嘉以彈劾過當然亦思塞其職也
陛下雖置而不問以勸來者可也乃以遜辭偏請直奪士
階以寘之遠方而且連坐命事閭閣之旁助以蕪其法夫
嘉閣可罪也獨不為求言討乎古者命乘傳以斬將懼違
機之易搖也前總兵官李隆以私憤諸害撫臣行路所共
知也　陛下雖即車中斬之以威不軌亦可也乃復遲特

越歲至於斷案已成猶若赴所在以勘罪狀若將與為之
地夫隆可矜也獨不為死者慮乎古者中官馮龍雖丞相
以撽召議辟益慎近習之易縱也前太監崔文縱家奴以
公斂民利其勢亦薰灼矣　陛下雖付之廷議以嚴首惡
之誅亦可也乃從庇及其奴追夥成命奪法司以歸之鎮
撫是文輩有回天之力而官府無復壹体之視矣夫文可
寵也獨不為覆霜戒乎又有甚者　陛下之人子　以公
議則當尊崇於正統以私恩則當置後於安陸此不易之
定理也　陛下於　興獻帝日討尊崇之典而欲自擬於
名號樂數之間至使禋祀無主而不擇親賢以為之後則

公議既失而私恩亦未為得也夫人事既失於下則天災
自動於上未有有其事而無其象有其象而無其應者夫
有以感之則亦有以消之有以感之者我也可不慎乎臣
竊望　陛下慎選　宗室近屬之賢以主祀安陸　復曹
嘉閣以大啓言路亟出崔文亟誅李隆以明正典刑仍
詔在廷之臣上封事言得失以成　維新之治如此則一
德格天而灾異不足弭矣不然雖　綸音日降宸慮日瘁
亦何裨于灾咎之應哉臣又觀　陛下於灾異之來其始
也未嘗不懼然比來似亦幾於玩矣臣仰覘　宸慮豈不
以灾異久而未應將終於無應而不足懼耶昔成周川竭

地震應在十年彗孛太白經天應在三世蓋微而著久而
益微天之示人信矣史之所占明矣伏惟　陛下欽若昊
天日慎一日惟知人事之所當修不敢恃天變之可幸則
天下幸甚

脩德以應　天數疏　汪俊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欽天監掌監事光
祿寺少卿樂護等題臣等先推得嘉靖三年正月五星以
次聚于營室但其象爲太陽隔近當隱伏而不見今候其
象果伏而不見則其數一定而不爽矣夫數不爽而象將
聚則其降精流氣亦必成祥自古五星之聚莫不有大福
莫不有大禍惟視君德之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
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
百姓流亡蓋天道無親福無常主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
其禍雖不在德其無德雖不受禍如五星聚房周祚以昌
聚於南箕齊桓用覇漢興有東井之聚宋盛有奎宿之聚

是四者皆當鼎革之際一宿一禍培栽傾覆昭然在德惟
天寶聚於尾箕而唐德弗稱遂有祿山之亂而唐業寖衰
今　陛下以聖德中興而五星之數適有聚室之祥可不
益修　聖德愛養黎元以成此大慶乎簡易寡慾修德之
大儉用省財愛民之實伏乞　陛下察此　天數之大克
己約躬勵精而實行之使人心悅而　天意孚則此五星
之聚莫大之福　陛下真有以承之而可以為　宗社生
靈賀矣臣等職司占候竊照禍福之祥莫有大於五星之
聚者至於修德應天之實則非臣等之言所能盡意更乞

延訪文武群臣博求修攘愛民之道而實行之以及內外
左右莫不交修協贊以承此大慶必不使 天眷別有所
顧則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占書又曰天下仇誅則五星
聚于營室則所以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誅者尤
不可不加之意也伏乞 陛下及大臣圖之等因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欽天
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樂護等題稱禍福之祥莫有大於
五星之聚者仰祈 修德愛民以承大慶更乞 延訪群
臣博求其道而實行之又欲加意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
賊之誅其言切至深為有見臣等仰惟 陛下正位凝命

外形穆穆之容事 天恤人中懷翼翼之敬適五星有聚
室之祥所謂有德受慶子孫蕃昌 陛下實當之矣顧臺
家占說以自古五星之聚有大福大禍惟視人君之德何
如 陛下於此可不惕然大有動於其中而益加慎乎昔
堯授舜以天下命之之辭載於論語者最得其要曰咨爾
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
節之先後有不可易此言舜有天下乃曆數所歸非己得
私之也繼之曰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凡事一循
乎天理之當然而已無所預焉中之一言帝王治天下之
心法也終之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蓋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足民為
保天下之先務也 陛下起自潛邸 入承大統天人協
應萬姓悅服所謂天之曆數在爾躬者 陛下既身知之
矣臨馭以來起居視聽之微以至於用舍好惡之著惟
理是從不屈於欲所謂允執其中者 陛下已允蹈之矣
正德年權奸用事宄濫侈靡耗無餘而天下之財盡歸
權室公私赤立國非其國向非 陛下起而救之則已無
今日矣今天下之民生理未復而又重之以水旱非常之
災流移轉徙餓莩相藉 朝廷屢議賑恤而在官無可發
之理在民無可待之儲相顧錯愕計無所出所謂四海困

窮者即積漸至此而 陛下實承其弊遺大艱 上天
之託于 陛下者甚重也拯溺天下之望于 陛下者
甚切自非改絃易轍大有所為其何以上承 天託而下
慰群情哉伏望 仰稽天象俯順時宜圖任老成斥遠群
小崇敬畏戒逸欲嚴諸一心自足以為祈天永命之本其
他齋醮祈禳異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啓倖門以傷治体至
於足國裕民則 今日之務莫急于此必先儉約必端好
尚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戒興作稍可得已即 賜停止
務求安靜休養生息俟以數年天與之時人盡其力則生
理庶乎可復而 國用亦自有餘矣臣等待罪禮官居家

之說素所未習不敢旁引曲證以瀆 天聰至於惠迪吉
從逆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命靡常常於有德求言配
命自求多福則聖言之若出一口傳曰畏聖人之言伏望
秉情經典堯舜爲師執一中以臨照百官登四海以永綏
天祿應 天之實莫大於此其欲修攘以銷盜賊夷狄之
謀者合無候 命下之日移咨兵部徑自查議具奏仍乞
勑令各該衙門同加寅畏勉修職業凡事有關係 國休
民生至計者許其明白敷陳上 請施行以共成嘉靖之
治以答 皇天之眷貴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應 詔陳言以答 天戒疏　　鄭[illegible]
節該奉 勑諭文武衙門官員近來江北江南并湖東等
處水旱相仍地方飢饉人民相食所在盜賊成群應天鳳
陽并河南山東陝西等處元旦同時地震方冬雷電災作
山崩地陷災變非常近日京城風霾蔽天春深雨澤愆期
上天示戒朕心儆惕爾文武衙門官員各宜仰体朕懷同
加修省凡政教有未明刑賞有未當冤抑有未伸困窮有
未恤與夫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俱要一一着實舉行事應
奏 請者具條具以聞欽此欽遵於此仰見 陛下遇災
憂懼之誠臣等不勝感激夫變不虛生由人所召惟至誠

可以格天惟修德可以消變昔太戊修德而祥桑枯死景
公善言而災星退舍天人感應不誣也仰惟 皇上聖資
粹美天性慈仁 內遠燕處游玩屏迹 外朝臨御尊嚴
若神正當春秋鼎盛志慮精明其一念所存豈不欲媲美
祖宗以上希唐虞三代之治乎 登極之始銳意更化斥
逐奸邪釐革宿弊海內欣欣咸望太平之盛治自頃來
明詔以漸而更張老臣相繼而引去去冬及春災異叠見
稽之 史冊古亦無是 國家百五十年所未有之變
也臣等每讀奏報徒切憂惶列侍班行不覺愧汗嘗聞古
子謂[illegible]曰子之辭美矣而諸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

夫蛙黽何人猶能以刑罰諫王臣等叨守法曹奉職無狀
卒奉 明詔導之使言而刑有未當冤有未伸又臣等之
所職掌故敢不避煩瀆謹條具以 聞伏望 聖明俯賜
采覽着實舉行庶刑當而冤伸災異可弭矣臣等不勝懇
切待罪之至為此開坐謹題請 旨 一近來法司問擬
囚犯多干 內降俾忌廢法未易悉舉其最大者如王欽
王錦罪當誅死贓至百萬忽奉 詔旨贓罪俱免舉朝驚
愕莫知所由今王欽等雖以發遣慮其在京家產尚且不
貲乞 勅法司議擬將本犯家產盡數沒入官以助賑濟
亦足以紓神人之憤 一各管牧馬草場侵費百萬事雖

遇革贓應入官今把總等官俱免提追兩廣總兵朱麒縱
僕為患屢經參奏不行革回而廝役之賤併蒙曲貸即此
二事揆之情法不無太縱乞 勅法司查照追究以為欺
國害人之戒 一殺人抵命國有常典近時內官石明因
追積債毆死平人衆証明白法當成獄乃因妄訴宛枉斷
發充軍如此則殺人者皆得不死而死者何辜乎古者一
婦含冤三年不雨其幽憤不平之氣上干 天和實非細
故乞 勅法司究問如律以彰法行自近之義 一原任
給事中劉淑私用大紅原任御史黃國用出牌送人罪固
當治而充軍降職不已過乎王重縱洪載所坐不應即中

願如璵所坐違禁罪因難脫而調任回籍不已甚乎近如
給事中鄭繼曾以所降 綸旨未愜觀聽言雖狂率理宜
優容乃下獄降謫以後事有不是者誰復敢言乞 勅吏
部通查先後被謫官員量酌叙還以明 聖世終無棄物
之意 一南京戶部署員外郎李崇近該守備衙門參奏
不敬繼而言官申論事由攬頭徐浦等計謀陷害見今事
發應該就彼勘問仍勞 駕帖遠拏下獄單詞無証事雖
追究乞將李崇解回南京法司問明奏 請發落以平物
議 一試監察御史馬明衡朱淛因 昭聖康惠慈壽皇
太后聖旦命婦免賀一時不知出於 皇太后懿旨輒有

論列事雖欠審心亦無他乃同下獄試監察御史季本陳
逅署員外郎林應驄列疏論救皆罪 天威曲宥言責乃
并下獄雖 聖心隆孝亟欲自明而臣職效愚豈宜深咎
乞將諸臣早 賜寬釋以慰群情 一國家定制每歲秋
後處決囚犯今法司之囚三年不決矣前一年 初政大
喪猶有可諉去秋審畢照舊監候外議紛紛咸謂中間干
礙奸黨如廖鵬齊佐王獻臣華韋欲求緩死所以一槩不
誅此失政之大者也今聞各犯往往以王欽為比奏乞饒
死如此則王法盡廢可為寒心乞 勅法司將各犯奏詞
立案牢固監候聽決 一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問理

刑名送大理寺審録無寃重者奏 請輕者發落近來
司罪囚或取付鎮撫司收問其鎮撫司取問供由徑自具
請發落如此則法司皆為虛設矣乞自今以後一應罪囚
俱聽部院問擬本寺審録其拏送鎮撫司打問者仍送法
司擬審歸結

災異陳言以消 天變疏 仲選

臣等竊惟古今天下未有無災異之國惟明哲之君能修德
則災變為祥不能修德以應之則災害必至矣故春秋一
書人君正心術之要典也記災異而略祥瑞唐臣張守珪
亦曰古者多難開國殷憂啓聖則志銳情苦則慮深
故能轉禍而為福由是觀之人君於災變之來正所以動
其憂勤之心而啓其治平之機也若只為損而固已為益
惟求其應之之實何如耳近該禮部彙奏近年四方災異
晟無虛月皆出非常此亦咎徵之見必有所感臣等見之
實為寒心既而伏覩 聖諭曰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朝夕

憂懼又曰此非下民所犯皆朕之失臣等稽首三嘆以為
陛下此言即禹湯罪己之言也 陛下此心即周宣遇災
而懼之心也固宜上格 天心消弭災變而和氣充於兩
間矣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然臣等聞之應天以實而不以
文動民以行而不以言感召之誠不唯於人事驗之而已
人事修則天心格人事乖則天理違必然之理也今日之
災異無亦有以召之也輒臣等妄議或者 聖學之未敦
也政權之下移也小人之未遠也忠直之未録也百官之
未勵也民生之日蹙也武備之廢弛也有一於此皆足以
上干天和臣不揣愚陋敬條七事上陳伏冀 陛下采擇

其一曰敎 聖學夫帝王之治與經生異經生之學不越
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已至於帝王則不然所以講明道理
究識事機以爲用人行政之本非小補也 陛下聖性天
開鴻儒日侍所以啓沃之者無不周至固已匹休帝王矣
臣於政用一人其人之制行才器其當與否恐未必盡知
臣於議一事其事之始終利害其成與否亦未必盡知也
臣等未敢盡以爲然使時或有此是亦 聖學之未敷也
伏願 陛下燕閒之時召密勿儒臣顧問天下政事四方
動靜或行一大政令儒臣及該部陳說事狀利害始終備
細 聖心瞭然施行或大臣有缺或用方面臣亦與之評

論其人才制行應當是任然後授之日久驗其當否如有
不職罪坐舉者如此久而行之積少成多其餘可以類推
矣古之帝王憂勤惕厲所以祈天永命者此道也其二曰
攬政權洪範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凶于而家害于
而國言並尊卑之存亂上下之統則危敗有必至者 陛
下英明夙成釐正群弊威福之柄出自 朝廷凜然如大
阿出匣莫可容議近者或以姦黨而復其官或以極惡而
宥其罪或奏掌官而即與管或討 勅命而即得 勅
命人言紛紛皆謂此曹原係 陛下左右往往乘其喜怒
陰援引而福庇之殊非 陛下本意果若人言則政柄恐

不免手下移而無惟乎 天變之屢見也臣等伏望 陛
下廓離照之明奮 乾剛之斷用人行政之間惟以理法
是準以 威福是操無以一時之喜而遽賞人宥人無以
偶然之怒而遽黜人刑人至公至正使人不得以窺伺其
意則威福之柄不至下移天下之政皆出於一而 天意
可回矣其三曰遠小人臣等讀易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
其卦爲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其卦爲否所謂泰者世道
平治之謂也所謂否者世道不得其治之謂也天下否泰
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如此是故不遠小人不足以應
天變也可知矣今太監崔文以邪術而得倖 左右張忠

桂萼以說天而得預 經筵劉凝以白丁而久厠 內閣
蔡章蔡銘吳大田以匪人而居華職之數人者天下人人
知其爲邪佞也知其爲匪人也 陛下任而用之是小人
猶未遠也世道何由而泰耶臣等伏願 陛下大奮 朝
剛于此輩人或令其閒住或令其致仕毋使久玷名器以
恤人言以從 天意則天下幸甚其四曰勵百官[illegible]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說
者謂其人君能謹天戒於上而人臣者各守常憲各修常
職以輔佐於下則君無失德而爲明后也自今觀之 陛
下遇災而懼憂形於言可謂克謹 天戒矣而百官之任

下者誰能克守常憲者哉或徇庇賊人或猶自公事或私通關節或公行賄賂文雖廢而大節存外可觀而內行不足者一於此是皆官職之未勵也其何以慚否 甚以格 天意耶臣等伏乞 聖諭除天下官員見今嚴加考察外其兩京百司庶職令兩京科道劾其不才不職者咸罷黜之以應 天意以備臣工則百官各修其職以稱陛下之明明矣其五曰錄忠臣臣等聞之匹夫結憤六月飛霜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天人感應之機至速也前者在廷之臣或論事忤 旨在外之臣或守法被疾 陛下怒其狂妄皆置之罪謫戍如豊熙等為民如馬明衡等降遠

方如馬卿陳逅等謫外任如呂柟等不幸而死如王思裴紹宗等罪之誠是也然原諸臣之初心皆欲效區區之微忠以受知於 朝廷無他志也今而或死或謫或降或調使之抑鬱而不得其志也是豈 上天生才為世用之心哉近者 陛下於衛道等諸臣憐而祭之皆復其職而以上諸臣獨不被其 曠蕩之恩此災異之所以屢見也臣等伏望 陛下天地父母之心哀而憐之或漸復其官或量移近地不幸而死者旌其忠而錄其後俾生者得效其愚而死者得瞑其目自然和氣充溢而 天意可回矣其六曰蘇民困天地生物以人為貴故立君以生養之使各

得其所故曰民牧此天意也 祖宗盛時民戶計一千六十五萬有奇而民口六倍其數當時差派不煩徭役不重催科不擾為守令者又皆寬厚平恕之吏是故庶民得安災變不作自正德以來流亡頗甚且以南直隸一方論之始遭流賊之變民之死者什三繼以水旱疾疫之災民之死者什五加之椎姦痛毒酷吏肆威死者不生散者不聚拾室久空蒿萊滿目較之前日民散不及者已太半矣而差派如故徭役如故不惟如故而又增之催科日煩無有寧日為吾民者大家怨咨小家悲泣殘酷之吏日新月盛天地一大父母也視民皆其子也如之何而不動心哉此

災變之所以頻仍也臣等伏願 皇上體 上天仁愛之心悼下民流亡之苦乞 勅該部行各省地方會計民數如百里者撥為六七十里如五六十里者撥為三四十里量其里分審派均徭盡去貪殘酷恭之徒而求寬厚平恕之吏以休養之一切不急之征暫且停止待其稍稍振起然後徐復其故則民生少遂民困少蘇而 天意可回矣其七曰振武備臣等竊觀往事凡地震冬雷氷雹之災皆兵象也今 聖明之時雖當無此然災變不已必生荒歉萑蒲之盜伺隙而動不可以不深慮也且以南京而言祖宗根本之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軍職皆驕于徒事文

上而不諳戰陣士卒皆士人唯充私役而不辯什伍凡年力精壯者皆私役於守備坐府坐營之家輪番上直多將百餘人少亦不下六七十人其餘操守備者往往皆老弱不堪之徒且其紙盔布甲殊不精明木刀竹弓全無堅利書曰有備無患今平居如此萬一有卒然之變欲驅之以荷戈向敵豈能濟哉往年流賊橫江而下士卒望風奔走震蕩動變遲留累日不足應用無備之患固已如此此亦救變之不可緩者也　勑南京兵備會同守備及點軍科道等官嚴加簡閱將其老弱凡年力精壯充私役者盡數退出歸之行伍使其充實訓練弓馬務求閑熟點視器械

務求堅利其有武藝不精兵甲不利者本管官一体住俸待其完熟然後開支如是久而行之則人各自奮而士氣百倍武備不期飭而自飭矣臣等待罪言官義當陳力平時不能隨事納忠匡救闕失致天災異迭見驚惶　聖心此皆臣等不職之所召也謹畧陳愚見以塞萬一儻言有可采乞　賜施行仍將臣等罷斥以應　天變以昭人臣不職之訓臣等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務實勝以答天戒疏　劉世龍

臣伏覩六月二十九日　明旨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宗廟尤重朕聞天变不勝驚惕茲　五府神靈必須奉慰其祭告文省了儀禮部便開具來存此誠　上天示戒務要應之以實勿事虛文繼覩七月初三日　明旨又云致災之由端在朕一人欽此臣三復　天言不勝感激乃作而嘆曰明明天子真大有為之君不世出之主也臣愚何幸而躬逢其盛哉臣聞　天祚有德變不虛生仰惟　陛下仁政蓋與天地同流而非常之災猶復不免推所從來實惟中外大小臣工職守無狀以致上干　天和災及

祖廟　陛下乃輒引咎自歸復令諫官極言時政得失即此一念天監在茲昔周成王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宋景公出罪已之言星為退舍矧　陛下修省之誠務欲見諸行事之實臣見　天心上格和氣日臻　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祖宗在天之靈其有不慰者乎臣職非言路本不當言又有所懷不能自已茲重有感於　陛下畏天之誠敢不乘時以效夫野人芹曝之獻謹以時務之重且大者列為三事仰瀆　九重誠以　陛下繼天立極有感必通故竊自好名之嫌以少伸其圖報之私非敢為無稽之談以自取大不韙之戾也伏望　陛下察臣懇切之情

怨臣狂妄之罪深惟爲治之不在多言側念愚者之或在
一得也　賜優容少加省覽則臣愚不勝幸甚天下臣民
不勝幸甚　一曰杜諂諛以正風俗臣聞天下之患莫大
於風俗之不正而風俗之不正由人心之壞使之也人心
之壞非由他也由患得患失之心使之也夫患得患失之
心勝則寡廉鮮恥之徒多寡廉鮮恥既繁有徒而正色直
氣日以消滅則平居之所恃以尊主庇民臨難之所恃以
伏節死義者將倚賴哉今天下之風俗人心臣不知其成何
氣節也刻薄相尚變詐相投諂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
壞於上學者日壞於下如脂如韋爲鬼爲蜮彼倡此和靡

然成風或片言不相協而禍患已遂於身家或一笑未及
終而戟盾已礪於膏膽是以人圖自全勢不兩立與時浮
沉之輩則惟以安分守己爲常而常恐獲戾於人獨立卓
行之士則徒抱憤世嫉邪之志而安能手援天下以致人
心[illegible]薄風俗益偷究其末流不至於大壞極敝不已也臣
以爲轉移變化之機非　陛下以身先之雖使家置一喙
市列千金則積久之弊安能一旦而不變邪伏望　陛下
洞察幾微大加矯正握其要以風動四方端其本以統御
萬事勿以諂隨阿諛者爲賢能勿以正直鯁介者爲不肖
勿以私好而有所喜勿以私惡而有所怒虛心以防邪佞

之欺讒已以來忠讜之益仍　勑大小臣工各[illegible]協
協和以共圖成功毋朋比以私植黨與事關　九重則明
白開陳利及萬方則懇切敷奏可者獻之否者替之不以
事之小而互相隱藏不以勢已成而巧於遂就獲乎上者
勿以[illegible]於下壞於已者勿以此而責於人將見四方
觀風莫不感動人心一移俗尚自美如此而天心不應者
有是理乎臣愚　陛下所謂應之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
擇之萬一也　一曰廣容納以開言路臣聞天下之患莫
大於上下之情之不通而人君之德莫大於使人得盡其
言之爲美夫上下之情不通則貴賤之形迹日隔而壅蔽
之禍深人得以盡其言則人君之耳目日廣而欺隱之弊

絕夫壅弊深則寸步之間皆如隔世雖欲用其明而不可
得也欺隱絕則萬里之外皆如對談雖不用其明而自莫
之遁也古先哲王深知其然是以旣設敢諫之鼓舜有誹
謗之木成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謙虛自待延
訪多術猶恐夫天下之情或有未通天下之言或有未盡
此所以上下交孚幽隱畢達而大業昭於四方榮名垂於
萬世者職此故也伏惟　陛下天縱聖神德超今古其於
天下之人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而何所遺其於天下之
言如日月之無不照臨也而何所遁而臣猶復喋喋云者

真知　陛下為堯舜之主而必欲使斯世斯民同享唐虞
之治而後已也臣竊　陛下臨御以來犯顏敢諫之臣皆
之　先朝尤為獨盛其故何哉良以　真主難逢明時不
再故凡苟有志於用世者感恩乘時自奮以承　德意之
萬一其舉而得言者亦必交發篤慶而始敢冒犯乎　天
威雖其一時所言或激切狂直未能悉中乎時宜而其中
心所發則忠愛憂思惟欲求盡乎誠節較諸循循默默取
寵以固位者蓋不侔矣今而放逐既久悔悟日深險阻備
嘗事体自有見是　陛下之所以抑之者乃所以成之也
陛下何不悉加寬宥以遠追堯舜湯武之盛軌哉臣以為

非獨堯舜湯武為足尚也三代而下如漢高祖世祖武帝雖
皆有為之主要之亦未聞乎主諫者尚且則以漢祖為緯
紂劉毅則以武帝為桓靈當時之君非惟不以加怒抑且
笑而受之垂之青史以為美談近而二臣狂直之過亦自難
掩則凡言之當否其得失固在臣其而於聖德何加損焉
伏望　陛下念人才之難得憐有容之度凡諸臣之一切以
言而獲罪者有其既往之愆開以自新之路原其事情以
次擢用其不幸而故者行令原籍官司存恤其家仍令自
今以後大小臣工凡有所見許令自陳務盡敢言之氣以
無負佐根主之心將見天下共所聞見益足以裨益

陛下之聰明天下之血脉相貫通足以培植　宗社之根
本　盛德大業殆將與堯舜湯武並隆而濩晉二君不足
道矣如此而天人有不孚和氣有不應者哉臣恐　陛下
所謂應之以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也　三月
慎舉動以存大體臣惟帝王為天下之宗師而舉動尤人
君之大節一動所在四方為綱一時所行萬世不泯此其
關係豈小小者而可以不慎乎哉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
動與天合惇大纖悉何事不周而臣猶復惓惓不能自已
於言者誠念生逢堯舜之君而惟欲快覩雍熙太和之治
也臣聞之孔子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君子篤於親則民

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誠以大臣為中外臣僚之表
率勲戚實國家休咎之相關苟非有大不可而不容以必
貸焉者猶當曲為之處而不可輕疑棄也臣惟　陛下之
於大臣必先知其才之非常而可托故委之以重任而不
疑夫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焉而去之又急遽而
召之又或因事而械繫之箠楚之則何以為人臣者勸哉
夫臣於君也猶子之於父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是故
其進退榮辱之際惟其　命而莫之違也而　上之所以
處之豈容不察其情而全其体耶臣愚以為　陛下歷試
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因事託詞令自劾以禮而退

如其素行無缺委任既隆乃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顛倒
之　陛下固已付之無心而不知天下傳聞殊失觀望恐
非所以御人臣之道也至於故習如近日張延齡家憑寵
為非勢所必至罪既難議法在不容此在　廟堂自有定
論臣何敢贅側聞長老之言　孝廟在時待之過厚或至
釀成今日之事殆未可知然彼豪貴之徒焉知盛滿之戒
自貽伊慼今復誰尤區區逆豎亦何足惜獨念　孝廟在
天之靈　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庇其骨肉之愛
於情忍乎　陛下孝養兩宮心如日月海内臣民孰不稱
誦恐於此際殆亦不能不為一動心也頃見通報創造神

御閣啓祥宮特令二三大臣督理其事此固　陛下尊祖
愛親事亡如存之義臣則以為兩京　太廟之災方在日
前　陛下修省之誠正遑　天表　五廟之靈悵悵焉何
所於依安慰之儀皇皇焉人皆有待抑其煨燼之墟未知
應否重建如不可已則今日工役之事且急更有過於此
者乎矧興作頻年四方彫敝災傷變故到處相聞此又民
勤於食時詘舉贏之候似宜稍量緩急而為之以漸殆未
晚也他如日用起居之常　萬幾應酬之際凡有關於
聖躬者尤望澄心定慮孰思審處詳之於始以圖其終慎
之於微毋待其著則本端而物無不正　德盛而業日益

隆人事修於下天心格於上和氣感召災沴消弭係此哉
隆長之慶端在是矣此出狂妄之談不識忌諱之甚不知
陛下所謂應之以實在此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乎否
也

順人心以回　天意疏　　何維柏

五月二十日該　內閣輔臣傳示　聖諭再今日實恃
上天示戒于謹身殿實朕所致也卿等具　奏問愆已總
然此雷火非人為之必有所謂修身之宜當如此諭欽
示禮部御臣伏讀於此見　陛下惕然惜修省之幾至明也
五月二十一日該禮部題奉　聖旨上天垂戒朕
切感懼致格在朕勿以他諉自二十二日始朕與卿等修
省如例大臣不必自陳各衙門大小官人但要忠盡厥職
如果有關係　國家大計嘉言各自陳說來行臣復讀於
此見　陛下戰兢自咎欲聞善言求修之實以對　天命

此　陛下之誠心至切也為臣子不能上休　聖心以其
實於　陛下者是歟　天者也臣不敢不盡其愚切惟
人君之至尊也崇高富貴之勢生殺予奪之威皆擅於一
己天下之人莫不尊之畏之孰敢挑其勢而犯其威哉所
得而限者惟天而已矣人君受命於天奉以行道所得以
宰制之者亦天而已矣天之於君也猶父母之於子也非
大不肖父母不忍棄絕而不教有過則教而戒之未改則
鞭而撻之以復其善以成其愛天之於人君非無道之世
亦不忍棄絕之有過則必示變之而畏而改則悅而祐
之惟其愛徵之而不畏不改則終而卻之亦不終徵矣

是一徵戒之間而人心向背之幾天命之向背國勢之安
否繫焉甚可懼也　陛下因雷火之徵即反躬自訟求修
省之宜祈善言之進此誠達　天心之微求治保安之機
也故臣今日不以有徵為慮而以受徵能畏為美何者人
心玩則易忽感則易奮忽則雖明智之君不能保其必治奮
則中才之主亦能易危為安故君明智之君惟恐其無徵
無徵則易安而忽矣在中才之主恐其徵而不畏不畏則
災變日孤矣故人君之患莫大於自殄乎天地人君之福
亦莫大於祭天之徵也　陛下聖智仁孝勵精圖治英明
廣運制作底定孟子所謂大有為之君天下古今所共仰

而愛之者天心無私其肯忍負　陛下者哉降徵儆于誠
示仁愛之端致徵戒之切俾　陛下因警而感感以思奮
奮以立勸朝兢夕惕而無縱其所玩庶不負　上天深愛
之意故今日之徵乃所以安全之術臣願　陛下今日修
省之實加之意而已臣何慮焉昔者漢文之世災異迭見
可謂徵之至矣然文帝能行修省之實以致之民恭儉率
下化民以德臺惜百金之費后宮衣不曳地可謂不敢輕
靡天下之財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窮兵絕塞可謂不
敢輕用天下之力虛懷受言前席賈生除誹謗妖言之罪
可謂能受天下之善數者乃其大者猶至於節目之詳史

不盡記以啟順人心以召和氣天命於行永衍國脉於後
裔傳芳声於異代此　天心仁愛而不已雖屢儆而無害
也下至武帝雄才大畧多虜實無祥瑞之文日見災卒致
海内虛耗幾於亂亡何也有所恃而無其儆矣天故縱之
爾文帝畏所儆而治武帝樂所恃而昏人君察於此二者
可以鑒矣故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此之謂也我　皇上心揆堯舜道憲　祖宗下視漢文未
足數者然聖王取善不遺下體賤如芻蕘尚擇而用之而
况文帝為世世師者哉此臣所以惓惓望　陛下修省之
餘兼取文帝之可法者覈其實而效之民心悅而　天意

得矣太甲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天之耳目
在民故上下交與之際不可不慎也臣等粗淺不敢效漢
儒徵驗之說以誑　陛下特以為今日急務莫先於順民
心而已矣臣聞之國之所保者在民民之所天者在食民
失其所天者則怨怨則逆氣乘之逆氣成象則天為之怒
而災異生焉故明辟潑於天人之故則莫急於節一己之
欲以得天下之心消未形之怒以致天地之和變不虛生
妖以德穰臣見數年以來災異疊出水旱虫蝗之厄日蝕
地震之儆四方疊奏特舉大畧　陛下所可得而知也至
於民受其災物失其依居者多菜色死者填溝壑流離困

苦有司實惠不至無所控訴　陛下不可得而見之也財
之所生成於人力秋毫之入皆民膏血　陛下所可得而
知也至於農事艱難未穫而償飢啼待食下民輸稅辛苦
萬狀勞啼得息　陛下不可得而見也　陛下即位以來
遇災則有賑遇赦則有免　恩至渥矣然而臣工不能
上承　德意科斂百出加以貪汙浸漁之害僅微之吏一
下小民破産鬻幼與家罄盡　上覃恩而下則壅澤不流
而害則浚民雖至愚豈得不怨此　陛下不可得而見也
又况今日督邊糧者以糧草告竭主兵柄者以軍餉告竭
司會計者以粮貯告竭督工程者以銀兩告竭凡形諸奏

章博之群議此公用之困　陛下所得而聞也至其工作
所以耗竭之故與夫邊軍渴望之者　陛下必不得而悉
知也百姓困於下公用竭於上州縣征稅之貯上供殆盡
内帑累世之積日漸消耗况比有邊警之備南與閩粤之
師中有土木之役入之有限出之無窮古人所謂以有限
之財填無窮之浪費者及今不為之計則雖有智者亦無
以善其後矣謀　國重臣此時正宜舉民之疾苦論將之
利害度事之可否量勢之緩急一一以實告於　陛下　陛
下仁恩浩蕩明照萬里使得備知矣天下呻吟若此公私
竭之若此天下事勢可否緩急又若此則將惻然而惕

然而思譬猶屠人執無罪之牛羊將剸殺之以市其利屠
者雖欲死者且皆使 陛下親見其苦迫之狀號叫之声
則必急為之解而不忍坐視親見斯民困苦之實寧忍視
其斃也哉臣以是知 陛下之必不忍也但惜令之議者
多不以實告乃取倡為加賦之說是但知因一己寵幸之
私而不為 陛下惜天下生靈之命但知濟 陛下今日
之事而不為 國家顧後日無窮之計謀 國之臣若此
其欺公誤 國甚矣 陛下宜整飭之以為監戒夫天下
猶人身然今有羸病之人神昏氣餒手足不能動履召醫
以治之尚恐其不起乃復加之箠撻則立見其死矣天下

之勢何以異此人心 國家之氣脈也今財盡不能勝其
求力屈不能勝其役人心洶洶然敢怒而不敢言然而不
敢擾動者賴 陛下十數年畏威有以畏服之爾如使賦
額再浚橫歛交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
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即如漢武輪臺之悔噬臍莫及矣此
志士忠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嘆不能自已者也五子
之歌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言慎之不可不早也夫止患
於未形則易為力防難於已然則難為功故臣私心懇切
望 陛下今日修省之餘 留神獨斷萬機之中何者為
重何者為輕何者為本何者為末酌緩急之序析利害之

詳察天命之徵審安危之幾亦在乎熟思之而已夫愛其
所當愛者謂之仁已其所可已者謂之智為其所當為者
謂之義 陛下衆建宮宇以備規制安南之役以誅不庭
天下臣民皆知 陛下之不可已矣皆知理勢所必為矣
然臣當推之夫能舉烏獲之任者必賁育之徒也有人於
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出語人曰吾足以舉百鈞是謬也今
民力殫財竭公私交困可憂之時也工役之繁師旅之興
是莫大之任也以可憂之時勝莫大之任是猶責一雛之
力以勝烏獲之任也人皆知其必不能矣故臣願 陛下
今日為其所當為已其所當已者耳夫兩宮之建與 山

陵之役所關至重勢實不可已矣至如洮河功德二處之
役則在所可緩矣夫力能舉則併時可為臣何敢冒死以
阻 陛下但近者該覆題洮河之役以七百萬計則功德
之敗作亦不下二百餘萬矣至於右都御史毛伯溫議處
征南軍餉亦須四百萬此皆大約進度之議乃若工程顧
倩侵剋私弊則有會計所不能盡者軍門犒賞日期久近
則有意外所未及者今日之利搜羅殆盡往者納粟之利
所得不過百萬尚不足周一年之用而天下已嗷嗷然謂
陛下輕爵以獲利所獲不足以償所失事之至此可謂極
矣今復以千百萬之數責取於困極可憂之時臣恐雖有

聚斂之臣亦皆無所施其術矣爲今之計莫若緩沙河功
德二廟之役併力以圖帑藏之成余以漸積爲之亦未爲
晚至如安南之征臣且不敢論其利害第爲財力不足恐
大事一舉勢不可止民益困用益窘而師尚未旋於此之
時將何以給之夫財非神鬼造設之也用不足其勢必厚
斂諸民民不支則去而歸諸盜驅民之盜仁者不忍也況
古人舉事貴於萬全欲以圖成慎於謀始臣望　陛下再
以臣言思之如臣言謬妄則臣非無悔尚有可採則量時
之可否勢之緩急事之利害民之疾苦若此等稍緩之以
俟歲和時稔積漸以圖成則此舉臣見其利無見其害也
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又曰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孔子大聖也言足爲萬世法臣願　陛下事
事師之則民心不搖　天心益享内憂不作外患自消實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順人心以答　天譴之至意也臣待
罪言官今數月矣朝夕惶懼未知報稱臣雖不敏非不知
前車之戒然　陛下以言責臣臣不能以實對則不惟自
欺以負　陛下亦且獲罪於天今故臣一得之愚不自隱
諱亦忠於　陛下之分職也

災異陳言以裨實政疏　曾鈞

臣等竊聞帝王之世天不忘儆人不諱災明主不忘飭身
之誠良臣不忘格王之念故得休徵協應而治化彌昌
符載於圖錄垂光流於竹帛不可誣也然大臣以休國爲
義則謀於廟廊也無隱情小臣以懸闕爲心則效之於縣
也無異語故夫翊襄鴻運圖惟　化機又在於臣道之各
盡而已茲者風霾示戒於京闕木氷告異於　留都水旱
連災於各省虫蝗分害於河南此咎徵之見於天者也疾
厲致災於河洛流離轉死於湖襄盜賊競作於東南胡虜
驛騷於西北此變故之見於人者也夫以　陛下道格玄
穹德合黎庶天下既已治矣而災異復此洊臻何也董仲
舒所謂天心仁愛不誣也　陛下憂形於色引咎在躬發
德音采群議令勿事文飾　陛下一念　天地　祖宗實
臨之故得三元效靈百神受職其所庇禱生民樂業祈
天求命之道端可識矣臣等見聞寡昧其何能仰　聖謨
之萬一顧臣等待罪言司職居獻替苟有見聞不敢緘默
謹恪遵議冒瀆　宸嚴一曰用人二曰理財三曰備邊四
曰彌盜用人之術莫先於誼習理財之術莫先於舉要備
邊之術莫先於審機弭盜之術莫先於察情何謂用人之
術莫先於誼習士習之[illegible]薦污之成邪徽[illegible]亦[illegible]之分弗

明也今之為滿中隸會者率多以掊剋為能事以苟且為幹
途術且文書曲刻吏胥而為之監司者毋不能盡激揚之
實或以喜怒為工拙以毀譽為軒輊以奉承為賢劾而銓
司又或以虛名為查訪以參差為遲速故士或以守撲而
沉下僚或以拔資而鈞顯權得以成風感而為沴亦有由
然故曰廉汚之介常嚴也大臣者所以甄別賢否愛惜名
器以為國綱者也循資以處常品越格以待異才官其自
有定規而人莫之干也今一有員缺則自衒以求進矣孰
而不慚是以 京師有攀請之號每聞之人曰茲缺也將
與其人代之者某人而代某人者又某人也已而果然則

亦以為固然而恬不為怪矣夫如其宜用則何待其求之如其
不宜用則何聽其求之如求之而不得則人不求之矣故
曰靜躁之分不明也至於大臣之自處則亦有可議者古
者大臣慮四方今則守局而循常矣古者大臣恭儉以率
物今則躬奢而競靡矣古者大臣被論則惶恐待罪今則
強辯而傷體矣古者大臣上 殿相爭如虎下 殿不失
和氣今則私鬪而相傾矣故夫忠佞之辯惟 陛下加之
意而已矣何為理財之術莫先於聚要昔人謂天之生財
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也問之於官則府庫匱矣問
之於民則閭閻困矣詰求其故或者制用者不得其經也

夫所謂司國計者謂其能川其故而行之以酌盈縮之
術也若握算則籌而僅僅於升斗出入之間當爭所以守
財者耳昔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一詳因之而書其總數
較因之而錄元祐皆以職時事之變易稽財賦之盈耗酌
同異而施籌畫宜采韓愈 勅下戶部以歷年事例參其成
書以每年之所常入制每年之所常出較其大分所餘幾
何於各衙門之凡有錢糧者悉推而稽之既知盈耗之由
須酌調停之法講求經常可守之規以周倉卒不虞之用
而後可也只如諸邊餉之不可已者先定其則於會估毋
使冒破次程其度於興作毋使虛濫終稽其實於開支毋

使侵耗則物力不屈而事功可勸有宜速不迷可完未完
者則巡視官參劾而重處之則亦不俟他求而財用自足
矣所謂備邊之術莫先於審機者機之所在功之所由以
成否將之所以不得其心以取之非其宜也兵之所以不
得其力以養之非素也此必至之機也近者兵部奉 旨
會推論固多端矣亦有所不必論如烽堠間諜之類一將
官之能耳將得其人此有不難耶若夫會推將材之議屈
辭亦以未必能耕何也熟閑弓馬指諭韜略非將也機權
伴於鬼神氣聚吞乎胡羯肝膽乎於士卒忠義發於天性
以將也若專徇其驍勇則關張之無敵卒不免於敗亡身

取其議論則趙括馬謖用之而遂窮故將者非一日之致也積而後見者也天下未嘗無將材須於本兵與任督撫者有克誠爲　國之心得保求賢之志而後可以得其將也若一時論薦而遂欲得之恐不免於虛文　方今將官縱朘削以充饋遺用要結而營保陞遷緣得任而且圖存陛下之所謂不愉忠良法盡矣鑒之矣近者翊國公郭勛倡爲之說曰武臣之失機者非不能勇蓋因寡不能勝衆又曰將官多被撫按官不諳軍旅逼其出戰夫不責其柔脆之不習而輒諉於兵力之不侔不責其忠義之不生而輒原其失事之非罪臣恐三軍之衆聞而解体四夷之人

因而生心故必公於擇人信於行法而後將可得而議也夫大臣有聯軍之義有一體之成而後可以集事糧餉之不儲也明矣但兵部知足食而不深求所以足食之法則曰請多發倉銀戶部則怫然以爲不係於無食也兵部不聞戶部之虛實戶部不問兵部之緩急非非也太倉銀兩固無可發於是遂計議終不可以不儲民稅逋負同無可徵矣而窮兵或不可以不恤乞　勅下各邊巡撫官備查見在若干逋欠若干其追徵而得之足支若干時其自後蠲徵而無欠也足支若干歲其無待於仰濟矣乎其有可以區畫矣乎必爲久長之計勿爲旦夕之謀而後兵可待而

食也所謂弭盜之術莫先於察情者盜亦民也飢寒刹而犯干戈則爲盜飢寒所迫不足以保其室家故弱者轉徙而就亡強者眷暴而爲劫因其勢也故撫臣賑濟之惟法有司寬恤之以宜則亦當漸還於田畝矣然又宜少弛私鹽之禁以開其生路明昧黨與之誅以發其二心若其連犄兇徒爲之魁首投倚巨室猾其窩藏此其必誅不赦者近聞北直隸山東等盜居家肆劫州縣畏而不敢問守備巡捕等官則公受其財而私爲之地養盜貽患則賊之雄也宜急治之江南太倉崇明等盜駕下舟浮滄海掠居民劫官庫截商船而又勢足以逆護其家官軍欲守之則日

月難計欲擒之則出沒無時亦大患也今湖廣江西等處則又有老奸猾賊爲之宗深山大澤爲之險藪夫不可以卒議伏乞　勅下各處撫按等官亟爲之計務多方以捕追無姑息以養亂或懸賞功之招使地方居民財力足以抗賊者許其以家力討捕之而酬之以官或爲向導或助兵粮者則視其勞而爲之賞及今猶可爲也臣恐窮閻各處礦場所得無償所費而無賴之聊脫於礦也尤不火此亦彼之窟穴也伏乞　勅工部議罷之亦可以緩意外之虞矣凡此皆書生迂愚之見知非經國之遠猷然一念之誠無所爲　國雖不能盡其誠略而亦或得其緣端

惟　陛下賜之覽觀　下該部詳議可否　上裁之臣等
不勝戰慄懇惻之至

因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趙鉞

臣伏見今者正月之朔日有食之夫日食之變雖曆數可推而春秋日食三十有六亦未有無其應者故聖人書之以示災至于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見三朝災非常有應為尤重臣謹按春秋所載先賢所論皆以為陰盛陽微之象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又山東淮徐之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疊見章奏皆為陰盛之類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故自古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有災而無應之理恭惟　陛下遇災而懼同符大禹必能上回　天心左右之臣亦必能極言時

政之闕失以上副　陛下脩省之實臣愚雖身在萬里而志切效忠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横時肆侵陵閹臣怙寵擅作威福竊以為有若影響之不謬者敢昧死為陛下陳之伏讀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蓋前代政在中官則有望夷之禍政在外戚則有新室之變至于委任臺閣最為得策而用或匪人猶不能無專

權亂政之失我　太祖高皇帝因李胡之敗長慮遠算于
是始罷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而總之于　朝廷上不
恭其操柄下不嫌于偪此　聖祖之慮所以獨超乎前
代也　成祖文皇帝時始命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
閣然初皆編脩侍詔等官終永樂之世亦不過爲翰學士
之職蓋取其足以代　王言備顧問而職輕權亦則無專
恣僭竊之虞此　成祖之制所以深慮乎後世也洪熙中
楊士奇等始以　東宮舊恩兼領保傅景泰中王文復以
保傅之重兼領冢宰于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　祖宗之
微意寖以失矣　列聖相承循爲故典故議者以爲今之

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　高皇帝不設丞相
本意然當時諸臣雖身居宥密參與謀議猶未敢招權市
寵賄賂公行于外故內閣之權雖重其弊尤爲未極頃者
夏言以貪恭之資肩跡　禁扉今大學士嚴嵩復以姦佞
之稚繼登台爲怙　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
憎事無大小咸欲禀承于已人有少違則必陰中以禍于
是百官懾息諸司望風天下之事未以聞于　朝廷先以
聞于內閣其人者銓司之職涉本兵之用舍尚書先以白
于內閣必許可而後敢士之躁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
閣之私人與通賄者則不可得邊臣遇有功罪則必扣剋

月根行賂于內閣賂入則順指諸司曲爲擬議無功
者受賞有罪者免刑体勘之臣明知其冒濫而不敢以
上聞執法之司心知其寃抑而不敢與申理至于宗藩勳
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賄賂之厚薄以爲遲
速于奪而莫之顧諸司之章疏必先呈稟而後聞四方之
奏請名爲副封以自達謂之揭帖白事之官班候于其門
者日無虛刻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者不遺微小其諸中
外臣僚之陞除致謝朝　覲進　表公差給由之土物餽
遺大者千百小者數十奇珍異彩水運陸輸者則又視爲
常例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美功德比擬

不倫奴顏婢膝于其前而甘心掃地者則臣所不忍言也
蓋昔者散丞相之權而分之于府部諸司今則合府部諸
司之權而悉歸于內閣雖前代丞相之專權亂政何以加
此　陛下天縱聖神　乾剛獨運自以爲予奪惟卑于
宸斷題覆則在于諸司閣臣雖參與謀議不過票擬[illegible]
裁而已而不知諸司之題覆則已先受其風旨閣擬無一
擬莫非而存其胸臆群臣敢怒而不敢言　陛下[illegible]
知之今言雖莫逃于　天誅而嵩猶得以播其惡[illegible]
剛暴而姝淺其惡爲易見嵩柔佞而姦深其惡爲[illegible]
此諸臣有指嵩姦邪之狀者有列嵩貪饕之迹者[illegible]

下之所熟聞無俟于臣言臣本外臣不知內事至于[illegible]
罔　陛下之術則固四方之所共知者臣請試舉一二而
陛下自察之蓋嵩類俟逢迎之巧似乎忠勤諂諛側媚之
態似乎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而
先發以制之故少敗露善以厚賂結交　陛下左右親信
之人凡　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　旨　陛下
見其小有所諍以為非盡從者而不知嵩成　聖心所不經
意之事稍為執論以絶　陛下之疑　陛下見其外若無
與以為非招權者而不知嵩意所欲則脅制諸司題請而
莫敢不從或俟　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

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
于　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內閣幸而洞察于
聖明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　陛下
代嵩任其咎嵩則有丞相之實而無其名有丞相之利而
無其害故怙　寵作威招權納賂嵩與言等而立心之深
為術之巧則嵩非言之所能髣髴也嵩粗有文學性亦警
敏　陛下久加寵任而不疑屢抑人言而不信竊意　聖
心必以為嵩有可用之賢而無關于　國家之安危耳然
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政權悉歸于堂
權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臣

多奔競貪冒之流本兵之用舍失宜而武臣[illegible]
之志邊臣之功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帥之賞罰日淆而
卒伍耗弱封襲非賂不行而大典日壞贈謚非賂不得而
國是日淆群臣懼於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　上聞四方
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怨十數年以來使　陛下
欲致太平則群臣不足以承　德于左右欲遏醜虜則將士
不足以禦侮于邊隅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其底寧民困
已極而內變日虞其將作盖古者雖中材之主而輔佐得
人皆足以致治今　陛下躬至盛之德　總堯舜之盛
憂勤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

姦邪何由以致之中外之臣見其流害天下貽憂　君父
懷抱欝欝思欲為　陛下一言者亦久矣每竊私議以為
昔漢光武不任三公其後政歸閹宦卒有王甫曹節之禍
萬一　主上因一二匪人之故盡疑左右之臣則後世必
有以斯言為過者相顧莫發卒至于今上干　天變洪範
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　皇明祖訓有曰當未知之初一聽[illegible]
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慎勿姑息惟　陛下燕閒之頃深
思而徐察之至于醜虜驕橫則因　聖心之所軫念[illegible]
于防禦諸征周詳然自庚戌以來臣見　陛下嘗[illegible]

之武勇以足兵矣竭天下之財賦以事邊矣搜天下之逸
遺以任將矣行不次之賞神莫測之威以風示中外矣重
血戰之功寬損軍之法以展舒諸臣矣二年以来雖仰仗
皇威虜無深入而封疆之臣猶復擁兵自護引日偷安未
見有堅甲利兵真足以制醜虜之死命而紓　陛下宵旰
之憂者何哉朱熹有言其本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其
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自頃閣臣行私邊帥用倖以
掊克為得計以營求為有能遂致　朝廷之上用者不賢
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是則紀綱一壞雖有百萬
何益于事書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詩曰小雅

盡廢四夷交侵故內有振作而後外有尹吉甫內有魏相
而後外有趙充國自古未有小人在內而將帥能成功于
外者也臣願　陛下覩上天垂象之顯察　二祖立法之
微　念操柄之不可使移　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嵩早
賜罷黜以應　天變以後閣臣得如　成祖故事斯為上
策若　陛下以為循用已久勢難卒變則請慎簡其人不
許侵與府部諸司之政府部諸司亦不許事先關白仍嚴
禁風如此則　朝廷清明紀綱自正醜虜雖橫臣知其不
足平矣嵩素有術數善為傾陷聞臣斯言必將自謂負贊
陛下故人目為姦邪　陛下左右直贊之臣非止嵩一人

前後諸臣不論他人而論嵩則非以其負贊　陛下明矣
前此徐學詩等曾經論嵩又必將謂臣為其鄉人報怨夫
人臣忘其身以事君則謂之忠人子忘其身以事親則謂
之孝忠臣孝子不多見于天下是忘其身之難也今臣以
螻蟻之微上干　雷霆之威死生未測身家莫保以此而
為其無干之鄉人雖至愚者不為也況御史何維栢等節
經論嵩彼又將誰為乎　陛下聖明必不惑于其說若嵩
別生飛語曲為中傷或將臣疏停閣于外先為辭以激
陛下之怒使臣書無自而入此則非臣之明與力所能及亦
惟區區盡死節而已臣職在諫諍目擊天變深惟安危所

係不敢不竭其愚干冒　天威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亟拯淮徐要害以固中原疏　　賀三近

臣接得總督漕運都御史王宗沐揭為異常風雨海嘯河溢地方重大災傷事內稱本年六七月以來淮徐揚州諸處霪雨連日大風非常黃河瀰漫淮海齊發築堤震蕩天地塌城郭頹損田廬蕩平陷溺人民哭號震野似此大變亟行蠲賑等因臣見之不勝驚惻夫自古甚泰極治豈能盡保斯世斯民無逢災害哉放勳之世浩浩滔天乙之時焦金流石當時國無損瘠民無流亡以其勤恤儲豫者周也是故事有輕重情有緩急人值乎[illegible]足之患姑安方而徐理之至於腹心之疾則秦越人之所驚也非察血脈

調元氣未可收效旦夕間矣方今言事者孰不謂前表連兵邊左告警饋餉不繼數請[illegible]留其事誠重而其情誠急也然以此較彼嶺表[illegible]猶手足之患也淮揚徐沛則腹心之疾也蓋　國家建都[illegible]關中洛陽異東西北面阻山為守惟南面而[illegible]諸侯天下貢賦北面而輸之泝流而上之中直一綫爾故　[illegible]其實無他山東其衢途也淮揚其門戶也運道其咽喉也以此言之其事更重而其情更急也目今淮徐之民疲殘極矣沃壤之區匯為洪波禾黍之場廢為茂草歲苦昏墊民不得耕者蓋二十年流離展轉蓋強半焉猶有二三遺黎未就溝壑日吁吟于悽風

苦雨之下漱衣不掩脛藜藿不充口尚以逋賦征輸械繫箠楚相追逼焉如此凋殘如此愁苦可聽其靡此災變而不一為之所哉且此地非他也即泗陵山之墟也東連滄海西接兩河南抵大江北距齊魯周環數千里其中蕭條廬烟稀闊其人矯捷獷悍易動而難制中間離坊礦穴皆盜窟也瀕河愚氓惑於禍因利益之說咒信白蓮無為諸教百十為群男女雜處說法誦經夜聚曉散無亂之形有亂之萌臣竊為寒心焉夫以矯捷獷悍之民備罹殘愁苦之狀更懼此漂沒陷溺之災人情嗷嗷欲其不為奸邪恐盜不可得也況水為兵象尤當豫防及今昔不大

破拘攣速為曲處恤饑賑窮省逋蠲賦惠此一方元元但恐　國家之憂不在邊[illegible]而在[illegible]中矣臣等昧愚待罪民省目擊耳聞竊抱[illegible]積薪救焚之懼用是不避忌諱披瀝上　陳伏[illegible]　聖[illegible]彰念此方悉應重遭阽危　勑下該部速議破格蠲賑仍　申飭州郡有司無事虛文務廣實惠其一切救荒弭盜事宜聽彼處撫按諸臣悉心講求不在震慴威嚴而在撫安綏畧不在攻擊外邪而在調和元氣庶使淮徐甦息而百千運艘可保無虞中原奠安而一二邊徼不足深慮矣

修省二

修省陳言以復初政疏　　汪俊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南京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秦金等題先該禮部咨為　勑諭事節該本部題奉　欽依　上天示戒災異頻仍朕心憂惕特降　勑諭恩與在京在外文武群臣同加修省凡關係吏治民隱興利除害政務都要着實舉行以回天意欽此欽遵備行前來臣等仰窺　聖心遇災知懼卬古帝王勑天時幾之心也臣等仰惟　朝廷四方之準　君心萬化之原皇極

建而休徵乃應中和致而位育自臻　皇上入繼大統以来昭德塞違勵精圖治革積年之宿弊復　祖宗之成規動無過舉宜足致祥顧自去年四方頻告災眚風潮水患之非常氛霾旱暵之繼作加以盜賊竊發胡虜跳梁循省咎徵皆臣等不能將順　德意病國厲民之所致也敢不痛懲已往思補將来於凡軍民利病吏治得失可以便宜興革者畧以次第舉行其於事關重大者各另條具奏　請外臣等復有一得之愚敢為　九重之獻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蓋言保終之難不可一日而或懈也竊觀　陛下臨馭未幾政漸弗終　天心仁愛特示警以兼

以民貧財盡賦重役繁嗟怨之聲足以上干和氣　陛下可不惕然慎終如始以慰答天人之望歟臣等請試言之陛下登極一詔百度咸貞天下拭目想望至治比来凡百舉措多與　詔旨背馳百司罔遵萬民失仰此　詔令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孫豫屢回任用耆舊　內閣部院之間極一時名德之選蓋　陛下在藩邸之時已先知諸臣之賢故用之而不疑如大學士楊廷和等嘗　召見便殿詢以機務可謂信用得人矣記曰敬大臣則不眩夫所謂敬者聽其言行其計不徒禮貌之而已也比聞諸司章奏或不關　內閣票擬　旨意或竟

從中改師傅重臣諮詢疎闊至於緊切事情下同諸司疏請　陛下徒答　温旨未見從此必左右計竊政柄而讒言得行乎其間也蓋大臣必有自安之勢而後可以責其體國之忠　人君必有一定之見而後可以遂其必為之志今貌敬而心疑名任而實阻則諸老臣者咸懷顧慮有去志　陛下欲誰與共理乎此任賢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求治如渴聽言如流九卿科道凡百建議朝請暮報未有不允納者比来諸凡政務但干涉戚畹宦寺雖九卿執奏科道交章一則曰已有旨了二則曰已有旨了事若遂非跡同拒諫此聽納不能如初

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鑒　先朝名器之濫
冗食之繁凡傳陞乞陞官校匠役人等一切釐革儲蓄稍
充　國計有賴曾不幾時復蹈故轍比来宦戚之家
藩邸之臣或爵以侯伯或官以錦衣至如已故太監趙山
等弟姪趙雲等相繼陳乞亦得千百戶之除爵非平亂祿
非軍功日新月盛無有紀極是　朝廷之名器益濫而府
庫之儲蓄愈缺将何以勸功而給用乎此愼惜不能如初
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登極何日科道糾劾奸黨巨惡
俱　命錦衣衛拏送都察院鞫問刑部大理寺擬平人謂
積年墜典一旦舉復比来非機密重情俱下鎮撫司問臺

諫論列而不從法司執奏而被詰此法守不能如初未慰
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　命戶部將　御馬場上
等倉場正德十六年合用糧料草束比常減半坐派以蘇
山東河南北直隸小民困苦　恩至渥矣其以後年分仍
令科道官備查馬匹牛羊實在數目照數會計以免冒濫
事方舉行人皆欣忭乃因太監閻洪等飾辭瀆　奏遂寢
查覈積弊彌深此恤民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查遣法王佛子國師禪師四川人千求等
禁黜左道一歸於正比来誤聽太監崔文蠱惑之言乃於
禁嚴之地修設齋醮或盡日而罷或連日不止耗蠹財用

溷瀆　宮庭此崇政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
即位之初　神氣精明體幹充盛仰瞻　天日之表鬱有
松栢之姿比来　聖躬時或違和　天顏未能如舊豈嚮
盛之年忘衽色之戒與燕閒之地遺養心之道歟此保固
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凡此有一足以干和况兼之
乎是未可諉為適然之數而弗加之意也中外皆曰
陛下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能預也今政
不能如初者政在左右而公朝或不知也臣等竊惟政不
可一日不在　朝廷權不可一日移于左右所謂政在
朝廷者非必天子之獨運也以機務之繁多也設公卿以

代理之慮視聽之壅蔽也設臺諫以糾察之股肱有託耳
目有寄是謂政在　朝廷王威重於九鼎國勢安於泰山
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術而已不然則　內庭外朝之
勢偏而信任有所偏宦寺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名
曰總攬而權實移于下矣伏望　皇上上畏天命下悲人
窮思　九廟付託之重念萬姓仰戴之勤側身思過修德
格天重　詔令以彰天下之大信公賞罰以示天下之無
私時　召大臣諮詢治道票擬付之　內閣勿因請謁而
中改刑獄付之法司不以喜怒而他移科道論列可行者
務見于施行諸司執奏當從者毋拒以前旨停止齋醮而

心之奸如崔文者決不可貸也慎重名器而杜倖[illegible]
之濫如趙靈等決所當革也查點倉場馬牛減派糧料草
束必使戶部舉行毋因浮言廢格至于寡欲乃養心之要
術女色為伐性之斧斤此尤　陛下所當兢兢戒慎不可
須臾忽忘者蓋人當血氣未定之時正加意培養之月使
嗇戀能節於壯強則精神自固於永久萬一後時而悔噬
臍無及矣伏望　陛下保嗇　聖躬深自愛惜見可欲之
事則思曰恐戕生也居得肆之地則思曰恐損德也嬪嬙
進御以時寢食順養有節處燕君猶在曆庭慎幽獨如臨
師保則　聖壽萬年之固可必子孫千億之祥可冀矣以

上數事乃　宗社之至計安危之大幾保邦之要道
陛下於萬幾之暇虛心省覽決意施行將見　天人慰悅
和氣流通災異潛消休禎協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等
分忝臣鄰義關休戚惓惓犬馬戀　主之情無任懇悃憤
望之至等因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
司案呈到部看得南京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秦金等題
為修省陳言復初政光　聖德答　天戒數事乃稱為
宗社之至計安危之大幾保邦之要道望　陛下於萬幾
之暇省覽決意施行將見　天人慰悅和氣流通災異潛
消休禎協應一節忠愛至誠溢于言表除本部并各衙門

先已題奉　欽依各另欽遵外合無候　命下之日仍行
各衙門并咨南京禮部轉行各衙門各照先奉　勑諭內
事理着實修省勉修職業以消災眚其有未盡者仍聽各
衙門另自具　奏施行尤望　皇上垂情省覽前項章奏
一一見之施行不以泛言視臣下而以實德答　上天如
此則上下交修一於真誠和氣未有不應而災變未有不
消者也

務實德以答天戒疏　彭汝寔

臣等聞之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誠不以迹三王以還
莫之能違也邇來星變風霾雷旱冬雷天之變於上者累
矣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地之變於下者亦累矣群小漸長
盜賊公行萬民失所至草妖木異之屬靡不失節人物之
變於中者亦累矣三變頻仍庶徵休咎甚可畏也昔人有
言怒予之天猶可為也忘予之天不可為也然則今日之
災異譴告是雖　皇天震怒而其仁愛之心亦惓惓矣於
此而不亟求所以應之之實誠恐天之終為予棄如秦漢
末世也近自閏四月以來伏覩　皇上再下交修之詔固

已遇災而懼之心咎在臣等失職尤宜速　賜罷黜矣是
故上下之忠邪未辨朝野之三空未紓迎合叛禮者不禁
養寇資亂者未戮長鯨巨鯢多得漏網　賜莊乞第多無
厭足此皆臣等不能　明目達聰之責也臣等願　賜罷
黜以為進賢退不肖之倡庶可以助　皇上省災之誠而
或足仰答　天心矣至其　淵默静深之地所以感召而
流通者則不能無望於　陛下之身與心與學也書曰王
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亦惟其職之大小為責其望
陛下念省驗之係於日月者瑣細而分省驗之係於一歲
者重大而要所以存心為出治之本講學為明心之功者

時不可以寒暑而間也地不可以幽顯而殊也人不可以
疎近而別也　皇上嗣膺中外稔聞嘉靖改元亦已再歲
而春秋之進已逾志學矣豈可徒恃堯舜之資而不務堯
舜之學乎側聞　經筵所講者不啻如過耳之好音問難
略無恐不可以言心得也當閣票擬者不過付文移之批
答召對不聞恐不可以言師資也近見先少師李東陽所
記燕對錄皆我　敬皇帝與二三元臣及今大學士楊廷
和等日相商確時政之大者凡諸司題奏所削可否令各
擬票　面賜裁決親御　宸翰批而行之以及都察院大
臣莫不詢其政務久或移時多或連日藹然家人父子之

情故自弘治以來深仁厚澤至今四方歌誦不已者兌有
得於　召對講求之功何近日　高拱深居付諸臣以文
移而召對之不聞也狎近群小而親賢樂諫之不聞也惟
其本諸身與心者無復實學是以行政之可適用人之可
問皆有所不能無者矣燕閒屢厭於女寵腹心委託於貂
璫二豎諸張乃得緩死天下所切齒也李隆蘇縉俱得無
恙志之所抗朧也稽戒之日擅打強臺捕面者誠不可也
而修省之時鎮撫司以報復私讐事羅洪載可乎巡司
小吏抗違中貴若有罪也而內臣恣肆私捕越獄不問以
三年解巡檢陳景貴可乎崔元狐媚誑邪枉之亦㪍百凡

賞緣者多矣乃敢謂此因家人而總一屬託乎將輪很貴
益感里之豁壑既得富貴足矣乃敢以非類之子而上祀
興廟乎昨者災異上言如禮科等給事中張翀劉濟等所
論近日得失切中時弊皆我 皇上所宜極力俯從者也
却乃照常批答真可為長太息也凡若此者不能看貴修
輦而欲望 天意之回人心之感亦已後矣臣等私憂過
計莫知所言伏望 皇上俯察下情仰承 天意凡
聖學之所未修時政之所未便銳意興舉則天意之不回
人心有不感者臣等所未信也

陳言修省以消 天變疏 華湘

臣聞王者配天象地故其政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政事之
修則休徵應焉政事之失則咎徵應焉善惡形於此而
災祥見於彼故曰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夫陰陽之氣兌於
兩間苟不當而失節無不緣政而起者或一法之拂其情
或一令之敗其度天必垂象以示其變是故震雷雨水隕
石生蝝孛入於斗鸜鵒來巢於魯六鷁退飛於宋四時之
咸五行之爻春秋書之呂氏紀之劉向志之悉本於人為
之感而莫有爽焉者也人君於此能謹天戒而克省其愆
雖有其象而災可弭不知所畏則禍患生而傷敗至矣竊
觀本監觀象有臺候風有竿今年五月日在戊寅而雷震
焉臣嘗考之凡陰陽凝結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
雷故震之為卦一陽在下二陰在上乃陰閉乎陽而不得
出之象然同日擊物之處或於城堞或於梵宇而獨發於
觀天之所者為甚夫天豈無意乎天意以臣乃掌占候之
官也頻年以來星變於上地震於下怪異數興於四方天
之譴告明矣而臣不能[illegible]政之缺以弭災衰是以
上干罪之而震怒之形然[illegible]臣敢不蒙死而為 陛下言
哉粵若舜之為君古今稱聖者也格于文祖之日首明四
目而達四聰誠以人君之[illegible]目蔽其聰明則紛錯狀沓而

是非賢否之實淆然顛倒而莫知所從如秦之二世惑於趙高梁之武帝惑於朱异隋之煬帝惑於虞世基遂至天下大潰而不聞此萬世之迹也仰惟　陛下承祖宗曆數攸歸起偏剔垢凝神化理凡有利所當興而弊所當革者品式條貫規制畫一區見於弛張予奪之間有倫有等方其即位之始優禮公卿奬崇諫諍抑權倖以抑私昵汰冗濫以省浮靡祛釋老以斥左道罷工作以蘇疲役清名爵之冒審刑獄之施深仁厚意藹於改元之一詔內外翕風華夷仰德罔不跂足以待而思見其　德化之盛不啻如漢文帝之感山東也柰何所後者不旋踵而壞治者已漸不如

其始矣臣請得而言之古之君臣之相與意氣孚洽而怡然交歡於一堂臣有言焉而君聽也臣有謀焉而君行也故致治之盛不可及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此也今也形迹疏闊而外　朝一接都俞吁咈之語恥不可聞或併與其優禮者而皆失之此不如始者一也　國家以言寄於科道則諫諍乃其職耳凡朝政之得失臣工之邪正生民之休戚自不可苟焉而緘默也使可苟焉而緘默官何以諫名也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人主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以見人主不可以不受諫邇來言者封章奏牘日有所陳而於鯁亮之讜論不聞其一嘉納一

二以勵其氣則今之諫官殆為　清朝之剩員此不如其始者二也近習之臣　聖王出而撫世酬物其慮之也周其防之也固惟恐其乘間伺便以移吾之心志蓋其漸靡積染之習霤水非鑽也可以穿石汲綆非鋸也可以斷幹故賈誼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茲固聖王所以防之之意也彼其匡君辟國如勃貂管蘇如鄭衆呂彊今邈未可謂必無其人然有依憑城社席寵飾詐者衝決於其中則不能杜而抑之此不如其始者三也頃年太倉之儲終歲告匱而邊徼芻租不下數萬蓋由食之也不量其所生而入之者不足以供其所

出蘇軾曰不知有急將何以加之則冗食不可以不裁也近復見夫閭閻亡聊之人私門奔逐而兇肆出將如蝗時之不可救藥此不如其始者四也彼邪說之為人害也久矣誑以福利之報而人心為之陷溺則浸淫沉痼國事日非韓愈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是豈但以為吾民衣食滿庖而深惡痛絕之若此哉今以　萬乘之尊而俯臨其誦經之壇不獨不能斥而遠之反恣之而轉令盛也臣不自揣細念往轍竊於此恒懷漆室之憂焉此不如其始者五也日者都城內外營費不貲西山諸寺巍巍相望而毅然毀之不疑天下莫不頌其為帝王之盛節今復以其

當蕭於民者而　賜成里史選謂自古受命及繼體守文
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所係如此苟不
節之以禮而厚繼之以奢不忍再植之本其根必傷豈所
以保全之乎況　紫宮之建司空之力竭矣復令新其甲
第是使之未幾而步之即至此不如其始者六也然猶有
二焉則甚於此者臣請復得而言之昔者帝王垂拱於上
而奔走聯屬天下之人有賞有刑賞必當其功雖微不遺
所以示勸也刑必當其罪雖貴不赦所以示懲也天下之
人無有不樂而畏之者今也則不然無功者猥冒而授爵
以啓其倖門有罪者脫刑而長奸以叉乎成獄則竟何所

勸懲何所懲哉之數者皆所以召乎沴氣而刑賞猶顛而
可驗者焉蓋天有四時春夏為陽而於君為仁賞者君之
仁也秋冬為陰而於君為義刑者君之義也刑賞不中仁
義乖則陰陽繆戾而災害於是乎起災害起久而乃發兆
致讎而求以禳之災已無悔過之實而欲天之悔禍所謂
惡影而疾走也其見於政其施於行者如此輔臣言之而
不聽大臣言之而不聽諍臣言之而不聽　天心或有時
而愈怒將何以應之乎臣竊私憂竊計　陛下所以漸不
如始必有蔽之者也臣不敢遠據往事為言近以正德之
事觀之　先帝之資明睿天成而垂變之來確然獨斷唯

其惑於群枉是以十六年間流寇弄兵而北方騷擾逆藩
作亂而南土震驚兆庶愁困閭閻耗物力悉竭而海內
蕭然則繼其後者豈可不熟計而痛鑒之哉念我　皇祖
簡飛淮右親冒矢石以取天下艱難危苦甚矣　陛下撫
符臨御　上承先緒任大而守重苟不夙夜憂勤砥節修
德以衍萬世之基則無以慰　宗廟不寧之靈答哀痛無
已之望也臣觀三代以還入繼大統莫有賢於漢之文帝
者夫由藩邸而踐天子之位乃國家交會之際上天仁愛
必出多異以啟其衷故文帝之世天非無變帝能率下以
德而民應之國富刑清登於大道故呂祖讓曰九四百年

之漢用之不窮者皆文帝之留也臣如賈誼猶痛哭流涕
太息其當時勢之事以為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
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　陛下試觀今日之事果何如耶
名器濫以假人而天工未敕財貨蠹於供佛而天物不惜
議理違乎常典人心有所弗和不能行天之春令也總攬
踵其故習節鎮無所不能戢飭行天之夏令也徵法滋惡言傳
萬口不能行天之秋令也　錮宅興工步費百端不能行
天之冬令也由畿甸而海宇民則苦於征求而鮮康阜之
樂士兵則疲於朘削而率羸弱之形吏則失於磨濯振
刷而不多見乎修正廉節之士風紀俗日壞紀綱漸弛天

下之事不容不寒心而眩目者雖以纖數而徧及譬諸腹
心受病之人貌年動傲常時外視之若無病者而其元氣
已索然矣苟不及其未深而療之養以參朮之膏濟以藥
劑之味處於閒靜之室而無所勞則病疾何由而瘳哉方
今之勢何以異此固不可因循惕玩而不思所以治之之
本唯在修德而已矣心之不正則德不可修學之不講則
心不可正故宋朱熹嘗以是言進於其君而厭聞不用宋
室卒於不競君子所以不勝其慨也臣聞　陛下經筵進
講之後退而尋繹其所講存養於謹獨體驗於施為察理
欲之機決存亡之故辯別君子小人之分日召公卿以講

治理面諭臺諫以通乎下情禁排倖之揣塞冗濫之源闢
釋老之非省工作之費慎名節以勵世不以無功而輕授
明刑獄以鋤兇不以有罪而苟免凡政令之布必應時而
行欽然鼓舞精勵於其上是能以天之心為心而天下之
事可從而理矣天下之事既理內無失德外無失政吏稱
民安兵彊倍厚紀綱整肅而時維匹衝之治於是乎成何
星變水旱昆虫草木之妖不可除而文帝不可並哉斯言
也諸臣進說屢矣　宸音之答雖溫躬踐之實未見　陛
下殆未加之意焉臣念　祖宗以來本臨未聞有今日之
變者乃敢忘其踰陷妄有所說而一念之忱實無任惓惓

也月潰　天威罪不容死煩造室以待斧金之誅

急勵　聖志以答天變疏　　　　恭武

臣奉都察院劄付巡視東城本月初十日該□□□坊兵
牌黃實等呈稱本月初九日總甲□□地方城上旗竿天
雷打碎一根張見地方洪□寺天雷打碎旗竿一根韓宗
地方官城上旗竿天雷打碎三根鍾紀地方史洪家天雷
打碎灯竿一根孫玄地方侯人陳軏家天雷打碎樓房脊
一根李朝地方東官中房內天雷打碎樑頭房柱一根具
呈到臣臣不勝惶駭夫中國四夷之望京師中國之望東
城五城之望旗竿東城之望也地莫近焉物莫危焉
者也況天不盡加以人而感變不虛生以類而應且天行

徂雷者天之怒氣以張其徂者也不於其遠而於其近不
於其郊原而於其都中是豈無意於其間其殆以　陛下
剛德不足而為是奮發激烈歟　陛下取法耶其殆以
陛下肆志偷安聞變不警天張其怒而歟　陛下震恐耶
其殆以遠在各省邈不之知必於耳目所覩聞而歟　陛
下怵然動心而速改也其殆仁愛之切眷顧之深以　陛
下聖資猶足為善而為左右小人所蔽惑如慈母之於赤
子從耳而呼之者耶臣請以　陛下之所以得罪於天天
今日之所致怒於　陛下者八事焉為　陛下言之踐祚
之初兢兢切至昭格之德精潔無瑕始入　朝而霖雨收

靈未逾年而麒麟獻瑞　陛下敬天之德聞於天下近日
以來徒務修省之虛文絕無感通之實意祈禱之禮雖行
而所以動導禮法克享天心者則未講審録之　命雖下
而所以昭宣冤枉挽回天意者則未修　陛下敬天之志
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一也踐祚之初愛民如子
詔書一下中外更生蠲久逋之稅以蘇窮極罷不急之務
以解倒懸　陛下勤民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頗以崇
高為樂而不以生民為意地方告灾奏帝而於生事害人
者之未聞　龍斂散於征求而於攘臂稱首者之不察老
弱盡於溝壑骨髓困於虎狼　陛下勤民之志怠矣天之

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二也踐祚之初課惟舊制盡釐正
德變亂之章悉復　先朝畫一之典任官則專之吏部而
恩幸以義讞獄則下之刑曹而廠衛不預　陛下法　祖
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偏信耳目漸肆更張或以義子
而襲內官之封或以內侍而侵司寇之職吏部之銓選阻
撓既多法司之律例更易殆盡　陛下法　祖之志怠矣
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三也踐祚之初訪於耆舊屢
頒振拔賢俊登庸委三公以論道而輔相之職日展於九
重任九卿以分職而更張之化漸孚於四海　陛下禮臣
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專事虛拘罔存實意　勑由中

出內閣不得稽其詞決以私行　六曰事不得擅其志或
以執法而反貽回話之羞或以抗章而徙照　溫旨之繳
陛下體臣下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四也踐
祚之初虛心諮益廣詢博訪言聽計從納犯顏之章則稱
為有理取切時之疏則許以舉行邇諫效其倜誠旧野獻
其芹悰　陛下納諫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漸覺惓厭
言涉權貴則付之該部知道事在匡救則批以已有旨了
或謫之外任以摧其鯁介之風或加之罰俸以挫其英發
之氣　陛下納諫之意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
五也踐祚之初務學為急特下經筵常視講學雖在　先

皇哀疚之中不廢儒臣進講之禮[illegible]聖學日明
勸告既深而涵養益到　陛下講[illegible]天下近日
以來益加廢弛寫句讀之末而不[illegible]務口耳之
文而不察躬行之實稍及寒暑則輒命[illegible]適值忌辰
則大典報罷無孜孜不已之誠有訑訑自滿之態　陛下
講學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六也踐祚之
初澹無所好左規右矩清心寡欲自早　朝以及晏罷了
無側偏之私自　深宮以及大庭悉皆光明之行　陛下
修身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始聞宮闈之愛始懷戚里
之私以小易大陳寓言之請不可從也則重違其意而不

恤道路之沸騰令得無將偷等之請不可從也則受
命如響而不顧賞賚之名雖上違　祖訓下拂人情猶且
堅執　聖心牢不可破　陛下齊家之志怠矣天之所以
致怒於　陛下者八也凡此八者在天下有離散之勢在
縉紳有危疑之慮在　陛下有切近之災在　社稷有動
搖之患在　祖宗有付託之羞在子孫有瞻仰之累　皇
天固　陛下之父也父固所以愛其子也安有父見其子
之危而不為疾聲大叫以趨之哉安有父愛其子之甚而
不為嚴詞正色以叱之者哉天固愛之而　陛下固拂之
父固怒之而子固逆之嗚呼臣不知其終矣伏望　陛下

上體天心大策　聖志必修天理必遏人欲必親君子必
遠小人必進高明必絕汙下必虔恭寅畏以敬其天必節
用愛人以勤其民必率由舊章以法其　祖必賤貨貴德
以禮其臣必虛己受善以納其諫必誠心下問以講其學
必舉動不僻以修其身必好惡不偏以齊其家由是而天
不喜者未之有也由是而不變為景星為慶雲者未之有
也由是而不為鳳凰巢於阿閣麒麟遊於苑囿者未之有
也而皆始於　陛下之一志其幾亦在乎能策與不能策
之間耳臣下情　天威不勝惶悚之至

録臣言以弭大變疏　周瑛

臣聞君父一也子之事父必期於承顏順志然後至樂於家
庭不然父怒於上子懼於下則必所謂睽非家人之象矣
臣之事君必期於都俞吁咈講至和於堂陛不然君怒於
上臣懼於下則必所謂否非泰之道矣臣伏見近日科
道諸臣論列時政亦屢矣 陛下一切拒而勿聽甚者詰
責之甚者罰俸又甚者左調是 陛下未免震怒於上廷
臣未免惴慄於下君臣懸絶天壤不殊此否泰之象耶否
之象耶此臣區區犬馬之念蓋不敢不特言也伏惟 陛
下踐阼之始嘗詔廷臣言事矣亦嘗嘉納其有言矣亦嘗亟

行其言而茂昭鴻烈矣今耳目固未易也而智馳乃不臣
伏思之 陛下豈為是左執兆中右執務官之故智耶殆
聖心有疑於諸臣之言故愈言而愈怒愈怒而愈拒也夫
劉向有言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若是則譸張幻詐
臣復道天下事將日入於弊而莫敢上聞矣可勝慮乎臣
仰窺 聖心所以致疑於臣言者其必曰每一 指摘敢
爭論不已是慢令不恭也獨不觀唐有諫魏徵者曰徵凡
所諫諍不從不止意以 陛下為幼不同於長君而 太
宗深拒其説益信任徵以啓貞觀之盛今不察其所論之
是非而類疑其慢令得乎又必曰廷臣論事特過歸於上

以邀其名爾獨不觀唐玄 宗季年追論宋璟好名無以告
其疑璟之心已臨於既相之後李林甫因得其説而代之
位夫以璟治以林甫亂而始終見之辨此所以迷復之凶
也今不察其所論之是非而類疑其邀名得乎又必曰廷
臣每論事必多雷同附會是特為朋黨自此也獨不覩唐
德以陸贄黨於張滂諸人而裴延齡遂得恣其傾擠之姦
以熾其亂今不察其所論之是非而類疑其朋黨得乎夫
慢令無上邀名植私朋黨亂政人臣之大戮也人人非喪
心失志抑安忍自棄其身以徼大戾借使有之亦不過失
於詿誤失於過激迹有近似而實非也然此亦萬一耳今

以萬一之似而疑紛紛者之作直果皇極之道乎臣愚欲
望 陛下自今凡廷臣論事一以至誠臨之聽之必行
之必果不幸而有詿誤過激之論亦必曲 賜優假以作
其氣而凡所謂慢令邀名與夫朋黨之疑固不當復萌於
宸慮也臣又按今天下諸路風霾地震亦旱凶饑之變幾
無虛日則自古災異之甚未有甚於此時此正求言納諫
上下交脩惴惴然不遑暇食之際也故傳稱宋仁宗以日
食風災勑有司廣開言路陳得失而當時言事者至有斥
封敕牘字皆方寸又有謂今之天下非 陛下之有甚忌
憸諂而仁宗皆不暇計今廷臣字畫小錯皆令回話詰責

仲虺誥成嚴讜采求言納諫以消天變之道乎詩記宣王雲漢之災其曰我心憚暑憂心如薰則君身之謂也其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則群臣之謂也今 九重靳於聽納廟堂沮於職守戒律枯於饑呪科道怵於罪罟果上下交脩以消天變之道乎臣愚仍望 陛下急詔中外言得失仍許大小臣工自今有官守者得各陳其職有言責者得進其忠如此則政事可修生民可阜而和氣之薰蒸猶不足以回天之心弭天之變則經義皆不可稽而感應之理可[illegible]矣臣不勝戰慄惶恐待罪之至

災異頻仍畫脩省罷造作以答 天心疏　賀桂

臣聞天心仁愛人君故屢示災異以譴告之敬畏則福生怠忽則禍至此必然之應不容以毫髮爽者我 皇上建極綸綍蠲赦之仁誕敷 郊祀之禮並舉固宜中和致而禎祥集矣然竊見邇者災異非常天裂地震人妖物怪山東河南則蝗蝻遍野北徐東吳則洪水滔天四方奏報殆無虛日歷稽傳記未有災異之甚如今日者也是宜籲 宸告 廟脩實政求直言節有限之財罷無益之作汲汲焉圖所以消弭之方猶恐其或晚也迺內官監太監孟冲以朝燈鰲山燈題 請奉 旨行工部取辦物料一時傳聞莫不驚駭以為 聖主示儉朴為天下先假令時和歲豐亦不宜庸心不急之務況當此災異洪見財用缺乏之時何暇為明年張好晏樂之具乎昨又該欽天監奏稱明年元旦日食十六日夜月食臣竊以為當其時 皇上遇災而懼方將減膳撤樂避 殿省躬之不暇矣雖有鰲山等燈將安用哉且今之時何時也寇賊並發羽檄交馳兵政不可不豫講也而恬然無定筭連歲不登萬姓無告矣荒政不可不豫圖也而晏然無長策府庫虛矣未聞豫求料理之計人才乏矣未聞豫求選舉之道紀綱日隳矣未聞豫為振起之圖風俗日薄矣未嘗豫圖轉移之方顧獨

于鰲山燈之可已者若是誅之豫而圖之速耶殆非所以
恐懼脩省答 天心而慰人望之道也伏乞 皇上思天
命之无畏念民力之已竭將前項燈作 俯賜停止庶可
以轉災為祥保泰致治民心悅而 天意得矣

脩省陳言以答 天戒疏　蕭一中

近禮部捧到 皇上勅諭內開爾文武衙門官員各宜仰
體朕懷同加脩省凡政教有未明刑賞有不當冤抑有未
伸困窮有未恤與夫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俱要一一着實
舉行事應奏請者其條具以聞欽此臣聞皐陶賡歌於舜
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釋之者曰元首明則
股肱良而衆事皆安由皐陶之言而推之則今日修省之
事臣下固當分任其責而躬行於上為之先倡者則在
陛下耳臣竊念利弊之所當興革有關於天下 國家者
其條件甚繁臣不敢縷舉以瀆 天聽謹以 勅諭中四

事為 陛下言之所謂四事者何曰政教曰刑賞曰冤抑
曰困窮是已臣伏思 朝廷政教固亦多端若夫 登極
一詔斷自 聖心而頒之天下可為萬世法程此亦政之
大者竊見比來漸次更張與初政背戾遠甚使人得之而
復疑之至於近日大禮一事 廷議據經守正而 陛下
顧惑於挂萼之邪說以致建室之議不常報罷且自
向以及四方俗漸澆訛民無定志士無定守是政教之有
未明也臣聞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哉則刑賞者天之刑賞而非人君之所得私也竊見
比來傳乞多自 內降擬罪不由理官故刑福濫觴賞以

莊奉肅奉夫人之故而授錦衣衛正千戶王欽王錦以賚
緣奸巧之討而獲俾免死罪他如陸宣張祐等本無勞勛
而濫冒皮作局副使李洪石明等罪至殺人而止於充軍
降級若近日馬明衡朱淛季本陳近林應驄言事忤
旨而逮下　詔獄尤其甚者是刑賞誠有未當也至若寃
抑未伸臣竊以為不在所禁之人而在所害之人如見監
犯人廖鵬王獻辟佑臨華罪大惡極所在被其荼毒而臨
决之時彼方百計　奏辯希圖苟免固知　聖心洞察不
為所移但不令即蒙誅戮則無辜被害之人寃抑且未獲
伸矣又適者災變頻仍饑饉載途民之困窮已極荷蒙

聖慈發內帑餙重臣以賑貸　恩至渥也臣竊以為大臣
不親理而付之所司苟所司未得其人祇足以糜　朝廷
之費而窮民固有不沾實惠者矣況織造差遣不免於騷
擾土木之作大勞乎民力則困窮有未恤也臣願　陛下
聽朝之暇于此數事儆惕深省察其所以而究圖之　登
極一詔信而勿二建室一事罷而勿行又敦本以先天下
崇化以風四方嚴禁傳乞而邢福海陸宣等濫授之官特
賜裁革罪下法司而李洪石明等應犯之條究問如律王
欽王錦雖已發遣而百萬之贓仍行追併馬明衡伍臣固
犯忌諱而逆耳之忠即　賜矜宥如此則政教明而刑賞

當矣廖鵬王獻等歲加牢固而臨决之時速行誅戮以謝
伸寃雖有　奏辯在所不聽遞止木等二事固業已為之
而俯念災傷特　賜追寢以全民命至賑濟之令尤行申
餙如此則寃抑伸而困窮恤矣臣備員言路惟思竭忠以
圖報稱而況當　陛下脩省求言豈容默默而已也惟
陛下少留神則災沴可消和氣可召　宗社生靈不勝幸
甚

脩省陳言以副 聖懷疏　　顧濟

近該翰京通政使司手本內開嘉靖三年二月十五日欽
奉 皇帝勅諭備述災變戒勉文武官員同加脩省以承
和氣者臣等伏而思之 陛下之言及此蓋即古先聖王
克謹天戒以康兆民之心也天地鬼神其實臨之臣等請
為 陛下條舉而疏陳之可乎蓋變不虛生以類而應故
人事一失則天變見于上地變見于下自古至今其理決
有不可易者 勅曰政教有未明信也蓋今日之政莫有
急于軍政與夫荒政者何也為軍將之情未通也為士馬
之力多耗也食糧則積案盈箱臨事則空伍離次勇力者

盡投於權門饜贏者僅見於執戟所養非所用也所用非
所養也竹鎗木刀倚為長技鐵鎧空腹目為勁兵此今日
軍政之弊於 留都者如此三年九年既不能積之於平
日遑權濟變又不能善之於臨時粥可濟也行於一鄉一
邑則可群列郡之窮民而鬻粥以養之可乎行於時秋時
冬可也行於春馬夏馬可乎米可給也或以五日之穀啗
而待十日之所養錢可散也或以十日之所貲而收五日
之所復勸借則貧富皆窮而富者或不借移粟則轉輸不
繼而養者非所養籍名則強者上弱者下而里胥之奸横
生浸賑則近者来遠者集而作偽之風延蔓聚之或不能

散散之或不能聚仁非其人則惠壞溪壑善非其發則尸
比丘山此今日荒政之弊於東南者如此今之教莫有甚
于邪說之為害者師生之情既疎而紙筆之文太勝朋友
之義既薄而虛空之習已多閉目搖頭妄稱道學先言其
脉弱惑人心或駕言周孔而行多盜跖或詆竹程朱而跡
似凝狂或公論不容而故下訐著或議禮多險而腳踏兩
邊或厚餽士人而汲引之心勝或肆筵致餞而僕隸之勝
輭堂官首領樓背喧呼而体統甚乖暮夜青天舉動卑汚
而倡優為狀由捷徑則蔽恥掃地索高爵則鬼媚欺天道
學實為偽學比黨成為惡黨此今之邪說之為禍於士林

者如此 勅曰刑罰有未明信也蓋刑所以飾怒耳惟公
則刑一人而天下知所懲賞所以飾喜耳惟公則賞一人
而天下知所勸夫何 京師大辟以神術而連歲滋出入
之望 留都大辟以故慢而小吏得以移故殺之權衣裳
在笥而傳陞乞陞之禁未嚴甲第連雲而 賜宅 賜塋
之 旨未息御史馬明衡等雖犯忌諱適足以明 主聖
臣直也而未見矜恕禮部尚書汪俊不為迎合實足以見
愛 君以禮也而徑為賜歸壞 朝廷勸懲之典貽萬世
美刺之譏此今日刑賞之弊于天下者如此不殺賊則死
死之魂不散不斷強則弱者之情不通諂諛行則骨鯁棄

徂詐長則亢諒消頓志者或以欺名愛國者或以忤非權
勢熾而寒棗走　君門遠而事情隔府部以顏色之厚而
應死者每不死郡縣以囹圄之滯而宜生者常不生桎梏
嚴而情法不應紙筆勝而出入多頭或曾參而蒙殺人之
名或盜跖而得伯夷之譽此今日冤抑之情誠有如　勑
諭所慮者蘇松以北徐淮以南窮困之情誠可痛哭去年
無春既又無秋今麥苗盡死又無春矣嗚呼犯此三者小
民何以為生哉故或鄉井背棄或兄弟相離或夫棄其妻
或父遺其子向也食死人固以求生今則食生人初不待
死白骨轔轔飛鳥不集氣息奄奄啼聲不揚不止如鄭俠

流民之圖也方今　聖德當天澤又下究但賑濟之屢
頒而實惠未流蠲免之書每下而催徵如故官司之勤惰
相錯而里書之開報未明况至荒之處以賑濟為先而蠲
免為次次荒之處以蠲免為先而賑濟為次然蠲免須蠲
於未徵之先而賑濟須賑于未死之日及其既徵而蠲蠲
者何事既死而賑賑亦何為其間蠲非所蠲賑非所賑又
有不可言者執簿書則惠何稠疊求實惠則名固太虛此
今日窮困之情誠有如　勑諭所慮者雖然政教也刑賞
也冤抑也困窮也四者之中尤以政教為要而利害之說
豈出四者之外　勑曰利有所當興弊有所當革然利弊

不相離本相尅者也弊革則利興弊興則利淮非弊之外
別有所謂利也今日之利弊臣等謹按　勑諭中再申明
之兄食之患除則食糧者皆用力賞閑之患除則用力者
皆勇士人力既齊馴之自健將帥既良則下情自通此今
日弊革而利興於軍政者如此執一者執一以害一融通
者通一以利二故可粥則粥而不泥於錢可錢則錢而不
泥於米理先蠲免則賑濟在所後理先賑濟則蠲免在所
後簿書之弊革則稽名者皆窮民淹滯之弊革則需忠者
必救死勸者既勸則惰者思奮立法有人則用法斯善此
弊革而利興於荒政者如此體認之功多則空虛之學廢

大道之門闢則捷徑之路塞申明日張膽之氣則閉目搖
頭之習自亡崇法言法服之教則非言非服之術俱悉道
德一而推而端者遠心跡明而一齊者大崇節義則輭
熙自彊尚廉恥則市道亦嶔懲黨一破黨類必携偽學既
消正學自長此今日弊革而利興于教化者如此不通關
節則　京師大辟何以滋出入之望能問故慢則　留都
小吏何以移生殺之權立論在官采擇在　陛下也寬恕
諱則正氣作司禮在宗伯斟酌在　陛下也畧從違則大
禮平嚴傳陞乞陞之禁則封爵貴慎　賜宅　賜莊之
十則　國用足此弊革而利興於刑賞者如此誅賊所以

明究鋤強所以助弱息壬邪則忠義何為不揚姦權勢則
寒素何為不作頹也亦而後公道信國風空而後生意多
此今日弊革而利興於究柳者如此戒惰則勤者益奮退
私則公者益進去固則患流去偏則澤徧去刻則政平去
吝則實大去為禮之非禮則俗正去為利之非利則財生
今日江南之地民窮極矣而風俗之大侈如舊也大率一
歲之中婚葬酒食衣服無益之費不下數萬宜消要裁省去
後有仍前過侈者嚴加其罰以厲風俗立為永制江北之
地民窮亦極矣而麴蘗之為害如舊也大率一歲之中淮
安以百萬石之麥為麴當耗天下一千萬石之米今者官

肝或平價相買或勸借一半賑救饑民仍嚴立禁約時下
不許作麴作酒販載出入以濟饑荒不為常例如此則今
春無麥可以有麥今春雖饑可以濟饑此弊革而利興乎
困窮者如此雖然生變弭災固出於以上八者然此猶有
說焉蓋　京師天下之本也　朝廷四方之極也今日
朝廷之上其弊多在於相擊而成災耳或以君子攻小人
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攻君子林評事彭尚書之言
進則言路開宏之謀近史道晉春之說上則閣下虛大禮
之議憲類立而綱常亂　閣老極而天下攘皆足致變故
天變于上而人道不清地變於下而地道不寧饑饉紀告

了無停息者是豈無所自哉故攻小人不如處小人處小
人不如化小人然時攻而攻時處而處亦謂之化攻君子
不如畏君子畏君子不如愛君子然不攻而畏不敬而畏
不謂之愛與其攻人不如自攻與其自攻不如自化化之
首未有不動人者也然而握其樞以運天下者賴有今日
聖天子在上建禮樂中和之極立天地綱常之主但議禮
之家主禮以寓情者如禮部等衙門尚書汪俊等主情以
議禮者如刑部主事桂萼等桂萼取來京矣至於汪俊則
放之使去然後前日之議即在　廷集議之說也明有日
月幽有鬼神建室稱考之議頗無輕為動作以為　陛下

大孝之累蓋禮得則尊者愈尊禮失則尊者反卑禮官孰
奏必有說止今夫常人之家禮有應得雖道傍之人亦從
而奉承之況　陛下乃天下之父母也惠澤威福孰不愛
而畏之乎借曰甘奉承常人而不奉承　天子罪當萬死
雖至愚不為也觀此亦可以見俊之心矣伏望　陛下復
回汪俊還其舊職令其與在　廷諸臣從容詳論諸臣孰
禮於下　陛下持平於上務使情不掩禮禮不間情綱常
之主既立中和之極乃建萬世之典一定　兩宮之好益
深父子之名既正　祖宗之靈皆安　君臣相和　朝野
服習王教之首既端諸福之物皆至雨暘時日月明而天

道以清山川固柔黍多而地道以寧於此而災不弭沴不消和氣不感召以副　陛下終夜惶惶憂軫元元至意者未之有也所有條奏事宜臣等謹乞　勑下該部條議立為前件施行其事關　陛下者恭願　陛下留心焉

自劾以弭天變疏　楊言

臣等聞變不虛生感召有自近者　上天垂戒　仁壽宮災　皇上特勑諭群臣同加脩省臣等度　陛下之心畏天變也成湯高宗　天變奚宜至哉蓋責在公卿有司而不在　陛下罪在諫官而不在　聖躬　朝廷設六科給事中所以繩正欺弊今欺弊日積　天遣不可逃也吏科失職致　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尚書林俊等見幾而去大學士蔣冕等不可而行學士豐熙等給事中張漢卿等編修王相等抗諫而或謫戍或為民或箠死張聰桂萼始捷徑以竊清秩終怙勢以誣重臣戶科失職致　陛下儉德不聞而陽和地土張崙等請索無厭鹽商掛號崔和等貪饕大肆禮科失職致　陛下享祀未格於神而　廟社精靈無怦懞之庇兵科失職致　陛下法度廢弛而宣勘錦衣濫職朔設山海抽分增收匠役五百陞賞奏帶人員刑科失職致　陛下刑罰不中而元惡如鄧華等脫籍沒之法諍臣如郭楠等施扭械之刑工科失職致　陛下興作不常而局官陸宸等乞全支俸糧　內監陳林等請抽解木植凡此數端乃弊之急且大而所以拂天理逆人心傷和氣者多矣是故以　皇天赫怒示以大變上以動陛下脩德之心下以顯諫官不職之罪也然上下所宜交

修而　仁君重於責己伏望　陛下益崇敬畏之心克念
災變之由進君子退小人還謫戍之官復爲民之職恤獄
死之後蠲鹽課地土蘇農商之困拙分抑餘充征貨之貪當
籍沒者正其法加扨餘者亮其忠濫帶冒賞者明其罪乞
陛下求倖者削其官將臣等速　賜罷黜以彰不職別選賢
能以充任使復行六部以條利弊興革之宜慮之遠念之
深行之誠持之久如此而　天變不弭治理不臻中興之
業不隆且康臣等未之聞也犬馬之誠不知忌諱萬死萬
死

亟修省以回　天意疏　何起鳴

臣奉　命遣往四川祭告回還四月十九日申時行至陝
西西安府興平縣閣外忽遇地震從省城東南起往西北
去訖有聲如雷平地起仆不常遠望城內鄉村灰塵障天
臣不勝驚駭急奔城內遍閱堪盧十室九虛及至咸陽涇
陽一處較甚一處至高陵則滿城無完室舉室無全人悲
號之聲徹於四境訪之臨潼咸寧長安等處莫不皆然如咸
寧之壩橋柳巷涇陽之回軍永樂傾倒者如平地死沙里
米仲良之八十五丁奉政里陳朝元之一百一十九丁全家
俱覆且地裂泉湧崖崩窟壓爲變異常詢之父老僉云自

三月初四日戌時地震動以來未嘗停止前此損傷人畜
房屋數多今次比前又甚幸而今次尚在晝間人民被傷
較少若是夜間吾民無噍類矣見今地震無幾時人皆扶
老携幼飲痛抱傷野處露宿魄下居身者之栽籍以來未
聞有經月而震震而有聲如雷者也臣聞之董子曰　國
家將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
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　天心仁
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　郊社親
矣　朝講勤矣臨雍耕耤大典舉矣惟　國用之艱難而
留心樽節慨邊事之久壞而亟　勅圖新黜遠左道裁抑

凡見凡所以畏　天命而悲人窮者以災異行幾無虛歲
國且尊迎善氣凝承　天休乃今地變甚常如此是有故
哉臣反覆思之無乃　天心仁愛　陛下故預示非常災
異以警告之歟其文身修德以為至治之圖與臣敢為
陛下陳其修省之略惟　聖明留意焉　一曰修聖德中
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先儒真德秀曰人主修
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亦得其所何也人君一心即
天地之心而言動舉止喜怒哀樂關天地之動靜其中節
與否天地之位不位因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從表無甚變
差也今茲地震夫豈無因臣願　陛下覽此惕然興思

法宮之中一言一動一舉一止或喜或怒或哀樂果皆發而
中節乎脫或發而未中節也則坤道之不寧未必不由乎
此也是可畏也倘乞遠法成湯痛自省改兢兢業業無怠
無荒凡百遊幸服御聲伎興作悉依　祖宗舊規每日視
朝之後依　祖宗故事　駕詣文華殿　留心講筵　親
近輔臣託為心膂與之商確政事勿以祁寒暑雨而間功
勿以君門萬里而隔越如此則　聖德愈修　一人享安
和之祉　聖心寧一兩儀收貞位之能矣　二曰宏納諫
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言納諫有益也自古
人君遇災知懼多求直言以聞闕失蓋以陰陽升降之機

君子小人消長之際實係於言路之通塞也臣愚以為求
直言不如求納諫納諫在於恕諫臣唐陸贄云諫者多是
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
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為盛德　陛下求
賢若渴從諫如流往者建言得罪諸臣今皆一一起用如
近日給事中石星陸鳳儀正所謂諫之狂誣也　陛下擴
載令弘之量獨不能容此二臣耶臣願　陛下俯允臣言
下之該部將星與鳳儀查照前項事例及時起用益希
聖聰益弘諫納輔臣親臣也凡有封進屢懷聽受九卿大
臣也凡有執奏而賜允從科道諫臣也言之而是則重加

褒納之言之而不當　上意亦俯假優容庶言官委蛇之
風從此益光由是而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道日消猶有
休祥不至災沴不除者臣未之信也　三曰務實政切照
地道不寧感召有自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
漸矣試觀禮樂衣冠之中多懷鄙偽之心科條紀法之內
絕無誠惻之意士夫競利而尊君親上之義疏民庶設機
而父子兄弟之恩薄強梁自恣交馳於中國窮弱無告含
冤於四海百姓安矣日見艱難而恐潰也紀綱張矣日入
朽腐而恐裂也上自為上下自為下譬之頭目手足氣脈
但不貫通是以陰陽乖舛地道不寧積至三輔重地大變

發泄天之示人顯矣為今修省之計豈可徒事虛文大小
臣工必虛其心以為天下通天下於一身啓清明光大之
治協高下異同之心振偷惰苟且之氣仍乞 勅諭百官
政尚既往思補將來任輔臣則悚然自省曰我何如而可
以燮理陰陽在九卿則惕然自省曰我何如而可以克勝
重任在撫按則惕然自思曰我何如而可以為休保民以
至百司庶職莫不交已自修各求稱職各該衙門自隆慶
元年以來一切 題 奏并及 登極詔內事宜中間有
壅格未行者速當開列前件着實舉行在京衙門各將見
監囚犯一一審錄有可矜疑者無拘成案具請 旨處分通

行在外諸司一体欽恤務期洗滌冤抑宣暢鬱湮仍限一
月以裡各另具 奏如此則君臣和衷於上百姓和合於
下自然陰陽順軌和氣薰蒸而災變自息矣 四曰飭邊
防臣見地震不獨關中為然近而 京師遠而延綏河東
河南地震一時並見氷雹火光又復相見說者曰此皆夷
狄不本於 中國之象也去歲京師遼陽遼東火光宣大
氷雹未幾胡虜兩路入犯破我石州殘我永平震驚我
京師陵寢此其往事可徵明若觀火矧今虜酋黃台吉亮
見擁重兵侵擾莊浪靖虜一帶勢不可支而聲東擊西又
屢叵測在備禦之策豈可懈息昧虞伏望 皇上軫念京

陵至重生靈荼毒可憂 天語叮嚀該部通行各處鎮巡
等官預計兵糧多備火器深溝高壘以能保守為先不
專責其戰伊而失守信地者必戮據險守隘以敢戰先鋒
為勇無輒罪其失律而規避觀望者必誅行邊大臣據實
整理務究其弊源無苟且而增兵益餉各調鎮巡乘時調
度在因其聲勢無掣肘而避任推艱各懷忠君愛國之心
共收戮力同心之績如此而妖氛不靖 中國不安者臣
未之聞也 五曰恤災患切見高陵等處地震非常小民
被災重甚宮室傾圯生計蕭條既沒者骸骼無收流徙幸
存者肢体類多損折商賈絕跡於市農者無意於耕訛言

復興人懷危懼前三月初四日地震咸寧禁垣傾壞因之
失囚倘有無妄之徒乘機而遷服心之患為可憂且各處
城垣衙舍坍塌數多勢必修理若復責之瘡痛呻吟之人
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臣知其必不堪矣臣願 陛下亟廣
好生之仁弘敷賑濟之澤 勅下該部行該省撫按備查
各該地方被災人戶分別等第先將在庫官銀量行賑濟
仍將隆慶二年夏稅各照分數暫行蠲免其倒損城垣衙
舍官為修理毋得重累殘民一面出榜曉諭使知 朝廷
憫念元元至意如此則人悅天聽而災變自弭地方保無
虞矣 六曰重縣令夫人之有疾病疴癢者則必呼天不

已則必呼父母呼天者謂天之尊而能祇佑我也呼父母者謂父母之親而能撫摩我也今之縣尹非民之父母乎高陵等縣地震之變又不特疾痛疴痒已也爲若令者果如恫瘝在身而出加撫摩之耶臣固謂不得而能也昔者鄭災禆竈推象謂鄭必復災子產弗信臨事而備至於贊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鄭不復災此以德消變之驗矣今日陝西地震不止一二次災傷不止數十家爲有司者亦悲人窮而弔其災乎臣亦不得而知也所據災變異常凡在地方官員應該考察但念三年大計

朝廷總有處分已稱明允更難再議臣愚伏望 皇上

勑下吏部備查陝西被災州縣正官見在庸劣者亟議更調缺人者速行銓補就於新科進士內選除即更調之中寓考察之意不惟瘡痍得撫摩之望而地道自安翕闢之常矣祭照臣濫叨耳目之官平時則含默苟祿已月負乘之羞承乏禮神之遣中途則抱疴遷延安然恤私之罪災變之來職臣之由謹齋沐尅責其聽罷斥外臣待罪該科職任釆風目擊災變若不據實坐馳上 聞則上負 朝廷下負蒼生臣之罪益大矣伏望 皇上以天變爲可畏以民岩爲可懼俯納臣言痛行修省仍 勑該部詳臣所言倘有一二可采亟議施行 宗社幸甚天下臣民幸甚

脩德政以弭災變疏

方鳳

臣聞天變之來雖或然之數而人事之感召有必然之理故古之明王一遇災變必下罪己之詔或致省躬之誠而不敢易以處之也 陛下臨御以來方及年餘災異數見遼陽大水山東山西陝西福建廣西等處風烈星隕天鳴地震久旱疾疫死亡相繼民困已極今年南京 内府火災延燒國學號房及百餘間近于七月二十五日申酉時分惡風暴雨夜以繼日沖撞撼擊天地震搖尾石飛走

孝陵石欄倒壞樹木傾拔一千三百餘株國子監等坊牌幷城中房屋倒壓大江平湧潮水丈餘儀真居民漂沒及

千餘家商民舡隻覆溺無數浮尸塡塞觸目痛心變異之大未有甚于此者臣思所以致變之由未必不因人事之感召而 陛下德政之可脩者尤所當急臣敢昧死言之

經筵雖曰日講而未聞有咨詢之實甚至有愆期而不御者宰臣濫加爵賞而未聞有延納之禮甚至有累月不得見者免租之 詔方下而追徵益急是失信于窮民沙汰之法方施而傳奉繼行是縱姦于倖進信内使之言而使御史貶責主事被孰益長貂璫之勢從外戚之請而使無功受封無名賜第漸振閥閱之威欺君誤國如張銳等罪當萬死今則止于充軍而百萬私藏仍歸舊家爲惡害民

如浦智等罪不容誅今則止于降級而入官賍物還給本人凡此皆蠹政之大且要者其他一時之失一事之弊雖拂乎人心之公而不足以致上天之怒者臣不敢一一細陳以取煩瀆之罪伏願　陛下痛加警省勿視泛常不必遠求古之帝王但思我　孝宗之所以致治者其道何先及　武宗之所以致亂者其失何在則一心之中理欲自判萬機之際得失自明善者師之而君子必進惡者戒之而小人必斥左右之親信者必察其誠偽而不可委以腹心臣僚之老成者必展其才猷而不當求之形迹賞罰必公毋奪于私請而至于濫縱政令必信毋惑于群議而有所改移凡有章疏必由　內閣或行或止必取　上裁而擅自批發者必加重譴使言路大開新政日益而不可安于小成以自足仍　勅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一體修省務求實驗毋視虛文則災異可消休祥可致而天下之治其原蓋不出此矣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脩急務以弭災變疏　鄭大經

臣聞安不忘危者聖王圖治之心警戒相成者君臣保安之要古帝王所以致治未亂保邦未危者率是道也恭惟皇上御極以來孜孜求治不遑暇逸宜泰寧之效日臻太平之象可見也夫何維新之氣象一時雖若改觀而實政之未修宜治化之未究也推本所自無乃　皇上求治之心雖切而意念或有未純經治之文雖飾而踐履之有未至與頃者禮官恭請　皇上宣召大臣諮訪時政臣工欣欣然舉都俞之盛復見於今而治化之隆媲美於古矣儀章條上竟不寢閣以至諸臣建言事關　君德言涉　宮禁者一切格而不行是以上天仁愛之意屢申四方抱鼓之旨不絕臣下怠忽之意日甚而治之未登於理也不由然哉臣請得而備論之語致治者莫先於用人莫要於理財二者在今日尤為急務焉何者胡虜強於西北而跳梁之念不忘粵寇蔓於東南而憑陵之禍未熄湖湘之水患滔天　畿輔之蝗蝻徧地近日京師陰雨浹旬雲霧四塞陰盛陽微之徵莫大於此顯患隱憂所關　聖慮方至切也為今之計若不預儲人材以備任用將來之患胡以禦之第時尚清修求苛方之士於今也恒難必加意搜羅虛心延訪不問頭銜資格取其長十可以禦侮者十數人焉

破格推用或列職卿二或分布　幾輔等於材官將卜亦
加遴選或簡自下僚或起自廢棄姑收其節不責其全或
賢少一營中或儲之省府萬一緩急藉以措手而不於倉皇
之際弗計其能否而姑試之以聽其效此方今急務也至
於用財一節尤為緊要極天下之大無終歲之儲當計者
焦勞苦思之所得不足以補一朝之漏巵夫中人之產必
會一歲出入以為準不足必節縮經營為長久決不忍坐
視窮乏以至於憊也以　國家全勝之天下經費匱缺一
至此極而尚怙然莫為之計倘寇賊之警突發無已而旱
澇為虐聯省之民且待命於上焉司計者固將束手以聽

其敝也而可乎臣向因論廣中事及於儲材一節該吏部
題覆行內外衙門各舉所知延至幾月僅見一二撫按言
及而無當於用其他尚未有及者又見戶部題覆給事中
溫純建言財用亦行各衙門議　奏三月以來寂亦無聞
識者以若臣晏然比之燕雀處堂自謂為安者方今郊壘
多虞經費詘乏天災時沴雜然並至傾不以為異焉識者
又將何以諭之伏望　皇上惕然覺悟奮然改圖繇天災
之異常憫民窮之劇甚慮寇盜之橫行　念國儲之空匱
亟　賜宣召輔臣及部院大臣詢訪時政諮諏善道人材
何為而乏財用何為而匱天變何為而屢形盜賊何由而

充斥俾各以職條對商確討慮務求實濟夫　宣召訪問
不必遠法帝王我　祖宗　先帝皆有已行故事見於交
泰召對等錄可攷也　皇上試一行之　聖心所注自能
感格於　穹蒼　德意所宣亦將震勵於百辟而又申
勅大小臣工實心幹濟無尚虛文用人理財二事為今時
之急務悉照原行條上方略無致延沮　君臣合德人
心之誠靡自神　上下交修事功之率作自倍由此以圖
治功庶事執體要而可以次第舉矣再照人才之生也不
數而用之貴及可為之時方今兩京卿寺及在外藩臬之
長咸備六卿之選督撫之任者也在位固多才行相稱矣

間有清德著聲而賦材或艱於大受偏節素勁而力量或
劬於奔馳者將摘其今之所短或悖於輿論之公既執其
昔之所長又歉於分量之劑以致一過有缺動稱乏才者
何怪也乞　勅該部於前項官員若皆見幾尚躊引疾陳
乞察其望重公平者量進職級以示優異年力衰庸報酹
足稱者止與題覆致仕用全晚節不得一概擬留致淹人
言以乖素銜才望年力不在此限者不拘見任起用不得
籍口於此而與高尚員缺聽採素擅才名兼有此等者需
次銓補庶甄別之下無闒茸之具員而遴選之加獲異能
之實用矣財用天地間決無神輸鬼運之理欲講生財之

策以濟燃眉之急將取之官與科臧瞀於梭剖之無餘抑
取之民與膏凌竭於誅求之殆盡惟加意節縮去其害財
者而已伏望　皇上觀今日之弊思將來之患應先根本
深自損抑由　宮闈以及　朝着之大臼　服御以及
賞賚之施多方裁省以端化源仍乞　勑下戶部會計四
海九州之租賦關市山澤之権務一歲所入幾何　朝廷
中禁之經費六軍群吏之資餉所出幾何凡遊主客之兵
餉原額幾何今增幾何　王府之祿糧先年幾何今均幾
何逐項激實開具揭帖查照督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題
造會計錄每季　進呈　御覽　皇上時一披閱　聖心

必有惕然不寧者該部仍以所核數目刊刻成書徧給文
武大小衙門遵照原行各陳所見或節其冗費或裁其冒
濫可減者減可革者革遂一裁酌以備采用當事臣工各
宜實心區畫度長挈大剖繁析滯異有以裨　國計以濟
時艱若近日裁革冗員或僅革卑官下職足為了此幹辦
之臣恐聚議十年無資毫耿之用徒見文移雜沓紛然可
厭後日事窮執從咎將誰執諸臣試以會計成數時一展
玩有人心者亦必悚然不寧矣伏望　皇上天語叮嚀
戒諭諸臣勿謂將可苟安而日恣玩愒尚無以事有主者而
漫不經心務期戮力修職無隨後艱則倡導於上既開裕

用之源而責實於下益弘不匱之用矣臣待罪言責目擊
時艱反覆狀心杞憂深切敢以時政最要者不避瑣屑敬
用塵　瀆干冐　宸威不勝懇祈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五

弼違類

請宥言官以彰聖德疏　張居正

昨該吏科給事中石星疏陳時政有犯天威伏奉御批石星這廝惡言訕上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拏在午門前着實打六十棍為民當差不許欺縱臣一聞此旨不勝驚駭仰惟皇上聖德寬弘天覆地載即位以來敬大臣體群臣矜不能赦小過至于言官論事往往曲賜含容未嘗輕加罪責今一旦有此震怒不知石星所言何事致觸聖怒如此今日于該科取其原本觀之乃知石星所言真為狂妄不知事體如鰲山燈在正月二十間已

即撤去皇上于宮中逸安一切減省在廷之臣方切仰戴而石星乃信其謬聞輒肆誣詆至于經筵日講已奉有欽依擇日舉行陸鳳儀差為聖諭已奉旨處分不許救援而星嘵嘵焉復為言此其狂妄無識恣肆妄言在星誠為有罪而在皇上亦有不能忍受者矣但臣愚惓惓之衷竊以為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職司糾正必平日養其剛直之氣寬其觸冒之誅而後遇事敢言無所畏避四方利弊得以上聞我皇上登極之初特下明詔廣求直言故大小臣工莫不以幸際昌辰遭逢明主凡有一得之愚皆自願獻于闕下今若因此一事將石星遂加重譴四方聞之必謂朝廷求言特虛文耳轉相告戒以言為諱雖有忠謀讜論四方利病誰肯為朝廷言者石星一人固不足惜然因此折言官之氣開忌諱之門則于聖明從諫之盛美豈不有虧明詔求言之初意豈不相背哉且自古順耳之言易從逆耳之言難聽于逆耳難受之言而能曲容之乃為盛德臣追思皇上昔在藩邸臣因進講漢光武殺直臣韓歆事反覆開導言人臣進言之難嘆惜光武以明聖之主不能容一韓歆書之史冊甚為盛德之累荷蒙皇上改容傾聽又于宮中御書文武獻納四字置之座側是皇上因臣之言有所感悟而欲廣納忠謀以追堯舜之治也今一聞直言遂爾加

罪則皇上昔時所以感悟于臣言者其心為何如我臣又訪得石星原任行人去年十月間始選為給事中草野之人少不更事乍被選用職司言責不量深淺急于圖報故發言狂妄如此原其本心實亦無他今既杖之于朝則妄言者已知所警乃又盡褫其職發為編氓臣竊以為過矣今大臣皆持祿養交莫肯盡言諫官皆懾于天威不敢申救人臣緘默苟容恐非國家之福臣受皇上厚恩備位輔導有股肱心膂之託誠不願皇上有此過舉伏望聖慈矜憫狂愚曲賜寬宥將石星召還原職或謫降外任以倡其敢言之氣以開自新之門則言者之狂妄益

無以解于天下之公論而 皇上包容直臣之美宥過赦
罪之仁將垂之萬世而有光矣

停取銀兩疏　張居正

昨者恭覩 聖諭欽取戶部銀三十萬兩隨該戶部奏稱
邊費重大國用不足欲乞 聖明停止取用等因奉 御
批已有旨了臣等看得 祖宗朝國用邊餉俱有定額各
處庫藏尚有贏餘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京師之後邊費
日增各處添兵添馬修堡修城年例犒賞之費比之 先
朝數幾百倍奏討請求殆無虛日加以連年水旱災傷百
姓徵納不前庫藏搜括已盡臣等備查 御覽揭帖計每
歲所入折色錢粮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項銀兩不過二百
五十餘萬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尚少銀

一百五十餘萬無從措處生民之骨血已罄 國用之匱
乏無經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方與該部計議設處支
持目前尚恐不給若又將前項銀兩取供 上用則積貯
愈虛用度愈缺一旦或有飢荒盜賊之事何以應之該部
所以懇切具奏誠事勢窮蹙有萬不得已者也仰惟
皇上嗣登大寶屢下寬卹之詔 躬行節儉以先天下海
內訢訢方幸更生頃者以來買辦漸多用度漸廣當此缺
乏之際臣等實切隱憂輒敢不避煩瀆披瀝上請伏願
皇上俯從該部之言將前項銀兩免行取進仍望 念國
儲之日乏懷儉德之永圖節賞賚以省財用 停買辦以

寬民力如　上供之費有必不可已者照　祖宗舊制止于內庫取用至于該部所儲專以備軍國重大之費庶國用可以漸裕而民力可以少甦也臣等無任懇悃隕越之至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安疏

海瑞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所不稱其任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為容悅阿諛曲從致使灾禍隔塞主上不聞焉無足言矣過為計者則又曰君子危　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之反求眩瞀莫知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　國厚恩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為悅諛不暇過計謹披瀝肝膽為　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以安以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頗柔慈恕恭儉能有近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槩以政之安且治頌之諛也　陛下自視于漢文帝何如　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為堯舜可為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

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　陛下優為之
即位初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略箴敬一
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
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
有所為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也非虛語
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呂
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
安予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皆稱賢君焉
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
遐舉可得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

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　朝綱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
例名節濫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
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
薄於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
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煩增萬方則效
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
因即　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
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
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
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　陛下久矣

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諫諍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
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棐匡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也夫
聖人豈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
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之也木絕金礪聖賢不必言
之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興宮
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舉
諸臣誤順無一人為　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陳善
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
從　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　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
下者　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有官

守有言責皆所以奠　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
是　陛下之心惑也過於苛斷是　陛下之情偏也而謂
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
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心
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為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
學微所言或不免己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撓亂政事之
說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意臣意偶
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為是己拒諫執　陛下一二事不
當之形跡臆　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　陛下誤終不釋
諸臣欺　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

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爲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臣以
二三事形跡既爲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
闢于臣君道之不正臣請再爲　陛下開之　陛下之誤
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
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于人而爲性命者此
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
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　陛下得以訪
其術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尚
不能長生而　陛下獨何求之至爲天賜仙桃藥丸怪妄
尤甚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

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
實有此瑞以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
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
非虛妄也宋眞宗獲天書於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
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由人工擣以成者也茲無因
而至桃藥是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
陛下玄修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　陛下
玄修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而玄修之無益可
知矣　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
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既無致君澤民

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
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
之未必爲道也即近觀嚴嵩有一不順　陛下者乎昔爲
貪竊今爲逆本梁材守道守官　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
有聲官戶部者至今日首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
惕心焉無用於積賄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之後猶
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諸臣寧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
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挨日見稱於人者亦以廊廟山林
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己格物任天下重使社
稷靈長終必賴之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制其心未能

純然精白使然乎　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而責
之以效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其順乎玄修土木之
誤是股肱耳目不爲腹心衛也而自爲視聽持行之用有
臣如儀衍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
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與不
安治與不治由之翻然悟悔日視正朝與宰九卿侍從言
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
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于
皐陶伊傅之列相爲後前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
宮妾外之光祿寺廚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除凡無

事而官者亦多矣十之内尉内庫下之戶工部諸廠庫段
絹粮料珠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乎無用用之非所宜
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為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
之此則在　陛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
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蓄藏不知其幾也而
陛下何不為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來
行之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
自以為是教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士途久任吏將
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充召募驅緇黃游食使歸四民責
府州縣撫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塩本色以裕邊儲均田

賦丁差以蘇敝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為奸刑
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
為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此則在　陛下一
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諸廢皆舉百弊剗絕唐虞三代之
治蔡然復興矣而　陛下何不為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
有所勞於　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任諸撫按科
道糾舉肅清之于其間　陛下持其大綱稽治要而責成
焉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如天運于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
序恭己無為之道也天地萬物為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
熙洽薰為太和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由天通命由我立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
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與難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
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鑒相繫風捕
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　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
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為諛
小臣畏罪而面為順　陛下有不得而知而改之行之者
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惓惓為　陛下言之一反情易
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係焉伏惟
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

一法令以全治體疏　　余瓚

照得先該欽天監官張湘等題稱躬詣清寧宮後被
災處所看得方位有礙不宜興造節奉欽依着該衙門
預備物料修理該工部議各處財竭民困若派物料恐非
所堪要將沒官房屋高整者量留數處以備將來別用其
餘變賣價銀以備修理題奉聖旨是沒官房屋變賣價
銀都准你部裏收貯以備修理之用欽此近該司禮監傳
奉聖旨東城思城坊把抬巷東首犯人錢寧房屋一所
賞與皇親邵茂住阜城門大街北犯人廖鵬房屋西二所
賞與皇親邵蛹等住坐東一所并街南房屋俱賞與奶子

劉氏住該衙門知道欽此隨該工部題稱各處高整房屋
節經奉旨賞賜皇親蔣輪蔣山蔣壽蔣恭邵喜邵萱國
夫人訖止有錢寧廖鵬數處見今大婚禮在邇將來
三宮戚畹例該賞給房屋創造一舉不堪傷勞派行天下
豈能濟急杳得犯人數內王瓛江彬王準三所亦頗相應
合無分給皇親邵茂等居住所有錢寧等房屋仍存留
以備後來三宮戚畹賞給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欽
此臣等愚昧不知所云果准工部所議量留以備將來別
用之旨乎抑且變賣價銀收貯以備修理小宮之旨
乎或如司禮監所傳賞與皇親邵茂等居住之謂乎友

覆思惟莫知所措竊惟信者君之大寶也齊桓晉文區區
霸國亦知以信自守卒成其業況天子君臨萬方政令
之出朝更夕改天下臣民將何以適從哉陛下天資英
睿問學夙成法祖意尊求治心切臣等固思必不為此也
邵茂等乘誕甲第萌覬覦之心皷動宮闈為求索之舉
而陛下篤念懿親重違慈訓遂不恤前旨而有此
傳奉也夫邵茂等戚僞之踈近人品之賢愚與夫劉氏阿
保之恩臣等不知其詳固未敢泛論也但邵茂等功濫
皇恩依承餘蔭已四十餘年矣非不知累朝憲章也乃
乘時射利鑽刺之謀徒知棟宇連雲可愛也獨不念被灾

賢妃各號房依任之苦乎徒知皇親戚畹可得也獨不
體將來三宮戚畹將何以給賜乎徒知以一己之私欲
可飽也獨不思朝廷之大信不可以不守乎爰自正德
以來姦黨相繼柔權先帝又加巡幸天下之民敲骨瀝
髓已不堪命矣幸而陛下起自興藩入承大統中外
臣民所以仰望陛下者何如皆以為堯舜可期而三代
以下中主不足論也雍熙可待而漢唐以來小康不足論
也今陛下臨御幾年矣天下塗炭者未起呻吟者未息
邊方警報殆無虛日軍士缺糧動踰數月閭閻之間言及
巡撫白日之內搶刼都城陛下試思之以為天下果雖

熈乎抑小康乎况近日以来火災屢起黄霧四塞人情洶洶
馬變不虛生此蓋 陛下聰明仁孝有願治之心故 天
心仁愛屢候災異以譴告之也而 陛下所以答之者何
如 詔書已下日濫革奕而今日所陞者 藩邸之牧圉
也明日所陞者 藩邸之廝徒也是日濫可革而獨不革
於藩邸舊人矣傳乞罷矣今日所賞者 皇親之莊田也
明日所賞者 皇親之房室也傳乞可罷而獨不能於蔣
邵數家矣蓋 陛下之在興府則興府之人固 陛下之
人也今日 君臨天下則天下臣工孰非 陛下之手足
乎天下人民孰非 陛下之赤子乎自 陛下一身而言

則郤將之家固 陛下之視也自 祖宗列聖而言則
光朝戚畹孰非 陛下之至親乎天下各王孰非 陛下
之骨肉乎今天下之困窮已極而饑寒餓殍者誠不知其
幾也不聞有實惠之加而所加惠者惟藩邸之人 九廟
之神靈在天而子孫蕃衍又不知其幾也未聞有存恤之
典而所賞賚者惟蔣邵之家夫臣民所以仰望者如彼
上天所以譴告者如彼而 陛下所以答之者如此災異
可息乎否也 陛下反而思之將以為何如天下後世又
將以為何如其於 新政能無少累耶該科所以晝惟夜
思竭心竭慮勤勤懇懇不避煩瀆為 陛下開陳者正欲

陛下撫安生民轉災為福為堯舜之主雍熈之治也而
陛下聞之如石投水乃曰已有旨了臣等待罪該科負知
所謂不敢緘默自昧 上言伏望 陛下留神省察以狂
瞽之言以天變為當畏以民困為當恤以 祖宗創業之
艱為當念以天下之神器為當惜以心制事以義割恩將
前所 賜皇親邵喜等房屋量加裁省分給邵茂等居住
將錢寧廖鵬房屋 特降綸音依該部所議 明示存留
以備將來別用仍戒諭邵茂等毋入下人之言毋聳 宮
闈之聽安靖保身共享嘉靖之休必不得已只如該部所
議將王瓛等房屋量為給撥仍乞 勅司禮監以後凡有

當行事件務下 內閣及該部詳議可否奏 請施行毋
得傳奉以箝人口庶法度畫一而治體可全私恩杜絕而
新政可隆矣

陳弊端以圖奠業疏　張達

竊惟　陛下臨御甫二年於茲當黜陟勿遽之時汛掃紛
更一歸憲度使士風頓回　國是大定天心允享臣嘗退
而思之此何等精明何等氣象當時進言者往往以不克
終為戒蓋慮夫令圖難終政成或怠非謂行之未及踰年
而舉措遂漸乖背也臣歷觀史傳自古人君善始者多克
終者寡不暇具數如周穆王唐太宗皆新致太平而卒之
為後世嘆息者然猶脈勵幾二十年未有若今日　詔墨
未乾而渙汗隨反治效未臻而弊端旋復者也　陛下居
常慕遠軼堯舜之上區區周穆王唐太宗顧足異哉方

陛下即位首下詔曰　先朝勵精雖切化理未孚茲欲與
道致治必當革故鼎新故一時號令政事煥然可述不但
如臣前所名狀而已夫何力行未久　新化首乖或有昨
以為非而今以為是人有昨以為不肖而今以為賢變黑
為白朝令夕改臣實不知其端臣請以今日之事與初
即位異與正德年間同甚或有正德年所未有者舉一二言
之惟　陛下垂聽　先朝嘗建新寺崇佛教矣而今日之
齋醮繁興先朝嘗斥群小遏傳乞矣而今日之爵賞普施
先朝嘗須內降遏政本矣今日事之不關於宰執者非一
也　先朝嘗禁廠衛司路大獄矣今日法　之不行於貴近者

非一也科道會本而責以奏擾貴近　勸忠言降黜之初心
大臣執法而詰令回話豈　召用典刑者德之本意至如
寵元封侯將輪市罷陳敢言之　而安門新宅　先朝嘗
戚未有若此之恩幸也犀鵬繫獄劉[illegible]得從寬降復差官
就彼勘問　先朝罪人未有若此之淹縱也臧鳳守邊未
追歸　嗣今日之外寇多梗也礦稅并起毒流諸郡今日
之濟泄有徵也四方萬里災傷川閣幾仍股肱未卒絕望
民生無聊過　先朝也恒暘甚虐雨土示沴天變頻仍過
先朝也凡臣擬於僅惟疏節其餘蒙蔽　陛下背理蠹政
禍民虐國未能覼縷歷消者猶不知幾伏惟　陛下赫然

大奮剛明之威遠覽古今之變行一事必曰吾嘗以此等
為　先朝弊政剔革之矣今何為而復行用一人必曰
吾嘗以此曹為　先朝奸人新黜去之矣今何為而復用
退　朝之時清閑之燕深惟　社稷之阻規恢修萬之計
絕耆欲之妄使身常強固無以怠惰妨政務勤學問之功
使德常清明無以邪奸竊天機則治何以不若商宗壽何
以不昔虞舜彼周穆王唐太宗信不足錄矣不然天下之
事變無窮　國家之治亂叵測　先朝承　孝宗熙洽之
餘今日當正德紛更之後事殊勢似[illegible]然[illegible]明　陛下[illegible]
因循姑息不盡反目前之為臣切未見其可也臣竊[illegible]之

性不能隱默豈不知犯忌諱者有雷霆之誅拾細微者
享富貴之利顧臣今日之所得能幾何而不為陛下陳
之臣不勝惓惓憂恤之至

擴善端以寬無辜并斥奸邪以保全治疏　陳琍

臣聞天下之政不出於一而人君之心惟在所發然發之
之要惟在於善端發見之時擴而充之使用人行政亦莫
不然則施之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臣待罪諫垣
者見科道為諫都督陳萬言房屋事衍冢　聖恩免究鴻
臚寺官黃六科十三道諸臣謝　恩仰窺　聖心聰聽之
下若有人不安者臣以為此　陛下本体之明也又覩昨
者百官早朝侍班大雨驟至　陛下即宣鴻臚寺免其奏
事此　陛下不忍人之心也大小臣工孰不稱慶以為推
此而治于政何有夫何仁心獨見於明廷而天光不照於

豐部臣敢以近日之事數之萬言　欽賜房屋　陛下不
忍之恩也而尚書趙錦因而認罪即止棄寬宥以之繫獄
者為不用恩焉井陶淳作奏舍事　陛下本心之明也而
太監滕祥之獄留知府郭允泉之安者為不用明焉
其催文左道亂正已法之所不赦言官交章論劾　陛下
不忍罪之而反忍於奪法司之推遂使舊人臣如林俊
者一旦致仕李景叔帶私指律例今當若罪御史系以奏
辯　陛下竟不察之而反惑於牌揭傳之許以致盡職小
官如程景賢者久禁滯獄尚書百官之表率事體所關非
輕竟奏不敢不慎今　陛下不曰回將語來則曰且不查

究是果敬禮大臣之道耶科道　朝廷之耳目設官以諫
為職風聞不敢不奏今　陛下貶斥加於前罰俸繼於後
是果廣開言路之道耶臣恐自今以往林俊去而九卿之
心灰矣葉寬等罪而有司之體解矣郭九皐之被拏則守
牧地方者寒心程景賢之受誣則縉紳階陞者股慄天下
臣民以為如此而苟安如此而取敗如此而見貴如此而
受罰其不相率於苟且將就之習者幾希當此之時
陛下高拱穆清之上深居法宮之中群邪雜於前便佞諛
於後閹宦弄權而怙勢戚畹恃寵以張威臺閣不得預政
科道不敢盡言　陛下雖有堯舜之資湯武之志必不能

脫正德之余習而成嘉靖之新政矣況今邊方軍餉在在
告乏留都民殘家家未保而地震水旱之迭見盜賊蝗
之四出此正　上天示戒之意君臣修省之秋也及今不
圖末流安救臣君懼罪不言　陛下以臣為何如職天下
以　陛下為何如主而我　太祖在天之靈亦不暝於地
下矣伏望　皇上推不忍之心擴本明之德在深宮此心
也對太廷亦此心也待近臣此心也待遠臣亦此心也覽
于忠致曲之言誦孟軻諫推之語不溺於群邪不惑於近
習誠心任賢虛心納諫慰留林俊以全起用之初心釋放
葉寬等以昭天下之公議辯明郭九皐等之寃獄免除李

原缺第十八葉

學曾等之罰俸時　親內閣日　御經筵如此則　聰明
不蔽而雍熙之化以臻　聖德日新而堯舜之君可並矣

曹吉祥三見於逆瑾錢妖 誅彬逐 國非其國矣昔
陛下之所知而亦往文之所習聞者也臣等謂今日禍亦
之惡不戢必將與三逆豎同 陛下當為 國家計雖文
亦當自為身家計不然則非臣等所知矣傳曰星星之火
勿於燎原涓涓之滴易於滔天今乃不知撲塞而復倡起
之任將何裨夫小人輩之所以竊取權柄擅作威福希圖
貴乞求恩澤旁伺左右者其涎垂指回顧却走而不敢竊
發者以 朝廷有言官在耳恐一遭彈劾罪無所容也今
陛下罪一言官則彼小人者躍然而起自以為得計凡可
以遂已私圖已利萬一如臣等前所云者無不為之矣彼

將謂此後諫官必不敢言而已不必有所畏憚也如此不
亦可懼可憂也乎臣等又伏覩 陛下登極新詔凡在
先朝有因以言得禍於死者贈官敘蔭於廢者敘復超遷
振作士氣開廣言路實 中興第一美事不意十二年間
至此極也況今天變遭於上人事乖於下四方饑饉賊盜
生發此正 陛下脩省 召求直言之日奈何復舉動若
是乎伏望 陛下即將劉最 召回照舊供職准文卑
賜罷斥毋使其怨日深為 國重患且欲天下之人知見
陛下不能容一言受諫縱惡長奸親小人而遠君子也 臣
等待罪言官義無嫌避[illegible]之言惟 陛下采納焉

停止工作罷織造以固邦本疏　張漢卿
竊惟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君民上下相為一
體故民安則國本固而隨以安民危則國本顛而君未有
能獨安者古之帝王當已裕民日慎一日深圖不見之怨
所以自為社稷計也近該南京守備等官徐鵬舉等侍郎
席書等給事中曾綸等御史梁世驃等各處巡撫都御史
李充嗣何天衢陳鳳梧孟春巡按御史趙光田美鄭光琬
黎貫俞集林鉞范永鑾等知府馬曾田賦曹閣龍誥千貴
胡續宗等衛所指揮等官張勝粟餘許聰等各奏告南北
直隸浙江江西河南四川等處地方各被十分重大災傷

亢旱逾時繼以霪雨或狂風驟作江湧海溢或時疫流行
闔室病死即今蘇湖淮鳳之間漆水橫流壞民廬舍一望
成湖或依岡附木以居或茹草剝樹以食或賣鬻子女僅
得二三十錢或鬻一妻僅得銀數錢者甚至無人收買委
之通衢而去抱之投水而死郭門日昇死殍五六十人骸
骨枕藉白晝無烟而湖廣地方父子夫婦兄弟貸食無路
一時自縊困窮之極甘就死地豈惟四方近御史盧瓊奏
稱畿甸之間隆冬男無完衣婦穿暑布遮道號哭不忍見
聞豈惟畿甸京城通衢委巷乞丐男女數多裸體骨立深
夜號呼雖 九重深閟靜亦可徹中官貴戚誰不見聞至

矣白晝通都盜賊公行淮浙淮揚之間嘯聚已至數千水
勢未消二麥未種來夏難望收熟秋成又未可知救濟之
策今已窮促將來之憂尤有甚者頃年各處豐歉雖或不
同乃若無一郡不被之災無一年不災之處雖耆舊云百
餘年來未有如此之極也仰惟　皇上祗畏天戒勤恤民
隱特納輔導大臣及部院科道之請發太倉之金截歲漕
之粟不急征徭一切停止且責撫按等官用心賑濟務使
小民得沾實惠　綸音徹聞有感泣雖堯禹之心不是
過也但惠民之政方行而厲民之事已至致　陛下徒有
憂勤之名小民不蒙　恩惠之實則為　皇親陳萬言之

營建第宅差太監崇勳等之蘇杭織造勞民傷財可已而
不已也且土木營繕不急之務近以災傷奏　命一切停
止而萬言新宅尤不急之大者則必行而不已雖經該
部執奏科道論列未蒙　俞允即今涖冬寒沍疲勞萬眾
爇火呵凍汲汲完美甚至于一木用銀七八十兩畢工之
費不知幾百千萬見今工部缺乏錢糧各項物料未免派
辦困窮之民豈復堪此且近日多官議賑　內帑太倉至
無可發之銀多方湊借僅得二十萬兩萬言之宅其費如
彼若移以救民全活何止千萬餘家顧以一時營建自戕
上天之命亦何忍而為此乎況邸報相傳四方災變萬言

亦有人心者乃欲怨遂欲恬不顧避又豈社稷之福哉昔
我　太祖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嘗謂侍臣曰朕凡役
競惕弗遑底寧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得已而後為之
恐暴殄天物剥傷民財不敢不謹夫　太祖之時財力百
倍于今　宮殿興作且不敢侈　陛下為祗畏興作槩不
量時宜而為之可乎臣等以為此大不可不已者也清軍
刷卷不急之差近以災傷奏　命一切停止而內臣織造
之差尤不急之大者則已革而復開雖經科道交章諫止
內閣大臣九卿等官相繼執奏未蒙　俞允內外喧嚷驚
嘆率謂先年織造中官厲害地方蓋自京畿直抵蘇杭水

陸舟車往來騷擾民間雞豚索然比空罄隨人等者利為
害不可勝言　詔書載革實快人心今者群邪競進賄賂
交通左右嬖倖之人蠱惑聖聰復開前弊　陛下誤從其
請　親批御翰力拒忠言此豈　國家之利哉昔我　太
宗服澣垢之衣語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
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因備稱　太祖見　高皇后躬
補紉故甚曰富貴勤儉如此正可為子孫法故常守　先
訓不敢忘夫　祖宗循儉惜福實乃家法　陛下正宜恪
守率行崇尚恭儉迺違信宦官折開弊端一機之費上累
聖德臣等以為此尤大不可不已者也況先王一民之饑

則猶己饑之一民寒則猶己寒之今旱沴之災遍於天下
豈止一民之饑寒 陛下為民父母何忍忽天變棄人言
以興工織造為急萬一宇內困窮盜賊騈係未免上厪
宵旰之憂何乃重服飾愛蕨賤而忘天下之大計乎濔者
大學士楊廷和等議罷織造 陛下迺以其擬執拗拒之
且數奏而意未從夫內閣大臣以輔導為職即古之三公
坐而論道者也一切政務宜與圖可否而後行之今諫議
既不察預至其有言批答如此豈君臣協心圖治之道乎
昔 仁宗賜大學士楊士奇等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
糾謬仍 俞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凡政事缺失或群臣

言之朕未允或卿等言之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
用悃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缺政民無
失所夫 祖宗以繩愆糾謬求臣輔之益 陛下以其擬
執拗塞忠誠之路以此消 天變召和氣臣等未之聞也
即今奸小并興于內而政治日非災變叠見于外而上民
日苦不圖嘉靖升平之望顧猶出於正德所未有者乎此
又臣等之深憂也伏願念 天心儆戒之重思下民艱析
之艱將陳萬言房屋工作暫且停止待豐稔之年再行從
省計議其見差織造人員 命令內閣不必擬票 敕書
即 賜停止仍查前錄書戚近幸之人并投靠希隨人等

通行拏送法司問罪其應用 龍衣等項查照該部原議
止行彼處撫按衙門依時督造供用務使不缺永為定法
再不必議差內官以開弊端尤望體 祖宗敬 天恤民
與其委任大臣之意凡一應事宜務從 舊制而與內閣
議擬然後施行其九卿科道凡覆奏執建言等項 留神
審聽使天下政務一出正大之途左右群小不得抵間請
乞以紊 朝廷庶幾君臣之情上下流通和氣可致災變
可消邦本永固矣

罷征邊關商稅以通貨財疏　劉穎

臣切惟國家立制至為精詳　祖宗慮患尤為深遠苟可以利　國家安邊徼而無損於生民不貽禍於來世在祖宗朝嘗先為之矣有待於今日興利生事之臣哉夫祖宗立制商貨征稅悉有定規稅其一不稅其二征於彼不征於此非不慮濆防之費也亦非無所為漫不為之所也其体國之深憂慮患之至計有非私智邪謀瑣瑣小夫所能窺測其為　聖子神孫萬世帝王基業之慮蓋不淺淺焉臣嘗稽夫古帝王之治天下所以抑末固非利其利也關譏不征所以德暴誠不忍病民也哉　太祖太宗衣

有寰宇法古以治內而兩京則有宣課司之設外而府州縣則有稅課局之設魚課有河泊所之設鹽鐵則有場冶之設至於木竹有工部抽分廠之設舟船有戶部鈔關之設其取利於民極為纖悉而周密矣顧於沿邊諸關則未始有商貨之征也　陛下纘承丕緒遠追古昔近法祖宗正德年間添設抽分及　皇店之數凡以病民而罔利者　詔書一切裁革臣有以仰窺　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而　陛下之政一古昔帝王之政天下臣民稽首欣慶其老羸者咸願須臾無死庶幾見　德化之成也今太監李能不能仰承　德意昌惟治理顧乃陽假修築

邊關之邪謀險濟沿徼罔利之私計欲於山海關抽取往來客商門单使用以備城堡墩臺修築之費上以熒惑聖聰使　陛下聽之而無可疑下以擬議公論使天下非之而無可舉事若出於至公心實懷夫規利信有如該部之所奏論者誤蒙　陛下允從其請而亦禁制其奬不許侵欺此　陛下之心雖有在於利國實又甚夫病民真公天下之　盛心也然古人有言曰與一利不如除一害誠使李能之請一出至公而無私有利於國不病夫民臣有知其決不可從也何也夫商賈小民棄父母離妻子涉山海之遠冒關塞之險以負擔石之貨正欲圖錐刀之利以

為生耳且所經過稅務部廠驗稅抽分輸於官者屢矣今復抽取門单使用幾何而不重病之也此其不可者一也沿邊關塞地方寒苦物產稀少民用不貲未免仰給客商今若又使客商苦病則財貨將不通矣財貨不通民用又安所取給哉此其不可者二也又況　祖宗設立邊關止以譏察非常盤詰奸細耳城堡墩臺小有坍塌摘撥軍夫隨時修築其有重大工程不時費用則兵部奏行工部派辦物料應用素有定處其備慮亦已周矣固不在於剝削小民錐刀之利以為　國家斂怨生禍之胎也此其不可者三也矧財者民之命民之有貨財猶其有脂膏骨血也

今使剝民之脂膏吮民之胃血以戕賊其命則怨心橫生
而禍不可測矣諺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變今使
激之而生變萬一有如前日妖人之殺主事者起於倉卒
夫豈不為 國家憂治之累乎此其不可者四也且孟子
有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臣願
陛下慎勿蹈其言也臣愚莫識忌諱伏乞 陛下重念邊
關干係匪輕毋規小利致昧經 國之圖亟收 成命勿
狗偏私之請則 宗社靈長之福天下萬世之幸也惟
聖明留神采擇臣不勝欣慶願望之至

陳愚悃以附餘忠疏　林俊

臣待盡海濱尋中風疾手足不仁口眼失位遂就醫藥備
後事繼聞有西北之報漕輓供億恐煩 聖慮臣受知
四朝叙復起廢者屢屢竟無能久于位以宣有徽勞 陛
下新政之召臣衰以老矣又無能久于其位力乞休致顧
蒙 賜勑給役給廩歲時存問臣疏辭未允強顏祗受臣
今氣息奄奄安望久居人世者哉臣自揆察使乞歸已無
起死附虛壙臣父墓之傍備納蚫馬前項致仕 恩典及
身後葬祭道乞停免以為臣存歿之安臣又倣古人遺直
遺表之義備有獻焉夫議禮如訟見各不同包而容之德

之大也若粉墨大辨恐未足以服其心臣伏讀 明詔仰
見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於斯有悔悶存卹叙役日候而
久未聞也昔成湯改過不吝 陛下儷德堯舜於湯何有
哉伏望 丞降溫旨以答幽明慰人望臣又聞古者撻人
於朝與眾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亦
非所以待士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撻三五臣容厚綿底
衣以重氈疊帊猶牀蓐數月淤血始消正德時逆瑾用事
始啓去衣之端重非 國體所宜釀有末年諫止南巡撻
死之慘幸遇 新詔收䘏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
見成化弘治間 詔獄諸 旨惟叛逆妖言強盜奸生打

着問喇虎殺人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
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始行來說之　旨部寺覆奏
始有降調之　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舊典失查非
祖宗仁厚之意卽此二事似宜循舊臣又見去歲以來舊
臣謝遣殆盡　朝著為空伏望　聖明留念旣去者禮致
未去者慰留與數三大臣時加延接又有碩德重望如羅
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乞引自近以裨　聖德圖
聖政臣舌梗意長援書難盡無任懸結愛戴之至

乞省無益之費以昭　聖德疏　　　雷應龍

近該稽考光祿寺錢糧見有所謂鷹犬肉蟲蟻食者計每
歲猪肉一萬六千五百餘斤綠豆粟米共五千二百餘石
臣竊疑　陛下卽位以來謹身節用惟日孜孜未聞有珍
異之好窮耳目之役也今畜養禽獸者所費若是豈以為
小事不足恤乎夫聖如周武王受一獒之貢似不為過其
臣召公奭卽作誥致戒謂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孔子筆之
於書垂訓萬世　陛下豈未嘗念及此乎况今災異連年
民窮財盡前項牲口雜粮多係小民典田產賣子女方能
辦納固不可使糜於禽獸之口又况近因祈寒京城内外

乞食貧民死於凍餒者道路枕藉而莫之能救何忍使無
用之禽獸反得饜食飽於百姓之膏脂也孟軻氏謂庖有
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陛下抑豈未嘗念及此乎遠者臣未暇論昔我　太祖
高皇帝因句容縣有虎為害遣人捕獲之豢養民間飼之
以犬參軍宋思顏言其無益　太祖卽忻然取二虎一
熊皆殺之分其肉以　賜百官此誠萬世之所宜法也伏
望　陛下念小民輸賦之甚艱察禽獸之無益屏去鷹犬
蟲蟻之畜停免肉豆蒭粟之供為天下惜財不為玩物而
輕費民財為　聖躬全德不為玩物而重累　聖德則

聖德之隆將可近 聖祖而並周武矣

慎予奪以全大體疏　　雷應龍

臣惟予奪者 朝廷之大體也予所當予則足以勸天下之善奪所當奪則足以懲天下之惡當予不予當奪不奪則為予奪失守予所當奪奪所當予則為予奪顛倒非惟沮善長奸而 朝廷大體所損非小也臣姑以昨日所見二事言之吏部為順時令宣治化以彰 聖德事將因誣劾及言官事議禮致仕降調已故為民充軍尚書等官楊旦等起用寬釋優恤復職緣由擬議上 請無非順 陛下前旨該部看了來說之仁心也戶部為遵例報中正課接濟邊儲減削鹽引虧陷民商資本乞 恩請給原鹽

以蘇商困事將校托勢要報中引鹽虛出通關攙壞鹽法奸商李勲等下法司提問從重發遣緣由恭詳上 請無非將順 陛下前者原擬例查革再來奏擾重治不饒之義斷也 陛下正宜充仁義之初心完予奪之大體則何善之不勸何惡之不懲哉今於吏部之議則 曰罷於戶部之議則 曰李勲等免送問夫楊旦等天下之所謂賢也李勲等天下之所謂奸也賢者棄而置之奸人遂而宥之不將近於予其所當奪奪其所當予乎二 旨偶同一日臣已不勝疑愕其何以傳天下示後世也夫三代以後賢人君子多見謫斥或多不能盡其用而奸偽小人往往

得志如楊旦以下諸臣及李勲等似亦無足深惜臣所深惜者 朝廷予奪之大體耳況先是也使楊旦等再增其名李勲等厚固其利而 朝廷德威予奪之失然則臣之此言豈區區為楊旦輩及李勲等謀哉伏望 陛下移眷李勲等之心加諸楊旦諸臣移惡楊旦輩之心加諸李勲諸人仍 勅吏户二部將楊旦等生者起用死者存恤將李勲等查革盡引仍送法司問罪則予奪適宜喜怒中節 朝廷之體不虧而天下之善惡知所勸戒矣

戒逸豫以光 聖德疏　[illegible]

臣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高宗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周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 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故皆享國長久自祖甲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因而或克壽始知儆戒者帝王保治之心逸豫者世主危亡之漸也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早 朝勤政日講勤學敬事神祇孝享 宗廟凝神淵默端拱 深宮一念勤慎雖古帝王亦不是過近者孝奉 兩宮觀騎泛舟昨又欲以端陽令節看標 錫宴雖率由舊典自能樽節但臣有意外之慮 請為 陛下陳之臣聞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夫舜以大聖人處雍熙太和之盛漆器細物若無害也而諫者猶恐其為侈靡之漸至於十人而不止當時不以為迂益彰舜德之高明今 陛下之德無愧于舜近日有此二舉其將以為逸樂之漸臣待罪言官豈容緘默以自愧于舜廷之十臣乎然此實非出于 陛下之本心也左右必有援 先朝故事請者否則豈能遽移 聖心乎且勤慎之素樂聽而勇從耶蓋 謨訓功烈盡善盡美者 祖宗精神心術之所在也萬代如凡固 聖子神孫繼述之

孝其或因時成事行於昔而泥于今者亦當通其變而使
民宜之也臣近覩 古今錄引故事如鎮守鄧文之換
勑則曰這勑原是先朝舊規如太監張忠之乞陞官㕔則
曰這陞官授職亦依倣先 朝事例則皆近習附會欺
陛下以濟其私 陛下已入其機而不悟矣臣恐自茲以
往巧立機關旁引故事以誘 陛下于嬉于遊于畋于荒
于聲色于貨利于土木于淫巧于紛更者接踵至也臣不慮
陛下無悅心之物而慮 陛下有爲物所累之心矣臣觀
正德初年 先帝未有闕德特因左右一二小人之誘日
漸月化卒流蕩忘返不可收拾 先帝初心未嘗其至此

也始而漸漸而化化而成矣尤物迷人逸樂蕩性誠可畏
也誠可懼也殷鑒不遠可不加之意哉且 陛下以爲今
日之治與舜之時何如在 朝之臣果如九官之相讓乎
在外之臣果如百工之允釐乎內之九州果皆康衢之民
乎外之四夷果皆有苗之格乎十六相果盡舉四凶果盡
除庶績果咸熙四靈果畢至乎臣竊以爲未也方今之時
正虞廷君臣更相戒飭之日詎可謂天下盡已無事夫位
信稱可樂乎哉伏願 陛下存雖休勿休之心儆無逸乃
逸之戒 愼起居以節嗜欲疎近昵以親儒臣以義制事
以禮制心毋以一日二日可樂而以匹夫匹婦或能勝予

原缺第三十七葉

則諂佞之徒自不敢肆面欺之詐如昔日之誤 先皇帝
臣于 陛下庶幾無愧于十臣之望矣

臣於此仰窺　聖意固欲從寬放還諸臣矣但側聴既久
未蒙慶分乞　勑該部查照前　旨則　賜赦還便諸臣
再覩　天日之明則四海共享雍熙之治矣　一恐大臣
之失近該侍郎張璁詹事桂萼攻發大學士費宏為奸似
非九官相讓百僚師師之風也節該給事中陳洸御史張
祿等劾奏伏蒙　陛下兩賜俞答俱有　温旨勉留是固
聖明信任大臣畧其細過之至意也但恐此三臣者各懐
忿忌積日愈久積怨愈深而挾私之計多於奉公之心也
是豈　國家之福哉如蒙仍照葛鴻等所奏當罷黜者亟
賜罷黜當罰治者量為罰治或　召之面諭戒以和衷使

三臣無懐忮撼之私則群臣益成協恭之美矣　一重賞
功之器近該　御用監太監為已故太監黄英奏乞　恩典
奉　旨黄宫等俱授錦衣衛指揮千百戶等官該部該科
累奏裁減未蒙　俞允臣切以為指揮千百戶等職　國
家所以待有功也今以一人之故而陞七八人之衆以賞
功之器而畀諸無寸功之人解天下立功之心啓後來援
例之患寔出於此伏望　陛下重賞功之器塞無厭之求
仍照該部該科所奏即　賜裁革著之令典永為遵守使
人無望外之恩則各奮立功之念矣　一罷不急之工近
該工部奏稱欲先修　仁壽其餘　玉德安喜景福等宮

暫停修理又該工科亦奏前事俱未　俞允臣竊惟事有
大小工有緩急夫　仁壽宫者　陛下所以奉養　昭聖
皇太后又出於　章聖皇太后之慈訓事關　皇上孝敬
之大節此工之不可緩者也雖竭天下之財力亦當汲汲
焉為之若夫　玉德等宫則皆在所緩耳今欲一時脩蓋
未免有時絀舉贏之患非　陛下節用愛人之心伏望
俯從該部該科所奏　特勑修蓋　仁壽宫其餘　玉德
等宫暫且停止則財用易給工力易完　皇上孝敬両宫
之盛德益昭著於天下矣

慰人心以隆治道疏　楊爵

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履至尊之位負艱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於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者即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此制治必于未亂保邦必于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為大於其細而圖難于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於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即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弛營修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

而稱賀讒諂面諛公肆欺罔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而　國之所恃以為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在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況當朝　覲大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來趨延頸思化人人切仰極重不可反幾夫則難濟伏願　陛下汲汲於此時留心焉以為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林下者八九年誤蒙　聖恩賜之起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　命以來早夜耿耿毋忍國事日非而臣於　國恩有未報至於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畧舉目前之所見大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心之憂者為　陛下告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

陛下之洪恩下負生平之所學也伏願　聖明垂察焉臣竊惟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為安以害為利實則可憂而以為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積弊而至於蠹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患也往年夏末入秋恒暘不雨幾數千里已無秋禾既又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洶洶無聊憂覃之切遠近所同此正　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恵寧之時也而在　廷之臣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為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於安危利菑而以大可憂者為樂邪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佞人

若是而謂之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輔君當道志於仁而先天下以為憂者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又如湖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為天下之大惡　朝廷之大蠹也勛之舉動蹤跡豈能逃於　聖鑒雖　陛下盛德優容不忍即罪　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于微遏之于漸則　朝廷優禮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勛戚之係屬亦得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愆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群狡趨赴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大甚者此其為害治之人之甚

尚急矣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
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所
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心怨則
天意可知矣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
而至于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於死亡臣近巡視荊城兩
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此一荊城一處耳共計五城未知有
幾目所不及見而在於萬里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孰
非 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孟望一旦更
生衣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 陛下愛民惜財
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于此矣而尚未止

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修雷壇以一方
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窮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蹙其本根也而國
何以為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
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于亡國額 陛下以為鑒戒則
宇內生靈之慶也况今北虜跳梁內盜竊發警報日聞加
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為不足而興作未已
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臣觀
三代之世君臣交儆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其見於經傳者
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坐以待旦文王

不遑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illegible]治隆[illegible]是
數聖人所以崇德凝壽致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
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為戒召公則
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修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
固周召忠君惻怛之心也 陛下即位之初勤於政不
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其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
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 聖體違和 朝儀間缺 經筵
未講大小臣庶 朝參辭謝未得一覲 聖容數奏復逆
未得一聆 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 天位者艱難之
器非逸樂之具也 陛下一身 天地百神賴以享六合

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繁近聞 聖躬調順大
獲福祉中外臣民罔不歡慶况此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
官入 覲雝雝肅肅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恭委
北面舞蹈望 龍顏以慰快覩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
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未得瞻于咫尺 天顏之下以伸
有孚顒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此
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
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而
也今與言與服列于 庭苑金紫赤紱賞及于方
臣不意 陛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為一至

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道
德盛極天下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而畀諸迂恠之
徒輕之𧴴流品之濫至此極矣且　陛下以天縱之聖資
為　上天之元子旨遂宗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細
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脩與天地
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固有天災則山川鬼神
莫不寧矣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從之地而藉
之以為　聖躬之福耶其非　聖天子所以崇正迹邪平
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聞風聲所及人起
異議豪傑之士聞而解體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

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
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
納諫其於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
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冒干　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者
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有犯顏直諫
而為臣救進忠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為勉強以聽
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導之使言蓋人臣持祿保
位者多而忘身以徇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
在　陛下明目達聰以聽之則取舍於無間賞罰付之公論則
可矣若震之以　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

最者亦出而身即死近日翰林院左贊善趙術撰羅洪先
等皆以言獲斥此於　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覩　聖明
少致忠焉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
高宗有商之令主也傅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此二君作聖之功為萬世　人主之龜鑑也臣非區區為
一枋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
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
心者非灰心任進甘退在園亦必深自韜藏為保身計矣
孰敢發法言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藎杜口則讒諛交
進　上德不能下達下情不能　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

見而　堂陛之近即遠於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
危亂者五也此數者關於天下之治亂　國勢之安危貽
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艱
難思　今日守成為不易察臣忠悃　覽臣所陳　賜之
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靖　國家崇禮遇之
恩於郭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
之路屏邪妄之行　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達王
道以慰人心以祈　天佑則莊敬日強而眉壽未于千億
虛靈照物而忠邪莫可遁逃其為　宗廟社稷萬萬年無
疆之福　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休視者端在此矣

緩雷殿工作疏　劉魁

臣待罪部郎近奉本部劄付恭蒙改建祐　國康民　雷
殿委臣管理琉璃窯燒造瓶甃等料工作臣雖庸愚
敢不竭力效勞仰稱　德意臣前奉部劄內開欽奉
聖諭恭建　大高玄殿摄房起蓋　大宁川堂　陽德門
登豊門委臣管理兩窯工作燒造瓶甃等料前後用過黑
鉛紅銅三萬餘斤該價銀一千二百餘兩木柴九百五十
餘萬斤該價銀一萬七千七百餘兩工作匠做過六萬七
千一百餘工該顧工銀四千六百九十餘萬至坩子土馬
牙石煤炸等料雖撥單搬運亦是顧車腳價所費又不知

幾何兩窯如此其他木石等項工作更百倍於茲從可知
也以上各工尚俱未完今又有　雷殿之設近該　內官
監會派各作顧匠二千名每日該工食銀一百四十兩顧
夫三千三百名每日該工食銀一百二十餘兩至銅鉛并
木柴等項物料又百倍於茲從可知矣本部因見錢糧無
措題奏暫借光祿寺供用銀兩戶部見貯脚價并米應用
臣思得光祿寺錢粮乃　上用之數戶部錢粮又經過之
具豈可那借別用且　廟工未建每切　聖心況屢年連
年仰屋　聖慮須是財用充足方克有濟臣愚萬死伏望
皇上將前　雷殿工作暫行停止責令所司各省財用以
俟　廟建以足邊備見今時漸沍寒土木工作亦難動手
就令做造不無潦草不堅虛費錢粮如　聖議已定工不
可停前籍沒郭勛等家財亦有數萬餘兩見貯　承運庫
乞　敕該庫將前項銀兩發去各工應用其光祿寺戶部
錢糧事難那借如此則　皇上不惟遂祐　國康民之心
而又得安內攘外之道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恐叨竊
中內二十餘年常恐一旦溘朝露填溝壑無以為補報之
地敢因職業所關冒死　上陳伏乞　聖慈特寬斧鉞之
誅　俯賜葑菲之採臣愚萬死不勝幸甚

魏時亮

崇節儉以隆聖德疏

欽惟皇上登極至今節儉之德聞於天下昨隆慶元年十二月內該內閣傳奉聖諭戶部未見在庫銀兩若干約幾年用該部以銀數僅敷三箇月餘上聞計一年之內尚欠八九箇月沿邊百萬軍士餽餉無從給發何家皇上軫念親灑宸翰特賜聖旨這銀兩軍糧如何缺之至此朕於各樣用度上分減省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你每還宜悉心措處以濟國用欽此大哉聖謨真宗社無疆之福四海億萬生靈之福矣何者今天下空虛極矣四海百姓困窮極矣所謂僅敷三箇月餘者尚

以太倉銀庫言之若各衙門與各省直之府庫即正支外求一月之餘積有不可得故那者 嘗過借之 皇上內庫銀兩又責差三四御史編括天下之財以補隆慶元年蠲免之數尚不敷用我 皇上軫念缺乏至此者但言戶部之缺乏而尚未知天下之缺乏為尤甚也乃若天下百姓則啼饑而號寒者徧野流離而輾轉者盈路加以今歲各處荒旱南自閩浙北自淮鳳西自川陝愁苦怨嘆之狀在在皆然此真民窮將有盜起之時臣下皆當危懼之日所在官司欲發倉庫以賑之而在庫無可賑也欲 請內帑以給之而 內帑無從給也夫民窮莫可為救又若此必我 皇上所尤憫念者故在今日惟仰賴我 皇上之節儉以開億萬小民之生路耳乃九月二十九日司禮監傳戶部恭捧 聖諭買此三猫睛碌寶石珍珠來欽此臣等伏見候 宣戶部之時舉朝咸謂此當秋防之日我 皇上必憂邊餉不足而 召諭之也此當天下告旱告災之日我 皇上必憂百姓賑給無措而 召諭之也今諭之者為買猫睛珠寶等物大小臣民無不驚愕臣等竊聞聖帝明王不貴異物惟貴安民當此小民不安之日而猫睛寶石云者饑之不可食寒之不可衣所謂異物我 皇上何貴視焉況此異物乃 宮中之庫藏所必有者有

自足用矣必責之戶部召買也漢文帝惜百金之費為中人之產不肯妄費如猫睛者一顆不啻百金千百金之積千百之生靈膏脂在焉 皇上損此有用之財以買此無用之物諒 節用愛民之心必大有不忍者矣今一開召買珠寶之端實淵損 皇上節愛之德稍知忠愛我 主敢不力為諫止乎 祖宗累世節儉相傳自我 聖祖深鑒前代奢侈之害碎胡元水晶之漏却陳氏鏤金之床有司奏造 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飾者皆令以銅為之 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儉約非身先之何以率下開奢汰禍亂之源未有不由小以至大者 聖祖儉德如是 聖子

神孫世世守之遂使天下富安府庫充足傳至　先帝初
年　祖宗之庫積厚矣自末年小人贓誑開召買貓睛珠
寶之門以及土木齋醮等費遂致　祖宗累世之積費用
盡竭而天下之民力盡疲　皇上登極效　先帝之初年
除末載之弊政四海之內惟若更生乃今忽傳此　諭豈
我　皇上節儉之初意哉大小臣工天下萬民不為此一
物惜而為我　皇上之　節儉聖德惜為府庫空虛百姓
之困窮惜　先帝末年費猶可辦以府庫猶未盡空百姓
猶未盡窮也今者　國匱極矣民窮極矣萬民仰望
皇上節儉如望時雨臣有人心者孰敢不力贊之　先帝

承　祖宗富積之後不節儉猶可以支持　皇上繼　先
帝虛耗之餘一侈費必難以措處倘有以　先帝末年故
事為　皇上言者乞我　皇上憐念天下府庫百姓不加
罪之必深絕之仍　崇節儉之　聖德焉昨　皇上十分
減省未嘗妄費之　旨出自　親灑宸翰惟時　聖諭一
聞吏部朝　覲官一問戶部銀而我　皇上獨於戶部擬
旨特灑　宸翰賜下臣等固仰知　皇上留心節儉已至
真足以動　天地配　祖宗克光　先帝之令德也今貓
睛碌寶石珍珠之買此寧不可節儉乎非　皇上所謂用
度可十分減省者哉寧可謂之正供可以妄費哉　聖諭

洋洋言在人耳天下之民方切傳誦要必永保　聖謨於
恤民乃所以示仁於　聖旨乃所以示信於　制用乃所
以示議於　祖宗繼述乃所以示孝後際之間甚非　國
家之福也且當此　國匱民窮之極又萬萬不堪此者寧
不大可隱憂也哉伏乞　皇上法　祖宗累世之儉念十
分省減之　旨思府庫空虛之極憫百姓窮困之災仍
賜收回　成命將貓睛珠寶等物一切罷買此後惟一
意專尚儉省以光　帝德以濟時艱求底四海之生大降
九重之福由是則費用既省府庫漸充天下百姓可安
國家元氣可復久安長治之休可綿之億千萬世而弗替

停止欽取銀兩以裕國計疏　李春芳

昨者恭覩　聖諭欽取戶部銀三十萬兩隨該戶部累稱邊費重大　國用不足欲乞　聖明停止取用等因奉御批已有旨了臣等看得　祖宗朝國用邊餉俱有定額各處庫藏尚不覺餘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　京師之後邊費日增各處添兵添馬修堡修城年例犒賞之費比之先朝数幾百倍奏討求請殆無虛日加以連年水旱災傷民生徵納不前庫藏搜括已盡臣等備查　御覽揭帖計每歲所入折色錢粮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項銀兩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尚少

銀一百五十餘萬無從措處生民之膏血已竭　國家之費出無經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方與該部計議設處支持目前尚恐不給若又將前項銀兩取供　上用則積貯愈虛用度愈缺一旦或有饑荒盜賊之事何以應之該部所以懇切具奏誠事勢窮蹙有萬不得已者也仰惟皇上嗣登大寶屢　下寬恤之詔　躬行節儉以先天下海內訢訢方幸更生頃者以采買辦漸多用度漸廣此缺乏之際臣等實切隱憂輙敢不避煩瀆披瀝上　請伏願皇上俯從該部之言將前項銀兩免行取進仍望　念國儲之日乏以懷儉德之永圖　節賞賚以省財用　停買辦以寬民力如　上供之費有必不可已者照　祖宗舊制止於　內庫取用至於該部所儲專以備軍國重大之費庶　國用可以漸裕而民力可以少甦也

因事納忠以備採擇疏　賀一桂

臣巡視西城近奉　聖諭選民間女子臣復訛聞　命之初編管欲盡其愚與侍停止繼思　皇上登極例應選進一次是以不敢竟　瀆然一念拳拳無已之心終求之有不自得蓋邑荒之戒古人所謹其漸誠不可長也茲欽遵　聖諭已選三百名　進則供使令矣臣愚以為新者既入舊者宜出何則陰類盛積必干陽性女謁幽閉　宮闈其鬱憤怨曠之氣誠足以上戾至和結成災眚人君父母天下當以心為心故撫子女則知人皆有父母之思御妃嬪則欲人皆有室家之願　陛下發政施仁將草木群

生均得以自遂者忍使深　宮中多怨女子乎況　進新出舊皆成例也汰去冗積亦節財省費之道臣願　陛下宣刷幽滯以基休禎臣又聞天子以天下為公財無私入費無私出今戶部[illegible]　陛下之財戶部所出莫非陛下之用　陛下所宜加意者惟有節愛之方焉耳伏覩戶部接出　聖旨取銀三十萬兩來欽此臣愚忽聞不勝驚異以為　陛下惟正之供皆有常度邇者該部會其所入計其所出一歲尚欠銀一百五十餘萬兩民窮力屈百計斂求終無所措體　國者方用深憂今一取忽至三十萬兩不知此銀從天降乎亦從地出乎其取之也將以為

私藏乎亦為公費乎皆臣愚所未解也夫財者民之命民者　陛下之民也萬姓嗷嗷待　陛下宜有以愛惜而保全之況靡費之源一開則橫流之害無已恐紛紛自此多事矣臣願　陛下詳覽得失之故深為　社稷蒼生計將前項銀兩　俯賜停取留為軍　國不獲已之需庶不至朘削窮民以傷殘其命而所以培養元氣與化致理者在是矣臣本菲劣謬蒙　拔擢忝辱諫諍之官雖捐身殞首無能報塞竊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成湯所以稱聖臣犬馬微忱因事效忠所拳拳致望於　陛下者惟此為至伏乞　留神加察焉天下幸甚

慎政令以崇　國體疏　　劉思賢

臣等於隆慶三年十二月初一日伏見都察院等衙門接到　內閣傳奉　聖諭近來災異頻仍多因部院政事不調假公營私聽信刁風濫受詞訟誣害平人致傷和氣着廠衛緝訪來奏欽此欽遵臣等仰見　陛下遇災知懼保安圖治之盛心也臣等待罪臺端於諸臣政事不調干召災沴不能糾正致煩　九重嚴命儆惕有以臣等愧死無地尚復何言但廠衛緝訪一節實係　國體安危不敢不為　陛下陳之夫天下之政猶之一身　天子元首也輔臣腹心也部院股肱也科道耳目也恭惟　祖宗立法以

機務付腹心之臣以幹理付股肱之臣以糾劾付耳目之臣用即弗疑疑即弗用而人主從容高拱鏡鑑自得　上焉推亦以御下而下不懼下焉輸亦以奉　上而上不猜一體相成泰象斯舉此時廠衛之設止於盤詰奸宄譏察非常而官員之賢否政事之得失毫髮不得干預　祖宗之制蓋甚善也後因奸佞肆權創署西廠潛奪　威福流毒縉紳　先帝即位首鑒此弊一洗更新故四十五年以來百司庶府莫有敢欺亦莫有忍欺者相孚相與之情真可以媲都俞吁咈之盛矣設令部院有不能盡職之臣而科道等官不能糾舉在三四輔弼日侍　左右自足備顧問資　鏡照奚必以咨訪之權付之廠衛哉且訪曰緝訪則事必宜秘恐以是為非以無為有何不可為往日西廠之事可鑒也況廠衛既得以訪部院則部院之位望日輕輔弼之忠悃難達　陛下不惟疑股肱疑耳目疑腹心矣數者皆疑是所信者獨廠衛耳疑既多則臣下之情阻信既獨則壅蔽之患生此端一萌可為寒膽方今　聖明在上如太陽當中群陰退伏即廠衛諸臣固未必敢私作喜怒仰負　任使然履霜堅冰勢以漸至　陛下以耳目寄之群小群小之中萬一有章瑛王瑛者鼓煽其間雖使呂強復生而臣等能保其不蹈前轍乎此大小諸臣所以敢

覩易聽而不能自安其職業也伏願　皇上推至誠以體群生　本大公以弘聽納部院政事不調　明加譴責或令科道等官指實參　奏下輔臣計議恭候　宸斷其緝訪一事再乞　聖明酌議應否施行廠衛諸臣有乘機收置奸徒妄生事端希張氣燄者仍許臣等訪實參究則群疑自釋庶職畢修　明良交泰實在於斯臣等不勝隕越祈懇之至

詔蠲免新派召催徵未至大倉雖有所蓄羸餘正宜存積
以備經費尚可聽其不經妄用而無繼於後耶方其事
下該部大臣懇懇執奏以為不可無非省費裕　國之意
而乃不蒙　俞允者蓋由崔敏等獻諂希寵惟欲積財貨
以奉私求蓄詐懷奸意在假供用以充私橐以致　陛下
惑於邪說而正論不從墮於奸計而忠謀不用誤　國欺
君莫此為甚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肆意希求轉
相欺蔽不至於空人之國不已矣臣等為　陛下切憂之
伏望　皇上念　成命不可紛更大臣所當　信任將該
庫奏討金珠等料　俯從部議申信　詔旨一以昭

陛下之倫德一以全　朝廷之大信其太監崔敏蠱惑
聖心罪在不宥伏乞　速行罷斥楊蕙諸臣仍乞　天語
嚴切戒諭使各奉公守法仰承　德意凡　明詔所在除
革者不許妄計阻撓以遂覬覦今後內臣凡有奏　請悉
付所司參詳可否既而該部執奏斷在必行敢有徑請
內批欲遂奸計者即係欺罔并聽該科糾劾重治如此則
命令畫一　朝政肅清雖有權奸不敢欺蔽矣